

大正藏第 02 册 No. 0125

增壹阿含经 51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[卷第十一](#) [卷第十二](#) [卷第十三](#) [卷第十四](#) [卷第十五](#)

[卷第十六](#) [卷第十七](#) [卷第十八](#) [卷第十九](#) [卷第二十](#)

[卷二十一](#) [卷二十二](#) [卷二十三](#) [卷二十四](#) [卷二十五](#)

[卷二十六](#) [卷二十七](#) [卷二十八](#) [卷二十九](#) [卷第三十](#)

[卷三十一](#) [卷三十二](#) [卷三十三](#) [卷三十四](#) [卷三十五](#)

[卷三十六](#) [卷三十七](#) [卷三十八](#) [卷三十九](#) [卷第四十](#)

[卷四十一](#) [卷四十二](#) [卷四十三](#) [卷四十四](#) [卷四十五](#)

[卷四十六](#) [卷四十七](#) [卷四十八](#) [卷四十九](#) [卷第五十](#)

[卷五十一](#)

[增壹阿含经序](#), [序品第一](#), [十念品第二](#), [广演品第三](#), [弟子品第四](#), [比丘尼品第五](#), [清信士品第六](#), [清信女品第七](#), [阿须伦品第八](#), [一子品第九](#), [护心品第十](#), [不逮品第十一](#), [入道品第十二](#), [利养品第十三](#), [五戒品第十四](#), [有无品第十五](#), [火灭品第十六](#), [安般品第十七](#), [惭愧品第十八](#), [劝请品第十九](#), [善知识品第二十](#), [三宝品第二十一](#), [三供养品第二十二](#), [地主品第二十二](#)

[三, 高幢品第二十四](#), [四谛品第二十五](#), [四意断品第二十六](#), [等趣四谛品第二十七](#), [声闻品第二十八](#), [苦乐品第二十九](#), [须陀品第三十](#), [增上品第三十一](#), [善聚品第三十二](#), [五王品第三十三](#), [等见品第三十四](#), [邪聚品第三十五](#), [听法品第三十六](#), [六重品第三十七](#), [力品第三十八](#), [等法品第三十九](#), [七日品第四十](#), [莫畏品第四十一](#), [八难品第四十二](#), [马血天子问八政品第四十三](#), [九众生居品第四十四](#), [马王品第四十五](#), [结禁品第四十六](#), [善恶品第四十七](#), [十不善品第四十八](#), [放牛品第四十九](#), [第四分别诵礼三宝品第五十](#), [非常品第五十一](#), [大爱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](#).

No. 125

增壹阿含经序

晋沙门释道安撰

四阿含义同，中阿含首以明其旨，不复重序也。增壹阿含者，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。数终十，令加其一，故曰增一也；且数数皆增，以增为义也。其为法也，多录禁律，绳墨切厉，乃度世检括也。外国岩岫之士、江海之人，于四阿含多咏味兹焉。

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，兜佉勒国人也，韶胤出家，孰与广闻，诵二阿含，温故日新，周行诸国，无土不涉。以秦建元二十年来诣长安，外国乡人咸皆善之，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。佛念译传，昙嵩笔受，岁在甲申夏出，至来年春乃讫，为四十一卷，分为上下部。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忘，下部十五卷失其录偈也。余与法和共考正之，僧[(丰*力)/石]、僧茂助校漏失，四十日乃了。此年有阿城之役，伐鼓近郊，而正专在斯业之中。全具二阿含一百卷，鞞婆沙、婆和须蜜、僧伽罗刹，传此五大经。自法东流，出经之优者也。四阿含四十应真之所集也，十人撰一部，题其起尽，为录偈焉，惧法留世久，遗逸散落也。

斯土前出诸经班班，有其中者，今为二阿含，各为新录一卷，全其故目，注其得失，使见经寻之差易也。合上下部，四百七十二经。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，其中往往有律语，外国不通与沙弥、白衣共视也。而今已后，幸共护之，使与律同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。斯谆谆之诲，幸勿藐藐听也。广见而不知护禁，乃是学士通中创也。中本起康孟祥出，出大爱道品，乃不知是禁经，比丘尼法甚慊切真，割而去之，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。此二经有力道士乃能见，当以着心焉，如其轻忽不以为意者，幸我同志鸣鼓攻之可也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序品第一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自归能仁第七仙， | 演说贤圣无上轨； |
| 永在生死长流河， | 世尊今为度黎庶。 |
| 尊长迦叶及众僧， | 贤哲阿难无量闻； |
| 善逝泥曰供舍利， | 从拘夷国至摩竭。 |
| 迦叶端思行四等， | 此众生类坠五道； |
| 正觉演道今去世， | 忆尊巧训怀悲泣。 |
| 迦叶思惟正法本， | 云何流布久在世？ |
| 最尊种种吐言教， | 总持怀抱不漏失。 |
| 谁有此力集众法， | 在在处处因缘本？ |
| 今此众中智慧士， | 阿难贤善无量闻。 |
| 即击撻椎集四部， | 比丘八万四千众， |
| 尽得罗汉心解脱， | 以脱缚着处福田。 |
| 迦叶哀愍于世故， | 加忆尊恩过去报； |
| 世尊授法付阿难， | 愿布演法长存世。 |
| 云何次第不失绪？ | 三阿僧祇集法宝， |
| 使后四部得闻法， | 已闻便得离众苦。 |
| 阿难便辞吾不堪， | 诸法甚深若干种， |
| 岂敢分别如来教， | 佛法功德无量智！ |
| 今尊迦叶能堪任， | 世雄以法付耆旧； |
| 大迦叶今为众人， | 如来在世请半坐。 |

迦叶报言虽有是，
汝今总持智慧业，
我今有三清净眼，
一切众生种种类，
梵天下降及帝释，
弥勒兜术寻来集，
弥勒梵释及四王，
一切诸法佛所印，
若使不欲法存者，
愿存本要为众生，
释师出世寿极短，
当令法本不断绝，
迦叶最尊及圣众，
哀请阿难时发言，
阿难仁和四等具，
顾眄四部瞻虚空，
便奋光明和颜色，
弥勒覩光及释梵，
四部寂静专一心，
尊长迦叶及圣众，
时阿难说经无量，
我今当为作三分，
契经一分律二分，
过去三佛皆三分：
契经今当分四段，
三名曰长多瓔珞，
尊者阿难作是念：
永存于世不断绝，
或有一法义亦深，
我今当集一法义，
亦有二法还就二，
四法就四五亦然，
八法义广九次第，
年衰朽老多忘失，
能使法本恒在世。
亦复能知他心智，
无有能胜尊阿难。
护世四王及诸天，
菩萨数亿不可计。
皆悉叉手而启白：
阿难是我法之器。
便为坏败如来教；
得济危厄度众难！
肉体虽逝法身在；
阿难勿辞时说法！
弥勒梵释及四王，
使如来教不灭尽。
意转入微师子吼，
悲泣挥泪不自胜。
普照众生如日初；
收舍迟闻无上法。
欲得闻法意不乱；
直视覩颜目不眵。
谁能备具为一聚？
造立十经为一偈。
阿毘昙经复三分；
契经、律、法为三藏。
次名增一、二名中，
杂经在后为四分。
如来法身不败坏，
天人得闻成道果。
难持难诵不可忆；
一一相从不失绪。
三法就三如连珠，
五法次六六次七，
十法从十至十一；

如是法宝终不忘，亦恒处世久存在，
 于大众中集此法，实时阿难升乎座；
 弥勒称善快哉说，诸法义合宜配之。
 更有诸法宜分部，世尊所说各各异；
 菩萨发意趣大乘，如来说此种种别。
 人尊说六度无极：布施、持戒、忍、精进、
 禅、智慧力如月初，速度无极覩诸法。
 诸有勇猛施头目，身体血肉无所惜，
 妻妾国财及男女，此名檀度不应弃。
 戒度无极如金刚，不毁不犯无漏失，
 持心护戒如坏瓶，此名戒度不应弃。
 或有人来截手足，不起瞋恚忍力强，
 如海含容无增减，此名忍度不应弃。
 诸有造作善恶行，身口意三无厌足，
 妨人诸行不至道，此名进度不应弃。
 诸有坐禅出入息，心意坚固无乱念，
 正使地动身不倾，此名禅度不应弃。
 以智慧力知尘数，劫数兆载不可称，
 书疏业聚意不乱，此名智度不应弃。
 诸法甚深论空理，难明难了不可观，
 将来后进怀狐疑，此菩萨德不应弃。
 阿难自陈有是念：菩萨之行愚不信，
 除诸罗汉信解脱，尔乃有信无犹豫。
 四部之众发道意，及诸一切众生类；
 彼有牢信不狐疑，集此诸法为一分。
 弥勒称善快哉说，发趣大乘意甚广；
 或有诸法断结使，或有诸法成道果。
 阿难说曰此云何？我见如来演此法，
 亦有不从如来闻，此法岂非当有疑？
 设我言见此义非，于将来众便有虚；
 今称诸经闻如是，佛处所在城国土，
 波罗捺国初说法，摩竭国降三迦叶；
 释翅、拘萨、迦尸国，瞻波、句留、毘舍离。

天宫、龙宫、阿须伦， 干沓和等拘尸城；
正使不得说经处， 当称原本在舍卫。
吾所从闻一时事， 佛在舍卫及弟子，
祇桓精舍修善业， 孤独长者所施园。
时佛在中告比丘： 当修一法专一心，
思惟一法无放逸。 云何一法？谓念佛，
法念、僧念及戒念， 施念去相次天念，
息念、安般及身念， 死念除乱谓十念。
此名十念更有十， 次后当称尊弟子；
初化拘邻真佛子， 最后小者名须拔。
以此方便了一法， 二从二法三从三，
四五六七八九十， 十一之法无不了。
从一增一至诸法， 义丰慧广不可尽；
一一契经义亦深， 是故名曰增壹含。
今寻一法难明了， 难持难晓不可明；
比丘自称功德业， 今当称之尊第一。
犹如陶家所造器， 随意所作无狐疑；
如是阿含增一法， 三乘教化无差别。
佛经微妙极甚深， 能除结使如流河；
然此增一最在上， 能净三眼除三垢。
其有专心持增一， 便为总持如来藏；
正使今身不尽结， 后生便得高才智。
若有书写经卷者， 繒彩花盖持供养，
此福无量不可计， 以此法宝难遇故。
说此语时地大动， 雨天华香至于膝，
诸天在空叹善哉！ 上尊所说尽顺宜。
契经一藏律二藏， 阿毘昙经为三藏；
方等大乘义玄邃， 及诸契经为杂藏。
安处佛语终不异， 因缘本末皆随顺；
弥勒诸天皆称善， 释迦文经得久存。
弥勒寻起手执华， 欢喜持用散阿难；
此经真实如来说， 使阿难寻道果成。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及梵天将诸梵迦夷天，皆来会集；化自在天将诸营从，皆来会聚；他化自在天将诸营从，皆悉来会；兜术天王将诸天之众，皆来会聚；艳天将诸营从，悉来会聚；释提桓因将诸三十三天众，悉来集会；提头赖咤天王将干沓和等，悉来会聚；毘留勒叉天王将诸厌鬼，悉来会聚；毘留跋叉天王将诸龙众，悉来会聚；毘沙门天王将阅叉、罗刹众，悉来会聚。

是时，弥勒大士告贤劫中诸菩萨等：「卿等劝励诸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讽诵受持增一尊法，广演流布，使天、人奉行。」

说是语时，诸天、世人、干沓和、阿须伦、伽留罗、摩睺勒、甄陀罗等，各各白言：「我等尽共拥护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讽诵受持增一尊法，广演流布，终不中绝。」

时，尊者阿难告优多罗曰：「我今以此增一阿含嘱累于汝，善讽诵读，莫令漏减，所以者何？其有轻慢此尊经者，便为堕落为凡夫行。何以故？此，优多罗，增一阿含，出三十七道品之教，及诸法皆由此生。」

时，大迦叶问阿难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增一阿含乃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，及诸法皆由此生？」

阿难报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尊者迦叶！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，及诸法皆由此生；且置增一阿含，一偈之中，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。」

迦叶问言：「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？」

时，尊者阿难便说此偈：

「诸恶莫作， 诸善奉行， 自净其意，
是诸佛教。」

「所以然者，诸恶莫作，是诸法本，便出生一切善法；以生善法，心意清净。是故，迦叶！诸佛世尊身、口、意行，常修清净。」

迦叶问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增壹阿含独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，余四阿含亦复出生乎？」

阿难报言：「且置。迦叶！四阿含义，一偈之中，尽具足诸佛之教，及辟支佛、声闻之教。所以然者，诸恶莫作，戒具之禁；清白之行，诸善奉行；心意清净，自净其意；除邪颠倒，是诸佛教，去愚惑想。云何，迦叶！戒清净者，意岂不净乎？意清净者，则不颠倒；以无颠倒，愚惑想灭，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。以成道果，岂非诸法乎？」

迦叶问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以此增一付授优多罗，不嘱累余比丘一切诸法乎？」

阿难报言：「增一阿含则是诸法，诸法则是增一阿含，一无有二。」

迦叶问曰：「以何等故，以此增一阿含嘱累优多罗，不嘱累余比丘乎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迦叶当知，昔者九十一劫，毘婆尸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出现于世。尔时，此优多罗比丘名曰伊俱优多罗，尔时彼佛以增一之法嘱累此人，使讽诵读。自此以后三十一劫，次复有佛名式诘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尔时，此优多罗比丘名目伽优多罗。式诘如来复以此法嘱累其人，使讽诵读。即彼三十一劫中，毘舍婆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复出于世。尔时，此优多罗比丘名龙优多罗，复以此法嘱累其人，使讽诵读。」

「迦叶当知，此贤劫中有拘留孙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优多罗比丘名雷电优多罗，复以此法嘱累其人，使讽诵读。此贤劫中次复有佛，名拘那含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优多罗比丘名天优多罗，复以此法嘱累其人，使讽诵读。此贤劫中次复有佛，名迦叶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优多罗比丘名梵优多罗，复以此法嘱累其人，使讽诵读。」

「迦叶当知，今释迦文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今此比丘名优多罗，释迦文佛虽般涅槃，比丘阿难犹存于世。世尊以法尽以嘱累我，我今复以此法授与优多罗。所以者何？当观其器，察知原本，然后授法。何以故？过去时于此贤劫中，拘留孙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有王名摩诃提婆，以法治化，未曾阿曲，寿命极长，端正无双，世之希有，八万四千万岁中于童子身而自游戏，八万四千万岁中以太子身以法治化，八万四千万岁中复以王法治化天下。」

「迦叶当知，尔时世尊游甘梨园中，食后如昔常法中庭经行，我及侍者，尔时世尊便笑，口出五色光。我见已，前长跪白世尊曰：『佛不妄笑，愿闻本末。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终不妄笑。』尔时，迦叶！佛告我言：『过去世时于此贤劫中，有如来名拘留孙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复于此处为诸弟子而广说法。复次，于此贤劫中，复有拘那含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尔时彼佛亦于此处而广说法。次复，此贤劫中迦叶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迦叶如来亦于此处而广说法。』

「尔时，迦叶！我于佛前长跪白佛言：『愿令后释迦文佛亦于此处，与诸弟子具足说法，此处便为四如来金刚之座，恒不断绝。』

「尔时，迦叶！释迦文佛于彼坐，便告我言：『阿难！昔者此坐，贤劫之中有王出世，名摩诃提婆。乃至八万四千岁以王法教化，训之以德，经历年岁，便告劫比言：「若见我首有白发者，便时告吾。」尔时，彼人闻王教令，复经数年，见王首上有白发生，便前长跪白大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，首上已生白发。」时王告彼人言：「捉取金镊，拔吾白发，着吾手中。」尔时，彼人受王教令，便执金镊，前拔白发。

「『尔时，大王见白发已，便说此偈：

「『「于今我首上， 已生衰耗毛；
 天使已来至， 宜当时出家。」

「『「我今已食人中之福，宜当自勉升天之德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离于众苦。」

「『尔时，王摩诃提婆便告第一太子，名曰长寿：「卿今知不？吾首已生白发，意欲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离于众苦。汝绍吾位，以法治化，勿令有失，违吾言教，造凡夫行。所以然者，若有斯人，违吾言者，便为凡夫之行。凡夫者，长处三涂、八难之中。」尔时，王摩诃提婆以王之位授太子已，复以财宝赐与劫比，便于彼处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离于众苦。于八万四千岁善修梵行，行四等心，慈、悲、喜、护，身逝命终，生梵天上。

「『时，长寿王忆父王教，未曾暂舍。以法治化，无有阿曲，未经旬日，便复得作转轮圣王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

宝、典藏宝、典兵宝，是谓七宝。复有千子，勇猛智慧，能除众苦，统领四方。

「『时，长寿王以前王法，如上作偈：

「『「敬法奉所尊， 不忘本恩报；
 复能崇三业， 智者之所贵！」』

「我观此义已，以此增一阿含授与优多罗比丘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皆有所由。」

时，尊者阿难告优多罗曰：「汝前作转轮圣王时，不失王教，今复以此法而相嘱累，不失正教，莫作凡夫之行。汝今当知，若有违失如来善教者，便堕凡夫地中。何以故？时，王摩诃提婆不得至究竟解脱之地，未得解脱至安隐处；虽受梵天福报，犹不至究竟；如来善业，乃名究竟安隐之处，快乐无极，天、人所敬，必得涅槃。以是之故，优多罗！当奉持此法，讽诵读念：莫令缺漏。」

尔时，阿难便说偈曰：

「于法当念故， 如来由是生；
 法兴成正觉， 辟支罗汉道。
 法能除众苦， 亦能成果实；
 念法不离心， 今报后亦受。
 若欲成佛者， 犹如释迦文；
 受持三藏法， 句逗不错乱。
 三藏虽难持， 义理不可穷；
 当诵四阿含， 便断天人径。
 阿含虽难诵， 经义不可尽；
 戒律勿令失， 此是如来宝。
 禁律亦难持， 阿含亦复然；
 牢持阿毘昙， 便降外道术。
 宣畅阿毘昙， 其义亦难持；
 当诵三阿含， 不失经句逗。
 契经阿毘昙， 戒律流布世；

天人得奉行， 便生安隐处。
设无契经法， 亦复无戒律；
如盲投于冥， 何时当见明？
以是嘱累汝， 并及四部众，
当持勿轻慢， 于释迦文尼！」

尊者阿难说是语时，天地六反震动，诸尊神天在虚空中，手执天华而散尊者阿难上，及散四部之众。一切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和、阿须伦、加留罗、甄陀罗、摩休勒等，皆怀欢喜而悉叹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尊者阿难！上中下言，悉无不善，于法当恭敬。诚如所说，诸天、世人无不从法而得成就。若有行恶，便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难于四部众中而师子吼，劝一切人，奉行此法。尔时，座上三万天、人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四部之众、诸天、世人，闻尊者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十念品第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佛，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法，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众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除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演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戒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除去众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施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除众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。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天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除去诸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休息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安般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身非常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得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死。当善修行，当广演布，便成神通，去众乱想，得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·法·圣众念 戒·施及天念
休息·安般念 身·死念在后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一

「『于今我首上， 已生衰耗毛；
 天使已来至， 宜当时出家。」

「『我今已食人中之福，宜当自勉升天之德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离于众苦。』

「『时，长寿王告第一太子善观曰：「卿今知不？吾已首上生白发，意欲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离于众苦。汝绍吾位，以法治化，勿令有失，违吾言教，造凡夫行。所以然者，若有斯人，违吾言者，为凡夫之行。夫凡夫者，长处三涂、八难之中。」时，王长寿八万四千岁善修梵行，行四等心，慈、悲、喜、护，身逝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时，王善观忆父王教，未曾暂舍，以法治化，无有阿曲。』

「迦叶！知不？尔时摩诃提婆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，尔时王者，今释迦文是；时长寿王者，今阿难身是；尔时善观者，今优多罗比丘是；恒受王法未曾舍忘，亦不断绝。时，善观王复兴父王勅，以法治化，不断王教。所以然者，以父王教，难得违故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难便说偈曰：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广演品第三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已修行一法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佛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佛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之。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佛。观如来形，未曾离目；已不离目，便念如来功德：如来体者，金刚所成，十力具足，四无所畏，在众勇健。如来颜貌，端正无双，视之无厌；戒德成就，犹如金刚，而不可毁，清净无瑕，亦如琉璃。如来三昧，未始有减，已息永寂，而无他念；憍慢强梁，诸情憺怕，欲意、恚想、愚惑之心、犹豫网结，皆悉除尽。如来慧身，智无崖底，无所罣碍。如来身者，解脱成就，诸趣已尽，无复生分，言我当更堕于生死。如来身者，度知见城，知他人根，应度不度，此死生彼，周旋往来生死之际，有解脱者，无解脱者，皆具知之。是谓修行念佛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佛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、广布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法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法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佛告之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法。除诸欲爱，无有尘劳，渴爱之心，永不复兴。夫正法者，于欲至无欲，离诸结缚、诸盖之病。此法犹如众香之气，无有瑕疵乱想之念。是谓，比丘！修行念法者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法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功德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僧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僧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众。如来圣众，善业成就，质直顺义，无有邪业，上下和穆，法法成就。如来圣众，戒成就，三昧成就，智慧成就，解脱成就，度知见成就。圣众者，所谓四双八辈，是谓如来圣众，应当恭敬，承事礼顺。所以然者，是世福田故。于此众中，皆同一器，亦以自度，复度他人至三乘道，如此之业名曰圣众。是谓，诸比丘！若念僧者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僧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戒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戒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。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戒。所谓戒者，息诸恶故。戒能成道，令人欢喜，戒纓络身，现众好故。夫禁戒者，犹吉祥瓶，所愿便克，诸道品法，皆由戒成。如是，比丘！行禁戒者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戒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施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施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施。我今所施，施中之上，永无悔心，无返报想，快得善利。若人骂我，我终不报；设人害我，手卷相加，刀杖相向，瓦石相掷，当起慈心，不兴瞋恚。我所施者，施意不绝。是谓，比丘！名曰大施，便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

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施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法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天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天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天。身、口、意净，不造秽行，行戒成身；身放光明，无所不照，成彼天身；善果报，成彼天身；众行具足，乃成天身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名曰念天，便得具足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天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休息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休息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众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说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休息。所谓休息者，心意想息，志性详谛，亦无卒暴，恒专一心，意乐闲居，常求方便，入三昧定。常念不贪，胜光上达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名曰念休息，便得具足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休息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具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安般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安般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众善普具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宣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，诸比丘从如来闻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安般。所谓安般者。若息长时，亦当观知我今息长；若复息短，亦当观知我今息短；若息极冷，亦当观知我今息冷；若复息热，亦当观知我今息热。具观身体，从头至足皆当观知。若复息有长短，亦当观息有长有短，用心持身，知息长短，皆悉知之，寻息出入，分别晓了。若心持身知息长短，亦复知之，数息长短，分别晓了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名曰念安般，便得具足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安般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道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身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身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宣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法，诸比丘从如来闻法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身。所谓念身者，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胆、肝、肺、心、脾、肾、大肠、小肠、白[月*直]、膀胱、尿、尿、百叶、沧、荡、脾、泡、溺、泪、唾、涕、脓、血、肪脂、[泳-永+羨]、髑髅、脑。何者是身为？地种是也？水种是也？火种是耶？风种是也？为父种、母种所造耶？从何处来？为谁所造？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，此终当生何处？如是。诸比丘！名曰念身，便得具足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身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已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逮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念死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修行念死，便有名誉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诸法之本，如来所宣。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法，诸比丘从如来闻法已，便当受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广分别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前受教已。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比丘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无有他想，专精念死。所谓死者，此没生彼，往来诸趣，命逝不停，诸根散坏，如腐败木，命根断绝，宗族分离，无形无响，亦无相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名曰念死，便得

具足，成大果报，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，便成神通，除诸乱想，获沙门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思惟，不离死念，便当获此诸善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佛、法及圣众， 乃至竟死念，
虽与上同名， 其义各别异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弟子品第四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宽仁博识，善能劝化，将养圣众，不失威仪，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。初受法味，思惟四谛，亦是阿若拘邻比丘。善能劝导，福度人民，所谓优陀夷比丘是。速成神通，中不有悔，所谓摩诃男比丘是。恒飞虚空，足不蹈地，善肘比丘是。乘虚教化，意无荣冀，所谓婆破比丘是。居乐天上，不处人中，所谓牛迹比丘是。恒观恶露不净之想，善胜比丘是。将养圣众，四事供养，所谓优留毘迦叶比丘是。心意寂然，降伏诸结，所谓江迦叶比丘是。观了诸法，都无所著，所谓象迦叶比丘是。」

拘邻陀·夷·男 善肘·婆第五
牛迹及善胜 迦叶三兄弟

(二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威容端正，行步庠序，所谓马师比丘是。智慧无穷，决了诸疑，所谓舍利弗比丘是。神足轻举，飞到十方，所谓大目犍连比丘是。勇猛精进，堪任苦行，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。十二头陀，难得之行，所谓大迦叶比丘是。天眼第一，见十方域，所谓阿那律比丘是。坐禅入定，心不错乱，所谓离日比丘是。能广劝率，施立斋讲，陀罗婆摩罗比丘是。安造房舍，兴招提僧，所谓小陀罗婆摩罗比丘是。贵豪种族，出家学道，所谓罗唎婆罗比丘是。善分别义，敷演道教，所谓大迦旃延比丘是。」

马师·舍利弗 拘律·耳·迦叶
阿那律·离日 摩罗·唎·旃延

(三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堪任受筹，不违禁法，所谓军头波汉比丘是。降伏外道，履行正法，所谓宾头卢比丘是。瞻视疾病，供给医药，所谓识比丘是。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，亦是识比丘。能造偈颂，叹如来德，鹏耆舍比丘是。言论辩了而无疑滞，亦是鹏耆舍比丘。得四辩才，触难答对，所谓摩诃拘絺罗比丘是。清净闲居，不乐人中，所谓坚牢比丘是。乞食耐辱，不避寒暑，所谓难提比丘是。独处静坐，专意念道，所谓今毘罗比丘是。一坐一食，不移乎处，所谓施罗比丘是。守持三衣，不离食、息，所谓浮弥比丘是。」

军头·宾头卢 识·鹏·拘絺罗
善牢及难提 今毘·施罗·弥

(四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树下坐禅，意不移转，所谓狐疑离日比丘是。苦身露坐，不避风雨，所谓婆嗟比丘是。独乐空闲，专意思惟，所谓陀素比丘是。着五纳衣，不着荣饰，所谓尼婆比丘是。常乐冢间，不处人中，所谓优多罗比丘是。恒坐草蓐，日福度人，所谓卢酰宁比丘是。不与人语，视地而行，所谓优钵摩尼江比丘是。坐起行步，常入三昧，所谓删提比丘是。好游远国，教授人民，所谓昙摩留支比丘是。喜集圣众，论说法味，所谓迦泪比丘是。」

狐疑·婆蹉离 陀苏·婆·优多
卢酰·优迦摩 息·昙摩·留泪

(五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寿命极长，终不中夭，所谓婆拘罗比丘是。常乐闲居，不处众中，所谓婆拘罗比丘是。能广说法，分别义理，所谓满愿子比丘是。奉持戒律，无所触犯，优波离比丘是。得信解脱，意无犹豫，所谓婆迦利比丘是。天体端正，与世殊异，所谓难陀比丘是。诸根寂静，心不变易，亦是难陀比丘。辩才卒发，解人疑滞，所谓婆陀比丘是。能广说义，理不有违，所谓斯尼比丘是。喜着好衣，行本清净，所谓天须菩提比丘是。常好教授诸后学者，难陀迦比丘是。善诲禁戒比丘尼僧，所谓须摩那比丘是。」

婆拘·满·波离 婆迦利·难陀
陀·尼·须菩提 难陀·须摩那

(六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功德盛满，所适无短，所谓尸婆罗比丘是。具足众行道品之法，所谓优波先迦兰陀子比丘是。所说和悦，不伤人意，所谓婆陀先比丘是。修行安般，思惟恶露，所谓摩诃迦延那比丘是。计我无常，心无有想，所谓优头盘比丘是。能杂种论，畅悦心识，所谓拘摩罗迦叶比丘是。着弊恶衣，无所羞耻，所谓面王比丘是。不毁禁戒，诵读不懈，所谓罗云比丘是。以神足力能自隐暄，所谓般兔比丘是。能化形体，作若干变，所谓周利般兔比丘是。」

尸婆·优波先 婆陀·迦延那
优头·王·迦叶 罗云·二般兔

(七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豪族富贵，天性柔和，所谓释王比丘是。乞食无厌足，教化无穷，所谓婆提婆罗比丘是。气力强盛，无所畏难，亦是婆提婆罗比丘是。音响清彻，声至梵天，所谓罗婆那婆提比丘是。身体香洁，熏乎四方，鸯迦阁比丘是。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知时明物，所至无疑，所忆不忘，多闻广远，堪任奉上，所谓阿难比丘是。庄严服饰，行步顾影，所谓迦持利

比丘是。诸王敬待，群臣所宗，所谓月光比丘是。天人所奉，恒朝侍省，所谓输提比丘是。以舍人形，像天之貌，亦是输提比丘。诸天师导，旨授正法，所谓天比丘是。自忆宿命无数劫事，所谓菓衣比丘是。」

释王·婆提波 罗婆·鸯迦阇
阿难·迦·月光 输提·天·婆酰

(八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体性利根，智慧渊远，所谓鸯掘魔比丘是。能降伏魔外道邪业，所谓僧迦摩比丘是。入水三昧，不以为难，所谓质多舍利弗比丘是。广有所识，人所敬念，亦是质多舍利弗比丘是。入火三昧，普照十方，所谓善来比丘是。能降伏龙，使奉三尊，所谓那罗陀比丘是。降伏鬼神，改恶修善，所谓鬼陀比丘是。降干沓和，勲行善行，所谓毘卢遮比丘是。恒乐空定，分别空义，所谓须菩提比丘是。志在空寂，微妙德业，亦是须菩提比丘。行无想定，除去诸念，所谓耆利摩难比丘是。入无愿定，意不起乱，所谓焰盛比丘是。」

鸯掘·僧迦摩 质多·婆·那罗
闍叉·浮卢遮 善业及摩难

(九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入慈三昧，心无恚怒，梵摩达比丘是。入悲三昧，成就本业，所谓须深比丘是。得喜行德，无若干想，所谓娑弥陀比丘是。常守护心，意不舍离，所谓跃波迦比丘是。行焰盛三昧，终不解脱，所谓昙弥比丘是。言语麤犷，不避尊贵，所谓比利陀婆遮比丘是。入金光三昧，亦是比利陀婆遮比丘。入金刚三昧，不可沮坏，所谓无畏比丘是。所说决了，不怀怯弱，所谓须泥多比丘是。恒乐静寂，意不处乱，所谓陀摩比丘是。义不可胜，终不可伏，所谓须罗陀比丘是。」

梵摩达·须深 娑弥·跃·昙弥
毘利陀·无畏 须泥陀·须罗

(一〇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晓了星宿，预知吉凶，所谓那伽波罗比丘是。恒喜三昧，禅悦为食，所谓婆私咤比丘是。常以喜为食，所谓须夜奢比丘是。恒行忍辱，对至不起，所谓满愿盛明比丘是。修习日光三昧，所谓弥奚比丘是。明算法，无有差错，所谓尼拘留比丘是。分别等智，恒不忘失，所谓鹿头比丘是。得雷电三昧者，不怀恐怖，所谓地比丘是。观了身本，所谓头那比丘是。最后取证得漏尽通，所谓须拔比丘是。」

那伽·咤·舍那 弥奚·尼拘留
鹿头·地·头那 须拔最在后

此百贤圣，悉应广演。

增壹阿含经比丘尼品第五

(一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久出家学，国王所敬，所谓大爱道瞿昙弥比丘尼是。智慧聪明，所谓讖摩比丘尼是。神足第一，感致诸神，所谓优钵华色比丘尼是。行头陀法，十一限碍，所谓机梨舍瞿昙弥比丘尼是。天眼第一，所照无碍，所谓奢拘梨比丘尼是。坐禅入定，意不分散，所谓奢摩比丘尼是。分别义趣，广演道教，所谓波头兰阁那比丘尼是。奉持律教，无所加犯，所谓波罗遮那比丘尼是。得信解脱，不复退还，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。得四辩才，不怀怯弱，所谓最胜比丘尼是。」

大爱及讖摩 优钵·机昙弥
拘利·奢·兰阁 那罗·迦旃·胜

(二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自识宿命无数劫事，所谓拔陀迦毘离比丘尼是。颜色端正，人所敬爱，所谓酰摩阁比丘尼是。降伏外道，立以正教，所谓输那比丘尼是。分别义趣，广说分部，所谓昙摩提那比丘尼是。身着鹿衣，不以为愧，所谓优多罗比丘尼是。诸根寂静，恒若一心，所谓光明比丘尼是。衣服齐整，常如法教，所谓禅头比丘尼是。能杂种论，亦无疑滞，所谓檀多比丘尼是。堪任造偈，赞如来德，所谓天与比丘尼是。多闻博知恩慧接下，所谓瞿卑比丘尼是。」

拔陀·阇·输那 昙摩那·优多
光明·禅·檀多 天与及瞿卑

(三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恒处闲静，不居人间，所谓无畏比丘尼是。苦体乞食，不择贵贱，所谓毘舍佉比丘尼是。一处一坐，终不移易，所谓拔陀婆罗比丘尼是。遍行乞求，广度人民，所谓摩怒呵利比丘尼是。速成道果，中间不滞，所谓陀摩比丘尼是。执持三衣，终不舍离，所谓须陀摩比丘尼是。恒坐树下，意不改易，所谓瑒须那比丘尼是。恒居露地，不念覆盖，所谓奢陀比丘尼是。乐空闲处，不在人间，所谓优迦罗比丘尼是。长坐草蓐，不着服饰，所谓离那比丘尼是。着五纳衣，以次分越，所谓阿奴波摩比丘尼是。」

无畏·多毘舍 婆陀·阿奴波
檀·须檀·奢多 优迦·离·阿奴

(四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乐空冢间，所谓优迦摩比丘尼是。多游于慈，愍念生类，所谓清明比丘尼是。悲泣众生，不及道者，所谓素摩比丘尼是。喜得道者，愿及一切，所谓摩陀利比丘尼是。护守诸行，意不远离，所谓迦罗伽比丘尼是。守空执虚，了之无有，所谓提婆修比丘尼是。心乐无想，除去诸着，所谓日光比丘尼是。修习无愿，心恒广济，所谓末那婆比丘尼是。诸法无疑，度人无限，所谓毘摩达比丘尼是。能广说义，分别深法，所谓普照比丘尼是。」

优迦·明·素摩 摩陀·迦·提婆
日光·摩那婆 毘摩达·普照

(五)

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心怀忍辱，如地容受，所谓昙摩提比丘尼是。能教化人，使立檀会，所谓须夜摩比丘尼是。办具床座，亦是须夜摩比丘尼是。心已永息，不兴乱想，所谓因陀阇比丘尼是。观了诸法，而无厌足，所谓龙比丘尼是。意强勇猛，无所染着，所谓拘那罗比丘尼是。入水三昧，普润一切，所谓婆须比丘尼是。入焰光三昧，悉照萌类，所谓降提比丘尼是。观恶

露不净，分别缘起，所谓遮波罗比丘尼是。育养众人，施与所乏，守迦比丘尼是。我声闻中最后第一比丘尼，拔陀军陀罗拘夷国比丘尼是。」

昙摩·须夜摩 因提·龙·拘那
婆须·降·遮波 守迦·拔陀罗

此五十比丘尼，当广说如上。

增壹阿含经清信士品第六

(一)

「我弟子中，初闻法药，成贤圣证，三果商客是。第一智慧，质多长者是。神德第一，所谓鞞提阿蓝是。降伏外道，所谓掘多长者是。能说深法，所谓优波掘长者是。恒坐禅思，呵侈阿罗婆是。降伏魔宫，所谓勇健长者是。福德盛满，阇利长者是。大檀越主，所谓须达长者是。门族成就，泯兔长者是。」

三果·质·干提 掘·波及罗婆
勇·阇利·须达 泯兔是谓十

(二)

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，好问义趣，所谓生漏婆罗门是。利根通明，所谓梵摩俞是。诸佛信使，御马摩纳是。计身无我，喜闻琴婆罗门是。论不可胜，毘裘婆罗门是。能造诵偈，优婆离长者是。言语速疾，亦是优波离长者。喜施好宝，不有恚心，所谓殊提长者是。建立善本，所谓优迦毘舍离是。能说妙法，所谓最上无畏优婆塞是。所说无畏，善察人根，所谓头摩大将领毘舍离是。」

生漏·梵摩俞 御马及闻琴
毘裘·优波离 殊提·优·畏·摩

(三)

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，好喜惠施，所谓毘沙王是。所施狭少，光明王是。建立善本，王波斯匿是。得无根善信，起欢喜心，所谓王阿阇世是。至心向佛，意不变易，所谓优填王是。承事正法，所谓月光王子是。供奉圣众，意恒平等，所谓造祇洹王子是。常喜济彼，不自为己，师子王子是。善恭奉人，无有高下，无畏王子是。颜貌端正，与人殊胜，所谓鸡头王子是。」

毘沙王·光明 波斯匿·阇王
月·祇桓·优填 师子·畏·鸡头

(四)

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，恒行慈心，所谓不尼长者是。心恒悲念一切之类，所谓摩诃纳释种是。常行喜心，所谓拔陀释种是。恒行护心，不失善行，所谓毘阇先优婆塞是。堪能行忍，所谓师子大将是。能杂种论，所谓毘舍御优婆塞是。贤圣默然，难提婆罗优婆塞是。勤修善行，无有休息，所谓优多罗优婆塞是。诸根寂静，所谓天摩优婆塞是。我弟子中最后受证，所谓拘夷那摩罗是。」

不尼·摩诃纳 拔陀·优多罗
师子·毘舍·离 优多·天·摩罗

四十优婆塞尽，当广说如上。

增壹阿含经清信女品第七

(一)

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斯，初受道证，所谓难陀难陀婆罗优婆斯是。智慧第一，久寿多罗优婆斯是。恒喜坐禅，须毘耶女优婆斯是。慧根了了，毘浮优婆斯是。堪能说法，鸯竭阁优婆斯是。善演经义，跋陀娑罗须焰摩优婆斯是。降伏外道，婆修陀优婆斯是。音响清彻，无优优婆斯是。能种种论，婆罗陀优婆斯是。勇猛精进。所谓须头优婆斯是。」

难陀陀·久寿 须·毘·鸯竭阁
须焰及无优 婆罗陀·须头

(二)

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斯，供养如来，所谓摩利夫人是。承事正法，所谓须赖婆夫人是。供养圣众，舍弥夫人是。瞻视当来过去贤士，所谓月光夫人是。檀越第一，雷电夫人是。恒行慈三昧，所谓摩诃光优婆斯是。行悲哀愍，毘提优婆斯是。喜心不绝，拔提优婆斯是。行守护业，难陀母优婆斯是。得信解脱，照曜优婆斯是。」

摩利·须赖婆 舍弥·光月·雷
大光·毘提、陀 难陀及照曜

(三)

「我弟子中第一，恒行忍辱，所谓无优优婆斯是。行空三昧，所谓毘𩚑先优婆斯是。行无想三昧，所谓优那陀优婆斯是。行无愿三昧，无垢优婆斯是。好教授彼，尸利夫人优婆斯是。善能持戒，鸯竭摩优婆斯是。形貌端正，雷焰优婆斯是。诸根寂静，最胜优婆斯是。多闻博知，泥罗优婆斯是。能造颂偈，修摩迦提须达女优婆斯是。无所怯弱，亦是须达女优婆斯是。我声闻中最后取证优婆斯者，所谓蓝优婆斯是。」

无优·毘𩚑先 优那·无垢·尸
鸯竭·雷焰·胜 泥·修·蓝摩女

此三十优婆斯，广说如上。

增壹阿含经阿须伦品第八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受形大者，莫过阿须伦王。比丘当知，阿须伦形广长八万四千由延，口纵广千由旬。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阿须伦王欲触犯日时，倍复化身十六万八千由旬，往日月前。日月王见已，各怀恐怖，不宁本

处。所以然者，阿须伦形甚可畏故。彼日月王以怀恐惧，不复有光明；然阿须伦不敢前捉日月。何以故？日月威德有大神力，寿命极长，颜色端正，受乐无穷。欲知寿命长短者，住寿一劫。复是此间众生福佑，令日月王不为阿须伦所见触恼。尔时，阿须伦便怀愁忧，即于彼没。

「如是。诸比丘！弊魔波旬恒在汝后，求其方便，坏败善根。波旬便化极妙奇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欲迷乱诸比丘意。波旬作是念：『我当会遇得比丘眼便，亦当得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之便。』尔时，比丘虽见极妙六情之法，心不染着。尔时，弊魔波旬便怀愁忧，即退而去。所以然者，多萨阿竭·阿罗呵威力所致。何以故？诸比丘不近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法。尔时，比丘恒作是学，受人信施，极为甚难，不可消化，堕坠五趣，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。要当专意，未获者获，未得者得，未度者度，未得证者教令成证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未有信施，不起想念；以有信施，便能消化，不起染着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多饶益人，安隐众生，愍世群萌，欲使天、人获其福佑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出现于世，多饶益人，安隐众生，愍世群萌，欲使天、人获其福佑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兴恭敬于如来所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便有一人入道在于世间，亦有二谛、三解脱门、四谛真法、五根、六邪见灭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品、九众生居、如来十力、十一慈心解脱，便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出现于世，便有一人入道在于世间，亦有二谛、三解脱门、四谛真法、五根、六邪见灭、七觉意、贤圣八道品、九众生居、如来十力、十一慈心解脱，便出现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兴恭敬于如来所，亦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便有智慧光明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出现于世，便有智慧光明出现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信心向佛，无有倾邪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无明大冥便自消灭。尔时，凡愚之士为此无明所见缠结，生死所趣，如实不知，周旋往来今世、后世，从劫至劫，无有解已；若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出现世时，无明大闇便自消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承事诸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便有三十七品出现于世。云何三十七品道？所谓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真行，便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承事于佛，亦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没尽于世，人民之类多怀愁忧，天及人民普失荫覆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没尽于世，人民之类多怀愁忧，天及人民普失荫覆。所以然者，若多萨阿竭于世灭尽，三十七品亦复灭尽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恭敬于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尔时天及人民便蒙光泽，便有信心于戒、闻、施、智慧，犹如秋时月光盛满而无尘秽，普有所照。此亦如是。若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出现世间，天及人民便蒙光泽，有信心于戒、闻、施、智慧，如月盛满，普照一切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兴恭敬心于如来所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尔时天及人民皆悉炽盛，三恶众生便自减少。犹如国界圣王治化时，彼城中人民炽盛，邻国力弱。此亦如是。若多萨阿竭出现世时，三恶趣道便自减少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信向佛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无与等者，不可摸则，独步无侣，无有俦匹，诸天、人民无能及者，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，无能及者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出现于世，无与等者，不可摸则，独步无伴，无有俦匹，诸天、人民无能及者，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，皆悉具足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信敬于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须伦·益一道 光明及闇冥
道品·没尽·信 炽盛·无与等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一子品第九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母人，心怀笃信，唯有一子，恒作是念：『云何当教，使成为人？』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不解此义。世尊是诸法之本，如来所陈，靡不承受。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深法，闻已奉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犹彼优婆斯心怀笃信，作是教训：『汝今在家，当如质多长者，亦如象童子。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世尊受证弟子，所谓质多长者、象童子也。』若童子意欲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当如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。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所谓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！好学正法，莫作邪业，兴起非法；设汝生此染着之想，便当坠堕三恶趣中。善念专心，不得者得，不获者获，未得证者，今当受证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信施之重，实不可消，令人不得至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莫生染着之意，已生当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笃信优婆斯唯有一女，彼当云何教训成就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不解此义。世尊是诸法之本，如来所陈，靡不承受。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说此深法，闻已奉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犹彼笃信优婆斯教训女曰：『汝今在家者，当如拘𪔐多罗优婆斯、难陀母。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限，此是其量。世尊受证弟子，所谓拘𪔐多罗优婆斯、难陀母是。』若女意欲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当如讖摩比丘尼、优钵花色比丘尼。所以然者，此是其量，此是其限。所谓讖摩比丘尼、优钵华色比丘尼，好学正法，莫作邪业，兴起非法；设汝生此染着之想，便当坠墮三恶趣中。善念专心，不果者果，不获者获，未得证者，今当受证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信施之重，实不可消，令人不得至道之趣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莫生染着之想，已生当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见一法疾于心者，无譬可喻，犹如猕猴舍一取一，心不专定。心亦如是，前想、后想所不同者，以方便法不可摸则，心回转疾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降伏心意，令趣善道，亦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不见一法疾于心者，无譬可喻，犹如猕猴舍一取一，心不专定。心亦如是，前想、后想所念不同，是故，诸比丘！凡夫之人不能观察心意所由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降伏心意，得趣善道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，此人如屈伸臂顷堕泥黎中。所以然者，由恶心故，心之生病坠堕地狱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言：

「犹如有一人， 心怀瞋恚想，
今告诸比丘， 广演其义趣。
今正是其时， 设有命终者，
假令入地狱， 由心秽行故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降伏心，勿生秽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恒观见一人心中所念之事，如屈伸臂顷而生天上。所以然者，由善心故；已生善心，便生天上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言：

「设复有一人， 而生善妙心，
今告诸比丘， 广演其义趣。
今正是其时， 设有命终者，
便得生天上， 由心善行故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发净意，勿生秽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众中，不见一法最胜最妙，眩惑世人，不至永寂，缚着牢狱，无有解已。所谓男子见女色已，便起想着，意甚爱敬，令人不至永寂，缚着牢狱，无有解已，意不舍离，周旋往来，今世后世，回转五道，动历劫数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梵音柔软声， 如来说难见；
或复有时见， 系念在目前。
亦莫与女人， 往来与言语；
恒罗伺捕人， 不得至无为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除诸色，莫起想着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众中，不见一法最胜最妙，眩惑世人，不生永寂，缚着牢狱，无有解已。所谓女见男子色已，便起想着，意甚爱敬，令人不至永寂，缚着牢狱，无有解已。意不舍离，周旋往来，今世后世，回转五道，动历劫数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若生颠倒想， 兴念恩爱心，
除念意染着， 便无此诸秽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除诸色，莫起想着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众中，不见一法，无欲想便起欲想；已起欲想便增益。无瞋恚想便起瞋恚；已起瞋恚便增多。无睡眠想便起睡眠；已起睡眠便增多。无调戏想便起调戏；已起调戏便增多。无疑想便起疑想；已起疑想便增多。亦当观恶露不净想，设作乱想，无欲想便有欲想；已有欲想便增多。瞋恚、睡眠，本无疑想便起疑想；疑想已起便增多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莫作乱想，常当专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法中，不见一法，未有欲想便不生欲想；已生欲想便能灭之。未生瞋恚想便不生，已生瞋恚想便能灭之。未生睡眠想便不生；已生睡眠想便能灭之。未生调戏想便不生；已生调戏想便能灭之。未生疑想便不生；已生疑想便能灭之。亦当观恶露不净，已观恶露不净，未生欲想便不生；已生便能灭之。未生瞋恚便不生；已生瞋恚便能灭之。乃至疑，未生疑想便不生；已生疑想便能灭之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专意观不净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斯及二心 一墮一生天
男女想受乐 二欲想在后

增壹阿含经护心品第十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，广布一法已，便得神通，诸行寂静，得沙门果，至泥洹界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无放逸行。云何为无放逸行？所谓护心也。云何护心？于是，比丘！常守护心有漏、有漏法，当彼守护心有漏、有漏法，于有漏法便得悦豫，亦有信乐，住不移易，恒专其意，自力劝勉。」

「如是。比丘！彼无放逸行，恒自谨慎。未生欲漏便不生；已生欲漏便能使灭；未生有漏便不生；已生有漏便能使灭；未生无明漏便不生；已生无明漏便能使灭。比丘于彼无放逸行，闲静一处，恒自觉知而自游戏，欲漏心便得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便得解脱。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无憍甘露迹， 放逸是死径；
 无慢则不死， 慢者即是死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修行无放逸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一法，当广布一法；修行一法，广布一法已，便得神通，诸行寂静，得沙门果，至泥洹处。云何为一法？谓无放逸行于诸善法。云何无放逸行？所谓不触娆一切众生，不害一切众生，不恼一切众生，是谓无放逸行。彼云何名善法？所谓贤圣八道品：等见、等方便、等语、等行、等命、等治、等念、等定，是谓善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施一切众生， 不如法施人；
 虽施众生福， 一人法施胜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善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云何观檀越施主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世尊是诸法之王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义，闻已尽当奉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与汝分别其义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檀越施主当恭敬，如子孝顺父母，养之、侍之，长益五阴，于阎浮利地现种种义。观檀越主能成人戒、闻、三昧、智慧。诸比丘多所饶益，于三宝中无所罣碍，能施卿等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有慈心于檀越所，小恩常不忘，况复大者！恒以慈心向彼檀越，说身、口、意清净之行，不可称量，亦无有限。身行慈，口行慈，意行慈，使彼檀越所施之物，终不唐捐，获其大果，成大福佑，有大名称，流闻世间，甘露法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施以成大财， 所愿亦成就；
王及诸贼盗， 不能侵彼物。
施以得王位， 绍继转轮处；
七宝具足成， 本施之所致。
布施成天身， 首着杂宝冠；
与诸妓女游， 本施之果报。
施得天帝释， 天王威力盛；
千眼庄严形， 本施之果报。
布施成佛道， 三十二相具；
转无上法轮， 本施之果报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檀越施主当云何承事、供养，精进、持戒诸贤圣人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世尊是诸法之王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而说此义，尽当奉持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与汝分别其义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檀越施主承事、供养，精进、持戒诸多闻者，犹如与迷者指示其路，粮食乏短而给施食，恐怖之人令无忧恼，惊畏者教令莫惧，无所归者与作覆护，盲者作眼目，与病作医王。犹如田家农夫修治田业，除去秽草，便能成就谷食。比丘常当除弃五盛阴病，求入无畏泥洹城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檀越施主承事、供养，精进、持戒诸多闻者，当施。」

尔时，阿那邠持长者集在彼众，尔时长者阿那邠持白世尊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是，如来！一切施主及与受者犹吉祥瓶，诸受施人如毘沙王，劝人行施如亲父母，受施之人是后世良佑，一切施主及与受者犹如居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长者！如汝所言。」

阿那邠持长者白世尊曰：「自今已后，门不安守，亦不拒逆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斯，及诸行路乏粮食者。」

尔时，阿那邠持长者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受弟子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长者请。

尔时，长者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礼佛三匝，还归所在，到舍已，即其夜办具甘饌种种饭食，广敷坐具，自白：「时到，餐具已办，唯愿世尊愿时临顾。」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着衣持钵，诣舍卫城，至长者家，到已，各自就座，诸比丘僧亦各随次坐。尔时，长者见佛、比丘众坐定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。以行种种饮食，各收钵坐，更取卑座，在如来前欲听闻法。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善哉！如来！听诸比丘随所须物三衣、钵盂、针筒、尼师坛、衣带、法澡罐，及余一切沙门杂物，尽听弟子家取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若须衣裳、钵器及尼师坛、法澡罐，及余一切沙门杂物，听使此取，勿足疑难，起想着心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长者阿那邠持说微妙之法。说妙法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当于尔时，阿那邠持复于四城门而广惠施，第五市中，第六在家，须食与食，须浆与浆，须车乘、妓乐、香熏、瓔珞，悉皆与之。

尔时，世尊闻长者阿那邠持于四城门中广作惠施，复于大市布施贫乏，复于家内布施无量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喜布施，所谓须达长者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长者！贵家恒布施贫乏耶？」

长者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恒布施贫乏，于四城门而广布施，复在家中给与所须。世尊！我或时作是念，并欲布施野、飞鸟、猪、狗之属。我亦无是念，此应与，此不应与。亦复无是念，此应与多，此应与少。我恒有是念，一切众生皆由食而存其命，有食便存，无食便丧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！汝乃以菩萨心，专精一意而广惠施。然此众生由食得济，无食便丧。长者！汝当获大果，得大名称，有大果报，声彻十方，得甘露法味。所以然者，菩萨之处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，专精一意，念众生类由食而存，有食便济，无食便丧。是谓，长者！菩萨心所安处而广惠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尽当普惠施， 终无懊悔心，
必当遇良友， 得济到彼岸。」

「是故，长者！当平等意而广惠施。如是，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我今日审知众生根原所趣，亦知布施之报。最后一~~转~~之余，已不自食，惠施他人，尔时不起憎嫉之心如毛发许。以此众生不知施之果报，如我皆悉知之。施之果报，平等之报，心无有异。是故，众生不能平等施而自堕落，恒有恚嫉之心，缠裹心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众生不自觉， 如来之言教；
常当普惠施， 专向真人所。
志性以清净， 所获福倍多；
等共分其福， 后得大果报。
所施今善哉， 心向广福田；
于此人间逝， 必生于天上。
以到彼善处， 快乐自娱乐；
吉祥甚欢悦， 一切无乏短。
以天威德业， 玉女为营从；
平等之施报， 故获此福佑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畏福报，所以然者，此是受乐之应，甚可爱敬。所以名为福者，有此大报。汝等当畏无福。所以然者，此名苦之原本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记，无有爱乐，此名无福。比丘！昔我自念七年行慈心，复过七劫不来此世，复于七劫中生光音天，复于七劫生空梵天处为大梵天，无与等者统百千世界，三十六反为天帝释形，无数世为转轮王。是故，诸比丘！作福莫倦。所以然者，此名受乐之应，甚可爱敬，是谓名为福。汝等当畏无福。所以然者，苦之原本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记，此名无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快哉福报， 所愿者得， 速至灭尽，
到无为处。 正使亿数， 天魔波旬，
亦不能烧， 为福业者。 彼恒自求，
贤圣之道， 便尽除苦， 后无有忧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为福莫厌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承顺一法，不离一法，魔波旬不能得其便，亦不能来触烧人。云何为一法？谓功德福业。所以然者，自忆往昔在道树下，与诸菩萨集在一处，弊魔波旬将诸兵众数千万亿，种种形貌，兽头人身不可称计，天、龙、鬼、神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摩休勒等，皆来运集。」

「时，魔波旬而语我言：『沙门速投于地！』佛以福德大力，降伏魔怨，诸尘垢消，无有诸秽，便成无上正真道。诸比丘！当观此义，其有比丘功德具足者，弊魔波旬不能得其便，坏其功德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有福快乐， 无福者苦， 今世后世，
为福受乐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为福莫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修行一法，便不能坏败恶趣，一为趣善，一为趣泥洹。云何修行一法，不能坏败恶趣？所谓心无笃信，是谓修此一法不坏败恶趣。云何修行一法趣善处者？所谓心行笃信，是谓修此一法得趣善处。云何修行一法得至泥洹？所谓恒专心念，是谓修行此法得至泥洹。是故谓，诸比丘！专精心意，念诸善本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于世，此众生类便增寿益算，颜色光润，气力炽盛，快乐无极，音声和雅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此谓一人出现于世，此众生类便增寿益算，颜色光润，气力炽盛，快乐无极，音声和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专精一心念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无慢二·念坛 二施·坚无厌
施福·魔波旬 恶趣及一人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不逮品第十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灭一法，我证卿等成阿那含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贪欲。诸比丘！当灭贪欲，我证卿等得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贪淫之所染， 众生堕恶趣；
当勲舍贪欲， 便成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灭一法，我证汝等成阿那含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瞋恚是。诸比丘！当灭瞋恚，我证汝等得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瞋恚之所染， 众生堕恶趣；
当勤舍瞋恚， 便成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灭一法，舍离一法，我证汝等成阿那含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愚痴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灭愚痴，我与卿等证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愚痴之所染， 众生堕恶趣；
当勤舍愚痴， 便成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灭一法，舍离一法，我证汝等成阿那含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慳贪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灭慳贪，我证汝等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慳贪之所染， 众生堕恶趣；
当勤舍慳贪， 便成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众，初不见一法不可降伏，难得时宜，受诸苦报，所谓心是。诸比丘！此心不可降伏，难得时宜，受诸苦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分别心，当思惟心，善念诸善本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此众，初不见一法易降伏者，易得时宜，受诸善报。所谓心是。诸比丘！当分别心，善念诸善本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若有一人而作是念，我悉知之。然后此人以于饮食，在大众中而虚妄语。我或复于异时，观见此人，生染着心，念于财物，便于大众中而作妄语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财物染着甚为难舍，令人坠堕三恶道中，不得至无为之处！是故，诸比丘！已生此心，便当舍离；设未生者，勿复兴心染着财物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而作是念：『正使命断，不于众中而作妄语。』我或复于异时观见此人，生染着心，念于财物，便于大众中而作妄语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财物染着甚为难舍，令人堕三恶道中，不得至无为之处！是故，诸比丘！已生此心，便当舍离；若未生者，勿复兴心染着财物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，诸比丘！颇有见提婆达兜清白之法乎？然复提婆达兜为恶深重，受罪经劫不可疗治。于我法中，不见毫厘之善可称记者。以是之故，我今说提婆达兜诸罪之原首不可疗治。犹如有人而堕深厕，形体没溺，无有一净处。有人欲来济拔其命，安置净处，遍观厕侧及彼人身，颇有净处，吾欲手捉拔济出之。彼人熟视，无一净处而可捉者，便舍而去。如是，诸比丘！我观提婆达兜愚痴之人，不见毫厘之法而可记者，受罪经劫不可疗治。所以然者，提婆达兜愚痴专意，偏着利养，作五逆罪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趣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利养深重，令人不得至安隐之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！以生利养心，便当舍离；若未生者，勿兴染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闻如来记别调达，受罪一劫不可疗治。时，彼比丘便至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已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问阿难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如来尽观提婆达兜原本已，然后记别，受罪一劫不可疗治乎？颇有所由可得而记耶？」

时，阿难告曰：「如来所说终不虚设，身口所行而无有异。如来真实记提婆达兜别，受罪深重，当经一劫不可疗治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难即从坐起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有一比丘来至我所，而作是说：『云何，阿难！如来尽观提婆达兜原本已，然后记别，受罪一劫不可疗治乎？颇有因缘可得记别耶？』作是语已，各自舍去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比丘者必晚暮学出家，未久方来至我法中耳。如来所说终不虚妄，云何于中复起犹豫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往至彼，语比丘言：『如来呼卿。』」

阿难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阿难受世尊教，便往至彼比丘所，到已，语彼比丘曰：「如来呼卿。」彼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尊者！」尔时，彼比丘便严衣服，共阿难至世尊所。到已，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云何，愚人！汝不信如来所说乎？如来所教无有虚妄，汝今乃欲求如来虚妄。」

时，彼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提婆达兜比丘者，有大神力，有大威势。云何世尊记彼一劫受罪重耶？」

佛告比丘曰：「护汝口语，勿于长夜受苦无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游禅世俗通， 至竟无解脱，
不造灭尽迹， 复还堕地狱。」

「若使我当见提婆达兜，身有毫厘之善法者，我终不记彼提婆达兜受罪一劫不可疗治。是故，愚人！我不见提婆达兜有毫厘之善法，以是故，记彼提婆

达兜受罪一劫不可疗治。所以然者，提婆达兜愚痴，贪着利养，起染着心，作五逆恶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，利养心重，败人善本，令人不到安隐之处！是故，诸比丘！设有利养心起，便当求灭；若不有心，勿兴想着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从坐起，整衣服，礼世尊足，白世尊曰：「今自悔过，唯愿垂恕！愚痴所致，造不善行。如来所说，无有二言，然我愚痴，起犹豫想。唯愿世尊受我悔过，改往修来。」乃至再三。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比丘！悔汝所念，恕汝不及，莫于如来兴犹豫想。今受汝悔过，后更莫作。」乃至三四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设有作重罪， 悔过更不犯，
 此人应禁戒， 拔其罪根原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及四部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种阿那含 二心及二食
婆达二契经 智者当觉知

增壹阿含经壹入道品第十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一入道，净众生行，除去愁忧，无有诸恼，得大智慧，成泥洹证。所谓当灭五盖，思惟四意止。云何名为一人？所谓专一心，是谓一人。云何为道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，一名正见，二名正治，三名正业，四名正命，五名正方便，六名正语，七名正念，八名正定，是谓名道，是谓一人道。」

「云何当灭五盖？所谓贪欲盖、瞋恚盖、调戏盖、眠睡盖、疑盖，是谓当灭五盖。

「云何思惟四意止？于是，比丘内自观身，除去恶念，无有愁忧；外自观身，除去恶念，无有愁忧；内外观身，除去恶念，无有愁忧。内观痛痛而自娱乐，外观痛痛，内外观痛痛；内观心而自娱乐，外观心，内外观心；内观法，外观法，内外观法而自娱乐。

「云何比丘内观身而自娱乐？于是，比丘观此身随其性行，从头至足，从足至头，观此身中皆悉不净，无有可贪。复观此身有毛、发、爪、齿、皮、肉、筋、骨、髓、脑、脂膏、肠、胃、心、肝、脾、肾之属，皆悉观知。屎、尿、生熟二藏、目泪、唾、涕、血脉、肪、胆，皆当观知，无可贪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观身自娱乐，除去恶念，无有愁忧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还观此身有地种耶？水、火、风种耶？如是，比丘观此身。复次，比丘！观此身，分别诸界，此身有四种，犹如巧能屠牛之士、若屠牛弟子，解牛节解，而自观见此是脚，此是心，此是节，此是头。如是，彼比丘分别此界，而自观察此身有地、水、火、风种。如是，比丘观身而自娱乐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观此身有诸孔，漏出不净。犹如彼人观竹园，若观苇丛。如是，比丘观此身有诸孔，漏出诸不净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观死尸，或死一宿，或二宿，或三宿、四宿，或五宿、六宿、七宿，身体肿胀，臭处不净。复自观身与彼无异，吾身不免此患。若复比丘观死尸，乌鹊、鷓鴣所见噉食；或为虎狼、狗犬、虫兽之属所见噉食。复自观身与彼无异，吾身不离此患。是谓比丘观身而自娱乐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观死尸，或噉半散落在地，臭处不净。复自观身与彼无异，吾身不离此法。复次，观死尸，肉已尽，唯有骨在，血所涂染。复以此身观彼身亦无有异。如是，比丘观此身。复次，比丘！观死尸筋缠束薪，复自观身与彼无异。如是，比丘观此身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观死尸骨节分散，散在异处，或手骨、脚骨各在一处；或膊骨，或腰骨，或尻骨，或臂骨，或肩骨，或肋骨，或脊骨，或项骨，或髑

髅。复以此身与彼无异，吾不免此法，吾身亦当坏败。如是，比丘观身而自娱乐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观死尸白色、白珂色。复自观身与彼无异，吾不离此法，是谓比丘自观身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见死尸、骨青、瘀想，无可贪者，或与灰土同色不可分别。如是，比丘！自观身除去恶念，无有愁忧；此身无常，为分散法。如是，比丘内自观身，外观身，内外观身，解无所有。

「云何比丘内观痛痛？于是，比丘得乐痛时，即自觉知我得乐痛；得苦痛时，即自觉知我得苦痛；得不苦不乐痛时，即自觉知我得不苦不乐痛。若得食乐痛时，便自觉知我得食乐痛；若得食苦痛时，便自觉知我得食苦痛；若得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亦自觉知我食不苦不乐痛。若得不食乐痛时，便自觉知我得不食乐痛；若得不食苦痛时，亦自觉知我不食苦痛；若得不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亦自觉知我得不食不苦不乐痛。如是，比丘内自观痛。

「复次。若复比丘得乐痛时，尔时不得苦痛，尔时自觉知我受乐痛。若得苦痛时，尔时不得乐痛，自觉知我受苦痛。若得不苦不乐痛时，尔时无苦无乐，自觉知我受不苦不乐痛。彼习法而自娱乐，亦观尽法，复观习尽之法。或复有痛而现在前可知可见，思惟原本，无所依倚而自娱乐，不起世间想；于其中亦不惊怖，以不惊怖，便得泥洹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真实知。如是，比丘内自观痛，除去乱念，无有愁忧；外自观痛，内外观痛，除去乱念，无有愁忧。如是，比丘内外观痛。

「云何比丘观心心法而自娱乐？于是，比丘有爱欲心，便自觉知有爱欲心；无爱欲心，亦自觉知无爱欲心。有瞋恚心，便自觉知有瞋恚心；无瞋恚心，亦自觉知无瞋恚心。有愚痴心，便自觉知有愚痴心；无愚痴心，便自觉知无愚痴心。有爱念心，便自觉知有爱念心；无爱念心，便自觉知无爱念心。有受入心，便自觉知有受入心；无受入心，便自觉知无受入心。有乱念心，便自觉知有乱心；无乱心，便自觉知无乱心。有散落心，亦自觉知有散落心；无散落心，便自觉知无散落心。有普遍心，便自觉知有普遍心；无普遍心，便自觉知无普遍心。有大心，便自觉知有大心；无大心，便自觉知无大心。有无量心，便自觉知有无量心；无无量心，便自觉知无无量心。有三昧心，

便自觉知有三昧心；无三昧心，便自觉知无三昧心。未解脱心，便自觉知未解脱心；已解脱心，便自觉知已解脱心。如是，比丘心相观意止。

「观习法，观尽法，并观习尽之法，思惟法观而自娱乐。可知、可见、可思惟、不可思惟，无所猗，不起世间想，已不起想，便无畏怖；已无畏怖，便无余；已无余，便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如是，比丘内自观心心意止，除去乱念，无有忧愁；外观心，内外观心心意止。如是，比丘心心相观意止。

「云何比丘法法相观意止？于是，比丘修念觉意，依观、依无欲、依灭尽，舍诸恶法。修法觉意、修精进觉意、修念觉意、修猗觉意、修三昧觉意、修护觉意，依观、依无欲、依灭尽，舍诸恶法。如是，比丘法法相观意止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于爱欲解脱，除恶不善法，有觉、有观，有猗念，乐于初禅而自娱乐。如是，比丘法法相观意止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舍有觉、有观，内发欢喜，专其一意，成无觉、无观，念猗喜安，游二禅而自娱乐。如是，比丘法法相观意止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舍于念，修于护，恒自觉知身觉乐，诸贤圣所求，护念清净，行于三禅。如是，比丘法法相观意止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舍苦乐心，无复忧喜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乐于四禅。如是，比丘法法相观意止。彼行习法，行尽法，并行习尽之法而自娱乐，便得法意止而现在前。可知可见，除去乱想，无所依猗，不起世间想；已不起想，便无畏怖；已无畏怖，生死便尽；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诸比丘！依一入道众生得清净，远愁忧，无复喜想，便逮智慧，得涅槃证。所谓灭五盖，修四意止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于是中不见一法速磨灭者，憎嫉梵行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慈忍，身行慈，口行慈，意行慈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一人出现世时，诸天、人民、魔及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最尊最上，无与等者，福田第一，可事可敬。云何为一人？所谓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。是谓一人出现世时，过诸天、人民、阿须伦、魔及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上，最尊最上，无与等者，福田第一，可事可敬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常当供养如来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其有瞻视病者，则为瞻视我已；有看病者，则为看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躬欲看视疾病。诸比丘！我不见一人于诸天、世间、沙门、婆罗门施中，最上无过是施。其行是施，尔乃为施，获大果报，得大功德，名称普至，得甘露法味。所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知施中最上无过是施。其行是施，尔乃为施，获大果报，得大功德。我今因此因缘而作是说：『瞻视病者，则为瞻视我已而无有异，汝等长夜获大福佑。』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其有叹誉阿练若者，则为叹誉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恒自叹誉阿练若行；其有诽谤阿练若者，则为诽谤我已。其有叹说乞食，则为叹誉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恒叹说能乞食者；其有谤毁乞食，则为毁我已。其有叹说独坐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恒叹说能独坐者；其有毁独坐者，则为毁我已。其有叹誉一坐一食者，则为叹誉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恒叹誉一坐一食者；其有毁者，则为毁我已。若有叹说坐树下者，则为叹说我身无异。所以然者，我恒叹誉在树下者；若有毁彼在树下者，则为毁我已。其有叹说露坐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所以者何？我恒叹说露坐者；其有毁辱露坐者，则毁辱我已。其有叹说空闲处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所以者何？我恒叹说空闲处者；其有毁辱空闲处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其有叹说着五纳衣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所以者何？我恒叹说着五纳衣者；其有毁辱着五纳衣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

「其有叹说持三衣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何以故？我恒叹说持三衣者；其有毁辱持三衣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其有叹说在冢间坐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何以故？我恒叹说在塚间坐者；其有毁辱在冢间坐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其有叹一食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何以故？我恒叹说一食者；其有毁辱一食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其有叹说日正中食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何以故？我恒叹说正中食者；其有毁辱正中食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

「其有叹说诸头陀行者，则为叹说我已。所以然者，我恒叹说诸头陀行；其有毁辱诸头陀行者，则为毁辱我已。我今教诸比丘！当如大迦叶所行，无有漏失者。所以然者，迦叶比丘有此诸行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所学常当如大迦叶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住阿练若，到时乞食，不择贫富，一处一坐，终不移易，树下，露坐，或空闲处，着五纳衣，或持三衣，或在冢间，或时一食，或正中食，或行头陀，年高长大。尔时，尊者大迦叶食后，便诣一树下禅定。禅定已，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往至世尊所。

是时，世尊遥见迦叶来，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迦叶！」

时，迦叶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世尊告曰：「迦叶！汝今年高长大，志衰朽弊。汝今可舍乞食，乃至诸头陀行，亦可受诸长者请，并受衣裳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我今不从如来教。所以然者，若当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，我则成辟支佛。然彼辟支佛尽行阿练若，到时乞食，不择贫富，一处一坐，终不移易，树下，露坐，或空闲处，着五纳衣，或持三衣，或在冢间，或时一食，或正中食，或行头陀。如今不敢舍本所习，更学余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叶！多所饶益，度人无量，广及一切，天、人得度。所以然者，若，迦叶！此头陀行在世者，我法亦当久在于世。设法在世，益增天道，三恶道便减，亦成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三乘之道，皆存于世。诸比丘！所学皆当如迦叶所习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利养甚重，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彼提婆达兜愚人，取彼王子婆罗留支五百釜食供养。设彼不与者，提婆达兜愚人终不作此恶；以婆罗留支王子五百釜食日来供养，是故提婆达兜起五逆恶，身坏命终，生摩诃阿鼻地狱中。以此方便，当知利养甚重，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。若未生利养心不应生，已生当灭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坏乱众僧，坏如来足，教阿阇世取父王杀，复杀罗汉比丘尼，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「何处有恶？恶从何生？谁作此恶当受其报？我亦不作此恶而受其报。」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，入罗阅城乞食而闻此语。提婆达兜愚人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「何处有恶？恶从何生？谁作此恶而受其报？」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摄取衣钵，以尼师坛着右肩上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提婆达兜愚人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『云何为恶无殃，作福无报，无有受善恶之报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恶、有罪，善恶之行皆有报应。若彼提婆达兜愚人知有善恶报者，便当枯竭，愁忧不乐；沸血便从面孔出，以彼提婆达兜不知善恶之报，是故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『无善恶之报，为恶无殃，作善无福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愚者审自明， 为恶为有福；
我今豫了知， 善恶之报应。」

「如是，诸比丘！当远离恶，为福莫倦。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受人利养甚重不易，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。所以然者，利养之报，断入人皮，以断皮，便断肉；以断肉，便断骨；以断骨，便彻髓。诸比丘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利养甚重。若未生利养心便不生，已生求令灭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受人利养甚为不易，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。所以然者，若彼师利罗比丘不贪利养者，不作尔许无量杀生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受人利养重， 坏人清白行；
是故当制心， 莫贪着于味。
师利以得定， 乃至天帝宫；
便于神通退， 堕于屠杀中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受人利养甚为不易。如是，比丘当作是学，未生利养心制令不生，已生此心求方便令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

增壹阿含经卷第六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利养品第十三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受人利养甚为不易，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。所以然者，若修罗陀比丘不贪利养者，终不于法中，舍三法衣而作居家。」

「修罗陀比丘大作阿练若行；到时乞食，一处一坐，或正中食，树下露坐，乐闲居之处，着五纳衣，或持三衣，或乐冢间，懃身苦行，行此头陀。」

「是时，修罗陀比丘常受蒲呼国王供养，以百味之食，日来给与。尔时，彼比丘意染此食，渐舍阿练若行；到时乞食，一处一坐，正中食，树下露坐，闲居之处，着五纳衣，或持三衣，或乐冢间，懃身苦体。尽舍此已，去三法衣，还为白衣，屠牛杀生，不可称计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诸比丘！以此方便，知利养甚重，令人不得至无上正真之道。若未生利养，制令不生，已生，求方便使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灭一法，我证汝等成果神通，诸漏得尽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味欲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灭此味欲，我证汝等成神通果，诸漏得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众生着此味， 死堕恶趣中；
 今当舍此欲， 便成阿罗汉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舍此味着之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于舍卫城内，有一长者，适丧一子，甚爱敬念，未曾能舍。彼见子死，便生狂惑，周旋往来，不停一处。若见人时，便作是语：「颇有见我儿乎？」

尔时，彼人渐渐往至祇洹精舍，到世尊所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彼人白世尊曰：「瞿昙沙门！颇见我儿乎？」

世尊告长者曰：「何故颜貌不悦，诸根错乱？」

尔时，长者报瞿昙曰：「焉得不尔。所以然者，我今唯有一子，舍我无常。甚爱敬念，未曾离目前；哀愍彼子，故令我生狂。我今问沙门，见我儿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长者！如汝所问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世之常法；恩爱离苦、怨憎会苦，子舍汝无常，岂得不念乎。」

尔时，彼人闻世尊所说，不入其怀，便舍而退去。前行见人，复作是语：「沙门瞿昙说言曰：『恩爱分别，便有快乐。』如沙门所说，为审尔不？」

前人对曰：「恩爱别离，有何乐哉？」

当于尔时，去舍卫城不远，有众多人而共博戏。尔时，彼人便作是念：「此诸男子聪明智慧，无事不知，我今当以此义问彼诸人。」尔时，即诣博戏所，问众人曰：「沙门瞿昙向我说曰：『恩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，此者快乐。』诸人等今于意云何？」

是时，诸博戏者报斯人曰：「恩爱别离，有何乐哉？言快乐者，此义不然。」

是时，彼人便作是念：「审如来言终不虚妄。云何恩爱别离，当有乐耶？此义不然。」

尔时，彼人入舍卫城，至宫门外称：「沙门瞿昙而作是教：『恩爱别离、怨憎之会，此者快乐。』」尔时，舍卫城及中宫内，普传此语，靡不周遍。

当于尔时，大王波斯匿及摩利夫人，共在高楼之上相娱乐戏。尔时，王波斯匿告摩利夫人曰：「沙门瞿昙审有斯语：『恩爱离别、怨憎之会，此皆快乐。』」

夫人报曰：「吾不从如来闻此言教，设当如来有此教者，事亦不虚。」

王波斯匿告曰：「犹如师教弟子：『为是、舍是。』弟子报言：『如是，大师！』汝今摩利亦复如是，彼瞿昙沙门虽作是说，汝应作是言：『如是不异，无有虚妄。』然卿速去，不须在吾前立。」

尔时，摩利夫人语竹膊婆罗门曰：「汝今往诣祇洹精舍，到如来所，持我名字，跪如来足，复以此义具白世尊云：『舍卫城内及中宫人有此言论，沙门瞿昙言恩爱别离、怨憎合会，此皆快乐。不审世尊有此教耶？』若世尊所有说者，汝善承受，还向我说。」

是时，竹膊婆罗门受夫人教勅，寻往至祇洹精舍。到世尊所，共相问讯。共相问讯已，在一面坐。

时，彼梵志白世尊曰：「摩利夫人礼世尊足，问讯如来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乎？训化盲冥，得无劳耶？」复作是语：「此舍卫城内普传此言：『沙门瞿昙而作是教：『恩爱别离、怨憎之会，此乐快哉！』』不审世尊有是言教耶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竹膊婆罗门曰：「于此舍卫城内，有一长者丧失一子，彼念此子，狂惑失性，东西驰走，见人便问：『谁见我子？』然，婆罗门！恩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，此皆无有欢乐。昔日此舍卫城中，复有一老母无常，亦复狂惑不识东西；复有一老父无常；亦复有兄弟姊妹皆悉无常。彼见此无常之

变，生狂失性不识东西。婆罗门！昔日此舍卫城中有一人，新迎妇，端正无双。尔时，彼人未经几时，便自贫穷。时，彼妇父母见此人贫，便生此念：『吾当夺女更嫁与余人。』彼人窃闻妇家父母欲夺吾妇，更嫁与余家。尔时，彼人衣里带利刀，便往至妇家，当于尔时，彼妇在墙外纺作。是时，彼人往至妇父母家问曰：『我妇今为所在？』妇母报言：『卿妇在墙外阴中纺作。』尔时，彼人便往至妇所。到已，问妇曰：『云卿父母欲夺汝更余嫁耶？』妇报言：『信有此语，然我不乐闻此言耶。』尔时，彼人即拔利剑，取妇刺杀，复取利剑，自刺其腹，并复作是语：『我二人俱取死。』婆罗门！当以此方便，知恩爱别离、怨憎会苦，此皆愁忧，实不可言。」

尔时，竹膊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有此诸恼，实苦不乐。所以然者，昔我有一子，舍我无常。昼夜追忆，不离心怀。时我念儿，心意狂惑，驰走东西，见人便问：『谁见我儿？』沙门瞿昙今所说者，诚如所言。国事烦多，欲还所止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

竹膊婆罗门即从坐起，遶佛三匝而去。往来至摩利夫人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夫人。

时，摩利夫人复至波斯匿王所，到已，白大王曰：「今欲有所问，唯愿大王事事见报！云何，大王！为念琉璃王子不？」

王报言：「甚念！爱愍不去心首。」

夫人问曰：「若当王子有迁变者，大王！为有忧也？」

王复报言：「如是，夫人！如汝所言。」

夫人问曰：「大王当知，恩爱别离，皆兴愁想。云何，大王！为念伊罗王子乎？」

王报言：「我甚爱敬。」

夫人问曰：「大王！若当王子有迁变者，有愁忧耶？」

王报言：「甚有愁忧。」

夫人报言：「当以此方便知，恩爱别离，无有欢乐。云何，大王！念萨罗陀刹利种不？」

王报言：「甚爱敬念。」

夫人言：「云何，大王！若使萨罗陀夫人有变易者，大王为有忧耶？」

王报言：「吾有愁忧。」

夫人言：「大王！当知恩爱别离，此皆是苦。」

夫人言：「王念我不？」

王言：「我爱念汝。」

夫人言：「设当我身有变易者，大王有愁忧乎？」

王言：「设汝身有变易，便有愁忧。」

「大王！当以此方便知，恩爱别离、怨憎合会，无欢乐心。」

夫人言：「云何，大王！念迦尸、拘萨罗人民乎？」

王言：「我甚爱念迦尸、拘萨罗人民。」

夫人言：「迦尸、拘萨罗人民设当变易者，大王有愁忧乎？」

王言：「迦尸、拘萨罗人民当有变易者，我命不存，况言愁忧乎？所以然者，我因迦尸、拘萨罗国人民力，当得自存。以此方便，知命尚不存，何况不生愁忧乎？」

夫人言：「以此知之，恩爱别离，皆有此苦，无有欢乐。」

尔时，王波斯匿右膝着地，叉手合掌而向世尊！作是说：「甚奇！甚奇！彼世尊而说此法。若当彼沙门瞿昙来者，尔乃可得共言论。」复语夫人：「自今以后，当更看汝胜于常日，所著服饰与吾无异。」

尔时，世尊闻摩利夫人与大王立此论本，告诸比丘：「摩利夫人甚大聪明，设当王波斯匿问我此语者，我亦当以此义向彼王说之，如夫人向王所说而无

有异。」又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得证优婆斯，笃信牢固，所谓摩利夫人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拔祇国尸牧摩罗山鬼林鹿园中。

尔时，那忧罗公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，退坐白世尊曰：「我今年朽，加复抱病，多诸忧恼，唯愿世尊随时教训，使众生类长夜获安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长者曰：「如汝所言，身多畏痛，何可恃怙？但以薄皮而覆其上。长者当知，其有依凭此身者，正可须臾之乐；此是愚心，非智慧者所贵。是故，长者！虽心有病，令心无病。如是，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长者闻说斯言，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尔时，长者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往至尊者舍利弗所问斯义。舍利弗去彼不远，在树下坐。」是时，那忧罗公往至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舍利弗问长者：「颜貌和悦，诸根寂静，必有所因。长者！故当从佛闻法耶？」

时，长者白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，尊者舍利弗！颜貌焉得不和悦乎？所以然者，向者世尊以甘露之法，溉灌胸怀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，长者！以甘露之法，溉灌胸怀？」

长者报言：「于是，舍利弗！我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我白世尊曰：『年朽长大，恒抱疾病，多诸苦痛，不可称计，唯愿世尊分别此身，普使众生，获此安隐！』尔时，世尊便告我言：『如是，长者！此身多诸衰苦，但以薄皮而覆其上。长者当知，其有恃怙此身者，正可有斯须之乐，不知长夜受苦无量。是故，长者！此身虽有患，当使心无患。如是，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』世尊以此甘露之法，而见溉灌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，长者！更不重问如来此义乎？云何身有患心无患。云何身有病心无病？」

长者白舍利弗言：「实无此辩重问世尊，身有患心有患，身有患心无患。尊者舍利弗必有此辩，愿具分别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广演其义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舍利弗！」从彼受教。

舍利弗告长者曰：「于是，长者！凡夫之人不见圣人，不受圣教，不顺其训；亦不见善知识，不与善知识从事。彼计色为我，色是我所，我是色所；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，彼色、我色合会一处，彼色、我色以集一处，色便败坏，迁移不停，于中复起愁忧苦恼。痛、想、行、识，皆观我有识，识中有我，我中有识，彼识、我识合会一处。彼识、我识以会一处，识便败坏，迁移不停，于中复起愁忧苦恼。如是，长者！身亦有患，心亦有患。」

长者问舍利弗曰：「云何身有患、心无患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于是，长者！贤圣弟子承事圣贤，修行禁法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亲近善知识。彼亦不观我有色；不见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；不见色是我所，我是色所。彼色迁转不住，彼色以移易，不生愁忧、苦恼、忧色之患。亦复不见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见识中有我，我中有识；亦不见识我所，亦不见我所识。彼识、我识以会一处，识便败坏，于中不起愁忧、苦恼。如是，长者！身有患而心无患。是故，长者！当作是习，遗身去心，亦无染着。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那忧罗公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数千万众，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尔时，江侧婆罗门身负重担，便至世尊所。到已舍担，一面在世尊所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彼婆罗门作是思

惟：「今日沙门瞿昙与数千万众，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我今清净，与沙门瞿昙等无有异。所以然者，沙门瞿昙食好粳粮，种种肴馔，今我食菓蓏以自济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知婆罗门心中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其有众生以二十一结染着心者，当观彼人必堕恶趣，不生善处。云何为二十一结？瞋心结、恚害心结、睡眠心结、调戏心结、疑是心结、怒为心结、忌为心结、恼为心结、疾为心结、憎为心结、无惭心结、无愧心结、幻为心结、奸为心结、伪为心结、诤为心结、僞为心结、慢为心结，妬为心结、增上慢为心结、贪为心结，诸比丘！若有人有此二十一结染着心者，当观其人必堕恶趣，不生善处。犹如白[迭*毛]新衣，久久朽故，多诸尘垢，意欲染成其色，青、黄、赤、黑终不得成。何以故？以有尘垢故。如是，比丘！若有人以此二十一结染着心者，当观其人必堕恶趣，不生善处。」

「设复有人无此二十一结染着心者，当知斯人必生天上，不堕地狱中。犹如新净白[迭*毛]，随意欲作何色，青、黄、赤、黑，必成其色，终不败坏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净故。此亦如是，其有无此二十一结染着心者，当观其人必生天上，不堕恶趣。」

「若彼贤圣弟子起瞋恚心结，观已，便能息之。起恚害心结、起睡眠心结、起调戏心结、起疑心结、起怒心结、起忌心结、起恼心结、起疾心结、起憎心结、起无惭心结、起无愧心结、起幻心结、起奸心结、起伪心结、起诤心结、起僞心结、起慢心结、起妬心结、起增上慢心结、起贪心结。」

「若彼贤圣弟子无瞋、无恚、无有愚惑，心意和悦，以慈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。四维上下，于一切中，一切亦一切，一切世间以无限无量，不可称计，心无恚怒而自游戏。以此慈心，遍满其中，得欢喜已，心意便正。」

「复以悲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四维上下，于一切中，一切亦一切，一切世间以无量无限，不可称计，心无恚怒而自游戏。以此悲心，遍满其中，得欢喜已，心意便正。」

「复以喜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四维上下，于一切中，一切亦一切，一切世间，以无量无限不可称计，心无恚怒而自游戏。以此喜心，遍满其中，得欢喜已，心意便正。

「复以护心普满一方而自娱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四维上下，于一切中，一切亦一切，一切世间以无量无限不可称计，心无恚怒而自游戏。以此护心，遍满其中，得欢喜已，心意便正。

「便于如来所成于信根，根本不移，竖高显幢，不可移动。诸天、龙、神、阿须伦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或世人民，于中得欢喜，心意便正。此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足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于中得欢喜，心意便正，亦复成就于法。如来法者，甚为清净，不可移动，人所爱敬。如是智者当作是观，便于中而得欢喜，亦复成就于众。如来圣众甚为清净，性行纯和，法法成就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圣众者，四双八辈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爱可贵，实可承事。于中得欢喜，心意便正。

「彼复以此三昧，心清净无瑕秽，诸结便尽，亦无沾污，性行柔软，逮于神通，便得自识无量宿命事，所从来处，靡不知之。若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，成败劫、不成败劫、成败不成败劫、无数成败劫、无数不成败劫，我曾在彼，字某、名某、姓某，如是生、如是食、受如是苦乐，受命长短，从彼终生彼间，从彼终生此间。如是自识无数宿命事。

「复以此三昧，心清净无瑕秽，知众生心所念之事。彼复以天眼观众生类，有生者、有终者，善色、丑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众生行所作果报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，身行恶、口行恶、心行恶，诽谤贤圣，邪见造邪见行，身坏命终，生三恶道，趣泥黎中。或复有众生，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正见、无有邪见，身坏命终，生天上善处。是谓清净天眼观众生类：有生者、有终者，善色、丑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众生行所作果报，皆悉知之。

「彼复以此三昧，心清净无瑕秽，无有结使，心性柔软，逮于神通。复以漏尽通而自娱乐。彼观此苦，如实知之；复观苦习，复观苦尽，复观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作是观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。已得解

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如是，比丘！贤圣弟子心得解脱，虽复食粳粮、善美种种肴饍，转若须弥，终无有罪。所以然者，以无欲、尽爱故，以无瞋、尽恚故，以无愚痴、尽愚痴故，是谓比丘中比丘！则内极沐浴已。」

尔时，江侧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瞿昙沙门！可往至孙陀罗江侧沐浴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婆罗门！名之为孙陀罗江水？」

婆罗门曰：「孙陀罗江水是福之深渊，世之光明，其有人物在彼河水浴者，一切诸恶皆悉除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此身无数劫， 经历彼河浴；
及诸小陂池， 靡不悉周遍。
愚者常乐彼， 闇行不清净；
宿罪内充躯， 彼河焉能救？
净者常快乐， 禁戒清亦快；
清者作清行， 彼愿必果成。
设护不与取， 行慈不杀生；
守诚不妄语， 心等无增减。
汝今于此浴， 必获安隐处；
彼河何所至， 犹盲投乎冥。」

尔时，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止！止！瞿昙！犹如瞽者得伸，闇者见明，迷者示道，于闇室然明，无目者为作眼目。如是，沙门瞿昙！无数方便说此妙法，愿听为道。」

尔时，江侧婆罗门即得作道，受具足戒。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尊者孙陀罗帝利即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孙陀罗帝利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日时已过，向暮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即以偈颂问如来义：

「能说能宣布， 渡流成无漏；
以渡生死渊， 今问瞿昙义。
我观此众生， 所作福佑业；
造行若干种， 施谁福最尊。
尊今灵鹫山， 唯愿演此义；
知释意所趣， 亦为施者宣。
四趣造福无， 四果具足成；
诸学得迹人， 宜信奉其法。
无欲亦无恚， 愚尽成无漏；
尽度一切渊， 施彼成大果。
诸此众生类， 所作福德业；
造行若干种， 施僧获福多。
此众度无量， 犹海出珍宝；
圣众亦如是， 演慧光明法。
瞿昙彼善处， 能施众僧者；
获福不可计， 最胜之所说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已，即礼佛足，便于彼退而去。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亦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侧，别作屋庐而自禅思。尔时，尊者须菩提身得苦患，甚为沉重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此苦痛为从何生？复从何灭？」

为至何所？」尔时，尊者须菩提便于露地而敷坐具，直身正意，专精一心，结跏趺坐，思惟诸入，欲害苦痛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知尊者须菩提所念，便以偈勅波遮旬曰：

「善业脱诸缚， 居在灵鹫山；
 今得极重患， 乐空诸根定。
 速来往问疾， 覲省尊上颜；
 既得获大福， 种德莫过是。」

时，波遮旬对曰：「如是。尊者！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将五百天人及波遮旬，譬如士夫屈伸臂顷，便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灵鹫山中，离尊者须菩提不远，复以此偈语波遮旬曰：

「汝今觉善业， 乐禅三昧定；
 柔和清净音， 今使从禅坐。」

波遮旬对曰：「如是。」

尔时，波遮旬从释提桓因闻语已，便调琉璃之琴，前至须菩提所，便以此偈叹须菩提曰：

「结尽永无余， 诸念不错乱；
 诸尘垢悉尽， 愿速从禅觉。
 心息渡有河， 降魔度诸结；
 功德如大海， 愿速从定起。
 眼净如莲花， 诸秽永不着；
 无归与作归， 空定速时起。
 渡四流无为， 善解无老病；
 以脱有为灾， 唯尊时定觉。
 五百天在上， 释种躬自来；
 欲覲圣尊颜， 解空速时起。」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即从坐起，复叹波遮旬曰：「善哉！波旬！汝今音与琴合，琴与音合，而无有异。然琴音不离歌音，歌音不离琴音，二事共合，乃成妙声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便往至尊者须菩提所，头面礼足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：「云何善业所抱患苦有增损乎？今此身病为从何生？身生耶？意生乎？」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：「善哉！拘翼！法法自生，法法自灭；法法相动，法法自息。犹如，拘翼！有毒药，复有害毒药。天帝释！此亦如是，法法相乱，法法自息。法能生法，黑法用白法治，白法用黑法治。天帝释！贪欲病者用不净治，瞋恚病者用慈心治，愚痴病者用智慧治。如是，释提桓因！一切所有皆归于空，无我、无人，无寿、无命，无士、无夫，无形、无像，无男、无女。犹如，释提桓因！风坏大树，枝叶雕落；雷雹坏苗，华萼初茂，无水自萎；天降时雨，生苗得存。如是，天帝释！法法相乱，法法自定，我本所患疼痛苦恼，今日已除，无复患苦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：「我亦有愁忧苦恼，今闻此法无复有愁忧。众事猥多，欲还天上。已亦有事及诸天事，皆悉猥多。」

时，须菩提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宜可时去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坐起，前礼须菩提足，遶三匝而去。

是时，尊者须菩提便说此偈：

「能仁说此语， 根本悉具足；
智者获安隐， 闻法息诸病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尊者须菩提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调达及二经 皮及利师罗
竹膊·孙陀利 善业·释提桓

增壹阿含经卷第六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七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五戒品第十四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是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已、多修已，成地狱行、成畜生行、成饿鬼行。若生人中，受命极短，所谓杀生者也。诸比丘！若有人意好杀生，便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若生人中，受命极短，所以然者，以断他命故。是故，当学莫杀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人中福，受天上福，得泥洹证，所谓不杀生也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不行杀生，亦不念杀，受命极长。所以然者，以彼不烧乱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不杀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成地狱行，饿鬼、畜生行。若生人中，极为贫匮，衣不盖形，食不充口，所谓劫盗也。诸比丘！若有人意好劫盗，取他财物，便堕饿鬼、畜生中。若生人中，极为贫匮。所以然者，以断他生业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远离不与取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人中福，受天上福，得泥洹证，所谓广施也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广行布施，于现世中得色、得力，众得具足，天上、人中食福无量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行布施，勿有悭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成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行。若生人中，居家奸淫，无有净行，为人所讥，常被诽谤。云何一法？所谓邪淫也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淫泆无度，好犯他妻，便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中。若生人中，闺门淫乱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正意，莫兴淫想，慎莫他淫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人中福，受天上福，得泥洹证，所谓不他淫，身体香洁，亦无邪想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贞洁不淫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莫行邪淫以兴淫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成地狱行，饿鬼、畜生行。若生人中，口气臭恶，为人所憎，所谓妄语。诸比丘！若有人妄言、绮语、鬪乱是非，便堕畜生、饿鬼中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妄语故也。是故，当至诚，莫得妄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人中福，受天上福，得泥洹证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不妄语也。诸比丘！其不妄语

者，口气香芬，名德远闻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行莫妄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我不见一法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畜生、饿鬼、地狱罪。若生人中，狂愚痴惑，不识真伪，所谓饮酒也。诸比丘！若有人心好饮酒，所生之处，无有智慧，常怀愚痴。如是，诸比丘！慎莫饮酒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此众中，无有一法胜此法者，若修行已、多修行已，受人中福，受天上福，得泥洹证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不饮酒也。诸比丘！若有人不饮酒，生便聪明，无有愚惑，博知经籍，意不错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五地狱经 此名不善行
五者天及人 令知次第数

增壹阿含经有无品第十五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知有此二见。云何为二？所谓有见、无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此二见习已、诵已，终不从其法，如实而不知，此则非沙门、婆罗门。于沙门，则犯沙门法；于婆罗门，则犯婆罗门法，此沙门、终不以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此二见诵读、讽念，知舍，如实而知，此则沙门持沙门行，婆罗门知婆罗门行，自身取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复受有，如真知之。是故，诸比丘！于此二见不应习行，不应讽诵，尽当舍离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见。云何为二见？所谓有见、无见。彼云何为有见？所谓欲有见、色有见、无色有见。彼云何为欲有见？所谓五欲是也。云何为五欲？所谓眼见色，甚爱敬念，未曾舍离，世人宗奉。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口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了诸法，是谓有见。彼云何名为无见？所谓有常见、无常见、有断灭见、无断灭见、有边见、无边见、有身见、无身见、有命见、无命见、异身见、异命见，此六十二见，名曰无见，亦非真见，是谓名为无见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舍此二见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施。云何为二？所谓法施、财施。诸比丘！施中之上者不过法施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学法施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业。云何为二业？有法业、有财业。业中之上者，不过法业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法业，不学财业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恩。云何为二？所谓法恩、财恩。恩中之上者，所谓不过法恩也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法恩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者有此二相像貌。云何为二？于是，愚者所不能办者而办之，垂办之事厌而舍之。是谓，诸比丘！愚者有此二相像貌。复

次，比丘！智者有二相像貌。云何为二？于是，智者所不能办事亦不成办，垂办之事亦不厌舍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愚者二相像貌当舍离之，当念修行智者二相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当礼如来。云何为二法？一为智慧，二为灭尽。是谓，比丘！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当礼如来。如是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当礼法宝，亦礼如来神庙。云何二法？有力、有无畏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当礼法宝及如来神庙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礼如来寺。云何为二法？如来与世间人民无与等者；如来有大慈大悲，矜念十方。是谓，比

丘！有此二法，内自思惟，专精一意，礼如来寺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因二缘起于正见。云何为二？受法教化，内思止观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因二缘起于正见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二见及二施 愚者有二相
礼法如来庙 正见最在后

增壹阿含经火灭品第十六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在舍卫城象华园中。是时，尊者难陀在闲静处，便生是念：「如来出世甚为难遇，亿劫乃出，实不可见，如来久远长夜时乃出耳。犹如优昙钵花时乃出现，此亦如是。如来出世甚为难遇，亿劫乃出，实不可见，此处亦难遇，一切诸行悉休息止，爱尽无余，亦无染污，灭尽泥洹。」

尔时，有一魔行天子，知尊者难陀心中所念，便往至孙陀利释种女所，飞在虚空，以颂而嗟叹曰：

「汝今发欢喜， 严服作五乐；
难陀今舍服， 当来相娱乐。」

尔时，孙陀利释种女闻天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自庄严，修饰房舍，敷好坐具，作倡妓乐，如难陀在家无异。尔时，王波斯匿集在普会讲堂，闻难陀比丘还舍法服，习于家业。所以然者，有天在空中告其妻曰。是时，王波斯匿闻是语已，便怀愁忧，即乘驾白象，往至彼园。到已，便入华象池中，遥见尊者难陀，便前至难陀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告波斯匿曰：「大王！何故来至此间，颜色变异？复有何事来至吾所？」

波斯匿报曰：「尊者当知，向在普集讲堂，闻尊者舍法服，还作白衣。闻此语已，故来至此，不审尊者何所勅告？」

是时，难陀含笑徐告王曰：「不见不闻，大王何故作此语耶？大王！岂不从如来边闻：我诸结已除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胞胎，如实而知，今成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」

波斯匿曰：「我不从如来闻难陀比丘生死已尽，得阿罗汉，心得解脱。所以然者，有天来告孙陀利释种女曰。是时，孙陀利夫人闻此语已，便作倡妓乐，修治服饰，敷诸坐具。我闻此语已，便来至尊者所。」

难陀告曰：「王不知不闻，何故大王而作是语？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无不乐此休息乐、善逝乐、沙门乐、涅槃乐，而不自观此淫火之坑。复当就者此事不然，骨犹如锁，肉如聚石，犹蜜涂刀，坐贪小利，不虑后患。亦如菓繁折枝，亦如假借不久当还，犹如剑树之藪，亦如毒害药，亦如毒药，如毒华菓，观此淫欲亦复如是。意染著者此事不然，从火坑之欲乃至毒菓，不观此事，欲得度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者，此事不然。以不度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，而欲得入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者，此事不然。大王当知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观察此休息乐、善逝乐、沙门乐、涅槃乐，此事不然。彼以作是观察，解了淫坑之火，犹如骨锁、肉聚、蜜涂利刀、菓繁折枝、假借不久，亦如剑树、毒树，如毒害药，悉观了知，此则有处。已解了知淫火所兴，便能得渡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，此事必然。彼已渡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，此事必然。云何，大王！以何见何知而作是说？今我，大王！已成罗汉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母胞胎，心得解脱。」

尔时，王波斯匿心怀欢喜，善心生焉，白尊者难陀曰：「我今无狐疑如毛发许，方知尊者成阿罗汉，今请辞还，国事众多。」

难陀对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王波斯匿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波斯匿王去未几时，时彼魔天来至尊者难陀所，住虚空中，复以此偈向难陀曰：

「夫人面如月， 金银瓔珞身，
忆彼姿容颜， 五乐恒自娱。
弹琴鼓弦歌， 音响甚柔软，
能除诸愁忧， 乐此林间为。」

是时，尊者难陀便作是念：「此是魔行天人。」觉知此已，复以偈报曰：

「我昔有此心， 淫泆无厌足；
为欲所缠裹， 不觉老病死。
我度爱欲渊， 无污无所染；
荣位悉是苦， 独乐真如法。
我今无诸结， 淫怒痴悉尽；
更不习此法， 愚者当觉知。」

尔时，彼魔行天人闻此语便怀愁忧，即于彼没不现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端正比丘者，无有胜难陀比丘；诸根澹泊，亦难陀比丘是；无有欲心，亦是难陀比丘；无有瞋恚，亦是难陀比丘；无有愚痴，亦是难陀比丘；成阿罗汉，亦是难陀比丘。所以然者，难陀比丘端正，诸根寂静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弟子端正者，难陀比丘是。诸根寂静，是亦难陀比丘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涅槃界。云何为二？有余涅槃界、无余涅槃界。彼云何名为有余涅槃界？于是，比丘灭五下分结，即彼般涅槃，不还来此世，是谓名为有余涅槃界。彼云何名为无余涅槃界？于是，比丘尽有漏成无漏，意解脱、智慧解脱，自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有，如实知之，是谓为无余涅槃界。此二涅槃界，当求方便，至无余涅槃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鸟喻，亦当说猪喻，善思念之，吾当演说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人喻如鸟？犹如有人在寂静处，恒习淫欲，作诸恶行，后便羞耻，便自悔过，向人演说，陈所作事。所以然者，或为诸梵行人，所见讥弹：『此人习欲，作诸恶行。』彼作诸恶行已，向人悔过，自知羞耻，犹如彼鸟恒患苦饥，便食不净，寻即拭[口*隹]，恐有余鸟见言：『此鸟食不净。』此亦如是。若有一人在闲静处，习于淫欲，作不善行，后便羞耻而自悔过，向人演说陈所作事。所以然者，或为诸梵行人所见记识，此人习欲，作诸恶行，是谓名为人犹如鸟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人如猪。若有一人在闲静处，长习淫欲，作诸恶行，亦不羞耻，复非悔过，向人自誉，贡高自用：『我能得五欲自娱，此诸人等不能得五欲。』彼作恶已，不羞耻，此人喻如猪，恒食不净，卧于不净，便自跳踉向于余猪。此亦如是。若有一人习于淫欲，作诸恶行，亦不羞耻，复非悔过，向人自誉，贡高自用：『我能得五欲自娱，此诸人不能得五欲自娱。』是名为人如猪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舍远离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人有似驴者，有似牛者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人像驴者？若有一人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牢固，出家学道。尔时，彼人诸根不定，若眼见色，随起色想，流驰万端，尔时眼根则非清净，生诸乱想，不能制持，众恶普至，亦复不能护于眼根。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随起识病，流驰万端，尔时意根则非清净，生诸乱想，不能制持，众恶普至，亦复不能护于意根。无有威仪礼节之宜，行步进止，屈伸低仰，执持衣钵，都违禁戒，便为梵行人所见讥弹：『咄，此愚人像如沙门？』便取弹举：『设是沙门者，宜不应尔。』彼作是说：『我亦是比丘！我亦是比丘！』犹如驴入牛群之中而自称曰：『我亦是牛！我亦是牛！』然观其两耳复不似牛，角亦不似，尾亦不似，音声各异。尔时，群牛或以角抵，或以脚踏，或以口啮者。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诸根不定，若眼见色，随起色想，流驰万端，尔时眼根则非清净，生诸乱想，不能制持，众恶普至，亦复不能护于眼根。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了细滑，意知法，随起识病，流驰万端，尔时意根则非清净，生诸乱想，不能制持，众恶普至，亦复不能护念意根。无有威仪礼节之宜，行步进止，屈伸低仰，执持禁戒，便为梵行人所见讥弹：『咄，此愚人像如沙门？』便见弹举：『设是沙门者，宜不应尔。』尔时彼作是说：『我是沙门。』犹如驴入于牛群，是谓人像驴者也。」

「彼人云何像牛者耶？若有一人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牢固，出家学道。尔时，彼人诸根寂定，饮食知节，竟日经行，未曾舍离意游三十七道品之法。若眼见色，不起色想，亦无流驰之念，尔时眼根则应清净，生诸善想，亦能制持，无复诸恶，常拥护于眼根。耳声、鼻香、口味、身细滑、意

法不起识病，尔时意根则得清净。彼人便到诸梵行人所，诸梵行人遥以见来，各自扬声：『善来，同学！』随时供养，不使有短，犹如良牛入牛众中，而自称说：『我今是牛！』然其毛尾、耳角、音声都悉是牛，诸牛见已，各来舐体。此亦如是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牢固，出家学道。尔时，彼人诸根寂定，饮食知节，竟日经行，未曾舍离意游三十七道品之法。若眼见色，不起色想，亦无流驰之念，尔时眼根则得清净，生诸善想，亦能制持，无复诸恶，常拥护于眼根。耳声、鼻香、口味、身细滑、意法不起识病，尔时意根则得具足，是谓此人像牛者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学如牛，莫像如驴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善、不善行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彼：「云何名为不善？云何名为善？所谓杀生为不善，不杀为善。不与取为不善，与取为善。淫泆为不善，不淫为善。妄语为不善，不妄语为善。绮语为不善，不绮语为善。两舌为不善，不两舌为善。鬪乱彼此为不善，不鬪乱彼此为善。贪他为不善，不贪他为善。起恚为不善，不起恚为善。邪见为不善，正见为善。如是，比丘！行此恶已，堕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中。设行善者，便生人中、天上，及诸善趣阿须伦中。是故，当远离恶行，修习善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与汝等说微妙法，初善、中善、至竟亦善，有义、有味，得修具足梵行之法，所谓二法也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具足说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为二法？所谓邪见、正见，邪治、正治，邪语、正语，邪业、正业，邪命、正命，邪方便、正方便，邪念、正念：邪三昧、正三昧，是谓比丘名为二法。我今已与汝说此二法，如来所应为者，今已周讫。善念、观诵，勿有懈倦，今不行者，后悔无及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烛明之法，亦当说由烛趣道之业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彼云何名烛明者？所谓贪淫、瞋恚、愚痴尽。彼云何名为由烛趣道之业？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谓由烛趣道之业。我由此已说烛明，亦说由烛趣道之业，如来所应为者，今已周讫。善念、讽诵，勿有懈怠，今不行者，后悔无及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力。云何为二力？所谓忍力、思惟力，设吾无此二力者，终不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又无此二力者，终不于优留毘处六年苦行，亦复不能降伏魔怨，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坐于道场。以我有忍力、思惟力故，便能降伏魔众，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坐于道场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此二力，忍力、思惟力，便成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，于无余涅盘界而般涅盘。如是。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在拘尸那竭国本所生处。尔时，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五百天人，并二十八大神王，便往至尊者阿那律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复以此偈叹阿那律曰：

「归命人中上， 众人所敬奉；
我等今不知， 为依何等禅？」

尔时，有梵志名曰闍拔咤，是梵摩喻弟子。复至尊者阿那律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梵志问阿那律曰：「我昔在王宫生，未曾闻此自然之香，为有何人来至此间，为是天、龙、鬼神、人、非人乎？」

尔时，阿那律报梵志曰：「向者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五百天人，并二十八大神王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复以此偈而叹我曰：

「『自归人中上， 众人所敬奉；
我等今不知， 为依何等禅？』」

梵志问曰：「以何等故，我今不见其形？释、梵、四天王为何所在？」

阿那律报曰：「以汝无有天眼故也，是故不见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五百天人，及二十八大神王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设我能得天眼者，见此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二十八鬼神王耶？」

阿那律报曰：「设当得天眼者，便能见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五百天人，并二十八鬼神王。然复，梵志！此天眼者何足为奇！有梵天名曰千眼，彼见此千世界，如有眼之士，自手掌中观其宝冠。此梵天亦如是，见此千世界无有罣碍，然此梵天不自见身所著衣服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何以故？千眼梵天不自见形所著服饰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以其彼天无有无上智慧眼故，故不自见己身所著服饰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设我得无上智慧眼者，见此身所著服饰不耶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若能得无上智慧眼者，则能见己形所著服饰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愿尊与我说极妙之法，使得无上智慧之眼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汝有戒耶？」

梵志问曰：「云何名之为戒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不作众恶，不犯非法。」

梵志报曰：「如此戒者，我堪奉持如此之戒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汝今，梵志！当持禁戒，无失毫厘，亦当除去僣慢之结，莫计吾我染着之想。」

时，梵志复问阿那律曰：「何者是吾？何者是我？何者是僣慢结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吾者是神识也，我者是形体之具也。于中起识生吾、我者，是名为僣慢结也。是故，梵志！当求方便，除此诸结。如是，梵志！当作是学。」

梵志即从座起，礼阿那律足，遶三匝而去。未至所在，于中道思惟此义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有天昔与此梵志亲友，知识梵志心中所得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彼天复往至尊者阿那律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即以此偈叹阿那律曰：

「梵志未至家， 中道得道迹；
垢尽法眼净， 无疑无犹豫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复以偈告天曰：

「我先观彼心， 中间应道迹；
彼人迦叶佛， 曾闻此法教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即其时离彼处，在人间游，渐渐至舍卫国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世尊具以法语告阿那律，阿那律受佛教已，便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弟子，得天眼第一者，所谓阿那律比丘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罗云奉修禁戒，无所触犯，小罪尚避，况复大者，然不得有漏心解脱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罗云比丘奉修禁戒，无所触犯，然故有漏心不解脱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具足禁戒法， 诸根亦成就，
渐渐当逮得， 一保证使尽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念修治正法，无有漏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难陀·涅槃·乌 驴不善有二
烛及忍思惟 梵志及罗云◎

◎增壹阿含经安般品第十七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将罗云入舍卫城分卫。尔时，世尊右旋顾谓罗云：「汝今当观色为无常。」

罗云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色为无常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罗云！痛、想、行、识皆悉无常。」

罗云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痛、想、行、识皆为无常。」

是时，尊者罗云复作是念：「此有何因缘，今方向城分卫，又在道路，何故世尊而面告诲我？今宜当还归所在，不应入城乞食。」

尔时，尊者罗云即中道还到祇桓精舍，持衣钵，诣一树下，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专精一心，念色无常，念痛、想、行、识无常。

尔时，世尊于舍卫城乞食已，食后在祇桓精舍而自经行，渐渐至罗云所。到已，告罗云曰：「汝当修行安般之法，修行此法，所有愁忧之想皆当除尽。汝今复当修行恶露不净想，所有贪欲尽当除灭。汝今，罗云！当修行慈心，已行慈心，所有瞋恚皆当除尽。汝今，罗云！当行悲心，已行悲心，所有害心悉当除尽。汝今，罗云！当行喜心，已行喜心，所有嫉心皆当除尽。汝今，罗云！当行护心，已行护心，所有憍慢悉当除尽。」

尔时，世尊向罗云便说此偈：

「莫数起着想， 恒当自顺法；
如此智之士， 名称则流布。
与人执炬明， 坏于大闇冥；
天龙戴奉敬， 敬奉师长尊。」

是时，罗云比丘复以此偈报世尊曰：

「我不起着想， 恒复顺于法；
如此智之士， 则能奉师长。」

尔时，世尊作是教勅已，便舍而去，还诣静室。

是时，尊者罗云复作是念：「今云何修行安般，除去愁忧，无有诸想？」是时，罗云即从坐起，便往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退坐，白世尊曰：「云何修行安般，除去愁忧，无有诸想，获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罗云！汝乃能于如来前而师子吼，问如此义：『云何修行安般，除去愁忧，无有诸想，获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？』汝今，罗云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具分别说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尔时，尊者罗云从世尊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罗云！若有比丘乐于闲静无人之处，便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无他异念，系意鼻头，出息长知息长，入息长亦知息长；出息短亦知息短，入息短亦知息短；出息冷亦知息冷，入息冷亦知息冷；出息暖亦知息暖，入息暖亦知息暖。尽观身体入息、出息，皆悉知之。有时有息亦复知有，又时无息亦复知无。若息从心出亦复知从心出。若息从心入亦复知从心入。如是，罗云，能修行安般者，则无愁忧恼乱之想，获大果报，得甘露味。」

尔时，世尊具足与罗云说微妙法已，罗云即从坐起，礼佛足，遶三匝而去。往诣安陀园，在一树下，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，无他余念，系心鼻头，出息长亦知息长，入息长亦知息长；出息短亦知息短，入息短亦知息短；出息冷

亦知息冷，入息冷亦知息冷；出息暖亦知息暖，入息暖亦知息暖。尽观身体入息、出息，皆悉知之。有时有息亦复知有，有时无息亦复知无。若息从心出亦复知从心出。若息从心入亦复知从心入。

尔时，罗云作如是思惟，欲心便得解脱，无复众恶。有觉、有观，念持喜安，游于初禅。有觉、有观息，内自欢喜，专其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三昧念喜，游于二禅。无复喜念，自守觉知身乐，诸贤圣常所求护喜念，游于三禅。彼苦乐已灭，无复愁忧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于四禅。

彼以此三昧，心清净无尘秽，身体柔软，知所从来，忆本所作，自识宿命无数劫事。亦知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万生、数十万生，成劫、败劫，无数成劫、无数败劫，亿载不可计，我曾生彼，名某姓某，食如此食，受如此苦乐，寿命长短，彼终生此，此终生彼。彼以此三昧，心清净无瑕秽，亦无诸结。亦知众生所起之心，彼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：生者、逝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所行、所造，如实知之。

或有众生，身行恶、口行恶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行邪见，造邪见行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。或复众生，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恒行正见、造正见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是谓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：生者、逝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所行、所造，如实知之。复更施意，成尽漏心，彼观此苦，如实知之。复观苦习，亦知苦尽，亦知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以作是观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，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尊者罗云便成阿罗汉。

是时，尊者罗云已成罗汉，便从坐起，更整衣服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曰：「所求已得，诸漏除尽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得阿罗汉者，无有与罗云等也。论有漏尽，亦是罗云比丘。论持禁戒者，亦是罗云比丘。所以然者，诸过去如来·等正觉，亦有此罗云比丘。欲言佛子，亦是罗云比丘，亲从佛生，法之上者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能持禁戒，所谓罗云比丘是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具足禁戒法， 诸根亦成就；
渐渐当逮得， 一保证使尽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◎增壹阿含经卷第七

增壹阿含经卷第八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◎安般品之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二人出现于世甚为难得。云何为二人？所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出现于世甚为难得；转轮圣王出现于世甚为难得。此二人出现于世间甚为难得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二人出现于世甚为难得。云何为二人？所谓辟支佛出现世间甚为难得；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出现世间甚为难得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二人者出现于世甚为难得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在于世间，甚为烦恼。云何为二法？所谓作众恶本，起诸怨嫌，复不造善行诸德之本。是谓，比丘！二法甚为烦恼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觉知此烦恼法，亦当觉知不烦恼法。诸烦恼之法，当念断除；不烦恼之法，当念修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邪见众生所念、所趣及余诸行，一切无可贵者，世间人民所不贪乐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邪见不善故也。犹如诸苦菓之子。所谓苦菓、苦蓼子、葶苈子、毕地盘持子，及诸余苦子，便于良地种此诸子，然后生苗犹复故苦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子本苦故。此邪见众生亦复如是，所作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所趣、所念及诸恶行，一切无可贵者，世间人民所不贪乐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邪见恶不善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除邪见，习行正见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正见众生所念、所趣及诸余行，一切尽可敬，世间人民所可贪乐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正见妙故。犹如诸甜菓，若甘蔗、若蒲

桃菓，及诸一切甘美之菓，有人修治良地，而取种之，然后生子皆悉甘美，人所贪乐。所以然者，以其菓子本甘美故，此正见众生亦复如是，所念、所趣及诸余行，一切皆可贪乐，世间人民无不喜者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正见妙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习行正见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闲静之处，独自思惟，便生是念：「诸有生民，兴爱欲想，便生欲爱，昼夜习之，无有厌足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难向暮即从坐起，着衣正服，便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向在静闲之处，便生此念：『诸有众生，兴欲爱想，便生欲爱，长夜习之，无有厌足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阿难！如汝所言，诸有人民，兴欲爱想，便增欲想，长夜习之，无有厌足。所以者何？昔者，阿难！过去世时有转轮圣王，名曰顶生，以法治化，无有奸罔，七宝成就。所谓七宝者：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，是谓七宝。复有千子，勇猛强壮，能降伏诸恶，统领四天下不加刀杖。阿难当知，尔时顶生圣王便生此念：『我今有此阎浮提地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：「西有瞿耶尼土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」我今当往统彼国土。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适生斯念，将四部兵，从此阎浮地没，便往至瞿耶尼土。

「尔时，彼土人民见圣王来，皆悉前迎，礼跪问讯：『善来，大王！今此瞿耶尼国，人民炽盛，唯愿圣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，使从法教！』尔时，阿难！圣王顶生即于瞿耶尼统领人民，乃经数百千年。

「是时，圣王顶生复于余时便生此念：『我有阎浮提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亦雨七宝，乃至于膝；今亦复有此瞿耶尼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我亦曾从长年许闻：「复有弗于逮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」我今当往统彼国

土，以法治化。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适生斯念，将四部兵，从瞿耶尼没，便往至弗于逮。

「尔时，彼土人民见圣王来，皆悉前迎，礼跪问讯，异口同响而作是语：『善来，大王！今此弗于逮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唯愿大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，使从法教！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即于弗于逮统领人民，乃经百千万岁。

「是时，圣王顶生复于余时便生此念：『我于阎浮提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亦雨七宝，乃至于膝；今亦复有此瞿耶尼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；今亦复有此弗于逮国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：「复有鬻单越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所为自由，无固守者。寿不中天，正寿千岁。在彼寿终必生天上，不堕余趣，着劫波育衣，食自然粳米。」我今当往统领彼国土，以法治化。』

「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适生斯念，将四部兵，从弗于逮没，便往至鬻单越。遥见彼土鬻然青色，见已，便问左右臣曰：『汝等普见此土鬻然青色不乎？』对曰：『唯然，见之。』王告群臣曰：『此是柔软之草，软若天衣而无有异。此等诸贤当于斯坐。』小复前行，遥见彼土晃然黄色，便告诸臣曰：『汝等普见此土晃然黄色不乎？』对曰：『皆悉见之。』大王曰：『此名自然粳米，此等诸贤恒食此食。如今卿等，亦当食此粳米。』尔时，圣王小复前行，复见彼土普悉平正，遥见高台显望殊特，复告诸臣：『汝等颇见此土普地平正乎？』对曰：『如是，皆悉见之。』大王报曰：『此名劫波育树衣，汝等亦复当着此树衣。』

「尔时，阿难！彼土人民见大王来，皆起前迎，礼跪问讯，异音同响而作是说：『善来，圣王！此鬻单越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唯愿大王当于此治化诸人民，使从法教！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即于鬻单越统领人民，乃经百千万岁。

「是时，顶生圣王复于余时便生此念：『我今有阎浮地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亦雨七宝，乃至于膝；今亦复有此瞿耶尼、弗于逮及此鬻单越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我亦曾从耆年长老边闻：「有三十三天，快乐无比，寿命极长，衣食自然，玉女营从，不可称计。」我今当往领彼天宫，以法治化。』

「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适生斯念，将四部兵，从鬻单越没，便往至三十三天上。尔时，天帝释遥见顶生圣王来，便作是说：『善来，大王！可就此坐。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即共释提桓因一处坐。二人共坐，不可分别，颜貌举动，言语声响，一而不异。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在彼，乃经数千百岁已，便生此念：『我今有此阎浮地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亦雨七宝，乃至于膝；亦有瞿耶尼，亦复有弗于逮，亦复有鬻单越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我今至此三十三天，我今宜可害此天帝释，便于此间独王诸天。』尔时，阿难！顶生圣王适生此念，即于座上而自退堕，至阎浮里地，及四部兵皆悉落堕。尔时，亦失轮宝，莫知所在，象宝、马宝同时命终，珠宝自灭，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斯皆命终。」

「尔时，顶生圣王身得重病，诸宗族亲属普悉运集，问讯王病：『云何，大王！若使大王命终之后，有人来问此义：「顶生大王临命终时，有何言教？」设有此问，当何以报之？』顶生圣王报曰：『若使我命终，命终之后有人问者，以此报之：「顶生王者，领此四天下而无厌足，复至三十三天，在彼经数百千岁，意犹生贪，欲害天帝，便自堕落，即取命终。」』」

「汝今，阿难！勿怀狐疑。尔时，顶生王者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时顶生王者即我身是。尔时，我领此四天下，及至三十三天，于五欲中，无有厌足。阿难！当以此方便，证知所趣，兴贪欲心，倍增其想，于爱欲中而无厌足；欲求厌足，当从圣贤智慧中求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，便说此偈：

「贪淫如时雨， 于欲无厌足；
乐少而苦多， 智者所屏弃。
正使受天欲， 五乐而自娱；
不如断爱心， 正觉之弟子。
贪欲延亿劫， 福尽还入狱；
受乐诘几时， 辄受地狱痛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当以此方便，知于欲而去欲，永不兴其想。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婆罗门便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生漏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当云何观恶知识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观如观月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当云何观善知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观如观月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沙门瞿昙今所说者，略说其要，未解广义。唯愿瞿昙广普说义，使未解者解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婆罗门！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广演其义。」

婆罗门对曰：「如是，瞿昙！」生漏婆罗门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犹如，婆罗门！月末之月，昼夜周旋，但有其损，未有其盈。彼以减损，或复有时而月不现，无有见者。此亦如是，婆罗门！若恶知识，经历昼夜，渐无有信，无有戒，无有闻，无有施，无有智慧，彼以无有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，是时彼恶知识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。是故，婆罗门！我今说是恶知识者，犹如月末之月。犹如，婆罗门！月初生时，随所经过日夜，光明渐增，稍稍盛满，便于十五日具足盛满，一切众生靡不见者。如是，婆罗门！若善知识，经历日夜，增益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。彼以增益信、戒、施、闻、智能，尔时善知识身坏命终，生天上善处。是故，婆罗门！我今说此善知识所趣，犹月盛满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若人有贪欲， 瞋恚痴不尽；
于善渐有减， 犹如月向尽。」

若人无贪欲， 瞋恚痴亦尽；
于善渐有增， 犹如月盛满。

「是故，婆罗门！当学如月初。」

尔时，生漏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善哉！瞿昙！犹如屈者得伸，冥者见明，迷者见路，于闇冥然明。此亦如是，沙门瞿昙无数方便为我说法，我今自归世尊及法、众僧，自今以往，听我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杀生。」

尔时，生漏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善知识法，亦当说恶知识法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恶知识法？于是，比丘！恶知识人便生此念：『我于豪族出家学道，余比丘者卑贱家出家。』依己姓望，毁訾余人，是谓名为恶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恶知识人便生此念：『我极精进奉诸正法，余比丘者不精进持戒。』复以此义，毁訾他人，而自贡高，是谓为恶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恶知识者复作是念：『我三昧成就，余比丘者无有三昧，心意错乱，而不一定。』彼依此三昧，常自贡高，毁訾他人，是谓名为恶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恶知识复作是念：『我智慧第一，此余比丘无有智慧。』彼依此智慧，而自贡高，毁訾他人，是谓名为恶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恶知识人复作是念：『我今常得饭食、床褥、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此余比丘不能得此供养之具。』彼依此利养之物，而自贡高，毁咎他人，是谓名为恶知识法。是谓，比丘！恶知识人行此邪业。」

「彼云何为善知识之法？于是，比丘！善知识人不作是念：『我豪族家生，此余比丘不是豪族家。』己身与彼而无有异，是谓名为善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善知识人不作是念：『我今持戒，此余比丘不持戒行。』己身与彼无有增减，彼依此戒，不自贡高，不毁他人，是谓，比丘！名为善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善知识人复不作是念：『我三昧成就，此余比丘意乱不定。』己身与彼亦无增减，彼依此三昧，不自贡高，亦不毁咎他人，是谓，比丘！名为善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善知识人不作是念：『我智慧成就，此余比丘无有智慧。』己身与彼亦无增减，彼依此智慧，不自贡高，亦不毁他人，是谓，比丘！名为善知识法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善知识人不作是念：『我能得衣被、饭食、床褥、卧具、疾病医药，此余比丘不能得衣被、饭食、床褥、卧具、疾病医药。』己身与彼亦无增减，彼依此利养，不自贡高，亦不毁他人，是谓，比丘！名为善知识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与汝分别恶知识法，亦复与汝说善知识法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恶知识法当共远离，善知识法念共修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尼拘留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国中豪贵诸大释种五百余人，欲有所论，集普义讲堂。尔时，世典婆罗门便往诣彼释种所，语彼释种言：「云何，诸君！此中颇有沙门、婆罗门及世俗人，能与吾共论议乎？」

尔时，众多释报世典婆罗门曰：「此中今有二人，高才博学，居在迦毘罗越国。云何为二人？一名周利盘特比丘，二名瞿昙，释种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众中少知无闻，亦无智慧，言语丑陋，不别去就，如此盘特之比。又此迦维罗越一国之中，无知无闻，亦无黠慧，为人丑陋，多诸秽恶，如此瞿昙之比。汝今可与彼论议。设婆罗门能与彼二人论议得胜者，我等五百余人，便当供养随时所须，亦当相惠千镒纯金。」

尔时，婆罗门便生此心：「此迦毘罗越释种，悉皆聪明，多诸技术，奸宄虚伪，无有正行。设吾与彼二人论议而得胜者，何足为奇，或复彼人得吾便者，便为愚者所伏。」思此二理，「吾不堪与彼论议也。」作是语已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周利盘特到时持钵，入迦毘罗越乞食。时，世典婆罗门遥见周利盘特来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当往问彼人义。」时，世典婆罗门便往至比丘所，语周利盘特曰：「沙门！为字何等？」

周利盘特曰：「止！婆罗门！何须问字？所以来此欲问义者，时可问之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沙门！能与吾共论议乎？」

周利盘特言：「我今尚能与梵天论议，何况与汝盲无目人乎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盲者即非无目人乎？无目则非盲耶？此是一义，岂非烦重。」

是时，周利盘特便腾逝空中作十八变。尔时，婆罗门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止有神足，不解论议；设当与吾解此义者，身便当与作弟子。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以天耳听闻有是语：「周利盘特与世典婆罗门作此论议。」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即变身作盘特形，隐盘特形，使不复现，语婆罗门曰：「汝婆罗门！若作是念：『此沙门止有神足，不堪论议。』者，汝今谛听，吾当说之，报汝向议，依此论本，当更引喻。汝今，婆罗门！名字何等？」

婆罗门曰：「吾名梵天。」

周利盘特问曰：「汝是丈夫乎？」

婆罗门曰：「吾是丈夫。」

复问：「是人乎？」

婆罗门报曰：「是人。」

周利盘特问曰：「云何，婆罗门！丈夫亦是人，人亦是丈夫，此亦是一义，岂非烦重乎？然，婆罗门！盲与无目，此义不同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云何，沙门！名之为盲？」

周利盘特曰：「犹如不见今世、后世，生者、灭者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众生所造善恶之行，如实而不知，永无所覩，故称之为盲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云何为无眼者乎？」

周利盘特曰：「眼者，无上智慧之眼。彼人无此智慧之眼，故称之为无目也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止！止！沙门！舍此杂论，我今欲问深义。云何，沙门！颇不依法得涅槃乎？」

周利报曰：「不依五盛阴而得涅槃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云何，沙门！此五盛阴有缘生耶？无缘生乎？」

周利盘特对曰：「此五盛阴有缘生，非无缘也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何等是五盛阴缘？」

比丘曰：「爱是缘也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何者是爱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生者是也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何者名为生？」

比丘曰：「即爱是也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爱有何道？」

沙门曰：「贤圣八品道是。所谓正见、正业、正语、正命、正行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名为贤圣八品道。」

尔时，周利盘特广为说法已，婆罗门从比丘闻如此教已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即于其处，身中刀风起而命终。是时，尊者舍利弗还复其形，飞在空中，还诣所止。

是时，尊者周利盘特比丘往至普集讲堂众多释种所。到已，语彼释言：「汝等速办苏油、薪柴，往耶维世典婆罗门。」

是时，释种即办苏、油，往耶维世典婆罗门。于四道头起踰婆，各各相率，便往至尊者周利盘特比丘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时，诸释种以此偈，向尊者周利盘特说曰：

「耶维起踰婆， 不违尊者教；
我等获大利， 得遇此福佑。」

是时，尊者周利盘特便以此偈而报释曰：

「今转尊法轮， 降伏诸外道；
智慧如大海， 此来降梵志。
所作善恶行， 去来今现在；
亿劫不忘失， 是故当作福。」

是时，尊者周利盘特广与彼诸释种说法已，诸释白周利盘特言：「若尊者须衣被、饮食、床褥、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我等尽当事事供给，唯愿受请，勿拒微情。」时，尊者周利盘特默然可之。

尔时，诸释种闻尊者周利盘特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恶人便往至婆罗留支王子所，告王子言：「昔者，民氓寿命极长，如今人寿不过百年。王子当知，人命无常，备不登位，中命终者不亦痛哉！王子，时可断父王命，统领国人。我今当杀沙门瞿昙！作无上至真等正觉，于摩竭国界，新王、新佛，不亦快哉！如日贯云，靡所不照，如月云消，众星中明。」尔时，婆罗留支王子即收父王，着铁牢中，更立臣佐，统领人民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，便闻提婆达兜教王子收父王，着铁牢中，更立臣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乞食，还归所在，摄举衣钵，往至世尊所。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朝入城乞食，闻提婆达兜愚人教王子使收父王，闭着牢狱，更立臣佐。复勅王子言：『汝杀父王，我害如来，于此摩竭国界，新王、新佛，不亦快哉！』」

「尔时，臣佐亦行非法；臣佐已行非法，尔时王太子亦行非法；太子已行非法，尔时群臣、长吏亦行非法；群臣、长吏已行非法，尔时国界人民亦行非法；国界人民已行非法，尔时人众兵马亦行非法；兵众已行非法，尔时日月倒错运度失时；日月已失时，便无年岁；已无年岁，日差月错，无复精光；日月已无精光，尔时星宿现怪。星宿已现变怪，便有暴风起；已有暴风起，神祇瞋恚；神祇已瞋恚，尔时风雨不时。尔时谷子在地者便不长大，人民之类、蜎飞蠕动，颜色改变，寿命极短。

「若复有时，王法治正，尔时群臣亦行正法；群臣已行正法，时王太子亦行正法；王太子已行正法，尔时长吏亦行正法；长吏已行正法，国界人民亦行正法；日月顺常，风雨以时，灾怪不现，神祇欢喜，五谷炽盛；君臣和穆相视，如兄如弟，终无增损；有形之类，颜色光润，食自消化，无有灾害，寿命极长，人所爱敬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犹如牛渡水， 导者而不正；
一切皆不正， 斯由本导故。
众生亦如是， 众中必有导；
导者行非法， 况复下细人。
萌类尽受苦， 由王法不正；
以知非法行， 一切民亦然。
犹如牛渡水， 导者而行正；
从者亦皆正， 斯由本导故。
众生亦如是， 众中必有导；
导者行正法， 况复下庶人。
萌类尽受乐， 由王法教正；
以知正法行， 一切民亦然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舍非法而行正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八

增壹阿含经卷第九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惭愧品第十八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妙法拥护世间。云何为二法？所谓有惭、有愧也。诸比丘！若无此二法，世间则不别有父、有母、有兄、有弟、有妻子、知识、尊长、大小，便当与猪、鸡、狗、牛、羊六畜之类而同一等。以其世

间有此二法拥护世间，则别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尊长、大小，亦不与六畜共同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习有惭、有愧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有二人，无有厌足而取命终。云何为二人？所谓得财物恒藏举之；复有得物而喜与人。是谓二人无有厌足而取命终。」

尔时，有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不解此略说之义。云何得物藏举？云何得物与人？唯愿世尊广演其义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于是，有族姓子学诸技术，或习田作，或习书疏，或习计算，或习天文，或习地理，或习卜相，或学远使，或作王佐，不避寒暑、饥寒、勤苦，而自营己。彼作是功力而获财物，彼人不能食噉，亦不与妻子，亦不与奴婢亲亲之属，皆悉不与。彼所得财物，或王劫夺，或复被贼，或火烧水漂，分散异处，不获其利，即于家中有人分散此物，不得停住。是谓，比丘！得财藏举者也。」

「彼云何得财分布？有族姓子学诸技术，或习田作，或习书疏，或习计算，或习天文、地理，或习卜相，或学远使，或作王佐，不避寒暑、饥寒、勤苦，而自营己。彼作是功力而获财物，彼人惠施众生，给与父母、奴婢、妻子，亦复广及沙门、婆罗门，造诸功德，种天上之福。是谓，比丘！得而惠施。是谓，比丘！二人无厌足。如前一人得财物而举者，当念舍离；第二人得而广布，当学此业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常当法施，勿习食施。所以然者，汝等今有果报之佑，使我弟子恭敬于法，不贪利养。设贪利养者，则有大过于如来所。何以故？谓众生类不分别法，毁世尊教；已毁世尊教，后不复得至涅槃道，我便有耻。所以然者，谓如来弟子贪着利养，不行于法，不分别法，毁世尊教，不顺正法；已毁世尊教，复不至涅槃道。汝今，比丘！当念法施，勿思欲施，便得称誉，多闻四远，恭敬于法，不贪财物，此则无有羞耻。所以然者，如来弟子以好法施，不贪思欲之施。是谓，比丘！当念法施，勿学财施。汝等比丘，吾说此义，为因何义而说此缘乎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事事分别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有一人请吾供养，然吾尔时有遗余法而可除弃。有二比丘从远方来，形体困笃，颜色变易。尔时，我便语彼比丘，作是语：『有遗余法而可除弃，随时须者，便可取之而自营己。』时，一比丘便作是念：『世尊今日有遗余法而可除弃，随时须者，便可取之。设复我等不取食者，便当以此食舍于净地。若着水中。然今我等宜取此食，以充虚乏，加得气力。』尔时，彼比丘复作是学：『佛亦作是说：「当行法施，莫行思欲之施。所以然者，施中之上无过财施，然复法施于中最尊。」我今堪任竟日不食，犹得自济，不须受彼信施之福。』尔时，彼比丘便自息意，不取彼施，形体困笃，不自顾命。

「彼时，第二比丘复作是念：『世尊亦有遗余之法而可除者，设我等不取食者，便当困笃。今以此食用充虚乏，加得气力，昼夜安宁。』尔时，彼比丘便取食之，昼夜安隐，气力充足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彼比丘虽复取彼供养，除去虚乏，气力充足，不如先前比丘可敬，可贵，甚可尊重。彼比丘长夜名称远闻，于律知足，易充易满。诸比丘当学法施，勿学思欲之施。我前所说者，由此因缘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语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复作是念：「向者，世尊略说其要，竟不广普，便从坐起，入寂静室。今此众中谁能堪任于此略义而广普演其义者也？」是时，众多比丘复作是念：「今尊者舍利弗，世尊所誉，我当尽共诣彼舍利弗所。」是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尊者舍利弗所，共相礼拜，在一面坐。在一面坐已。是时，众多比丘所可从世尊闻事，尽向舍利弗说之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云何世尊弟子贪着利养，不修行法？云何世尊弟子贪修行法，不贪利养？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曰：「我等乃从远来，请问其义，得修行之。尊者舍利弗堪任者，便与我等广演其义。」

舍利弗告曰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广演其义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」

舍利弗告曰：「世尊弟子所学寂静念安，声闻弟子不如是学；世尊吐教所应灭法，而诸比丘亦不灭之；于中懈怠起诸乱想，所应为者而不肯行，所不应为者便修行之。尔时，诸贤长老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。云何为三？世尊常乐寂静之处，尔时声闻不作是学，长老比丘便有羞耻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然比丘不灭此法，长老比丘便有羞耻。于中起乱想之念，意不专一，长老比丘便有羞耻。」

「诸贤当知，中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。云何为三？世尊常乐寂静之处，尔时声闻不作是学，中比丘便有羞耻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然彼比丘不灭此法，中比丘便有羞耻。于中起乱想之念，意不专一，中比丘便有羞耻。」

「诸贤当知，年少比丘于三处便有羞耻。云何为三？世尊弟子常乐寂静之处，尔时声闻不作是学，年少比丘便有羞耻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然彼比丘不灭此法，年少比丘便有羞耻。于中复起乱想之念，意不专一，年少比丘便有羞耻。是谓，诸贤！贪着于财，不着于法。」

诸比丘白舍利弗曰：「云何比丘贪着于法，不着于财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于是，比丘！世尊乐寂静之处，声闻亦学如来乐寂静之处；世尊所说当灭此法，诸比丘便灭此法；不懈怠，亦不乱，所应行者便修行之，

所不应行者便不行之。诸贤当知，长老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。云何为三？世尊乐寂静之处，声闻亦乐寂静之处，长老比丘便有名称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尔时比丘便灭此法，长老比丘便有名称。于中不起乱想之念，意常专一，长老比丘便有名称。

「诸贤当知，中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。云何为三？世尊乐寂静之处，声闻亦乐寂静之处，中比丘便有名称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尔时比丘便灭此法，中比丘便有名称。于中不起乱想之念，意常专一，中比丘便得名称。

「诸贤当知，年少比丘于三处便有名称：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比丘！世尊乐寂静之处，年少比丘亦乐寂静之处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称。世尊教人当灭此法，尔时比丘便灭此法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称。于中不起乱想之念，意常专一，年少比丘便有名称。

「诸贤当知，贪之为病，甚大灾患，瞋恚亦然。贪淫、瞋恚灭者，便得处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诸缚休息，得至涅槃。慳疾为病，亦复极重，烦恼烧煮，憍慢亦深。幻伪不真，无惭、无愧，不能舍离，淫欲败正，慢、增上慢亦复不舍。此二慢灭，便得处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诸缚休息，得至涅槃。」

比丘白曰：「云何，尊者舍利弗！处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，诸缚休息，得至涅槃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诸贤当知，所谓贤圣八品道是。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。是谓，诸贤！处中之道，眼生、智生、诸缚休息，得至涅槃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尊者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在一街巷。尔时，彼巷有一梵志妇，欲饭食婆罗门，即出门，遥见世尊，便往至世尊所，问世尊曰：「颇见婆罗门不？」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先在其巷。世尊便举手指示曰：「此是婆罗门。」

是时，梵志妇熟视如来面，默然不语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无欲无恚者， 去愚无有痴；
漏尽阿罗汉， 是谓名梵志。
无欲无恚者， 去愚无有痴；
以舍结使聚， 是谓名梵志。
无欲无恚者， 去愚无有痴；
以断吾我慢， 是谓名梵志。
若欲知法者， 三佛之所说；
至诚自归彼， 最尊无有上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叶曰：「汝可往为此梵志妇，便现身，得免宿罪。」

是时，迦叶从佛受教，往至梵志妇舍已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彼婆罗门妇便供办肴饍种种饮食，以奉迦叶。

是时，迦叶即受食饮，欲度人故，而为彼人说此达嚩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众书颂为最；
王为人中尊， 众流海为上。
众星月为首， 照明日为先；
四维及上下， 于诸方域境。
天与世间人， 佛为最尊上；
欲求其福者， 当归于三佛。」

是时，彼梵志妇闻此语已，即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大迦叶曰：「唯愿梵志恒受我请，在此舍食。」

是时，大迦叶即受彼请，在彼处受彼食。是时，婆罗门妇见迦叶食讫，更取一卑座，在迦叶前坐。是时，迦叶以次与说微妙之法。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

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断漏为上，出家为要。尊者大迦叶已知彼梵志妇心开意解，甚怀欢喜。诸佛所可常说法者，苦、习、尽、道。

是时，尊者大迦叶悉为梵志妇说之时，梵志妇即于座上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新净白裘，无有尘垢，易染为色。时梵志妇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彼已得法、见法，分别其法，无有狐疑，已逮无畏，自归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，受持五戒。是时，尊者大迦叶重为梵志妇说微妙法已，即从坐起而去。

迦叶去未久时，妇夫婿来至家。婆罗门见妇颜色甚悦，非复常人。时，婆罗门即问其妇，妇即以此因缘具向夫婿说之。时，婆罗门闻是语已，便将其妇共诣精舍。往至世尊所，时，婆罗门与世尊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婆罗门妇头面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向有婆罗门来至我家，今为所在？」

尔时，尊者大迦叶去世尊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思惟妙法。

尔时，世尊遥指示大迦叶曰：「此是尊长婆罗门也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云何，瞿昙！沙门即是婆罗门耶？沙门与婆罗门岂不异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言沙门者，即我身是。所以然者，我即是沙门。诸有奉持沙门戒律，我皆已得。如今欲论婆罗门者，亦我身是。所以然者，我即是婆罗门也。诸过去婆罗门，所持法行，吾已悉知。欲论沙门者，即大迦叶是。所以然者，诸有沙门律，迦叶比丘皆悉包揽。欲论婆罗门者，亦是迦叶比丘。所以然者，诸有婆罗门奉持禁戒，迦叶比丘皆悉了知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我不说梵志， 能知呪术者；
唱言生梵天， 此则不离缚。
无缚无生趣， 能脱一保证；
不复称天福， 即沙门梵志。」

尔时，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言结缚者，何等名为结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爱是结，瞋恚是结，愚痴是结。如来者无此欲爱，永灭无余，瞋恚、愚痴亦复如是。如来无复此结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唯愿世尊说深妙法，无复有此诸结缚着。」

是时，世尊渐与彼婆罗门说微妙之论。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，断漏为上，出家为要。尔时，世尊知彼婆罗门心开意解，甚怀欢喜，古昔诸佛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为婆罗门说之。

时，婆罗门即于座上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新净白裘，无有尘垢，易染为色。时婆罗门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彼已得法、见法，分别其法，无有狐疑，已逮无畏，自归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，受持五戒，为如来真子，无复退还。

尔时，彼婆罗门夫妇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有象，名那罗祇梨，极为凶弊暴虐，勇健能降外怨，缘彼象力，使摩竭一国，无不靡伏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便往至王阿阇世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说：「大王当知，今此象恶，能降伏众怨，可以醇酒，饮彼象醉。清旦，沙门瞿昙必来入城乞食，当放此醉象，蹋踏杀之。」

时，王阿阇世闻提婆达兜教，即告令国中：「明日清旦，当放醉象，勿令人民在里巷游行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告王阿阇世曰：「若彼沙门瞿昙有一切智，知当来事者，明日必不入城乞食。」

王阿阇世曰：「亦如尊教，设有一切智者，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。」

尔时，罗阅城内男女大小事佛之者，闻王阿闍世清旦当放醉象害于如来，闻已，各怀愁忧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曰：「明日清旦，愿世尊勿复入城！所以然者，王阿闍世今有教令，勅语城内人民之类：『明日勿复在里巷行来，吾欲放醉象，害沙门瞿昙。设沙门有一切智，明日清旦不入城乞食。』唯愿世尊勿复入城，伤害如来，世人丧目，无复救护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诸优婆塞！勿怀愁恼。所以然者，如来之身非俗数身，然不为他人所害，终无此事。诸优婆塞当知，阎浮里地东西广七千由旬，南北长二十一千由旬；瞿耶尼纵广八千由旬，如半月形；弗于逮纵广九千由旬，土地方正；鬱单越纵广十千由旬，土地圆如满月。正使此四天下醉象满其中，如似稻、麻、丛林，其数如是，犹不能得动如来毫毛，况复得害于如来？终无此事！」

「则舍四天下，复有如千天下、千日月、千须弥山、千四海水、千阎浮提、千瞿耶尼、千弗于逮、千鬱单越、千四天王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兜术天、千艳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，此名千世界；乃至二千世界，此名中千世界；乃至三千世界，此名三千大千世界；满其中伊罗钵龙王，犹不能动如来一毛，况复此象欲害如来哉？终无是处。所以然者，如来神力不可思议，如来出世，终不为人所伤害也。汝等各归所在，如来自当知此变趣。」尔时，世尊与四部众广为说微妙之法。时，优婆塞、优婆斯闻正法已，各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清旦着衣持钵，欲入罗阅城乞食。是时，提头赖咤天王将干沓烝等，从东方来，侍从世尊。是时，毘留勒王将拘盘荼众，侍从如来。西方毘留波叉将诸龙众，侍从如来。北方天王拘毘罗将罗刹鬼众，侍从如来。是时，释提桓因将诸天人数千万众，从兜术天没，来至世尊所，时，梵天王将诸梵天数千万众，从梵天上来至世尊所。释、梵、四天王及二十八天，大鬼神王各各相谓言：「我等今日当观二神，龙象共鬪，谁者胜负？」

时，罗阅城四部之众遥见世尊将诸比丘入城乞食，时城内人民皆举声唤曰。王阿闍世复闻此声，问左右曰：「此是何等声响，乃彻此间？」

侍臣对曰：「此是如来入城乞食，人民见已，故有此声。」

阿阇世曰：「沙门瞿昙亦无圣道，不知人心来变之验。」王阿阇世即勅象师：「汝速将象饮以醇酒，鼻带利剑，即放使走。」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诣城门，适举足入门。时，天地大动，诸神尊天在虚空中散种种之华。时，五百比丘见醉象来，各各驰走，莫知所如。时，彼暴象遥见如来，便走趣向。侍者阿难见醉象来，在世尊后，不自安处，白世尊曰：「此象暴恶，将恐相害，宜可远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勿惧！阿难！吾今当以如来神手降伏此象。」

如来观察暴象不近不远，便化左右作诸师子王，于彼象后作大火坑。时，彼暴象见左右师子王及见火坑，即失尿放粪，无走突处，便前进向如来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汝莫害于龙， 龙现甚难遇，
 不由害龙已， 而得生善处。」

尔时，暴象闻世尊说此偈，如被火燃，即自解剑，向如来跪双膝，投地以鼻舐如来足。时，世尊伸右手摩象头，而作是说：

「瞋恚生地狱， 亦作蛇虺形；
 是故当舍恚， 更莫受此身。」

尔时，神尊诸天在虚空中，以若干百千种花散如来上。是时，世尊与四部之众、天、龙、鬼神说微妙法。尔时，见降象男女六万余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八万天人亦得法眼净。时，彼醉象身中刀风起，身坏命终，生四天王宫。

尔时，比丘、比丘尼，诸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及天、龙、鬼神，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着极妙之衣，色曜人目，着金厕履屣，复扞饰两目，手执钵器，欲入舍卫城。尔时，众多比丘遥见尊者难陀着极妙之衣，入舍卫城乞食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于一面坐，须臾退坐，白世尊曰：「向者，难陀比丘着极妙之衣，色曜人目，入舍卫城乞食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速往至难陀比丘所：『如来呼卿！』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头面礼足而去。往至难陀比丘所，到已，语难陀曰：「世尊呼卿。」

是时，难陀闻比丘语，即来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世尊告难陀曰：「汝今何故着此极妙之衣，又则着履屣，入舍卫城乞食？」时，尊者难陀默然不语。

世尊复重告曰：「云何，难陀！汝岂不以信牢固出家学道乎？」

难陀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族姓子不应律行，以信牢固出家学道，何由复着极妙之衣，摩治形服，欲入舍卫城乞食？与彼白衣有何差别？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何日见难陀， 能治阿练行；
 心乐沙门法， 头陀度无极。」

「汝今，难陀！更莫造此如是之行。」

尔时，尊者难陀及四部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难陀不堪行梵行，欲脱法衣，习白衣行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曰：「难陀比丘不堪行梵行，欲脱法服，习居家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难陀所，云：『如来唤卿。』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至彼难陀比丘所云：「世尊唤。」

难陀对曰：「如是。」尔时难陀比丘寻随此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告难陀曰：「云何，难陀！不乐修梵行，欲脱法衣，修白衣行乎？」

难陀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以故？难陀！」

难陀对曰：「欲心炽然，不能自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难陀！汝非族姓子出家学道乎？」

难陀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是族姓子，以信牢固出家学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族姓子！此非其宜，以舍家学道修清净行。云何舍于正法欲习秽污？难陀当知，有二法无厌足，若有人习此法者终无厌足。云何为二法？所谓淫欲及饮酒。是谓二法无厌足。若有人习此二法，终无厌足，缘此行果，亦不能得无为之处。是故，难陀！当念舍此二法，后必成无漏之报。汝今，难陀！善修梵行，趣道之果，靡不由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盖屋不密， 天雨则漏； 人不惟行，
漏淫怒痴。 盖屋善密， 天雨不漏；
人能惟行， 无淫怒痴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此族姓子欲意极多，我今宜可以火灭火。」是时，世尊即以神力手执难陀，犹如力人屈伸臂顷，将难陀至香山上。尔时，山上

有一岩穴，复有一瞎猕猴在彼住止。是时，世尊右手执难陀而告之曰：「汝，难陀！颇见此瞎猕猴不？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者为妙？为孙陀利释种妙耶？为此瞎猕猴妙乎？」

难陀对曰：「犹如有人伤极恶犬鼻，复加毒涂，彼犬倍恶。此亦如是。孙陀利释女，今以此瞎猕猴相比，不可为喻，犹如大火[卅/积]焚烧山野，加益以干薪，火转炽然，此亦如是。我念彼释女，不去心怀。」

尔时，世尊如屈伸臂顷，从彼山不现，便至三十三天。尔时，三十三天上诸天普集善法讲堂，去善法讲堂不远，复有宫殿，五百玉女自相娱乐，纯有女人，无有男子。尔时，难陀遥见五百天女，作倡伎乐，自相娱乐，见已，问世尊曰：「此是何等，五百天女作倡伎乐，自相娱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难陀自往问之。」

是时，尊者难陀便往至五百天女所，见彼宫舍，敷好坐具若干百种，纯是女人，无有男子。是时，尊者难陀问彼天女曰：「汝等是何天女，各相娱乐，快乐如是？」

天女报曰：「我等有五百人，悉皆清净，无有夫主。我等闻有世尊弟子，名曰难陀，是佛姨母儿，彼于如来所，清净修梵行，命终之后当生此间，与我等作夫主，共相娱乐。」

是时，尊者难陀甚怀喜悦，不能自胜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是世尊弟子，且又复是姨母儿，此诸天女皆当为我作妇。」是时，难陀便退而去，至世尊所。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难陀！彼玉女何所言说？」

难陀报曰：「彼玉女各作是说：『我等各无夫主，闻有世尊弟子善修梵行，命终之后，当来生此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难陀，汝意云何？难陀！汝意云何？」

难陀报曰：「尔时，即自生念：『我是世尊弟子，又且复是佛姨母儿，此诸天女尽当与我作妻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快哉，难陀！善修梵行，我当与汝作证，使此五百女人皆为给使。」

世尊复告：「云何，难陀！孙陀利释女妙耶？为是五百天女妙乎？」

难陀报曰：「犹如山顶瞎猕猴在孙陀利前，无有光泽，亦无有色。此亦如是。孙陀利在他天女前，亦复如是，无有光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善修梵行，我当证汝得此五百天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当以火灭难陀火。」犹如力人屈伸臂顷，世尊右手执难陀臂将至地狱中。尔时，地狱众生受若干苦恼。尔时，彼地狱中有一大镬，空无有人。见已，便生恐惧，衣毛皆竖，前白世尊曰：「此诸众生皆受苦痛，唯有此釜而独空无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者名为阿毘地狱。」

尔时，难陀倍复恐怖，衣毛皆竖，白世尊曰：「此是阿毘地狱，而独自空，亦无罪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难陀自往问之。」

是时，尊者难陀便自问曰：「云何，狱卒！此是何狱？此是何狱空无有人？」

狱卒报曰：「比丘当知，释迦文佛弟子名曰难陀，彼于如来所，净修梵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于彼寿千岁，快自娱乐。复于彼终，生此阿毘地狱中，此空镬者即是其室。」

时，尊者难陀闻此语已，便怀怖慄，衣毛皆竖，即生此念：「此之空釜，正为我耳。」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愿受忏悔，我自罪缘，不修梵行，触娆如来。」

尔时，尊者难陀便说此偈：

「人生不足贵， 天寿尽亦丧；
 地狱痛酸苦， 唯有涅槃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难陀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涅槃者最是快乐。难陀！听汝忏悔，汝愚、汝痴，自知有咎于如来所。今受汝悔过，后更莫犯。」

尔时，世尊屈伸臂顷，手执难陀，从地狱不现，便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难陀曰：「汝今，难陀！当修二法。云何为二法？所谓止与观也。复当更修二法。云何为二法？生死不可乐，知涅槃为乐，是谓二法。复当更修二法。云何为二法？所谓智与辩也。」尔时，世尊以此种种法向难陀说。

是时，尊者难陀从世尊受教已，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，至安陀园。到已，在一树下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思惟如来如此言教。是时，尊者在闲静处，恒思惟如来教，不去须臾。所以族姓子，以信牢固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尊者难陀便成阿罗汉。

已成阿罗汉，即从坐起，整衣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尊者难陀白世尊曰：「世尊前许证弟子五百天女者，今尽舍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吾即舍之。」

尔时，便说偈曰：

「我今见难陀， 修行沙门法；
 诸恶皆以息， 头陀无有失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言：「得阿罗汉者，今难陀比丘是。无淫、怒、痴，亦是难陀比丘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瘦迦毘罗越尼拘留园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大爱道瞿昙弥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愿世尊长化愚冥，恒护生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瞿昙弥！不应向如来作是言：『如来延寿无穷，恒护其命。』」

是时，大爱道瞿昙弥即说此偈：

「云何礼最胜， 世间无与等，
能断一切疑， 由是说此语？」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瞿昙弥曰：

「精进意难缺， 恒有勇猛心；
平等视声闻， 此则礼如来。」

是时，大爱道白世尊曰：「自今以后当礼世尊，如来今勅礼一切众生，意无增减。天上、人中及阿须伦，如来为最上。」

是时，世尊可大爱道所说。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广识多知，所谓大爱道是。」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，于如来众而兴诽谤。云何为二人？谓非法言是法，谓法是非法，是谓二人，诽谤如来。复有二人不诽谤如来。云何为二？所谓非法即是非法，真法即是真法，是谓二人不诽谤如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非法当言非法，真法当言真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人获福无量。云何为二？所谓应称誉者便叹誉之，不应称者亦不称叹之，是谓二人获福无量。复有二人受罪无量。何等为二？所谓可称叹反更诽谤，不应称叹者而更称叹。诸比丘！莫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九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劝请品第十九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道场树下。

尔时，世尊得道未久，便生是念：「我今甚深之法难晓难了，难可觉知，不可思惟，休息微妙，智者所觉知，能分别义理，习之不厌，即得欢喜。设吾与人说妙法者，人不信受，亦不奉行者，唐有其劳，则有所损。我今宜可默然，何须说法！」

尔时，梵天在梵天上，遥知如来所念，犹如士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上没不现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梵天白世尊曰：「此阎浮提必当坏败，三界丧目。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出现于世，应演法宝，然今复不

畅演法味，唯愿如来普为众生广说深法！又此众生根原易度。若不闻者，永失法眼。此应为法之遗子，犹如优钵莲华、拘牟头华、分陀利华，虽出于地，未出水上，亦未开敷。是时，彼华渐渐欲生，故未出水，或时此华以出水上，或时此华不为水所著。此众生类亦复如是，为生、老、病、死所见逼促，诸根应熟，然不闻法而便丧者，不亦苦哉！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当为说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知梵天心中所念，又慈愍一切众生故，说此偈曰：

「梵天今来劝，如来开法门；
闻者得笃信，分别深法要。
犹在高山顶，普观众生类；
我今有此法，升堂现法眼。」

尔时，梵天便作是念：「如来必为众生说深妙法。」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头面礼足已，即还天上。

尔时，梵天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波罗[木*奈]国仙人鹿苑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事，学道者不应亲近。云何为二事？所谓着欲及乐之法，此是下卑凡贱之法，又此诸苦众恼百端，是谓二事学道者不应亲近。如是，舍此二事已，我自有至要之道得成正觉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诸神通，成沙门果，至于涅槃。云何为至要之道得成正觉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诸神通，成沙门果，至于涅槃？所谓此贤圣八品道是。所谓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，此名至要之道。今我得成正觉，眼生、智生，意得休息，得诸神通，成沙门果，至于涅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学舍上二事，习于至要之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罗云·迦叶·龙 二难·大爱道
诽谤·非梵法 二事最在后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曰：「云何比丘断于爱欲，心得解脱，乃至究竟安隐之处，无有诸患，天、人所敬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释提桓因曰：「于是，拘翼！若是比丘闻此空法解无所有，则得解了一切诸法，如实知之。身所觉知苦乐之法，若不苦不乐之法，即于此身观悉无常，皆归于空。彼已观此不苦不乐之变，亦不起想，以无有想，则无恐怖；以无恐怖，则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，释提桓因！比丘断于爱欲，心得解脱，乃至究竟安隐之处，无有灾患，天、人所敬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礼世尊足已，绕三匝而退。

当于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去世尊不远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便作是念：「向者，帝释得道迹而问事耶？为不得道迹而问义耶？我今当试之。」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即以神足，如屈伸臂顷，便至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遥见大目犍连远来，即起奉迎，并作是语：「善来！尊者大目犍连！尊自不至此，亦大久矣！愿欲与尊论说法义，愿在此处坐。」

是时，目犍连问释提桓因曰：「世尊与汝说断爱欲之法，我欲闻之，今正是时，可与我说之。」

释提桓因白言：「我今诸天事猥多，或自有事，或复有诸天事，我所闻者实时而忘。昔者，目连，与诸阿须伦共鬪，当鬪之日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退。尔时，我身躬往自战，寻复领诸天还上天宫，坐最胜讲堂。因鬪胜故，故名

为最胜讲堂，阶巷成行，陌陌相值，一一阶头，七百楼阁，一一楼阁上，各七玉女，一一玉女各有七使人，愿尊目连在彼观看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及毘沙门天王在尊者目连后，往至最胜讲堂所。是时，释提桓因及毘沙门天王，白大目犍连曰：「此是最胜讲堂，悉可游看。」

目犍连曰：「天王！此处极为微妙，皆由前身所作福佑故，致此自然宝堂，犹如人间小有乐处，各自庆贺，如天宫无异，皆由前身作福所致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左右玉女，各各驰走，莫知所如，犹如人间有所禁忌，皆怀惭愧。是时，释提桓因所将玉女亦复如是。遥见大目犍连来，各各驰走，莫知所凑。

时，大目犍连便作是念：「此释提桓因意甚放逸，我今宜可使怀恐怖。」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即以右脚指案地，彼宫殿六变震动。是时，释提桓因及毘沙门天王皆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而作是念：「此大目犍连有大神足，乃能使此宫殿六返震动，甚奇！甚特！未曾有是！」

是时，大目犍连便作是念：「今此释身以怀恐怖，我今宜可问其深义。」
「云何，拘翼！如来所说除爱欲经者，今正是时，唯愿与我等说。」

释提桓因报言：「目连！我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是时，我即白世尊曰：『云何比丘断于爱欲，心得解脱，乃至究竟至无为处，无有患苦，天、人所敬？』尔时，世尊便告我言：『于是，拘翼！诸比丘闻法已，都无所著，亦不着色，尽解一切诸法，了无所有。以知一切诸法已，若苦、若乐、若不苦不乐，观了无常，灭尽无余，亦无断坏。彼以观此，已都无所著，已不起世间想，复无恐怖；以无恐怖，便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，释提桓因！比丘断欲，心得解脱，乃至究竟无为之处，无有患苦，天、人所敬。』尔时，我闻此语已，便礼世尊足，遶三匝，即退而去，还归天上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以深法之语，向释提桓因及向毘沙门具分别之。尔时，目犍连具说法已，犹如士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不现，便来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目犍连即于座上白世尊曰：「如来前与释提桓因说除欲之法，唯愿世尊当与我说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目犍连曰：「汝当知之，释提桓因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释提桓因问我此义：『云何，世尊！比丘断爱欲，心得解脱？』尔时，我告释提桓因曰：『拘翼！若有比丘解知一切诸法空无所有，亦无所著，尽解一切诸法了无所有，以知一切诸法无常，灭尽无余，亦无断坏。彼已观此，已都无所著，已不起世间想，复无恐怖；已无恐怖，便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，释提桓因，比丘断欲，心得解脱。』尔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坐起，头面礼我足，便退而去。还归天上。」

尔时，大目犍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有此二人，若见雷电霹雳，无有恐怖。云何为二人？兽王师子、漏尽阿罗汉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人在于世间，若见雷电霹雳，不怀恐怖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漏尽阿罗汉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无有智慧。云何为二法？不喜问胜人，但贪睡眠无精进意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无有智慧。复有二法，令人成大智慧。云何为二法，好问他义，不贪睡眠有精进意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有智慧，当学远离恶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贫贱，无有财货。云何为二法？若见他施时便禁制之，又自不肯布施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贫贱，无有财宝。比丘！复有二法，令人富贵。云何为二法？若见人与他物时助其欢喜，己好布施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富贵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学惠施，勿有贪心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令人生贫贱家。云何为二法？不孝父母、诸尊师长，亦不承事胜己者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令人生贫贱家。诸比丘！复有二法生豪族家。云何为二？恭敬父母、兄弟、宗族，将至己家，惠施所有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生豪族家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梵志女名须深，往至尊者大拘絺罗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梵志女须深白拘絺罗曰：「优蹋蓝弗、罗勒迦蓝，此深法中，竟不受化，各取命终，世尊记此二人曰：『一人生不用处，一人生有想无想处。此二人尽其寿命，各复命终，一人当为边地国王，伤害人民，不可称计；一人当为着翅恶狸，飞行走兽无得脱者；命终之后各生地狱中。』然复世尊不记彼人何时当尽苦际，何故世尊不记彼人当尽苦际？」

尔时，尊者拘絺罗语须深女人曰：「所以世尊不说者，皆由无人问此义故，是故，世尊不记彼人何时当尽苦际。」

须深女人曰：「于是如来以取涅槃，是故不得问之；若当在世者，往问其义。如今尊者拘絺罗与我说之，彼人何时当尽苦际？」

尔时，尊者拘絺罗便说此偈：

「种种果不同， 众生趣亦然，
自觉觉人者， 我无此辩说。
禅智解脱辩， 忆本天眼通，
能尽苦原本， 我无此辩说。」

尔时，须深女人便说此偈：

「善逝有此智， 质直无瑕秽，
勇猛有所伏， 求于大乘行。」

是时，尊者拘絺罗复说此偈：

「是意甚难得， 能获异法要；
难为能办之， 向于奇特事。」

尔时，尊者与彼须深女人具说法要，便发喜心。时，彼女人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时，须深女人闻尊者拘絺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摩诃迦遮延游婆那国深池水侧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迦遮延有此名闻，流闻四远。尊者长老奸荼婆罗门在此游化。尔时，婆罗门闻尊者迦遮延在此池侧游化，将五百比丘，尊者长老功德具足，「我今可往问讯彼人。」是时，上色婆罗门将五百弟子，往至尊者迦遮延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婆罗门问尊者迦遮延曰：「如迦遮延所行，此非法、律，年少比丘不向我等诸高德婆罗门作礼。」

迦遮延曰：「婆罗门当知，彼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说此二地。云何为二地？一名老地，二名壮地。」

婆罗门问曰：「何者为老地？何者为壮地？」

迦遮延曰：「正使婆罗门年在八十、九十，彼人不止淫欲，作诸恶行，是谓婆罗门虽可言老，今在壮地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何者年壮住在老地？」

迦遮延曰：「婆罗门！若有比丘年在二十，或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彼亦不习淫欲，亦不作恶行，是谓婆罗门年壮在老地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此大众中颇有一比丘不行淫法，不作恶行乎？」

迦遮延曰：「我大众中无有一比丘习欲作恶者。」

时，婆罗门即从坐起，礼诸比丘足，并作是语：「汝今年少住于老地，我今年老住于少地。」尔时，彼婆罗门复往至迦遮延所，头面礼足，而自陈说：「我今自归迦遮延及比丘僧，尽形寿不杀。」

迦遮延曰：「汝今莫自归我，我所自归者汝可趣向之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尊者迦遮延，为自归谁？」

时，尊者迦遮延便长跪向如来所般涅槃处：「有释种子出家学道，我恒自归彼，然彼人即是我师。」

婆罗门曰：「此沙门瞿昙为在何处？我今欲见之。」

迦遮延曰：「彼如来已取涅槃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若如来在世者，我乃可百千由旬往问讯之。彼如来虽取涅槃，我今重自归作礼及佛、法、众，尽其形寿，不复杀生。」

尔时，上色婆罗门闻尊者迦遮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人出现世间，甚难得遇。云何为二人？能说法人出现于世，甚难得值；能闻法人受持奉行，甚难得值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人出现世间，甚难得遇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说法，当学闻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摩竭国界，渐来至毘舍离城。尔时，在毘舍离北闍婆婆利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闍婆婆利女闻世尊来在园中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尔时，彼女驾乘羽宝之车，便往出毘舍离城，至狭道口，即到世尊所，自下车往至世尊所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彼女来，便告诸比丘：「皆悉专精，勿起邪想。」

是时，女人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说极妙之法。

说极妙之法已，女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当受我请，及比丘僧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女请。女见世尊默然受请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复道而归。

尔时，毘舍离城男女大小，闻世尊在闍婆婆利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时，城中有五百亿童子，乘种种羽宝之车——其中或乘白车白马，衣盖、幢幡、侍从皆白；其中或乘赤车赤马，衣盖、幢幡、侍从皆赤；或乘青车青马，衣盖、幢幡、侍从皆青；或乘黄车黄马，衣盖、幢幡、侍从皆黄——威容严饰，如诸王法，出毘舍离城，往至世尊所，未到之顷，道逢彼女，走打车牛，驰向城内。

是时，诸童子问女曰：「汝是女人，应当羞辱，何以打牛走车，驰向城内？」

时女报曰：「诸贤当知，我明日请佛及比丘僧，是故走车耳。」

童子报曰：「我亦欲饭佛及比丘僧，今与汝千两纯金，可限明日，使我等饭。」

时女报曰：「止！止！族姓子！我不听许。」

童子复报：「与汝二千两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，乃至百千两金，是非听许，明日使我等饭佛及比丘僧。」

女报言：「我不听许。所以然者，世尊恒说：『有二希望，世人不能舍离。云何为二？利望、命望。』谁能保我至明日者，我以先请如来，今当办具。」

时，诸童子各振其手：「我等尔许人不如女人也。」作是语已，各自别去。

时，诸童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作礼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世尊见童子来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观诸童子威容服饰，如天帝释出游观时，等无差别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童子曰：「世间有二事，最不可得。云何为二？有反复之人，作小恩常不忘，况复大者？是谓，诸童子！有此二事，最不可得。童子当知，念有反复，亦识使小恩不忘，况复大者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知恩识反复， 恒念教授人；
智者所敬侍， 名闻天世人。」

「如是。诸童子！当知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具与诸童子说微妙法。闻已，各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女人即其夜，办种种甘馔饮食，敷诸坐具，清旦便白：「时到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临顾鄙舍。」

尔时，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前后围遶，往至毘舍离城，到女舍。是时，女见世尊坐定，手自擎食上佛及比丘僧。饭佛及比丘僧已，行清净水已，更取小金镂座，在佛前坐。

尔时，女白世尊曰：「此閻婆婆利园用奉上如来及比丘僧，使当来、过去、现在众僧，得止住中，愿世尊受此园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为彼女故，便受此园。世尊便说此祝愿：

「园果施清凉， 桥梁渡人民；
近道作圜厕， 人民得休息。
昼夜获安隐， 其福不可计；
诸法戒成就， 死必生天上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记已，即起而去。

尔时，女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断爱及师子 无智·少于财
家贫·须深女 迦旃·法说·女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善知识品第二十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亲近善知识，莫习恶行，信于恶业。所以然者，诸比丘！亲近善知识已，信便增益，闻、施、智慧普悉增益。若比丘亲近善知识，莫习恶行。所以然者，若近恶知识，便无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亲近善知识，莫近恶知识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罗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。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将五百比丘去如来不远而径过。世尊遥见提婆达兜自将门徒，便说此偈：

「莫亲恶知识， 亦莫愚从事；
当近善知识， 人中最胜者。
人本无有恶， 习近恶知识，
后必种恶根， 永在闇冥中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五百弟子闻世尊说此偈已，便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斯须退坐，向世尊悔过：「我等愚惑，无所识知，唯愿世尊受我等忏悔。」

尔时，世尊受彼五百比丘忏悔，便与说法，令得信根。

尔时，五百比丘在闲静之处思惟深法。所以然者，族姓子出家学道，以信坚固，修无上梵行。尔时，彼五百比丘便成阿罗汉：生死已尽，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复受胎有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五百人成阿罗汉。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围遶说法。是时，昙摩留支在静室中，独自思惟，入禅三昧，观见前身在大海中作鱼，身长七百由旬。即从静室起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便往至大海中故死尸上而经行。

尔时，昙摩留支便说此偈：

「生死无数劫， 流转不可计；
各各求所安， 数数受苦恼。
设复见身已， 意欲造舍宅；
一切支节坏， 形体不得全。
心已离诸行， 爱着永无余；
更不受此形， 长乐涅槃中。」

尔时，尊者昙摩留支说此偈已，即从彼没，来至舍卫祇洹精舍，往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世尊见昙摩留支来，作是告曰：「善哉！昙摩留支！久来此间。」

昙摩留支白世尊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久来此间。」

尔时，上坐及诸比丘各生斯念：「此昙摩留支恒在世尊左右，然今世尊告曰：『善哉！昙摩留支！久来此间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知诸比丘心中所念，欲断狐疑故，便告诸比丘：「非为昙摩留支久来此间，故我言此义。所以然者，昔者过去无数劫时，有定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为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，治在钵摩大国，与大比丘众十四万八千人俱。尔时，四部之众不可称计，国王、臣吏、人民之类，皆来供养给其所须。」

「尔时，有梵志名耶若达，在雪山侧住，看诸秘讖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博，书疏文字亦悉了知，讽诵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亦复了知，事诸火神、日月、星宿，教五百弟子宿夜不倦。耶若达梵志有弟子名曰云雷，颜貌端政，世之希有，发紺青色。云雷梵志聪明博见，靡事不通，恒为耶若达所见爱敬，不去须臾。是时，婆罗门所行呪术，尽皆备举。

「尔时，云雷梵志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所应学者悉皆备已。』然复自念：『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梵志行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又我今日所应学者皆复知之，我今宜可报于师恩。然复贫匮，空无所有可用供养师者；宜当往诣国界求所须者。』

「尔时，云雷梵志便往至师所，而白师曰：『梵志所学技术之法，今悉知已，然复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然复贫乏，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者，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，用供养师。』

「尔时，耶若达婆罗门便作是念：『此云雷梵志我之所爱，不去心首。设吾死者尚不能别离，何况今日欲舍吾去。我今当作何方宜，使留得住耶？』

「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即告云雷曰：『汝梵志！今故有婆罗门所应学者，卿尚不知。』是时，云雷梵志便前白师：『唯愿见教，何者未诵？』是时，耶若达梵志便思惟造五百言诵，告云雷曰：『今有此书名五百言诵，汝可受之。』云雷白言：『愿师见授，欲得讽诵！』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耶若达便授弟子此五百言诵。未径几日，悉皆流利。是时，耶若达婆罗门告五百弟子曰：『此云雷梵志技术悉备，无事不通，即以立名，名曰超术。此超术梵志极为高才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观博，书疏文字亦悉了知。』尔时，超术梵志复经数日，复白师曰：『梵志所学技术之法，今悉知已，然复书籍所载，诸有学术过者，当报师恩。加复贫乏，无有金银珍宝可用供养师者，今欲诣国界求索财物，用供养师，唯愿听许！』尔时，耶若达梵志告曰：『汝知是时。』超术梵志前礼师足，便退而去。

「尔时，钵摩大国去城不远，有众梵志普集一处，欲共大祠，亦欲讲论。时，有八万四千梵志共集。第一上坐亦复讽诵外道书疏，莫不练知，天文、地理、星宿变怪，皆悉了知。各欲散时，便以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，金澡罐一枚，牛千头，用奉上师，与第一上坐。

「尔时，超术梵志闻，去钵摩大国不远，有诸梵志八万四千集在一处，其有试术过者，便与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，金澡罐一枚，大牛千头。是时，超术梵志自念：『我今何故家家乞求？不如诣彼大众共掬技术。』是时，超术梵志便往至大众所。

「尔时，众多梵志遥见超术梵志，各各高声唤曰：『善哉！祠主，今获大利，乃使梵天躬自下降。』时，八万四千诸梵志等各起共迎，异口同音而作是语：『善来，大梵神天！』时，超术梵志便生此念：『此诸梵志谓呼吾是梵天，然复吾亦非梵天。』是时，超术梵志语诸婆罗门曰：『止！止！诸贤！勿呼吾是梵天也。汝等岂不闻乎？雪山北有大梵志众师，名耶若达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练。』诸梵志曰：『吾等闻之，但不见耳！』超术梵志曰：『我是其弟子，名曰超术。』是时，超术梵志便向彼众第一上坐而告之曰：『设知技术者，向吾说之。』

「尔时，彼众第一上坐即向超术梵志诵三藏技术，无有漏失。时，超术婆罗门复语彼上坐曰：『一句五百言，今可说之。』是时，彼上坐曰：『我不解此义，何等是一句五百言者？』时，超术梵志告曰：『诸贤！默然听说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。』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超术梵志便诵三藏之术，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。尔时，八万四千梵志叹未曾有：『甚奇！甚特！我等初不闻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，今尊者宜在上头第一上坐。』

「尔时，超术梵志移彼上坐已，便在第一上头坐。尔时，彼众上坐极怀瞋恚，发此誓愿：『今此人移我坐处，自补其处。我今所诵经籍，持戒苦行，设当有福者，尽持用作誓：「此人所生之处，所欲作事，我恒当坏败其功。」』

「是时，彼施之主即出五百两金及金杖一枚，金澡罐一枚，牛千头，好女一人，持用与上坐使祝愿。尔时，上坐告主人曰：『我今受此五百两金及金杖、金澡罐，当用供养师。此女人，及牛千头还施主人。所以然者，吾不习欲，亦不积财。』

「是时，超术梵志受此金杖、澡罐已，便往诣钵摩大国。其王名曰光明。时，彼国王请定光如来及比丘众衣食供养。时，彼国王告令城内：『其有人

民有香华，尽不得卖，若有卖者当重罚之；吾自出买，不须转卖。』复勅人民，扫洒令净，勿使有土沙秽恶；悬缁幡盖，香汁涂地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。

「尔时，彼梵志见已，便问行道人道：『今是何日？扫洒道路，除治不净，悬缁幡盖，不可称计。将非国主太子有所娉娶？』彼行道人道：『梵志不知耶？钵摩大国王今请定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衣食供养，故平治道路，悬缁幡盖耳。』然梵志秘记亦有此语：『如来出世，甚难得遇，时时乃出，实不可见，犹如优昙钵华，时时乃出。』此亦如是，如来出现于世，甚不可值。又梵志书亦有语：『有二人出世甚难得值。云何二人？如来及转轮圣王。此二人出现甚难得值。』尔时，彼复作是念：『我今可急速报佛恩，今且以此五百两金奉上定光如来。』复作是念：『书记所载，如来不受金银珍宝；我可持此五百两金，用买华香，散如来上。』

「是时，梵志即入城内求买华香。尔时，城中行人报曰：『梵志不知耶？国王有教令，其有香华卖者当重罚之。』时，彼超术梵志便作是念：『是我薄佑，求华不获，将知如何？』便还出城，在门外立。

「尔时，有婆罗门女名曰善味，持水瓶行取水，手执五枚华。梵志见已，语彼女人曰：『大妹！我今须华，愿妹见卖与我。』梵志女曰：『我何时是汝妹？为识我父母不？』时，超术梵志复生此念：『此女人性行宽博，意在戏笑。』即复语言：『贤女！我当与价，是非见惠此华。』梵志女曰：『岂不闻大王有严教，不得卖华乎？』

「梵志曰：『贤女！此事无苦，王不奈汝何！我今急须此五枚华，我得此华，汝得贵价。』梵志女曰：『汝急须华，欲作何等？』梵志报曰：『我今见有良地，欲种此华。』梵志女曰：『此华以离其根，终不可生。云何方言我欲种之？』梵志报曰：『如我今日所见良田，种死灰尚生，何况此华？』

「梵志女曰：『何者是良田，种死灰乃生乎？』梵志报曰：『贤女！有定光佛·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』梵志女曰：『定光如来为何等类？』梵志即报彼女曰：『定光如来者，有如是之德，有如是之戒，成诸功德。』梵志女曰：『设有功德者，欲求何等福？』梵志报曰：『愿我后生当如定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禁戒、功德亦当如是。』

「梵志女曰：『设汝许我世世作夫妇，我便与汝华。』梵志曰：『我今所行，意不着欲。』梵志女曰：『如我今身不求为汝作妻，使我将来世与汝作妻。』超术梵志曰：『菩萨所行，无有爱惜，设与我作妻者，必坏我心。』梵志女曰：『我终不坏汝施意，正使持我身施与人者，终不坏施心。』是时，便持五百金钱，用买五枚华，与彼女人，共作誓愿，各自别去。

「是时，定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时到着衣持钵，与比丘僧前后围绕，入钵摩大国。时，超术梵志遥见定光如来颜貌端政，见莫不欢，诸根寂静，行不错乱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。犹如澄水无有秽浊，光明彻照，无所罣碍。亦如宝山，出诸山上。见已，便发欢喜心，于如来所持此五茎华，至定光如来所。到已，在一面住。

「时，超术梵志白定光佛言：『愿见采受，**设**世尊今不授决者，便当于此处断其命根，不愿此生。』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『梵志！不可以此五茎华授无上等正觉。』梵志白言：『愿世尊与我说菩萨所行法！』定光佛告曰：『菩萨所行，无所爱惜。』

「尔时，梵志便说偈言：

「『不敢以父母， 持施与外人；
 诸佛真人长， 亦复不敢施。
 日月周行世， 此二不可施；
 余者尽可施， 意决无有难。』

「尔时，定光佛复以此偈报梵志曰：

「『如汝所说施， 亦不如来言；
 当忍亿劫苦， 施头身耳目。
 妻子国财宝， 车马仆从人；
 设能堪与者， 今当授汝决。』

「尔时，摩纳复说此偈：

「『大山炽如火， 亿劫堪顶戴；
 不能坏道意， 唯愿时授决。』

「尔时，定光如来默然不语。时，彼梵志手执五茎华，右膝着地，散定光如来，并作是说：『持是福佑，使将来世当如定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而无有异！』即自散发在于淤泥。『若如来授我决者，便当以足蹈我发上过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：尔时，定光如来观察梵志心中所念，便告梵志曰：『汝将来世当作释迦文佛·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』」

「时，超术梵志有同学，名昙摩留支，在如来边，见定光佛授超术梵志决，又足蹈发上。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『此秃头沙门何忍，乃举足蹈此清净梵志发上？此非人行！』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尔时耶若达梵志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耶若达者，今白净王是。尔时八万四千梵志上坐者，今提婆达兜身是也。时超术梵志者，即我身是也。是时梵志女卖华者，今瞿夷是也。尔时祠主者，今执杖梵志是也。尔时昙摩留支，口所造行，吐不善响，今昙摩留支是也。然复昙摩留支无数劫中恒作畜生，最后受身在大海作鱼，身长七百由旬，从彼命终，来生此间，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亲近在善知识，习诸善法，根门通利。以此因缘故，我言：『久来此间。』昙摩留支亦复自陈：『如是，世尊！久来此间。』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修习身、口、意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，有人似师子者，有似羊者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人云何似师子者？于是，比丘！或有人得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；彼得已，便自食噉，不起染着之心，亦无有欲意，不起

诸想，都无此念，自知出要之法。设使不得利养，不起乱念，无增减心。犹师子王食噉小畜，尔时，彼兽王亦不作是念：此者好，此者不好，不起染着之心，亦无欲意，不起诸想。此人亦复如是，若得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彼得已，便自食噉，不起想着之意；设使不得，亦无诸念。

「犹如有人受人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得已，便自食噉，起染着之心，生爱欲意，不知出要之道；设使不得，恒生此想念。彼人得供养已，向诸比丘而自贡高，毁蔑他人：『我所能得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此诸比丘不能得之。』犹如大群羊中有一羊，出群已，诣大粪聚，此羊饱食屎已，还至羊群中，便自贡高：『我能得好食，此诸羊不能得食。』此亦如是，若有一人，得利养衣被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起诸乱想，生染着心，便向诸比丘而自贡高：『我能得供养，此诸比丘不能得供养。』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如师子王，莫如羊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众生知反复者，此人可敬，小恩尚不忘，何况大恩！设使离此间千由旬、百千由旬，故不为远，犹近我不异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我恒叹誉知反复者，诸有众生不知反复者，大恩尚不忆，何况小者！彼非近我，我不近彼，正使着僧伽梨在吾左右，此人犹远。所以然者，我恒不说无反复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反复，莫学无反复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懈惰，种不善行，于事有损。若能不懈惰精进者，此者最妙，于诸善法便有增益。所以然者，弥勒菩萨经三十劫应当作佛·至真·等正觉，我以精进力、勇猛之心，使弥勒在后。过去恒沙多萨阿竭·阿罗诃·三耶三佛，皆由勇猛而得成佛。以此方便，当知懈惰为苦，作诸恶行，于事有损。若能精进勇猛心强，诸善功德便有增益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精进，勿有懈怠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阿练比丘当修行二法。云何二法？所谓止与观也。若阿练比丘得休息止，则戒律成就，不失威仪，不犯禁行，作诸功德。若复阿练比丘得观已，便观此苦，如实知之。观苦习、观苦尽、观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如是观已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亦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」

「过去诸多萨阿竭·阿罗诃·三耶三佛，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。所以然者，犹如菩萨坐树王下时，先思惟此法止与观也。若菩萨摩訶萨得止已，便能降伏魔怨；若复菩萨得观已，寻成三达智，成无上至真·等正觉。是故，诸比丘！阿练比丘当求方便，行此二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恒当恭敬，发欢喜心。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无有恭敬，不发欢喜心，正使在大众中，为人所论·不知阿练之法，云：『此阿练比丘无恭敬心，不发欢喜！』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常当精进，莫有懈慢，悉当解了诸法之要。若复阿练比丘在闲静之处，有懈慢心，作诸恶行，彼在众中，为人所论：『此阿练比丘懈怠，无有精进。』是故，比丘！阿练比丘在闲静处，不在众中，常当下意发欢喜心，莫有懈慢、无有恭敬，念行精进，意不移转，于诸善法，悉当具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人不能善说法语。云何为二人？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此事甚难；慳贪之人为说施法，此亦甚难。若复，比丘！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兴瞋恚，起伤害心，犹如狗恶，加复伤鼻，倍更瞋恚。诸比丘！此亦如是，无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起瞋恚，生伤害心。若复，比丘！慳贪之人与说施法，便生瞋恚，起伤害心，犹如痈疮未熟，复加刀割，痛不可忍。此亦如是，慳贪之人与说施法，倍复瞋恚，起伤害心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二人难为说法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有二人易为说法。云何为二？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不慳贪人与说施法。若，比丘！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得欢喜，意不变悔。犹如有病之人，与说除病之药，便得平复。此亦如是，有信之人与说信法，便得欢喜，心不改变。若复无贪之人与说施法，即得欢喜，无有悔心。犹如男女端政，自喜沐浴手面；复有人来，持好华奉上，倍有颜色；复以好衣服饰奉上其人，彼人得已，益怀欢喜。此亦如是，无慳贪之人与说施法，便得欢喜，无有悔心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二人易为说法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有信，亦当学布施，莫有慳贪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二法与凡夫人，得大功德，成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。云何为二法？供养父母，是谓二人获大功德，成大果报。若复供养一生补处菩萨，获大功德，得大果报。是谓，比丘！施此二人获大功德，受大果报，得甘露味，至无为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念孝顺供养父母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教二人作善不可得报恩。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也。若复，比丘！有人以父着左肩上，以母着右肩上，至千万岁，衣被、饭食、床蓐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即于肩上放于尿溺，犹不能得报恩。比丘当知，父母恩重，抱之、育之，随时将护，不失时节，得见日月。以此方便，知此恩难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供养父母，常当孝顺，不失时节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盘特告弟朱利盘特曰：「若不能持戒者，还作白衣。」是时，朱利盘特闻此语已，便诣祇洹精舍门外立而堕泪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观是朱利盘特比丘在门外立，而悲泣不能自胜。时，世尊从静室起，如似经行至祇洹精舍门外，告朱利盘特曰：「比丘！何故在此悲泣？」

朱利盘特报曰：「世尊！兄见驱逐：『若不能持戒者，还作白衣，不须住此。』是故悲泣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勿怀畏怖，我成无上等正觉，不由卿兄盘特得道。」

尔时，世尊手执朱利盘特诣静室教使就坐，世尊复教使执扫[打-丁+彗]：「汝诵此字，为字何等？」

是时，朱利盘特诵得扫，复忘[打-丁+彗]；若诵得[打-丁+彗]，复忘扫。

尔时，尊者朱利盘特诵此扫[打-丁+彗]乃经数日。然此扫[打-丁+彗]复名除垢，朱利盘特复作是念：「何者是除？何者是垢？垢者灰土瓦石，除者清净也。」复作是念：「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？我今当思惟此义。」以思惟此义，复作是念：「今我身上亦有尘垢，我自作喻，何者是除？何者是垢？」彼复作是念：「缚结是垢，智慧是除，我今可以智慧之[打-丁+彗]扫此结缚。」

尔时，尊者朱利盘特思惟五盛阴成者、败者：所谓此色、色习、色灭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成者、败者。尔时，思惟此五盛阴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。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有，如实知之。尊者朱利盘特便成阿罗汉。已成阿罗汉，即从坐起，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世尊曰：「今已有智，今已有慧，今已解扫[打-丁+彗]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云何解之？」

朱利盘特报曰：「除者谓之慧，垢者谓之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比丘！如汝所言，除者是慧，垢者是结。」

尔时，尊者朱利盘特向世尊而说此偈：

「今诵此已足， 如尊之所说；
智慧能除结， 不由其余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如汝所言，以智慧，非由其余。」

尔时，尊者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二法，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着，世人所捐弃。云何为二法？怨憎共会，此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着，世人所捐弃；恩爱别离，不可敬待，亦不足爱着，世人所捐弃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世人所不喜，不可敬待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法，世人所不弃。云何为二法？怨憎别离，世人之所喜；恩爱集一处，甚可爱敬，世人之所喜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二法，世人所喜。

「我今说此怨憎共会、恩爱别离；复说怨憎别离、恩爱共会，有何义？有何缘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世尊诸法之王，唯愿世尊与我等说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共奉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谛听！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分别说之。诸比丘！此二法由爱兴，由爱生，由爱成，由爱起；当学除其爱，不令使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三宝物第二十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自归之德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归佛第一之德，归法第二之德，归僧第三之德。

「彼云何名为归佛之德？诸有众生，二足、四足、众多足者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至尼维先天上，如来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；然复醍醐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此亦如是，诸有众生，二足、四足、众多足者，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，至尼维先天上，如来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诸有众生承事佛者，是谓承事第一之德。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

「云何名为自归法者？所谓诸法：有漏、无漏，有为、无为，无欲、无染，灭尽、涅槃；然涅槃法于诸法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；然复醍醐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此亦如是，所谓诸法：有漏、无漏，有为、无为，无欲、无染，灭尽、涅槃；然涅槃法，于诸法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诸有众生承事法者，是谓承事第一之德，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

「云何名为自归圣众？所谓圣众者，大众大聚有形之类。众生之中，如来众僧于此众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由牛得乳，由乳得酪，由酪得酥，由酥得醍醐；然复醍醐于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此亦如是，所谓圣众者，大众大聚者，有形之类众生之中，如来众僧于此众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是谓承事第一之德，以获第一之德，便受天上、人中之福，此名第一之德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第一承事佛， 最尊无有上；
 次复承事法， 无欲无所著；
 敬奉贤圣众， 最是良福田；

彼人第一智， 受福最在前。
若在天人中， 处众为正导；
亦得最妙座， 自然食甘露。
身着七宝衣， 为人之所敬；
戒具最完全， 诸根不缺漏。
亦获智慧海， 渐至涅槃界；
有此三归者， 趣道亦不难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福之业。云何为三？施为福业，平等为福业，思惟为福业。」

「彼云何名施为福业？若有一人，开心布施沙门、婆罗门、极贫穷者、孤独者、无所趣向者，须食与食，须浆给浆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之具、病瘦医药、香花、宿止，随身所便，无所爱惜，此名曰施福之业。」

「云何名平等为福业？若有一人不杀、不盗，恒知惭愧，不兴恶想。亦不盗窃，好惠施人，无贪恚心，语言和雅，不伤人心。亦不他淫，自修梵行，己色自足。亦不妄语，恒念至诚，不欺诳言，世人所敬，无有增损。亦不饮酒，恒知避乱。复以慈心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八方、上下遍满其中，无量无限，不可限，不可称计。以此慈心普覆一切，令得安隐。复以悲、喜、护心，普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尔，八方、上下悉满其中，无量无限，不可称计。以此悲、喜、护心悉满其中，是谓名为平等为福之业。」

「彼法云何名思惟为福业？于是，比丘！修行念觉意，依无欲、依无观、依灭尽、依出要。修法觉意，修念觉意，修猗觉意，修定觉意，修护觉意，依无欲、依无观、依灭尽、依出要。是谓名为思惟为福业。」

「如是。比丘！有此三福之业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布施及平等， 慈心护思惟；
 有此三处所， 智者所亲近。
 此间受其报， 天上亦复然；
 缘有此三处， 生天必不疑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索此三处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如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因缘，识来受胎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比丘！母有欲意，父母共集一处，与共止宿，然复外识未应来趣，便不成胎。若复欲识来趣，父母不集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母人无欲，父母共集一处，尔时父欲意盛，母不大殷懃，则非成胎。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母欲炽盛，父不大殷懃，则非成胎。」

「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父有风病，母有冷病，则不成胎。若复父母集在一处，母有风病，父有冷病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父身水气偏多，母无此患，则非成胎。」

「若复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父相有子，母相无子，则不成胎。若有时父母集在一处，母相有子，父相无子，则不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俱相无子，则非成胎。」

「若复有时识神趣胎，父行不在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然母远行不在，则不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然父身遇重患，时识神来趣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识神来趣，然母身得重患，则非成胎。若复有时父母应集一处，识神来趣，然复父母身俱得疾病，则非成胎。」

「若复，比丘！父母集在一处，父母无患，识神来趣，然复父母俱相有儿，此则成胎。是谓有此三因缘而来受胎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断三因缘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众生，欲起慈心，有笃信意，承受奉事父母、兄弟、宗族、室家、朋友、知识，当安三处，令不移动。云何为三？当发欢喜，于如来所，心不移动，彼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世尊。」

「复当发意于正法中。如来法者，善说无碍，极为微妙，由此成果。如是智者当学知之！」

「亦当发意于圣众所。如来圣众，悉皆和合，无有错乱，法法成就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圣众者，四双八辈、十二贤圣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、可贵，此是世间无上福田。诸有比丘学此三处，则成大果报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瞿波离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此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所行甚恶，造诸恶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勿作是语。汝发欢喜心于如来所，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所行纯善，无有诸恶。」

是时，瞿波离比丘再三白世尊曰：「如来所说诚无虚妄；然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所行甚恶，无有善本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是愚人，不信如来之所说乎？方言：『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所行甚恶。』汝今造此恶行，后受报不久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即于坐上，身生恶疮，大如芥子，转如大豆，渐如阿摩勒果，稍如胡桃，遂如合掌，脓血流逸，身坏命终，生莲华地狱中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闻瞿波离命终，便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斯须退坐，白世尊曰：「瞿波离比丘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命终者生莲华地狱中。」

是时，目连白世尊曰：「我今欲往至彼地狱，教化彼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目连！不须往彼。」

目连复重白世尊曰：「欲往至彼地狱中，教化彼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亦默然不对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从舍卫没不现，便至莲华大地狱中。当尔时，瞿波离比丘身体火然，又有百头牛，以犁其舌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在虚空中结跏趺坐，弹指告彼比丘。

彼比丘即仰问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

目犍连报曰：「瞿波离！我是释迦文佛弟子，字目犍连，姓拘利陀。」

是时，比丘见目连已，吐此恶言：「我今堕此恶趣，犹不免汝前乎？」说此语讫，即其时以有千头牛以犁其舌。

目连见已，倍增愁悒，生变悔心，即于彼没，还至舍卫国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目连以此因缘具白世尊。

世尊告曰：「我前语汝，不须至彼见此恶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夫士之生， 斧在口中， 所以斩身，
由其恶言； 彼息我息， 此二俱善。
已造恶行， 斯堕恶趣， 此为最恶，
有尽无尽， 向如来恶， 此者最重。
一万三千， 六一灰狱， 谤圣堕彼，
身口所造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学三法，成就其行。云何为三？身行善、口行善、意行善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成就三法，于现法中善得快乐，勇猛精进，得尽有漏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比丘！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。

「云何比丘诸根寂静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，不起想着，无有识念，于眼根而得清净，因彼求于解脱，恒护眼根。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不起想着，无有识念，于意根而得清净，因彼求于解脱，恒护意根。如是，比丘诸根寂静。

「云何比丘饮食知节？于是，比丘思惟饮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支形，得全四大。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犹如男女身生恶疮，或用脂膏涂疮。所以涂疮者，欲使时愈故，此亦如是。诸比丘！饮食知节，于是，比丘思惟饭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

支形，得全四大，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犹如重载之车所以膏毂者，欲致重有所至。比丘亦如是，饮食知节，思惟所从来处，不求肥白，趣欲支形，得全四大，我今当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令身有力，得修行道，使梵行不绝。如是，比丘饮食知节。

「云何比丘不失经行？于是，比丘前夜、后夜，恒念经行，不失时节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。若在昼日，若行、若坐，思惟妙法，除去阴盖。复于初夜，若行、若坐，思惟妙法，除去阴盖。复于中夜，右肋卧，思惟系意在明。彼复于后夜起，行思惟深法，除去阴盖。如是，比丘不失经行。

「若有比丘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，此比丘便成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。犹如善御之士，在平正道中，御四马之车，无有凝滞，所欲到处，必果不疑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若诸根寂静，饮食知节，不失经行，常念系意在道品之中，此比丘便成二果，于现法中漏尽，得阿那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大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风为大患，痰为大患，冷为大患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大患，然复此三大患有三良药。云何为三？若风患者酥为良药，及酥所作饭食。若痰患者蜜为良药，及蜜所作饭食。若冷患者油为良药，及油所作饭食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三大患有此三药。

「如是，比丘亦有此三大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、瞋恚，愚痴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大患。然复此三大患，有三良药。云何为三？若贪欲起时，以不净往治，及思惟不净道。瞋恚大患者，以慈心往治，及思惟慈心道。愚痴大患者，以智慧往治，及因缘所起道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三患有此三药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索此三药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恶行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是谓，比丘！有三恶行。当求方便，修三善行。云何为三？身恶行者，当修身善行；口恶行者，当修口善行；意恶行者，当修意善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当护身恶行， 修习身善行，
念舍身恶行， 当学身善行。
当护口恶行， 修习口善行，
念舍口恶行， 当学口善行。
当护意恶行， 修习意善行，
念舍意恶行， 当学意善行。
身行为善哉， 口行亦复然，
意行为善哉， 一切亦如是。
护口意清净， 身不为恶行，
净此三行迹， 至仙无为处。」

「如是，诸比丘！当舍三恶行，修三善行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如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便生此念：「我等入城乞食，日时犹早，今可相率至外道梵志所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异学梵志所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梵志问沙门曰：「瞿昙道士恒说欲论、色论、痛论、想论，如此诸论有何差别？我等所论亦是沙门所说，沙门所说亦是我等所论。说法同我说法，教诲同我教诲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彼语已，亦不言善，复非言恶，即从坐起而去。并作是念：「我等当以此义往问世尊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便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从梵志所，问事因缘本末，尽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设彼梵志作是问者，汝等当以此义，训彼来问：『欲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欲。色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色。痛有何味？复有何过？当舍离痛。』汝等设以此语训彼来问者，彼诸梵志默然不对。设有所说者，亦不能解此深义，遂增愚惑，堕于边际。所以然者，非彼境界。然复，比丘！魔及魔天、释、梵、四天王、沙门、婆罗门、人及非人能解此深义者，除如来·等正觉及如来圣众受吾教者，此即不论。」

「欲有何味？所谓五欲者是。云何为五？眼见色，为起眼识，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喜。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，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喜。若复于此五欲之中，起苦、乐心，是谓欲味。」

「云何欲有何过者？若有一族姓子，学诸伎术，而自营己。或学田作，或学书疏，或学佣作，或学算数，或学权诈，或学克镂，或学通信，至彼来此。或学承事王身，不避寒暑，记累勤苦，不自由己，作此辛苦而获财业，是为欲为大过。现世苦恼，由此恩爱，皆由贪欲。然复彼族姓子，作此勤劳，不获财宝，他便怀愁忧，苦恼不可称记。便自思惟：『我作此功劳，施诸方计，不得财货。如此之比者，当念舍离。』是为当舍离欲。」

「复次，彼族姓子或时作此方计而获财货，以获财货，广施方宜，恒自拥护，恐王勅夺，为贼偷窃，为水所漂，为火所烧。复作是念：『正欲藏窖，恐后亡失，正欲出利，复恐不克。或家生恶子，费散吾财。』是为欲为大患，皆缘欲本，致此灾变。」

「复次，族姓子恒生此心，欲拥护财货。后犹复为国王所夺，为贼所劫，为水所漂，为火所烧；所藏窖者亦复不克；正使出利亦复不获；居家生恶子，

费散财货，万不获一，便怀愁忧苦恼，椎胸唤呼：『我本所得财货，今尽忘失！』遂成愚惑，心意错乱，是谓欲为大患，缘此欲本，不至无为。

「复次，缘此欲本，着铠执仗，共相攻伐。以相攻伐，或在象众前、或在马众前、或在步兵前、或在车众前，见马共马鬪、见象共象鬪、见车共车鬪、见步兵共步兵鬪，或相斫射，以稍相斫刺。如此之比，欲为大患。缘欲为本，致此灾变。

「复次，缘此欲本，着铠执仗，或在城门、或在城上，共相斫射，或以稍刺、或以铁轮而辄其头，或消铁相洒。受此苦恼，死者众多。

「复次，欲者亦无有常，皆代谢变易，不停不解。此欲变易无常者，此谓欲为大患。

「云何当舍离欲？若能修行除贪欲者，是谓舍欲。谓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不知欲之大患，亦复不知舍欲之原，如实不知沙门、沙门威仪，不知婆罗门、婆罗门威仪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亦复不能举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谓诸沙门、婆罗门审知欲为大患，能舍离欲，如实不虚。知沙门有沙门威仪，知婆罗门有婆罗门威仪，已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为舍离于欲。

「云何色味？设有见刹利女种、婆罗门女种、长者女种，年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不长不短，不肥不瘦，不白不黑，端政无双，世之希有。彼最初见彼颜色，起喜乐想，是谓色味。

「云何为色大患？复次。若后见彼女人，年八十、九十，乃至百岁，颜色变异，年过少壮，牙齿缺落，头发皓白，身体垢墜，皮缓面皱，脊偻呻吟，身如故车，形体战掉，扶杖而行。云何，比丘！初见妙色，后复变易，岂非是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此若见彼女人，身抱重患，卧于床褥，失大小便，不能起止。云何，比丘！本见妙色，今致此患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诸比丘！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比丘！若见彼女人身坏命终，将诣塚间。云何，比丘！本见妙色，今以变改，于中见起苦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，死经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、五日，乃至七日，身体降胀烂臭，散落一处。云何，比丘！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，乌、鹊、鷄、鸞竞来食噉，或为狐、狗、狼、虎所见食噉，或为蝇飞蠹动、极细蠕虫而见食噉。云何，比丘！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虫鸟以食其半，肠胃肉血污秽不净。云何，比丘！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血肉以尽，骸骨相连。云何，比丘！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血肉以尽，唯有筋缠束薪。云何，比丘！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复见彼女人身，骸骨散落，各在一处，或脚骨一处，或膊骨一处，或髀骨一处，或臑骨一处，或肋骨一处，或

肩臂骨一处，或颈骨一处，或髑髅一处。云何，诸比丘！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此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身，骨皓白色，或似鸽色。云何，比丘！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若见彼女人，骸骨经无数岁，或有腐烂坏败，与土同色。云何，比丘！彼本有妙色，今致此变，于中起苦、乐想，岂非大患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谓色为大患。复次，此色无常、变易，不得久停，无有老幼，是谓色为大患。」

「云何色为出要？若能舍离于色，除诸乱想，是谓舍离于色。谓诸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着色，不知大患，亦不舍离，如实而不知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，不能己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谓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于色不着色，深知为大患，能知舍离，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，己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谓舍离于色。」

「云何为名痛味？于是，比丘！得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乐痛；得苦痛时，便知我得苦痛；若得不苦不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。若得食乐痛时，便知我得食乐痛；若得食苦痛时，便知我得食苦痛；若得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便知我得不苦不乐痛。不食苦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苦痛；若不食乐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乐痛；若不食不苦不乐痛时，便自知我不食不苦不乐痛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得乐痛，尔时不得苦痛，亦复无不苦不乐痛，尔时我唯有乐痛。若得苦痛时，尔时无有乐痛，亦无不苦不乐痛，唯有苦痛。若复，比丘！得不苦不乐痛时，尔时无有乐痛、苦痛，唯有不苦不乐痛。复次，痛者无常、变易之法，以知痛无常、变易法者，是谓痛为大患。」

「云何痛为出要？若能于痛舍离于痛，除诸乱想，是谓舍离于痛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痛着痛，不知大患，亦不舍离，如实而不知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，于沙门不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不知婆罗门威仪，不能以身作证而自游戏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于痛不着痛，深知为大患，能知舍离，是谓于沙门知沙门威仪，于婆罗门知婆罗门威仪，以身作证而自游戏，是谓舍离于痛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沙门、婆罗门不知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，如实而不知，复教化人使行者，此非其宜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能舍离痛，如实而知，复劝教人使远离之，此正其宜，是谓舍离于痛。

「我今，比丘！以说着欲、味欲，欲为大患，复能舍者；亦说着色、味色，色为大患，能舍离色；以说着痛、味痛，痛为大患，能舍离痛，诸如来所应行者，所谓施設者，我今周讫。常当念在树下空闲之处，坐禅思惟，莫有懈怠，是谓我之教勅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不牢要。云何为三？身不牢要、命不牢要、财不牢要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不牢要。于此，比丘！三不牢要中，当求方便，成三牢要。云何为三？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；不牢要命，求于牢要；不牢要财，求于牢要。

「云何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？所谓谦敬礼拜，随时问讯。是谓不牢要身，求于牢要。

「云何不牢要命，求于牢要？于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尽形寿不杀生，不加刀杖，常知惭愧，有慈悲心，普念一切众生；尽形寿不盗，恒念惠施，心无悋相；尽形寿不淫，亦不他淫；尽形寿不妄语，常念至诚，不欺世人；尽形寿不饮酒，意不错乱，持佛禁戒。是谓命不牢要，求于牢要。

「云何财不牢要，求于牢要？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常念惠施与沙门、婆罗门、诸贫匮者，须食者与食，须浆与浆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、舍宅、城郭，所须之具悉皆与之。如是，财不牢要，求于牢要。」

「是谓，比丘！以此三不牢要，求此三牢要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知身不牢要， 命亦不牢固，
财货衰耗法， 当求牢要者。
人身甚难得， 命亦不久停，
财货磨灭法， 欢喜念惠施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一德·福业 三因·三安·瞿
三夜·病·恶行 苦除·不牢要

增壹阿含经三供养品第二十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人，世人所应供养。云何为三？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世人所应供养；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，世人所应供养；转轮圣王，世人所应供养。」

「有何因缘，如来世人所应供养乎？夫如来者，不伏者伏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未得解脱者令得解脱，未般涅槃者使成涅槃，无救护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与作眼目，病者与作救护。最尊第一，魔若魔天、天及人民，于中最尊福田，可敬可贵，与人作导，令知正路，未知道者与说导教，以此因缘，如来世人所应供养。」

「复有何因缘，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乎？比丘当知，漏尽阿罗汉以度生死源，更不复受有，以得无上法，淫、怒、痴尽，永不得全，是世福田。以此因缘本末，使漏尽阿罗汉世人所应供养。」

「复以何因缘，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？比丘当知，转轮圣王以法治化，终不杀生，复教化人使不杀生；自不盗窃，亦复教他人使不偷盗；自不淫泆，复教他人不行淫泆；自不妄语，亦复教他人使不妄语；自不两舌，鬪乱彼此，亦复教他人使不两舌；自不嫉妬、恚、痴，亦复教他人不习此法；自行正见，复教他人使不邪见。以此因缘，以此本末，使转轮圣王世人所应供养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「有三善根，不可穷尽，渐至涅槃界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于如来所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。于正法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。于圣众而种功德，此善根不可穷尽。是谓，阿难！此三善根不可穷尽，得至涅槃界。是故，阿难！当求方便，获此不可穷尽之福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乐痛、苦痛、不苦不乐痛。诸比丘当知，彼乐痛者，欲爱使也；彼苦痛者，瞋恚使也；不苦不乐痛者，是痴使也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方便，求灭此使。所以然者，当自炽

然，当自修行法，得无比法。诸比丘当知，我灭度后，其有比丘念自炽然，修其行法，得无比法，此则是第一声闻。

「云何，比丘！当自炽然，当自修行，得修行法，获无比法？于是，比丘！内自观身，外自观身，内外自观身而自游戏；内观痛，外观痛，内外观痛；内观意，外观意，内外观意；内观法，外观法，内外观法而自游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自炽然，盛修行其法，得无比法。诸比丘行此法者，于声闻中第一弟子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事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云何为三？一者女人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；婆罗门呪术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；邪见之业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事，覆则妙，露则不妙。」

「复有三事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云何为三？日、月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；如来法语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事，露则妙，覆则不妙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女人及呪术， 邪见不善行，
此是世三法， 覆隐而最妙。
日月广所照， 如来正法语，
此是三世法， 露则第一妙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露现如来法，勿使覆隐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三有为有为相。云何为三？知所从起，知当迁变，知当灭尽。彼云何知所从起？所谓生，长大成五阴形，得诸持、入，是谓所从起。彼云何为灭尽？所谓死，命过不住、无常，诸阴散坏，宗族别离，命根断绝，是谓为灭尽。彼云何变易？齿落、发白、气力竭尽，年遂衰微，身体解散，是谓为变易法。是为，比丘！三有为有为相，当知此三有为相，善分别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愚人有三相三法，不可恃怙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；不可论说而论说之；不可行者而修习之。

「云何愚者不可思惟而思念之？于是，愚者意三行便思忆之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愚者起嫉心，于他财物及于女色，心念恶言悉兴嫉心：『彼之所有，愿是我许。』如是，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。

「云何愚者不可论说而论说之？于是，愚者造口四过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愚者恒喜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鬪乱彼此。如是，愚者造口四过。

「云何愚者造于恶行？于是，愚者造身恶行，常念杀生、窃盗、淫泆。如是，愚者造于恶行。如是，比丘！愚者有此三行，愚痴之人习此三事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智者有三事，当念修行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智者应思惟者，便思惟之；应论说者，便论说之；应行善者，便修行善。

「彼云何智者应思惟事，便思惟之？于是，智者思惟意三行。云何为三？于是，智者不嫉妬、恚、痴，常行正见，见他财货，不生想念。如是，智者应思惟者，便思惟之。」

「云何智者应论说之？于是，智者成就口四行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智者不行妄语，亦不教人妄语，见人妄语者意不喜乐，是谓智者而护其口。复次，智者不行绮语、恶口、鬪乱彼此，亦不教人使行绮语、恶口、鬪乱。如是，智者成就口四行。」

「云何智者成就身三行？于是，智者思惟身行，无所触犯。然复智者自不杀生，亦不教人杀生，见人杀者心不喜乐。自不偷窃，不教人盗，见人盗者心不喜乐。亦不淫泆，见他女人色，心不起想，亦不教人使行淫泆。设见老母，视之如己亲，中者如姊，小者如妹，意无高下。如是，智者身成就三行，是谓智者所行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此三有为之相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愚者三相常当舍离，此三智者所行，不发斯须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法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，经历生死，未曾瞻覩，我及尔等曾不见闻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，经历生死，未曾瞻覩，我及尔等曾不见闻。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，不可觉知，不见、不闻，如今我身并及汝等，皆悉觉知贤圣禁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，皆悉成就，不复受有，已断生死根原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修行此三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法甚可敬爱，世人所贪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少壮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无病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寿命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法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虽有三法，甚可爱敬，世人所贪，然更有三法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云何为三？虽有少壮，然必当老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比丘当知，虽有无病，然必当病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比丘当知，虽有寿命，然必当死，不可爱敬，世人所不贪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设有少壮，当求不老，至涅槃界；虽有无病，当求方便，使不有病；虽有寿命，当求方便，使不命终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春时天雨大雹，设如来不出世，众生入地狱，亦复如是。是时，女人入地狱多于男子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以三事故，众生之类，身坏命终，入三恶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、睡眠、调戏，有此三事缠着心意，身坏命终，入三恶趣。」

「女人竟日习翫三法而自娱乐。云何为三？晨朝以嫉妬心而自缠缚，若至日中，复以睡眠结而自缠裹，向暮以贪欲心而自缠缚。以此因缘，使彼女人身坏命终，生三恶趣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离此三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嫉妬睡眠调， 贪欲是恶法，
牵人至地狱， 至竟无解脱。
是以当舍离， 嫉妬及睡调，
亦当舍于欲， 莫造彼恶行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去离嫉妬，无慳悋心，常行惠施，不着睡眠，当行不染，不着贪欲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法，习之、翫之，不知厌足，亦复不能至休息处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贪欲。若有人习此法，初无厌足。若复有人习饮酒者，初无厌足。若复有人修习睡眠，初无厌足。是谓，比丘！若有人习此三法者，初无厌足，亦复不能至灭尽之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舍离此三法，不亲近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供养·三善根 三痛·三覆露
相·法·三不觉 爱敬·春·无足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地主品第二十三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告诸群臣曰：「汝等催严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诣世尊所，礼拜问讯。」

是时，左右受王教令，寻严驾羽宝之车，即白王曰：「严驾已办，今正是时。」

尔时，王波斯匿即乘宝羽之车，步骑数千，前后围遶，出舍卫国，至祇洹精舍，往诣世尊所。如诸王法，除去五饰，所谓盖、天冠、剑、履屣及金拂，舍着一面，至世尊所。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说深法，劝乐令喜。是时，王波斯匿闻说法已，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受我三月请，及比丘僧，莫在余处。」是时，世尊默然受波斯匿请。

时，王波斯匿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舍卫城，勅诸群臣曰：「吾欲饭佛及比丘僧三月供养，给所须物：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汝等亦当发欢喜心。」

诸臣对曰：「如是。」

时，王波斯匿即于宫门外，作大讲堂，极为殊妙，悬缯幡盖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。施诸浴池，办诸油灯，办种种饭食，味有百种。是时，王波斯匿即白：「时到，唯愿世尊临顾此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见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僧，前后围遶，入舍卫城，至彼讲堂所。到已，就座而坐，及比丘僧各随次而坐。

是时，王波斯匿将诸宫人，手自行食，供给所须，乃至三月，无所短乏，给与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见世尊食讫，持种种华散世尊及比丘僧上，更取小座于如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「我曾从佛闻以因缘本末：施畜生食者，获福百倍；与犯戒人食者，获福千倍；施持戒人食者，获福万倍；施断欲仙人食者，获福亿倍；与向须陀洹食者，获福不可计。况复成须陀洹乎？况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道！况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道！况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道！况向辟支佛、得辟支佛！况向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！况成佛及比丘僧！其福功德不可称计，我今所作功德，今日已办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王！勿作是语，作福无厌。今日何故说所作已办？所以然者，生死长远，不可称记。」

「过去久远，有王名曰地主，统领此阎浮里地。彼王有臣名曰善明，少小与王周旋，无所畏难。是时，彼王分阎浮地半与彼臣使治。是时，善明小王自造城郭，东西十二由旬，广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人民众多。」

「尔时，彼城名曰远照，善明王主第一夫人名曰月光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不白、不黑，颜貌端政，世之希有。口出优钵华香，身作梅檀香。未经几日，身便怀妊。彼夫人即往白王：『我今有娠。』王闻此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！便勅左右，更施設座具，快乐无比。夫人怀妊日数遂满，生一男儿。当生之时，阎浮里内晃然金色，颜貌端政，三十二相，身体金色。善明大王见此太子，欢喜踊跃，庆贺无量，便召诸师，婆罗门、道士，躬抱太子，使彼瞻相：『我今以生此子，卿等与吾瞻相，便立名字。』」

「时，诸相师受王教令，各共抱瞻，观察形貌，咸共白王：『圣王！太子端政无双，诸根不缺，有三十二相。今此王子当有两趣。若当在家者，便为转轮圣王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，是为七。当有千子，勇悍刚强，能却众敌，于此四海之内，不加刀杖，自然靡伏。若此王子出家学道者，成无上正觉，名德远布，弥满世界。生此王子，当此之日，光明远照，今字王子名曰灯光。』时，诸相师以立名字，各退坐而去。」

「时，王竟日抱此太子，未常离目。时，王为此王子立三讲堂，秋、冬、夏节随适所宜，宫人嫖女充满宫里，使吾太子于此游戏。」

「时，王太子年二十九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；即日出家，即夜成佛。尔时，阎浮里地悉共闻知：『彼王太子出家学道，即日成佛。』父王清旦闻王太子出家学道，即夜成佛。时，父王便作是念：『昨夜吾闻诸天在空皆共称善，此必善应，非有恶向，我今可往而共相见。』」

「时，王将四十亿众，男女围绕，便诣灯光如来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及四十亿众，各共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如来与父王及四十亿众渐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污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

要，获清净报。尔时，如来观众生意，心性柔和；诸佛如来常所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四十亿众广说其义，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「时，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：『我等意愿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。』大王当知。尔时，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，即以其日成阿罗汉。

「尔时，灯光如来将四十亿众，皆是无着，游彼国界。国土人民四事供养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渴乏。是时，地主大王闻子灯光成无上正真·等正觉，将四十亿众，皆是无着，游彼国界。『我今当遣信，往请如来在此游化；若使来者，充我本愿；若不来者，我躬自当往拜跪问讯。』即勅一臣：『汝往至彼问讯如来，持我名字，头面礼足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云王地主问讯如来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唯愿世尊临顾此土。』

「尔时，彼人受王教勅便往至彼国界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便作是说：『大王地主礼如来足，问讯礼竟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，唯愿世尊临顾彼国。』尔时，世尊默然受彼请。

「时，灯光如来将诸大众，以渐人间游行，与大比丘四十亿众俱。在在处处，靡不恭敬者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悉贡献，渐至地主国界，时，地主大王闻灯光如来至此国界，在北婆罗园中，将大比丘众四十亿人：『我今可躬自往迎。』时，地主大王复将四十亿众往诣灯光如来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及四十亿众礼足已，在一面坐。

「尔时，灯光如来渐与彼王及四十亿众面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污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要，获清净报。尔时，如来观众生意，心性柔和，诸佛如来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四十亿众广说其义，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「时，四十亿众白灯光如来曰：『我等意愿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。』大王当知。尔时，四十亿众尽得出家学道，即以其日，成阿罗汉道。时，地主国王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「时，灯光如来将八十亿众，皆是阿罗汉，游彼国界，国土人民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事事供给，无所乏短。是时，地主国王复于余时，将诸群臣至彼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灯光如来与彼国王说微妙法，地主大王白如来曰：『唯愿世尊尽我形寿受我供养，及比丘

僧，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悉当供给。』尔时，灯光如来默然受彼王请。

「时，王见佛默然受请，重白世尊：『我今从世尊求愿，唯见听许！』世尊告曰：『如来法者，以过此愿。』王白世尊：『我今求愿者，极为净妙。』世尊告曰：『所求之愿，云何净妙？』王白世尊：『如我意中，今日众僧在一器食，明日复用余器食；今日众僧着一种服，明日复更易服；今日众僧坐一种座，明日复更坐余座；今日使人与众僧使，明日复更易使人。我所求愿者，正谓此耳。』灯光如来告曰：『随汝所愿，今正是时。』」

「地主大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宫中。到已，告诸群臣：『我今意欲尽其形寿供养灯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及比丘众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汝等亦当劝发佐吾供办。』诸臣对曰：『如大王教。』去城不远一由旬内，造立堂舍，雕文刻镂，五色玄黄，悬缯幡盖，作倡伎乐，香汁洒地，修治浴池，办具灯明及甘馔、饮食、施設坐具。便白：『时到，今正是时，愿尊屈顾！』」

「时，灯光如来以知时至，着衣持钵，将比丘众，前后围遶，便往至讲堂所，各各就座而坐。时，地主大王见佛、比丘僧坐讫，将宫人嫖女及诸大臣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味各百种。大王当知，尔时，地主国王七万岁中，供养灯光如来及八十亿众诸阿罗汉，未曾懈废。时，彼如来教化周讫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「时，地主大王以若干百种香花供养，于四衢道路，起四庙寺，各用七宝金、银、琉璃、水精，悬缯幡盖，及八十亿众各各以渐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尔时，大王取八十亿众，收其舍利，各各兴起神寺，皆悬缯幡盖，香华供养。大王当知。尔时，地主大王复供养灯光如来寺及八十亿罗汉寺，复经七万岁，随时供养，然灯、散华，悬缯幡盖。大王当知，灯光如来遗法灭尽，然后彼王方取灭度。

「尔时，地主大王者岂是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地主大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我于尔时，七万岁中，以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供养彼佛，令不减少。般涅槃后，复于七万岁中供养形像舍利，烧香、然灯，悬缯幡盖，无所渴乏。我于尔时，以此功德，求在生死获此福佑，不求解脱。大王当知，尔时所有福德，今有遗余耶？莫作是观！如我今日观彼富有，无

有毫厘如毛发许。所以然者，生死长远，不可称记，于中悉食福尽，无有毫厘许在。是故，大王！莫作是说言：『我所作福佑，今日已办。』大王！当作是说：『我今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不求在生死福业，便于长夜安隐无量。』」

尔时，王波斯匿便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悲泣交集；以手拭泪，头面礼世尊足，自陈过状：「如愚、如騃，无所觉知，唯愿世尊受我悔过！今五体投地，改已往之失，更不造此言教，唯愿世尊受我悔过。」如是再三。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！今于如来前悔其非法，改往修来，我今要受汝悔过，更莫复造。」

尔时，于大众中有一比丘尼，名迦旃延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今世尊所说，甚为微妙。又世尊告波斯匿王作是语：『大王当知，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莫求在生死食其福业，更于长夜获安隐无量。』所以然者，我自忆三十一劫，饭式诘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游在野马世界。」

「尔时，彼佛到时着衣持钵，入野马城乞食。是时，城内有一使人，名曰纯黑。时，彼使人见如来执钵入城乞食。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『今如来入城必须饮食。』即入家出食施与如来，兴发此愿：『持此功德，莫堕三恶趣中；使我当来之世，亦当值如此圣尊；亦当使彼圣尊为我说法，时得解脱。』世尊并波斯匿王咸共知之。当尔时，纯黑使人者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纯黑使人者，即我身是。」

「我于尔时，饭式诘如来作此誓愿：『使将来之世，值如此圣尊，与我说法，时得解脱。』我于三十一劫不堕三恶趣中，生天、人中，最后今日受此身分，遭值圣尊得出家学道，尽诸有漏，成阿罗汉。若世尊所说极为微妙，语波斯匿王：『身、口、意所作众行，尽求解脱，莫在生死食此福业。』我若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斯，欢喜心意向如来者，我便生此念：『此诸贤士，用意犹不爱敬供奉如来？』**设**我见四部之众，即往告曰：『汝等诸贤，为须何物，衣钵耶？尼师檀耶？针筒耶？澡罐耶？及余沙门什物，我尽当供给。』我已许之，便在处处乞求。若我得者是其大幸；若使不得，

便往至鬻单越、瞿耶尼、弗于逮，求索来与。所以然者，皆由此四部之众得涅槃道。」

尔时，世尊观察迦旃延比丘尼心，便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如此之比丘尼心解脱，如迦旃延比丘尼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见也，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得信解脱者，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也。」

尔时，迦旃延比丘尼及波斯匿王、四部之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，补纳故衣。是时，释提桓因遥见尊者婆拘卢在一山曲补纳故衣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尊者婆拘卢已成阿罗汉，诸缚已解，长寿无量，恒自降伏，思惟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不着世事，亦复不与他人说法，寂默自修如外道异学。不审此尊能与他说法？为不堪任乎？我今当与试之。」

尔时，天帝释便从三十三天没不现，来至耆闍崛山，在尊者婆拘卢前住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释提桓因便说此偈：

「智者所叹说， 何故不说法？
 坏结成圣行， 何为寂然住？」

尔时，尊者婆拘卢复以此偈，报释提桓因曰：

「有佛舍利弗， 阿难均头盘，
 亦及诸尊长， 善能说妙法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白尊者婆拘卢曰：「众生之根有若干种，然尊当知，世尊亦说众生种类，多于地土，何故尊者婆拘卢不与他人说法？」

婆拘卢报曰：「众生之类难可觉知，世界若干，国土不同，皆着我所、非我所。我今观察此义已，故不与人说法。」

释提桓因曰：「愿尊与我说我所、非我所之义。」

尊者婆拘卢曰：「我人寿命，若男、若女士夫之类，尽依此命而得存在。然复，拘翼！世尊亦说：『比丘当知，当自炽然，无起邪法，亦当贤圣默然。』我观此义已，故默然耳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遥向世尊叉手，便说此偈：

「归命十力尊， 圆光无尘翳，
 普为一切人， 此者甚奇特。」

尊者婆拘卢报曰：「何故帝释而作是说：『此者甚奇特』？」

释提桓因报言：「自念我昔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礼世尊足，而问此义：『天、人之类有何想念？』尔时，世尊告我曰：『此世界若干种，各各殊异，根原不同。』我闻此语已，寻对曰：『如是，世尊所说世界若干种，各各不同，设与彼众生说法，咸共受持有成果者。』我以此故说：『此者甚奇特！』然尊者婆拘卢所说，亦复如是。世界若干种，各各不同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便作是念：「此尊堪任与人说法，非为不能。」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尊者婆拘卢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占波国雷声池侧。

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在一静处，自修法本，不舍头陀十二法行，昼夜经行，不离三十七道品之教，若坐、若行，常修正法，初夜、中夜、竟夜，恒自克励，不舍斯须，然复不能于欲漏法心得解脱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所经行处，脚坏血流，盈满路侧，犹如屠牛之处，乌鹊食血，然复不能于欲漏心得解脱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便作是念：「释迦文佛苦行精进弟子中，我为第一，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；又我家业，多财饶宝，宜可舍服，还作白衣，持财物广惠施。然今作沙门，甚难不易！」

尔时，世尊遥知二十亿耳心之所念，便腾游虚空，至彼经行处，敷坐具而坐。是时，尊者二十亿耳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问二十亿耳曰：「汝向何故作是念：『释迦文尼佛精进苦行弟子中，我为第一，然我今日漏心不得解脱；又我家业，饶财多宝，宜可舍服，还作白衣，持财物广施。然今作沙门，甚难不易。』」

二十亿耳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还问汝，随汝报我。云何，二十亿耳！汝本在家时，善弹琴乎？」

二十亿耳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本在家时，善能弹琴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二十亿耳！若弹弦极急，向不齐等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」

二十亿耳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二十亿耳！若琴弦复缓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」

二十亿耳对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二十亿耳！若琴弦不急不缓，尔时琴音可听采不？」

二十亿耳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若琴弦不缓不急，尔时琴音便可听采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亦如是。极精进者，犹如调戏；若懈怠者，此堕邪见；若能在中者，此则上行。如是不久，当成无漏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二十亿耳比丘说微妙法已，还雷音池侧。

尔时，尊者二十亿耳思惟世尊教勅，不舍须臾，在闲静处修行其法。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尊者二十亿耳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精勤苦行，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婆提长者遇病命终，然彼长者无有子息，所有财宝尽没入官。尔时，王波斯匿尘土坌身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问王曰：「大王！何故尘土坌身来至我所？」

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此舍卫城内有长者名婆提，今日命终，彼无子姓，躬往收摄财宝，理使入官。纯金八万斤，况复余杂物乎！然彼长者存在之日，所食如此之食，极为弊恶，不食精细，所著衣服垢坌不净，所乘车骑极为瘦弱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王来言：『夫慳贪之人得此财货，不能食噉，不与父母、妻子、仆从、奴婢，亦复不与朋友、知识，亦复不与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尊长者。若有智之士得此财宝，便能惠施广济，一切无所爱惜，供给沙门、婆罗门、诸高德者。』」

时，王波斯匿说曰：「此婆提长者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婆提长者命终，生涕哭大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，此断善根之人，身坏命终，生涕哭地狱中。」

波斯匿王曰：「婆提长者断善根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如王所说，彼长者断于善根，然彼长者故福已尽，更不造新。」

王波斯匿曰：「彼长者颇有遗余福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无也，大王！乃无毫厘之余有存在者，如彼田家公，但收不种，后便穷困，渐以命终。所以然者，但食故业，更不造新。此长者亦复如是，但食故福，更不造新福，此长者今夜当在涕哭地狱中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便怀恐怖，收泪而曰：「此长者昔日作何功德福业生在富家？复作何不善根本，不得食此极富之货，不乐五乐之中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波斯匿王曰：「过去久远迦叶佛时，此长者在此舍卫城中为田家子。尔时，佛去世后，有辟支佛出世，往诣此长者家。尔时，此长者见辟支佛在门外，见已，便生是念：『如此尊者出世甚难，我今可以饮食往施此人。』尔时，长者便施彼辟支佛食，辟支佛得食已，便飞在虚空而去。时，彼长者见辟支佛作神足，作是誓愿：『持此善本之愿，使世所生之处，不堕三恶趣，常多财宝。』后有悔心：『我向所有食，应与奴仆，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。』

「尔时，田家长者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田家长者，今此婆提长者是。是时施已，发此誓愿，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不堕恶趣，恒多财饶宝，生富贵之家，无所渴乏。既复施已，后生悔心：『我宁与奴仆使食，不与此秃头道人使食。』以此因缘本末，不得食此极有之货，亦复不乐五乐之中，不自供养；复不与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仆从、朋友、知识，不施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尊长者，但食故业，不造新者。是故，大王！若有智之士得此财货，当广布施，莫有所惜，复当得无极之财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自今以后，当广布施沙门、婆罗门四部之众，诸外道、异学来乞求者，我不堪与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王！莫作是念。所以然者，一切众生皆由食得存，无食便丧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念当广惠施， 终莫断施心，
必当值贤圣， 度此生死源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我今倍复欢庆向于如来，所以然者，一切众生皆由食得存，无食不存。」尔时，波斯匿王曰：「自今以后，当广惠施，无所吝惜。」

是时，世尊与王说微妙之法。时，王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在闲静处，便生此念：「世间颇有此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乎？」尔时，尊者阿难便从坐起，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我于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『世间颇有此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乎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有此妙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此是何者香？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有此之香，然此香气力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此何等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三种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」

阿难言：「何等为三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戒香、闻香、施香。是谓，阿难！有此香种，然复此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诸世间所有之香，此三种香最胜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无能及者。犹如由牛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然此醍醐最胜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亦不能及。此亦如是，诸所有世间诸香，此三种香最胜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木蜜及梅檀， 优钵及诸香，
亦诸种种香， 戒香最为胜。
此戒以成就， 无欲无所染，
等智而解脱， 逝处魔不知。
此香虽为妙， 及诸檀蜜香，
戒香之为妙， 十方悉闻之。
梅檀虽有香， 优钵及余香，
此诸众香中， 闻香最第一。
梅檀虽有香， 优钵及余香，
此诸众香中， 施香最第一。」

「是谓此三种香，亦逆风香，亦顺风香，亦逆顺风香。是故，阿难！当求方便，成此三香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到时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尔时，提婆达兜亦入城乞食。时，提婆达兜所入巷中，佛亦往至彼，然佛遥见提婆达兜来，便欲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何故欲远此巷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提婆达兜今在此巷，是以避之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岂畏提婆达兜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不畏提婆达兜也，但此恶人不应与相见。」

阿难曰：「然，世尊！可使此提婆达兜乃可使在他方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言：

「我终无此心， 使彼在他方，
 彼自当造行， 便自在他所。」

阿难白世尊曰：「然提婆达兜有过于如来所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愚惑之人不应与相见。」是时，世尊向阿难而说此偈：

「不应见愚人， 莫与愚从事，
 亦莫与言论， 说于是非事。」

是时，阿难复以此偈报世尊曰：

「愚者何所能， 愚者有何过，
 正使共言说， 竟有何等失？」

尔时，世尊复以此偈报阿难曰：

「愚者自造行， 所作者非法，
 正见反常律， 邪见日以滋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莫与恶知识从事。所以然者，与愚人从事，无信、无戒、无闻、无智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便增益诸功德，戒具成就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恒以五百釜食给与提婆达兜。彼时，提婆达兜名闻四远，戒德具足，名称悉备，乃能使王日来供养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得此利养已，诸比丘闻之，白世尊曰：「国中人民，叹说提婆达兜名称远布，乃使王阿阇世恒来供养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莫施此心，贪提婆达兜利养。所以然者，提婆达兜愚人造此三事，身、口、意行，终无惊惧，亦不恐怖，如今提婆达兜愚人，当复尽此诸善功德，如取恶狗鼻坏之，倍复凶恶。提婆达兜愚人亦复如是，受此利养，遂起贡高。是故，诸比丘！亦莫兴意着于利养。设有比丘着于利养，而不获三法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而不成就。若有比丘不着利养，便获三法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贤圣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。若欲成此三法，当发善心，不着利养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不善根。云何为三？贪不善根、恚不善根、痴不善根。若比丘有此三不善根者，堕三恶趣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如是，比丘！若有此三不善根者，便有三恶趣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有此三善根。云何为三？不贪善根、不恚善根、不痴善根，是谓比丘有此三善根。若有此三善根者，便有二善处，涅槃为三。云何二趣？所谓人、天是也。是谓比丘有此三善者，则生此善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离三不善根，修三善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等聚、邪聚、不定聚。彼云何为等聚？所谓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，是谓等聚。彼云何名为邪聚？所谓邪见、邪治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是谓邪聚。彼云何名为不定聚？所谓不知苦、不知习、不知尽、不知道、不知等聚、不知邪聚，是谓名为不定聚。

「诸比丘当知，复有三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善聚、等聚、定聚。彼云何名善聚？所谓三善根。何等善根？所谓不贪善根、不恚善根、不痴善根，是谓善聚。云何名为等聚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，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三昧，是谓等聚。彼云何名为定聚？所谓知苦、知习、知尽、知道、知善聚、知恶趣、知定聚，是谓名为定聚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此三聚中，邪聚、不定聚，当远之，此正聚者当奉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三观想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观欲想、瞋恚想、杀害想。是谓比丘有此三想。比丘当知，若有观欲想，命终时便堕地狱中。若观瞋恚想，命终时生畜生中。所谓鸡狗之属，蛇虻之类而生其中。若观害想，亦命终者生饿鬼中，形体烧然，苦痛难陈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想生地狱中、饿鬼、畜生。

「复有三想，云何为三？所谓出要想、不害想、不恚想。若有人有出要想者，命终之时生此人中。若有不害想者，命终时自然天上。若有人不杀心

者，命终时断五结，便于彼处而般涅槃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想，常念修行，此三恶想当远离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地主·婆拘·耳 婆提·逆顺香
愚·世·三不善 三聚·观在后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者，天帝释告三十三天：『卿等若入大战中时，设有恐怖畏惧之心者，汝等还顾视我高广之幢，设见我幢者，便无畏怖。若不忆我幢者，当忆伊沙天王幢；以忆彼幢者，所有畏怖，便自消灭。若不忆我幢，及不忆伊沙幢者，尔时当忆婆留那天王幢；以忆彼幢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』」

「我今亦复告汝等，设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若有畏怖衣毛竖者，尔时当念我身，此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。设有恐怖衣毛竖者，便自消灭。」

「若复不念我者，尔时当念于法。如来法者甚为微妙，智者所学。以念法者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」

「设不念我，复不念法，尔时当念圣众。如来圣众极为和顺，法法成就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四双八辈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可事，世间福田，是谓如来圣众。尔时若念僧已，所有恐怖，便自消灭。

「比丘当知，释提桓因犹有淫、怒、痴，然三十三天念其主即无恐怖；况复如来无有欲、怒、痴心，当念有恐怖乎？若有比丘有恐怖者，便自消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拔祇国界有鬼，名为毘沙。在彼国界，极为凶暴，杀民无量，恒日杀一人，或日杀二人、三人、四人、五人、十人、二十人、三十人、四十人、五十人。尔时，诸鬼神、罗刹充满彼国。

是时，拔祇人民皆共集聚，而作是说：「我等可得避此国至他国界，不须住此。」

是时，毘沙恶鬼知彼人民心之所念，便语彼人民曰：「汝等莫离此处至他邦土。所以然者，终不免吾手。卿等日日持一人祠吾，吾要不触扰汝。」

是时，拔祇人民日取一人祠彼恶鬼。是时，彼鬼食彼人已，取骸骨掷着他方山中，然彼山中骨满溪谷。

尔时，有长者名善觉，在彼住止，饶财多宝，积财千亿，骡、驴、骆驼不可称计，金、银、珍宝、车璩、马瑙、真珠、虎珀亦不可称。尔时，彼长者有儿，名那优罗，唯有一子，甚爱敬念，未曾离目前。尔时，有此限制，那优罗小儿，次应祠鬼。

是时，那优罗父母沐浴此小儿，与着好衣，将至冢间，至彼鬼所。到已，啼哭唤呼，不可称计，并作是说：「诸神，地神，皆共证明：我等唯有此一

子，愿诸神明当证明此；及二十八鬼神王当共护此，无令有乏，及四天王咸共归命，愿拥护此儿，使得免济；及释提桓因亦向归命，愿济此儿命；及梵天王亦复归命，愿脱此命；诸有鬼神护世者亦向归命，使脱此厄；诸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，我今亦复归命，使脱此厄；诸辟支佛无师自觉亦复自归，使脱此厄；彼如来今亦自归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获者获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使般涅槃，无救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病者作大医王，若天、龙、鬼神、一切人民、魔及魔天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，可敬可贵，为人作良佑福田，无有出如来上者。然如来当监察之，愿如来当照此至心。」是时，那优罗父母即以此儿付鬼已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复以天耳彻听，闻有此言，那优罗父母啼哭不可称计。尔时，世尊以神足力，至彼山中恶鬼住处。时，彼恶鬼集在雪山北鬼神之处。是时，世尊入鬼住处而坐，正身正意，结跏趺坐。

是时，那优罗小儿渐以至彼恶鬼住处。是时，那优罗小儿遥见如来在恶鬼住处，光色炳然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颜色端政，与世有奇，诸根寂静，得诸功德，降伏诸魔，如此诸德不可称计。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如须弥山，出诸山顶，面如日月，亦如金山，光有远照。见已，便起欢喜心向于如来，便生此念：「此必不是毘沙恶鬼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见之，极有欢喜之心，设当是恶鬼者，随意食之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「那优罗！如汝所言，我今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故来救汝，及降此恶鬼。」

是时，那优罗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与说妙义。所谓论者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恶，漏不净行，出家为要，去诸乱想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那优罗小儿心意欢喜，意性柔软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具与彼说。彼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彼以见法、得法，成就诸法、承受诸法，无有狐疑，解如来教，归佛、法、圣众，而受五戒。

是时，毘沙恶鬼还来到本住处。尔时，恶鬼遥见世尊端坐思惟，身不倾动。见以，便兴恚怒，雨雷电霹雳向如来所，或雨刀剑；未堕地之顷，便化优钵

莲华。是时，彼鬼倍复瞋恚，雨诸山河石壁；未堕地之顷，化作种种饮食。是时，彼鬼复化作大象，吼唤向如来所。尔时，世尊复化作师子王。是时，彼鬼倍化作师子形向如来所。尔时，世尊化作大火聚。是时，彼鬼倍复瞋恚，化作大龙而有七首。尔时，世尊化作大金翅鸟。

是时，彼鬼便生此念：「我今所有神力，今以现之，然此沙门衣毛不动，我今当往问其深义。」是时，彼鬼问世尊曰：「我今毘沙欲问深义，设不能报我者，当持汝两脚擲着海南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恶鬼当知，我自观察，无天及人民、沙门、婆罗门、若人、非人，能持我两脚擲海南者。但今欲问义者，便可问之。」

是时，恶鬼问曰：「沙门！何等是故行？何等是新行？何等是行灭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恶鬼当知，眼是故行，曩时所造，缘痛成行；耳、鼻、口、身意，此是故行，曩时所造，缘痛成行。是谓，恶鬼，此是故行。」

毘沙鬼曰：「沙门！何等是新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身所造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是谓，恶鬼！此是新行。」

时恶鬼曰：「何等是行灭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恶鬼当知，故行灭尽，更不兴起，复不造行，能取此行，永以不生，永尽无余，是谓行灭。」

是时，彼鬼白世尊曰：「我今极饥，何故夺我食？此小儿是我所食，沙门！可归我此小儿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昔我未成道时，曾为菩萨，有鸽投我，我尚不惜身命，救彼鸽厄。况我今日已成如来，能舍此小儿令汝食噉？汝今恶鬼尽其神力，吾终不与汝此小儿。云何，恶鬼，汝曾迦叶佛时，曾作沙门，修持梵行，后复犯戒，生此恶鬼。」

尔时，恶鬼承佛威神，便忆曩昔所造诸行。尔时，恶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并作是说：「我今愚惑，不别真伪，乃生此心向于如来，唯愿世尊受我忏悔。」如是三、四。

世尊告曰：「听汝悔过，勿复更犯。」尔时，世尊与毘沙鬼说微妙法，劝令欢喜。

时，彼恶鬼手擎数千两金，奉上世尊，白世尊曰：「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，唯愿世尊与我受之，及此数千两金。」如是再三。

尔时，世尊即受此山谷，便说此偈：

「园果施清凉， 及作水桥梁，
 设能造大船， 及诸养生具。
 昼夜无懈怠， 获福不可量，
 法义戒成就， 终后生天上。」

是时，彼鬼白世尊曰：「不审世尊更有何教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舍汝本形，着三衣，作沙门，入拔祇城，在在处处作此教令：『诸贤当知，如来出世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解脱者令知解脱，无救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诸天、世人、天、龙、鬼神、魔、若魔天、若人、非人，最尊、最上，无与等者，可敬、可贵，为人作良佑福田。今日度那优罗小儿及降毘沙恶鬼，汝等可往至彼受化。』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毘沙鬼作沙门，披服着三法衣，入诸里巷，作此教令：「今日世尊度那优罗小儿，及降伏毘沙恶鬼，汝等可往受彼教诲。」

当于尔时，拔祇国界人民炽盛。是长者善觉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将八万四千人民众生，至彼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拔祇人民或有礼足者，或有擎手者。尔时，八万四千之众，已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。所谓论者，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。尔时，世尊观察彼八万四千众，心意欢悦。诸佛世尊常说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普与彼八万四千众而说此法，各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犹如白净之衣，易染为色。此八万四千众亦复如是，诸尘垢尽，

得法眼净，得法、见法、分别诸法，无有狐疑，得无所畏，自归三尊：佛、法、圣众，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那优罗父长者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当受我请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时彼长者以见世尊默然受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退还所在，办种种饮食，味若干种，清旦自白：「时到。」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拔祇城，至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长者以见世尊坐定，自手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以见世尊食讫，行清净水已，便取一座，在如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「善哉！世尊！若四部之众，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尽使在我家取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长者！如汝所言。」

世尊即与长者说微妙之法，以说法竟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如屈申臂顷，从拔祇不现，还来至舍卫祇洹精舍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四部之众，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者，当从那优罗父舍取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告比丘：「如我今日优婆塞中第一弟子，无所爱惜，所谓那优罗父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尼拘留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释种诸豪姓者数千人众，往诣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诸释白世尊曰：「今日当作王，治领此国界，我等种姓便为不朽，无令转轮圣王位于汝断灭。若当世尊不出家者，当于天下作转轮圣王，统四天

下，千子具足，我等种姓名称远布，转轮圣王出于释姓。以是故，世尊！当作王治，无令王种断绝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正是王身，名曰法王。所以然者，我今问汝：『云何，诸释！言转轮圣王七宝具足，千子勇猛？』我今于三千大千刹土中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，成就七觉意宝，无数千声闻之子以为营从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今用此位为？ 得已后复失。
此位最为胜， 无终无有始，
以胜无能夺， 此胜最为胜，
然佛无量行， 无迹谁迹将？」

「是故，诸瞿昙！当求方便，正法王治。如是，诸释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释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曰：「颇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耶？久在于世，亦不移动？颇有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恒在不变易耶？久存于世，亦不移动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无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、久存于世者，亦复无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恒在不变易、久存于世者。若复，比丘！当有此色，恒在不变易、久存于世者，则梵行之人，不可分别。若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久存于世、不变易者，梵行之人，不可分别。是故，比丘！以色不可分别，不久存于世故，是故梵行之人乃能分别尽于苦本，亦无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不久存于世，是故梵行乃可分别尽于苦本。」

尔时，世尊取少许土，着爪上，语彼比丘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见此爪上土不？」

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已，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设当有尔许色恒在于世者，则梵行之人不可分别得尽苦际。以是，比丘！以无尔许色在，便得行梵行，得尽苦本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我昔曾为大王！领四天下，以法治化，统领人民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我于尔时，作此转轮圣王，领四天下，有八万四千神象，象名菩呼。复有八万四千羽宝之车，或用师子皮覆，或用狼狗皮覆者，尽悬幢高盖。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台，犹如天帝所居之处。复有八万四千讲堂，如法讲堂之比。复有八万四千玉女之众，像如天女。复有八万四千高广之座，皆用金银七宝厕间。复有八万四千衣被服饰，皆是文绣柔软。复有八万四千饮食之具，味若干种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我尔时乘一大象，色极白好，口有六牙，金银交具，身能飞行，亦能隐形，或大、或小，象名菩呼。我尔时，乘一神马，毛尾朱色，行不身动，金银交饰，身能飞行，亦能隐形，或大、或小，马名毛王。我于尔时，八万四千高广之台，住一台中，台名须尼摩，纯金所作。尔时，我在一讲堂中止宿，讲堂名法说，纯金所造。我于尔时，乘一宝羽之车，车名最胜，纯金所造。我于尔时，将一玉女，左右使令亦如姊妹。我于尔时，于八万四千高广之座，在一座上，金银、璎珞不可称计。我于尔时，着一妙服，像如天衣。所食之食，味如甘露。

「当于尔时，我作转轮圣王，时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，门外多有伤害，不可称计。我于尔时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八万四千神象朝朝来至，门外多有伤害，不可称计。我今意中欲使分为二分，四万二千朝朝来贺。』尔时，比丘！我作是念：『昔作何福？复作何德？今得此威力，乃至于是。』复作是念：『由三事因缘故，使我获此福佑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惠施、慈仁、自守。』比丘当观，尔时诸行永灭无余，尔时游于欲意无有厌足。所谓厌足，于贤圣戒律乃为厌足。云何，比丘！此色有常耶？无常耶？」

比丘对曰：「无常也。世尊！」

「若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可得生此心，此是我许，我是彼所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「痛、想、行、识是常也？是无常耶？」

比丘对曰：「无常也。世尊！」

「设使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可得生此心，此是我许，我是彼所。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诸所有色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者。若大、若小。若好、若丑，若远、若近，此色亦非我所，我亦非彼所，此是智者之所学也。诸所有痛，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若远、若近，此痛亦非我所，我亦非彼所。如是智者之所觉知。比丘当作是观，若声闻之人，厌患于眼，厌患于色，厌患眼识，若缘眼生苦乐，亦复厌患。亦厌患于耳，厌于声，厌于耳识，若依耳识生苦乐者，亦复厌患。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法亦复厌患，若依意生苦乐者，亦复厌患。已厌患，便解脱；已解脱，便得解脱之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得世尊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自修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离家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道场树下，初始得佛。

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以得此甚深之法，难解、难了、难晓、难知，极微极妙智所觉知，我今当先与谁说法？使解吾法者是谁？」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罗勒迦蓝诸根纯熟，应先得度，又且待我有法。」作此念已，虚空中有天白世尊曰：「罗勒迦蓝死已七日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复作念曰：「何其苦哉，不闻吾法，而取命终；设当闻吾法者，即得解脱。」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先与谁说法，使得解脱？今鬻头蓝弗先应得度，当与说之，闻吾法已，先得解脱。」世尊作是念，虚空中有

天语言：「昨日夜半，以取命终。」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鬻头蓝弗何其苦哉！不闻吾法，而取命过；设得闻吾法者，即得解脱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谁先闻法而得解脱？」是时，世尊重更思惟：「五比丘多所饶益，我初生时，追随吾后。」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今五比丘竟为所在？」即以天眼观五比丘，乃在波罗[木*奈]仙人鹿园所止之处。「我今当往先与五比丘说法，闻吾法已，当得解脱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七日之中熟视道树，目未曾眴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我今此坐处， 经历生死苦，
执御智慧斧， 永断根元栽。
天王来至此， 及诸魔怨属，
复以方便降， 令着解脱冠。
今于此树下， 坐于金刚床，
以获一切智， 逮无所碍慧。
我坐此树下， 见生死之苦，
已却死元本， 老病永无余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坐起而去，欲向波罗[木*奈]国。

是时，优毘伽梵志遥见世尊光色炳然，翳日月明，见已，白世尊曰：「瞿昙！师主今为所在？为依何人出家学道？恒喜说何法教？为从何来？为欲所至？」

尔时，世尊向彼梵志，而说此偈：

「我成阿罗汉， 世间最无比，
天及世间人， 我今最为上。
我亦无师保， 亦复无与等，
独尊无过者， 冷而无复温。
今当转法轮， 往诣加尸邦，
今以甘露药， 开彼盲冥者。
波罗[木*奈]国界， 加尸国王土，
五比丘住处， 欲说微妙法。」

使彼早成道， 及得漏尽通，
以除恶法元， 是故最为胜。」

时，彼梵志叹咤，俨头叉手，弹指含笑，引道而去。

时，世尊往诣波罗[木*奈]。是时，五比丘遥见世尊来，见已各共论议：「此是沙门瞿昙从远而来，情性错乱，心不专精。我等勿复共语，亦莫起迎，亦莫请坐。」

尔时，五人便说此偈：

「此人不应该， 亦莫共亲视，
勿复称善来， 亦莫请使坐。」

尔时，五人说此偈已，皆共默然。尔时，世尊至五比丘所，渐渐欲至。时，五比丘渐起来迎，或与敷座者，或与取水者。尔时，世尊即前就坐，作是思惟：「此是愚痴之人，竟不能全其本限。」尔时，五比丘称世尊为卿，是时，世尊告五比丘曰：「汝等莫卿无上至真·等正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已成无上至真·等正觉，已获甘露善。自专念，听吾法语。」

尔时，五比丘白世尊曰：「瞿昙！本苦行时，尚不能得上人之法，况复今日意情错乱，言得道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五人！汝等曾闻吾妄语乎？」

五比丘曰：「不也。瞿昙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来·等正觉已得甘露，汝等悉共专心，听吾说法。」是时，世尊便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堪任降此五人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汝等当知，有此四谛。云何为四？苦谛、苦习谛、苦尽谛、苦出要谛。彼云何名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愁忧苦痛，不可称记。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欲不得，亦复是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苦谛。

「云何苦习谛？所谓受爱之分，习之不倦，意常贪着，是谓苦习谛。」

「彼云何苦尽谛？能使彼爱灭尽无余，亦不更生，是谓苦尽谛。

「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。所谓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业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。是谓名为四谛之法。

「然复，五比丘！此四谛之法，苦谛者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，本未闻法。复次，苦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谛。苦习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。复次，苦习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习谛，苦尽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慧生、光生。复次，苦尽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尽谛。苦出要谛者，本未闻法，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觉生、光生、慧生。复次，苦出要谛者，实、定，不虚不妄，终不有异；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苦出要谛。

「五比丘当知，此四谛者，三转十二行，如实不知者，则不成无上正真·等正觉。以我分别此四谛三转十二行，如实知之·是故成无上至真·等正觉。」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阿若拘邻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告拘邻曰：「汝今以逮法、得法？」

拘邻报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以得法、逮法。」

是时，地神闻此语已，作是唱：「今如来在波罗[木*奈]国转法轮。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、人及非人所不能转者，今日如来转此法轮，阿若拘邻已得甘露之法。」

是时，四天王从地神闻唱令声，复传告曰：「阿若拘邻以得甘露之法。」

是时，三十三天复从四天王闻，艳天从三十三天闻，乃至兜术天展转闻声，乃至梵天亦复闻声：「如来在波罗[木*奈]转法轮，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、人及非人所不转者，今日如来转此法轮。」尔时，便名为阿若拘邻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汝等二人住受教诲，三人乞食，三人所得食者，六人当共食之；三人住受教诲，二人往乞食，二人所得食者，六人当取食之。」尔时教诲，此时成无生涅槃法，亦成无生、无病、无老、无死。是时，五比丘尽成阿罗汉。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有五阿罗汉，佛为第六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五比丘：「汝等尽共人间乞食，慎莫独行。然复众生之类，诸根纯熟，应得度者，我今当往优留毘村聚，在彼说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往至优留毘村聚所。尔时，连若河侧有迦叶在彼止住，知天文、地理，靡不贯博，算数树叶皆悉了知，将五百弟子，日日教化。去迦叶不远有石室，于石室中，有毒龙在彼止住。

尔时，世尊至迦叶所。到已，语迦叶言：「吾欲寄在石室中一宿；若见听者，当往止住。」

迦叶报曰：「我不爱惜，但彼有毒龙，恐相伤害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迦叶！无苦！龙不害吾，但见听许，止住一宿。」

迦叶报曰：「若欲住者，随意往住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往石室，敷座而宿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是时，毒龙见世尊坐，便吐火毒。尔时，世尊入慈三昧，从慈三昧起，入焰光三昧。尔时，龙火、佛光一时俱作。

尔时，迦叶夜起，瞻视星宿，见石室中，有大火光。见已，便告弟子曰：「此瞿昙沙门容貌端政，今为龙所害，甚可怜愍！我先亦有此言：『彼有恶龙，不可止宿。』」是时，迦叶告五百弟子：「汝持水瓶，及舆高梯，往救彼火，使彼沙门得济此难。」

尔时，迦叶将五百弟子，往诣石室，而救此火；或持水洒者，或施梯者，而不能使火时灭，皆是如来威神所致。尔时，世尊入慈三昧，渐使彼龙无复瞋恚。时，彼恶龙心怀恐怖，东西驰走，欲得出石室，然不能得出石室。是时，彼恶龙来向如来，入世尊钵中住。

是时，世尊以右手摩恶龙身，便说此偈：

「龙出甚为难， 龙与龙共集，
龙勿起害心， 龙出甚为难。
过去恒沙数， 诸佛般涅槃，
汝竟不遭遇， 皆由瞋恚火。
善心向如来， 速舍此恚毒，
已除瞋恚毒， 便得生天上。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五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二

尔时，彼恶龙吐舌，舐如來手，熟視如來面。

是時，世尊明日清旦，手擎此惡龍，往詣迦葉，語迦葉曰：「此是惡龍，極為凶暴，今以降之。」

爾時，迦葉見惡龍已，便懷恐怖，白世尊曰：「止！止！沙門！勿復來前，龍備相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迦葉！勿懼，我今已降之，終不相害。所以然者，此龍已受教化。」

是時，迦葉及五百弟子嘆未曾有：「甚奇！甚特！此瞿曇沙門極大威神，能降此惡龍，使不作惡；雖爾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爾時，迦葉白世尊曰：「大沙門！當受我九十日請，所須衣被、飯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盡當供給。」爾時，世尊默然受迦葉請。

時，世尊以此神龍着大海中，而彼惡龍隨壽長短，命終之後，生四天王天上。是時，如來還止石室。

迦叶供办种种饭食已，往白世尊：「饭食已办，可往就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迦叶在前，吾正尔当往。」迦叶去后，便往至阎浮提界上，阎浮树下取阎浮果。还，先至迦叶石室中坐。

是时，迦叶见世尊在石室中，白世尊曰：「沙门！为从何道，来至石室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去之后，吾至阎浮提界上，取阎浮果，还来至此坐。迦叶当知，此果甚为香美，可取食之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我不须是。沙门自取食之。」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足，有大威力，乃能至阎浮界上，取此美果。虽尔，故不如我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在彼止宿。

迦叶清朝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白世尊曰：「食时以至，可往就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」迦叶去后，便至阎浮界上，取阿摩勒果。还，先至迦叶石室中坐。

迦叶白世尊曰：「沙门！为从何道，来至此间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去之后，至阎浮界上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美。若须者便取食之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吾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」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，吾去之后，取此果来。虽尔，故不如我，我已得道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叶至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「食时已至，可往就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」迦叶去后，世尊至北鬱单曰，取自然粳米来，还至迦叶石室。

迦叶问佛：「沙门！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迦叶当知，汝去之后，吾至鬻单曰，取自然粳米，极为香好。迦叶！须者便取食之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吾不须是。沙门自取食之。」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足，有大神力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叶至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「食时已至，可往就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」迦叶去后，世尊至瞿耶尼，取呵梨勒果，先至迦叶石室中坐。

迦叶问佛：「沙门！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去之后，吾至瞿耶尼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美。迦叶！须者可取食之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不须是。沙门自取食之。」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明日，迦叶至世尊所而白：「时至，可往就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」迦叶去后，世尊至弗于逮，取毘酰勒果，先至迦叶石室中坐。

迦叶问佛：「沙门！为从何道，来至此坐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去之后，吾至弗于逮，取此果来，极为香好。迦叶！须者可取食之。」

迦叶对曰：「吾不须是，沙门自取食之。」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力，有大神足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彼止宿。

是时，迦叶时欲大祠，五百弟子执斧破薪，手擎斧而斧不下。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必沙门所为。」是时，迦叶问世尊曰：「今欲破薪，斧何故不下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得斧下耶？」

曰：「欲使下。」斧寻时下。

是时，彼斧既下，复不得举。迦叶复白佛言：「斧何故不举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使斧举耶？」

曰：「欲使举。」斧寻得举。

尔时，迦叶弟子意欲然火，火不得然。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必沙门瞿昙所为。」迦叶白佛：「火何故不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欲使火然耶？」

曰：「欲使然。」火寻时然。

尔时，意欲灭火，火复不灭。迦叶白佛：「火何故不灭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欲使火灭耶？」

曰：「欲使灭。」火寻时灭。迦叶便作是念：「此沙门瞿昙，面目端政，世之希有。吾明日欲大祠，国王人民尽当来集，设当见此沙门者，吾不复得供养。此沙门明日不来者，便为大幸。」

是时，世尊知迦叶心中所念：明日清旦，至鬻单曰，取自然粳米，瞿耶尼取乳汁，往至阿耨达泉而食。竟日在彼住，向暮还至石室止宿。

迦叶明日至世尊所，问曰：「沙门！昨日何故不来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昨日作是念：『此瞿昙极为端政，世之希有。吾明日大祠，若国王人民见者，便断吾供养。设不来者，便是大幸。』我寻知汝心之所念，乃至鬻单曰，取自然粳米，瞿耶尼取乳汁，往阿耨达泉上食。竟日在彼，向暮还至石室中止宿。」

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大沙门，极有神足，实有威神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石室止宿。即夜，四天王至世尊所而听经法，四天王亦有光明，佛亦大放光，照彼山野，洞然一色。

时，彼迦叶夜见光明。明日清旦，至世尊所，到已，白世尊曰：「昨夜是何光明照此山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昨夜四天王来至我所而听法，是彼四天王之光明。」

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极有神力，乃能使四天王来听经法。虽有此力，由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在彼宿。夜半，释提桓因来至世尊所而听法，天帝光明复照彼山。

时，彼迦叶夜起瞻星，见此光明。明日清旦，迦叶至世尊所，问曰：「瞿昙！昨夜光明极为殊特，有何因缘，有此光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昨夜天帝释来至此听经，故有此光明耳。」

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，有大威神，乃能使天帝释来听经法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在彼宿。夜半，梵天王放大光明照彼山中，至世尊所而听经法。

时，迦叶夜起见光明，明日至世尊所而问曰：「昨夜光明倍有所照，胜于日月光明，有何等因缘，致此光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迦叶当知，昨夜大梵天王来至我所而听经法。」

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瞿昙极有神力，乃能使我祖父来至此沙门所而听经法。虽尔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尔时，世尊得弊坏五纳衣，意欲浣濯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当于何处而浣此衣？」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即化作浴池，白世尊曰：「可在此浣衣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吾当于何处蹋浣此衣？」时，四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，便举大方石着水侧，白世尊曰：「可在此而蹋衣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吾何处而曝此衣？」时，树神知世尊心中所念，便垂树枝，白世尊曰：「唯愿在此曝衣。」

明日清旦，迦叶至世尊所，问世尊曰：「本无此池，今有此池；本无此树，今有此树；本无此石，今有此石。有何因缘，而有此变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是昨夜天帝释知吾欲浣衣，故作此浴池。吾复作是念：『当于何处蹋浣此衣？』时四天王知吾心中所念，便持此石来。吾复作是念：『当于何处而曝此衣？』时树神知我心中所念，便垂此树枝耳。」

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沙门瞿昙虽神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食已，还于彼宿。是时，夜半有大黑云起而作大雨，连若大河，极为瀑溢。是时，迦叶复作是念：「此河瀑溢，沙门必当为水所漂，我今看之。」是时，迦叶及五百弟子往至河所，尔时世尊在水上行，脚不为水所渍。是时，迦叶遥见世尊在水上行。是时，迦叶便作是念：「甚奇！甚特！沙门瞿昙乃能在水上行，我亦能在水上行，但不能使脚不污耳。此沙门虽神，故不如我得道真。」

是时，世尊语迦叶言：「汝亦非阿罗汉，复不知阿罗汉道，汝尚不识阿罗汉名，况得道乎？汝是盲人，目无所覩，如来现尔许变化，故言：『不如我得道真。』」汝方作是语：『吾能在水上行。』今正是时，可共在水上行耶？汝今可舍邪见之心，无令长夜受此苦恼。」

是时，迦叶闻世尊语已，便前头面礼足：「我今悔过，深知非法，乃触如来，唯愿受悔。」如是再三。

世尊告曰：「听汝改过，乃能自知触扰如来。」

是时，迦叶告五百弟子曰：「汝等各随所宜，我今自归沙门瞿昙。」

是时，五百弟子白迦叶言：「我等先亦有心于沙门瞿昙，当降龙时，寻欲归命。若师自归瞿昙者，我等五百弟子尽自归于瞿昙所。」

迦叶报言：「今正是时，然复我心执此愚痴，见尔许变化，意由不解，故自称言：『我道真正。』」

是时，迦叶将五百弟子，前后围绕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！修清净行。」

诸佛常法。若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」便成沙门。是时，世尊告迦叶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此法微妙，善修梵行。」是时，迦叶及五百弟子所著衣裳，尽变作袈裟，头发自落，如似剃发，以经七日。是时，迦叶学术之具及于呪术，尽投水中。

时，五百弟子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听我等得作沙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」时，五百弟子即成沙门，袈裟着身，头发自落。

尔时，顺水下流，有梵志，名江迦叶，在水侧住。是时，江迦叶见呪术之具，尽为水所漂，便作是念：「咄哉！我大兄为水所溺？」是时，江迦叶将三百弟子，顺水上流，求兄尸骸。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，及大迦叶五百弟子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见已，便前至迦叶所，而作是语：「此事为好耶？本为人师，今为弟子。大兄何故与沙门作弟子乎？」

迦叶对曰：「此处为妙，无过此处。」

是时，优毘迦叶向江迦叶而说此偈：

「此师人天贵， 我今师事之，
 诸佛兴出世， 甚为难得遇。」

是时，江迦叶闻佛名号，甚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前白世尊：「愿听为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」

是时，江迦叶及三百弟子即成沙门，袈裟着身，头发自落。是时，江迦叶及三百弟子呪术之具，尽投水中。

尔时，顺水下头有梵志，名伽夷迦叶，在水侧住。遥见呪术之具，为水所漂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有二兄，在上学道。今呪术之具，尽为水所漂，二大迦叶必为水所害。」即将二百弟子，顺水上流，乃至学术之处，遥见二兄而作沙门，便作是语：「此处好耶？本为人尊，今为沙门弟子。」

迦叶报曰：「此处最妙，无过此处。」

是时，伽夷迦叶便作是念：「今我二兄多知博学，此处必是善地，使我二兄在中学道，我今亦可在中学道。」是时，伽夷迦叶前白世尊：「唯愿世尊听作沙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」

是时，伽夷迦叶即成沙门，袈裟着身，头发自落，如似剃头，以经七日。

是时，世尊在彼河侧住，尼拘类树下，成佛未久，将千弟子，是皆耆旧宿长。是时，世尊以三事教化。云何为三？所谓神足教化，言教教化，训诲教化。

彼云何名为神足教化？尔时，世尊或作若干形，还合为一，或不现，或现。石壁皆过，无所罣碍，或出地，或入地，犹如流水，无所触碍，或结跏趺坐，满虚空中，如鸟飞空，无有罣碍。亦如大火山，烟出无量。此日月有大神力，不可限量，以手往捉，身乃至梵天。如是，世尊现神足。

彼云何名为言教教化？尔时，世尊教诸比丘：「当舍是、置是。当近是、远是。当念是、去是。当观是、不观是。」彼云何当修是、不修是者，当修七觉意，灭三结。彼云何当观、当不观者？当观三结、沙门善：所谓出要乐、无恚乐、无怒乐。彼云何不观？所谓三沙门苦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欲观、恚观、怒观。彼云何念、云何不念？尔时，当念苦谛，当念习谛，当念尽谛，当念道谛；莫念邪谛：有常见、无常见，有边见、无边见，彼命、彼身，非命、非身，如来命终、如来不命终，有终、有不终，亦不有终、亦不无终。莫作是念。

彼云何名为训诲教化？复次，当作是去、不应作是去，作是来、不应作是来，默然、作是言说：「当持如是衣、不应持如是衣，应如是入村、不应如是入村。」是谓名为训诲教化。

是时，世尊以此三事，教化千比丘。是时，彼比丘受佛教已，千比丘尽成阿罗汉。是时，世尊以见千比丘得罗汉，尔时阎浮里地有千阿罗汉及五比丘，佛为六师，回坐向迦毘罗卫。

是时，优毘迦叶便作是念：「世尊何故向迦毘罗卫坐？」是时，优毘迦叶即前长跪，白世尊曰：「不审如来，何故向迦毘罗卫坐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来在世间，应行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当转法轮，二者当与父说法，三者当与母说法，四者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，五者当授菩萨别。是谓，迦叶！如来出世当行此五法。」

是时，优毘迦叶复作是念：「如来故念亲族本邦，故向彼坐耳。」

是时，五比丘渐来至尼连水侧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尊者优陀耶遥见世尊向迦毘罗卫坐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世尊必当欲往至迦毘罗卫见诸亲里。」是时，优陀耶即前长跪，白世尊曰：「我今堪任欲有所问，唯愿敷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所问者便问之。」

优陀耶白世尊曰：「观如来意，欲向迦毘罗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优陀耶当知，先至白净王所，吾比后当往。所以然者，刹利之种先当遣使令知，然后如来当往。汝到，语王：『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见王。』」

优陀耶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优陀耶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礼世尊足，于世尊前不现，往至迦毘罗卫，到真净王所。到已，在王前立。

尔时，真净王在大殿上坐，及诸婁女。是时，优陀耶飞在空中。时真净王见优陀耶手执钵，持杖而在前立，见已便怀恐怖，而作是说：「此是何人？人耶？非人耶？天耶？鬼耶？阎叉、罗刹、天、龙、鬼神耶？」

时，真净王问优陀耶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又以此偈向优陀耶说：

「为天为是鬼？ 干沓耆等乎？
汝今名为谁？ 我今欲知之？」

是时，优陀耶复以此偈报王曰：

「我亦非是天， 非是干沓耆，
于是迦毘国， 大王邦土人。
昔坏十八亿， 弊魔波旬众，
我师释迦文， 是彼真弟子。」

时，真净王复以此偈，向优陀耶说：

「谁坏十八亿， 弊魔波旬众？
谁字释迦文？ 汝今叹说之。」

是时，优陀耶复说此偈：

「如来初生时， 天地普大动，
誓愿悉成办， 今日号悉达！
彼降十八亿， 弊魔波旬众，
彼名释迦文， 今日成佛道！
彼人释师子， 瞿昙次弟子，
今日作沙门， 本字优陀耶！」

是时，真净王闻此语已，便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语优陀耶曰：「云何，优陀耶！悉达太子今故在耶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释迦文佛今日现在。」

时王问言：「今已成佛耶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今已成佛。」

王复问言：「今日如来竟为所在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如来今在摩竭国界尼拘类树下。」

时王报言：「翼从弟子斯是何人？」

优陀耶报曰：「诸天亿数及千比丘、四天王，恒在左右。」

时王问言：「所著衣服，为像何类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如来所著衣裳，名曰袈裟。」

时王问言：「食何等食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如来身者，以法为食。」

王复问曰：「云何，优陀耶！如来可得见不？」

优陀耶报言：「王勿愁悒，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入城。」

是时，王极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手自斟酌，供养优陀耶。

是时，真净王击大鸣鼓，勅国界人民，平治道路，除去不净，以香汁洒地，悬缯幡盖，作倡伎乐，不可称计。复勅国中诸有聋、盲、瘖、哑者，尽使不现，却后七日，悉达当来入城。是时，真净王闻佛当来入城，七日之中，亦不睡眠。

是时，世尊以至七日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宜可以神足力，往诣迦毘罗卫国。」是时，世尊即将诸比丘，前后围遶，往诣迦毘罗卫国。到已，便诣城北萨卢园中。

是时，真净王闻世尊已达迦毘罗卫城北萨卢园中。是时，真净王将诸释众，往诣世尊所。

是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若真净王躬自来者，此非我宜，我今当往与共相见。所以然者，父母恩重，育养情甚。」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往诣城门，飞在虚空，去地七仞。

是时，真净王见世尊端政无比，世之希有，诸根寂静，无众多念，身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而自庄身，发欢喜之心，即便头面礼足，而作是说：「我是刹利王种，名曰真净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令大王享寿无穷。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正法治化，勿用邪法。大王当知，诸有用正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」

是时，世尊即空中行，至真净王宫中。到已，就座而坐。

时，王见世尊坐定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见世尊食竟，行净水，更取一小座而听经。

尔时，世尊与真净王渐说妙义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行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见王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向王说。

是时，真净王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与王说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真净王普集释众，而作是说：「诸沙门等，颜貌极丑，刹利之种，将诸梵志众，此非其宜；刹利释种还得刹利众，此乃为妙。」

诸释报言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大王教，刹利还得刹利众，此乃为妙。」

是时，王告国中：「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取一人作道，其不尔者，当重谪罚。」

时，诸释众闻王教令：「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取一人为道，其不从教，当重谪罚。」是时，提婆达兜释种语阿难释言：「真净王今日有教：『诸有兄弟二人，当分一人作道。』汝今出家学道，我当在家修治家业。」是时，阿难释欢喜踊跃，报言：「如兄来教。」

是时，难陀释语阿那律释言：「真净王有教：『其有兄弟二人者，当分一人作道，其不尔者，当重谪罚。』汝今出家，我当在家。」是时，阿那律释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报曰：「如是。如兄来教。」

是时，真净王将斛净、叔净释、甘露释，至世尊所。尔时，驾四马之车，白车、白盖，白马驾之；第二释乘青车、青盖，青马驾之；第三释乘黄车、黄盖，黄马驾之；第四释乘赤车、赤盖，赤马驾之。是时，诸释有乘象者，有乘马者，皆悉来集。

是时，世尊遥见真净王将诸释众而来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观此释众，并观真净王众。比丘当知，三十三天出园观时，亦如此法，无有异。」

是时，阿难乘大白象、白衣、白盖。见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见此阿难释乘白象、白衣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等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人当出家学道，第一多闻，堪侍左右。汝等见此阿那律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人当出家学道，天眼第一。」

是时，真净王及兄弟四人，并难陀、阿难，皆步进前，除去五好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真净王白佛言：「昨日夜生此念：『刹利之众不应将梵志众，还将刹利众，此是其宜。』我便告令国中：『诸有兄弟二人者，便取一人，使出家学道。』唯愿世尊听出家学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大王！多所饶益，天、人得安。所以然者，此善知识良佑福田，我亦缘善知识，得脱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」是时，诸释众便得为道。

是时，真净王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教诲此新比丘，当如教诲优陀耶！所以然者，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。愿优陀耶比丘恒在宫中教化，使众生之类，长夜获安隐。所以然者，此比丘极有神力，我初见优陀耶比丘，便发欢喜之心。我便作此念：『弟子尚有神力，况彼如来而无此神力乎？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大王教，此优陀耶比丘极有神力，有大威德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第一弟子，博识多知，国王所念，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。能劝化人民，优陀耶比丘是。有速疾智，所谓摩诃男比丘是。恒喜飞行，所谓须婆休比丘是。空中往来，所谓婆破比丘是。多诸弟子，所谓优毘迦叶比丘是。意得观空，所谓江迦叶比丘是。意得止观。所谓象迦叶比丘是。」

尔时，世尊广与真净王说微妙之法。尔时，王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诸比丘及真净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五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十五日中有三斋法。云何为三？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八日斋日，四天王遣诸辅臣，观察世间，谁有作善恶者？何等众生有慈孝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？颇有众生好喜布施、修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三昧、演散经义、持八关斋者？具分别之。设无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是时辅臣白四天王：『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道士，行四等心，慈愍众生。』时，四天王闻已，便怀愁忧，惨然不悦。是时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，集善法讲堂，以此因缘具白帝释：『天帝当知，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。』是时，帝释、三十三天闻斯语已，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」

「设复有时，若世间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持八关斋，修德清净，不犯禁戒大如毛发。尔时，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白四王：『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』天王闻

已，甚怀喜悦，即往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帝释：『天帝当知，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』时，帝释、三十三天皆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，地狱拷掠自然休息，毒痛不行。

「若十四日斋日之时，遣太子下，察行天下，伺察人民，施行善恶，颇有众生信佛、信法、信比丘僧，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关斋，闭塞六情，防制五欲。设无众生修五法者，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。尔时，太子白四天王。四天王闻已，便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往至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『大王当知，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。』是时，天帝、三十三天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」

「设复众生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持八关斋。尔时，太子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往白四天王：『大王当知，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』是时，四天王闻此语已，甚怀喜悦，即往诣释提桓因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『圣王当知，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，受三自归，慈心谏诤，诚信不欺。』时，天帝、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十五日说戒之时，四天王躬自来下，案行天下，伺察人民。何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好喜布施，持八关斋如来斋法。设无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尊长者，时四天王便怀愁悒，惨然不悦，往至帝释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『大王当知，今此世间无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者。』是时，释提桓因、三十三天皆怀愁忧，惨然不悦，减诸天众，增益阿须伦众。」

「设复是时，众生之类有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，持八关斋。尔时，四天王便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即往帝释所，以此因缘具白天帝：『大王当知，今此世间多有众生孝顺父母、沙门、婆罗门及诸尊长。』是时，释提桓因、三十三天及四天王皆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，增益诸天众，减损阿须伦众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十五日持八关斋法？」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印。唯愿世尊当为诸比丘布演此义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奉行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具分别说。于是，比丘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月十四、十五日说戒、持斋时，到四部众中，当作是语：『我今斋日，欲持八关斋法。唯愿尊者，当与我说之！』是时，四部之众，当教与说八关斋法。先教作是语：『善男子，当自称名字。』彼已称名字，便当与说八关斋法。是时，教授者当教前人作是语：『我今奉持如来斋法，至明日清旦，修清净戒，除去恶法。若身恶行，口吐恶语，意生恶念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诸有恶行，已作、当作，或能以贪欲故所造，或能以瞋恚所造，或能以愚痴所造，或能以豪族故造，或能因恶知识所造，或能今身、后身、无数身，或能不识佛、不识法，或能鬪比丘僧，或能杀害父母诸尊师长，我今自忏悔，不自覆藏，依戒、依法成其戒行，受八关如来斋法。』

「云何为八关斋法？持心如真人，尽形寿不杀，无有害心，于众生有慈心之念。『我今字某，持斋至明日清旦，不杀、无有害心，有慈心于一切众生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无有邪念，尽形寿不盗，好喜布施。我今字某，尽形寿不盗，自今至明日持心。

「『如是真人，我今尽形寿，不淫泆，无有邪念，恒修梵行，身体香洁，今日持不淫之戒，亦不念己妻，复不念他女人想，至明日清旦，无所触犯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尽形寿不妄语，恒知至诚，不欺他人，自今至明日不妄语，我自今以后不复妄语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不饮酒，心意不乱，持佛禁戒，无所触犯，我今亦当如是，自今日至明旦，不复饮酒，持佛禁戒，无所触犯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尽形寿不坏斋法，恒以时食，少食知足，不着于味。我今亦如是，尽形寿不坏斋法，恒以时食，少食知足，不着于味，从今日至明旦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恒不在高广之床上坐。所谓高广之床，金、银、象牙之床，或角床、佛座、辟支佛座、阿罗汉座、诸尊师座。是时，阿罗汉不在此八种座，我亦上坐不犯此坐。

「『如阿罗汉，不着香华、脂粉之饰。我今亦当如是，尽形寿不着香华、脂粉之好。」

「『我今字某，离此八事，奉持八关斋法，不堕三恶趣。持是功德，不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八难之中，恒得善知识，莫与恶知识从事，恒得好父母家生，莫生边地无佛法处，莫生长寿天上，莫与人作奴婢，莫作梵天，莫作释身，亦莫作转轮圣王，恒生佛前。自见佛，自闻法，使诸根不乱。若我誓愿向三乘行，速成道果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有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持此八关斋法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趣三道：或生人中，或生天上，或般涅槃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不杀亦不盗， 不淫不妄语，
 避酒远香花， 着味犯斋者。
歌舞作倡伎， 学舍如罗汉，
今持八关斋， 昼夜不忘失。
不有生死苦， 无有周旋期，
莫与恩爱集， 亦莫怨憎会。
愿灭五阴苦， 诸痛生死恼，
涅槃无诸患， 我今自归之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持八关斋离诸苦者，得善处者，欲得尽诸漏入涅槃城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八关斋法。所以然者，人中荣位不足为贵，天上快乐不可称计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无上之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斋法。」

「我今重告勅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八关斋者，欲求生四天王上，亦获此愿。持戒之人，所愿者得，我以是故，而说此义耳。人中荣位不足为贵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亦生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终不有虚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」

「诸比丘！我今重告汝，若有男子、女人持八关斋者，生欲天者，生色天者，亦成其愿。何以故尔？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若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，欲得生无色天者，亦果其愿。

「比丘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者，欲生四姓家者，亦复得生。又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持八关斋人，欲求作一方天子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天子，亦获其愿。欲求作转轮圣王者，亦获其愿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持戒之人所愿者得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作声闻、缘觉、佛乘者，悉成其愿。吾今成佛，由其持戒，五戒、十善，无愿不获，诸比丘！若欲成其道者，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◎

◎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事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云何为三？信现在前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若财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若复持梵行现在前，尔时善男子、善女人获福无量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事现在前，获福无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信财梵难得， 受者持戒人，
觉此三事已， 智者随时施。
长夜获安隐， 诸天恒扶将，
在彼自娱乐， 五欲无厌足。」

「以是，诸比丘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三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拘深城瞿师罗园中。

尔时，拘深比丘恒好鬪讼，犯诸恶行，面相谈说，或时刀杖相加。尔时，世尊清旦往诣彼比丘所。到已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，慎莫鬪讼，莫相是非。诸比丘！当共和合，共一师侣，同一水乳，何为鬪讼？」

尔时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勿忧此事！我当自虑此理；如此过状，自识其罪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云何，为王种作道，为畏恐故作道，为以世俭故作道耶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汝等岂非欲离生死，求无为道故作道乎？然五阴之身实不可保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如世尊教，我等族姓子所以出家学道者，以求无为道，灭五阴身，是以学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诸比丘！不应作道而复鬪诤，手拳相加，面相是非，恶声相向。汝等当应成就此行：共同一法，共一师受，亦当行此六种之法，亦当行此身、口、意行，亦当行此供养诸梵行者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此是我等事，世尊勿足虑此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拘深比丘：「云何，愚人！汝等不信如来语乎？方语如来勿虑此事，然汝等自当受此邪见之报。」

尔时，世尊重告彼比丘曰：「过去久远，此舍卫城中有王，名曰长寿王，聪明黠慧，无事不知。然善明刀剑之法，又乏宝物，诸藏无充，财货减少，四部之兵，亦复不多，臣佐之属，亦复减少。当于尔时，波罗[木*奈]国有王名梵摩达，勇猛刚健，靡不降伏，钱财、七宝，悉皆满藏，四部之兵，亦复不乏，臣佐具足。」

「尔时，梵摩达王便作是念：『此长寿王无有臣佐，又乏财货，无有珍宝，我今可往攻罚其国。』尔时，梵摩达王即便兴兵，往罚其国。

「尔时，长寿王闻兴兵攻罚其国，即设方计：『我今虽无七宝之财，臣佐之属，四部之兵，彼王虽复多诸兵众，如我今日一夫之力，足能坏彼百千之众，杀害众生，不可称计，不可以一世之荣，作永世之罪。我今可出此城，更在他国，使无鬪诤。』

「尔时，长寿王不语臣佐，将第一夫人，及将一人，出舍卫城，入深山中。是时，舍卫城中臣佐、人民，以不见长寿王，便遣信使，往诣梵摩达王所，而作是说：『唯愿大王来至此土，今长寿王莫知所在。』是时，梵摩达王来至迦尸国中，而自治化。

「然长寿王有二夫人，皆怀妊，临欲在产。是时，夫人自梦在都市中生，又日初出，四部之兵，手执五尺刀，各共围绕，而独自产无有佐者。见已，便自惊觉，以此因缘白长寿王。王告夫人曰：『我今在此深山之中，何缘乃当在舍卫城内，在都市中产乎？汝今欲生者，当如鹿生。』是时，夫人曰：『设我不得如此产者，正尔取死。』是时，长寿王闻此语已，即于其夜，更改衣服，不将人众，入舍卫城。

「时，长寿王有一大臣，名曰善华，甚相爱念。有小事缘出城，而见长寿王入城。时，彼善华大臣熟视王已，便舍而去，叹息堕泪，复道而行。时，长寿王便逐彼大臣，将在屏处而语言：『慎莫出口。』大臣对曰：『如大王教，不审明王有何教勅？』长寿王曰：『忆我旧恩，便有反复。』时臣对曰：『大王有教令，我当办之。』长寿王曰：『我夫人者，昨夜梦在市中产，又有四部之兵而见围遶，生一男儿，极自端正。若不如梦产者，七日之中，当取命终。』大臣报曰：『我令堪办此事，如王来勅。』作此语已，各舍而去。

「是时，大臣便往至梵摩达王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说：『七日之中，意欲观看大王军众：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竟为多少。』是时，梵摩达王左右曰：『时催上兵众，如善华语。』是时，善华大臣七日之中即集兵众，在舍卫都市中。是时，彼夫人七日之中，来在都市中。时，善华大臣遥见夫人来，便作是说：『善来，贤女！今正是时。』

「尔时，夫人见四部兵众已，便怀欢喜，勅左右人，施张大幔。时，夫人日初出时，便生男儿，端政无双，世之希有。时，夫人抱儿还诣山中。时，长寿王遥见夫人抱儿而来，便作是语：『使儿老寿，受命无极。』夫人白王：『愿王当与立字！』时，王即以立字，名曰长生。

「时，长生太子年向八岁。父王长寿有小因缘入舍卫城。尔时，长寿王昔臣劫比，见王入城，从头至足而熟观视。见已，便往至梵摩达王所。到已，而作是说：『大王！极为放逸，长寿王者今在此城。』时，王瞋恚，勅左右人催收捕长寿王。

「是时，左右大臣将此劫比，东西求索。时，劫比遥见长寿王，便目示语大臣曰：『此是长寿王。』即前收捕，至梵摩达王所。到已，白言：『大王！长寿王者此人身是。』国中人民，悉皆闻知捉得长寿王身。

「时，夫人亦复闻长寿王为梵摩达所捉得，闻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复用活为？宁共大王一时同命。』是时，夫人即将太子入舍卫城。夫人语太子曰：『汝今更求活处。』时，长生太子闻已，默然不语。时，夫人径往至梵摩达王所，王遥见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勅大臣：『将此夫人及长寿王，至四衢道头，分作四分。』时，诸大臣受王教令，将长寿王及夫人身，皆取返缚，遶舍卫城，使万民见。尔时，人民之类，莫不痛心！

「时，长生太子在大众中，见将父母诣市取杀，颜色不变。时，长寿王还顾告长生曰：『汝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』尔时，便说此偈：

「『怨怨不休息， 自古有此法，
 无怨能胜怨， 此法终不朽。』

「是时，诸臣自相谓曰：『此长寿王极为愚惑，长生太子竟是何人，在我等前而说此偈？』时，长寿王告诸臣曰：『我不愚惑，但其中智者乃明吾语耳。诸贤当知，以我一夫之力，足能坏此百万之众。然我复作是念：「此众生类死者难数，不可以我一身之故，历世受罪。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」』

「时，彼诸臣将长寿王及夫人身，到四衢道头，分作四分，即而舍去，各还所在。时，长生太子向暮收拾薪草，耶维父母而去。

「尔时，梵摩达王在高楼上，遥见有小儿耶维长寿王及夫人身，见已，勅左右曰：『此必是长寿王亲里，汝催收捉来。』时，诸臣民即往诣彼，未到之顷，儿已走去。

「时，长生太子便作是念：『此梵摩达王杀我父母，又住我国中，我今当报父母之怨。』是时，长生太子便往至弹琴师所。到已，便作是说：『我今欲学弹琴。』时琴师问曰：『今汝姓谁？父母为所在？』小儿对曰：『我无父母，我本住此舍卫城中，父母早死。』琴师报曰：『欲学者便学之。』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长生太子便学弹琴歌曲。时，长生太子素自聪明，未经数日，便能弹琴歌曲，无事不知。是时，长生太子抱琴诣梵摩达王所，在象廐中，非人之时而独弹琴，并复清歌。尔时，梵摩达王在高楼上，闻弹琴歌曲之声，便问勅左右人曰：『此何人在象廐中，而独弹琴歌戏？』臣佐报曰：『此舍卫城中有小儿，而独弹琴歌戏。』时，王告侍者曰：『汝可约勅使此小儿来在此戏，吾欲见之。』时，彼使人唤此小儿，来至王所。是时，梵摩达王问小儿：『汝昨夜在象廐中弹琴乎？』对曰：『如是，大王！』梵摩达曰：『汝今可在吾侧，弹琴歌舞，我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。』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长生太子在梵摩达前，弹琴歌舞，极为精妙。时，梵摩达王闻此琴音，极怀欢喜，便告长生太子：『当与吾守藏珍宝。』时，长生太子受王教勅，未曾有失，恒随王意，先笑后语，恒认王意。尔时，梵摩达王复告勅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作人极为聪明，今复勅汝宫内可否？汝斯知之。』是时，长生太子在内宫中，以此琴音教诸妓女，亦复使乘象马技术，无事不知。

「是时，梵摩达意欲出游园馆，共相娱乐，即勅长生，催驾宝羽之车。时，长生太子即受王教，令寻驾宝羽之车，被象金银鞍勒，还来白王：『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』梵摩达王乘宝羽之车，使长生御之，及将四部兵众。

「时，长生太子御车引导，恒离大众。时，梵摩达王问长生太子曰：『今日军众，斯为所在？』长生对曰：『臣亦不知军众所在？』时王告曰：『可小停住，吾体疲极，欲小止息。』时，长生太子即自停住，使王懈怠。比顷，军众未至。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梵摩达王即枕太子长生膝上睡眠。时，长生太子以见王眠，便作是念：『此王于我极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国界，今不报怨者，何时当报怨？我今断其命根。』时，长生太子右手自拔剑，左手摸王发，然复作是念：『我父临欲命终时，而告我言：「长生当知：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」』加说此偈：

「『怨怨不休息， 自古有此法，
无怨能胜怨， 此法终不朽。』」

「『我今舍此怨。』即还内剑。如是再三，复作是念：『此王于我极是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界，今不报怨者，何日当克？我今正尔断此命根，乃名为报怨。』是时，复作忆念：『汝长生，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父王有是教勅：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」我今可舍此怨。』即还内剑。

「是时，王梵摩达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，欲取我杀，即便恐惧，寻时得觉。时，长生太子曰：『大王！何故惊起，乃至于斯？』梵摩达曰：『向者睡眠，梦见长寿王儿长生太子拔剑欲取吾杀，是故惊耳。』」

「是时，长生太子便作是念：『今此王已知我是长生太子。』即右手拔剑，左手捉发，而语王曰：『我今正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，然王是我大怨，又取我父母杀之，加住我国界，今不报怨，何日当克？』时，梵摩达王即向长生而作是说：『我今命在汝手，愿垂原舍，得全生命！』长生报曰：『我可活王，然王不全我命。』王报长生：『唯愿垂济，吾终不取汝杀！』是时，长生太子与王共作言誓：『俱共相济命者，终不相害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长生太子即活王命。是时，梵摩达王语长生太子言：『愿太子还与我严驾宝羽之车，还诣国界。』是时，太子即严驾宝羽之车，二人共乘，径来至舍卫城。

「时，王梵摩达即集群臣而作是说：『设卿等见长寿王儿，欲取何为？』其中或有大臣而作是说：『当断手足。』或有言：『当分身三段。』或有言：『当取杀之。』是时，长生太子在王侧坐，正身正意，思惟来言。时，梵摩达王躬自手捉长生太子，语诸人言：『此是长寿王儿长生太子，此人身是。卿等勿得复有语，敢有所说。所以然者，长生太子见活吾命，吾亦活此人

命。』时，诸群臣闻此语已，叹未曾有：『此王、太子甚奇！甚特！及能于怨而不报怨。』

「时，梵摩达王问长生曰：『汝应取我杀，何故见放，复不杀之。将有何因缘？今愿闻之。』长生对曰：『大王！善听，父王临欲命终之时，而作是说：「汝今亦莫见长，亦莫见短。」又作是语：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」是时，群臣闻父王此语，皆相谓言：「此狂惑，多有所说，长生者竟是何人？」长寿王对曰：「卿等当知，其中有智之人，乃明此语耳。」忆父王此语已，是故全王命根耳。』梵摩达王闻此语已，甚奇所作，叹未曾有，乃能守亡父教勅，不有所堕。

「时，梵摩达王语太子曰：『汝今所说之义，吾犹不解，今可与吾说其义，使得意解。』时，长生太子对曰：『大王！善听！我当说之。梵摩达王取长寿王杀，设复长寿王本所有群臣极有亲者，亦当取王杀之；设复梵摩达王所有臣佐，复当取长寿王臣佐杀之，是谓怨怨终不断绝。欲使怨断者，唯有无报人。我今观此义已，是故不害王也。』是时，梵摩达王闻此语已，甚怀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此王太子极为聪明，乃能广演其义。

「时，王梵摩达即向忏悔：『是我罪过，而取长寿王杀之。』即自脱天冠与长生使着，复加嫁女，还付舍卫国土、人民，寻付长生使领，王还波罗[木*奈]治。

「比丘当知，然古昔诸王有此常法；虽有此诤国之法，犹相堪忍，不相伤害。况汝等比丘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舍贪欲、瞋恚、愚痴心，今复诤竞不相和顺，各不相忍而不忏悔。诸比丘！当以此因缘，知鬪非其宜然。同一师侣，共一水乳，勿共鬪讼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无鬪无有诤， 慈心愍一切，
无患于一切， 诸佛所叹誉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忍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是时，拘深比丘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勿虑此事，我等自当分明此法。世尊！虽有此语，其事不然。」是时，世尊便舍而去，诣跋耆国。

尔时，跋耆国中有三族姓子：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毘罗。然彼族姓子，共作制限：其有出乞食者，后住者便扫洒地使净，事事不乏。其得食来者分与使食，足者则善，不足者随意所如。有遗余者，泻着器中，便舍而去。若复最后乞食来者，足者则善，不足者便取器中食而自着钵中。尔时，便取水瓶，更着一处，即当一日扫除房舍，复更在闲静之处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思惟妙法，然复彼人终不共语，各自寂然。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思惟欲不净想，念恃喜安而游初禅。是时，难提、金毘罗知阿那律心中所念，亦复思惟欲不净想，念恃喜安而游初禅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尔时尊者难提、金毘罗亦复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，是时尊者难提亦复思惟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。若复尊者阿那律思惟灭尽定，尔时尊者难提，亦复思惟灭尽定。如此诸法，诸贤思惟此法。

尔时，世尊往师子国中。尔时，守国人遥见世尊来，便作是说：「沙门勿来入国中。所以然者，此国中有三族姓子，名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毘罗，慎莫触烧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以天眼清净及天耳通，闻守国人与世尊作如是说，使世尊不得入国。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出告守门人曰：「勿遮，世尊今来，欲至此看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寻入告金毘罗曰：「速来，世尊今在门外。」是时，尊者三人即从三昧起，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各自称言：「善来，世尊！」尊者阿那律前取世尊钵，尊者难提前敷座，尊者金毘罗取水与世尊洗足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汝等三人在此和合，无有他念，乞食如意乎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乞食不以为劳。所以然者，若我思惟初禅时，尔时难提、金毘罗亦复思惟初禅。若我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、灭尽三昧，尔时难提、金毘罗亦复思惟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、灭尽定。如是，世尊！我等思惟此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！汝为颇有是时更得上人法乎？」

阿那律报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等更得上人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何者是上人之法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有此妙法，出上人法上，若复我等以慈心，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复如是，四维上下亦复如是，一切中一切，以慈心遍满其中，无数无限，不可称计，而自游戏。复以悲心、喜心、护心，遍满一方，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亦复如是，四维上下而自游戏。是谓，世尊！我等更得此上人之法。」

尔时，尊者难提、金毘罗语阿那律曰：「我等何日至汝许问此义乎？今在世尊前而自称说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汝等亦未曾至我许而问此义？但诸天来至我所而说此义。是故，在世尊前而说此义耳。但我长夜之中知诸贤心意，然诸贤得此三昧故，在世尊前说此语耳。」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长寿大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长寿大将白世尊曰：「今日，世尊与此诸人而说法乎？」

是时，世尊以此因缘具向长寿大将说之。

是时，大将白世尊曰：「跋耆大国快得大利，有此三族姓子而自游化：阿那律、难提、金毘罗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将！如汝所言，跋耆大国快得善利。且舍跋耆大国，摩竭大国快得善利，乃有此三族姓子。若当摩竭大国人民之类，忆此三族姓子，便长夜获安隐。大将当知，若县邑城郭有此三族姓子者，彼城郭之中，人民之类，长夜获安隐。此三族姓子所生之家，亦获大利，乃能生此上尊之人，彼父母五种亲族，若当忆此三人者，亦获大利。若复天、龙、鬼神忆此三族姓子者，亦获大利。若有人叹说阿罗汉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若有人叹说无贪欲、无愚痴、无瞋恚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若有人叹说此福田者，亦当叹说此三人。如我于三阿僧祇劫所行懃苦，成无上道，使此三人成此法义。是故，大将！当于此三族姓子，起欢喜心。如是，大将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大将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三结使，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邪、戒盗、疑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身邪？所谓计身有我，生吾我之想，有众生想，有命、有寿、有人、有士夫、有缘、有着，是谓名为身邪之结。」

「云何名为疑结？所谓有我耶？无我耶？有生耶？无生耶？有我、人、寿命耶？无我、人、寿命耶？有父母耶？无父母耶？有今世、后世耶？无今世、后世耶？有沙门、婆罗门耶？无沙门、婆罗门耶？世有阿罗汉耶？世无阿罗汉耶？有得证者耶？无得证者耶？是谓名为疑结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戒盗结？所谓戒盗者，我当以此戒生大姓家，生长者家，生婆罗门家，若生天上及诸神中，是谓名为戒盗结。」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三结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，犹如两牛同一轭，终不相离。此众生类，亦复如是，三结所系，不能得从此岸至彼岸。」

「云何此岸？云何彼岸？所谓此岸者身邪是，彼岸者所谓身邪灭是。是谓，比丘！三结系缚众生，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灭此三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三三昧。云何为三？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想三昧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空三昧？所谓空者，观一切诸法，皆悉空虚，是谓名为空三昧。

「彼云何名为无想三昧？所谓无想者，于一切诸法，都无想念，亦不可见，是谓名为无想三昧。

「云何名为无愿三昧？所谓无愿者，于一切诸法，亦不愿求，是谓名为无愿三昧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不得此三三昧，久在生死，不能自觉寤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得此三三昧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幢·毘沙·法王 瞿默·神足化
斋戒·现在前 长寿·结·三昧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七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四谛品第二十五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行四谛之法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初苦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第二者苦习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第三者苦尽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第四者苦出要谛，义不可尽，义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苦谛？所谓苦谛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所欲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名为苦谛。

「彼云何名为苦习谛？所谓习谛者，爱与欲相应，心恒染着，是谓名为苦习谛。

「彼云何名为苦尽谛？所谓尽谛者，欲爱永尽无余，不复更造，是谓名为苦尽谛。

「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？所谓苦出要谛者，谓贤圣八品道，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谓名为苦出要谛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四谛，实有不虚，世尊之所说，故名为谛。诸有众生，二足、三足、四足，欲者、色者、无色者，有想、无想者，如来最上。然成此四谛，故名为四谛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谛。然不觉知，长处生死，轮转五道。我今以得此四谛，从此岸至彼岸，成就此义，断生死根本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今有四谛法， 如实而不知，
 轮转生死中， 终不有解脱。
 如今有四谛， 以觉以晓了，
 以断生死根， 更亦不受有。」

「若有四部之众，不得此谛，不觉不知，便随五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方便，成此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四法，多饶益人。云何为四？第一法者当亲近善知识，第二者当闻法，第三者当知法，第四者当法法相明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法，多饶益人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便有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此众生类多有所著，若说不染着法时，亦复承受，念修行之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，是谓初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轮转不住，恒在五道，正使欲说法时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此众生类，恒怀憍慢，不去心首，若使说法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然复，阿难！此众生类，恒怀憍慢，不去须臾，设复说法时，亦复承受，是谓第三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此众生类，无明所覆，设复说有明法时，亦复承受而不忘失。若复，阿难！说此有明、无明法时，而心意柔和，恒喜修行。是谓，阿难！若如来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若有多萨阿竭现在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是故，阿难！当发喜心向如来所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担，亦当说持担人，亦当说担因缘，亦当说舍担。汝等比丘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今当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担？所谓五盛阴是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阴，是谓名为担。

「彼云何名为持担人？所谓持担人者，人身是也。字某、名某，如是生，食如是食，受如是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是谓名为持担人。

「彼云何名为担因缘？所谓担因缘者，爱着因缘是。与欲共俱，心不远离，是谓名为担因缘。

「彼云何名为当舍离担？所谓能使彼爱永尽无余，已除、已吐。是谓，比丘！名舍离担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我今已说担，已说担因缘，已说持担人，已说舍担，然诸如来所应行者，我今已办。若树下、空处、露坐，常念坐禅，莫行放逸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当念舍重担， 更莫造新担，
担是世间病， 舍担第一乐。
亦当除爱结， 及舍非法行，
尽当舍离此， 更不复受爱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方便，舍离于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四生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。

「彼云何名为卵生？所谓卵生者，鸡、雀、乌、鹊、孔雀、蛇、鱼、蚊子之属，皆是卵生。是谓名为卵生。

「彼云何名为胎生？所谓人及畜生，至二足虫，是谓名为胎生。

「彼云何名为因缘生？所谓腐肉中虫、厕中虫、如尸中虫。如是之属，皆名为因缘生。

「彼云何名为化生？所谓诸天、大地狱、饿鬼、若人、若畜生，是谓名为化生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生。诸比丘舍离此四生，当求方便，成四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犍连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

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世间有此四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第一人者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而不知。或有一人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如实知之。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，然内无结如实而不知。或有一人不与结相随，然内无结如实知之。

「诸贤当知，第一人者与结相随，然内有结而不知，此二有结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二人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之，此人极为妙。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而不知，此人于二无结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四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此人于无结人中最为第一。诸贤当知，世间有此四人。」

是时，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「有何因缘，有结相随人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复有何因缘，此二无结人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」

舍利弗对曰：「彼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不知。彼人作是念：『我当作净想。』彼便思惟作净想。当作净想时，便起欲心，以起欲心已，便有贪欲、瞋恚、痴心而命终。尔时，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，便有瞋恚、愚痴之心而命终。目连当知，犹如有人诣市买得铜器，尘土垢坩，极为不净。彼人不随时摩拭，不随时净洗，然彼铜器倍更生垢，极为不净。此第一人亦复如是，与垢相随，内有结如实不知，彼便作是念：『我当思惟净想。』已思惟净想，便生欲心，已生欲心，则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而命终，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。」

「彼第二人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！『我今可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。』彼已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，彼以思惟不净想，便不生欲心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获者获、不及者及，便无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亦复无结而命终。犹如有人从市中买得铜器，尘垢所染，彼人随时修治，洗荡使净。此人亦复如是。与结相随，内有结如实知之。彼人便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，彼思惟不净想，更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获者获、不作证者教令得证，已无欲心、无瞋恚、愚痴而命终。是谓，目连！有此二人与结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。」

目连曰：「复以何因缘，使此二人不与结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彼第三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而不知。彼便作是思惟，我不求方便思惟，不得者得、不获者获、不作证者而作证。彼人有欲心、瞋恚、愚痴所缚而命终。犹如有人诣市买铜器，尘垢所染，然不随时洗治，亦不随时修治；此第三人亦复如是，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不知，亦不作是学，我当求方便，灭此诸结；而有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之心而命终。」

「彼第四人不与结俱，内无结如实知之。彼便作是思惟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、不获者获、不作证者令作证。彼以无此结而命终，犹如有人诣市，得好铜器极净洁，复加随时修治，磨洗其器。尔时，彼器倍复净好，此第四人亦复如是，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彼便作是思惟，求方便，不获者获、不得者得、不作证者而作证，彼便无结使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身坏命终。是谓，目连！有此二人不与结相随，内无结如实知之，一人为上，一人下贱。」

是时，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「何以故名曰结？」

舍利弗曰：「目连当知，恶不善法，起诸邪见，故名为结。或复有人而作是念：『如来问我义已，然后与诸比丘说法，不问余比丘义，而如来与比丘说法。』或复有是时，世尊语余比丘而说法，然不语彼比丘如来说法。『如来不语我与比丘说法。』或有不善，或有贪欲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恒在诸比丘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余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』或有是时，余比丘在前而入村乞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『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乞食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目连当知，或复有是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当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余比丘先比丘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』或复有时，余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『我不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食已与檀越说法，不使余比丘食讫与檀越说法。』或复有时，余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，不使彼比丘食竟与檀越说法。『不使我食竟与檀越说法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当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』或复有时，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余比丘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『不使我至园中，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使诸比丘不知我犯戒。』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不使余比丘语我言犯戒。』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余比丘语言犯戒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，使清净比丘告我，不使不清净比丘告我。』或复有时，不清净比丘告彼比丘言：『彼比丘犯戒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或复有时，比丘作是念：『我今犯戒。若有比丘告我者，当在屏处，不在大众之中。』或复有时，彼比丘犯戒，在大众中告语，不在屏处。比丘复作是念：『此诸比丘在大众中告我，不在屏处。』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

「目连当知，此诸法之本，兴起此行者，名为结使。目连！复知诸有四部之众，犯此行者，皆共闻知。虽言我行阿练若，在闲静之处，正使着五纳衣，恒行乞食，不择贫富，行不卒暴，往来住止，坐起动静，言语默然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『使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斯诸梵行者，恒来供养我。』彼比丘虽有是念，然四部众亦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恶不善行未除故，见闻念知。犹如有人，一铜器极为清净，复以不净盛着铜器中，复以余器盖其上，持行诣国界。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『君所持者是何物乎？我等欲得观见。』是时，众人素既饥俭，谓呼：『是好饮食。』寻发器盖，然是不净，皆共得见。此比丘亦复如是。虽有阿练若行，随时乞食，着五纳衣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彼虽生此念：『欲使诸梵行者，随时来供养。』然复诸梵行人，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恶不善法结使未尽故。

「目连当知，诸有比丘无此恶不善法，结使已尽，见闻念知，虽在城傍行，犹是持法之人。或受人请，或受长者供养，彼比丘无此贪欲之想。是时，四部之众及诸梵行者，皆来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行清净故，皆见闻念知。犹如有人有好铜器，盛好饮食，气味极香，复以物盖其上，持行诣国界，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『此是何物，我等欲得观见。』时寻发看，见是饮食，皆共取食。此亦如是，比丘见闻念知，虽在城傍行，受长者供养，彼不作是念：『使诸梵行者来供养我。』然复诸梵行者，皆来供养之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恶不善行以除尽故。是故，目连！以此诸行故，名为结使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叹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所以然者，我昔游此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到时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至彼车师舍，在门外默然而立。是时，彼工师手执斧而斫材。是时，更有长老工师有少事缘，来至此工师舍。是时，彼工师修治材板。是时，彼老工师而生此念：『此小工师斫材如我意不？我今当观之。』是时，彼工师所嫌之处，彼工师尽取斫之。是时，彼老工师甚怀欢喜，而作是念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卿所斫材尽如我意。』此亦如是，诸有比丘心不柔和，舍沙门行，心怀奸伪，不从沙门之法，性行龌龊，不知惭愧，强颜耐辱，为卑贱行，无有勇猛。或喜多忘失，

不忆所行，心意不定，所作错乱，诸根不定，然今尊者舍利弗观察性行已，而修治之。

「诸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甚恭敬戒，不舍沙门贤圣之法，无有幻伪，不行卒暴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无有是非，诸根不乱。彼闻尊者舍利弗语已，便自承受，亦不忘失。犹如若男、若女，端正无双，极自沐浴，着好新衣，用香涂身。若复有人，复加以优钵华，持用奉上，彼人得已，即着头上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此亦如是，若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恭敬于戒，不失沙门之法，无有幻伪，不行卒暴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无有是非，诸根不乱。彼从尊者舍利弗闻是语已，甚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而受其教。如此诸族姓子说此法教。」

尔时，诸贤各各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此四果。云何为四？或有果生而似熟，或有果熟而似生，或有果熟而似熟，或有果生而似生。是谓，比丘！世间有此四果。世间有此四人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熟而像生，或有人生而像熟，或有人生而似生，或有人熟而似熟。」

「何等人生而似熟？或有人往来行步不行卒暴，眼目视瞻恒随法教，着衣持钵亦复随法行步，视地不左右顾望；然复犯戒不随正行，实非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梵行而自言行梵行，尽坏败正法，根败之种，是谓此人生而像熟。」

「彼人云何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性行似踈，视瞻不端，亦不随法行，喜左右顾视；然复精进多闻，修行善法，恒持戒律，不失威仪，见少非法，便怀恐惧，是谓此人熟而像生。」

「彼云何人生而像生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，不知行步礼节，亦复不知出入行来，亦复不知着衣持钵，诸根错乱，心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彼犯

禁戒，不行正法，不是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梵行而似梵行，根败之人，不可修饰，是谓此人生而似生。

「彼云何有人熟而似熟？或有比丘持戒禁限，出人行步不失时节，看视不失威仪；然极精进，修行善法，威仪礼节皆悉成就，见小非法，便怀恐怖，况复大者，是谓此人熟而似熟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世间有此四果之人，当学熟果之人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日空中有随岚风，设复有飞鸟至彼者，若鸟、鹄、鸿、鹄值彼风者，头脑、羽翼各在一处。此间一比丘亦复如是。舍禁戒已，作白衣行，是时三衣、钵器、针、箭六物之属各在一处，犹随岚之风吹杀彼鸟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行梵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比丘当知，有此四鸟。云何为四？或有鸟声好而形丑，或有鸟形好而声丑，或有鸟声丑形亦丑，或有鸟形好声亦好。

「彼云何鸟声好而形丑？拘翅罗鸟是也。是谓此鸟声好而形丑。彼云何鸟形好而声丑？所谓鸚鸟是也。是谓此鸟形好而声丑。彼云何鸟声丑形亦丑？所

谓兔竊是也。是谓此鸟声丑形亦丑。复有何鸟声好形亦好？所谓孔雀鸟是也。是谓此鸟声好形亦好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鸟，当共觉知。

「此亦如是，世间亦有四人似鸟，当共觉知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或有比丘颜貌端政，出入行来，着衣持钵，屈申俯仰，威仪成就；亦复不能有所讽诵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不能承法之教，亦复不能善讽诵读。是谓此人形好而声不好。

「复有何等人声好而形丑？或有一比丘出入行来，屈申俯仰，着衣持钵，威仪不成就，恒好广说；然复彼人精进持戒，闻法能知所学，多闻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具足修梵行，然复彼法善持善诵。是谓此人声好而形丑。

「彼复有何等人声丑形亦丑？或有一人犯戒、不精进、不多闻，所闻便失；彼于此法，应具足行梵行，然不肯承受。是谓此人声亦丑形亦丑。

「彼何等人声亦好形亦好？或有比丘颜貌端政，出入行来，着衣持钵，不左右顾视；然复精进修行善法。然戒律具足，见小非法，尚怀恐惧，何况大者！亦复多闻，所受不忘，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修其善行，如此之法，善讽诵读。是谓此人声好形亦好。

「是谓世间有此四人，在世间者，当共觉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声好形亦好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云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云雷而不雨，或有云雨而不雷，或有云亦雨亦雷，或有云亦不雨亦不雷，是谓四种云。世间四种人而像云，何等四人？或有比丘雷而不雨，或有比丘雨而不雷，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比丘亦雨亦雷。

「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？或有比丘高声诵习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受决、偈、本末、因缘、已说、生经、颂、方等、未曾有法、譬喻。如是诸法，善讽诵读，不失其义；不广与人说法。是谓此人雷而不雨。

「彼云何人雨而不雷？或比丘有颜色端政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皆悉具知，修诸善法，无毫厘之失；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，复不修行契经、本末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譬喻、生经、方等、未曾有法，然从他承受，亦不忘失，好与善知识相随，亦好与他说法。是谓此人雨而不雷。

「彼何等人亦不雨亦复不雷？或有一人颜色不端政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皆悉不具，不修诸善法；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读，复不修行契经至方等，亦复不与他说法。是谓此人亦不雨亦不雷。

「复有何等人亦雨亦雷？或有一人颜色端政，出入行来，进止之宜，亦悉具知，好喜学问，所受不失；亦好与他说法，劝进他人，令使承受。是谓此人亦雷亦雨。是谓，比丘！世间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谛·饶益·阿难 重担·四生·结
四果·随岚风 四鸟·雷在后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七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山河、石壁、百草、五谷，皆依于地而得长大，然复此地最尊、最上。此亦如是，诸善道品之法，住不放逸之地，使诸善法而得长大。

「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，多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！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比丘当知，诸有粟散国王及诸大王皆来附近于转轮王，转轮王于彼最尊、最上。此亦如是，诸善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无放逸之法最为第一。

「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于是，比丘！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，心不远离，恒欲令灭；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重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诸比丘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有星宿之光，月光最为第一。此亦如是，诸善功德三十七品之法，无放逸行最为第一，最尊、最贵。

「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！若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若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灭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若已生善法，求方便重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有华之属，瞻卜之华、须摩那华，天上、人中，婆师华最为第一。此亦如是，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无放逸行为第一。」

「若无放逸比丘修四意断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比丘！若未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不生；已生弊恶法，求方便令灭；若未生善法，求方便令生；已生善法，求方便令增多，终不忘失，具足修行，心意不忘。如是，比丘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四意断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，出舍卫城，至祇洹精舍，欲覲世尊。诸王常法有五威容，舍着一面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大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，世间有四种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一人，先闇而后明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后闇；或有一人，先闇而后闇；或有一人，先明而后明。」

「彼人云何先闇而后明？于是，或有一人生卑贱家，或旃陀罗种、或噉人种、或工师种、或淫泆家生，或无目、或无手足、或时裸跣、或诸根错乱；然复身、口行善法，意念善法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、诸尊长者，恒念礼拜，不失时节，迎来起送，先笑后语，随时供给。若复有时见乞儿者，若沙门、婆罗门，若路行者，若贫匮者，若有钱财，便持施与，设无财货者，便往至长者家，乞求施与。若复见彼施者，便还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身行善法，口修善法，意念善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犹如有人，从地至床，从床乘马，从马乘象，从象乘讲堂，由是故我今说，此人先闇而后明。如是，大王！此人名曰先闇而后明。

「彼人云何先明而后闇？于是，或有一人在大家生，若刹利种、若长者种、若婆罗门种，饶财多宝，金、银、珍宝、车璫、马馱、水精、琉璃，仆从、奴婢不可称计，象、马、[月*者]、羊皆悉具足。然复此人颜貌端政，如桃华色，彼人恒怀邪见，边见相应，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受，亦无前人何所施物，亦无善恶之行，亦无今世、后世，亦无得道者，世无阿罗汉可承敬者，于今世、后世可作证者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便起瞋恚，无恭敬心。若见人惠施者，心不喜乐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均，以行非法之行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象，从象至马，从马至床，从床至地。由是故，我今说此人，如是，大王！所谓此人先明而后闇。

「彼云何有人从闇至闇？若复有人生卑贱家，或旃陀罗家、或噉人家、或极下穷家，此人必生此中，或复有时，诸根不具，颜色麁恶。然复彼人恒怀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无今世、后世，无沙门、婆罗门，亦无得道者，亦无阿罗汉可承敬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可作证者。彼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便起瞋恚，无恭敬心。若见人来惠施者，心不喜乐，身、口、意所作行而不平等，诽谤圣人，毁辱三尊。彼既自不施，又见他施，甚怀瞋恚，以行瞋恚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犹如有人从闇至闇，从火焰至火焰，舍智就愚。由是而言，此人可谓先闇而后闇，大王当知，故名此人从闇至闇。

「彼名何等人从明至明？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刹利种、或国王家、或大臣家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。然复彼人颜色端政，如桃华色。彼人恒有正见，心无错乱。彼有此正见：有施、有福、有受者，有善、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有沙门、婆罗门。设复彼人若见沙门、婆罗门，起恭敬心，和颜悦色，己身恒喜布施，亦复劝人使行布施之，设布施之日，心怀踊跃，不能自胜，

彼身行善，口行善，意行善，身坏命终生善处。犹如有人从讲堂至讲堂，从宫至宫。由是而言，我今说此人从明至明。是为，大王！世间有此四人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王当知贫人，有信好布施，
见沙门婆罗，及诸可施者，
能复起迎逆，而教于正见，
施时极欢喜，所求不逆人。
彼人是良友，终不为恶行，
恒喜行正见，常念求善法。
大王如彼人，死时有所适，
必生兜术天，先闇而后明。
如人极为富，不信好喜恚，
慳贪心怯弱，邪见而不改。
见沙门梵志，及诸乞求者，
恒喜呵骂詈，邪见言无有。
见施起瞋恚，不令有施人，
彼人行极弊，造诸恶元本。
如是彼人者，临欲命终时，
当生地狱中，先明而后闇。
如有贫贱人，无信好瞋恚，
造诸不善行，邪见不信正。
设见沙门士，及诸可事者，
而取轻毁之，慳贪无有信。
施时而不喜，见他施亦然，
彼人所造行，所适无安处。
如此彼之人，必当取命终，
当生地狱中，先闇而后闇。
如人极有财，有信好布施，
正见不他念，恒喜求善法。
设见诸道士，及诸可施者，
起恭迎敬之，而学于正见。
与时极和悦，常念于平均，

惠施无悋惜， 不逆于人心。
彼人受命决， 不造诸非法，
当知彼之人， 临欲命终时，
必生好善处， 先明而后明。

「是故，大王！当学先明而后明，莫学先明而后闇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斯须，复以两手摩如来足已，复以口鸣如来足上，而作是说：「天尊之体，何故乃尔？身极缓尔，如来之身不如本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阿难！如汝所言，今如来身皮肉已缓，今日之体不如本故。所以然者，夫受形体，为病所逼。若应病众生，为病所困；应死众生，为死所逼。今日如来，年已衰微，年过八十。」

是时，阿难闻此语已，悲泣哽噎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语：「咄嗟，老至乃至斯。」

是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是时，世尊渐渐乞食，至王波斯匿舍。当于尔时，波斯匿门前，有故坏车数十乘，舍在一面。

是时，尊者阿难以见车弃在一面，见已，白世尊曰：「此车王波斯匿车，昔日作时极为精妙，如今日观之，与瓦石同色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难！如汝所言，如今观所有车，昔日之时极为精妙，金银所造，今日坏败，不可复用。如是外物尚坏败，况复内者？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咄此老病死， 坏人极盛色，
初时甚悦意， 今为死使逼。
虽当寿百岁， 皆当归于死，
无免此患苦， 尽当归此道。
如内身所有， 为死之所驱，
外诸四大者， 悉趣于本无。
是故求无死， 唯有涅槃耳，
彼无死无生， 都无此诸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。

是时，王波斯匿与世尊办种种饮食。观世尊食竟，王更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，白世尊曰：「云何，世尊！诸佛形体皆金刚数，亦当有老、病、死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大王语，如来亦当有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我今亦是人数，父名真净，母名摩耶，出转轮圣王种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诸佛出于人， 父名曰真净，
母名极清妙， 豪族刹利种。
死径为极困， 都不观尊卑，
诸佛尚不免， 况复余凡俗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波斯匿王而说此偈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诗书颂为尊，
人中王为贵， 众流海为首。
众星月为上， 光明日为先，
八方上下中， 世界之所载。
天及世人民， 如来最为尊，
其欲求福祿， 当供养三佛。」

是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，还祇洹精舍，就座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法，在世间人所爱敬。云何为四？少壮之年，世间人民之所爱敬；无有病痛，人所爱敬；寿命，人所爱敬；恩爱集聚，人所爱敬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法，世间人民之所爱敬。

「复次，比丘复有四法，世间人民所不爱敬。云何为四？比丘当知，少壮之年，若时老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无病者，后便得病，世人所不喜；若有得寿命，后便命终，世人所不喜；恩爱得集，后复别离，是世人所不喜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法与世回转，诸天、世人，乃至转轮圣王、诸佛世尊，共有此法，是为，比丘！世间有此四法与世回转。

「若不觉此四法时，便流转生死，周旋五道。云何为四？圣贤戒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是为，比丘！有此四法而不觉知者，则受上四法。我今及汝等，以觉知此贤圣四法，断生死根，不复受有。如今如来形体衰老，当受此衰耗之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此永寂涅槃，不生、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恩爱别离，常念无常之变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念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即勅臣佐，严宝羽之车，欲出舍卫城观地讲堂。当于尔时，波斯匿王母命过，年极衰老，垂向百岁，王甚尊敬，念未曾离目。是时，波斯匿王边有大臣，名不奢蜜，高才盖世，世人尊重。时，大臣便作是念：

「此波斯匿王母年向百岁，今日命终；设当闻者，王甚愁忧，不能饮食而得重病。我今当设方便，使王不愁忧，亦使不病。」

是时，大臣即严驾五百白象，亦严驾五百疋马，复严五百步兵，复严驾五百妓女，复严驾五百老母，复严驾五百婆罗门，复有五百沙门，复严驾五百衣裳，复严驾五百珍宝，与亡者作好大棺，彩画极令使妙，悬缯幡盖，作倡妓乐，不可称计，出舍卫城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还来入城。是时，王波斯匿有少事，是时王遥见亡者，问左右曰：「此是何人，供养乃至于是？」

时不奢蜜曰：「此舍卫城中有长者母无常，是彼之具。」

时王复告曰：「此诸象马车乘复用为？」

大臣报曰：「此五百老母者，用奉上阎罗王，持用赎命。」

时，王便笑而作是说：「此是愚人之法，命也难保，有何可克？如有人堕摩竭鱼口，欲求出者，实复难得。此亦如是，堕阎罗王边，欲求出，实难可得。」

「此五百妓女亦用赎命。」

王报曰：「此亦难得。」

时大臣曰：「若此妓女不可得者，当用余者赎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难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此不可得者，当用五百珍宝赎之。」

王报曰：「此亦难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此不可得者，用五百衣裳赎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难得。」

臣曰：「若此衣裳不可得者，当用此五百梵志呪术，呪术取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亦难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此五百梵志不可得者，复当持此沙门高才说法，持用赎之。」

王曰：「此不可得。」

大臣曰：「若说法不可得者，当集兵众，共大战鬪而取之。」

时，波斯匿王大笑而曰：「此是愚人之法，以堕摩竭鱼口，终不得出。」

时王曰：「汝当知之，颇有生而不死乎？」

时大臣曰：「此实不可得也。」

时大王报曰：「实不可得，诸佛亦作是说，夫生有死，命亦难得。」

是时，不奢蜜跪白王曰：「是故，大王！甚莫愁忧，一切众生皆归于死。」

时王问曰：「我何故愁忧？」

时臣白王：「王当知之，大王母者，今日已死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闻此语已，八九叹息而语大臣曰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乃能知善权方便。」

是时，王波斯匿还入城，办种种香华，供养亡母。供养亡母已，便还驾乘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问曰：「大王！何故尘土盆身？」

王白世尊：「天母命终，向送至城外。今来诣世尊所，问其所由。然天母在时，持戒精进，恒修善法，年向百岁，今日已命终，故来至世尊所耳。若当我持象赎命可得者，亦当用象赎之；若当马赎命可得者，当用马赎之；若当车乘赎命可得者，便当用车乘赎之；若当金银珍宝赎命可得者，当用金银珍宝赎之；若当以奴婢、仆从、城廓、国界，赎命可得者，当以城廓、国界赎命；若以加尸国界人民赎命可得者，当以加尸人民赎之，莫令我天母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故，大王！甚莫愁忧，一切众生皆归于死。一切变易之法，欲令不变易者，终不有此事。大王当知，人身之法犹如雪揣，要当归坏；亦如土坏，同亦归坏不可久保；亦如野马幻化，虚伪不真；亦如空拳，以诳小儿。是故，大王！莫怀愁忧，恃怙此身。大王当知，有此四大恐怖，来至此身，不可障护，亦不可以言语、呪术、药草、符书，所可除去。云何为四？一者名为老，坏败少壮，使无颜色；二者名病尽，坏败无病；三者名为死

尽，坏败命根；四者有常之物归于无常。是谓，大王！有此四法不可障护，非力所能伏也。

「大王当知，犹如四方有四大山，从四方来，使压众生，非力所却。是故，大王！非牢固物，不可恃怙。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王亦不久，当至生死之海。王亦当知，诸以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；若复以非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此法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法名除愁忧之刺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实尔，世尊！所以然者，我闻此法已，所有愁忧之刺，今日已除。然，世尊！国界事猥，欲还所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波斯匿王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非独在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中为尊，乃至世间人民中独尊，今有四法本末，我躬自知之，而作证于四部之众、天上、人中。云何为四？一者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我今知之，于四部之众、天上、人中而作证；二者一切诸行苦；三者一切诸行无我；四者涅槃休息。我今知之，于四部之众，于天上、人中而作证。是谓，比丘！四法之本，是故于天上、人中而独得尊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尔时，世尊欲诣罗阅城夏坐，舍利弗亦欲诣罗阅城夏坐，千二百五十弟子皆欲诣罗阅城夏坐，然舍利弗、目犍连夏坐竟，当取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、舍利弗、目犍连等，游罗阅城迦兰陀竹园，受夏坐已。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今千二百五十弟子，为汝等在此夏坐，然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当取灭度。云何，舍利弗！堪任与诸比丘说妙法乎？我今脊痛，欲小止息。」

舍利弗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世尊躬褰僧迦利，右肋着地，脚相累，计意在明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我初受戒时，以经半月，得四辩才而作证，义理具足。我今当说之，分别其义，使汝等知，布现分别之。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」是时，诸比丘从舍利弗受教。

舍利弗告曰：「何等是四辩才？我得证者所谓义辩；我由此得证所谓法辩；我由此得证所谓应辩；我由此得证所谓自辩。我今当广分别其义。若当四部之众有狐疑者，我今现在，可问其义。若复，诸贤！于四禅有狐疑者，若复，诸贤！于四等心有狐疑者，可问我，今当说之。设复，诸贤！于四意断有狐疑者，可问我义，我今当说。四神足、四意止、四谛，有狐疑者，便来问我义，我今当说之。今不问者，后悔无益！我今唯有世尊·无所著·等正觉所有深法，所行众事，亦问我义，我当说之，后勿有悔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到时，着衣持钵，欲入罗阅城乞食。是时，执杖梵志遥见目连来，各各相诣谓曰：「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中，无有出此人上，我等尽共围已，而取打杀。」

是时，彼梵志便共围捉，各以瓦石打杀而便舍去，身体无处不遍，骨肉烂尽，酷痛苦恼，不可称计。

是时，大目犍连而作是念：「此诸梵志围我取打，骨肉烂尽，舍我而去。我今身体无处不痛，极患疼痛，又无气力可还至园，我今可以神足还至精舍。」是时，目连即以神足还至精舍，到舍利弗所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语舍利弗言：「此执杖梵志围我取打，骨肉烂尽，身体疼痛，实不可堪，我今欲取般涅槃，故来辞汝。」

时舍利弗言：「世尊弟子之中，神足第一，有大威力，何故不以神足而避乎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本所造行极为深重，要索受报，终不可避，非是空中而受此报。然我今日身极患疼痛，故来辞汝，取般涅槃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诸有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多广演其义，若彼人意中欲住劫、过劫，乃至不灭度，何以不住而灭度乎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如来言：『若比丘、比丘尼修四神足，欲住寿经劫者，亦可得耳。』但如来住劫住者，我亦住耳。但今日世尊不久当取般涅槃，众生之类寿命极短，又我不忍见世尊取般涅槃。然我身体极为疼痛，欲取般涅槃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语目连言：「汝今小停，我当先取灭度。」是时，目连默然不对。

是时，舍利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取灭度，唯愿听许。」

是时，世尊默然不对。时舍利弗再三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正是时，欲取般涅槃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今何故不住一劫，乃过一劫？」

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躬从世尊闻，躬自承受，众生之类受命极短，极寿不过百岁，以众生命短，故如来寿亦短。若当如来住寿一劫者，我当亦住寿一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舍利弗言，以众生命短，故如来寿亦短，然复此事亦不可论。所以然者，过去久远阿僧祇劫，有佛名善念誓愿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当于尔时，人寿八万岁，无有中夭者。彼善念誓愿如来当成佛时，即其日便化作无量佛，立无量众生在三乘行，有在不退转地住者；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姓家；复立无量众生在四天王宫、艶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迦夷天、欲天、色天、无色天，亦于其日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而今舍利弗言：『以众生寿短，故如来寿命亦短。』云何，舍利弗！而作是说：『如来当住一劫，至一劫，我亦当住一劫，至一劫。』然复众生，不能知如来寿命长短。舍利弗当知，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，非小乘所能知。云何为四？世不可思议，众生不可思议，龙不可思议，佛土境界不可思议。是谓，舍利弗！有四不可思议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有四不可思议，世界、众生、龙宫、佛土实不可思议。然长夜恒有此念：『释迦文佛终不住一劫。』又复诸天来至我所，而语我言：『释迦文佛不久在世，年向八十，然今世尊不久当取涅槃。』我今不堪见世尊取般涅槃。又我躬从如来闻此语：『诸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诸佛上足弟子先取般涅槃，然后佛取般涅槃；又最后弟子亦先取般涅槃，然后世尊不久当取灭度。』唯愿世尊听取灭度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

舍利弗即住如来前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二禅；从二禅起，复入三禅；从三禅起，复入四禅；从四禅起，复入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起，入灭尽定；从灭尽定起，入有想无想起；从有想无想起，入不用处、识处、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。时，尊者舍利弗从四禅起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此名师子奋迅三昧。」

是时，诸比丘叹未曾有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尊者舍利弗入三昧，速疾乃尔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即从坐起，头面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当于尔时，众多比丘从舍利弗后。时舍利弗还顾语：「诸贤！各欲所至？」

众多比丘报曰：「我等欲得供养尊者舍利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止！止！诸贤！此则为供养已。吾自有沙弥，足得供养我耳。汝等各还所在，思惟道化，善修梵行，尽于苦际。如来出世，甚难可遇，时时乃出，犹优昙钵华时时乃出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亿劫乃出。人身亦复难克，有信成就亦复难得，欲求出家学如来法亦复难得。一切诸行欲使不灭尽，此亦难得；灭于爱欲永尽无余，灭尽涅槃。今有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诸行无常，是谓初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一切诸行苦，是谓第二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一切诸行无我，是谓第三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涅槃为永寂，是谓第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是谓，诸贤！四法本末，如来之所说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咸共堕泪：「今舍利弗灭度，何速乃尔。」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止！止！诸贤！慎莫愁忧，变易之法，欲使不变易者，此事不然。须弥山王尚有无常之变，况复芥子之体，舍利弗比丘而免此患乎？如来金刚之身，不久亦当取般涅槃，何况我身？然汝等各修其法行，得尽苦际。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往诣精舍。到已，收摄衣钵，出于竹园，往诣本生住处。是时，尊者舍利弗渐渐乞食至摩瘦国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游于摩瘦本生之处，身遇疾病，极为苦痛。时，唯有均头沙弥供养，目下除去不净，供给清净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舍利弗心中所念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不现，来至舍利弗精舍中。至已，头面礼足，复以两手摩舍利弗足，自称姓名，而作是说：「我是天王帝释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快哉！天帝！受命无穷。」

释提桓因报言：「我今欲供养尊者舍利。」

时舍利弗报言：「止！止！天帝！此则为供养已，诸天清净，阿须轮、龙、鬼及诸天之众。我今自有沙弥，足堪使令。」

时，释提桓因再三白舍利弗言：「我今欲作福业，莫见违愿，今欲供养尊者舍利。」是时，舍利弗默然不对。时，释提桓因躬自除粪，不辞谦苦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以其夜而般涅槃。是时，此地六变震动，有大音声，雨诸天华，作倡伎乐，诸天侧塞虚空，神妙诸天亦散拘牟头华，或以栴檀杂碎之香而散其上。时，舍利弗已取灭度，诸天皆在空中，悲号啼哭，不能自胜，虚空之中，欲天、色天、无色天，悉共堕泪，亦如春月细雨和畅。尔时，亦复如是。「今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何其速哉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集一切众香，而耶维尊者舍利弗身，种种供养已，而收舍利及衣钵，而付均头沙弥，又告之曰：「此是汝师舍利及衣钵，往奉世尊。到已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，若有所说者，便奉行之。」

是时，均头报言：「如是，拘翼！」

是时，均头沙弥捉衣、持钵及舍利，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「我师已取灭度，今持舍利、衣钵来，用上世尊！」

时阿难见已，即堕泪而作是语：「汝亦来共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共白世尊。若世尊有所说，我等常奉行之。」

均头报言：「如是，尊者！」

是时，阿难将均头沙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此均头沙弥来至我所，白我言：『我师已灭度，今持衣钵来奉上如来。』我今日心意烦恼，志性迷惑，莫知东西，闻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怅然伤心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舍利弗比丘用戒身般涅槃乎？」

阿难对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阿难！用定身、慧身、解脱所见身，而取灭度乎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舍利弗比丘不用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所见身，而取灭度，但舍利弗比丘恒喜教化，说法无厌足，与诸比丘教诫，亦无厌足。我今忆此舍利弗深恩过多，是以愁悒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莫怀愁忧，不常之物，欲使恒在者，此事不然。夫生有死。云何，阿难！过去诸佛尽非灭度乎？譬如灯炷，油尽即灭。如从宝藏、定光至今七佛及弟子众，尽非般涅槃乎？如是辟支佛审谛、高

称、远闻、尼嗟优尼般嗟伽罗，优般伽罗，尔许辟支佛尽非灭度乎？贤劫之初，大国圣王名曰善悦摩诃提婆，如是转轮圣王今为所在，岂非尽非般涅槃乎？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当有死，
不生不复灭， 此灭最第一。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九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余

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今授舍利弗舍利来。」

阿难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阿难即授舍利在世尊手。

尔时，世尊手执舍利已，告诸比丘：「今此是舍利弗比丘舍利，智慧聪明高才之智。若干种智，智不可穷，智无涯底，智有速疾之智，有轻便之智，有利机之智，有甚深之智，有审谛之智，少欲知足，乐闲静之处，有猛勇意，所为不乱，无怯弱心，能有所忍，除去恶法，体性柔和，不好鬪讼，恒修精进，行三昧，习智慧，念解脱，修行解脱所知见身。比丘当知，犹如大树而无其枝，然今日比丘僧，如来是大树，舍利弗比丘而取灭度，似树无枝。若舍利弗所游之方，彼方便遇大幸云：『舍利弗在彼方止。』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能与外道异学共议论，无不降伏者。」

是时，大目犍连闻舍利弗灭度，即以神足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大目犍连白世尊曰：「舍利弗比丘今已灭度，我今辞世尊，欲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不对。如是再三白世尊曰：「我欲取灭度。」尔时，世尊亦复默然不报。

尔时，目连以见世尊默然不报，即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诣精舍，收摄衣钵，出罗阅城，自往本生处。尔时，有众多比丘从尊者目连后。是时，众多比丘共目连到摩瘦村，在彼游化，身抱重患。

是时，目连躬自露地敷座而坐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灭尽定；从灭尽定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有想无想定；从有想无想定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识处、空处、四禅、三禅、二禅、初禅。从初禅起，飞在空中，坐卧经行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作十八变，神足变化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还下就座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复入初禅；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，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火光三昧；从火光三昧起，入水光三昧；从水光三昧起，入灭尽定；从灭尽定起，还入水光、火光、有想无想处、不用处、识处、空处、四禅、三禅、二禅、初禅。复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寻时取灭度。尔时，大目犍连已取灭度。

是时，此地极大震动，诸天各各相告来下，省覲大目犍连，持用供养尊德，或以种种香华来供养者，诸天在空中作倡伎乐，弹琴、歌舞用供养尊者目犍连上。

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已取灭度。是时，那罗陀村中一由旬内，诸天侧满其中。尔时，复有众多比丘持种种香华，散尊者目犍连尸上。

尔时，世尊从罗阅城渐渐乞食，将五百比丘，人中游化，往诣那罗陀村，五百比丘俱。尔时，舍利弗、目连取灭度未久。尔时，世尊在露地而坐，默然察诸比丘已，默然观诸比丘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我今观此众人中，大有损减。」

所以然者，今此众中无有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。若舍利弗、目犍连所游之方，彼方便为不空。闻舍利弗、目犍连今在此一方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堪任降此外道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佛所造甚奇！甚特！有此二智慧、神足弟子取般涅槃，然如来无有愁忧。正使过去恒沙如来，亦复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，正使当来诸佛出世，亦当有此智慧、神足弟子。比丘当知，世间有二施业。云何为二？所谓财施、法施。比丘当知，若论财施者，当从舍利弗、目连比丘求；若欲求法施者，当从我求之。所以然者，我今如来无有财施，汝等今日可供养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舍利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云何得供养舍利弗、目犍连舍利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集种种香华，于四衢道头，起四寺偷婆。所以然者，若有起寺，此人有四种应起偷婆。云何为四？转轮圣王应起偷婆，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，辟支佛应起偷婆，如来应起偷婆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有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？复有何因缘辟支佛、漏尽阿罗汉、转轮圣王应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当知，转轮圣王加行十善，修十功德，亦复教人行十善功德。云何为十？己身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杀生。己身不盗，复教他人使不盗。己身不淫，复教他人使不淫。己身不妄语，复教他人使不妄语。己身不绮语，复教他人使不绮语。己身不嫉妬，复教他人使不嫉妬。己身不鬪讼，复教他人使不鬪讼。己身意正，复教他人使不乱意。身自正见，复教他人使行正见。比丘当知，转轮圣王有此十功德，是故应与起偷婆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复以何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难当知，漏尽阿罗汉以更不复受有，净如天金，三毒五使永不复现，以此因缘如来弟子应与起偷婆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以何因缘辟支佛应与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有辟支佛，无师自悟，去诸结使，更不受胎，是故应与起偷婆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复以何因缘如来应与起偷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阿难！如来有十力、四无所畏，不降者降，不度者度，不得道者令得道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。众人见已，极怀欢喜。是谓，阿难！如来应与起偷婆。是谓如来应与起偷婆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婆迦梨身得重患，卧在大小便上，意欲自刀杀，无此势可自坐起。是时，尊者婆迦梨告侍者：「汝今可持刀来，吾欲自杀。所以然者，如今日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脱者无出我上，然我今日有漏心不解脱。所以然者，然如来弟子遇苦恼时，亦复求刀自杀。我今用此命为？不能从此岸至彼岸。」

是时，婆迦梨弟子出家未久，未知今世、后世，不知从此岸至彼岸，亦复不知死此生彼，便授刀与之。时，婆迦梨手执刀已，以信坚固，持刀自刺。

是时，婆迦梨以刀自刺，而作是念：「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所作非法，得恶利不得善利，于如来法中，不得受证而取命终。」是时，尊者婆迦梨便思惟是五盛阴：是谓此色，是谓色习，是谓色灭尽；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集，是谓痛、想、行、识、灭尽。彼于此五盛阴熟思惟之，诸有生法皆是死法。知此已，便于有漏心得解脱。尔时，尊者婆迦梨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杀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：「诸比丘在舍卫城者，尽集一处，吾欲所勅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受世尊教，即集诸比丘，在普集讲堂，还白世尊曰：「今日比丘已集一处。」

是时，世尊将比丘僧，前后围遶，至彼婆迦梨比丘精舍。当于尔时，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识所在，为在何处？为在人耶？为非人耶？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耆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摩休勒、阅叉？今此神识竟为所在，在何处生游？不见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，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识之处。是时，魔波旬身体疲极，莫知所在。

尔时，世尊将比丘僧，前后围遶，至彼精舍。尔时，世尊观魔波旬欲得知神识所在。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闻此精舍之中有大声乎？又有光怪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等已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弊魔波旬，欲得知婆迦梨神识所在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唯愿世尊说婆迦梨比丘神识为何所在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婆迦梨比丘神识永无所著。彼族姓子以般涅槃，当作如是持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「此婆迦梨比丘何日得此四谛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日之中得此四谛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此比丘抱病经久，本是凡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难！如汝所言，但彼比丘谦苦甚久，诸有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信解脱者此人最胜，然有漏心未得解脱：『我今可求刀自刺。』是时，彼比丘临自刺时，即思惟如来功德；舍寿之日，思惟五盛阴：是谓此色习、此色灭尽。尔时，彼比丘思惟此已，诸有习之法皆悉灭尽，此比丘已般涅槃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四意断之法 四闇·老耄法
阿夷·法本末 舍利·婆迦梨

增壹阿含经等趣四谛品第二十七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是谓，比丘！我等常所说法，所谓四谛，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苦谛之法，以无数方便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；以无数方便说习、尽、道谛，而观察此法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。」

「汝等比丘，当亲近舍利弗比丘，承事供养。所以然者，彼舍利弗比丘以无数方便，说此四谛，广与人演。当舍利弗比丘与诸众生及四部众，分别其义，广与人演，时不可计众生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」

「汝等比丘，当亲近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，承事供养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！众生之父母，以生已长养令大者，目犍连比丘！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与人说法要，成四谛；目犍连比丘与人说法要，成第一义，成无漏行。汝等当亲近舍利弗、目犍连比丘。」世尊作是语已，还入静室。

世尊去未久，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：「其有能得四谛法者，彼人快得善利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苦谛，以无数方便广演其义。云何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，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，是谓苦谛。云何为习谛？所谓爱结是也。云何为尽谛？所谓尽谛者，爱欲结永尽无余，是谓尽谛。云何为道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是。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方便、正命、正业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道谛也。彼众生快得善利，乃能闻此四谛之法。」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当说此法，无量不可计众生闻此法时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「我等亦快得善利，世尊与我说法，安处福地。」

「是故，四部之众，求于方便，行此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舍卫城。时，众多比丘便作是念：「然我等乞食日犹故早，我等可往至外道异学村与共论义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便往至外道村中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已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异学问道人曰：「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而说此法：『汝等比丘，尽当学此法，悉当了知，以了知己，当共奉行。』我等亦与诸弟子而说此法：『汝等尽当而学此法，悉当了知，以了知己，当共奉行。』沙门瞿昙与我等有何等异？有何增减？所谓彼说法，我亦说法，彼教诲，我亦教诲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此语已，亦不言是，复不言非，即从坐起而去。尔时，众多比丘自相谓曰：「我等当以此义，往白世尊！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，食已，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着左肩上，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彼外道作此问者，汝等当以此语报彼曰：『为一究竟？为众多究竟乎？』或能彼梵志平等说者，应作是说：『是一究竟，非众多究竟。』彼究竟者，为是有欲究竟？为无欲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谓无欲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患究竟？为无患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患究竟，非有患究竟。云何有痴究竟？无痴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痴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为是有爱究竟？为无爱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爱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有受究竟？为无受究竟？所谓彼究竟者，无受究竟。云何彼究竟者，为是智者？为非智者？所谓智者所究竟。此究竟者，为是怒者所究竟？为非怒者所究竟？所谓此究竟，彼当作是说，非怒者所究竟。」

「比丘！有此二见，云何为二见？所谓有见、不见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不知此二见之本末，彼便有欲心、有瞋恚心、有愚痴心、有爱心、有受心，彼是无知。彼有怒心，不与行相应，彼人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辛酸万端不脱于苦。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如实而知之，彼便无愚痴、瞋恚

之心，恒与行相应，便得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今说苦之元本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妙法，斯名平等之法。诸不行平等法者，则堕五见。

「今当说四受，云何为四受？所谓欲受、见受、戒受、我受，是谓四受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尽知欲受之名，彼虽知欲受之名，复不相应者，彼尽分别诸受之名，先分别欲受之名，而不分别见受、戒受、我受之名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此三受之名。是故，或有沙门、婆罗门尽分别此诸受，彼便分别欲受、见受，不分别戒受、我受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二受。若使沙门、婆罗门尽能分别诸受，或复有不具者，彼便能分别欲受、见受、戒受，不分别我受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沙门、婆罗门不能分别我受故。是故，复有沙门、婆罗门尽分别诸受，然复有不具者。」

「此名四受，有何等义？云何分别？所谓四受者，由爱而生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是妙法所应分别。若有不行此诸受，此不名为平等。所以然者，诸法之义难了难解。如此非法之义者，非三耶三佛之所说也。比丘当知，如来尽能分别一切诸受，以能分别一切诸受，则与相应，则能分别欲受、见受、我受、戒受。是故，如来尽分别诸受，则与法共相应，无有相违。」

「此四受由何而生？然此四受由爱而生，由爱而长。成就此受，彼便不能起于诸受；以不起诸受，则不恐惧，以不恐惧，便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造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妙法，如实而知之，具足诸法、法行之本。所以然者，以其此法极微妙故，诸佛之所说，则于诸行无有缺漏。于是，比丘！有初沙门、第二沙门、第三沙门、第四沙门，更无复有沙门出此上者、能胜此者，作如是师子之吼。」

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长者曰：「云何，长者！汝家中恒布施耶？」

长者白佛：「贫家恒行布施，又饮食麁弊，不与常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布施之时，若好、若丑，若多、若少，然不用心意，复不发愿，复无信心，由此行报，所生之处不得好食。意不贪乐，意亦复不乐着于好衣裳，亦复不乐着好田业，心亦不着五欲之中，正使有仆从奴婢，亦复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正由其中不用心故，故受其报。若长者布施之时，若好、若丑，若多、若少，当至诚用心，勿有增损，废后世桥梁。彼若所生之处，饮食自然，七财具足，心恒乐五欲之中，正使有奴婢使人，恒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由于中发欢喜心故。」

「长者当知，过去久远有梵志名毘罗摩，饶财多宝，真珠、虎珀、碎璩、玛瑙、水精、琉璃，好喜布施。尔时，布施之时，用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，复有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，作如是施。复以八万四千金银澡罐施。复以八万四千牛，皆以金银覆角，皆作如是布施。复以八万四千玉女布施，衣裳自覆。复以八万四千卧具，皆用毳毼文绣毼[登*毛]自覆。复以八万四千衣裳布施。复以八万四千龙象布施，皆用金银校饰。复以八万四千匹马布施，皆用金银鞍勒自副。复以八万四千车布施，作如是大施。复以八万四千房舍布施，于四城门中布施，须食与食，须衣与衣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悉与之。」

「长者当知，彼毘罗摩虽作是布施，不如作一房舍，持用布施招提僧，此福不可计量。正使彼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持用施招提僧，不如受三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此福不可称计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又受三自归，虽有此福，犹不如受持五戒。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及作房舍，受三自归，受持五戒，虽有此福，故不如弹指之顷慈愍众生，此福功德不可称计。」

「正使彼人作如是施，作僧房舍，受三自归，奉持五戒，及弹指之顷慈愍众生，虽有此福，故不如须臾之间，起于世间不可乐想，此福功德不可称量。然彼所作功德，我尽证明，作僧房舍，我亦知此福；受三自归，我亦知此福；受持五戒，我亦知此福；弹指之顷慈愍众生，我亦知此福；须臾之间，起于世间不可乐想，我亦知此福。」

「尔时，彼婆罗门作如是大施者，岂是异人乎？莫作是观也。所以然者，尔时施主者，即我身是也。长者当知，过去久远所作功德，信心不断，不起着想。是故，长者！若欲布施之时，若多、若少，若好、若丑，欢喜惠施，勿

起想着，手自布施，莫使他人，发愿求报，后求受福，长者当获无穷之福。如是，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日初出之时，人民之类普共田作，百鸟悲鸣，婴孩哀唤。我今，比丘当知，此是譬喻，当解其义。此义云何当解？若日初出之时，此譬如如来出世。人民之类普共田作，此譬如檀越施主，随时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百鸟悲鸣者，此高德法师之喻，能与四部之众说微妙之法。婴孩唤呼者，此弊魔波旬之喻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如日初出，如来出世，除去闇冥，靡不照明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弥勒菩萨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弥勒菩萨白世尊言：「菩萨摩訶萨成就几法，而行檀波罗蜜，具足六波罗蜜，疾成无上正真之道？」

佛告弥勒：「若菩萨摩訶萨行四法本，具足六波罗蜜，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菩萨惠施佛、辟支佛，下及凡人，皆悉平均不选择人，恒作斯念：『一切由食而存，无食则丧。』是谓菩萨成就此初法，具足六度。」

「复次，菩萨若惠施之时，头、目、髓、脑，国、财、妻、子，欢喜惠施，不生着想。由如应死之人临时还活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尔时，菩萨发心喜悦，亦复如是，布施誓愿不生想着。

「复次，弥勒！菩萨布施之时，普及一切，不自为己使成无上正真之道，是谓成就此三法，具足六度。

「复次，弥勒！菩萨摩訶萨布施之时，作是思惟：『诸有众生之类，菩萨最为上首，具足六度，了诸法本。何以故？食已，诸根寂静，思惟禁戒，不兴瞋恚，修行慈心，勇猛精进，增其善法，除不善法，恒若一心，意不错乱，具足辩才，法门终不越次，使此诸施具足六度，成就檀波罗蜜。』

「若菩萨摩訶萨行此四法，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。是故，弥勒！若菩萨摩訶萨欲施之时，当发此誓愿，具足诸行。如是，弥勒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弥勒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出世有四无所畏，如来得此四无所畏，便于世间无所著，在大众中而师子吼转于梵轮。

「云何为四？我今已办此法，正使沙门、婆罗门、魔、若魔天，蜎飞蠕动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不成此法，此事不然。于中得无所畏，是为第一无所畏。

「如我今日诸漏已尽，更不受胎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诸漏未尽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谓第二无所畏。

「我今已离愚闇法，欲使还就愚闇之法者，终无此处。若复沙门、婆罗门、魔、若魔天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我还就愚闇之法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谓如来三无所畏。

「诸贤圣出要之法，尽于苦际，欲使不出要者，终无此处。若有沙门、婆罗门、魔、若魔天，众生之类，在大众中言如来不尽苦际者，此事不然。是谓如来四无所畏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如来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之中，能师子吼转于梵轮。如是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四无所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人，聪明勇悍，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云何为四？比丘多闻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。比丘尼多闻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，优婆塞多闻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，优婆斯多闻博古明今，在大众中最为第一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人在大众中最为第一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勇悍无所畏， 多闻能说法，
在众为师子， 能除怯弱法。
比丘戒成就， 比丘尼多闻，
优婆塞有信， 优婆斯亦尔。
在众为第一， 若能和顺众，
欲知此义者， 如日初出时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博古明今，法法成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金翅鸟。云何为四？有卵生金翅鸟，有胎生金翅鸟，有湿生金翅鸟，有化生金翅鸟，是四种金翅鸟。如是，比丘！有四种龙。云何为四？有卵生龙，有胎生龙，有湿生龙，有化生龙。是谓，比丘！有四种龙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彼卵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而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下有四种龙宫，有卵种龙，有胎种龙，有湿种龙，有化种龙。是时，卵种金翅鸟，以大翅搏水两向，取卵种龙食之；设当向胎种龙者，金翅鸟身即当丧亡。尔时，金翅鸟搏水取龙，水犹未合，还上铁叉树上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胎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搏水下至值胎种龙。若值卵生龙者，亦能捉之衔出海水；若值湿生龙者，鸟身即死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湿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。彼若得卵生龙、胎生龙、湿生龙，皆能捉之；设值化生龙者，鸟身即死。」

「若，比丘！化生金翅鸟欲食龙时，上铁叉树上，自投于海；然彼海水纵广二十八万里，搏水下至值卵种龙、胎种龙、湿种龙、化种龙，皆能捉之，海水未合之顷，还上铁叉树上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使龙王身事佛者，是时金翅鸟不能食瞰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恒行四等之心，以是故鸟不能食龙。云何为四等？如来恒行慈心，恒行悲心，恒行喜心，恒行护心。是谓，比丘！如来恒有此四等心，有大筋力，有大勇猛，不可沮坏。以是之故，金翅之鸟不能食龙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行四等之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知识惠施之时，有四事功德。云何为四？知时而施，非不知时；自手惠施，不使他人，布施常净洁，非不净洁；施极微妙，不有秽浊。善知识惠施之时，有此四功德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善男子、善女人布施之时，当具此四功德。以具此功德，获大福业，得甘露灭。然此福德不可称量，言当有尔许福业，虚空所不能容受。犹如海水不可计量，言一斛、半斛、一合、半合，称数之名，但其福业不可具陈。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所作功德不可称计，获大福业，得甘露灭，言当有尔许福德。是故，比丘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具此四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种之人，可敬可贵，世之福田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持信、奉法、身证、见到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持信人？或有一人受人教诫，有笃信心，意不疑难，有信于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世尊。亦信如来语，亦信梵志语，恒信他语，不任己智。是谓名为持信人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奉法人？于是，有人分别于法，不信他人，观察于法，有耶？无耶？实耶？虚耶？彼便作是念：『此是如来语，此是梵志语。』以是知如来诸法者，便奉持之；诸有外道语者，而远离之。是谓名为奉法人。」

「彼云何为身证人？于是，有人身自作证，亦不信他人，亦不信如来语，诸尊所说言教亦复不信，但任己性而游。是谓名为身证人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见到人？于是，有人断三结，成须陀洹不退转法，彼有此见便有惠施，有受者，有善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有父，有母，有阿罗汉等受教者，身信作证而自游化。是谓名为见到人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人，当念除上三人，念修身证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九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声闻品第二十八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四大声闻集在一处，而作是说：「我等共观此罗阅城中，谁有不供奉佛、法、众作功德者，由来无信者，当劝令信如来、法、僧。」尊者大目犍连、尊者迦叶、尊者阿那律、尊者宾头卢。

尔时，有长者名跋提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：金、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虎魄、象马、车乘、奴婢、仆从，皆悉备具。又复慳贪不肯布施，于佛、法、众无有毫厘之善，无有笃信，故福已尽，更不造新，恒怀邪见：无施、无福、亦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、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及得阿罗汉者，亦复无有而取证者。彼长者有七重门，门门有守人，不得使乞者诣门，复以铁笼络覆中庭中，恐有飞鸟来至庭中。

长者有姊名难陀，亦复慳贪不肯惠施，不种功德之本，故者已灭，更不造新，亦怀邪见：无施、无福、亦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、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、得阿罗汉，亦复无有而取证者。难陀门户亦有七重，亦有守门人，不令有来乞者，亦复以铁笼覆上，不使飞鸟来入家中。「我等今日可使难陀母笃信佛、法、众。」

尔时，拔提长者清旦食饼。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到时，着衣持钵，便从长者舍地中踊出，舒钵向长者。是时，长者极怀愁忧，即授少许饼与阿那律。是时，阿那律得饼已，还诣所在。

是时，长者便兴瞋恚，语守门人言：「我有教勅：『无令有人入门内。』何故使人来入？」时，守门者报曰：「门合牢固，不知此道士为从何来？」尔时，长者默然不言。

时，长者已食饼竟，次食鱼肉。尊者大迦叶着衣持钵，诣长者家，从地中踊出，舒钵向长者。时，长者甚怀愁忧，授少许鱼肉与之。是时，迦叶得肉，便于彼没，还归所在。

是时，长者倍复瞋恚，语守门者言：「我先有教令：『不使人入家中。』何故复使二沙门入家乞食？」时，守门人报曰：「我等不见此沙门为从何来入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此秃头沙门善于幻术，狂惑世人，无有正行。」

尔时，长者妇去长者不远而坐观之。然此长者妇是质多长者妹，从摩师山中取之。时，妇语长者言：「可自护口，勿作是语，言：『沙门学于幻术。』所以然者，此诸沙门有大威神，所以来至长者家者，多所饶益。长者！竟识先前比丘者乎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我不识之。」

时妇报言：「长者！颇闻迦毘罗卫国斛净王子名阿那律，当生之时，此地六变震动，遶舍一由旬内，伏藏自出？」

长者报言：「我闻有阿那律，然不见之耳。」

时，妇语长者言：「此豪族之子，舍居家已，出家学道，修于梵行，得阿罗汉道，天眼第一，无有出者。然如来亦说：『我弟子中天眼第一，所谓阿那律比丘是。』」次第二比丘来入乞者，为识不乎？」

长者报言：「我不识之。」

其妇语言：「长者！颇闻此罗阅城内大梵志名迦毘罗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，有九百九十九头耕牛田作？」

长者报言：「我躬自见此梵志身。」

其妇报言：「长者！颇闻彼梵志息，名曰比波罗耶檀那，身作金色，妇名婆陀，女中殊胜者，设举紫磨金在前犹黑比白？」

长者报言：「我闻此梵志有子，名曰比波罗耶檀那，然复不见。」

其妇报言：「向者，后来比丘即是。其身舍此玉女之宝，出家学道，今得阿罗汉，恒行头陀，诸有头陀之行具足法者，无有出尊迦叶上也。世尊亦说：『我弟子中第一比丘头陀行者，所谓大迦叶是。』」今长者快得善利，乃使贤圣之人来至此间乞食。我观此义已，故作是言：『善自护口，莫诽谤贤圣之人，言作幻化。』此释迦弟子皆有神德，当说此语。」

时，尊者大目犍连着衣持钵，飞腾虚空，诣长者家，破此铁笼，落在虚空中，结跏趺坐。

是时，跋提长者见目犍连在虚空中坐，便怀恐怖，而作是说：「汝是天耶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非天也。」

长者问言：「汝是干沓耆耶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非干沓耆。」

长者问言：「汝是鬼耶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非鬼也。」

长者问言：「汝是罗刹噉人鬼耶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亦非罗刹噉人鬼也。」

是时，跋提长者便说此偈：

「为天干沓耆？ 罗刹鬼神耶？
又言非是天， 罗刹鬼神者。
不似干沓耆， 方域所游行，
汝今名何等？ 我今欲得知？」

尔时，目连复以偈报曰：

「非天干沓耆， 非鬼罗刹种，
三世得解脱， 今我是人身。
所可降伏魔， 成于无上道，
师名释迦文， 我名大目连。」

是时，跋提长者语目连言：「比丘！何所教勅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我今欲与汝说法，善思念之。」

时，长者复作是念：「此诸道士长夜着于饮食，然今欲论者，正当论饮食耳。若当从我索食者，我当言无也。」然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少多听此人所说。」尔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说二施， 法施及财施，
今当说法施， 专心一意听。」

是时，长者闻当说法施，便怀欢喜，语目连言：「愿时演说，闻当知之。」

目连报言：「长者当知，如来说五事大施，尽形寿当念修行。」

时，长者复作是念：「目连向者欲说法施行，今复言有五大施。」是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复告长者言：「如来说有二大施。所谓法施、财施。我今当说法施，不说财施。」

长者报言：「何者是五大施？」

目连报言：「一者不得杀生，此名为大施，长者！当尽形寿修行之。二者不盗，名为大施，当尽形寿修行。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当尽形寿而修行之。是谓，长者！有此五大施，当念修行。」

是时，跋提长者闻此语已，极怀欢喜，而作是念：「释迦文佛所说甚妙，今所演说者，乃不用宝物，如我今日不堪杀生，此可得奉行。又我家中饶财多宝，终不偷盗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，终不淫他，是我之所行。又我不好妄语之人，何况自当妄语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如今日意不念酒，何况自尝，此亦是我之所行。」是时，长者语目连言：「此五施者我能奉行。」

是时，长者心中作是念：「我今可饭此目连。」长者仰头语目连言：「可屈神下顾，就此而坐。」

是时，目连寻声下坐。是时，跋提长者躬自办种种饮食与目连，目连食讫，行净水，长者作是念：「可持一端[迭*毛]奉上目连。」是时，入藏内而选取白[迭*毛]，欲取不好者，便得好者，寻复舍之，而更取[迭*毛]，又故尔好，舍之，复更取之。

是时，目连知长者心中所念，便说此偈：

「施与心鬪诤， 此福贤所弃，
施时非鬪时， 可时随心施。」

尔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「今日连知我心中所念。」便持白[迭*毛]奉上目连。

是时，目连即与祝愿：

「观察施第一， 知有贤圣人，
施中最为上， 良田生果实。」

时，目连祝愿已，受此白[迭*毛]，使长者受福无穷。

是时，长者便在一面坐，目连渐与说法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诸佛世尊所说之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。时，目连尽与说之。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如极净之衣易染为色，此跋提长者亦复如

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以得法、见法、无有狐疑，而受五戒，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

时，目连以见长者得法眼净，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所说经， 根原悉备具，
眼净无瑕秽， 无疑无犹豫。」

是时，跋提长者白目连曰：「自今已后恒受我请，及四部众，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爱惜。」是时，目连与长者说法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余大声闻，尊者大迦叶、尊者阿那律，语尊者宾头卢言：「我等已度跋提长者，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难陀。」

宾头卢报曰：「此事大佳。」

尔时，老母难陀躬作酥饼。尔时，尊者宾头卢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渐渐至老母难陀舍，从地中踊出，舒手持钵，从老母难陀乞食。是时，老母见宾头卢已，极怀瞋恚，并作是恶言：「比丘当知，设汝眼脱者，我终不乞汝食也。」

是时，宾头卢即入三昧，使双眼脱出。是时，母难陀倍复瞋恚，复作恶言：「正使沙门空中倒悬者，终不与汝食。」

是时，尊者宾头卢复以三昧力，在空中倒悬。时，母难陀倍复瞋恚而作恶言：「正使沙门举身烟出者，我终不与汝食。」

是时，宾头卢复以三昧力举身出烟。是时，老母见已，倍复恚怒，而作是语：「正使沙门举身燃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。」

是时，宾头卢即以三昧，使身体尽燃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语：「正使沙门举身出水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。」

时，宾头卢复以三昧力，便举身皆出水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语：「正使沙门在我前死者，我终不与汝食也。」

是时，尊者宾头卢即入灭尽三昧，无出入息，在老母前死。时，老母以不见出入息，即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而作是语：「此沙门释种子，多所识知，国王所敬，设闻在我家死者，必遭官事，恐不免济。」并作是语：「沙门还活者，我当与沙门食。」是时，宾头卢即从三昧起。

时，母难陀复作是念：「此饼极大，当更作小者与之。」时，老母取少许面作饼，饼遂长大。老母见已，复作是念：「此饼极大，当更作小者。然饼遂大，当取先前作者持与之。」便前取之，然复诸饼皆共相连。时，母难陀语宾头卢曰：「比丘！须食者便自取，何故相烧乃尔？」

宾头卢报曰：「大姊当知，我不须食，但须母欲有所说耳。」

母难陀报曰：「比丘！何所戒勅？」

宾头卢曰：「老母今当知，今持此饼往诣世尊所。若世尊有所戒勅者，我等当共奉行。」

老母报曰：「此事甚快。」

是时，老母躬负此饼从尊者宾头卢后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宾头卢白世尊曰：「此母难陀是跋提长者姊，慳贪独食不肯施人。唯愿世尊为说笃信之法，使得开解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母难陀：「汝今持饼施与如来及与比丘僧。」

是时，母难陀即以奉上如来及余比丘僧。故有遗余饼在，母难陀白世尊言：「故有残饼。」

世尊曰：「更饭佛、比丘僧。」

母难陀受佛教令，复持此饼饭佛及比丘僧。然后复故有饼在。是时，世尊告母难陀：「汝今当持此饼与比丘尼众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众。」

然故有饼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饼施与诸贫穷者。」

然故有饼在，世尊告曰：「可持此饼弃于净地，若着极清净水中。所以然者，我终不见沙门、婆罗门、天及人民能消此饼，除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母难陀即以此饼，舍着净水中，实时火焰起。母难陀见已，寻怀恐惧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**生**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秽污，出家为要。尔时，世尊以见母难陀心意开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母难陀说之。

是时，老母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犹如白[迭*毛]易染为色。此亦如是，时母难陀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彼以得法、成法无有**狐**疑，已度犹豫，得无所畏，而承事三尊，受持五戒。尔时，世尊重与说法，使发欢喜。

尔时，难陀白世尊曰：「自今已后，使四部之众在我家取施，自今已去恒常布施，修诸功德，奉诸贤圣。」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跋提长者及母难陀，有弟名曰优婆迦尼，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，极相爱念。尔时，优婆迦尼长者经营田作，闻兄跋提及姊难陀受如来法化，闻已，欢喜**踊**跃，不能自胜，七日之中不复睡眠，亦不饮食。是时，长者办田作已，还诣罗阇城中道，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先至世尊所，然后到家。」尔时，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曰：「我兄跋提及姊难陀，受如来法化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长者！今跋提、难陀以见四谛，修诸善法。」

尔时，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：「我等居门极获大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长者！如汝所言，汝今父母极获大利，种后世之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长者说微妙之法，长者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往诣王阿闍世所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王问长者曰：「汝兄及姊受如来化耶？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

王闻此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击钟鸣鼓，告勅城内：「自今已后，无令事佛之家有所赏输，亦使事佛之人来迎去送。所以然者，此皆是我道法兄弟。」

尔时，王阿阇世出种种饮食持与长者，时长者便作是念：「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，为应食何等食？应饮何等浆？我今先往至世尊所，问此义，然后当食。」

尔时，长者告左右一人曰：「汝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持我声而白世尊云：『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曰：「夫贤者之法当持几戒？又犯几戒非清信士？当应食何等食？饮何等浆？」』」

尔时，彼人受长者教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人持长者名，白世尊曰：「夫清信士之法应持几戒？犯几戒非优婆塞？又应食何等食？饮何等浆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当知食有二种，有可亲近，有不可亲近。云何为二？若亲近食时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损，此食不可亲近；若得食时，善法增益，不善法损，此食可亲近。浆亦有二事，若得浆时，起不善法，善法有损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得浆时，不善法损，善法有益，此可亲近。夫清信士之法，限戒有五，其中能持一戒、二戒、三戒、四戒，乃至五戒，皆当持之。当再三问，能持者使持之；若清信士犯一戒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若复清信士奉持一戒，生善处天上，何况二、三、四、五？」是时，彼人从佛受教已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彼人去不远，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自今已后，听授优婆塞五戒及三自归。若比丘欲授清信士、女戒时，教使露臂、叉手合掌，教称姓名，归佛、法、众；再三教称姓名，归佛、法、众，复更自称；『我今已归佛，归法，归比丘僧。』如释迦文佛最初五百贾客受三自归，尽形寿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饮酒。若持一戒，余封四戒；若受二戒，余封三戒；若受三戒，余封二戒；若受四戒，余封一戒；若受五戒，当具足持之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日月有四重翳，使不得放光明。何等为四？一者云也，二者风尘，三者烟，四者阿须伦，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。是谓，比丘！日月有此四翳，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。此亦如是，比丘！有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。云何为四？一者欲结，覆蔽人心不得开解。二者瞋恚，三者愚痴，四者利养，覆蔽人心不得开解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结覆蔽人心不得开解，当求方便，灭此四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阿罗毘祠侧。尔时，极为盛寒，树木凋落。

尔时，手阿罗婆长者子出彼城中，在外经行，渐来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长者子白世尊言：「不审宿昔之中得善眠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童子！快善眠也。」

时，长者子白佛：「今盛寒日，万物凋落，然复世尊坐用草蓐，所著衣裳，极为单薄，云何世尊作是说：『我快得善眠。』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童子！谛听！我今还问汝，随所报之。犹如长者家牢治屋舍，无有风尘，然彼屋中有床蓐、氍毹、毳[毯-炎+登]，事事俱具，有四玉女颜貌端政，面如桃华，世之希有，视无厌足，然好明灯，然彼长者快得善眠乎？」

长者子报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有好床卧，快得善眠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长者子！若彼人快得善眠，时有欲意起，缘此欲意不得眠乎？」

长者子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若彼人欲意起者，便不得眠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彼欲意盛者，今如来永尽无余，无复根本，更不复兴。云何，长者子！设有瞋恚、愚痴心起者，岂得善眠乎？」

童子报言：「不得善眠也。所以然者，由有三毒心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来今日无复此心，永尽无余，亦无根本。童子当知，我今当说四种之坐。云何为四？有卑坐、有天坐、有梵坐、有佛坐。童子当知，卑坐者，是转轮圣王坐也。天坐者，释提桓因坐也。梵坐者，梵天王之坐也。佛坐者，是四谛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向须陀洹坐也。天坐者，得须陀洹坐也。梵坐者，向斯陀含坐也。佛坐者，四意止之坐也。卑坐者，得斯陀含之坐也。天坐者，向阿那含之坐也。梵坐者，得阿那含果坐也。佛坐者，四等之坐也。卑坐者，欲界之坐也。天坐者，色界之坐也。梵坐者，无色界之坐也。佛坐者，四神足之坐也。」

「是故，童子！如来以坐四神足坐，快得善眠，于中不起淫、怒、痴，以不起此三毒之心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故，长者子，我观此义已，是故说如来快得善眠。」

尔时，长者子便说此偈：

「相见日极久， 梵志般涅槃，
以逮如来力， 明眼取灭度。
卑坐及天坐， 梵坐及佛坐，
如来悉分别， 是故得善眠。
自归人中尊， 亦归人中上，
我今未能知， 为依何等禅。」

长者子作是语已，世尊然可之。是时，长者子便作是念：「世尊以然可，我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」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彼童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从静室起下灵鹫山，及将鹿头梵志，而渐游行到大畏塚间。尔时，世尊取死人髑髅授与梵志，作是说：「汝今，梵志！明于星宿，又兼医药能疗治众病，皆解诸趣，亦复能知人死因缘。我今问汝，此是何人髑髅，为是男耶？为是女乎？复由何病而取命终？」

是时，梵志即取髑髅反复观察，又复以手而取击之，白世尊曰：「此是男子髑髅，非女人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此是男子，非女人也。」

世尊问曰：「由何命终？」

梵志复手捉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众病集凑，百节酸疼故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以何方治之？」

鹿头梵志白佛言：「当取呵梨勒果，并取蜜和之，然后服之，此病得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设此人得此药者，亦不命终。此人今日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时，梵志闻已，复捉髑髅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终生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梵志！如汝所言，生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「此是何人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髅，女人身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」

是时，鹿头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怀妊故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女人者，由何命终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者，产月未滿，复以产儿故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又彼怀妊，以何方治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如此病者，当须好酥醞醐，服之则差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言。今此女人以取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此女人以取命终，生畜生中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梵志！如汝所言。」

是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髅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」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终饮食过差，又遇暴下，故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病以何方治？」

梵志白佛：「三日之中绝粮不食，便得除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终生饿鬼中。所以然者，意想着一水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髅者，女人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此人命终由何疹病？」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当产之时以取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当产之时以取命终？」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身，气力虚竭，又复饥饿以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终生于人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夫饿死之人欲生善处者，此事不然，生三恶趣者可有此理。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女人者，持戒完具而取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彼女人身，持戒完具致此命终。所以然者，夫有男子、女人，禁戒完具者，设命终时，当堕二趣：若天上、人中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捉一髑髅授与梵志，问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髑髅者，男子之身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者，此人由何疹病致此命终？」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无病，为人所害故致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为人所害故致命终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此人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命终生善处天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汝所言，前论、后论而不相应。」

梵志白佛：「以何缘本而不相应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诸有男女之类，为人所害而取命终，尽生三恶趣，汝云何言生善处天上乎？」

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此人奉持五戒，兼行十善，故致命终生善处天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戒之人无所触犯，生善处天上。」

世尊复重告曰：「此人为持几戒而取命终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专精一意无他异想，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持一戒耶？非耶？二、三、四、五耶？非耶？然此人持八关斋法而取命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持八关斋而取命终。」

尔时，东方境界普香山南有优陀延比丘，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尔时，世尊屈申臂顷，往取彼髑髅来授与梵志，问梵志曰：「男耶？女耶？」

是时，梵志复以手击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观此髑髅，元本亦复非男，又复非女。所以然者，我观此髑髅，亦不见生，亦不见断，亦不见周旋往来。所以然者，观八方上下，都无音向。我今，世尊！未审此人是谁髑髅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梵志！汝竟不识是谁髑髅？汝当知之，此髑髅者，无终、无始、亦无生死，亦无八方、上下所可适处，此是东方境界普香山南优陀延比丘，于无余涅槃界取般涅槃，是阿罗汉之髑髅也。」

尔时，梵志闻此语已，叹未曾有，即白佛言：「我今观此蚊子之虫，所从来处，皆悉知之，鸟兽音向即能别知，此是雄，此是雌。然我观此阿罗汉，永无所见，亦不见来处，亦不见去处，如来正法甚为奇特！所以然者，诸法之本出于如来神口，然阿罗汉出于经法之本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梵志！如汝所言，诸法之本出如来口，正使诸天、世人、魔、若魔天，终不能知罗汉所趣。」

尔时，梵志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能尽知九十六种道所趣向者，皆悉知之；如来之法所趣向者，不能分别，唯愿世尊得在道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梵志！快修梵行，亦无有人知汝所趣向处。」

尔时，梵志即得出家学道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道术。所谓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梵志即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鹿头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以知阿罗汉行所修之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云何知阿罗汉之行？」

鹿头白佛：「今有四种之界。云何为四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是谓，如来！有此四界。彼时人命终，地即自属地，水即自属水，火即自属火，风即自属风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今有几界？」

鹿头白佛：「其实四界，义有八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四界，义有八界？」

鹿头白佛：「今有四界。云何四界？地、水、火、风，是谓四界。彼云何义有八界？地界有二种，或内地、或外地。彼云何名为内地种？发、毛、爪、齿、身体、皮肤、筋、骨、髓、脑、肠、胃、肝、胆、脾、肾，是谓名为内地种。云何为外地种？诸有坚牢者，此名为外地种。此名为二地种。

「彼云何为水种？水种有二，或内水种、或外水种。内水种者：涎、唾、泪、尿、血、髓，是谓名为内水种。诸外软溺物者，此名为外水种。是名二水种。

「彼云何名为火种？然火种有二，或内火、或外火。彼云何名为内火？所食之物，皆悉消化无有遗余，此名为内火。云何名为外火？诸外物热盛物，此名为外火种。

「云何名为风种？又风种有二，或有内风、或有外风。所谓唇内之风、眼风、头风、出息风、入息风，一切支节之间风，此名为内风。彼云何名为外风？所谓轻飘动摇、速疾之物，此名为外风。是谓，世尊！有二种，其实有四，数有八。如是，世尊！我观此义，人若命终时，四种各归其本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无常之法亦不与有常并。所以然者，地种有二，或内、或外。尔时，内地种是无常法、变易之法；外地种者，恒住、不变易。是谓地有二种，不与有常、无常相应。余三大者亦复如是，不与有常、无常共相应。是故，鹿头！虽有八种，其实有四。如是，鹿头，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鹿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大广演之义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契经、律、阿毘昙、戒，是谓为四。比丘当知，若有比丘从东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彼便作是语：『我能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』正使彼比丘有所说者，不应承受，不足笃信，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，案法共论。」

「云何案法共论？所谓案法论者，此四大广演之论，是谓契经、律、阿毘昙、戒，当向彼比丘说契经、布现律、分别法。正使说契经时，布现律、分别法时，若彼布现，所谓与契经相应，律、法相应者，便受持之。设不与契经、律、阿毘昙相应者，当报彼人作是语：『卿当知之，此非如来所说。然卿所说者，非正经之本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说契经、律、阿毘昙都不与相应。』以不相应，当问戒行，设不与戒行相应者，当语彼人：『此非如来之藏也。』即当发遣使去，此名初演大义之本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从南方来，而作是语：『我能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』正使比丘有所说，不应承受，不足笃信，当取彼比丘而共论议。正使比丘有所说不与义相应者，当发遣之。设与义相应者，当报彼人曰：『此是义说，非正经本。』尔时，当取彼义勿受经本。所以然者，义者解经之源，是谓第二演大义之本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从西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学多闻。当向彼比丘说契经、律、阿毘昙，然彼比丘正解味，不解义，当语彼比丘作是语：『我等不明此语，为是如来所说也？为非也？』正使说契经、律、阿毘昙时，解味不解义，虽闻彼比丘所说，亦不足誉善，亦不足言恶。复以戒行

而问之，设与相应者念承受之。所以然者，戒行与味相应，义不可明故，是谓第三演义也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从北方来，诵经、持法，奉行禁戒：『诸贤，有疑难者，便来问义，我当与汝说之。』设彼比丘有所说者，不足承受，不足讽诵，然当向彼比丘问契经、律、阿毘昙、戒，共相应者，便当问义。若复与义相应，便当叹誉彼比丘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贤士！此真是如来所说。义不错乱，尽与契经、律、阿毘昙、戒共相应。』当以法供养得彼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恭敬法故，其有供养法者，则恭敬我已。其观法者，则观我已。有法则有我已，有法则有比丘僧，有法则有四部之众，有法则有四姓在世。所以然者，由法在世，则贤劫中有大威王出世，从是已来便有四姓在世。若法在世，便有四姓在世：刹利、婆罗门、工师、居士种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转轮圣王位不绝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四天王种、兜术天、艳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便在于世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在于世间。若法在世者，便有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、佛乘便现于世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善恭敬于法，彼比丘随时供养，给其所须，当语彼比丘作是语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，今日所说者，真是如来所说。』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大广演说之义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持心执意行此四事，勿有漏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王波斯匿清旦集四种兵，乘宝羽之车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大王曰：「大王！为从何来？又尘土坌体，集四种兵，有何事缘？」

波斯匿王白世尊曰：「今此国界有大贼起，昨夜半，兴兵擒获。然身体疲倦欲还诣宫，然中道复作是念：『我应先至如来所，然后入宫。』以此事缘，

寤寐不安；今以坏贼功劳有在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故来至拜跪覲省。设我昨夜不即兴兵者，则不获贼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如王所说。王当知，此有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云何为四？清旦早起先苦而后乐；设服油酥先苦而后乐；若服药时先苦而后乐；家业娉娶先苦而后乐。是谓，大王！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世尊所说诚得其宜，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而后乐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今日观此四事，如掌观珠，皆是先苦而后乐义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波斯匿王说微妙之法，发欢喜心。王闻法已，白世尊言：「国事猥多，欲还归所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时，波斯匿王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王去未久，是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此四事缘本，先苦后乐。云何为四？修习梵行先苦而后乐；诵习经文先苦而后乐；坐禅念定先苦而后乐；数出入息先苦而后乐。是谓，比丘！行此四事者，先苦而后乐也。其有比丘行此先苦而后乐之法，必应沙门后得果报之乐。」

「云何为四？若有比丘勤于此法，无欲恶法，念持喜安，游心初禅，得沙门之乐。复次，有觉、有观息，内有喜心，专精一意，无觉、无观，念持喜安，游于二禅，是谓得第二沙门之乐。复次，无念游心于护，恒自觉知，觉身有乐，诸贤圣所喜望者，护念乐，游心三禅，是谓获第三沙门之乐。复次，苦乐已尽，先无有忧戚之患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心四禅，是谓有此四沙门之乐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行此先苦后获沙门四乐之报，断三结网，成须陀洹不退转法，必至灭度。复次，比丘！若断此三结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，必尽苦际。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断五下分结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有比丘有漏尽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彼比丘修此先苦之法，后获沙门四果之乐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此先苦而后乐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种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有似黄蓝花沙门；有似邠陀利华沙门；有似柔软沙门；于柔软中柔软沙门。

「彼云何名为似黄蓝花沙门？或有一人，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不退转法，必至涅槃，极迟经七死七生；或复家家、一种，犹如黄蓝之花朝取暮长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三结使尽，成须陀洹，不退转法必至涅槃，极迟至七死七生，若求方便勇猛意者，家家、一种便成道迹，是谓名为黄蓝花沙门。

「彼云何名为邠陀利花沙门？或有一人，三结使尽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尽于苦际。若小迟者，来至此世尽于苦际；若勇猛者，即于此间尽于苦际。犹如邠陀利花，晨朝剖花，向暮萎死，是谓邠陀利花沙门。

「彼云何柔软沙门？或有一人断五下分结，成阿那含，即于彼般涅槃，不来此世，是谓柔软沙门。

「彼云何柔软中柔软沙门？或有一人有漏尽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身作证而自游戏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谓柔软中柔软沙门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人出现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于柔软中作柔软沙门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修陀·修摩均 宾头·尘·翳·手
鹿头·广演义 后乐·柔软经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苦乐品第二十九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先苦而后乐；或有人先乐而后苦；或有人先苦而后苦；或有人先乐而后乐。

「云何人先苦而后乐？或有一人生卑贱家，或杀人种、或工师种、或邪道家生，及余贫匮之家，衣食不充，彼人便生彼家。然复彼人无有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有后世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罗汉等受教者，亦有善恶果报。若彼有极富之家，以知昔日施德之报，不放逸报。彼若复见无衣食家者，知此人等不作施德，恒值贫贱。我今复值贫贱，无有衣食，皆由曩日不造福故，诳惑世人，行放逸法，缘此恶行之报，今值贫贱，衣食不充。若复见沙门、婆罗门修善法者，便向忏悔，改往所作；若复所有之遗余，与人等分。彼身坏命终，生善处；若生人中，多财饶宝，无所乏短。是谓此人先苦而后乐。

「何等人先乐而后苦？于是，或有一人生豪族家，或刹利种、或长者种、或大姓家，及诸富贵之家，衣食充足，便生彼家。然彼人恒怀邪见，与边见共相应，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之报，亦无父母，世无

阿罗汉，亦无有得证者，亦复无有善恶之报。彼人有此邪见，若复见有富贵之家，而作是念：『此人久有此财宝耳。』男者久是男，女者久是女，畜生者久是畜生。不好布施，不持戒律。若彼见沙门、婆罗门奉持戒者，起瞋恚心：『此人虚伪，何处当有福报之应？』彼人身坏命终之后，生地狱中；若得作人，在贫穷家生，无有衣食，身体裸露，衣食不充。是谓此人先乐而后苦。

「何等人先苦而后苦？于是，有人生贫贱家，或杀人种、或工师种，及诸下劣之家，无有衣食，而此人生彼家。然复彼人身抱邪见，与边见共相应，彼人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有受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善恶之报，亦无父母，世无阿罗汉。不好布施，不奉持戒。若复见沙门、婆罗门，即兴瞋恚向贤圣人；彼人见贫者，言久来有是；见富者，言久来有是；见父者，昔者是父，见母者，昔者是母。彼若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若生人中，极为贫贱，衣食不充，是谓此人先苦而后苦。

「彼云何人先乐而后乐？彼或有一人生富贵家，或刹利种、或梵志种、或生国王种、或长者种生，及诸饶财多宝家生，所生之处无有乏短，彼人便生此家。然后彼人有正见，无有邪见，彼便有此见：有施、有受者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，亦有善恶之报，有父、有母，世有阿罗汉。彼人若复见富贵之家饶财多宝者，便作是念：『此人昔日布施之所致。』若复见贫贱之家，『此人昔者，皆由不布施故。故我今可随时布施，莫后更生贫贱之家，然常好喜施惠于人。』彼人若见沙门、道士者，随时问讯可否之宜，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尽惠施之。若复命终之后，生善处天上；若人中，生富贵之家，饶财多宝，是谓此人先乐而后乐。」

是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曰：「我观今世众生先苦而后乐，或有众生于今世先乐而后苦，或有众生于今世先苦而后苦，或有众生先乐而后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有此因缘，使众生之类先苦而后乐，亦复有此众生先乐而后苦，亦复有此众生先苦而后苦，亦复有众生先乐而后乐。」

比丘白佛：「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苦？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乐？复以何因缘先苦而后苦？复以何因缘先乐而后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当知，若人寿百岁，正可十十耳。若使寿终冬、夏、春、秋。若复，比丘！百岁之中作诸功德，百岁之中造诸恶业，作诸邪见，彼于异时，或冬受乐，夏受苦。若百岁之中，功德具足，未曾有短；若复在中百岁之内，在诸邪见，造不善行，先受其罪，后受其福。若复少时作福，长时作罪；后生之时少时受福，长时受罪。若复少时作罪，长复作罪，彼人后生之时先苦而后苦。若复于少时作诸功德，分檀布施，彼于后生先乐而后乐。是谓，比丘！以此因缘先苦而后乐，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苦，亦由此因缘先苦而后苦，亦由此因缘先乐而后乐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唯愿，世尊！若有众生欲先乐而后乐，当行布施，求此先乐而后乐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比丘！如汝所言，若有众生欲成涅槃及阿罗汉道乃至佛道，当于中行布施，作诸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身乐心不乐；或有人心乐身不乐；或有人心亦不乐身亦不乐；或有人身亦乐心亦乐。

「彼何等人身乐心不乐？于是，作福凡夫人，于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短乏，但不免饿鬼、畜生、地狱道，亦复不免恶趣中。是谓此人身乐心不乐。

「彼何等人心乐身不乐？所谓阿罗汉不作功德，于是四事供养之中，不能自办，终不能得，但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道，犹如罗汉唯喻比丘。是谓此人心乐身不乐。

「彼何等人身亦不乐心亦不乐？所谓凡夫之人不作功德，不能得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恒不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道。是谓此人身亦不乐心亦不乐。

「彼何等人身亦乐心亦乐？所谓作功德阿罗汉，四事供养无所短乏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免地狱、饿鬼、畜生道。所谓尸波罗比丘是。是谓，比丘！世间有此四人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当如尸波罗比丘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当说四梵之福。云何为四？若有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未曾起偷婆处，于中能起偷婆者，是谓初梵之福也。复次，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补治故寺者，是谓第二受梵之福也。复次，信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和合圣众者，是谓第三受梵之福。复次，若多萨阿竭初转法轮时，诸天、世人劝请转法轮，是谓第四受梵之福，是谓四受梵之福。」

尔时，有异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梵天之福竟为多少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今当说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阎浮里地东西七千由旬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地形像车，其中众生所有功德，正可与一轮王功德等。

「瞿耶尼纵广三十二万里，地形如半月。比丘当知，阎浮地人民，及一轮王之德，比彼人者，与彼一人德等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弗于逮里地纵广三十六万里，地形方正，计阎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，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。

「比丘当知，鬻单曰纵广四十万里，地形如月满，计三方人民之福，故不如鬻单曰一人之福。

「比丘当知，计四天下人民之福，故不如四天王之德；计四天下人民之福及四天王，故不如三十三天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，故不如释提桓因一人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及三十三天及释提桓因，故不如一艳天之福；计四天下及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释提桓因及艳天，故不如一兜术天之福；计从四天下至兜术天之福，故不如一化自在天之福；计从四天下至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；计从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，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。

「比丘当知，此是梵天之福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求其福者，此是其量也。是故，比丘！欲求梵天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其功德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众生之类有四种食，长养众生。何等为四？所谓抔食或大、或小，更乐食、念食、识食，是谓四食。

「彼云何名为抔食？彼抔食者，如今人中所食，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，是谓名为抔食。

「云何名更乐食？所谓更乐食者，衣裳、伞盖、杂香华、熏火及香油，与妇人集聚，诸余身体所更乐者，是谓名为更乐之食。

「彼云何名为念食？诸意中所念想、所思惟者，或以口说，或以体触，及诸所持之法，是谓名为念食。

「彼云何为识食？所念识者，意之所知，梵天为首，乃至有想、无想天，以识为食，是谓名为识食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食，众生之类以此四食，流转生死，从今世至后世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共舍离此四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辩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义辩、法辩、辞辩、应辩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义辩？所谓义辩者，彼彼之所说，若天、龙、鬼神之所说，皆能分别其义，是谓名为义辩也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法辩？十二部经如来所说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本末、偈、因缘、授决、已说、造颂、生经、方等、合集、未曾有，及诸有为法、无为法，有漏法、无漏法，诸法之实不可沮坏，所可总持者，是谓名为法辩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辞辩？若前众生，长短之语，男语，女语，佛语，梵志、天、龙、鬼神之语，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甄陀罗彼之所说，随彼根原与其说法，是谓名为辞辩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应辩？当说法时，无有怯弱，无有畏惧，能和悦四部之众，是谓名为应辩。」

「我今当教勅汝，当如摩诃拘絺罗。所以然者，拘絺罗有此四辩，能与四部之众广分别说。如我今日观诸众中，得四辩才，无有出拘絺罗。若此四辩，如来之所有，是故，当求方便，成四辩才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事终不可思惟。云何为四？众生不可思议；世界不可思议；龙国不可思议；佛国境界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不由此处得至灭尽涅槃。

「云何众生不可思议？此众生为从何来？为从何去？复从何起，从此终当从何生？如是，众生不可思议。

「云何世界不可思议？诸有邪见之人：世界断灭、世界不断灭，世界有边、世界无边，是命、是身，非命、非身，梵天之所造，诸大鬼神作此世界耶？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梵天造人民， 世间鬼所造，
或能诸鬼作， 此语谁当定？
欲恚之所缠， 三者俱共等，
心不得自在， 世俗有灾变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世间不可思议。

「云何龙界不可思议？云何此雨为从龙口出耶？所以然者，雨滂不从龙口出也。为从眼、耳、鼻出耶，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雨滂不从眼、耳、鼻出，但龙意之所念，若念恶亦雨，若念善亦雨，亦由行本而作此雨。所以然者，今须弥山腹有天，名曰大力，知众生心之所念，亦能作雨，然雨不从彼天口出，眼、耳、鼻出也。皆由彼天有神力故，而能作雨。如是，比丘！龙境界不可思议。

「云何佛国境界不可思议？如来身者，为是父母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如来身者，清净无秽受诸天气。为是人所造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以过人行。如来身者，为是大身，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如来身者，不可造作，非诸天所及。如来寿为短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有四神足。如来为长寿耶？此亦不可思议。所以然者，然复如来故兴世间周旋，与善权方便相应。如来身者，不可摸则，不可言长、言短。音声亦

不可法则，如来梵音，如来智慧、辩才不可思议，非世间人民之所能及。如是佛境界不可思议。

「如是。比丘！有此四处不可思议，非是常人之所思议。然此四事无善根本，亦不由此得修梵行，不至休息之处，乃至不到涅槃之处，但令人狂惑，心意错乱，起诸疑结。

「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过去久远，此舍卫城中有一凡人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当思议世界。』是时，彼人出舍卫城，在一华池水侧，结跏趺坐，思惟世界：『此世界云何成？云何败？谁造此世界？此众生类为从何来？为从何出？为何时生？』是时，彼人思议，此时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。是时，彼人复作是念：『我今狂惑，心意错乱，世间无者，我今见之。』时，彼人还入舍卫城，在里巷之中作是说：『诸贤当知，世界无者，我今见之。』

「是时，众多人报彼人曰：『云何世间无者，汝今见之？』时，此人报众多人曰：『我向者作是思惟：「世界为从何生？」便出舍卫城，在华池侧，作是思议：「世界为从何来？谁造此世界？此众生类从何而来？为谁所生？若命终者当生何处？」我当思议，此时，便见池水中有四种兵出入，世界无者，我今见之。』是时，众多人报彼人曰：『如汝实狂愚，池水之中那得四种兵？诸世界狂愚之中，汝最为上！』

「是故，比丘！我观此义已，故告汝等耳。所以然者，此非善本功德，不得修梵行，亦复不得至涅槃处。然思议此者，则令人狂，心意错乱。然比丘当知，彼人实见四种之兵。所以然者，昔日诸天与阿须伦共鬪，当共鬪时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不如。是时，阿须伦便怀恐怖，化形极使小，从藕根孔中过。佛眼之所见非余者所及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思议四谛。所以然者，此四谛者，有义、有理，得修梵行，行沙门法，得至涅槃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舍离此世界之法，当求方便，思议四谛。知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神足。云何为四？自在三昧行尽神足；心三昧行尽神足；精进三昧行尽神足；诫三昧行尽神足。

「彼云何为自在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诸有三昧，自在意所欲，心所乐，使身体轻便，能隐形极细，是谓第一神足。

「彼云何心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心所知法，遍满十方，石壁皆过，无所罣碍，是谓名为心三昧行尽神足。

「彼云何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？所谓此三昧无有懈倦，亦无所畏，有勇猛意，是谓名为精进三昧行尽神足。

「彼云何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？诸有三昧，知众生心中所念，生时、灭时，皆悉知之。有欲心、无欲心，有瞋恚心、无瞋恚心，有愚痴心、无愚痴心，有疾心、无疾心，有乱心、无乱心，有少心、无少心，有大心、无大心，有量心、无量心，有定心、无定心，有解脱心、无解脱心，一切了知，是谓名为诫三昧行尽神足。

「如是，比丘！有此四神足，欲知一切众生心中所念者，当修行此四神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爱起之法。若比丘爱起时便起。云何为四？比丘缘衣服故便起爱；由乞食故便起爱；由床坐故便起爱；由医药故比丘便起爱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起爱之法，有所染着。

「其有比丘着衣裳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衣时，便起瞋恚，兴想着念。其有比丘着是食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乞食时，便兴

瞋恚，兴想着念。其有比丘着床座者，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床座时，便起瞋恚，兴想着念。其有比丘着医药者，我不说此人。所以然者，彼未得医药时，便兴瞋恚，起想着念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我今当说衣裳二事，亦当亲近，亦当不亲近。云何亲近？云何不亲近？若得衣裳，极爱着衣者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复得衣裳起善法心不爱着，此可亲近。若乞食时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乞食时起善法，此可亲近。若得床座时起不善法，此不可亲近；若得床座时起善法，此可亲近，医药亦尔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亲近善法，除去恶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，欲使檀越施主，获其功德，受福无穷，得甘露灭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衣裳用布施， 饮食床卧具，
于中莫起爱， 不生诸世界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恒伽、新头、婆叉、私陀。彼恒伽水牛头口出向东流，新头南流师子口出，私陀西流象口中出，婆叉北流从马口中出。是时，四大河水遶阿耨达泉已，恒伽入东海，新头入南海，婆叉入西海，私陀入北海。

「尔时，四大河入海已，无复本名字，但名为海。此亦如是。有四姓。云何为四？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，于如来所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无复本姓，但言沙门释迦子。所以然者，如来众者，其犹大海，四谛其如四大河，除去结使，入于无畏涅槃城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诸有四姓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彼当灭本名字，自称释迦弟子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正是释迦子，从释种中出家学道。比丘当知，欲论生子之义者，当名沙门释种子是。所以者何？生皆由我生，从法起，从法成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得作释种子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等心。云何为四？慈、悲、喜、护，以何等故名为梵堂？比丘当知，有梵、大梵名千，无与等者，无过上者，统千国界，是彼之堂，故名为梵堂。比丘！此四梵堂所有力势，能观此千国界，是故名为梵堂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，处无欲之地者，彼四部之众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梵堂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须陀品第三十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波沙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清旦从静室起，在外经行。是时，须陀沙弥在世尊后而经行。尔时，世尊还顾，谓沙弥曰：「我今欲问卿义，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须陀沙弥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「有常色及无常色，为是一义？为有若干之貌？」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「有常色及与无常色者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，有常色者是内，无常色者是外，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有一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快说此义，有常色、无常色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云何，须陀！有漏义、无漏义，为是一义？为若干义乎？」

须陀沙弥对曰：「有漏义、无漏义是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，有漏义，是生死结使；无漏义者，是涅槃之法。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有漏是生死，无漏是涅槃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聚法、散法，为是一义？为是若干义乎？」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「聚法之色、散法之色，此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，聚法之色者，四大形也；散法之色者，苦尽谛也。以是言之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聚法之色、散法之色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云何，须陀！受义、阴义，为是一义？为有若干乎？」

须陀沙弥白佛言：「受与阴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，受者，无形不可见；阴者，有色可见，以是之故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受义事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有字、无字，义有若干？为是一义？」

沙弥白佛言：「有字、无字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所以然者，有字者，是生死结；无字者，是涅槃也。以是言之，义有若干，非一义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；无字者，是涅槃。」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须陀！何以故，名有字是生死，无字是涅槃？」

沙弥白佛言：「有字者，有生、有死，有终、有始，无字者，无生、无死，无终、无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须陀！如汝所言，有字者，是生死之法；无字者，是涅槃之法。」尔时，世尊告沙弥曰：「快说此言，今即听汝为大比丘。」

尔时，世尊还诣普集讲堂，告诸比丘：「摩竭国界快得善利，使须陀沙弥游此境界，其有以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持供养者，亦得善利；彼所生父母亦得善利，乃得生此须陀比丘。若须陀比丘所生之家，彼家便为获其大幸。我今告诸比丘，当学如须陀比丘。所以者何？此须陀比丘极为聪明，说法无滞碍，亦无怯弱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学如须陀比丘！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，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尔时，有长老比丘在彼众中，向世尊舒脚而睡；尔时，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，去世尊不远结加趺坐，计念在前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长老比丘舒脚而眠，复见沙弥端坐思惟。世尊见已，便说此偈：

「所谓长者者， 未必剃发须，
 虽复年齿长， 不免于愚行。
 若有见谛法， 无害于群萌，

舍诸秽恶行， 此名为长老。
我今谓长老， 未必先出家，
修其善本业， 分别于正行。
设有年幼少， 诸根无漏缺，
此谓名长老， 分别正法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此长老舒脚而睡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我等悉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长老比丘五百世中恒为龙身，今设当命终者，当生龙中。所以然者，无有恭敬之心于佛、法、众。若有众生无恭敬之心于佛、法、众者，身坏命终，皆当生龙中。汝等颇见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，去我不远，端坐思惟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沙弥却后七日，当得四神足，及得四谛之法，于四禅而得自在，善修四意断。所以然者，此修摩那沙弥，有恭敬之心向佛、法、众。以是之故，诸比丘！恒当勤加恭敬佛、法、之众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有长者名阿那邠邸，饶财多宝：金银、珍宝、车璩、马瑙、真珠、虎魄、水精、琉璃、象、马、牛、羊、奴婢、仆使，不可称计。尔时，满富城中有长者名满财，亦饶财多宝：车璩、马瑙、真珠、虎魄、水精、琉璃、象、马、牛、羊、奴婢、仆使，不可称量，复是阿那邠邸长者少小旧好，共相爱敬，未曾忘舍。然复阿那邠邸长者恒有数千万珍宝财货，在彼满富城中

贩卖，使满财长者经纪将护；然满财长者亦有数千万珍宝财货，在舍卫城中贩卖，使阿那邠邸长者经纪将护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有女名修摩提，颜貌端正，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。尔时，满财长者有少事缘到舍卫城，往至阿那邠邸长者家，到已，就座而坐。是时，修摩提女从静室出，先拜跪父母，后拜跪满财长者，还入静室。

尔时，满财长者见修摩提女颜貌端正，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，见已，问阿那邠邸长者曰：「此是谁家女？」

阿那邠邸报曰：「向者女者，是我所生。」

满财长者曰：「我有小息，未有婚对，可得适^贫家不？」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报曰：「事不宜尔。」

满财长者曰：「以何等故事不宜尔？为以姓望？为以财货耶？」

阿那邠邸长者报曰：「种姓、财货足相^训匹，但所事神祠与我不同，此女事佛释迦弟子，汝等事外道异学，以是之故不赴来意。」

时，满财长者曰：「我等所事自当别祀，此女所事别自供养。」

阿那邠邸长者曰：「我女设当适汝家者，所出财宝不可称计，长者亦当出财宝不可称计。」

满财长者曰：「汝今责几许财宝？」

阿那邠邸长者曰：「我今须六万两金。」是时，长者即与六万两金。

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：「我以方便前却，犹不能使止。」语彼长者曰：「设我嫁女，当往问佛，若世尊有所教^勅，当奉行。」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假设事务，如似小行，即出门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曰：「修摩提女为满富城中满财长者所求，为可与？为不可与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当修摩提女适彼国者，多所饶益，度脱人民不可称量。」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复作是念：「世尊以方便智应适彼土。」

是时，长者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便退而去，还至家中，供办种种甘馔饮食与满财长者。满财长者曰：「我用此食为？但嫁女与我不也？」

阿那邠邸曰：「意欲尔者便可相从。却后十五日，使儿至此。」作此语已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满财长者办具所须，乘宝羽之车，从八十由延内来；阿那邠邸长者复庄严己女，沐浴香熏，乘宝羽之车，将此女往迎满财长者男，中道相遇。时，满财长者得女便将至满富城中。

尔时，满富城中人民之类各作制限：「若此城中有女出适他国者，当重刑罚；若复他国取妇将入国者，亦重刑罚。」

尔时，彼国有六千梵志，国人所奉制限，有言：「设犯制者，当饭六千梵志。」尔时，长者自知犯制，即饭六千梵志。然梵志所食，均食[月*者]肉，及[月*者]肉羹，重酿之酒。又梵志所著衣服，或被白[迭*毛]，或披毳衣。然彼梵志之法，入国之时，以衣偏着右肩，半身露见。

尔时，长者即白：「时到，饮食已具。」

是时，六千梵志皆偏着衣裳，半身露见，入长者家。

时，长者见梵志来，膝行前迎，恭敬作礼，最大梵志举手称善，前抱长者项，往诣坐所，余梵志者各随次而坐。

尔时，六千梵志坐已定讫。时，长者语修摩提女曰：「汝自庄严，向我等师作礼。」

修摩提女报曰：「止！止！大家，我不堪任向裸人礼。」

长者曰：「此非裸人，非不有惭；但所著衣者，是其法服。」

修摩提女曰：「此无惭愧之人，皆共露形体在外，有何法服之用？长者愿听！世尊亦说有二事因缘，世人所贵。所谓有惭、有愧。若当无此二事者，

则父母、兄弟、宗族五亲，尊卑高下则不可分别。如今有鸡、犬、[月*者]、羊、驴、骡之属，皆共同类无有尊卑。以有此二法在世故，则知有尊卑之异。然此等之人离此二法，似鸡、犬、[月*者]、羊、驴、骡同群，实不堪任向作礼拜。」

时，修摩提夫语其妇曰：「汝今可起向我等师作礼，此诸人皆是我所事之天。」

修摩提女报曰：「且止！族姓子！我不堪任向此无惭愧裸人作礼；我今是人向驴犬作礼。」

夫复语曰：「止！止！贵女！勿作是言，自护汝口，勿有所犯。此亦非驴，复非诳惑，但所著之衣，正是法衣。」

是时，修摩提女涕零悲泣，颜色变异，并作是说：「我父母五亲宁形毁，五刻断其命根，终不堕此邪见之中。」

时，六千梵志各共高声而作是说：「止！止！长者！何故使此婢骂詈乃尔？若见请者，时供办饮食。」是时，长者及修摩提夫即办[月*者]肉、[月*者]肉羹、重酿之酒，食六千梵志，皆使充足。诸梵志食已，少多论议，便起而去。

是时，满财长者在高楼上，烦冤愁惋，独坐思惟：「我今取此来，便为破家，无异辱我门户。」

是时，有梵志名修跋，得五通，亦得诸禅，然满财长者所见贵重。时，修跋梵志而作是念：「我与长者别来日久，今可往相见。」是时，梵志入满富城，往诣长者家，问守门者曰：「长者今为所在？」

守门人报曰：「长者在楼上，极为愁忧，大不可言。」

时，梵志径上楼上，与长者相见，梵志问长者曰：「何故愁忧乃至于是，无县官、盗贼、水、火灾变所侵枉乎？又非家中不和顺耶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无有县官、盗贼之变，但小家中事缘不遂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须闻其状，有何事缘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昨日为儿娶妇，又犯国限；五亲被辱，请诸师在舍，将儿妇往礼拜而不从命。」

梵志修跋报曰：「此女家者，为在何国近远娉娶？」

长者曰：「此女舍卫城中阿那邠邸女。」

时，彼梵志修跋闻此语已，愕然惊怪，两手掩耳，而作是说：「咄！咄！长者！甚奇！甚特！此女乃能故在，又不自杀，不投楼下，甚是大幸。所以然者，此女所事之师，皆是梵行之人，今日现在，甚奇！甚特！」

长者曰：「我闻汝语，复欲嗤笑。所以然者，汝为外道异学，何故叹誉沙门释种子行？此女所事之师，有何威德？有何神变？」

梵志报言：「长者！欲闻此女师神德乎？我今粗说其原。」

长者曰：「愿闻其说。」

梵志报曰：「我昔日诣雪山北人间乞食，得食已，飞来诣阿耨达泉。时，彼天、龙、鬼神遥见我来，皆护持刀剑而来向我，并语我言：『修跋仙士，莫来止此泉边，莫污辱此泉；设不随我语者，正尔命根断坏！』我闻此语，即离彼泉不远而食。」

「长者当知，此女所事之师，最小弟子名均头沙弥，然此沙弥亦至雪山北乞食，飞来诣阿耨达泉，叉手执塚间死人之衣，血垢污染。是时，阿耨达大神天、龙、鬼神皆起前迎，恭敬问讯：『善来，人师，可就此坐。』时，均头沙弥往至泉水之处。又复长者，当泉水中央有纯金之案。尔时，沙弥以此死人之衣，渍着水中；却后坐食，食竟，荡钵，在金案上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便入初禅，从初禅起，入第二禅；从第二禅起，入第三禅；从第三禅起，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，入空处；从空处起，入识处；从识处起，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，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，入灭尽三昧；从灭尽三昧起，入炎光三昧；从炎光三昧起，入水气三昧；从水气三昧起，入炎光三昧，次复入灭尽三昧，次复入有想无想三昧，次复入不用处三昧，次复入识处三昧，次复入空处三昧，次复入四禅，次复入三禅，次复入二禅，次复入初禅，从初禅起而浣死人之衣。是时，天、龙、鬼神或与躡衣

者，或以洗者，或取水而饮者。尔时，浣衣已，举着空中而曝之。尔时，彼沙弥收摄衣已，便飞在空中，还归所在。

「长者当知，我尔时遥见而不得近。此女所事之师，最小弟子有此神力，况复最大弟子有何可及乎？何况彼师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而可及乎？观此义已，而作是说：『甚奇！甚特！此女乃能而不自杀，不断命根。』」

是时，长者语梵志曰：「我等可得见此女所事师乎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可还问此女。」

是时，长者问须摩提女曰：「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，能使来不乎？」

时，女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而作是说：「愿时办具饮食，明日如来当来至此，及比丘僧。」

长者报曰：「汝今自请，吾不解法。」

是时，长者女沐浴身体，手执香炉，上高楼上，叉手向如来，而作是说：「唯愿世尊当善观察无能见顶者，然世尊无事不知，无事不察，女今在此困厄，唯愿世尊当善观察。」

又以此偈而叹曰：

「观世靡不周，佛眼之所察，
降鬼诸神王，及降鬼子母。
如彼噉人鬼，取人指作鬘，
后复欲害母，然佛取降之。
又在罗阅城，暴象欲来害，
且如自归命，诸天叹善哉。
复至马提国，复值恶龙王，
见密迹力士，而龙自归命。
诸变不可计，皆使立正道，
我今复值厄，唯愿尊屈神。」
尔时香如云，玄在虚空中，
遍满祇洹舍，住在如来前。

诸释虚空中， 欢喜而作礼，
又见香在前， 须摩提所请。
雨诸种种花， 而不可计量，
悉满祇洹林， 如来笑放光。

尔时，阿难见祇洹中有此妙香。见已，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唯愿，世尊！此是何等香，遍满祇洹精舍中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香是佛使，满富城中须摩提女所请。汝今呼诸比丘！尽集一处而行筹，作是告勅：『诸比丘有漏尽阿罗汉，得神足者，便取舍罗，明日当诣满富城中，受须摩提请。』」

阿难白佛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阿难受佛教已。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，而作是念：「诸有得道罗汉者，便取舍罗。」当于尔时，众僧上坐，名君头波汉，得须陀洹，结使未尽，不得神足。是时，上坐而作是念：「我今大众之中最是上坐，又结使未尽，未得神足，我明日不能得至满富城中食；然如来众中最下坐者，名均头沙弥，此有神足，有大威力，得至彼受请，我今亦当往受彼请。」尔时，上坐以心清净，居在学地而受舍罗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清净，见君头波汉居学地而受舍罗，即得无学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弟子中第一受舍罗者，君头波汉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神足比丘，大目连、大迦叶、阿那律、离越、须菩提、优毘迦叶、摩诃迦匹那、尊者罗云、均利般特、均头沙弥：「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众僧使人，名曰干荼，明日清旦，躬负大釜，飞在空中，往至彼城。

是时，彼长者及诸人民，上高楼上欲覲世尊，遥见使人负釜而来。时，长者与女便说此偈：

「白衣而长发， 露身如疾风，
又复负大釜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是时，女人复以偈报曰：

「此非尊弟子， 如来之使人，
 三道具五通， 此人名干茶。」

尔时，干茶使人，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均头沙弥化作五百华树，色若干种，皆悉敷茂，其色甚好优钵莲华；如是之华不可计限，往至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沙弥来，复以此偈问曰：

「此华若干种， 尽在虚空中，
 又有神足人， 为是汝师乎？」

是时，女复以偈报曰：

「须跋前所说， 众上沙弥者，
 师名舍利弗， 是彼之弟子。」

是时，均头沙弥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般特化作五百头牛，衣毛皆青；在牛上结加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「此诸大群牛， 衣毛皆青色，
 在上而独坐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女复以偈报曰：

「能化千比丘， 在耆域园中，
 心神极为朗， 此名为般特。」

尔时，尊者周利般特遶彼城三匝已，往诣长者家。

尔时，罗云复化作五百孔雀，色若干种；在上结加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见已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「此五百孔雀， 其色甚为妙，
如彼军大将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如来说禁戒， 一切无所犯，
于戒能护戒， 佛子罗云者。」

是时，罗云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鸟，极为勇猛；在上结加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时，长者遥见已，复以此偈问女曰：

「五百金翅鸟， 极为盛勇猛，
在上无所畏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「能行出入息， 回转身善行，
慧力极勇盛， 此名迦匹那。」

时，尊者迦匹那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尔时，优毘迦叶化作五百龙，皆有七头；在上结加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遥见已，复以偈问女曰：

「今此七头龙， 威颜甚可畏，
来者不可计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女报曰：

「恒有千弟子， 神足化毘沙，
优毘迦叶者， 可谓此人是。」

时，优毘迦叶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须菩提化作琉璃山；入中结加趺坐，往诣彼城。

尔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「此山为极妙， 尽作琉璃色，
今在窟中坐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由本布施报， 今获此功德，
以成良福田， 解空须菩提。」

尔时，须菩提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时，尊者大迦旃延复化作五百鹄，色皆纯白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此偈问女曰：

「今此五百鹄， 诸色皆纯白，
尽满虚空中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佛经之所说， 分别其义句，
又演结使聚， 此名迦旃延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大迦旃延遶彼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离越化作五百虎；在上坐，而往诣彼城。

长者见已，以此偈问女曰：

「今此五百虎， 衣毛甚悦泽，
又在上坐者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「皆在祇洹寺， 六年不移动，
坐禅最第一， 此名离越者。」

是时，尊者离越遶城三匝，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师子，极为勇猛；在上坐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长者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「此五百师子， 勇猛甚可畏，
 在上而坐者， 此是汝师耶？」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「生时天地动， 珍宝出于地，
 清净眼无垢， 佛弟阿那律。」

是时，阿那律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大迦叶化作五百匹马，皆朱毛尾，金银校饰；在上而坐，并雨天华，往诣彼城。

长者遥见，以偈问女曰：

「金马朱毛尾， 其数有五百，
 为是转轮王， 为是汝师耶？」

女复以偈报曰：

「头陀行第一， 恒愍贫穷者，
 如来与半坐， 最大迦叶是。」

是时，大迦叶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化作五百白象，皆有六牙，七处平整，金银校饰；在上坐而来，放大光明悉满世界；诣城，在虚空之中，作倡伎乐，不可称计，雨种种杂华。又虚空之中，悬缯、幡盖，极为奇妙。

尔时，长者遥见已，以偈问女曰：

「白象有六牙， 在上如天王，
 今闻伎乐音， 是释迦文耶？」

时，女以偈报曰：

「在彼大山上， 降伏难陀龙，
神足第一者， 名曰大目连。
我师故未来， 此是弟子众，
圣师今当来， 光明靡不照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大目干连遶城三匝，往诣长者家。

是时，世尊以知时到，被僧伽梨，在虚空中，去地七仞。是时，尊者阿若拘邻在如来右，舍利弗在如来左。尔时，阿难承佛威神，在如来后，而手执拂，千二百弟子前后围遶，如来最在中央，及诸神足弟子，阿若拘邻化作月天子，舍利弗化作日天子，诸余神足比丘，或化作释提桓因，或化作梵天者，或有化作提头赖咤，毘留勒形者，毘留博叉，或作毘沙门形者，领诸鬼神，或有作转轮圣王形者，或有入火光三昧，或有入水精三昧，或有放光者，或有放烟者，作种种神足。是时，梵天王在如来右，释提桓因在如来左，手执拂，密迹金刚力士在如来后，手执金刚杵，毘沙门天王手执七宝之盖，处虚空中，在如来上，恐有尘土垢如来身。是时，般遮旬手执琉璃琴，叹如来功德，及诸天神悉在虚空之中，作倡伎乐数千万种，雨天杂华散如来上。

是波斯匿王、阿那邠邸长者，及舍卫城内人民之类，皆见如来在虚空中，去地七仞，见已，皆怀欢喜，踊跃不能自胜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实神妙， 爱民如赤子，
快哉须摩提， 当受如来法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及阿那邠邸长者散种种名香杂华。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遶，及诸神天不可称计，如似凤凰王在虚空中，往诣彼城。

是时，般遮旬以偈叹佛：

「诸生结永尽， 意念不错乱，
以无尘垢碍， 入彼旧邦土。」

心性极清净， 断魔邪恶念，
功德如大海， 今入彼邦土。
颜貌甚殊特， 诸使永不起，
为彼不自处， 今入彼邦土。
以渡四流渊， 脱于生老死，
以断有根原， 今入彼邦土。」

是时，满财长者遥见世尊从远来，诸根憊怕，世之希有，净如天金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犹须弥山出众山上，亦如金聚放大光明。

是时，长者以偈问须摩提曰：

「此是日光耶？ 未曾见此容，
数千万亿光， 未敢能熟视。」

是时，须摩提女长跪叉手向如来，以此偈报长者曰：

「非日非不日， 而放千种光，
为一切众生， 亦复是我师。
皆共叹如来， 如前之所说，
今当获大果， 勤加供养之。」

是时，满财长者右膝着地，复以偈叹如来曰：

「自归十力尊， 圆光金色体，
天人所叹敬， 今日自归命。
尊今是日王， 如月星中明，
以度不度者， 今日自归命。
尊如天帝像， 如梵行慈心，
自脱脱众生， 今日自归命。
天世人中尊， 诸鬼神王上，
降伏诸外道， 今日自归命。」

是时，须摩提女长跪叉手，叹世尊曰：

「自降能降他， 自正能正人，
以度度人民， 已解复脱人。
度垢使度垢， 自照照群萌，
靡不有度者， 除鬪无鬪讼。
极自净洁住， 心意不倾动，
十力哀愍世， 重自顶礼敬。」

「有慈、悲、喜、护之心，具空，无相、愿，于欲界中最尊第一，天中之上七财具足，诸天入自然梵生，亦无与等，亦不可像貌，我今自归命。」

是时，六千梵志见世尊作如此神变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可离此国，更适他土，此沙门瞿昙以降此国中人民。」是六千梵志寻出国去，更不复入国。犹如师子兽王，出于山谷，而观四方，复三鸣吼，方行所求，诸有兽虫之类各奔所趣，莫知所如，飞逝沈伏。若复有力神象闻师子声，各奔所趣，不能自安。所以然者，由师子兽王极有威神故。此亦如是，彼六千梵志闻世尊音响之声，各各驰走，不得自宁。所以然者，由沙门瞿昙有大威力故。

是时，世尊还舍神足，如常法则，入满富城中。是时，世尊足蹈门闕上，是时天地大动，诸尊神天散华供养。是时，人民见世尊容貌，诸根寂静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而自庄严。

人民之类便说此偈：

「二足尊极妙， 梵志不敢当，
无故事梵志， 失此人中尊。」

是时，世尊往诣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彼国人民极为炽盛。时，长者家有八万四千人民之类，皆悉运集，欲坏长者房舍，见世尊及比丘僧。尔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人民之类必有所损，可作神力，使举国人民尽见我身及比丘僧。」尔时，世尊化长者屋舍作琉璃色，内外相视，如似观掌中珠。

尔时，须摩提女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悲喜交集，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智慧具， 尽度一切法，
复断欲爱结， 我今而自归。
宁使我父母， 而毁我双目，

不来适此间， 邪见五逆中。
宿作何恶缘， 得来至此处，
如鸟入罗网， 愿断此疑结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女曰：

「汝今快勿虑， 憊怕自开意，
亦莫起想着， 如来今当演。
汝本无罪缘， 得来至此间，
愿誓之果报， 欲度此众生。
今当拔根原， 不堕三恶趣，
数千众生类， 汝前当得度。
今日当净除， 使得智慧明，
使天人民类， 见汝如观珠。」

是时，须摩提女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长者将已仆从，供给饮食，种种甘馔，见世尊食已讫，行清净水，更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；及诸营从及八万四千人各各次第坐，或有自称姓名而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彼长者及八万四千人之类说于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戒论、施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秽恶，出家为要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长者及须摩提女，八万四千人之类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说之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普与此众生说之。彼各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犹如极净白[迭*毛]易染为色。此亦如是，满财长者、须摩提女，及八万四千人之类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无复狐疑，得无所畏，皆自归三尊，受持五戒。

是时，须摩提女即于佛前，而说此偈：

「如来耳清彻， 闻我遇此苦，
降神至此已， 诸人得法眼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说法讫，即从坐起，还诣所在。

是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须摩提女本作何因缘，生富贵家？复作何因缘，堕此邪见之家？复作何善功德，今得法眼净？复作何功德，使八万四千人皆得法眼净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久远此贤劫中，有迦叶佛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在波罗[木*奈]国界于中游化，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。尔时，有王名曰哀愍，有女名须摩那。是时，此女极有敬心，向迦叶如来奉持禁戒，恒好布施，又四事供养。云何为四？一者施，二者爱敬，三者利人，四者等利。于迦叶如来所而诵法句，在高楼上高声诵习，普作此愿：『恒有此四受之法，又于如来前而诵法句，其中设有毫厘之福者，所生之处不堕三恶趣，亦莫堕贫家，当来之世亦当复值如此之尊，使我莫转女人身，得法眼净。』」

「是时，城中人民之类，闻王女作如此誓愿，皆共聚集，至王女所，而作是说：『王女今日极为笃信，作诸功德，四事不废，布施、兼爱、利人、等利。复作誓愿：『使当来之世值如此之尊。若为我说法，寻得法眼净。今日王女以作愿誓，并及我等国土人民同时得度。』』尔时，王女报曰：『我持此功德，并施汝等，设值如来说法者，同时得度。』」

「汝等比丘岂有疑乎？莫作是观。尔时哀愍王，今须达长者是；尔时王女者，今须摩提女是也；尔时国土人民之类，今八万四千众是。由彼誓愿，今值我身，闻法得道，及彼人民之类尽得法眼净，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。所以然者，此四事者最是福田。若有比丘亲近四事者，便获四谛，当求方便，成四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增上品第三十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婆罗门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婆罗门白世尊曰：「在闲居穴处，甚为苦哉！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梵志！如汝所言：『闲居穴处，甚为苦哉！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！』所以然者，我曩昔未成佛道时，为菩萨行，恒作是念：『在闲静穴处，甚为苦哉，独处只步，用心甚难。』」

婆罗门白佛言：「若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今沙门瞿昙最为上首，多所饶益，为彼萌类而作奖导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婆罗门！如汝所言：『诸有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我最为上首，多所饶益，与彼萌类而作奖导。』设彼见我皆起惭愧，诣山泽之中闲静穴处，我尔时便作是念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身行不净，亲近闲居无人之处；身行不净，唐劳其功，不是真行，畏恶不善法；然我今日身行非为不净，亲近闲居之处；诸有身行不净，亲近闲静之处者，此非我之所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身行清净，诸阿罗汉身行清净者，乐闲居穴处，我最为上首。』如是，婆罗门！我自观身所行清净，乐闲居之处，倍复喜悦。

「我尔时便作是念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意行不清净，命不清净，亲近闲居无人之处，彼虽有此行，犹不真正，恶不善法彼皆悉备具，此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所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。有沙门、婆罗门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，乐在闲居清净之处，彼则我所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所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，诸有阿罗汉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者，乐在闲静之处，我最为上首。』如是，婆罗门！当我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，在闲静之处时，倍增喜悦。

「尔时，我便作是念：『是谓沙门、婆罗门多所畏惧，处在闲静之处，尔时便畏惧恶不善法；然我今日永无所畏，在无人闲静之处，谓诸沙门、婆罗门有畏惧之心，在闲静处，谓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永无畏惧，在闲静之处而自游戏；诸有畏惧之心在闲居者，此非我也。所以然者，我今以离苦患，不与此同也。』如是，婆罗门！我观此义已，无有恐怖，增于喜悦。

「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毁彼自誉，虽在闲居之处，犹有不净之想。然我，梵志！亦非毁他，复非自誉；诸有自叹复毁他者，此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无有慢故，诸贤圣无有慢者，我最为上首。』我观此义已，倍复喜悦。

「『诸有沙门求于利养，不能自休，然我今日无有利养之求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无求于人，亦同知足；然我知足之中，我最为上首。』我观此义已，倍复欢喜。

「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心怀懈怠，不勤精进亲近闲静之处，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，我今有勇猛之心，故中不懈倦，诸有贤圣勇猛之心者，我最为上首也。』我自观此义已，倍增欢喜。

「我尔时复作是念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多诸忘失，居在闲处，虽有此行，犹有恶不善法；然我今日无有诸忘失。设复，梵志！有忘失之人者，彼非我有，诸有贤圣之人不忘失者，我最为上首。』我今观此义已，在闲居处，倍增欢喜。

「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意乱不定，彼便有恶不善法，与恶行共并。然我今日意终不乱，恒若一心；诸有乱意心不定者，彼非我有。所以然者，我恒一心，设有贤圣心一定者，我最为上首。』我今观此已，虽居闲静之处，倍增欢喜。

「我尔时复作是念：『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愚痴闇冥亦如群羊，彼人便有恶不善法，彼非我有；然我今日恒有智慧，无有愚痴，处在闲居。设有如此行者，彼是我有，我今智慧成就，诸有贤圣智慧成就者，我最为上首。』我今观此义已，虽在闲居，倍增欢喜。

「我当在闲居之中时，设使树木摧折、鸟兽驰走，尔时我作是念：『此是大畏之林。』尔时复作是念：『设使畏怖来者，当求方便，不复使来。』若我经行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不坐卧，要除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设我住时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非经行，亦复不坐，要使除其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设我坐时有畏怖来者，我不经行，要除畏怖，然后乃坐。若我卧时有畏怖来者，尔时我亦非经行，亦复不坐，要使除其畏怖，然后乃卧。

「梵志当知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日夜之中不解道法，我今说彼人极为愚惑。然我，梵志！日夜之中解于道法，加有勇猛之心，亦不虚妄，意不错

乱，恒若一心，无贪欲想，有觉、有观，念持喜、乐，游于初禅。是谓，梵志！是我初心于现法中而自娱乐。若除有觉、有观，内有欢喜，兼有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念喜，游于二禅；是谓，梵志！第二之心于现法中而得欢乐。我自观知内无念欲，觉身快乐，诸贤圣所希望，护念欢乐，游于三禅；是谓，梵志！第三之心。若复苦乐已除，无复忧喜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于四禅；是谓，梵志！第四增上之心，而自觉知游于心意。

「当我在闲居之时，有此四增上之心，我以此三昧之心，清净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得无所畏，自识宿命无数劫事。尔时，我忆宿命之事，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百生、千生，成败之劫，皆悉分别：我曾生彼，字某、名某，食如是之食，受如是苦乐，从彼终而此间生，死此生彼。因缘本末，皆悉明了。

「梵志当知，我初夜时而得初明，除其无明，无复闇冥，心乐闲居而自觉知。复以三昧心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心意在定，得无所畏。复知众生生者、死者，我复以天眼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善恶，皆悉分别。诸有众生身行恶，口行恶，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恒怀邪见，与邪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诸有众生身行善行，口修善行，意修善行，不诽谤贤圣，恒修正见，与正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随其行本，皆悉知之。

「梵志当知，若中夜时得第二明，无复闇冥，而自觉知乐于闲居。我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，亦无结使，心意得定，得无所畏，得尽漏心，亦知此苦如实不虚，当我尔时得此心时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心得解脱，以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

「是谓，梵志！我后夜时得第三明，无复闇冥。云何，梵志！颇有此心：如来有欲心、瞋恚心、愚心，未尽在闲居之处？梵志！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如来今日诸漏永除，恒乐闲居，不在人间，然我今日观此义已，乐闲居之处。云何为二？又自游闲居之处，兼度众生，不可称计。」

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佛言：「以为众生愍度一切。」梵志复白佛言：「止！止！世尊！所说过多，犹如偻者得申，迷者得道，盲者得眼目，在闇见明。

如是，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为说法，我今归佛、法、众，自今以后受持五戒，不复杀生，为优婆塞。」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拘深瞿师园中，过去四佛所居之处。

尔时，王优填及五百女人、舍弥夫人等，欲诣园观游戏。当于尔时，舍卫城中有一比丘，便作是念：「与世尊别久，欲往礼敬、承受、问讯。」尔时，彼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食后，除去衣钵坐具，又以神足飞在虚空，往诣拘深园中。尔时，彼比丘还舍神足，往诣林中，在一闲静之处，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

尔时，舍弥夫人将五百女人等，往到此林。是时，舍弥夫人遥见比丘以道神足在树下坐，见已，往至比丘前，头面礼足，在前叉手而住，及五百夫人皆悉头面礼足，亦复叉手而围遶之。

尔时，优填王遥见五百女人叉手，遶此比丘而住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中必当有群鹿。若当有杂兽，必然不疑。」尔时，王乘马急走，往诣女人聚中。

是时，舍弥夫人遥见王来，便作是念：「此优填王极为凶恶备，能取此比丘害之。」是时，夫人举右手白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，此是比丘，勿复惊怖。」

是时，王即下马舍弓，来至比丘所，谓比丘言：「比丘！与我说法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即举眼仰观王，默然不语。

尔时，王复语比丘曰：「速与我说法。」

尔时，比丘复举眼仰观王已，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王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可问禅中间事，若当与我说者，当供养之，尽其形寿，施与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；设不与我说者，当取杀之！」尔时，王复语比丘言：「比丘！与我说法。」尔时，彼比丘亦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树神即知其心，便遥化作鹿群，欲乱王耳目，使起异想。是时，王遥见鹿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今且舍此沙门！沙门竟当何所至凑！」即乘马往射群鹿。

是时，夫人白道人曰：「比丘！今为所诣？」

比丘曰：「欲至四佛住处往**覲**世尊！」

夫人白言：「比丘！今正是时，速往所在，勿复住此，为王所害者，罪王甚重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即从坐起，收摄衣钵，飞在虚空，远逝而去。是时，夫人见道人在虚空中高飞而去，便遥语王曰：「唯愿大王观此比丘有大神足，今在虚空踊没自在。今此比丘尚有此力，何况释迦文佛而可及乎？」

是时，彼比丘到瞿师园中，还舍神足，以常凡法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比丘曰：「云何，比丘！在舍卫城劳于夏坐乎？随时乞食不亦倦耶？」

比丘曰：「我在舍卫城实无所倦。」

佛语比丘：「今日何故来至此间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故来覲尊，问讯起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见我及见此四佛住处耶？汝今得脱王手甚为大奇，汝何为不与王说法？又复优填王作是言：『比丘！今当为我说法。汝今何故不为我说法？』若当比丘与王说法者，优填王极怀欢喜，已有欢喜，尽其形寿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」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「时，王欲问禅中间事，是故不报此义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比丘！何故不与王说禅中间事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优填王用此禅为？本怀凶暴无有慈心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，与欲相应，三毒炽盛，没在深渊，不覩正法，习惑无知，诸恶普集，行于憍慢，依王力势，贪着财宝，轻慢世人，盲无有眼，此人复用禅为？夫禅定法，诸法中妙，难可觉知，无有形相，非心所测，此非常人所及，乃是智者所知。以是之故，不与王说法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曰：「若有朽故之衣，要须浣之乃净。极盛欲心，要当观不净之想，然后乃除。若瞋恚盛者，以慈心除之。愚痴之闇，以十二缘法然后除尽。比丘！何故不与优填王说法？设当与说法者，王极欢喜，正使极盛之火犹可灭之，何况人哉？」尔时，彼比丘默然不语。

尔时，佛告比丘：「如来处世，甚奇！甚特！设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耆问如来义者，吾当与说之；若使国王、大臣、人民之类问如来义者，亦当与说之；若刹利四姓来问义者，亦当与说之。所以然者，今日如来得四无所畏，说法无有怯弱；亦得四禅，于中自在，兼得四神足，不可称计，行四等心，是故如来说法无有怯弱，非罗汉、辟支佛所能及也；是故如来说法亦无有难。汝今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四等心，慈、悲、喜、护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「所以然者，若比丘所为众生善知识遇，及一切父母知亲，尽当以四事教令知法。云何为四？一者当恭敬于佛，是时如来者，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度人无量。当求于法，修行正真之法，除秽恶之行，此是智者之所修行。复当方便供养众僧，如来众者，恒共和合，无有诤讼，法成就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知见成就。所谓四双八辈、十二贤士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尊、可贵，世间无上福田。复当劝助使行贤圣法、律，无染无污，寂静无为。若有比丘欲行道者，普共行此四事之法。所以然者，法之供养三尊，最尊、最上，无能及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事行迹。云何为四？有乐行迹所行愚惑，此名初行迹；复有乐行迹所行速疾；复有苦行迹所行愚惑；复有苦行迹所行速疾。

「彼云何名为乐行迹所行愚惑？或有一人贪欲炽盛，瞋恚、愚痴炽盛，所行甚苦，不与行本相应，彼人五根愚闇亦不捷疾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慧根、定根。若以愚意求三昧尽有漏者，是谓名为乐行迹钝根得道者也。

「彼云何名为乐根行迹速疾？或有一人无欲、无淫；然于贪欲，恒自偏少不殷懃，为瞋恚、愚痴极为减少，五根捷疾无有放逸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谓五根。然得五根成于三昧，尽有漏成无漏，是谓名为利根行于道迹也。

「彼云何名为苦行迹行于愚惑？或有一人淫意偏多，瞋恚、愚痴炽盛。彼以此法而自娱乐，尽有漏成无漏，是谓名为苦行迹钝根者也。

「云何苦行迹行于速疾？于是，或有一人少欲少淫，无有瞋恚，亦不起想，行此三法。尔时，有此五根，无有缺漏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谓为五。彼以此法得三昧，尽有漏成无漏，是谓苦行迹利根者也。

「是谓比丘有此四行迹，当求方便，舍前三行迹，后一行者当共奉行。所以然者，苦行迹三昧者难得，以得便成道，久存于世。所以然者，不可以乐求乐，由苦然后成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恒以方便，成此行迹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四梵志皆得五通，修行善法，普集一处，作是论议：「此伺命来时不避豪强，各共隐藏，使伺命不知来处。」

尔时，一梵志飞在空中，欲得免死，然不免其死，即在空中而命终。第二梵志复入大海水底，欲得免死，即于彼命终。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，入须弥山腹中，复于中死。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刚际，欲得免死，复即彼而命终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四梵志，各各避死，普共命终。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 非入山石间，
 无有地方所， 脱止不受死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于是，比丘！有梵志四人集在一处，欲得免死，各归所奔，故不免死。一人在空，一人入海水，一人入山腹中，一人入地，皆共同死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欲得免死者，当思惟四法本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行无常，是谓初法本，当念修行。一切行苦，是谓第二法本，当共思惟。一切法无我，此第三法本，当共思惟。灭尽为涅槃，是谓第四法本，当共思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共思惟此四法本。所以然者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此是苦之元本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三十三天有四园观，诸天于中而自娱乐，五乐自娱。云何为四？难檀盘那园观、鹿涩园观、昼夜园观、杂种园观。然四园之内有四浴池；极冷浴池、香味浴池、轻便浴池、清彻浴池。云何为四？一者难陀浴池，二名难陀顶浴池，三名苏摩浴池，四名欢悦浴池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四园之内有此四浴池，令人身体香洁无有尘垢。何以故名为难檀盘那园？若三十三天入难檀盘那园已，心性喜悦，不能自胜，于中而自娱乐，故名为难檀盘那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麁涩园观？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身体极麁，犹如冬时以香涂身，身体极麁，此亦如是。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身体极麁不与常同，以是之故，名为麁涩园观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昼夜之园？若使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尔时诸天颜色各异，作若干种形体，犹如妇女着种种衣裳，不与本形同。此亦如是，若三十三天入此园中已，作若干种色不与本同，以是故名为昼夜之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杂种之园？尔时，最尊之天及中天、下天，入此园已，皆同一类，设复最下之天大不得入余三园中，犹如转轮圣王所入之园，余王不复得入园中浴洗，人民之类正可得遥见耳。此亦如是，若最尊神天所入园中浴洗，余小天不复得入，是故名为杂种浴池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难陀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极怀欢悦，是故名为难陀浴池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难陀顶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两两捉手摩其顶而浴洗，正使天女亦复如是，以是之故，名为难陀顶浴池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苏摩浴池？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尔时诸天颜貌，尽同人色，无有若干，是故名为苏摩浴池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欢悦浴池？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，尽无僇慢上下之想，望意偏少，尔时尽同一心而浴洗，故名为欢悦浴池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因缘，便有此之名。

「今如来正法之中亦复如是，有四园之名。云何为四？一者慈园，二者悲园，三者喜园，四者护园。是谓，比丘！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慈园？比丘当知，由此慈园生梵天上，从梵天终，当生豪尊之家，饶财多宝，恒有五乐自娱，未曾离目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慈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悲园？比丘当知，若能亲近悲解脱心，生梵光音天。若来生人中，生豪族家，无有瞋恚，亦饶财多宝，故名为悲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喜园？若能亲近喜园者，生光音天。若来生人间，国王家生，恒怀欢喜，故名为喜园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护园？若有人亲近护者，生无想天，寿八万四千劫。若复来生人中，当生中国家，亦无瞋恚，恒护一切非法之行，以是故名为护园。

「比丘当知，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园，使诸声闻得游戏其中，然如来此四园之中有四浴池，使我声闻于中洗浴而自游戏，尽有漏成无漏，无复尘垢。云何为四？一名有觉有观浴池，二名无觉无观浴池，三名护念浴池，四名无苦无乐浴池。

「以何等故名为有觉有观浴池？若有比丘得初禅已，于诸法中恒有觉、观，思惟诸法，除去结缠，永无有余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有觉有观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无觉无观浴池？若有比丘得二禅已，灭有觉、有观，以禅为食，以是故名之为无觉无观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护念浴池？若比丘得三禅已，灭有觉、有观，无觉、无观，恒护念三禅，以是之故，名为护念浴池。

「复以何故名为不苦不乐浴池？若有比丘得四禅已，亦不念乐，复非念苦，亦不念过去当来之法，但用心于现在法中，以是之故，名为不苦不乐浴池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浴池，使我声闻于中洗浴，灭二十一结，度生死海，入涅槃城。是诸比丘！若欲度此生死海者，当求方便，灭二十一结，入涅槃城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四大毒蛇极为凶暴，举着一函中。若有人从四方来，欲令活、不求死，欲求乐、不求苦，不愚不闇，心意不乱，无所系属。

「是时，若王、若王大臣唤此人而告之曰：『今有四大毒蛇极为凶暴，汝今当随时将养沐浴令净，随时饮食无令使乏，今正是时，可往施行。』是时，彼人心怀恐惧，不敢直前，便舍，驰走莫知所凑深。复重告彼人作是语：『今使五人皆持刀剑而随汝后，其有获汝者，当断其命，不足稽迟。』

「是时，彼人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捉持刀剑者，驰走东西，不知如何？复告彼人曰：『今复使六怨家使随汝后，其有得者当断其命；欲所为者可时办之。』是时，彼人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持刀杖者，复畏六怨家，便驰走东西，彼人若见空墟之中，欲入中藏。若值空舍，若破墙间无坚牢处，若见空器，尽无所有，若复有人与此人亲友，欲令免济，便告之曰：『此间空闲之处多诸贼寇，欲所为者今可随意。』

「是时，彼人复畏四大毒蛇，复畏五人持刀杖者，复畏六怨家，复畏空墟村中，便驰走东西。彼人前行，若见大水极深且广，亦无人民及桥梁可度得至彼岸，然复彼人所立之处多诸恶贼。是时，彼人作是思惟：『此水极为深广，饶诸贼寇，当云何得度彼岸？我今可集聚材木草藁作栈，依此栈从此岸得至彼岸。』是时，彼人便集薪草作栈已，即得至彼岸，志不移动。

「诸比丘当知，我今作喻，当念解之。说此义时，为有何义？言四毒蛇者，即四大是也。云何为四大？所谓地种、水种、火种、风种，是谓四大。五人持刀剑者，此是五盛阴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阴、痛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是也。六怨家者，欲爱是也。空村者，内六入是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六入者，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口入、身入、意入。

「若有智慧者而观眼时，尽空无所有，亦不牢固；若复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时，尽空无所有，皆虚、皆寂，亦不牢固。云水者，四流是也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流、有流、无明流、见流。大栈者，贤圣八品道是也。云何为八？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方便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贤圣八品道也。水中求度者，善权方便精进之力也。此岸者，身邪也；彼岸者，灭身邪也。此岸者，阿阇世国界也；彼岸者，毘沙王国界也。此岸者，波旬国界也；彼岸者，如来之境界也。」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一优婆塞，而命终还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，最大夫人妊身。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，清净无瑕秽，见此优婆塞生舍卫城中富长者家。即于其日，复有梵志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，尔时世尊亦以天眼观。复即以其日，阿那邠邸长者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时世尊亦以天眼观。即其日，有一比丘而取灭度，世尊亦以天眼观见。

尔时，世尊见此四事已，便说斯偈：

「若人受胞胎， 恶行入地狱，
善者生天上， 无漏入涅槃。
贤者今受胎， 梵志入地狱，
须达生天上， 比丘取灭度。」

是时，世尊从静室起，诣普集讲堂而就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四事。若人能修行者，身坏命终，得生人中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无瑕秽者。若命终时得生人中。

「若复，比丘！更有四法，有人习行者，入地狱中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身、口、意、命不清净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法。若有人亲近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复有四法，习修行者，生善处天上。云何为四？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。是谓，比丘！有人行此法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更有四法，若有人修行者，身坏命终，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云何为四？有觉有观禅、无觉无观禅、护念禅、苦乐灭禅，是谓比丘有四事

法。若有人习行者，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有族姓子、四部之众，欲生人中者，当求方便，行身、口、意、命清净；若得生天上者，亦当求方便，行四恩；若得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亦当求方便，行四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城外林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昔未成佛道时，尔时依彼大畏山而住。是时彼山，其有欲心、无欲心人中者衣毛皆竖。若复极盛热时，野马纵横，露其形体而坐，夜便入深林中。若复极寒之日，风雨交流，昼便入林中，夜便露坐。」

「我尔时，正能诵一偈，昔所未闻，昔所未见也。」

「澹淡夜安， 大畏山中，
露其形体， 是我誓愿。」

「若我至冢间，取彼死人之衣，而覆形体。尔时，若案咤村人来取木支，着我耳中，或着鼻中，或有唾者，或有溺者，或以土坩其身上；然我尔时，终不起意，向彼人民。尔时，有此护心。尔时，有[牛*苗]牛之处，设见犊子屎，便取食之；若无犊子屎者，便取大牛屎食之。尔时，食此之食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今用食为？乃可终日不食。』时我以生此念，诸天便来到我所，而作是言：『汝今勿复断食。若当断食者，我当以甘露精气相益，使存其命。』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今以断食，何缘复使诸天送甘露与我？今身将有虚诈。』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今可食麻米之余。』」

「尔时，日食一麻一米，形体劣弱，骸骨相连，顶上生疮，皮肉自堕，犹如败坏瓠卢，亦不成就我头。尔时亦复如是，顶上生疮，皮肉自堕，皆由不食」

故也。亦如深水之中星宿现中，尔时，我眼亦复如是，皆由不食故。犹如故车败坏，我身亦复如是，皆悉败毁不可承顺。亦如骆驼脚迹，两尻亦复如是。若我以手按摩腹时，便值脊骨，若按脊时，复值腹皮，身体羸弱者，皆由不食故。

「我尔时，复以一麻一米，以此为食，竟无所益，亦复不得上尊之法。若我意中欲大小便者，即便倒地不能自起居。是时，诸天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『此沙门瞿昙以取灭度。』或复有诸天，而作是说：『此沙门未命终，今必命终。』或复有诸天，而作是说：『此沙门亦非命终，此沙门实是阿罗汉，夫罗汉之法有此苦行。』

「我尔时，犹有神识，知外来机趣。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今可入无息禅中。』便入无息禅中，数出入息，我今以数出入息，觉知有气从耳中出，是时风声如似雷鸣。尔时，复作是念：『我今闭口塞耳，使息不出。』息以不出，是时内气便从手脚中出，正使气不得从耳、鼻、口出，尔时内声如似雷吼，我尔时亦复如是。是时神识犹随身回。

「是时，复作是念：『我宜更入无息禅中。』是时，尽塞诸孔之息。我以塞诸出入息，是时便患头额痛，如似有人以钻钻头，我亦如是极苦头痛。尔时，我故有神识，尔时我复作是念：『我今更可坐禅，息气不得出入。』尔时，我便塞出入息，是时诸息尽集腹中。尔时，息转时极为少类，犹如屠牛之家，以刀杀牛；我亦如是，极患苦痛。亦如两健人共执一劣人于火上炙，极患疼痛不可堪忍；我亦如是，此苦疼痛不可具陈。尔时，我犹有神识存，当我尔时坐禅之日，形体不作人色；其中有人见已，而作是说：『此沙门颜色极黑。』有人见已，而作是说：『此沙门颜色似终。』比丘当知，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，不得上尊之法。

「尔时，我作是念：『今日可食一果。』尔时我便食一果。当我食一果之日，身形羸弱不能自起居，如年百二十，骨节离散不能扶持。比丘当知，尔时一果者，如似今日小枣耳。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非我成道之本，故当更有余道。』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我自忆昔日，在父王树下无淫、无欲，除去恶不善法，游于初禅；无觉、无观，游于二禅；念清净无有众想，游于三禅；无复苦乐，意念清净，游于四禅。此或能是道，我今当求此道。』

「我六年之中勤苦求道而不克获；或卧荆棘之上；或卧板木铁钉之上，或悬鸟身体远地，两脚在上而头首向地；或交脚蹲踞；或养长须发未曾揃除；或日暴火炙；或盛冬坐冰；身体没水；或寂寞不语；或时一食；或时二食；或时三食、四食，乃至七食；或食菜果；或食稻麻；或食草根；或食木实；或食花香；或食种种果蔬；或时髡形；或时着弊坏之衣；或着莎草之衣；或着毛毳之衣；或时以人发覆形；或时养发；或时取他发益戴。如是，比丘！吾昔苦行乃至于斯，然不获四法之本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贤圣戒律难晓难知；贤圣智慧难晓难知；贤圣解脱难晓难知；贤圣三昧难晓难知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法，吾昔苦行不获此要。

「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吾今要当求无上之道。』何者是无上之道？所谓向四法是也：贤圣戒律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尔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不可以此羸劣之体，求于上尊之道，多少食精微之气，长育身体，气力炽盛，然后得修行道。』当食精微之气，时五比丘舍我还退：『此沙门瞿昙性行错乱，以舍真法而就邪业。』

「当我尔时，即从坐起，东向经行。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过去久远恒沙诸佛，成道之处为在何所？』是时，虚空神天住在上，而语我曰：『贤士当知，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坐于道树清凉荫下而得成佛。』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为坐何处得成佛道？坐耶？立耶？』是时，诸天复来告我，而作是说：『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坐于草蓐，然后成佛。』

「是时，去我不远，有吉祥梵志在侧刈草，即往至彼，问：『汝是何人，为名何等，为有姓耶？』梵志报曰：『我名吉祥，其姓弗星。』我尔时语彼人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如是姓字，世之希有；姓名不虚，必成其号，当使现世吉无不利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永使除尽。汝姓弗星，与我共同。吾今欲所求，见惠少草。』吉祥问曰：『瞿昙！今日用斯草为？』尔时，我报吉祥曰：『吾欲敷树王下求于四法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贤圣戒律、贤圣三昧、贤圣智慧、贤圣解脱。』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吉祥躬自执草诣树王所。吾即坐其上，正身正意，结加趺坐，计念在前。尔时，贪欲意解，除诸恶法，有觉、有观，游志初禅；有觉、有观除尽，游志二、三禅；护念清净，忧喜除尽，游志四禅。我尔时以清净之心，除诸结使，得无所畏，自识宿命无数来变。我便自忆无数世事，或一生、二生、三、四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百生、千

生、百千万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数成劫、无数败劫、无数成败之劫，我曾死此生彼，从彼命终而来生此，无其本末因缘所从，忆如此无数世事。

「我复以天眼清净无瑕秽，观众生类生者、终者，善趣、善色，恶趣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其行本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身修恶行，口修恶行，意修恶行，诽谤贤圣，造邪业本，与邪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有众生之类，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与正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于人间，是谓此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无有邪业。我以三昧之心清净无瑕秽，有漏尽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即成无上正真之道。

「若使比丘！或有沙门、婆罗门明了诸趣，然此趣无本，吾昔未始不行，除一净居天上不来此世；或复沙门、婆罗门当可所生之处，然我不生者，则非其宜，已生净居天，不复来此世间。卿等以得贤圣戒律，我亦得之；贤圣三昧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智慧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解脱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贤圣解脱知见，卿等亦得，我亦得之；以断胞胎之根，生死永尽，更不复受胞胎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就四法。所以然者。若比丘得此四法者，成道不难，如我今日成无上正真之道，皆由四法而得成果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久远，三十三天释提桓因及将诸玉女，诣难檀盘那园游。

「是时，有一天人便说此偈：

「『不见难檀园， 则不知有乐，
诸天之所居， 无有过是者。』」

「是时，有天语彼天言：『汝今无智不能分别正理，忧苦之物，反言是乐；无牢之物，而言是牢；无常之物，反言是常；不坚要之物，复言坚要。所以然者，汝竟不闻如来说偈乎？』」

「『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必有死，
不生必不死， 此灭最为乐。』」

「『彼有此义，又有此偈，云何方言此处最为乐耶？汝今当知，如来亦说有四流法。若一切众生没在此流者，终不得道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流、有流、见流、无明流。』」

「『云何名为欲流？所谓五欲是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若眼见色起眼色想；若耳闻声起识想；若鼻嗅香起识想；若舌知味起识想；若身知细滑起识想，是谓名为欲流。』」

「『云何名为有流？所谓有者，三有是也。云何为三？所谓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谓名为有流也。』」

「『云何名为见流？所谓见流者：世有常、无常；世有边见、无边见；彼身彼命、非身非命；有如来死、无如来死、若有如来死无如来死、亦非有如来死亦非无如来死；是谓名为见流。』」

「『彼云何无明流？所谓无明者，无知、无信、无见，心意贪欲恒有希望，及其五盖：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。若复不知苦、不知习、不知尽、不知道，是谓名为无明流。天子当知，如来说此四流。若有人没在此者，亦不能得道。』」

「是时，彼天闻此语已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我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天而白我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快说此语！如来乃说四流。若凡夫之人不闻此四流者，则不获四乐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休息乐、正觉乐、沙门乐、涅槃乐。若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，不获此四乐。』作是语已，我复告曰：『如是，天子！如汝所言，若不觉此四流，则不觉此四乐。』」

「我时与彼天人渐渐共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天人以发欢喜之心；是时，我便广演说四流之法，及说四乐。尔时，彼天专心一意，思惟此法已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我今亦说此四法、四乐，便得四谛之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修无常想，当广布无常想，已修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断欲界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尽断无明，尽断憍慢，犹如燎烧草木，皆悉除尽。此亦如是，若修无常想，尽除断一切诸结。所以然者，往昔久远有一天子，将五百玉女前后导从，出游难檀盘那园中戏庐；转诣迦尼树下五欲自娱乐。时，彼天子登树游戏，心意错乱，并复采华，即便堕树而命终，生此舍卫城中大长者家。是时，五百玉女椎胸唤呼，不能自胜。」

「我尔时，以天眼观见天子，而命终生舍卫城中大长者家，经八、九月便生男儿，端正无双，如桃花色。是时，长者子渐渐长大，父母便求妇处。取妇未久便复命终，生大海中，作龙蛇形。是时，彼长者居门大小，追慕号哭，痛毒伤心。是时，彼龙复为金翅鸟所食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是时，诸龙女追慕情切，实不可言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彼天采华时， 心意乱不宁，
 犹水飘村落， 悉没不得济。
 是时玉女众， 围遶而啼哭，
 颜貌极端正， 爱华而命终。
 人中亦啼哭， 失我穷肠子，
 寻复取命终， 无常之所坏。
 龙女随后追， 诸龙皆共集，
 七头极勇猛， 金翅之所害。」

诸天亦愁忧， 人中亦复尔，
龙女亦愁忧， 地狱受苦痛。
四谛之妙法， 如实而不知，
有生亦有死， 不脱长流海。
是故当起想， 修诸清净法，
必当离苦恼， 更不受有患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修行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断色爱、无色爱，亦断
僣慢，无明永尽无余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目连弟子、阿难弟子二人共谈：「我等二人同声经呗，谁者为胜？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此二人各各共论，闻已，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
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今有二人共论：『我等二人共诵经呗，
何者为妙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呼此二比丘使来。」

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比丘从佛受教。即往至彼二人所，语彼二人
曰：「世尊唤卿。」

是时，二人闻比丘语已，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世尊告二人曰：「汝等愚人实有此语：『我等共诵经呗，何者为
妙？』」

二人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颇闻我说此法共竞诤乎？如此之法，何异梵志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闻如来而说此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由来不与诸比丘而说此法，当诤胜负耶？然我今日所说法，欲有降伏，有所教化。若有比丘受法之时，当念思惟四缘之法，意与契经、阿毘昙、律共相应不？设共相应者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多诵无益事， 此法非为妙，
 犹算牛头数， 非此沙门要。
 若少多诵习， 于法而行法，
 此法极为上， 可谓沙门法。
 虽诵千章， 不义何益？ 不如一句，
 闻可得道。 虽诵千言， 不义何益？
 不如一义， 闻可得道。 千千为敌，
 一夫胜之， 未若自胜， 已忍者上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自今以后，未复诤讼有胜负心。所以然者，念当降伏一切人民。若复比丘有胜负心，共诤讼心而共竞者，即以法、律治彼。比丘！以是之故，当自修行。」

是故，二比丘闻佛此语已，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而求悔过：「自今已后，更不复为，唯愿世尊受其悔过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法之中快得改过，自知有诤竞之心，听汝悔过。诸比丘！更莫复尔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上·坐·行迹 无常·园观池
 无漏·无息·禅 四乐·无诤讼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

善聚品第三十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善聚，汝等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善聚？所谓五根是也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根。若有比丘修行五根者，便成须陀洹，得不退转法，必成至道；转进其行成斯陀含，而来此世尽其苦际；转进其道成阿那含，不复来此世，即复取般涅槃；转进其行，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自身作证而自游戏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」

「言善聚者，即五根是也。所以然者，此最大聚，众聚中妙。若不行此法者，则不成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及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也。若得此五根者，便有四果、三乘之道。言善聚者，此五根为上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此五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不善之聚，汝等当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不善聚？所谓五盖。云何为五？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，是谓名为五盖。欲知不善聚者，此名为五盖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若有此五盖，便有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之分，诸不善法皆由此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灭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调戏盖、疑盖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承事礼佛有五事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端正，二者好声，三者多财饶宝，四者生长者家，五者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无与等也。如来有信、有戒、有闻、有慧、有善色成就，是故成就五功德。」

「复以何因缘礼佛而得端正？以见佛形像已，发欢喜心，以此因缘而得端正。复以何因缘得好音声？以见如来形像已，三自称号：南无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以此因缘得好音声。复以何因缘多财饶宝？缘彼见如来而作大施，散华、然灯，及余所施之物，以此因缘获大财宝。复以何因缘生长者家？若见如来形已，心无染着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至心礼佛，以此因缘生长者家。复以何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？诸佛世尊常法，诸有众生，以五事因缘礼如来者，便生善处天上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因缘礼佛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礼佛者，当求方便，成此五功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屋舍有两门相对，有人在中住，复有人在上住，观其下出入行来皆悉知见。我亦如是。以天眼观众生之类，生者、终者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」

「若复有众生，身行善，口行善，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行正见法与等见相应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谓名众生行善。若复有众生，行此善法不造恶行，身坏命终，来生人中。若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造不善行，命终之后，生饿鬼中。或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与邪见相应，命终之后，生畜生中。或复有众生，身、口、意行恶，造不善行，诽谤贤圣，命终之后，生地狱中。」

「是时，狱卒将此罪人示阎罗王，并作是说：『大王当知，此人前世身意行恶，作诸恶行已，生此地狱中。大王！当观此人以何罪治？』是时，阎罗王渐与彼人私问其罪，告彼人曰：『云何，男子！汝本前世为人身时，不见人有生者得作人身，处胎之时极为困厄，痛实难处，及其长大，将养乳哺，沐浴身体耶？』是时，罪人报曰：『实见，大王！』阎罗王曰：『云何，男子！汝自不知生法之要行耶？身、口、意法修诸善趣。』罪人报曰：『如是，大王！如大王教。但为愚惑，不别善行。』阎罗王曰：『如卿所说，其事不异，亦复知卿不作身、口、意行，但为今日，当究汝放逸罪行。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为也，本自作罪，今自受报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阎罗王先问其罪，却勅治之。次复，第二天使问彼人曰：『汝本为身时，不见老人形体极劣，行步苦竭，衣裳垢坳，进止战掉，气息呻吟，无复少壮之心。』是时，罪人报曰：『如是，大王！我已见之。』阎罗王报曰：『汝当自知：「我今亦有此形老之法，为老所厌，当修其善行。」』罪人报曰：『如是，大王！尔时，实不信之。』阎罗王报曰：『我实知之，汝不作身、口、意行，今当治汝罪，使后不犯。汝所作恶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造，汝今自造其罪，当自受报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阎罗王以此第二天使约勅已，复以第三天使告彼人曰：『汝前身作人时，不见有病人乎？卧在屎尿之上，不能自起居。』罪人报曰：『如是。大王！我实见之。』阎罗王曰：『云何，男子！汝不自知：「我亦当有此病，不免此患？」』罪人报曰：『实尔，大王！我实不见之。』阎罗王曰：『我亦知之，愚惑不解，我今当处汝罪，使后不犯此之罪行。非父、非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造作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阎罗王以此教勅已，复以第四天使告彼人曰：『云何，男子，身如枯木，风去火歇而无情想，五亲围遶而号哭？』罪人报曰：『如是。大王！我已见之。』阎罗王曰：『汝何故不作是念：「我亦当不免此死。」』罪人报曰：『实尔，大王！我实不觉。』阎罗王曰：『我亦信汝不觉此法，今当治汝使后不犯。此不善之罪，非父、非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造，汝本自作，今自受罪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阎罗王复以第五天使告彼人曰：『汝本为人时，不见有贼穿墙破舍，取他财宝，或以火烧，或道路隐藏。设当为国王所擒得者，或截手足，或取杀之，或闭着牢狱，或反缚诣市，或使负沙石，或取倒悬，或攒箭射，或以融铜而灌其身，或以火炙，或剥其皮还使食之，或开其腹以草搯之，或以汤中煮之，或以刀斫轮辘其头，或以象脚踏杀，或着标头乃至死？』罪人报曰：『我实见之。』阎罗王曰：『汝何故私盗他物？情知有事，何为犯之？』『如是，大王！我实愚惑。』阎罗王曰：『我亦信汝所言，今当治汝罪，使后不犯。此之罪者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、人民所为，自作其罪，还自受报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阎罗王以问罪已，便勅狱卒：『速将此人往着狱中！』是时，狱卒受王教令，将此罪人往着狱中。地狱左侧极为火然，铁城、铁廓，地亦铁作；有四城门极为臭处，如似屎尿所见染污，刀山、剑树围遶四面，复以铁疏笼而覆其上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四壁四城门， 广长实为牢，
铁笼之所覆， 求出无有期。
彼时铁地上， 火然极为炽，
壁方百由旬， 洞然一种色。
中央有四柱， 覩之实恐畏，
及其剑树上， 铁[口*隼]乌所止。
臭处实难居， 覩之衣毛竖，
种种之畏器， 隔子有十六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是时，狱卒以若干苦痛[歹*支]打此人。若彼罪人举脚着狱中时，血肉斯尽，唯有骨在。是时，狱卒将此罪人，复以利斧斫其形体，苦痛

难计，求死不得。要当罪灭之后，尔乃得脱；彼于人间所作罪业，要使除尽，后乃得出。

「是时，彼狱卒将此罪人，缘刀剑树，或上或下。是时，罪人以在树上，便为此铁[口*隼]鸟所食，或啄其头，取脑食之；或取手脚，打骨取髓。然罪未毕，若罪毕者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狱卒取彼罪人使抱热铜柱坐。前世时，喜淫泆故，故致此罪；为罪所迫，终不得脱。是时，狱卒从脚跟拔筋，乃至项中而前挽之；或使车载，或进、或退不得自在，其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狱卒取彼罪人，着火山上驱使上下。是时，极为烂尽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罪人由此因缘求死不得，要当使罪除尽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拔其舌掷着背后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，求死不得。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着刀山上，或断其脚，或断其头，或断其手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狱卒复以热大铁叶覆罪人身，如生时着衣，当时苦痛毒为难处，皆由贪欲之故，故致斯罪。是时，狱卒复使罪人，五种作役，驱令偃卧，取其铁钉钉其手足，复以一钉而钉其心，于中受斯苦痛，实不可言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颠倒其身，举着镬中。时，身至下皆悉烂尽。若还至上亦复烂尽。若至四边亦复烂尽，酸楚毒痛不可称计，现亦烂，不现亦烂，犹如大釜而煮小豆，或上或下。今此罪人亦复如是，现亦烂，不现亦烂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，要当受罪毕，然后乃出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复有时彼地狱中，经历数年，东门乃开。是时，罪人复往趣门，门自然闭。是时，彼人皆悉倒地，于中受苦不可具称。或时，各各自称怨债：『我由汝等，不得出门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愚者常喜悦， 亦如光音天，
智者常怀忧， 如似狱中囚。

「是时，大地狱中经历百千万岁，北门复开。是时，罪人复向北门，门便复闭，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彼罪人复经数百万岁，乃复得出，人中所作罪，要当使毕。是时，狱卒复取罪人，以铁斧斫罪人身，经尔许之罪，使令更之。要当使罪苦毕尽，然后乃出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复有时彼东门复更一开。是时，彼众生复诣东门，门复自闭而不得出；设复得出，外复有大山，而往趣之，彼入山中，为两山所压犹如压麻油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苦尽，然后乃出。尔时，彼罪人转得前进，复值热灰地狱，纵广数千万由旬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毕其罪原，然后乃出。转复前进，次有刀刺地狱。是时，罪人复入此刀刺地狱中，便有大风起，坏此罪人身体筋骨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。要当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次复，有大热灰地狱。是时，罪人复入此大热灰地狱中，形体融烂，受苦无量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罪人虽得出此热灰地狱，复值刀剑地狱，纵广数千万里。是时，罪人入此刀剑地狱中，于中受苦不可称计，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次复，有沸屎地狱，中有细虫，入骨彻髓食此人，虽得出此地狱，前值狱卒。是时，狱卒问罪人曰：『卿等欲何所至？为从何来？』罪人报曰：『我等不知所从来处，亦复不知当何所至。但我等今日极为饥困，意欲须食。』狱卒报曰：『我等当相供给。』是时，狱卒取罪人仰卧，取大热铁丸，使罪人吞之，然罪人受苦不可称计。是时，热铁丸从口下过，肠胃烂尽，受苦难量。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

「然彼罪人不堪受此苦痛，还复入热屎地狱、刀剑地狱、大热灰地狱，还来经尔许地狱。是时，彼众生不堪受苦，还回头至热屎地狱中。是时，狱卒语彼众生曰：『卿等欲何所至？为从何来？』罪人报曰：『我等不能自知为从何所来，今复不知当何所至。』狱卒问曰：『今须何物？』罪人报曰：『我等极渴，欲须水饮。』是时，狱卒取罪人仰卧，融铜灌口，使令下过，于中受罪不可具计，要当使罪灭，然后乃出。是时，彼人不堪受此苦，还入沸屎地狱、剑树地狱、热灰地狱，还入大地狱中。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罪人苦痛，难可称计，设彼罪人眼见色者，心不爱乐，设复闻声、嗅香、知味、身更细滑、意知法，皆起瞋恚。所以然者，由本不作善行之报，恒作恶业，故致斯罪。

「是时，阎罗王勅彼罪人曰：『卿等不得善利，昔在人中受人中福，身、口、意行不与相应，亦不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，以是之故，今受此苦。此之恶行，非父母为，亦非国王、大臣之所为也。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清静，无有沾污，如似光音天；诸有众生作诸恶行，如似地狱中。卿等身、口、意不净，故致斯罪。』比丘当知，阎罗王便作是说：『我当何日脱此苦难，于人中生？已得人身，便得出家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。』阎罗王尚作是念，何况汝等今得人身，得作沙门！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念行身、口、意行，无令有缺；当灭五结，修行五根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东苑鹿母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世尊七月十五日于露野地敷座，比丘僧前后围遶，佛告阿难曰：「汝今于露地速击捷椎。所以然者，今七月十五日是受岁之日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便说此偈：

「净眼无与等， 无事而不练，
智慧无染着， 何等名受岁？」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阿难曰：

「受岁三业净， 身口意所作，
两两比丘对， 自陈所作短。
还自称名字， 今日众受岁，
我亦净意受， 唯愿原其过。」

尔时，阿难复以偈问其义曰：

「过去恒沙佛， 辟支及声闻，
尽是诸佛法？ 独是释迦文？」

尔时，佛复以偈报阿难曰：

「恒沙过去佛， 弟子清净心，
皆是诸佛法， 非今释迦文。
辟支无此法， 无岁无弟子，
独逝无伴侣， 不与他说法。
当来佛世尊， 恒沙不可计，
彼亦受此岁， 如今瞿昙法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升讲堂，手执捷椎，并作是说：「我今击此如来信鼓，诸有如来弟子众者，尽当普集。」

尔时，复说此偈：

「降伏魔力怨， 除结无有余，
露地击捷椎， 比丘闻当集。
诸欲闻法人， 度流生死海，
闻此妙响音， 尽当运集此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难已击捷椎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，白世尊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何所勅使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随次坐，如来自当知时。」是时，世尊坐于草座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尽当坐于草座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时，诸比丘各坐草座。

是时，世尊默然观诸比丘已，便勅诸比丘：「我今欲受岁。我无过咎于众人乎？又不犯身、口、意？」如来说此语已，诸比丘默然不对。是时，复再三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欲受岁。然我无过于众人乎？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从坐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诸比丘众观察如来，无身、口、意过。所以然者，世尊今日不度者度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，无救者为作救护，盲者作眼目，为病者作大医王，三界独尊无能及者，最尊、最上，未起道意者使发道意，众人未寤尊令寤之，未闻法者使令

闻之，为迷者作径路，恒以正法；以此事缘，如来无咎于众人，亦无身、口、意过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向如来自陈，然无咎于如来及比丘僧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舍利弗！都无身、口、意所作非行。所以然者，汝今智慧无能及者，种种智慧、无量智慧、无边之智、无与等智、疾智、捷智、甚深之智、平等之智，少欲知足，乐静之处，多诸方便，念不错乱，总持三昧，根原具足：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勇悍能忍，所说无恶，不为非法，心性庠序，不行卒暴。犹如转轮圣王最大太子，当绍王位，转于法轮。舍利弗亦如是，转于无上法轮，诸天、世人及龙、鬼、魔、若魔天，本所不转，汝今所说，常如法义，未曾违理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此五百比丘尽当受岁。此五百人尽无咎于如来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亦不责此五百比丘身、口、意行。所以然者，此舍利弗大众之中极为清净，无有瑕秽，今此众中最小下坐，得须陀洹道，必当上及不退转法；以是之故，我不怨责此众。」

尔时，多耆奢在此众中即从坐起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堪任欲有所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有所说，今正是时。」

多耆奢即于佛前叹佛及比丘僧，而说此偈：

「十五清净日， 五百比丘集，
诸结缚悉解， 无爱更不生。
转轮大圣王， 群臣所围遶，
普遍诸世界， 天上及世间。
大将人中尊， 为人作导师，
弟子乐徒从， 三达六透彻。
皆是真佛子， 无有尘垢者，
能断欲爱刺， 今日自归命。」

尔时，世尊可多耆奢所说。是时，多耆奢作是念：「如来今日可我所说。」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从坐起，礼佛却退，还就本位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造偈弟子，所谓多耆奢比丘是。所说无疑难，亦是多耆奢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三十三天有一天子，身形有五死瑞应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华冠自萎，二者衣裳垢圯，三者腋下流汗，四者不乐本位，五者玉女违叛。尔时，彼天子愁忧苦恼，搥胸叹息。时，释提桓因闻此天子愁忧苦恼，搥胸叹息，便勅一天子：「此何等音声，乃彻此间？」

彼天子报言：「天子当知，今有一天子，命将欲终，有五死瑞应：一者华冠自萎，二者衣裳垢圯，三者腋下流汗，四者不乐本位，五者玉女违叛。」

尔时，释提桓因往至彼欲终天子所，语彼天子言：「汝今何故愁忧苦恼，乃至于是？」

天子报言：「尊者因提，那得不愁忧苦恼，命将欲终，有五死怪，华萎，衣裳垢腻，腋下流汗，不乐本处，玉女违叛，今此七宝宫殿悉当忘失，及五百玉女亦当星散，我所食甘露者今无气味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：「汝岂不闻如来说偈乎？」

「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必有死，
不生则不死， 此灭为最乐。」

「汝今何故愁忧乃至于是，一切行无常之物，欲使有常者，此事不然。」

天子报言：「云何，天帝！我那得不愁忧，我今天身清净无瑕秽，光喻日月，靡所不照；舍此身已，当生罗阅城中猪腹中生，生恒食屎，死时为刀所割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语彼天子言：「汝今可自归佛、法、众，若当尔时，便不堕三恶趣。」

是时，天子报言：「岂当以归三尊，不堕三恶趣乎？」

释提桓因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其有自归三尊者，终不堕三恶趣也。如来亦说此偈：

「『诸有自归佛， 不堕三恶趣，
 尽漏处天人， 便当至涅槃。』」

尔时，彼天问释提桓因：「今如来竟为所在？」

释提桓因曰：「今如来在摩竭国罗阅城中，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」

天子报言：「我今无有此力，可得至彼觐省如来。」

释提桓因报言：「天子当知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向下方界，而作是说：『唯愿世尊善观察之，今在垂穷之地，愿矜愍之！今自归三尊，如来无所著。』」

是时，彼天子随释提桓因言，即便长跪向下方，自称姓名，自归佛、法、众，尽其形寿为真佛子，非用天子。如是，至三说此语已，不复处猪胎，乃当更生长者家。

是时，彼天见此缘已，即向释提桓因而说此偈：

「善缘非恶缘， 为法非为财，
 导引以正道， 此者尊所叹。
 蒙尊不堕恶， 猪胎甚难因，
 自察生长者， 因彼当见佛。」

是时，天子随时寿长短，生罗阅城中大长者家。是时，长者妇自知有娠，十月欲满，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之希有。是时，释提桓因以知此儿向十岁，数数往告：「汝可忆本所作缘本，自言：『我当因彼见佛。』今正是时，可见世尊；若不往者，后必有悔。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，渐渐往至彼长者家，在门外静然而住。

尔时，长者子见舍利弗着衣持钵，容貌殊特，见已，便往至舍利弗前，而作是说：「汝今是谁？为谁弟子？为行何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师出释种，于中出家学道，师名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恒从彼受法。」

是时，小儿即向舍利弗，而说此偈：

「尊今静然立， 持钵容貌整，
 今欲求何等？ 与谁在此住？」

是时，舍利弗复以偈报曰：

「我今不求财， 非食非服饰，
 故来为汝故， 善察听我语。
 忆汝本所说， 天上言誓时，
 人中当见佛， 故来相告耳。
 诸佛出兴难， 说法亦复然，
 人身不可获， 亦如优昙花。
 汝今随我来， 俱覩如来容，
 必当为汝说， 至要之善趣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闻舍利弗语已，即往至父母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长者子白父母言：「唯愿听许，至世尊所，承事礼敬，问讯康强。」

父母报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

长者子即集香花及好白[迭*毛]，共尊者舍利弗，相随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此长者子居此罗阅城中，不识三尊，唯愿世尊善与说法，令得度脱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遥见世尊威容端正，诸根寂静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亦如须弥山王，面如日月，视之无厌。前进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长者子即以香华散如来上，复以新白[迭*毛]奉上如来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，漏为是大患，出家为要。是时，世尊以知小儿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尽与彼长者子说。

是时，长者子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无复瑕秽。是时，长者子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听使出家，得作沙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夫为道者，不辞父母，不得作沙门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白世尊言：「要当使父母听许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

尔时，长者子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所在，白父母言：「唯愿听许，得作沙门。」

父母报言：「我等今日唯有一子，然家中生业饶财多宝，行沙门法，甚为不易。」

长者子报言：「如来出世，亿劫乃有，甚不可遇，时时乃出耳。亦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耳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亿劫乃出耳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父母各共叹息而作是言：「今正是时，随汝所宜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头面礼足，便辞而去。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彼长者子白世尊言：「父母见听，唯愿世尊听使作道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今度此长者子使作沙门。」

舍利弗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舍利弗从佛受教。度作沙弥，日日教诲。

是时，彼沙弥在闲静处而自克修，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修无上梵行者，欲得离苦。是时，沙弥即成阿罗汉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已见佛闻法，都无有疑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云何见佛闻法而无狐疑？」

沙弥白佛言：「色者无常，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非有、非不有，亦复无我。如是智者所觉知；痛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无常者是苦，苦者无我，无我者是空，空者非有、非不有，此智者所觉知，此盛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非有，多诸苦恼，不可疗治，恒臭处，不可久保，悉观无有我，今日观察此法，便为见如来已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沙弥！即听汝为大沙门。」

尔时，彼沙弥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那罗陀在波罗梨国长者竹林中。

尔时，文荼王第一夫人而取命终，王甚爱敬，念未曾去怀。是时，有一人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「大王当知，第一夫人今已命终。」

是时，王闻夫人无常，即怀愁忧，告来人曰：「汝速舆夫人死尸，着麻油中，使我见之。」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命，即往持夫人身，着麻油中。

尔时，王闻夫人逝世，极怀愁恼，不食不饮，复不持法，不理王事。

是时，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，恒与大王执剑，白大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，此国界中有沙门，名那罗陀，得阿罗汉，有大神足，博识多知，无事不练，辩才勇慧，语常含笑。愿王当往至彼，听其说法。若王闻法，无复愁忧苦恼。」

王报之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说此语。汝今，善念！先往语彼沙门。所以然者，夫转轮圣王欲有所至，先当遣人，不先遣信而至者，此事不然。」

时，善念报曰：「如大王教。」即受王教，往至长者竹园中，至那罗陀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善念白尊者那罗陀言：「尊当知之，大王夫人今已命终，缘此苦恼，不食不饮，亦复不治王法、国事，今欲来覲省尊颜，唯愿善与说法，使王无复愁苦。」

那罗陀报言：「欲来者，今正是时。」

是时，善念已闻教令，即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往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「已语沙门！王宜知之。」

是时，即勅善念：「汝速严驾宝羽之车，吾今欲往与沙门相见。」

是时，善念即严驾宝羽之车，前白王言：「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」

是时，王乘宝羽之车，出城诣那罗陀所，步入长者竹园中。夫人王法，除五威容，舍着一面，至那罗陀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那罗陀告王曰：「大王当知，梦幻之法起于愁忧，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忧，亦复不可以华法之想起于愁忧。所以然者，今有五事最不可得，是如来之所说也。云何为五？夫物应尽，欲使不尽者，此不可得；夫物应灭，欲使不灭者，此不可得；夫老之法，欲使不老者，此不可得；复次，病法，欲使不病者，此不可得；复次，死法，欲使不死者，此不可得。是谓，大王！此有五事最不可得，是如来之所说。」

尔时，那罗陀便说此偈：

「不以愁忧恼， 而获其福佑，
 设有怀愁忧， 外境得其便。」

若使有智者， 终不思惟是，
外敌便有愁， 而不得其便。
威仪礼节具， 好施无恇心，
当求此方便， 使获其大利。
设使不可得， 我及彼众人，
无愁便无患， 行报知如何。

「又大王当知，应失之物便失之，已失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我所爱者今日已失，是谓失物便失之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！第一愁刺，染着心意，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「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失物便失之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我今所失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；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，或能使亲族起愁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王！应灭之物便灭之，已灭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我所爱者今日已灭，是谓灭物便灭之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！第二愁刺，染着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「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灭物便灭之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我今所灭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，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王！应老之物便老，已老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我所爱者今日已老，是谓老物便老，于中起忧、愁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！第三愁忧之刺，染着心意，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

「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老物便老，是时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我今所老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，设我于中起愁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尔时，便能除去忧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」

「次复，大王！应病之物便病，已病便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我所爱者今日以病，是谓病物便病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！第四愁忧之刺，染着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」

「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病物便病，是谓彼人不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当作是学：我今所病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，设我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尔时，便能除去愁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」

「复次，大王！应死之物便死，已死是谓死物，于中起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痛不可言。是谓，大王！第五愁忧之刺，染着心意。凡夫之人有此法，不知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所来处。」

「又复闻贤圣弟子所应死者便死，是时彼人不起忧愁苦恼，当作是学：我今死者非独一已，余人亦有此法，我设于中起愁忧者，此非其宜。或能使亲族起忧，怨家欢喜，食不消化，即当成病，身体烦热，由此缘本，便致命终。尔时，便能除去愁畏之刺，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无复灾患苦恼之法。」

是时，大王白尊者那罗陀曰：「此名何法？当云何奉行？」

那罗陀言：「此经名曰除忧之患，当念奉行。」

时王报言：「实如所说，除去愁忧。所以然者，我闻此法已，所有愁苦今日永除。若尊者有所教勅者，数至宫中，当相供给，使国土人民长受福无穷。唯愿尊者广演此法，永存于世，使四部之众长夜安隐，我今自归尊者那罗陀。」

那罗陀曰：「大王！莫自归我，当自归于佛。」

时王问曰：「今佛在何处？」

那罗陀曰：「大王当知，迦毘罗卫大国，转轮圣王种出于释姓，彼王有子，名曰悉达，出家学道，今自致成佛，号释迦文，当自归彼。」

大王复问：「今在何方？去此几所？」

那罗陀曰：「如来已取涅槃。」

大王曰：「如来取灭度何其速疾？若当在世者，经数千万由旬，当往覲省。」

是时，即从坐起，长跪叉手，而作是说：「我自归如来、法及比丘僧，尽形寿听为优婆塞，不复杀生。国事猥多，今欲还宫。」

那罗陀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是时，王从坐起，礼足遶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文茶王闻那罗陀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疾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不得时差，恒在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时，病人不择饮食，不随时而食，不亲近医药，多忧喜瞋，不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谓，比丘！疾病之人成就此五法，不得时差。」

「若复病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时差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病人选择而食，随时而食，亲近医药，不怀愁忧，咸起慈心向瞻病人。是谓，比丘！病人成就此五法，便得时差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前五法者当念舍离，后五法者当共奉行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瞻病人成就五法，不得时差，恒在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瞻病之人不别良药；懈怠无勇猛心，常喜瞋恚，亦好睡眠；但贪食故瞻视病人；不以法供养故，亦不与病人语谈往返。是谓，比丘！若瞻病人成就此五法者，不得时差。

「若复，比丘！瞻病之人成就五法，便得时差，不着床褥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瞻病之人分别良医；亦不懈怠，先起后卧；恒喜言谈，少于睡眠；以法供养，不贪饮食；堪任与病人说法。是谓，比丘！瞻病之人成就此五法者，便得时差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若瞻病人时，当舍前五法，就后五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猕猴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佛告师子：「云何，师子！家中恒布施乎？」

师子白佛言：「常于四城门外及都市，随时布施，不令有缺，须食给食，衣裳、香华、车马、坐具，随彼所须，皆令给与。」

佛告师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能惠施，不怀悖想。施主檀越随时惠施，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檀越施主名闻四远，众人叹誉：『某甲村落有檀越施主，恒喜接纳沙门、婆罗门，随所给与，不令有乏。』是谓，师子！檀越施主获此第一之德。」

「复次，师子！檀越施主若至沙门、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众中，不怀惭愧，亦无所畏，犹如师子兽王，在群鹿中亦无畏难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二之德。

「复次，师子！檀越施主众人敬仰，见者欢悦，如子见父，瞻视无厌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三之德。

「复次，师子！檀越施主命终之后，当生二处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中；在天为天所敬，在人为人尊贵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施主获此第四之德。

「复次，师子！檀越施主智慧远出众人上，现身尽漏，不经后世。是谓，师子！檀越施主获此第五之德。夫人惠施有五德，恒随己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心常喜惠施， 功德具足成，
在众无疑难， 亦复无所畏。
智者当惠施， 初无变悔心，
在三十三天， 玉女而围遶。

「所以尔者，师子当知，檀越施主生二善处，现身尽漏，至无为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施为后世粮， 要至究竟处，
善神常将护， 亦复致欢喜。

「所以然者，师子当知，布施之时，恒怀欢悦，身意牢固，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得三昧意，亦不错乱，如实而知之。云何如实而知？苦集、苦尽、苦出要如实而知。是故，师子！当求方便，随时惠施，若欲得声闻道、辟支佛道，皆悉如意。如是，师子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师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得五事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施命，二者施色，三者施安，四者施力，五者施辩，是谓为五。复次，檀越施主施命之时，欲得长寿；施色之时，欲得端正；施安之时，欲得无病；施力之时，欲令无能胜；施辩之时，欲得无上正真之辩。比丘当知，檀越施主惠施之日，有此五功德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施命色及安， 力辩为第五，
五功德已备， 后受无穷福。
智者当念施， 除去贪欲心，
今身有名誉， 生天亦复然。」

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五功德者，当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应时之施有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施远来人，二者施远去人，三者施病人，四者俭时施，五者若初得新菓蔬、若谷食，先与持戒精进人，然后自食。是谓，比丘！应时之施，有此五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智者应时施， 信心不断绝，
于此快受乐， 生天众德备。
随时念惠施， 受福如响应，
永已无短乏， 所生常富贵。
施为众行具， 得至无上位，

亿施不起想， 欢喜遂增益。
心中生此念， 乱意永无余，
觉知身安乐， 心便得解脱。
是故有智人， 不问男与女，
当行此五施， 无失方便宜。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行此五事者，当念随时施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善·不善·礼佛 天使·岁·五瑞
文茶·亲·瞻病 五施·随时施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五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五王品第三十三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五大国王波斯匿为首，集在园观之中，各作此论。云何为五王？所谓波斯匿王、毘沙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。

尔时，五王集在一处，各作此论：「诸贤当知，如来说此五欲。云何为五？若眼见色甚爱敬念，世人所希望；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，如来说此五欲。此五欲中何者最妙？为眼见色妙耶？为耳闻声妙耶？为鼻嗅香妙耶？为舌知味妙耶？为身知细滑妙耶？此五事何者为最妙？」

其中或有国王而作是说：「色最为妙。」或有作是论：「声最为妙。」或有作是论：「香最为胜。」或有作是论：「味最为妙。」或有作是论：「细滑为最胜。」是时，言色妙者，优陀延王之所论也。言声妙者，优填王之所论也。言香妙者，恶生王之所论也。言味妙者，波斯匿王之所论也。言细滑妙者，毘沙王之所论也。是时，五王各相谓言：「我等共论此五欲，然复不知何者为妙？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语四王曰：「今如来近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我等尽共至世尊所，问斯义。若世尊有所教勅，当共奉行。」

是时，诸王闻波斯匿王语已，便共相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以所共论五欲者，具白如来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五王曰：「诸王所论各随时宜。所以然者，夫人性行深着色者，覩无厌足，此人于色最妙、最上，无复过者。尔时，彼人不着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若复有人性行着声，彼闻声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声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声最为妙。若复有人性行着香，彼闻香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香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香最为妙。若复有人性行着味，彼知味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味最妙、最上，五欲之中味最为妙。若复有人性行着细滑，彼得细滑已，极怀欢喜而无厌足，此人于细滑最上、最妙，五欲之中细滑最为妙。」

「若复彼人心以着色，尔时彼人不着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着声，尔时彼人不着色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着香，尔时彼人不着色、声、味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着味，尔时彼人不着色、声、香、细滑之法；若复彼人性行着细滑，尔时彼人不着色、声、香、味之法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欲意炽盛时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欢喜， 所愿无有疑。
彼以得此欲， 贪欲意不解，
以此为欢喜， 缘之最为妙。
若复听声时， 所欲必可克，

闻已倍欢喜， 所愿无有疑。
彼以得此声， 贪之意不解，
以此为欢喜， 从之最为妙。
若复嗅香时， 所欲必可克，
嗅已倍欢喜， 所欲无有疑。
彼以得此香， 贪之意不解，
以此为欢喜， 从之最为妙。
若复得味时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欢喜， 所欲无有疑。
彼以得此味， 贪之意不解，
以此为欢喜， 从之最为妙。
若得细滑时， 所欲必可克，
得已倍欢喜， 所欲无疑难。
彼以得细滑， 贪之意不解，
以此为欢喜， 从之最为妙。

「是故，大王！若言色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，于色有气味。若色无味者，众生终不染着，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然色有过失。若当色无过失，众生则无厌患，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色有出要。若当色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色为最妙。

「然复，大王！若言声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，于声有气味故。若声无味者，众生终不染着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声为最妙。然声有过失。若当声无过失，众生则无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声有出要。若当声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声为最妙。

「大王当知，若言香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，于香有气味故。若香无气味者，众生之类终不染着；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香为最妙。然香有过失。若香无过失者，众生则不不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香有出要。若当香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香为最妙。

「然复，大王！若言味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，于味有气味故。若味无气味者，众生之类终不染着；以其有气味故，五欲之中味为最妙。然味有过失。若当味无过失者，众生则不厌患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味有出要。若当味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味为最妙。」

「然复，大王当知，言细滑妙者，当平等论之。所以然者，于细滑无气味者，众生终不染着，以其有味故，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。然细滑有过失。若细滑无过失者，众生之类则不厌患之；以其有过失故，众生厌患之。然细滑有出要。若当细滑无出要者，此众生类不得出生死之海；以其出要故，众生得至无畏涅槃城中。五欲之中细滑为最妙。是故，大王！所乐之处，心即染着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知。」

尔时，五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月光长者，饶财多宝，象马七珍皆悉备具，金、银、珍宝不可称计。然月光长者无有儿息。尔时，长者以无儿故，求祷天神，请求日、月、天神、地神、鬼子母、四天王、二十八大神鬼王、释及梵天、山神、树神、五道之神、树木、药草，靡处不周，皆悉归命，见赐一男儿。

尔时，月光长者妇经数日中便自怀妊，即语长者：「我自怀妊。」即语长者：「我自觉有娠。」长者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与夫人敷好床座，食好甘食，着好衣裳。

是时，夫人经八、九月，便生男儿，颜色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华色。是时，此儿两手执无价摩尼珠，实时，便说此偈：

「此家颇有财， 宝物及谷食，
我今欲惠施， 使贫无有乏。」

若此无物者， 财宝及谷食，
今有无价珠， 常用惠施人。」

是时，父母及家中人闻此语已，各各驰走：「云何乃生此鬼魅种？」唯有父母哀愍儿故，不东西驰走。实时，母向儿说此偈：

「为天干沓和， 鬼魅及罗刹，
是谁姓字何， 我今欲知之。」

是时，小儿复以偈报母曰：

「非天干沓和， 非鬼魅罗刹，
我今父母生， 是人不足疑。」

是时，夫人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以此因缘，尽向月光长者说是语。

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「此将是何缘？我今当以此事向尼犍子说。」即抱此儿诣尼犍子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月光长者以此因缘具向尼犍子说。时，尼犍子闻此语已，告长者：「此儿薄福之人，无益于身；当取杀之。若不杀者，门户衰耗，皆当死尽。」

是时，月光长者作是思惟：「我前后来无有儿息，由此因缘，请求天地，无处不遍，乃经历尔许年岁，方生此儿，我今不堪取此儿杀。当更问余沙门、婆罗门，令断我疑。」

尔时，如来成佛未久，众人称号名大沙门，是时，月光长者便作是念：「我可以因缘，具向大沙门说之。」是时，长者即从座起，抱此儿往诣世尊所。中道复作是念：「今有长老梵志，年过耆艾，聪明黠慧，众人所敬待，彼尚不知、不见，况此沙门瞿昙！年少学道未久，岂能知此事乎？将恐不解吾疑。我今宜可中道还家。」

是时，有天神昔与长者知旧，知长者心中所念，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「长者当知，小可前进，必当获利，得大果报，亦当至甘露之处。如来出世甚为难得，如来降甘露雨。时时乃有。又复，长者！有四事最小不可轻。云何为

四？国王虽小最不可轻；火虽小亦不可轻；龙虽小复不可轻；学道之人虽复年幼亦不可轻。是谓，长者！有此四事最不可轻。」

是时，天神便说此偈：

「国王虽复小， 斩害由其法，
小火虽未炽， 焚烧山草木。
神龙虽现小， 降雨随时宜，
学者年幼稚， 度人无有量。」

尔时，月光长者心开意解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前进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世尊告长者曰：「今此小儿极有大福，此小儿若当大者，当将五百徒众来至我所，而出家学道得阿罗汉，我声闻中福德第一，无能及者。」

是时，长者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白世尊言：「如世尊教，非如尼捷子语。」是时，月光长者重白世尊：「唯愿受请及比丘僧并愍此小儿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时，长者以见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家中，供办种种甘饌饮食，敷好坐具，清旦自白：「时到，唯愿降神。」

是时，世尊以知时到，将诸比丘前后围遶，入舍卫城，至长者家，即就于座。是时，长者见佛、比丘僧坐已定，即办种种饮食，自手斟酌，欢喜不乱，以见食竟，除去钵器，行清净水，更取小座，如来前坐，欲得闻佛所说妙法。是时，月光长者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持居家田业尽与此儿，唯愿世尊当与立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儿生时，人皆驰走东西，云是尸婆罗鬼，今即立字尸婆罗。」

尔时，世尊渐与长者及长者妇而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世尊以见长者及长者妇，心开意解，无复狐疑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是时世尊尽与长者说之，令发欢喜之心。长者夫妇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犹如新白

[(晶/且)*毛]易染为色。是时，长者夫妇亦复如是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彼以见法，分别诸法，以度犹豫，无复狐疑，得无所畏，解如来深奥之法，即受五戒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诸论颂为首，
王为人中尊， 海为众流源，
月为星中明， 日为众明最。
八方及上下， 所生万品物，
欲求其福者， 三佛最为尊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长者求五百童子，使侍卫尸婆罗。是时，尸婆罗年向二十，往至父母所，白父母言：「唯愿二尊许使出家学道。」

尔时，二亲即便听许。所以然者，世尊先以记之，当将五百童子至世尊所，求作沙门。是时，尸婆罗及五百人礼父母足，便退而去。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尸婆罗白世尊言：「唯愿听许，得在道次。」

是时，世尊即便听许使作沙门。未经几日，便成阿罗汉，六通清彻，具八解脱。是时，五百童子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听作沙门。」世尊默然可之，出家未经几日，便成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尸婆罗还在舍卫国本邦之处，众人敬仰，得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在此本邦之中，极为烦闹，今可在人间游化。」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；乞食已，还诣所止，收摄坐具，着衣持钵，出祇桓精舍，将五百比丘，前后围遶，在人间游化；所至到处，无不供养者，皆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复有诸天告诸村落：「今有尊者尸婆罗，得阿罗汉福德第一，将五百比丘，在人间游化。诸贤可往供养，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。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「今甚厌患此供养，当何处避之，令人不知吾处？」是时，即入深山之中。诸天复在村落间，各各告曰：「今尊者尸婆罗

在此山中，可往供养；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。」是时，人民闻天语已，即负饮食，往诣尊者尸婆罗所：「唯愿尊住，为我等故。」

是时，尸婆罗渐渐人中游化，来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五百人俱，亦得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褥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时，尸婆罗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向在何处夏坐，令人不知吾处？」复重作念：「当在耆闍山东，广普山西，于中夏坐。」即将五百比丘，在彼山中而受夏坐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，即于山中化作浮图，园果树木皆悉备具，周匝有浴池，化作五百高台，复化作五百床座，复化作五百小床座，复化作五百绳床，以天甘露而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已夏坐讫，不见如来甚久，今可往亲觐世尊。」即将五百比丘，往舍卫城，尔时盛热，比丘众皆悉汗出，污染身体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作是念：「今日比丘众身体极热，得少许云在上及细雨者，甚是佳事，值小浴池及得少浆。」以生此念，即空中有大云，及作细雨，亦有浴池。有四非人负好甘浆：「毘沙门王所遣，唯愿尊者受此甘浆，及施比丘僧。」尔时，受此浆已，与比丘僧使饮之。

尔时，尸婆罗复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在此间止宿。」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尸婆罗心中所念，即于道侧，化作五百房舍，床卧备具。是时，诸天奉上饮食，尸婆罗食讫，即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尸婆罗叔父在舍卫城内住，饶财多宝，无所短乏。然复慳贪，不肯布施，不信佛、法、众，不造功德。是时，诸亲族语此人曰：「长者！用此财货为？然复不作后世遗粮。」

尔时，彼长者闻此语已，一日之中以百千两金布施与外道梵志，不向三尊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闻叔父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异学，不布施与三尊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往诣祇洹精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与尸婆罗说微妙之法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从如来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右绕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即其日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渐渐往诣叔父家。到已，在门外默然立。是时，长者见尊者尸婆罗在门外乞食，即语之曰：「汝昨日何故不来？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惠施，我可以一张[迭*毛]，持用施卿。」

尸婆罗对曰：「我今不用[迭*毛]为，今日来者，故乞食耳。」

长者对曰：「我昨日以用百千两金惠施，更不能复惠施。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欲得度长者故，便飞在空中，身出水火，坐卧经行，随意所造。是时，长者见此变化已，便作是说：「可还来下就坐，今当相施。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即舍神足，寻来就坐。是时，彼长者以弊恶饮食极为麁丑，与尊者尸婆罗使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生长豪家，饮食自恣，但以彼长者故，而受此食，便取食之。是时，尊者尸婆罗食讫，还诣所在。

即其夜，虚空神天来语长者曰：

「善施极大施， 乃与尸婆罗，
无欲以解脱， 爱断以无疑。」

夜半、清旦二时说此偈：

「善施极大施， 乃与尸婆罗，
无欲以解脱， 爱断以无疑。」

是时，长者闻天人语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昨日以百千两金施与外道，乃无此应；我今日以弊恶食施与尸婆罗，乃致此应。何时当晓？自当以百千两金施尸婆罗。」是时，长者即其日检校家中，有直百千两金者，即持诣尸婆罗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尔时，长者以百千两金，奉上尸婆罗，并作是语：「唯愿受此百千两金。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报曰：「当使长者受福无穷，长寿自然；然复如来不许比丘受百千两金。」

是时，长者便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长者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使尸婆罗比丘受此百千两金，使我蒙其福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尸婆罗比丘所，云吾唤卿。」

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，即往至彼尸婆罗所，以如来语而告之。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承彼比丘语，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告尸婆罗曰：「汝今可受此长者百千两金，使蒙其福，此是宿缘之业，可受其报。」

尸婆罗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实时而说达嚩：

「施衣及余物， 欲求其福德，
 往至天世人， 五乐自娱乐。
 从天至人中， 度有无疑难，
 涅槃无为处， 诸佛之所乐。
 施惠无难者， 蒙此获福佑，
 当起慈惠心， 作福无有懈。」

是时，尊者尸婆罗语长者言：「可持此百千两金，着我房中。」尔时，长者承受其教，持此百千两金，着尊者尸婆罗房中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尸婆罗告诸比丘：「诸有所乏者，来至此而取之。若复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皆来取之，勿在余处而求之也。展转相告令知之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此尸婆罗昔作何福，生长者家，端正无双，如桃花色？复作何福，两手捉珠出母胎中？复作何福，将五百人，诣如来所，出家学道，值如来世？复作何福，所至到处，衣食自然无所短乏，余比丘无能及者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久远九十一劫，有佛号毘婆尸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世尊！」出现于世，游在盘头国界，与六十万八千众俱。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

「尔时，有梵志名曰耶若达，住彼土界，饶财多宝，金银、珍宝、车璩、马瑙、真珠、琥珀，不可称计。是时，耶若达出彼国界，往至毘婆尸如来所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毘婆尸如来渐与说法，便发欢喜之心，是时，耶若达白毘婆尸如来：『唯愿当受我请，欲饭佛及比丘僧！』是时，如来默然受请。耶若达梵志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遶佛三匝而去，至家中办种种甘馐饮食。

「是时，耶若达夜半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已办种种饮食，唯乏无酪，明日清旦当往城门中，其有卖酪者，尽当买之。』是时，耶若达清旦敷好坐具，寻复诣城门中求酪。

「当于尔时，有放牛人持酪，名尸婆罗，欲往祠祀。是时，耶若达梵志语放牛人曰：『卿酪卖者，吾当与价。』尸婆罗报曰：『我今欲祠祀。』婆罗门报曰：『汝今祀天为何所求？但卖与我，当重顾价。』放牛人报曰：『梵志！今用酪为？』梵志报曰：『我今请毘婆尸如来及比丘僧；然饮食尽办，唯无有酪。』是时，尸婆罗问梵志曰：『毘婆尸如来者，为何等相貌？』梵志报曰：『如来者，无与等，戒具清净，慧、定三昧不可及，天上、人中无能及者。』

「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叹说如来之德，尸婆罗闻已心开意解。是时，尸婆罗语梵志曰：『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来，复用祀天为？』是时，耶若达梵志将此放牛人往至家中，即白：『时到。今正是时，唯尊屈顾！』

「时，如来以知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前后围遶，至耶若达梵志家，各次第坐。是时，放牛人见如来容貌世之希有，诸根憊怕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；亦如日月，犹如须弥山出众山上，光明远照，靡不蒙润。见已欢喜，便前进世尊所，而作是说：『设当如来功德如梵志所论者，使此一瓶酪尽充众僧！』尔时，尸婆罗白世尊言：『愿受此酪！』是时，如来即舒钵受酪，亦复与比丘僧，犹故有酪。

「尔时，放牛人白世尊言：『今故有余酪。』时，如来告曰：『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众。』时，放牛人对曰：『如是。世尊！』是时，放牛人更重行酪，犹故遗余酪在。放牛人复白佛言：『今故有遗余酪在。』是时，如来告此人曰：『今可持此酪与比丘尼众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众，使得充饱。』故有遗余酪在。尔时，佛语放牛人：『汝今持此酪与檀越主人。』对曰：『如

是。』寻复与檀越主人，故有遗余酪在。复施与乞人贫匮者，亦有遗余酪在。来白佛言：『故有遗余酪在。』时佛告曰：『今持此酪，泻着净地，若着水中。所以然者，我不见有人、天及世能消此酪者，唯除如来。』放牛人即受佛教，持此酪而着水中。寻时，水中大火炎出，高数十仞。

「是时，放牛人见此变怪已，叹未曾有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叉手而住，复作此誓愿：『今持此酪施与四部之众，设当有福德者，缘此福佑，莫堕八难之处，莫生贫匮之家，所生之处，六情完具，面目端正，亦莫在家，使将来之世亦值如此圣尊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三十一劫复有佛名式诘如来，出现于世。是时，式诘如来游化于野马世界，与大比丘十万人俱。是时，式诘如来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彼城中有大商客，名曰善财，遥见式诘如来诸根寂静，容貌端正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面如日月。见已，便发欢喜之心，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贾人以好宝珠，散如来上，现其微心，普作誓愿：『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，饶财多宝，无所乏短，无令手中有空缺时，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。』」

「于此劫中复有毘舍罗婆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世尊。尔时，有长者名善觉，饶财多宝，复请毘舍罗婆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及比丘僧。时，彼长者少于使人，是时长者躬自办种种甘饌饮食，饭彼如来，作是誓愿：『我持功德，所生之处，常值三尊，无所短乏，恒多使人，令将来之世值如来，如今日也。』」

「今此贤劫中有佛名拘屡孙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有长者名多财，复请拘屡孙如来，七日之中饭佛及比丘僧，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：『所生之处常饶财多宝，莫生贫贱之家，使我所生之处恒得四事供养，为四部之众、国王、人民所见宗敬，天、龙、鬼神、人若非人，所见接遇。』」

「诸比丘当知，尔时耶若达梵志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今月光长者今身是也。尔时放牛人，名尸婆罗，以酪供养佛者，今比丘尸婆罗是也。尔时善财贾人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，今尸婆罗比丘是也。尔时善觉长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，今尸婆罗比丘是也。尔时多财长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，今日尸婆罗比丘是也。」

「诸比丘当知，尸婆罗比丘作此誓愿：『使我所生之处，恒端正无双，常在富贵家生，使将来之世值遇世尊，设为我说者，即得解脱，得出家作沙门。』缘此功德，今尸婆罗比丘得生富贵家，端正无双，今遭值我，即得阿罗汉。然比丘当知，复以宝珠散如来上，持是功德，今处母胎，手执双珠出母胎中，价直阎浮提，当生之日便作是说。复请拘屡孙如来求多使人，今将五百徒众至我所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。复于七日之中供养拘屡孙如来，求得四事供养，今日不乏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缘此功德，余比丘所不及，释提桓因身来供养给其所须，又且诸天转告村落，使四部之众知有尸婆罗，此其义也。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，尸婆罗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五健丈夫堪任战鬪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有人着铠持仗，入军战鬪，遥见风尘，便怀恐怖，是谓第一战鬪人也。」

「复次，第二战鬪人，着铠持仗，欲入军战。若见风尘，不怀恐怖；但见高幢，便怀恐怖，不堪前鬪，是谓第二人。」

「复次，第三战鬪人，着铠持仗，欲入军战鬪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不怀恐怖；若见弓箭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鬪，是谓第三人也。」

「复次，第四战鬪人，着铠持仗，入军共鬪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若见弓箭，不怀恐惧；但入阵时，便为他所捉，或断命根，是谓第四战鬪人也。」

「复次，第五战鬪人，着铠持仗，欲入阵鬪，彼若见风尘，若见高幢，若见弓箭，若为他所捉，乃至于死，不怀恐怖；能坏他军境界无外而领人民，是谓第五战鬪人也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世间有此五种人。今比丘众中亦有此五种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比丘游他村落，彼闻村中有妇人，端正无双，面如桃花色。」

彼闻已，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即见此女人颜貌无双，便起欲想，除去三衣，还佛禁戒，而作居家，犹如彼鬪人，小见风尘，以怀恐怖，似此比丘也。

「复次，有比丘闻有女人在村落中住，端正无比，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但与彼女人共相调戏，言语往来；因此调戏，便舍法服，还为白衣。如彼第二人，见风尘不怖，但见高幢便怀恐怖，此比丘亦复如是。

「复次，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容貌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如桃华色，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，设共女人共调戏，亦复不起欲意之想；但与彼女人手拳相加，或相捻捏，于中便起欲想，舍三法衣，还为白衣，习于家业。如彼第三人入阵时，见风尘、见高幢不恐怖，见弓箭便怀恐怖。

「复次，有一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面容端正，世之希有，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，设共言语，亦复不起欲想，设彼女人共相捻捏，便起欲想；然不舍法服，习于家业，如彼第四人入军，为他所获，或丧命根，而不得出。

「复次，有一比丘，依村落而住，彼闻村中有女人，然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，设共言笑，亦不起欲想，设复共相捻捏，亦复不起欲想。是时，比丘观此身中三十六物恶秽不净，谁着此者？由何起欲？此欲为止何所？为从头耶？形体出耶？观此诸物了无所有。从头至足亦复如是，五藏所属，无有想象，亦无来处，彼观缘本，不知所从来处。彼复作是念：『我观此欲从因缘生。』彼比丘观此已，欲漏心得解脱，有漏心得解脱，无明漏心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如彼第五鬪之人，不难众敌而自游化。由是故，我今说此人舍于爱欲，入于无畏之处，得至涅槃城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种之人，出现于世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，
非我思想生， 且汝而不有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观恶秽淫不净行，除去色欲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战鬪之人出现于世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人着铠持仗，入军战鬪，彼见风尘，便怀恐怖，不敢入彼大阵之中，是谓第一之人。

「复次，第二战鬪之人着铠持仗，入军战鬪，彼见风尘，不生畏惧；但闻击鼓之音，便怀恐怖，是谓第二之人。

「复次，第三之人着铠持仗，入军战鬪，彼见风尘，不生畏惧，设闻鼓角之声，不起畏惧；彼若见高幢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鬪，是谓第三之人。

「复次，第四战鬪之人着铠持仗，入军战鬪中，若见风尘，不起畏惧，若闻鼓角之音，复非恐惧，若见高幢，亦非怖畏；设为他所捉，或断命根，是谓第四之人。

「复次，第五有人着铠持仗，入军共鬪，彼尽能有所坏广接国界，是谓第五之人出现于世。

「比丘当知，今比丘亦有五种之人，出现于世间。云何为五？或有一比丘住村落中，彼闻有女人，端正无双，如桃华色。彼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守根门，不护身、口、意法，彼若见女人便起欲意，还舍禁戒，习白衣法。如彼初人闻扬尘之声，不堪战鬪，便怀恐怖，我由是故而说此人。

「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闻村中有女人，端正无比，面如桃华色，而便舍戒，习白衣法。如彼第二鬪人，但闻鼓角之声，不堪战鬪，此亦如是。

「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闻有女人在彼村落。彼闻已，便起欲意，若见女人不起欲想；但共女人共相调戏，于中便舍禁戒，习白衣法，如彼第三人遥见幢已，便怀恐怖，不堪战鬪。由是故，今说此人，是谓第三战鬪之人。」

「复次，有比丘住在村落，彼比丘闻村中有女人。闻已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不守护身、口、意，彼见女人端正无双，于中便起欲意，或与女人共相捻捏或手拳相加，便舍禁戒，还为白衣。如彼第四战鬪之人，在大军中为他所捉，丧失命根，由是之故，今说此人。」

「复次，有比丘闻村落中有女人，世之希有。彼虽闻此不起欲想，彼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而守护身、口、意。彼虽见女人，不起欲想，无有邪念；设共女言语往返，亦不起欲想，亦无邪念；设共女人共相捻捏，手拳相加，尔时便起欲想，身、口、意便炽盛。欲意已炽盛，还诣园中，至长老比丘所，以此因缘，向长老比丘说之：『诸贤当知，我今欲意炽盛，不能自禁制，唯愿说法，使脱欲之恶露不净！』是时，长老比丘告曰：『汝今当观此欲为从何生？复从何灭？如来所说，夫去欲者，以不净观除之，及修行不净观之道。』」

「是时，长老比丘便说此偈言：

「『设知颠倒者， 加心而炽盛，
 当去诸炽心， 欲意止休息。』」

「『诸贤知之，欲从想生，以兴想念，便生欲意。或能自害，复害他人，起若干灾患之变，于现法中受其苦患，复于后世受苦无量。欲意以除，亦不自害，不害他人，于现法报不受其苦。是故，今当除想念。以无想念；便无欲心，以无欲心，便无乱想。』」

「尔时，彼比丘受如此教勅，即思惟不净之相。以思惟不净之想，尔时有漏心得解脱，至无为处，如彼第五人着铠持仗入军战鬪，彼见众敌无有恐惧，设有来害者心不移动，能破外寇，居他界中。由是故，今说此人能破魔众，去诸乱想，至无为处，是谓第五人出现于世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世间有此五人出现世间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修行欲不净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夫扫地之人有五事不得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地之人不知逆风，不知顺风，复不作聚，复不除粪，然扫地之处复非净洁。是谓，比丘！扫地之人，虽有五事，不成大功德。」

「复次，比丘！扫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地之人知逆风、顺风之理，亦知作聚，亦能除之，不留遗余极令净好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事成大功德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除前五事，修后五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扫偷婆不得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有人扫偷婆不以水洒地、不除去瓦石、不平整其地、不端意扫地、不除去秽恶。是谓，比丘！扫地之人不成五功德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扫地之人成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扫偷婆之人以水洒地、去瓦石、平整其地、端意扫地、除去秽恶。是谓，比丘！有五事令人得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欲求其功德者，当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长游行之人有五艰难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恒游行人不诵法教；所诵之教而忘失之；不得定意；以得三昧，复忘失之；闻法不能持。是谓，比丘！多游行人有此五难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不多游行人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未曾得法而得法；已得不复忘失；多闻能有所持；能得定意；以得三昧不复失之。是谓，比丘！不多游行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莫多游行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恒一处止，有五非法。云何为五？于是，比丘一处住者，意着屋舍，畏恐人夺；或意着财产，复恐人夺；或多集物，犹如白衣，贪着亲亲，不欲使人至亲亲家；恒共白衣而相往来。是谓，比丘！一处住人有此五非法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勿一处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九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不一处住人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不贪屋，不贪器物，不多集财物，不着亲族，不与白衣共相往来。是谓，比丘！不住一处人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此五事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光明池侧，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在人间游化。

尔时，世尊遥见大树为火所烧，见已，如来更诣一树下。到已，就树下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，比丘！宁持身投此火中？为宁与端正女人而共交游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宁与女人共相交游，不投身入此火中。所以然者，此火毒热不可称计，断其命根，受苦无量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门行，言是沙门，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闻正法，言我闻法。无清白法，如是之人，宁投入此火中不与女人共相交游。所以然者，彼人宁受此苦痛，不以此罪入地狱中受苦无量。云何，比丘！宁受人礼拜恭敬？为宁使人取利剑断其手足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宁受恭敬礼拜，不使人以剑断其手足。所以然者，断其手足，痛不可称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告汝等，非沙门行，言是沙门；非梵行人，言是梵行；不闻正法，言闻正法。无清白行，断善根。如是之人，宁投身受此利剑，不以无戒受他恭敬。所以然者，此痛斯须间耳；地狱苦痛不可称计。云何，比丘！宁受人衣裳？为宁以热铁鑠用缠裹身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宁以受人衣裳，不受此苦痛。所以然者，此毒痛不可称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重告汝，无戒之人，宁以热铁鑠缠裹其身，不受人衣裳。所以然者，此痛须臾间耳；地狱苦痛不可称计。云何，比丘！宁受人信施之食？为宁以吞热铁丸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宁受人信施之食，不吞热铁丸。所以然者，此痛不可堪处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语汝，宁吞热铁丸，不以无戒受人信施。所以然者，吞热铁丸，痛斯须间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云何，比丘！宁受人床敷之具？为宁卧热铁床上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我等，世尊！宁受人床卧之具，不卧铁床上。所以然者，此之毒痛不可称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愚痴之人无有戒行，非沙门言是沙门；无有梵行，言修梵行，宁当卧铁床上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何以故，卧铁床上，痛斯须间，不以无戒受他信施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如我今日观无戒之人所趣向处，设彼人间者，形体枯悴，沸血从面孔出，便取命终，不与女人共相交游，不受人礼敬之德，不受人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以其无戒之人，不观后世、前世之罪，不顾命根受此苦痛，无戒之人当生三恶趣中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造恶行之所致也。」

「如来今日观察善行人之所趣向，正使中毒，为刀所伤，自断命根。何以故？欲舍此身受天之福，当生善处，皆由前世受善行报之所致也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，当念修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所见身。欲使今世获其果报，得甘露道，正使受人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而无过失，又使檀越受福无穷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说此法时，六十比丘漏尽意解，六十比丘还舍法服而作白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五王及月光 尸婆·二种鬪
二扫·二行法 去住有二种
枯树最在后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五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六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等见品第三十四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到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戒成就比丘当思惟五盛阴无常、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阴、痛阴、想阴、行阴、识阴。尔时，戒成就比丘思惟此五盛阴，便成须陀洹道。」

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须陀洹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须陀洹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诸贤当知。若须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斯陀含果。」

诸比丘问曰：「斯陀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斯陀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，亦当思惟苦、空、无我。尔时，斯陀含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那含果。」

诸比丘问曰：「阿那含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阿那含比丘亦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、为恼、为多痛畏；亦当思惟此五盛阴时，便成阿罗汉。」

诸比丘问曰：「阿罗汉比丘当思惟何等法？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汝等所问何其过乎？罗汉比丘所作以过，更不造行，有漏心得解脱，不向五趣生死之海，更不受有、有所造作。是故，诸贤！持戒比丘、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当思惟此五盛阴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波罗[木*奈]仙人鹿野苑中。

尔时，如来成道未久，世人称之为大沙门。尔时，波斯匿王新绍王位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新绍王位，先应取释家女。设与我者，乃适我心；若不见与，我今当以力往逼之。」尔时，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：「往至迦毘罗卫至释种家，持我名字，告彼释种云：『波斯匿王问讯起居轻利，致问无量。』又语彼释：『吾欲取释种女，设与我者，抱德永已；若见违者，当以力相逼。』」

尔时，大臣受王教勅，往至迦毘罗国。尔时，迦毘罗卫释种五百人，集在一处。是时，大臣即往至五百释种所，持波斯匿王名字，语彼释种言：「波斯匿王问讯殷懃，起居轻利，致意无量。吾欲取释种之女，设与吾者，是其大幸；若不与者，当以力相逼。」

时，诸释种闻此语已，极怀瞋恚：「吾等大姓，何缘当与婢子结亲？」其众中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。

尔时，有释集彼众中，名摩呵男，语众人言：「诸贤勿共瞋恚。所以然者，波斯匿王为人暴恶，设当波斯匿王来者，坏我国界。我今躬自当往与波斯匿王相见，说此事情。」

时，摩呵男家中婢生一女，面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，摩呵男沐浴此女，与着好衣，载宝羽车，送与波斯匿王，又白王言：「此是我女，可共成亲。」

时，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喜，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，未经数日，而身怀妊，复经八九月生一男儿，端正无双，世所殊特。时，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此太子立字。

时，诸相师闻王语已，即白王言：「大王当知，求夫人时，诸释共诤，或言当与，或言不可与，使彼此流离；今当立名，名曰毘流勒。」相师立号已，各从坐起而去。

时，波斯匿王爱此流离太子，未曾离目前。然流离太子年向八岁，王告之曰：「汝今已大，可诣迦毘罗卫学诸射术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给诸使人，使乘大象往诣释种家，至摩呵男舍，语摩呵男言：「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，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。」

时，摩呵男报曰：「欲学术者善可习之。」是时，摩呵男释种集五百童子，使共学术。时，流离太子与五百童子共学射术。

尔时，迦毘罗卫城中新起一讲堂，天及人民、魔、若魔天在此讲堂中住。时，诸释种各各自相谓言：「今此讲堂成来未久，画彩已竟，犹如天宫而无有异。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，令我等受福无穷。」是时，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，悬繒幡盖，香汁洒地，烧众名香，复储好水，燃诸明灯。是时，流离太子将五百童子往至讲堂所，即升师子之座。时，诸释种见之，极怀瞋恚，即前捉臂逐出门外，各共骂之：「此是婢子，诸天、世人未有居中者，此婢生物敢入中坐？」复捉流离太子扑之着地。是时，流离太子即从地起，长叹息而视后。是时，有梵志子名好苦。是时，流离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：「此释种取我毁辱乃至于是，设我后绍王位时，汝当告我此事。」

是时，好苦梵志子报曰：「如太子教。」时，彼梵志子曰三时白太子曰：「忆释所辱。」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归于尽， 果熟亦当堕，
合集必当散， 有生必有死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随寿在世，后取命终，便立流离太子为王。是时，好苦梵志至王所，而作是说：「王当忆本释所毁辱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报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忆本事。」是时，流离王便起瞋恚，告群臣曰：「今人民主者为是何人？」

群臣报曰：「大王！今日之所统领。」流离王时曰：「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释种。」

诸臣对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是时，群臣受王教令，即运集四种之兵。是时，流离王将四部之兵，往至迦毘罗越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以此因缘具白世尊。

是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往逆流离王，便在一枯树下，无有枝叶，于中结加趺坐。是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「更有好树，枝叶繁茂，尼拘留之等，何故此枯树下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亲族之荫，故胜外人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便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故为亲族；然我今日应还本国，不应往征迦毘罗越。」是时，流离王即辞还退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白王言：「当忆本为释所辱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兴瞋恚：「汝等速严驾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迦毘罗越。」

是时，群臣即集四部之兵，出舍卫城，往诣迦毘罗越征伐释种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已，往白世尊：「今流离王兴兵众，往攻释种。」

尔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即以神足，往在道侧，在一树下坐。时，流离王遥见世尊在树下坐，即下车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流离王白世尊言：「更有好树，不在彼坐，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亲族之荫，胜外人也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亲族之荫凉， 释种出于佛，
 尽是我枝叶， 故坐斯树下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复作是念：「世尊今日出于释种；吾不应往征，宜可齐此还归本土。」是时，流离王即还舍卫城。

是时，好苦梵志复语王曰：「王当忆本释种所辱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闻此语已，复集四种兵出舍卫城，诣迦毘罗越。

是时，大目干连闻流离王往征释种，闻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目连白世尊言：「今日流离王集四种兵往攻释种，我今堪任使流离王及四部兵，掷着他方世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岂能取释种宿缘，着他方世界乎？」

时，目连白佛言：「实不堪任使宿命缘，着他方世界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语目连曰：「汝还就坐。」

目连复白佛言：「我今堪任移此迦毘罗越，着虚空中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，着虚空中乎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目连：「汝今还就本位。」

尔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「唯愿听许以铁笼疏覆迦毘罗越城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目连！能以铁笼疏覆宿缘乎？」

目连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目连：「汝今还就本位，释种今日宿缘已熟，今当受报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欲使空为地， 复使地为空，
 本缘之所系， 此缘不腐败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往诣迦毘罗越。时，诸释种闻流离王将四部之兵来攻我等，复集四部之众，一由旬中往逆流离王。是时，诸释一由旬内遥射流离王；或射耳孔，不伤其耳；或射头髻，不伤其头；或射弓坏；或射弓弦，不害其人；或射铠器，不伤其人；或射床座，不害其人，或射车轮坏，不伤其人；或坏幢麾，不害其人。是时，流离王见此事已，便怀恐怖，告群臣曰：「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？」

群臣报曰：「此诸释种，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。」

流离王报言：「彼设发心欲害我者，普当死尽，宜可于中还归舍卫。」

是时，好苦梵志前白王言：「大王勿惧，此诸释种皆持戒，虫尚不害，况害人乎！今宜前进，必坏释种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。是时，诸释退入城中。时，流离王在城外而告之曰：「汝等速开城门。若不尔者，尽当取汝杀之。」

尔时，迦毘罗越城有释童子，年向十五，名曰奢摩，闻流离王今在门外，即着铠持仗至城上，独与流离王共鬪。是时，奢摩童子多杀害兵众，各各驰散，并作是说：「此是何人？为是天也？为是鬼神也？遥见如似小儿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便怀恐怖，即入地孔中而避之。

时，释种闻坏流离王众。是时，诸释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：「汝年幼小，何故辱我等门户？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？我等尚不能害虫，况复人命乎？我等能坏此军众，一人敌万人。然我等复作是念：『然杀害众生不可称计。世尊亦作是说：「夫人杀人命，死入地狱。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」』汝速去，不复住此。」

是时，奢摩童子即出国去，更不入迦毘罗越。

是时，流离王复至门中语彼人曰：「速开城门，不须稽留。」

是时，诸释自相谓言：「可与开门，为不可乎？」

尔时，弊魔波旬在释众中作一释形，告诸释言：「汝等速开城门，勿共受困于今日。」

是时，诸释即与开城门。是时，流离王即告群臣曰：「今此释众人民极多，非刀剑所能害尽，尽取埋脚地中，然后使暴象蹈杀。」

尔时，群臣受王教勅，即以象蹈杀之。

时，流离王勅群臣曰：「汝等速选面手释女五百人。」

时，诸臣受王教令，即选五百端正女人，将诣王所。

是时，摩呵男释至流离王所，而作是说：「当从我愿。」

流离王言：「欲何等愿？」

摩呵男曰：「我今没在水底，随我迟疾，使诸释种并得逃走。若我出水，随意杀之。」流离王曰：「此事大佳。」

是时，摩呵男释即入水底，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。

是时，迦毘罗越城中诸释，从东门出，复从南门入；或从南门出，还从北门入；或从西门出，而从北门入。是时，流离王告群臣曰：「摩呵男父何故隐在水中，如今不出？」

尔时，诸臣闻王教令，即入水中出摩呵男，已取命终。尔时，流离王以见摩呵男命终，时王方生悔心：「我今祖父已取命终，皆由爱亲族故。我先不知当取命终，设当知者，终不来攻伐此释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，流血成河，烧迦毘罗越城，往诣尼拘留园中。是时，流离王语五百释女言：「汝等慎莫愁忧，我是汝夫，汝是我妇，要当相接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便舒手捉一释女而欲弄之。

时女问曰：「大王欲何所为？」

时王报言：「欲与汝情通。」

女报王曰：「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甚怀瞋恚，勅群臣曰：「速取此女，兀其手足，着深坑中。」

诸臣受王教令，兀其手足，掷着坑中。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：「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？」

时，王瞋恚尽取五百释女，兀其手足，着深坑中。是时，流离王悉坏迦毘罗越已，还诣舍卫城。

尔时，祇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，是时，流离王闻作倡伎声，即便问之：「此是何音声乃至于是？」

群臣报王言：「此是祇陀王子在深宫中，作倡伎乐而自娱乐。」

时，流离王即勅御者：「汝回此象诣祇陀王子所。」

是时，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言：「王小徐行，祇陀王子今在宫中五乐自娱，勿相触娆。」是时，流离王实时拔剑，取守门人杀之。

是时，祇陀王子闻流离王在门外住，竟不辞诸妓女，便出在外与王相见：「善来，大王！可入小停驾。」

时，流离王报言：「岂不知吾与诸释共鬪乎？」

祇陀对曰：「闻之。」

流离王报言：「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也？」

祇陀王子报言：「我不堪任杀害众生之命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极怀瞋恚，即复拔剑斫杀祇陀王子。是时，祇陀王子命终之后，生三十三天中，与五百天女共相娱乐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祇陀王子以取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即便说此偈：

「人天中受福， 祇陀王子德，
为善后受报， 皆由现报故。
此忧彼亦忧， 流离二处忧，
为恶后受恶， 皆由现报故。
当依福佑功， 前作后亦然，
或独而为者， 或复人不知。
作恶有知恶， 前作后亦然，
或独而为者， 或复人不知。
人天中受福， 二处俱受福，
为善后受报， 皆由现报故。
此忧彼亦忧， 为恶二处忧，
为恶后受报， 皆由现报故。」

是时，五百释女自归，称唤如来名号：「如来于此，亦从此间出家学道，而后成佛。然佛今日永不见忆，遭此苦恼，受此毒痛。世尊何故而不见忆？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清彻，闻诸释女称怨向佛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尽来，共观迦毘罗越，及看诸亲命终。」

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出舍卫城，往至迦毘罗越。时，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，见已，皆怀惭愧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及毘沙门王在世尊后而扇。尔时，世尊还顾语释提桓因言：「此诸释女皆怀惭愧。」

释提桓因报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五百女身体上。

尔时，世尊告毘沙门王曰：「此诸女人饥渴日久，当作何方宜？」

毘沙门王白佛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毘沙门天王即办自然天食，与诸释女皆悉充足。

是时，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：「所谓诸法皆当离散，会有别离。诸女当知，此五盛阴皆当受此苦痛诸恼，堕五趣中。夫受五盛阴之身，必当受此行报；以有行报，便当受胎；已受胎分，复当受苦乐之报。设当无五盛阴者，便不复受形；若不受形，则无有生；以无有生，则无有老；以无有老，则无有病；以无有病，则无有死；以无有死，则无合会别离之恼。是故，诸女！当念此五阴成败之变。所以然者，以知五阴，则知五欲；以知五欲，则知爱法；以知爱法，则知染着之法。知此众事已，则不复受胎；以不受胎，则无生、老、病、死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众释女渐说此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观此诸女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彼说之。尔时，诸女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各于其所而取命终，皆生天上。

尔时，世尊诣城东门，见城中烟火洞然，实时而说此偈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必有死，
不生则不死， 此灭为最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尽来往诣尼拘留园中，就座而坐。」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此是尼拘留园，我昔在中与诸比丘广说其法，如今空虚无有人民。昔日之时，数千万众于中得道，使法眼净。自今以后，如来更不复至此间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法已，各从坐起而去，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流离王及此兵众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尽当磨灭。」

是时，流离王闻世尊所记：「流离王及诸兵众，却后七日尽当消灭。」闻已恐怖，告群臣曰：「如来今以记之云：『流离王不久在世，却后七日及兵众尽当没灭。』汝等观外境，无有盗贼、水火灾变来侵国者，何以故？诸佛如来语无有二，所言终不异。」

尔时，好苦梵志白王言：「王勿恐惧，今外境无有盗贼畏难，亦无水火灾变；今日大王快自娱乐。」

流离王言：「梵志当知，诸佛世尊，言无有异。」

时，流离王使人数日，至七日头，大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将诸兵众及诸婬女，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，即于彼宿。是时，夜半有非时云起，暴风疾雨，是时，流离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，皆悉消灭，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复有天火烧内宫殿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流离王及四种兵为水所漂，皆悉命终，入地狱中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作恶极为甚， 皆由身口行，
 今身亦受恼， 寿命亦短促。
 设在家中时， 为火之所烧，
 若其命终时， 必生地狱中。」

尔时，众中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流离王及四部兵，今已命绝，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流离王者，今入阿鼻地狱中。」

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今此诸释昔日作何因缘，今为流离王所害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日之时，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。时世极饥俭，人食草根，一升金贸一升米。时，彼村中有大池水，又复饶鱼。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往至池中而捕鱼食之。当于尔时，水中有二种鱼：一名拘瓊，二名两舌。是时，二鱼各相谓言：『我等于此众人，先无过失，我是水性之虫，不处平地，此人民之类，皆来食噉我等，设前世时，少多有福德者，其当用报怨。』」

「尔时，村中有小儿子年向八岁，亦不捕鱼，复非害命。然复彼鱼在岸上者，皆悉命终；小儿见已，极怀欢喜。

「比丘当知，汝等莫作是观。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岂异人乎？今释种是也。尔时拘瓊鱼者，今流离王是也。尔时两舌鱼者，今好苦梵志是也。尔时小儿见鱼在岸上而笑者，今我身是也。尔时，释种坐取鱼食，由此因缘，无数劫中入地狱中，今受此对。我尔时，坐见而笑之，今患头痛，如似石押，犹如以头戴须弥山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更不受形，以舍众行，度诸厄难，是

谓，比丘！由此因缘今受此报。诸比丘当护身、口、意行，当念恭敬、承事梵行人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天子欲命终时，有五未曾有瑞应而现在前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华萎；二者衣裳垢圯；三者身体污臭；四者不乐本座；五者天女星散。是谓天子当命终时有此五瑞应。尔时，天子极怀愁忧，椎胸唤叫。尔时，诸天子来至此天子所，语此天子言：『汝今尔来可生善处，快得善处，快得善利；以得善利，当念安处善业。』尔时，诸天而教授之。」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处？云何快得善利？云何安处善业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人间于天则是善处，得善处、得善利者，生正见家，与善知识从事，于如来法中得信根，是谓名为快得善利。彼云何名为安处善业？于如来法中而得信根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；彼以学道，戒性具足，诸根不缺，饭食知足，恒念经行，得三达明，是谓名为安处善业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人为天善处， 良友为善利，
出家为善业， 有漏尽无漏。

「比丘当知，三十三天着于五欲，彼以人间为善趣；于如来得出家，为善利而得三达。所以然者，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也。是故，比丘！于此命终当生天上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：「云何比丘当生善趣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涅槃者，即是比丘善趣。汝今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得至涅槃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头发长；二者爪长；三者衣裳垢圯；四者不知时宜；五者多有所论。所以然者，多有论说比丘复有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人不信言；二者不受其教；三者人所不喜见；四者妄言；五者鬪乱彼此。是谓多论说之人有此五事。比丘！当除此五，而无邪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频毘娑罗王勅诸群臣：「速严驾宝羽之车，吾至舍卫城亲觐世尊。」

是时，群臣闻王教勅，即驾宝羽之车，前白王言：「严驾已讫，王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频毘娑罗王乘宝羽之车出罗阅城，往诣舍卫城。渐至祇洹精舍，欲入祇洹精舍，夫水灌头王法有五威容，悉舍之一面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微妙之法。尔时，王闻法已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如来当在罗阅城夏坐！亦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频毘娑罗王请。是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三匝便退而去，还诣罗阅城入于宫中。

尔时，频毘娑罗王在闲静处，便生此念：「我亦堪任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尽其形寿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但当愍其下劣。」是时，频毘娑罗王寻其日告群臣曰：「我昨日而生此念：『我能尽其形寿供养如来及比丘僧，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亦复当愍诸下劣。』汝等各各相率，次第饭如来诸贤，长夜受福无穷。」尔时，摩竭国王即于宫门前起大讲堂，复办种种餐具。

尔时，世尊出舍卫国，及将五百比丘，渐渐人间游化，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是时，频毘娑罗王闻世尊来至迦兰陀竹园中，寻时乘羽宝之车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频毘娑罗王白世尊言：「我在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『如我今日能供办衣被、饭食、床卧敷具、病瘦医药，便念下劣之家。』即告群臣：『汝等各各供办饮食之具，次第饭佛。』云何，世尊！此是其宜？为非其宜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！多所饶益，为天、世人而作福田。」

尔时，频毘娑罗王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明日就宫中食。」

尔时，频毘娑罗王以见世尊默然受请。时王寻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明日清旦，着衣持钵，入城至王宫中各次第坐。尔时，王给以百味食，手自斟酌，欢喜不乱。尔时，频毘娑罗王见世尊食讫，除去钵器，便取一卑座，在如来前坐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王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。尔时，世尊与诸大王及群臣之类，说微妙之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为秽恶，出要为乐。

尔时，世尊以知彼众生心开意解，无复狐疑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，世尊尽与说之。当于坐上六十余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六十大臣及五百天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即与频毘娑罗王及诸人民说此颂偈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书中颂为最，
王为人中尊， 众流海为源，
星中月照明， 光明日为上。
上下及四方， 诸所有万物，
天及世人民， 佛为最尊上，
欲求其福者， 当供养于佛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尔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随其贵贱，从家多少，饭佛及比丘僧。

尔时，世尊在迦兰陀竹园中住，国界人民靡不供养者。尔时，罗阅城中诸梵志等次应作食。是时，彼梵志集在一处，各作是论：「吾等各各出三两金钱，以供餐具。」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梵志，名曰鸡头，极为贫匮，趣自存活，无金钱可输，便为诸梵志所驱逐，使出众中。

是时，鸡头梵志还至家中，而告其妇：「卿今当知，诸梵志等所见驱逐，不听在众。所以然者，由无金钱故。」

时妇报言：「还入城中，随人举债，必当得之。」又语其主：「七日之后，当相报偿。设不偿者，我身及妇没为奴婢。」

是时，梵志随其妇言，即入城中，处处求索，了不能得。还至妇所，而告之曰：「吾所在求索了不能得，当如之何？」

时妇报曰：「罗阅城东有大长者，名不奢蜜多罗，饶财多宝，可往至彼而求债之：『见与三两金钱，七日之后自当相还；设不还者，我身及妇没为奴婢。』」

是时，梵志从妇受语，往诣不奢蜜多罗，从求金钱：「不过七日自当相还；若不相还者，我与妇没身为奴婢。」是时，不奢蜜多罗即与金钱。

是时，鸡头梵志持此金钱还至妇所，而告之曰：「以得金钱，当何方宜？」

时妇报言：「可持此钱，众中输之。」

时，彼梵志即持金钱，往众中输之，诸梵志等语此梵志曰：「我等办具已讫，可持此金钱还归所在，不须住此众中。」

时，彼梵志即还到舍，以此因缘，向妇说之，其妇报言：「我等二人共至世尊所，自宣微意。」

尔时，梵志即将其妇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又复，其妇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梵志曰：「如今可为如来及比丘僧办其饮食。」

尔时，梵志还熟视其妇。时妇报曰：「但随佛教，不足疑难。」

尔时，梵志即从坐起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当受我请。」

是时，世尊默然受梵志请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在世尊后，叉手侍焉。尔时，世尊回顾谓释提桓因：「汝可佐此梵志共办餐具。」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毘沙门天王去如来不远，将诸鬼神众不可称计，遥扇世尊。是时，释提桓因语毘沙门天王曰：「汝亦可佐此梵志办此餐具。」

毘沙门报曰：「甚善。天王！」

是时，毘沙门天王前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自隐其形，化作人像，领五百鬼神共办餐具。是时，毘沙门天王勅诸鬼神：「汝等速往至栴檀林中而取栴檀。」铁厨中有五百鬼神于中作食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：「毘沙门今日以造铁厨，与佛、比丘僧作饭食。汝今可化作讲堂，使佛、比丘僧于中得饭食。」

自在天子报曰：「此事甚佳。」是时，自在天子闻释提桓因语，去罗阅城不远，化作七宝讲堂。所谓七宝者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玛瑙、赤珠、车璩。复化作四梯陛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。金梯陛上化作银树，银梯陛上化作金树，金根、银茎、银枝、银叶。若复金梯陛上化作银叶、银枝，水精梯

上化作琉璃树，亦各杂种不可称计。复以杂宝而厕其间，复以七宝而覆其上，周匝四面悬好金铃，然彼铃声皆出八种之音。复化作好床座，敷以好褥，悬缯幡盖，世所希有。尔时，以牛头栴檀然火作食，罗阅城侧十二由旬，香熏遍满其中。

是时，摩竭国王告诸群臣：「我生长深宫，初不闻此香，罗阅城侧何缘闻此好香。」

羣臣白王：「此是鸡头梵志在食厨中，然天栴檀香，是其瑞应。」

是时，频毘娑罗王勅诸羣臣：「速严驾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至世尊所问讯此缘。」

是时，诸臣报王：「如是，大王！」

频毘娑罗王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国王见此铁厨中有五百人作食，见已，便作是语：「此是何人所作饮食？」

时，诸鬼神以人形报曰：「鸡头梵志请佛及比丘僧而供养之。」

是时，诸国王复遥见高广讲堂，问侍人曰：「此是何人所造讲堂？昔所未有，为谁所造？」

群臣报曰：「不知此缘。」

是时，频毘娑罗王作是念：「我今至世尊所问此义，然佛世尊无事不知，无事不见。」

是时，摩竭国频毘娑罗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频毘娑罗王白世尊言：「昔日不见此高广讲堂，今日见之。昔日不见此铁厨，今日见之。将是何物？为是谁变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王当知，此毘沙门天王所造，及自在天子造此讲堂。」

是时，摩竭国王即于坐上悲泣交集，不能自胜。世尊告曰：「大王！何故悲泣乃至于此。」

时，频毘娑罗王白佛言：「不敢悲泣，但念后生人民不覩圣兴，当来之人慳着财物，无有威德，尚不闻此奇宝之名，何况见乎！今蒙如来有奇特之变，出现于世，是故悲泣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来之世，国王、人民实不覩此变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与国王说法，使发欢喜之心。王闻法已，即从坐而去。

是时，毘沙门天王即其日语鸡头梵志曰：「汝舒右手。」是时，鸡头即舒右手，毘沙门天王即授与金铤，又告之曰：「自以此金铤投于地上。」

是时，梵志即投于地上，乃成百千两金。毘沙门天王报曰：「汝持此金铤入城中买种种饮食，持来此间。」

是时，梵志受天王教，即持此金入城买种种饮食，持来厨所。是时，毘沙门天王沐浴梵志，与着种种衣裳，手执香火，教白：「时到，今正是时，愿尊屈顾。」

是时，梵志即受其教，手执香炉而白：「时到，唯愿屈顾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知时至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往至讲堂所，各次第坐，及比丘众亦次第坐。是时，鸡头梵志见饮食极多，然众僧复少，前白世尊言：「今日食饮极为丰多，然比丘僧少，不审云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梵志！手执香炉，上高台上，向东、南、西、北，并作是说：『诸释迦文佛弟子得六神通，漏尽阿罗汉者，尽集此讲堂。』」

梵志白言「如是，世尊！」是时，梵志从佛受教，即上楼上请诸漏尽阿罗汉。是时，东方有二十一千阿罗汉，从东方来诣此讲堂；南方二十一千，西方二十一千，北方二十一千阿罗汉集此讲堂。尔时，讲堂上有八万四千阿罗汉集在一处。

是时，频毘娑罗王将诸群臣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及礼比丘僧。是时，鸡头梵志见比丘僧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以饭食之具，饭佛及比丘僧，手自斟酌，欢喜不辞。然故有遗余之食，是时鸡头梵志前白佛言：「今饭佛及比丘僧，故有遗余饭食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可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。」

梵志对曰：「如是，瞿昙！」是时，鸡头梵志即前长跪，白世尊言：「今请佛及比丘僧七日供养，自当供给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尔时，大众之中有比丘尼名舍鸠利。是时，比丘尼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心中生念：『颇有释迦文佛弟子漏尽阿罗汉不集此乎？』又以天眼观东方界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皆悉观之，靡不来者，皆悉运集。今此大会纯是罗汉真人运集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舍鸠利，如汝所言，此之大会纯是真人，东、西、南、北无不集者。」尔时，世尊以此因缘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比丘尼中天眼彻覩，如此比丘尼等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见也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天眼第一者，所谓舍鸠利比丘尼是。」

时，鸡头梵志七日之中供养圣众衣被、饭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以华香散如来上。是时，此华在虚空中化作七宝交露台。是时，梵志见交露台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听在道次，得作沙门。」

尔时，鸡头梵志即得为道，诸根寂静，自修其志，除去睡眠，设眼见色亦不起想念；其眼根亦无恶想流驰诸念而护眼根。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不起细滑之想，意知法亦然。是时，便灭五结盖，覆蔽人心者，令人无智慧；亦无杀害之意，而净其心，不杀，不念杀，不教人杀，手不执刀杖，起仁慈之心向一切众生；除去不与取，不起盗心，而净其意；恒有施心于一切众生，亦使不盗。已不淫嫉，亦复教人使不淫；恒修梵行，清净无瑕秽，于梵行中而净其心。亦不妄语，亦不教人使行妄语；恒念至诚，无有虚诈诳惑世人，于中而净其心。复非两舌，亦不教人使两舌。若此间语不传至彼，设彼间语不传至此，于中而净其意。于食知足，不着气味，不着菜色，不着肥白，但欲支其形体，使全其命。欲除故痛，使新者不生，得修行

道，长处无为之地，犹如男女，以脂膏涂疮者，但欲除愈故也。此亦如是，所以于食知足者，欲使故痛除愈，新者不生。

或复是时，达晓行道，不失时节，不失三十七道品之行。或坐、或行，除去睡眠之盖；或初夜时，或坐或行，除去睡眠之盖；或中夜时右肋着地，脚相累，系意在明。彼复以后夜时，或坐、或经行而净其意。是时，饮食知足，经行不失时节，除去欲不净想，无诸恶行，而游初禅，有觉、有观；息念、猗欢乐，而游二禅；无有乐；护念清净，自知身有乐，诸贤所求护念清净者而游三禅；彼苦乐已灭，无有愁忧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于四禅。

彼以三昧心，清净无瑕秽，亦得无所畏。复得三昧，自忆无数世事，彼便忆过去之事。若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万生、数千万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成败之劫，我曾生彼处，姓某、字某，食如此之食，受如是苦乐，寿命长短，彼死此生，死此生彼，因缘本末，皆悉知之。彼复以三昧心清净无瑕秽，得无所畏，观众生类生者、死者。彼复以天眼观众生类，生者、死者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类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造邪业本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复以清净天眼观众生类若好、若丑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皆悉知之，得无所畏，复施心尽漏，后观此苦，以实知之。此是苦，此是苦习、苦尽、苦出要，如实知之。彼作是观已，欲漏心、有漏心、无明漏心得解脱。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鸡头梵志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尊者鸡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世间五事最不可得。云何为五？应丧之物欲使不丧者，此不可得；灭尽之法欲使不尽者，此不可得；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，此不可得，夫病之法欲使不病者，此不可得也；夫死之法欲使不死者，此不可

得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事最不可得。若如来出世，若如来不出，此法界恒住如故，而不朽败，有丧灭之声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。若生、若逝，皆归于本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五难得之物。

「当求方便，修行五根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是谓，比丘！行此五根已，便成须陀洹；家家、一种，转进成斯陀含；转进灭五结使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不来此世；转进有漏尽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自身作证而自游化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当求方便，除前五事，修后五根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有五人不可疗治。云何为五？一者谀谄之人不可疗治；奸邪之人不可疗治；恶口之人不可疗治；嫉妬之人不可疗治；无反复之人不可疗治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人不可疗治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奸邪恶口人， 嫉妬无反复，
此人不可疗， 智者之所弃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学正意，除去嫉妬；修行威仪，所说如法，当知反复，识其恩养，小恩尚不忘，何况大者，勿怀慳贪，又不自誉，复不毁他人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者，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：『若诸贤与阿须伦共鬪时，设阿须伦不如，诸天得胜者，汝等捉毘摩质多罗阿须伦，将来至此，身为五系。』是时，毘摩质多罗阿须伦，复告诸阿须伦曰：『卿等！今日与诸天共鬪，设得胜者，便捉释提桓因，缚送此间。』比丘当知，尔时，二家共鬪，诸天得胜，阿须伦不如。是时，三十三天躬捉毘摩质多罗阿须伦王，束缚其身，将诣释提桓因所，着中门外，自观彼五系。

「是时，毘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作是念：『此诸天法整，阿须伦所行非法，我今不乐阿须伦，便当即住此诸天宫。』是时，以生此念言：『诸天法整，阿须伦非法，我欲住此间。』作此念已。是时，毘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自觉知身无缚系，五欲而自娱乐。设毘摩质多罗阿须伦王生此念已，言：『诸天非法，阿须伦法整，我不用此三十三天，还欲诣阿须伦宫。』是时，阿须伦王身被五系，五欲娱乐自然消灭。

「比丘当知，缠缚之急，莫过此事；魔之所缚，复甚于斯。设与结使魔以被缚，动魔被缚，不动魔不被缚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使心不被缚，乐闲静之处。所以然者，此诸结使是魔境界。若有比丘在魔境界者，终不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不脱愁、忧、苦、恼。我今说此苦际。若复比丘心不移动，不着结使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我今说此苦际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，无有结使，越出魔界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夫言尽者，名何等法言尽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阿难！色者无为，因缘而有此名；无欲、无为，名灭尽法。彼尽者，名曰灭尽。痛、想、行、识，无为、无作，皆是磨灭之法，无欲、无

污，彼灭尽者，故名灭尽。阿难当知，五盛阴无欲、无作，为磨灭法；彼灭尽者，名为灭尽。此五盛阴永以灭尽，更不复生，故名灭尽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云何，瞿昙！有何因缘，有何宿行，使此人民之类有尽、有灭、有减少者？本为城廓，今日已坏；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！欲知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，使本有城廓，今日磨灭，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，皆由生民慳贪结缚习行，爱欲之所致故，使风雨不时，雨以不时，所种根栽，不得长大，其中人民死者盈路。梵志当知，由此因缘，使国毁坏，民不炽盛。」

「复次，梵志！人民之类所行非法，便有雷电霹雳自然之应，天降雹雨，坏败生苗，尔时人民死者难计。复次，梵志！人民之类所行非法，共相诤竞，或以手拳相加，瓦石相掷，各各自丧其命。复次，梵志！彼人民之类已共诤竞，不安其所，国主不宁，各兴兵众共相攻伐，至大众死者难计。或有被刀者，或有稍箭死者。如是，梵志！由此因缘，使民减少不复炽盛。复次，梵志！人民之类所行非法故，使神祇不佑而得其便，或遭困厄，疾病着床，除降者少，疫死者多。是谓，梵志！由此因缘，使民减少不复炽盛。」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瞿昙！所说甚为快哉！说此人本减少之义。实如来教，本有城廓，今日磨灭；本有人民，今日丘荒。所以然者，以有非法，便生慳疾；以生慳疾，便生邪业；以生邪业，故使天雨不时，五谷不熟，人民不炽，故使非法流行，天降灾变，坏败生苗。彼以行非法，着贪慳疾，是时国主不宁，各兴兵众，共相攻伐，死者叵计，故使国土流荒，人民迸散。今日世尊所说甚善！快哉，由非法故致此灾患。正使为他所捉，便断其命，由非法故便生盗心；以生盗心，后为王杀；以生邪业，非人得其便，由此因缘，便取命终，人民减少，故使无有城廓之所居处。」

「瞿昙！今日所出以自过多，犹如倮者得申，盲者得眼目，冥中得明，无目者为作眼目。今沙门瞿昙无数方便而说法，我今重自归佛、法、众，愿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，不敢复杀。若沙门瞿昙见我若乘象骑马，我由恭敬。所以然者，我为王波斯匿、频毘娑罗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，受梵之福，我恐失此之德。设我偏露右肩时，唯愿世尊受我礼拜！设我步行时，见瞿昙来，我当去履，唯愿世尊受我等礼。」

尔时，世尊俨头可之。是时，生漏梵志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「我今重自归沙门瞿昙！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。」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使发欢喜之心。梵志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六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邪聚品第三十五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人在邪见聚者，有何相像？有何相貌？」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尊。善哉！世尊！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。我等闻已，当奉行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在邪聚之人，当以五事知之，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邪聚。云何为五？应笑而不笑，应欢喜时而不欢喜，应起慈心而不起慈心，作恶而不耻，闻其善语而不着意；当知此人必住邪聚。若有众生住邪聚者，当以此五事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有众生有住正聚者，有何相貌？有何因缘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诸法之尊。唯愿，世尊！当与诸比丘而说此义。我等闻已，当奉行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其义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在正聚之人，当以五事知之，以见五事则知此人为住正聚。云何为五？应笑则笑，应欢喜则欢喜，应起慈心则起慈心，可耻则耻，闻善着意；当知此人已住正聚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除邪聚，住于正聚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出现世时，必当为五事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当转法轮，二者当度父母，三者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，四者未发菩萨意使发菩萨心，五者当授将来佛决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当为此五事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起慈心向于如来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惠施不得其福。云何为五？一者以刀施人，二者以毒施人，三者以野牛施人，四者淫女施人，五者造作神祠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施不得其福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：复有五施令得大福。云何为五？一者造作园观，二者造作林树，三者造作桥梁，四者造作大船，五者与当来、过去造作房舍住处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事令得其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园观施清凉， 及作好桥梁，
河津渡人民， 并作好房舍。
彼人日夜中， 恒当受其福，
戒定以成就， 此人必生天。」

「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修行此五德施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女人有五力轻慢夫主。云何为五？一者色力，二者亲族之力，三者田业之力，四者儿力，五者自守力。是谓女人有此五力。比丘当知，女人依此五力已，便轻慢夫主。设复夫以一力，尽覆蔽彼女人。云何为一力？所谓富贵力也。夫人以贵色力不如，亲族、田业、儿、自守尽不如也。皆由一力，胜尔许力也。」

「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力、声力、香力、味力、细滑力，夫愚痴之人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者，不能得度波旬境界。若圣弟子成就一力，胜尔许力。云何为一力？所谓无放逸力。设贤圣弟子成就无放逸者，则不为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所拘系。以不为五欲所系，则能分

别生、老、病、死之法，胜魔五力，不堕魔境界，度诸畏难，至无为之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戒为甘露道， 放逸为死径，
不贪则不死， 失道为自丧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当念修行而不放逸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女人有五欲想。云何为五欲想？一者生豪贵之家，二者嫁适富贵之家，三者使我夫主言从语用，四者多有儿息，五者在家独得由己。是谓，比丘！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。

「如是。比丘！我比丘亦有五事可欲之想。云何为五？所谓禁戒、多闻、三昧成就、智慧、智慧解脱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事可欲之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我生豪族种， 亦适富贵家，
能役使夫主， 非福不克获。
使我饶儿息， 香华自严饰，
虽有此想念， 非福不克获。
信戒而成就， 三昧不移动，
智慧亦成就， 懈怠而不克。
寻欲得道果， 不由生死渊，
愿欲至涅槃， 懈怠而不克。」

「如是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于善法，除去不善法，渐当前进，无有中悔之心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五时不应向人礼。云何为五？若在偷婆中不应向礼，在大众中不应向礼，又在道路不应向礼，病痛着床不应向礼，若饮食时不应向礼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五事不应向礼。」

「复有五事知时之礼。云何为五？不在偷婆中，不在大众中，不在道路，亦不病痛，复非饮食，此应向礼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作方便，知时之行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优头盘：「汝今入罗阅城求少温汤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今日脊患风痛。」

优头盘白佛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优头盘受佛教已，到时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求汤。尔时，尊者优头盘便作是念：「世尊有何因缘，使我求汤？如来诸结已尽，诸善普会。然如来复作是语：『我今患风。』又复世尊不授姓名，当至谁家？」

是时，尊者优头盘以天眼观罗阅城男子之类，必应度者。是时，见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毘舍罗，先不种善根，无戒、无信、邪见，于佛、法、众与边见共相应。彼便有此见：无施、无与、无有受者，亦复无有善恶果报，无今世、

后世、无父、无母，世无沙门、婆罗门等成就者，于今世、后世自身作证而自游化。寿命极短，余五日之后当取命终。又事五道大神。是时，优头盘便作是念：「如来必欲度此长者。所以然者，此长者命终之后，当生啼哭地狱中。」是时，优头盘便笑，五道大神遥见笑，即隐其形而作人像，来至优头盘所而给使令。是时，尊者优头盘将此使人往至长者门外住，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长者遥见有道人在门外立，实时便说此偈：

「汝今默然住， 剃头着袈裟，
为欲求何等， 因由何故来？」

尔时，优头盘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如来无着尊， 今日患风发，
设有温汤者， 如来欲洗浴。」

是时，长者默然不报。是时，五道大神告毘舍罗先曰：「长者可以汤相惠，必当获福无量，当得甘露之报。」

是时，长者报曰：「我自有五道大神，用此沙门为？能加益何等事？」

是时，五道大神便说此偈：

「如来当生时， 天帝来下侍，
更谁出是者， 能与共俦匹。
用五道神为， 不能有所济，
宁供养释师， 便获大果报。」

尔时，五道大神复重语长者曰：「汝好自守护身、口、意行，汝不知五道大神之威力乎？」是时，五道大神即化作大鬼神形，右手执剑语长者曰：「今我身者是五道大神，速与此沙门汤，勿足稽留。」

是时，长者便作是念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五道大神乃供养此沙门。」即以香汤授与道人，复以石蜜授与沙门。

是时，五道大神自执此香汤，共优头盘至世尊所，以此香汤奉上如来。尔时，世尊以此香汤，沐浴身体，风寻时差，更不增剧。

是时，长者后五日便取命终，生四天王中。是时，尊者优头盘闻长者命终，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优头盘白如来言：「此长者命终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长者命终生四天王中。」

优头盘白佛言：「此长者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，三十三天，乃至生他化自在天，于彼命终，复来生四天王中。此长者身，六十劫中不堕恶趣，最后得作人身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成辟支佛。所以然者，汤施之德，其福乃尔。是故，优头盘！恒念浴众僧，闻说道教。如是，优头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尊者优头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异比丘不乐修梵行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。是时，彼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不乐修于梵行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何故不乐修梵行，欲舍禁戒还为白衣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我今心意炽盛，身中火燃。若我见女人时，端正无双，我尔时便作是念：『使此女人与我共交。』又复作是念：『此非正法，设我从此心者，则非正理。』我尔时复作是念：『此是恶利，非为善利；此是恶法，非为善法。』我今欲舍禁戒还为白衣，沙门禁戒实不可犯，我于俗人中可分檀布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夫为女人有五种恶。云何为五？一者秽恶，二者两舌，三者嫉妬，四者瞋恚，五者无反复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非喜由财义， 现善内怀毒，
 坏人趣道善， 如鹰舍污池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当除不净之想，思惟净观。比丘思惟净观已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尽断无明、憍慢。汝今，比丘！欲从何生？为从发生？然发恶露不净，皆由幻化诳惑世人。手、爪、齿、形体之属，乃无净处，何者是真？何者是实？从头至足皆悉如是。肝、胆、五藏、有形之物，无一可贪，何者是真？汝今，比丘！欲从何生，汝今善修梵行，如来正法必当尽苦，人命极短不久存世，虽复极寿不过百岁，所出无几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如来出世，甚为难值，闻法亦难；受四大形，亦复难得；诸根具足，亦复难得；得生中国，亦复难值；与善知识相遭，亦复难得；闻法亦难，分别义理，亦复难得；法法成就，此事亦难。汝今，比丘！设与善知识从事者，便能分别诸法，亦当与人广演其义。设当闻法已，则能分别，能分别法已，则能说其义，无有欲想、瞋恚、愚痴之想，以离三毒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我今粗说其义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，便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彼比丘在闲静之处，思惟其法。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欲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难、多耆奢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多耆奢在一巷中见一女人，极为端正，与世奇特；见已，心意错乱，不与常同。

是时，多耆奢即以偈向阿难说：

「欲火之所烧， 心意极炽然，
愿说灭此义， 多有所饶益。」

是时，阿难复以此偈报曰：

「知欲颠倒法， 心意极炽然，
当除想象念， 欲意便自休。」

是时，多耆奢复以偈报曰：

「心为形之本， 眼为候之原，
睡卧见扶接， 形如乱草萎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即前进，以右手摩多耆奢头。尔时，即说此偈：

「念佛无贪欲， 度彼欲难陀，
覩天现地狱， 制意离五趣。」

是时，多耆奢闻尊者阿难语已，便作是说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」俱乞食讫，还至世尊所。

是时，彼女人遥见多耆奢便笑。时，多耆奢遥见女人笑，便生此想念：「汝今形体骨立皮缠，亦如画瓶，内盛不净，诳惑世人，令发乱想。」尔时，尊者多耆奢观彼女人，从头至足，此形体中有何可贪？三十六物皆悉不净。今此诸物为从何生？是时，尊者多耆奢复作是念：「我今观他形，为不如自观身中，此欲为从何生？为从地种生耶？水、火、风种生耶？设从地种生，地种坚强不可沮坏；设从水种生，水种极濡不可获持；设从火种生，火种不可获持；设从风种生，风种无形而不可获持。」是时，尊者便作是念：「此欲者，但从思想生。」

尔时，便说此偈(上文火种，类余应少二字，本同未详)：

「欲我知汝本， 但以思想生，
非我思想汝， 则汝而不有。」

尔时，尊者多耆奢又说此偈，如思惟不净之想，即于彼处有漏心得解脱。

时，阿难及多耆奢出罗阅城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多耆奢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快得善利，以有所觉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云何自觉？」

多耆奢白佛言：「色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不可覩见，幻伪不真；痛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亦如水上泡，幻伪不真；想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，亦如野马；行亦无牢，亦不坚固，亦如芭蕉之树，而无有实；识者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。」重白佛言：「此五盛阴无牢，亦不坚固，幻伪不真。」

是时，尊者多耆奢便说此偈：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「色如聚沫， | 痛如浮泡， | 想如野马， |
| 行如芭蕉， | 识为幻法， | 最胜所说。 |
| 思惟此已， | 尽观诸行， | 皆悉空寂， |
| 无有真正， | 皆由此身， | 善逝所说。 |
| 当灭三法， | 见色不净， | 此身如是， |
| 幻伪不真， | 此名害法， | 五阴不牢， |
| 已解不真， | 今还上迹。 | |

「如是。世尊！我今所觉正谓此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多耆奢！善能观察此五盛阴本。汝今当知，夫为行人当观察此五阴之本，皆不牢固。所以然者，当观此五盛阴时，在道树下成无上等正觉，亦如卿今日所观。」尔时，说此法时，坐上六十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尊者多耆奢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僧迦摩长者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长者子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听在道次。」

是时，长者子即得为道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修行，成其法果。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僧迦摩便成阿罗汉。是时，在闲静之处，便生此念：「如来出现甚为难遇，多萨阿竭时时乃出，亦如优昙钵花时时乃出。此亦如是，如来出现于世时时乃有，一切行灭亦复难遇，出要亦难，爱尽、无欲、涅槃，此乃为要。」

尔时，僧迦摩妇母闻女聿作道人，不复着欲，舍于家累，又捐我女，如弃聚唾。尔时，此母往至女所，而语女曰：「汝聿实作道乎？」

其女报曰：「女亦不~~详~~为作道不耶？」

其老母曰：「汝今可自庄严着好衣裳，抱此男、女，往至僧迦摩所。」尔时，母及女共相将至僧迦摩所。尔时，尊者僧迦摩在一树下结加趺坐。是时，妇、母二人在前，默然而立。

是时，老母及女观僧迦摩从头至足，而语僧迦摩曰：「汝今何故不与我女共语乎？今此儿女由汝而生，汝今所为实为非理，人所不许，汝今所思惟者，非是人行。」

是时，尊者僧迦摩实时便说此偈：

「此外更无善， 此外更无妙，
此外更无是， 善念无过是。」

是时，妇母语僧迦摩曰：「我女今有何罪？有何非法？今何故舍之出家学道？」

是时，僧迦摩便说此偈：

「臭处不净行， 瞋恚好妄语，
嫉妬心不正， 如来之所说。」

是时，老母语僧迦摩曰：「非独我女而有此事，一切女人皆同此耳。舍卫城中人民之类，见我女者，悉皆意乱，欲与交通，如渴欲饮，覩无厌足，皆起想着。汝今云何舍之学道，方更谤毁？设汝今日不用我女者，汝所生男、女，还自录之。」

尔时，僧迦摩复说此偈：

「我亦无男女， 田业及财宝，
亦复无奴婢， 眷属及营从。
独步无有侣， 乐于闲静处，
行作沙门法， 求于正佛道。
有男有女者， 愚者所习行，
我常无我身， 岂有男女哉。」

是时，妇、母、男、女闻说此偈已，各作是念：「如我今日观察此意，必不还家。」复更观察从头至足，长叹息已，前自长跪，而作是语：「设身、口、意所造非法者，尽共忍之。」即遶三匝而退所在。

是时，尊者阿难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遥见老母及女而问之曰：「向者颇见僧迦摩乎？」

其老母报曰：「虽见亦不为见。」

阿难报曰：「颇共言语乎？」

老母报曰：「虽共言语，不入我意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便说此偈：

「欲使火生水， 复使水生火，
空法欲使有， 无欲欲使欲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乞食已，还诣祇树给孤独园。往至僧迦摩所，在一面坐。语僧迦摩曰：「已知如真法乎？」

僧迦摩报曰：「我已觉知如真法也。」

阿难报曰：「云何觉知如真法乎？」

僧迦摩报曰：「色者无常，此无常义即是苦；苦者即无我；无我者即是空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皆悉无常，此无常义即是苦；苦即无我；无我者即是空

也。此五盛阴是无常义；无常义者即是苦义；我非彼有，彼非我有。」是时，僧迦摩便说此偈：

「苦苦还相生， 度苦亦如是，
贤圣八品道， 乃至灭尽处。
更不还此生， 流转天人间，
当尽苦原本， 永息无移动。
我今见空迹， 如佛之所说，
今得阿罗汉， 更不受胞胎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叹曰：「善哉！如真之法善能决了。」

是时，阿难便说此偈：

「善守梵行迹， 亦能善修道，
断诸一保证， 真佛之弟子。」

尔时，阿难说此偈已，即从坐起而去。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阿难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欲平等论阿罗汉，当言僧迦摩比丘是也。能降伏魔官属者，亦是僧迦摩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僧迦摩比丘七变往降魔，今方成道。自今已后，听七变作道。过此限者，则为非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能降伏魔，今方成道者，所谓僧迦摩比丘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听法品第三十六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随时听法有五功德，随时承受不失次第。云何为五？未曾闻者，便得闻之；以得闻者，重讽诵之；见不邪倾；无有狐疑；即解甚深之义。随时听法有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随时听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造作浴室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除风，二者病得差，三者除去尘垢，四者身体轻便，五者得肥白。是谓，比丘！造作浴室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有四部之众欲求此五功德者，当求方便，造立浴室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施人杨枝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除风，二者除涎唾，三者生藏得消，四者口中不臭，五者眼得清净。是谓，比丘！施人杨

枝有五功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求此五功德，当念以杨枝用惠施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屠牛之人，以此财业后得乘车马、大象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诸比丘！我亦不见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牛已，得乘车马、大象。所以然者，我亦不见屠牛之人得乘车马、大象，终无此理。云何，比丘！汝等颇见屠羊、杀猪，或猎捕鹿，如此之人作此恶已，得此财业后得乘车马、大象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诸比丘！我亦不见、不闻屠牛之人杀害生类已，得乘车马、大象，终无此理。汝等比丘，若见杀牛之人乘车马者，此是前世之德，非今世福也；皆是前世宿行所致也。汝等若见杀羊之人得乘车马者，当知此人前世宿福之所种也。所以然者，皆由杀心不除故也。何以故。若有人亲近恶人，好喜杀生，种地狱之罪。若来人中，寿命极短。若复有人好喜偷盗，种地狱罪，如彼屠牛之人，贱取贵卖，诳惑世人，不按正法。屠牛之人亦复如是，由杀心故，致此罪咎，不得乘车马、大象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起慈心于一切众生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如屈申臂顷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释提桓因白世尊言：「如来亦说：『夫如来出世必当为五事。云何为五？当转法轮；当度父母；无信之人立于信地；未发菩萨心令发菩萨意；于其中间当受佛决。此五因缘如来出现必当为之。』今如来母在三十三天，欲得闻法，今如来在阎浮里内，四部围遶，国王人民皆来运集。善哉！世尊！可至三十三天与母说法。」是时，世尊默然受之。

尔时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便作是念：「此诸秃沙门在我上飞，当作方便，使不陵易。」是时，龙王便兴瞋恚，放大火风，使阎浮里内洞然火燃。

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此阎浮里内，何故有此烟火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龙王便生此念：『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，我等当共制之，令不陵虚。』便兴瞋恚，放此烟火，由此因缘，故致此变。」

是时，大迦叶即从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，与彼共战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坐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从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降彼恶龙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恶龙极为凶暴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坐。」

是时，离越、尊者迦旃延、尊者须菩提、尊者优陀夷、尊者婆竭，各从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降伏恶龙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受化，卿还就坐。」

尔时，尊者大目犍连即从坐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欲往诣彼，降伏恶龙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龙王极为凶恶，难可降化，卿今云何化彼龙王？」

目连白佛言：「我先至彼，化形极大，恐惧彼龙，后复化形极为微小，然后以常法则而降伏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目连！汝能堪任降伏恶龙。然今，目连！坚持心意，勿兴乱想。所以然者，彼龙凶恶备触烧汝。」

是时，目连即礼佛足，屈申臂顷，于彼没不现，往至须弥山上。尔时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遶须弥山七匝，极兴瞋恚，放大烟火。

是时，目连自隐本形，化作大龙王，有十四头，遶须弥山十四匝，放大火烟，当在二龙王上住。

是时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见大龙王有十四头，便怀恐怖，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今日当试此龙王威力，为审胜吾不乎？」

尔时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以尾掷大海中，以水洒三十三天，亦不着目连身。是时，尊者大目连复以尾着大海水中，水乃至到梵迦夷天，并复洒二龙王身上。

是时，二龙王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尽其力势，以水洒三十三天；然此大龙王复过我上去，我等正有七头，今此龙王十四头；我等遶须弥山七匝，今此龙王遶须弥山十四匝；我今二龙王当共并力与共战鬪。」

是时，二龙王极怀瞋恚，雷电霹雳放大火炎。是时，尊者大目连便作是念：「凡龙战鬪以火霹雳，设我以火霹雳共战鬪者，阎浮里内人民之类，及三十三天皆当被害。我今化形极小，当与战鬪。」是时，目连即化形使小，便入龙口中，从鼻中出；或从鼻入，从耳中出；或入耳中，从眼中出；以出眼中，在眉上行。

尔时，二龙王极怀恐惧，即作是念：「此大龙王极有威力，乃能从口中入，鼻中出；从鼻入，眼中出。我等今日实为不如。我等龙种今有四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然无有出我等者，今此龙王威力乃尔，不堪共鬪，我等性命死在斯须。」皆怀恐惧，衣毛皆竖。

是时，目连以见龙王心怀恐惧，还隐其形，作常形容，在眼睫上行。是时，二龙王见大目连，自相谓言：「此是目连沙门！亦非龙王。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威力，乃能与我等共鬪。」是时，二龙王白目连言：「尊者何为触烧我乃尔，欲何所诫勅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汝等昨日而作是念：『云何秃头沙门恒在我上飞，今当制御之。』」

龙王报曰：「如是，目连！」

目连告曰：「龙王当知，此须弥山者是诸天道路，非汝所居之处。」

龙王报曰：「唯愿恕之，不见重责，自今以后更不敢触娆，兴恶乱想，唯愿听为弟子。」

目连报曰：「汝等莫自归我身，我所自归者，汝等便自归之。」

龙王白目连：「我等今日自归如来。」

目连告曰：「汝等不可依此须弥山，自归世尊；今可共我至舍卫城，乃得自归。」

是时，目连将二龙王，如屈申臂顷，从须弥山上至舍卫城。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。是时，目连告二龙王曰：「汝等当知，今日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，不可作汝形至世尊所。」

龙王报曰：「如是，目连！」

是时，龙王还隐龙形，化作人形，不长不短，容貌端正，如桃华色。

是时，目连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目连语龙王曰：「今正是时，宜可前进。」

是时，龙王闻目连语，即从坐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二族姓子，一名难陀，二名优盘难陀，自归如来，受持五戒，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复杀生。」尔时，世尊弹指可之。时，二龙王还复故坐，欲得闻法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有何因缘，使此阎浮利内烟火乃尔？」是时，王波斯匿乘宝羽之车出舍卫城，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人民之类遥见王来，咸共起迎：「善来，大王！可就此坐。」

时，二龙王默然不起。是时，波斯匿王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大王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有所问，唯愿世尊事事敷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有所问，今正是时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缘，令此阎浮里内烟火乃尔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之所造。然今，大王！勿怀恐惧，今日更无烟火之变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是国之大王！人民宗敬，名闻四远。今此二人为从何来？见吾至此，亦不起迎。设住吾境界者当取闭之；设他界来者当取杀之。」

是时，龙王知波斯匿心中所念，便兴瞋恚。尔时，龙王便作是念：「我等无过于此王所，更欲反害吾身；要当取此国王及迦夷国人，尽取杀之。」是时，龙王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即便而去。离祇洹不远，便不复现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此人去，未久，白世尊言：「国事猥多，欲还宫中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即从坐起，便退而去。告群臣曰：「向者二人为从何道去？速捕取之。」是时，诸臣闻王教令，即驰走求之而不知处，便还宫中。

是时，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各生此念：「我等无过于彼王所，方欲取我等害之。我等当共害彼人民，使无遗余。」是时，龙王复作是念：「国中人民有何过失？当取舍卫城人民害之。」复重作是念：「舍卫国人有何过失于我等？当取王宫官属尽取杀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知龙王心中所念，告目连曰：「汝今当救波斯匿王，无令为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所害。」

目连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目连受佛教诫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；在王宫上，结加趺坐，令身不现。是时，二龙王雷吼霹雳，暴风疾雨，在王宫上，或雨瓦石，或雨刀剑，未堕地之顷，便为优钵莲华在虚空中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，雨大高山于宫殿上。是时，目连复化使作种种饮食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炽盛，雨诸刀剑。是时，目连复化使作极好衣裳。是时，龙王倍复瞋恚，复雨大沙砾石，在波斯匿王宫上，未堕地之顷，便化作七宝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宫殿中雨种种七宝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作是念：「阎浮里内有德之人，无复过我，唯除如来。所以然者，我家中种粳米一根上生，收拾得一斛米，饭以甘蔗之浆，极为香美，今复于宫殿上雨七宝，我便能作转轮圣王乎！」是时，波斯匿王领诸嫔女收摄七宝。

是时，二龙王自相谓言：「今将有何意？我等来时欲害波斯匿王，今日变化乃至于此。所有力势今日尽现。犹不能动波斯匿王毫毛之分。」

是时，龙王见大目犍连在宫殿上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形不倾斜。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必是大目连之所为也。」是时，二龙王以见目连便退而去。是时，目连见龙去，还舍神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时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今此种种饮食不应先食，当先奉上如来，然后自食。」是时，波斯匿王即车载珍宝，及种种饮食，往至世尊所：「昨日天雨七宝及此饮食，唯愿纳受。」

尔时，大目犍连去如来不远，佛告王曰：「汝今可持七宝饮食之具，与大目连。所以然者，蒙目连恩，得更生圣贤之地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缘，言我更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朝不至我所，欲得听法乎？尔时，有二人亦来听法。王生此念：『我于此国界，最为豪尊，众人所敬，然此二人为从何来？见我不起承迎。』」

时王白佛：「实然，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亦非人，乃是难陀、优盘难陀龙王。彼知王意，自相谓言：『我等无过于此人王，何故反来害我？要当方宜灭此国界。』我等寻知龙王心中所念，即勅目连：『今可救波斯匿王，无令为龙所害也。』即受我教，在宫殿上，隐形不现，作此变化。是时，龙王极怀瞋恚，雨沙砾石于宫殿上，未堕地之顷，化作七宝、衣裳、饮食之具。由此因缘，大王！今日便为更生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前跪膝行至如来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恩垂过厚，得济生命。」复礼目连足，头面礼敬：「蒙尊之恩，得济生命。」

尔时，国王便说此偈：

「唯尊寿无穷， 长夜护其命，
 度脱苦穷厄， 蒙尊得脱难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以天香华散如来身，便作是说：「我今持此七宝奉上三尊，唯愿纳受。」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四部之众多有懈怠，替不听法；亦不求方便，使身作证，亦不复求未获者获，未得者得；我今宜可使四部之众渴仰于法。」尔时，世尊不告四部之众，复不将侍者，如屈申臂顷，从祇桓不现，往至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遥见世尊来，将诸天众，前迎世尊，头面礼足，请令就坐，并作是说：「善来，世尊！久违覲省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当以神足之力自隐形体，使众人不见我为所在。」尔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「我今于三十三天，化身极使广大。」

尔时，天上善法讲堂有金石纵广一由旬。尔时，世尊石上结加趺坐，遍满石上。尔时，如来母摩耶将诸天女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并作是说：「违奉甚久，今来至此，实蒙大幸，渴仰思见，佛今日方来。」是时，母摩耶头面礼足已，在一面坐；释提桓因亦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。三十三天礼如来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诸天之众见如来在彼增益天众，减损阿须伦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彼诸天之众说于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为秽恶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以见诸来大众及诸天人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普与诸天说之。各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复有十八亿天女之众而见道迹，三万六千天众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如来母即从坐起，礼如来足，还入宫中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我今当以何食饭如来乎？为用人间之食，为用自然天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可用人间之食用食如来。所以然者，我身生于人间，长于人间，于人间得佛。」

释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是时，释提桓因复白佛言：「为用天上时节？为用人间时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用人间时节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以人间之食，复以人间时节饭食如来。

尔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今见如来竟日饭食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当入如是三昧，欲使诸天进便进，欲使诸天退便退。」是时，世尊以入此三昧，进却诸天，随其时宜。

是时，人间四部之众不见如来久，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言：「如来今为所在？渴仰欲见。」

阿难报曰：「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、优填王至阿难所，问阿难曰：「如来今日竟为所在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大王！我亦不知如来所在。」

是时，二王思覩如来，遂得苦患。尔时，群臣至优填王所，白优填王曰：「今为所患？」

时王报曰：「我今以愁忧成患。」

群臣白王：「云何以愁忧成患？」

其王报曰：「由不见如来故也。设我不见如来者，便当命终。」

是时，群臣便作是念：「当以何方便，使优填王不令命终？我等宜作如来形像。」是时，群臣白王言：「我等欲作形像，亦可恭敬承事作礼。」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告群臣曰：「善哉！卿等所说至妙。」

群臣白王：「当以何宝作如来形像？」

是时，王即勅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，而告之曰：「我今欲作形像。」

巧匠对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

是时，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而供养。是时，波斯匿王复召国中巧匠，而告之曰：「我今欲造如来形像，汝等当时办之。」时，波斯匿王而生此念：「当用何宝，作如来形像耶？」斯须复作是念：「如来形体，黄如天金，今当以金作如来形像。」是时，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。尔时，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。

是时，四部之众往至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「我等渴仰于如来，所思欲觐尊，如来今日竟为所在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我等亦复不知如来所在。但今共至阿那律所而问此义。所以然者，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，清净无瑕秽，彼以天眼见千世界、二千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，彼能知见。」

是时，四部之众共阿难往至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曰：「今此四部之众来至我所，而问我曰：『今日如来竟为所在？』唯愿尊者以天眼观如来今为所在！」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报曰：「汝等且止！吾今欲观如来竟为所在。」

是时，阿那律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以天眼观阎浮里内而不见之，复以天眼观拘耶尼、弗于逮、鬱单曰而不见之，复观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乃至观梵天而不见之。复观千阎浮地、千瞿耶尼、千鬱单曰、千弗于逮、千四天王、千焰天、千兜术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

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而不见如来。复观三千大千刹土而复不见。即从坐起语阿难曰：「我今已观三千大千刹土而不见之。」

是时，阿难及四部之众默然而止。阿难作是念：「如来将不般涅槃乎？」

是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快得善利，唯愿七佛常现于世，天及世人多所润益。」或有天而作是语：「且置七佛，但使有六佛者，此亦甚善。」或有天子言：「但使有五佛。」或言：「四佛。」或言：「三佛。」或言：「二佛出现世者，多所润益。」

时，释提桓因告诸天曰：「且置七佛，乃至二佛，但使今日释迦文佛久住世者，则多所饶益。」

尔时，如来意欲使诸天来，诸天便来，意欲使诸天去，诸天便去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：「如来何故竟日而食？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：「如来今日食，以人间时节，不用天上时节。」是时，世尊以经三月，便作是念：「阎浮里人四部之众不见吾久，甚有虚渴之想。我今当舍神足，使诸声闻知如来在三十三天。」是时，世尊即舍神足。

时，阿难往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言：「今四部之众甚有虚渴，欲见如来。然今如来不取灭度乎？」

是时，阿那律语阿难曰：「昨夜有天来至我所，云：『如来在三十三天善法讲堂。』汝今且止！吾今欲观如来所在。」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心不移动，以天眼观三十三天，见世尊在壁方一由旬石上坐。是时，阿那律即从三昧起，语阿难曰：「如来今在三十三天与母说法。」

是时，阿难及四部之众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阿难问四部众曰：「谁能堪任至三十三天问讯如来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今尊者目连神足第一，愿屈神力往问讯佛。」

是时，四部之众白目连曰：「今日如来在三十三天，唯愿尊者持四部姓名，问讯如来！又持此义往白如来：『世尊在阎浮里内世间得道，唯屈威神还至世间！』」

目连报曰：「甚善！诸贤！」

是时，目连受四部之教，屈申臂顷，往至三十三天，到如来所。是时，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遥见目连来，诸天各生此念：「正是僧使？若当是诸王之使？」是时，诸天皆起往迎：「善来，尊者！」

是时，目连遥见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。见已，生此念：「世尊在此天中，亦复烦闹。」目连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目连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四部之众问讯如来；起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」又白此事：「如来生长阎浮里内，于世间得道，唯愿世尊还来至世间，四部虚渴，欲见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使四部之众进业无倦。云何，目连！四部之众游化劳乎？无鬪讼耶？外道异学无触娆乎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四部之众行道无倦。」

「但，目连！汝向者作是念言：『如来在此亦烦闹。』此事不然。所以然者，我说法时亦不经久，设我作是念：『欲使诸天来，便来；欲使诸天不来，诸天则不来。』目连！汝还世间，却后七日，如来当往僧迦尸国大池水侧。」

是时，目连屈申臂顷，还诣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，往诣四部众，而告之曰：「诸贤当知，却后七日，如来当来下至阎浮里地僧迦尸大池水侧。」

尔时，四部众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波斯匿王、优填王、恶生王、优陀延王、频毘娑罗王，闻如来却后七日，当至僧迦尸国大池水侧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是时，毘舍离人民之众，迦毘罗越释种，拘夷罗越人民之众，闻如来当来至阎浮里地，闻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波斯匿集四种之兵，诣池水侧，欲见世尊。是时，五王皆集兵众往世尊所，欲得覲省如来及人民之众。迦毘罗越释皆悉往世尊所，及四部之众皆悉往世尊所，欲得见如来。

尔时，临七日头，释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：「汝今从须弥山顶至僧迦尸池水作三道路，观如来不用神足至阎浮地。」

自在天子报曰：「此事甚佳，正尔时办。」尔时，自在天子即化作三道金、银、水精。是时，金道当在中央，挟水精道侧、银道侧，化作金树。当于尔时，诸神妙尊天，七日之中皆来听法。

尔时，世尊与数千万众前后围遶，而为说法，说：「五盛阴苦。云何为五？所谓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。云何为色阴？所谓此四大身，是四大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阴也。

「彼云何名为痛阴？所谓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，是谓名为痛阴。

「彼云何名想阴？所谓三世共会，是谓名为想阴。

「彼云何名为行阴？所谓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此名行阴。

「彼云何名为识阴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，此名识阴。

「彼云何名为色？所谓色者，寒亦是色，热亦是色，饥亦是色，渴亦是色。

「云何名为痛？所谓痛者，痛者名觉。为觉何物？觉苦、觉乐、觉不苦不乐，故名为觉也。

「云何名为想？所谓想者，想亦是知。知青、黄、白、黑，知苦乐，故名为知。

「云何名为行？所谓行者，能有所成，故名为行。为成何等？或成恶行，或成善行，故名为行。

「云何名为识？所谓识，识别是非，亦识诸味，此名为识也。

「诸天子当知，此五盛阴，知三恶道、天道、人道；此五盛阴灭，便知有涅槃之道。」尔时，说此法时，有六万天人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与诸天人说法已，即从坐起，诣须弥山顶，说此偈：

「汝等当勤学， 于佛法圣众，
当灭死径路， 如人钩调象。
若能于此法， 而无懈怠者，
便当尽生死， 无有苦原本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诣中道。是时，梵天在如来右处银道侧，释提桓因在水精道侧，及诸天人在虚空中散华烧香，作倡伎乐，娱乐如来。

是时，优钵华色比丘尼闻如来今日当至阎浮提僧迦尸池水侧，闻已，便生此念：「四部之众、国王、大臣、国中人民，靡不往者。设我当以常法往者，此非其宜。我今当作转轮圣王形容，往见世尊。」是时，优钵华色比丘尼还隐其形，作转轮圣王形，七宝具足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典兵宝、典藏宝，是谓七宝。

尔时，尊者须菩提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在一山侧缝衣裳。是时，须菩提闻世尊今日当来至阎浮里地，四部之众靡不见者，我今者宜可时往问讯礼拜如来。尔时，尊者须菩提便舍缝衣之业，从坐起，右脚着地。是时，彼复作是念：「此如来形，何者是世尊？为是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乎？往见者复是地、水、火、风种乎？一切诸法皆悉空寂，无造、无作，如世尊所说偈言：

「『若欲礼佛者， 及诸最胜者，
 阴持入诸种， 皆悉观无常。
 曩昔过去佛， 及以当来者，
 如今现在佛， 此皆悉无常。
 若欲礼佛者， 过去及当来，
 说于现在中， 当观于空法。
 若欲礼佛者， 过去及当来，
 现在及诸佛， 当计于无我。』

「此中无我、无命、无人、无造作，亦无形容，有教、有授者，诸法皆悉空寂。何者是我？我者无主。我今归命真法之聚。」尔时，尊者须菩提还坐缝衣。

是时，优钵华色比丘尼作转轮圣王形，七宝导从至世尊所。是时，五国王遥见转轮圣王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自相谓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世间出二珍宝，如来、转轮圣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将数万天人从须弥山顶来，至池水侧。是时，世尊举足蹈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变震动。是时，化转轮圣王渐渐至世尊所，诸小国王及人民

之类各各避之。是时，化圣王觉知以近世尊，还复本形，作比丘尼礼世尊足。五王见已，各自称怨，自相谓言：「我等今日极有所失，我等先应见如来，然今此比丘尼先见之。」

是时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礼最胜尊，今日先得覲省，我优钵花色比丘尼是如来弟子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彼比丘尼而说偈言：

「善业以先礼， 最初无过者，
 空无解脱门， 此是礼佛义。
 若欲礼佛者， 当来及过去，
 当观空无法， 此名礼佛义。」

是时，五王及人民之众不可称计，往至世尊所，各自称名。「我是迦尸国王波斯匿。」「我是拔嗟国王，名曰优填。」「我是五都人民之主，名曰恶生。」「我是南海之主，名优陀延。」「我是摩竭国频毘娑罗王。」尔时，十一那术人民运集，及四部之众，最尊长者，千二百五十人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优填王手执牛头栴檀像，并以偈向如来说：

「我今欲所问， 慈悲护一切，
 作佛形像者， 为得何等福？」

尔时，世尊复以偈报曰：

「大王今听之， 少多演其义，
 作佛形像者， 今当粗说之。
 眼根初不坏， 后得天眼视，
 白黑而分明， 作佛形像德。
 形体当完具， 意正不迷惑，
 势力倍常人， 造佛形像者。
 终不堕恶趣， 终辄生天上，
 于彼作天王， 造佛形像福。」

余福不可计， 其福不思议，
名闻遍四远， 造佛形像福。

「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！多所饶益，天、人蒙佑。」

尔时，优填王极怀欢悦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世尊与四部众及与五王演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世尊以知四部之众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彼说之。尔时，坐上天及人民六万余人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五王白世尊言：「此处福妙最是神地，如来始从兜术天来下至此说法，今欲建立此处，使永存不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五王，于此处造立神寺，长夜受福，终不朽败。」

诸王报曰：「当云何造立神寺？」

尔时，世尊申右手，从地中出迦叶如来寺，视五王而告之曰：「欲作神寺者，当以此为法。」

尔时，五王即于彼处起大神寺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过去恒沙如来翼从多少，亦如今日而无有异。正使当来诸佛世尊翼从多少，亦如今日而无有异。今此经名游天法本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四部之众及五国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九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当思念六重之法，敬之、重之、执在心怀，无令忘失。云何为六？于是，比丘！身行念慈，如镜视其形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「复次，口行念慈，意行念慈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「复次，得法利之具，能与诸梵行者共之，亦无悖想，此法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「复次，诸有禁戒不朽、不败，极为完具，而无缺漏，智者之所贵；复欲使此戒分布与人，使同其味；此法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「复次，正见贤圣得出要；如是之见，欲与诸梵行者共同此法，亦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六重之法，可敬、可贵，无令忘失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常当修行身、口、意行，设得利养之具，当念分布，莫起贪想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阿耨达泉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斯是罗汉，三达、六通神足自在，心无所畏，唯除一比丘，阿难是也。

尔时，世尊坐金莲华，七宝为茎，及五百比丘各各坐宝莲华。尔时，阿耨达龙王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

尔时，龙王遍观圣众已，白世尊曰：「我今观此众中，空缺不具，无尊者舍利弗，惟愿世尊遣一比丘唤舍利弗使来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在祇洹精舍，补纳故衣。尔时，世尊告目连曰：「汝至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云：『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。』」

目连报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尊者大目连如人屈伸臂顷，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言：「如来有教云：『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。』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汝并在前，吾后当往。」

目连报曰：「一切圣众及阿耨达龙王迟想尊颜，欲得相见，唯愿时赴，勿轻时节。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汝先至彼，吾后当往。」

是时，目连复重语曰：「云何，舍利弗！神足之中能胜吾乎？然今先遣使在前耶？若舍利弗不时起者，吾当捉臂将诣彼泉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曰：「目连方便试弄吾耳。」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躬解竭支带，语目连曰：「设汝神足第一者，今举此带使离于地，然后捉吾臂将诣阿耨达泉。」

是时，目连作是念：「今舍利弗复轻弄我，将欲相试乎？今解带在地云：『能举者然后捉吾臂将诣泉所。』」是时，目连复作是想：「此必有因，事不苦尔。」实时，伸手而取带举，然不能使带移动如毫厘许。是时，目连尽其力势移此带，不能使动。是时，舍利弗取此带系着阎浮树枝。是时，尊者目连尽其神力，欲举此带，终不能移，当举此带时，此阎浮地大振动。

尔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：「目连比丘尚能使此阎浮地动，何况此带？我今当持此带系着二天下。尔时，目连亦复举之；系着三天下、四天下，亦能举

之，如举轻衣。」是时，舍利弗复作是念：「目连比丘堪任举四天下，而不足言，我今持此带，系着须弥山腹。」是时，目连复能动此须弥山及四天王宫，三十三天宫皆悉动摇。是时，舍利弗复以此带系千世界。是时，目连亦能使动。时，舍利弗复以此带系二千世界、三千世界，亦复能动。是时，天地大动，唯有如来坐阿耨达泉而不移动，犹如力士弄于树叶而无疑难。

是时，阿耨达龙王白世尊言：「今此天地何故振动？」

尔时，世尊具与龙王说此本缘，龙王白佛：「此二人神力何者最胜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。」

龙王白佛言：「世尊前记言：『目连比丘神足第一，无过是者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龙王当知，有四神足。云何为四？自在三昧神力、精进三昧神力、心三昧神力、试三昧神力。是谓，龙王！有此四神足之力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有此四神力者，亲近修行而不放舍者，此则神力第一。」

阿耨达龙王白佛：「目连比丘不得此四神足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目连比丘亦得此四神足之力，亲近修行，初不放舍。然目连比丘欲住寿至劫，亦复能办。然舍利弗所入三昧，目连比丘不知名字。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复作是念：「三千大千刹土，目连皆能移转，蠕虫死者不可称计，然我躬自闻：『如来座者不可移动。』我今可以此带系着如来座所。」是时，目连复以神足而举此带，然不能动。时，目连生此念：「非我于神足退乎？今举此带而不能动。我今往诣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」

尔时，目连舍此带已，即以神足至世尊所，遥见舍利弗在如来前坐，见已，目连复作是念：「世尊弟子神足第一，无出我者，然我不如舍利弗乎？」尔时，目连白佛言：「我将不于神足退乎？所以然者，我先发祇洹精舍，然后舍利弗发，今舍利弗比丘先在如来前坐。」

佛言：「汝不于神足有退，但舍利弗所入神足三昧之法，汝所不解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智慧无有量，心得自在，不如舍利弗从心也；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。若舍利弗比丘心所念法，即得自在。」大目连实时默然。

是时，阿耨达龙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：「今舍利弗比丘极有神力，不可思议，所入三昧，目连比丘而不知名字。」尔时，世尊与阿耨达龙王说微妙之法，劝令欢喜，即于彼说戒。清旦，将诸比丘僧，还诣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自相谓言：「世尊口自记：『我声闻中神足第一者，目连比丘是也。』然今日不如舍利弗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起轻慢想于目连所。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诸比丘生轻慢之想向目连，受罪难计。」告目连曰：「现汝神力使此众见，无令大众起懈怠想。」

目连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目连礼世尊足，即于如来前没不现，往诣东方七恒河沙佛土，有佛名奇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彼土。是时，目连以凡常之服往诣彼土，在钵盂缘上行，又彼土人民，形体极大。是时，诸比丘见目连已，自相谓言：「汝等观此虫，正似沙门。」是时，诸比丘复持示彼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今有一虫，正似沙门。」

尔时，奇光如来告诸比丘曰：「西方去此七恒河沙，彼土世界，佛名释迦文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，是彼弟子，神足第一。」尔时，彼佛告目连曰：「此诸比丘起轻慢意，现汝神足，使大众见之。」

目连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目连闻佛教已，以钵盂络盛彼五百比丘至梵天上。是时，目连以左脚登须弥山，以右脚着梵天上。

尔时，便说此偈：

「常当念勤加， 修行于佛法，
降伏魔众怨， 如钩调于象。
若能于此法， 能行不放逸，
当尽苦原际， 无复有众恼。」

是时，目连以此音响，遍满祇洹精舍，诸比丘闻已，往白世尊：「目连为住何处而说此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目连比丘去此佛土七恒河沙，正在东方，以绳络盛彼五百比丘，左脚登须弥山，右脚着梵天上，而说此偈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叹未曾有：「甚奇！甚特！目连比丘有大神足，我等起于懈慢于目连所，唯愿世尊使目连比丘将此五百比丘来至此间。」

是时，世尊遥现道力，使目连知意。

是时，目连将五百比丘来至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与数千万众而为说法。时，大目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。然释迦文佛弟子仰观彼比丘！是时，东方世界比丘礼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汝等比丘为从何来？是谁弟子？道路为经几时？」

彼五百比丘白释迦文佛：「我等世界今在东方，佛名奇光如来，是彼弟子。然我等今日亦复不知为从何来？为经几日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知佛世界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汝等今日欲诣彼土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欲还诣彼土。」

尔时世尊告彼比丘：「今当与汝说六界法，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六界之法？比丘当知，六界之人禀父母精气而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六界，人身禀此精气而生六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、身入、意入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六入，由父母而得有，以依六入便有六识身。云何为六？若依眼识则有眼识身，耳识，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是谓，比丘！此名六识身。若有比丘解此六界、六入、六识者，能度六天而更受形，设于彼寿终来生此间，聪明高才，于现身上，尽于结使，得至涅槃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目连曰：「汝今还将此比丘诣彼佛土。」

目连报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目连复以络盛五百比丘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如屈伸臂顷，以至彼佛土。是时，目连舍此比丘已，礼彼佛足已，还来诣此忍界。是时，彼土比丘闻此六界已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弟子中第一声闻神足难及，所谓大目干连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拔耆国师子园中。

诸神足高德比丘，贤者舍利弗、贤者大目干连、贤者迦叶、贤者离越、贤者阿难等五百人俱。是时，大目干连、大迦叶、阿那律晨旦至舍利弗所，然阿难遥见三大声闻诣舍利弗所，语离越言：「三大声闻往至舍利弗，我等二人亦可往至舍利弗所。所以然者，备闻舍利弗说奇妙之法。」

离越报曰：「此事可然。」

是时，离越、阿难往至舍利弗所。是时，舍利弗言：「善来，诸贤！就此处坐。」是时，舍利弗语阿难曰：「我今欲有所问：『此牛师子园极为快乐，自然天香流布四远，云何当使此园快乐？』」

阿难报曰：「若有比丘多有所闻不忘，总持诸法义味，具足修行梵行，如此诸法皆悉具足，亦不漏脱，与四部之众而为说法，不失次第，亦不卒暴，无有乱想。如是，比丘在此牛师子园快乐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语离越言：「阿难今日以演说之，我今复欲问汝义。牛师子园快乐如是。汝今次说，义复云何？」

离越报曰：「于是，比丘乐闲静之处，思惟坐禅，与正观相应。如是，比丘乐牛师子园中。」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语阿那律曰：「汝今当说悦乐之义。」

阿那律报曰：「若有比丘天眼彻视，观众生类，死者、生者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好、若丑，皆悉知之。或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犹如士夫观空中，靡不备悉。有天眼比丘亦复如是，观世界无有疑难。如是，比丘在牛师子园中，快乐如是也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语迦叶曰：「我今语汝。如是诸贤以说快乐之义，汝今次应说之。」

迦叶报曰：「若有比丘行阿练若行，复教他人使行阿练若，叹说闲静之德；己身着补纳之衣，复教他使行头陀；身自知足在闲居之处，复教他人使修其行；己身戒德具足，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其法，叹说其法已能劝化，复教他人使行其法；教训无厌足。如是，比丘在牛师子园中快乐无比。」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语大目连曰：「诸贤圣以说快乐之义，汝今次说快乐之义。牛师子园中快乐无双，汝今欲云何说之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于是，比丘有大神足，于神足而得自在，彼能变化无数千事而无疑难，亦能分一身作无数身，或复还合为一，石壁皆过，踊没自在。亦如驶河，犹如飞鸟在空中无迹，譬如暴火熾烧山野，亦如日月靡所不照，亦能举手摩扞日月，亦能化身至梵天上。如此，比丘宜牛师子园中。」

是时，目连语舍利弗曰：「我等各随其辩而说之，我等今问舍利弗义，牛师子园极为快乐，何等比丘宜在其中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若有比丘能降心，然彼心不能降比丘。设彼比丘欲得三昧，实时彼比丘能得三昧，随意远近成三昧者，即能成办之。犹如长者家有好衣，盛着箱篋，尔时彼长者随意欲取何等衣，随意取之而无疑难；亦能随意入三昧中，此亦如是，心能使比丘，非比丘能使心，随意入三昧亦无疑难。如是，比丘能使心，非心使比丘，如是之人宜在牛师子园中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告诸贤曰：「我等随其辩而说，各随方宜，善说此义；今各相将往问世尊，云何比丘得乐此牛师子园？若世尊有所说，我等当奉行。」

诸比丘报曰：「如是。舍利弗！」

是时，大声闻等各各相将往至如来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大声闻以此因缘具白佛。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如阿难所说。所以然者，阿难比丘闻法能持，总摄诸法，具足修行梵行。如此之法，善闻不忘，亦无邪见，与四部之众而说法，言不错乱，亦不卒暴。

「离越比丘所说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，乐闲静之处，不处人间，常念坐禅，无有诤讼，与止观相应，闲居寂寞。

「阿那律比丘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，阿那律比丘天眼第一。彼以天眼观三千世界，犹如有眼之人，掌中观珠。阿那律比丘亦复如是，彼以天眼观此三千大千世界而无疑难。

「今迦叶比丘亦复快哉！所以然者，迦叶比丘己身是阿练若行，复能叹说闲居之行；身能乞食，复能叹誉乞食之德；身着补纳衣，复能叹说补纳衣之德；己身知足，复能叹说知足之德；己身处岩穴，复叹说岩穴之德，己身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，身能教化，复能教人使行其法。

「善哉！善哉！如目连所说。所以然者，目连比丘有大威力，神足第一，心得自在，彼意欲所为，则能办之，或化一身，分为万亿，或还合为一，石壁皆过，无有罣碍，踊没自在；亦如驶水亦无触碍；如空中之鸟亦无足迹，犹如日月靡所不照，能化身乃至梵天。

「善哉！如舍利弗之所说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能降伏心，非心能降伏舍利弗。若欲入三昧时，则能成办无有疑难，犹如长者好衣裳，随意取之而无疑难。舍利弗比丘亦复如是，能降伏心，非心能降伏舍利弗，随意入三昧，皆悉在前。

「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！汝等所说各随方便，但今复听我所说。云何比丘乐牛师子园中？若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彼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彼已乞食已，还归所在，洗手面，在一树下正身正意，结加趺坐，系念在前。彼比丘便作是念：『我今不坏于坐，要当尽有漏成无漏。』尔时，彼比丘即有漏心得解脱。如是，比丘宜在牛师子园中。如是，比丘恒勤精进，莫有懈怠，所在之处靡不宗奉者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祝愿有六德。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六德？于是，施主檀越成就三法。云何檀越施主成就三法？于是，檀越施主信根成就、戒德成就、闻成就，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。施物之法复成三法。云何为三？然彼物色成就、味成就、香成就，有此三法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六事获大功德，名德远闻，获甘露之报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欲成就此六事者，当念惠施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之众而为说法。尔时，坐上有一比丘，便生此念：「愿如来告我有所论说。」尔时，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，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生此念：『如来躬教训我。』彼比丘戒具清净，无有瑕秽，修行止观，乐闲静之处。

「若比丘意欲求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者，亦当戒德成就，在空闲处而自修行，与止观共相应。

「若复比丘欲求知足者，当念戒德具足，在闲静处而自修行，与止观共相应。

「若复比丘欲求使四部之众、国王、人民有形之类所见识知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禅，中无悔心，亦不变易，当念戒德成就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四神足，彼亦当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八解脱门而无罣碍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天耳彻听，闻天人闻声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念，诸根缺漏，彼亦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知众生心意，有欲心、无欲心，有瞋恚心、无瞋恚心，有愚痴心、无愚痴心，如实知之。有爱心、无爱心，有受心、无受心，如实知之。有乱心、无乱心，有疾心、无疾心，有少心、无少心，有量心、无量心，有痛心、无痛心，有三昧心、无三昧心，有解脱心、无解脱心，如实知之。欲如是者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得无量神足，分一身作无数，复还合为一，踊没自在，化身乃至梵天，彼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自忆宿世无数劫事，或一生、二生，乃至千生、百千亿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成败之劫，不可称计，我曾死此生彼，名某、字某，或从彼终，来生此间，自忆如此无数劫事，当念戒德具足而无他念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天眼，彻视观众生类，善趣、恶趣，善色、恶色，若好、若丑，如实知之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心意正见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意欲如是者，当念戒德具足。

「若复比丘意欲求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彼当念戒德具足，内自思惟无有乱想，居在闲处。

「诸比丘！当念戒德具足，无他余念，威仪成就具足，少过常恐，何况大者！若有比丘意欲使如来共论者，常念戒德具足；已戒德具足，当念闻具

足；闻已具足，当念施具足；施已具足，当念智慧具足，解脱知见，皆悉具足。若比丘戒身、定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知见身具足者，便为天、龙、鬼神所见供养，可敬、可贵，天、人所奉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五分法身具足者，是世福田，无能过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九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往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舍利弗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以在舍卫城夏坐，意欲人间游化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时。」时，舍利弗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时，舍利弗去未久，有一比丘怀诽谤意，白世尊言：「舍利弗与诸比丘共诤竞，不忏悔，今游行人间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速往持吾声，唤舍利弗。」

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佛勅目连、阿难：「汝等使诸房中召诸比丘诣世尊所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所入三昧，今当在如来前作师子吼。」

是时，诸比丘闻佛教已，各集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彼比丘受世尊教，即往至舍利弗所，语舍利弗言：「如来欲得相见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佛告舍利弗言：「卿向者去未久，有秽行比丘来至我所，而白我言：『云舍利弗比丘与诸比丘共诤，亦不悔过，在人间游化。』审实尔乎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如来自当知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自知耳。但今大众各怀狐疑。汝今于大众中，可以已辩而自明净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自出母胎年向八十，每自思惟，未曾杀生，亦不妄语，正使于调戏之中亦不妄语，亦复未曾鬪乱彼此；设不专意之时，或能有此行耳。我今，世尊！心意清净，岂当与梵行人共鬪诤乎？亦如此地，亦受净，亦受不净，屎尿秽恶皆悉受之，脓血涕唾终不逆之；然此地亦不言恶，亦不言善，我亦如是，世尊！心不移转，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行？心不专者能有此耳。我今心正，何得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亦如水，亦能使好物净，亦能使不好物净；彼水不作是念：『我净是、置是。』此亦如是，无有异想，何得与梵行人共鬪而远游乎？犹如炽火焚烧山野，不择好丑，终无想念。我亦如是，岂当有意与梵行人共诤乎？亦如扫洒，不择好丑，皆能除之，终无想念。犹如牛无其双角，极自良善，亦不凶暴，善可将御，随意所至，终无疑难。唯然，世尊！我心如是，亦不与想有所伤害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亦如旃陀罗女着弊坏衣，在人间乞食亦无禁忌。我亦如是，世尊！亦无想念，当兴诤讼而远游也？亦如脂釜，处处漏坏，有目之人皆悉观见处处漏出。我亦如是，世尊！九孔之中漏出不净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？犹如女人年少端正，复以死尸系彼女颈，而厌患之。世尊！我亦如是，厌患此身如彼无异，岂当与梵行人共诤而远游乎？此事不然，世尊！自当知之，彼比丘亦当知之。设当有是者，愿彼比丘受我忏悔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汝今可自悔过。所以然者，若不悔者头便破为七分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心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即从坐起，礼如来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自知犯舍利弗，唯愿世尊受我忏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比丘！自向舍利弗忏悔，若不尔者头便为七分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即向舍利弗头面礼足，白舍利弗言：「唯愿受我忏悔，愚不别真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汝今可受此比丘悔过，又以手摩头。所以然者，若当不受此比丘忏悔者，头破为七分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以手摩头，语比丘曰：「听汝忏悔！如愚如惑，此佛法中极为旷大，能随时悔过者，善哉！今受汝忏悔，后更莫犯。」如是再三。

是时，舍利弗告彼比丘曰：「汝更莫犯。所以然者，有六法入地狱，六法生天，六法至涅槃处。云何为六？欲害他人，我以起此害心，便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；我当教人使害他，于中起害心；以得害人，于中起欢喜，我当得此不馨之问；未起此事便快愁忧。是谓有此六法，令人堕恶趣。

「云何有六，令人至善处？所谓身戒具足，口戒具足，意戒具足，命根清静，不杀害心，无妬嫉心。是谓有此六法，生于善处。

「云何修六法至于涅槃？所谓六思念法。云何为六？所谓身行慈无瑕秽；口行慈无瑕秽；意行慈无瑕秽；若得利养之具，能与人等共分之而无恚想；奉持禁戒无瑕疵，智者所贵；如是之戒能具足诸有邪见、正见、贤圣出要，能得尽苦本。如是诸见皆悉分明。是谓六法得至涅槃。汝今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此六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重从坐起，礼舍利弗足：「我今重自忏，如愚如惑而不别真。唯愿，舍利弗！受我悔过，后不复犯。」

舍利弗曰：「听汝悔过！贤圣法中极为旷大，能自改往修来，莫复更犯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第一最空法，汝等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为名第一最空之法？若眼起时则起，亦不见来处，灭时则灭，亦不见灭处；除假号法、因缘分法。云何假号、因缘？所谓是有则有，此生则生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如是苦阴成此因缘。

「无是则无，此灭则灭。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痛灭，痛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死灭，死灭则愁、忧、苦、恼，皆悉灭尽，除假号之法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亦复如是，起时则起，亦不知来处，灭时则灭，亦不知灭处，除其假号之法。彼假号法者，此起则起，此灭则灭。此六入亦无人造作，亦名色、六入法，六入亦无人造作，由父母而有胎者亦无，因缘而有，此亦假号，要前有对，然后乃有。犹如钻木求火，以前有对，然后火生；火亦不从木出，亦不离木。若复有人劈木求火亦不能得，皆由因缘合会，然后有火。此六情起病亦复如是，皆由缘会于中起病。此六入起时则起，亦不见来，灭时则灭，亦不见灭；除其假号之法，因由父母合会而有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先当受胞胎， 渐渐如冻酥，
遂复如息肉， 后转如像形。
先生头项颈， 转生手足指，
支节各各生， 发毛瓜齿成。
若母饮食时， 种种若干馔，
精气用活命， 受胎之原本。
形体以成满， 诸根不缺漏，
由母得出生， 受胎苦如是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因缘合会，乃有此身耳。又复，比丘！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，毛孔九万九千，脉有五百，筋有五百，虫八万户。比丘当知，六入之身有如是灾变。比丘！当念思惟，如是之患，谁作此骨？谁合此筋脉？谁造此八万户虫？」

尔时，彼比丘作是念思惟，便获二果、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三百六十骨， 在此人身中，
古佛之所演， 我今亦说之。
筋有五百枚， 脉数亦如是，
虫有八万种， 九万九千毛。
当观身如是， 比丘勤精进，
速得罗汉道， 往至涅槃界。
此法皆空寂， 愚者之所贪，
智者心欢悦， 闻此空法本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此名第一最空之法，与汝等说。如来之所说行之法，我今以为起慈哀心，我今以办。常当念修行其法，在闲居之处坐禅思惟，勿有懈怠。今不修行，后悔无益！此是我之教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瞿昙！刹利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着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婆罗门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着何教？究竟何事？国王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着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盗贼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着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女人今日意欲何求？有何行业？为着何教？为究竟何事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梵志曰：「刹利种者，常好鬪讼，多诸技术，好喜作务，所要究竟终不中休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梵志意何所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意好呪术，要作居家，乐闲静之处，意在梵天。」

又问曰：「国王意何所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当知，王意所欲得国政，意在兵仗，贪着财宝。」

「盗贼意何所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贼意盗窃，心在奸邪，欲使人类不知所作。」

「女人意何所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女人意在男子，贪着财宝，心系男女，心欲自由。」

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尽知尔许之变，如实不虚。今日比丘意何所求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戒德具足，心游道法，意在四谛，欲至涅槃。此是比丘之所求也。」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比丘所行意不可移转，其义实尔，瞿昙！涅槃者极为快乐。如来所说乃为过多，犹如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在闇者见明，今日如来所说亦复如是，而无有异。我今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是时，生漏梵志即从坐起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「此中颇有比丘，云何得修梵行无有缺漏，清净修梵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戒律具足而无所犯，此名清净修得梵行。复次，梵志！若有眼见色，不起想着，不起识念，除恶想，去不善法，得全眼根，是谓此人清净修梵行。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都无识想，不起想念，清净得修梵行，全其意根，如此之人得修梵行，无有缺漏。」

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何等之人不修梵行，不具足清净行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俱会者，此名非梵行。」

婆罗门白佛言：「何等之人漏不具足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与女人交接，或手足相触，撮在心怀而不忘失。是谓，梵志！行不具足，漏诸淫泆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。」

「复次，梵志！或与女人共相调戏，言语相加。是谓，梵志！此人行不全具，漏淫、怒、痴，梵行不具足修清净行。」

「复次，梵志！若有女人恶眼相视而不移转，于中便起淫、怒、痴想，生诸乱念。是谓，梵志！此人梵行不净，不修梵行。」

「复次，梵志！若复有人远闻或闻哭声，或闻笑声，于中起淫、怒、痴，起诸乱想。是谓，梵志！此人不清净修梵行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，行不全具。」

「复次，梵志！若有人曾见女人，后更生想，忆其头目，于中生想；在屏闲之处，生淫、怒、痴，与恶行相应。是谓，梵志！此人不修梵行。」

是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此沙门瞿昙亦知梵行，亦知不梵行；亦知漏行，亦知不漏行。所以然者，我今亦生此念，诸有人民，女人手足相加，起诸乱想。我时便生此念：『此人行不清净，与淫、怒、痴共相应。』第一更乐者，女人是也。第一可欲者，所谓眼眼相视，然彼女人或

语、或笑，系缀男子，或共言语而系缀男子。是时，我便生此念：『此六人尽行不清净行。』如来今日所说甚过，犹如盲者得目，迷者见路，愚者闻道，有目之人见色，如来说法亦复如是。我今自归佛、法、众，自今之后不复杀生，唯愿受为优婆塞。」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城外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马师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是时，萨遮尼健子遥见马师来，即往语马师曰：「汝师说何等义？有何教训？以何教诫向弟子说法乎？」

马师报曰：「梵志！色者无常，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也，空者彼不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如是者智人之所学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无常，此五盛阴无常者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卿欲知者，我师教诫其义如是，与诸弟子说如是义。」

是时，尼健子以两手掩耳，而作是言：「止！止！马师！我不乐闻此语。设瞿昙沙门有此教者，我实不乐闻。所以然者，如我义者色者是常，沙门义者无常。何日当见沙门瞿昙与共论议，当除沙门瞿昙颠倒之心。」

尔时，毘舍离城五百童子集在一处，欲有所论。是时，尼健子往至五百童子所，语童子曰：「汝等皆来，共至沙门瞿昙所。所以然者，意欲与彼沙门瞿昙共论，使彼沙门得见正谛之道。沙门所说者色者无常，如我义者色者是常。犹如力士手执长毛之羊，随意将东西，亦无疑难。我今亦复如是，与彼沙门瞿昙论议，随我捉舍而无疑难。犹如猛象凶暴而有六牙，在深山中戏，亦无所难。我今亦复如是，与彼论议亦无疑难。犹如两健丈夫而捉一劣者，在火上炙，随意转侧，亦无疑难。我今与彼论议亦无疑难。我论议中尚能害象，何况人乎？亦能使象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岂不如人乎？今此讲堂梁柱无情之物，尚能使移转，何况与人共论能胜，我使彼血从面孔出而命终。」

其中或有童子而作是言：「尼健子终不能与沙门论议，但恐沙门瞿昙与尼健子论议耳。」或有作是说：「沙门不与尼健子论议，尼健子能与沙门共论议。」是时，尼健子便作是念：「设令沙门瞿昙所说如马师比丘者，足得相畴。若有义者，闻已当知。」

是时，尼健子将五百童子，前后围绕，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尼健子白世尊言：「云何，瞿昙！有何教诫，以何教诫训诸弟子？」

佛告尼健子：「我之所说，色者无常，无常即是苦，苦者即是无我，无我者即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；痛、想、行、识及五盛阴皆悉无常，无常即是苦，苦者无我，无我者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。我之教诫其义如是。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我不乐闻此义。所以然者，如我所解义，色者是常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且专心意，思惟妙理，然后说之。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我今所说色者是常，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所说色者是常，此五百童子其义亦尔。」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以己之辩说之，何为引彼五百人乎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我今说色是常，沙门欲何等言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说色者无常，亦复无我。权诈合数有此色者，亦无真实，无固、无牢亦如雪搏，是等磨灭之法，是变易之法。汝今方说色者是常，我还问汝，随意报我。云何，尼健子！转轮圣王还于己国得自在不在乎？又彼大王不应脱者而脱之，不应系者而系之，可得尔乎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此圣王有此自在之力，不应杀者能杀之，不应系者能系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尼健子！转轮圣王当复老乎？头白、面皱、衣裳垢圯？」是时，尼健子默然不报。世尊再三问之，彼亦再三默然不报。是时，密迹金刚力士手执金刚之杵，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「汝今不报论者，于如来前破汝头作七分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尼健子曰：「汝今观虚空中。」

是时，尼健子仰观空中，见密迹金刚力士，又闻空中语：「设汝不报如来论者，当破汝头作七分。」见已惊恐，衣毛皆竖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瞿昙当见救济，今更问论当畴对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尼健子！转轮圣王当复老乎？亦当头白、齿落、皮缓、面皱耶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沙门瞿昙！虽有此语，如我义者，色者是常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善思惟而后报之，前之与后，义不相应。但具论圣王当复老乎？亦当头白、齿落、皮缓、面皱耶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转轮圣王许使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转轮圣王常能于己国得自由，何以故不能却老、却病、却死？我不用老、病、死，我是常之应。欲使然者，其义可乎？」

是时，尼健子默然不对，愁忧不乐，寂然不语。是时，尼健子身体汗出，汗污衣裳，亦彻坐处，乃至于地。

世尊告曰：「尼健子！汝在大众中而师子吼：『汝等童子共我至瞿昙所，与共论议，当降伏，如捉长毛之羊，随意东西，而无疑难。亦如大象入深水中，随意自游，亦无所畏。亦如两健丈夫捉一劣者，在火上炙，随意转侧。』又复汝说：『我常能论害大象，如此梁柱草木斯皆无情，与共论议能使屈申低仰，亦能使腋下流汗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举三法衣，示尼健子曰：「汝观如来腋无流汗，然汝今日返更有汗，乃彻乎地。」是时，尼健子复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有童子名头摩，[仁-二+(亡/大)]在彼众。是时，头摩童子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堪任有所施行，亦欲所说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随意说之。」

头摩童子白佛言：「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好浴池，然彼浴池有虫饶脚。然村落人民，男女大小往至浴池所，而出此虫，各各以瓦石取此虫，打之伤破手脚，彼虫意欲还入水者，终无此事。此尼健子亦复如是，初意猛盛，与如来共论，心怀妒意，兼抱僇慢。如来尽以除之，永无有余。此尼健子更终不能重至如来所而共论议。」

是时，尼健子语头摩童子曰：「汝今愚惑，不别真伪，亦不与汝共论，乃与沙门瞿昙共论。」是时，尼健子白佛言：「唯问义理，当更说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尼健子！转轮圣王欲使老、病、死不至，可得尔乎？彼圣大王果此愿耶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不果此愿也。」

「欲使有此色，欲使无此色，可果乎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不果也。瞿昙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，尼健子！色者是常？为是无常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色者无常。」

「设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复见此是我，许我是彼有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也。瞿昙！」

「痛、想、行、识为是常？为是非常？」

对曰：「无常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设复无常，为变易之法，汝颇见有乎？」

对曰：「无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五盛阴是常、无常也？」

尼健子报曰：「无常也。」

佛言：「设复无常，为变易法，汝颇见有乎？」

对曰：「无也。」

「云何，尼健子！汝言是常，此理不与义相违乎？」

是时，尼健子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愚痴，不别真谛，乃兴此怀，与瞿昙共论，言色是常。犹如猛兽师子遥见人来，有恐怖心乎？终无此事！今日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毫牦。我今狂惑，未明深义，乃敢触娆。沙门瞿昙所说过多，犹如盲者得眼，聋者彻听，迷者见路，无目见色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而为说法。我今自归沙门瞿昙、法、比丘僧，自今以后尽形寿，听为优婆塞，不复杀生，唯愿瞿昙及比丘僧！当受我请，欲饭佛及比丘僧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

是时，尼健子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坐起，绕佛三匝，头面礼足而去。往诣毘舍离童子所。到已，语童子曰：「汝等所应供养我具，以当时给我，莫以非时。我今请沙门瞿昙及比丘僧，明当饭之。」

是时，诸童子各办饮食之具，持用与之。是时，尼健子即以其夜，办种种甘饌饮食，敷好坐具，而白：「时到，今正是时，唯愿屈伸。」

是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僧入毘舍离，往至尼健子家。到已就坐，及比丘僧各次第坐。是时，尼健子以见佛、比丘僧坐定，自手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见佛、比丘僧食讫，行清净水，便取一小座，在如来前坐，欲得闻法。

尔时，世尊渐与说妙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秽恶，淫不净行，出要为乐。尔时，世尊以见尼健子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说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彼尼健子说之。是时，尼健子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诗书颂为首，
 人中王为最， 众流海为源，
 星中月为明， 光明日最胜。
 上下及四方， 诸地所出物，

天及人民类，佛为无上尊，
欲求其德者，三佛为最上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坐起而去。

是时，尼健子五百弟子闻师受佛教化，闻已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大师，云何师宗瞿昙？」是时，诸弟子出毘舍离城，在中道立。是时，尼健子欲至佛所听法。是时，世尊与尼健子说法，助令欢喜。尼健子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尼健子弟子遥见师来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此沙门瞿昙弟子今着道来，各各取瓦石而打杀之。」

时，诸童子闻尼健子为弟子所杀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诸童子白世尊言：「如来所可教化尼健子者，今为弟子所杀。今以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是有德之人，四谛具足，三结使灭，成须陀洹，必尽苦际，今日命终生三十三天，彼见弥勒佛已，当尽苦际。此是其义，当念修行。」

尔时，诸童子白世尊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此尼健子至世尊所，诤论议，还以己论而自缚，来受如来化。夫见如来者终无虚妄，犹如有人入海取宝，必有所克获，终不空还。此亦如是，其有众生至如来所者，要得法宝，终不空还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诸童子说微妙法，使令欢喜。尔时，诸童子从佛闻法已，即从坐起，绕佛三匝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诸童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力品第三十八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凡常之力。云何为六？小儿以啼为力，欲有所说，要当先啼；女人以瞋恚为力，依瞋恚已，然后所说；沙门、婆罗门以忍为力，常念下，下于人然后自陈；国王以憍傲为力，以此豪势而自陈说；然阿罗汉以专精为力，而自陈说；诸佛世尊成大慈悲，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六凡常之力。是故，比丘！常念修行此大慈悲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已思惟、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界爱，色界、无色界爱，亦断无明、憍慢。犹如以火烧焚草木，永尽无余，亦无遗迹，此亦如是。若修无常想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无明、憍慢永无有余。所以然者，比丘！当修无常想时，而无欲心；彼以无欲心，便能分别法，思惟其义，无有愁、忧、苦、恼。彼以思惟法义，则无愚惑、错误修行。若见有鬪诤者，彼便作是念：『此诸贤士不修无常想，不广布无常想，故致此鬪诤耳。彼以鬪诤，不观其义；以不观其义，则有迷惑之心；彼以执此愚惑，而命终入三恶道，饿鬼、畜生、地狱中。』是故，诸比丘！当修，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无瞋恚、愚惑之想，亦能观法，亦观其义。若命终之后，生三善处，生天上、人中、涅槃之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忧迦支江水侧。

尔时，世尊诣一树下，躬自敷座而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

尔时，有一梵志往至彼处。是时，梵志见世尊足迹为妙，见已，便生此念：「是何人之迹？为是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和、阿须伦、人、若非人？为我先祖梵天耶？」是时，梵志即逐迹前进，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见已，作是语：「为是天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非是天。」

「为干沓和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非干沓和也。」

「为是龙子乎？」

对曰：「我非是龙也。」

「为阅叉也？」

佛报梵志：「我非阅叉。」

「为是祖父也。」

佛报曰：「我非祖父。」

是时，婆罗门问世尊曰：「汝今是谁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有爱者则有受，有受则有爱，因缘合会，然后各各相生如此，如此五苦盛阴无有断绝时。以知爱已，则知五欲，亦知外六尘、内六入，即知此盛阴之本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世间有五欲， 意为第六生，
以知内外六， 当念尽苦际。」

「是故，当求方便，灭内外六事。如是，梵志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彼梵志闻佛如是教，思惟翫习不去心怀，即于坐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彼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本为菩萨时，未成佛道中有此念：『此世间极为勤苦；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然此五盛阴不得尽本原。』是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由何因缘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？复由何因缘致此灾患？』当思惟此时，复生此念：『有生则有老、病、死。』尔时，当思惟是时，复更生念：『由何因缘有生？』此由有而生。复生此念：『有者，何由而有？』当思惟是时，便生此念：『此有由受而有。』复念：『此受何由而有？』尔时，以智观之，由爱而有受。复更思惟：『此爱何由而生？』重观察之，由痛而有爱。复更思惟：『此痛何由而生？』当作是观察时，由更乐而有此痛。复重思惟：『此更乐何由而有？』我生此念时，缘六入而有此更乐。时我重思惟：『此六入何由而有？』观察是时，由名色而有六入。时我复作是念：『名色何由而有？』观察是时，复由识而有名色。『此识何由而有？』观察是时，由行生识。时我复作是念：『行何由而生？』观察是时，行由痴而生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如是名为苦盛阴所习。」

「我尔时复作是念：『由何因缘灭生、老、病、死？』我观察是时，生灭，老、病、死灭。时复生此念：『由何而无生？』观此生原，有灭，生则灭。复念：『由何而无有？』时生此念：『无受则无有。』时我生此念：『由何灭受？』观察是时，爱灭，受则灭。复生此念：『由何而灭爱？』重更观

察，痛灭，爱则灭。复思惟：『由何而灭痛？』观察是时，更乐灭，则痛灭。复思惟：『更乐何由而灭？』观察是时，六入灭，则更乐灭。复观此六入何由而灭？当观察时，名色灭，则六入灭。复观名色何由而灭？识灭，则名色灭。复观察此识何由而灭？行灭，则识灭。复观此行何由而灭？痴灭，则行灭。行灭，则识灭；识灭，则名色灭；名色灭，则六入灭；六入灭，则更乐灭；更乐灭，则痛灭；痛灭，则爱灭；爱灭，则受灭；受灭，则有灭；有灭，则生灭；生灭，则老、病灭，老、病灭，则死灭，是谓名为五盛阴灭。

「时我复生此念：『此识最为原首，令人致此生、老、病、死；然不能知此生、老、病、死生之原本。』犹如有人在山林中行，逐小径道。小复前行，见旧大道，古昔诸人在中行处。是时，彼人便复此道，小复前进，见旧城郭、园观、浴池，皆悉茂盛，但彼城中无有居民。此人见已，还归本国，前白王言：『昨游山林见好城郭，树木繁茂，但彼城中无有人民。大王！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。』是时，国王闻此人语，即居止人民；然此城郭还复如故，人民炽盛，快乐无比。

「诸比丘当知，我昔未成菩萨时，在山中学道，见古昔诸佛所游行处，便从彼道，即知生、老、病、死所起原本，有生有灭，皆悉分别，知生苦、生习、生尽、生道，皆悉了知，有、受、爱、痛、更乐、六入、名色、识、行、痴，亦复如是。无明起则行起，行所造者复由于识，我今以明于识，今与四部之众而说此本；皆当知此原本所起，知苦、知习、知尽、知道，念使分明，以知六入，则知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六入灭则生、老、病、死灭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灭于六入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万众而为说法。尔时，阿那律在彼坐上。是时，阿那律在众中睡眠。

尔时，佛见阿那律睡眠，便说此偈：

「受法快睡眠， 意无有错乱，
贤圣所说法， 智者之所乐。
犹如深渊水， 澄清无瑕秽，
如是闻法人， 清净心乐受。
亦如大方石， 风所不能动，
如是得毁誉， 心无有倾动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阿那律：「汝畏王法及畏盗贼而作道乎？」

阿那律报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阿那律：「汝何故出家学道？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厌患此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为苦所恼，故欲舍之，是故出家学道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，族姓子！信心坚固，出家学道。世尊今日躬自说法，云何于中睡眠？」

是时，尊者阿那律即从座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自今已后形融体烂，终不在如来前坐睡。」

尔时，尊者阿那律达晓不眠，然不能除去睡眠，眼根遂损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勤加精进者与调戏盖相应，设复懈怠与结相应，汝今所行当处其中。」

阿那律白佛：「前已在如来前誓，今不能复违本要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耆域曰：「疗治阿那律眼根。」

耆域报曰：「若阿那律小睡眠者，我当治目。」

世尊告阿那律曰：「汝可寢寐。所以然者，一切诸法由食而存，非食不存。眼者以眠为食，耳者以声为食，鼻者以香为食，舌者以味为食，身者以细滑为食，意者以法为食，我今亦说涅槃有食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涅槃者以何等为食？」

佛告阿那律：「涅槃者以无放逸为食，乘无放逸，得至于无为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虽言眼者以眠为食，然我不堪睡眠。」

尔时，阿那律缝故衣裳。是时，眼遂败坏，而得天眼，无有瑕秽。是时，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缝衣裳，不能得使缕通针孔中。是时，阿那律便作是念：「诸世间得道罗汉，当与我贯针。」

是时，世尊以天耳清净，闻此音声：「诸世间得道阿罗汉者，当与我贯针。」尔时，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：「汝持针来，吾与贯之。」
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向所称说者，谓诸世间欲求其福者，与我贯针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，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。云何为六？一者施；二者教诫；三者忍，四者法说、义说；五者将护众生，六者求无上正真之道。是谓，阿那律！如来于此六法无有厌足。」

阿那律曰：「如来身者真法之身，复欲更求何法？如来已度生死之海，又脱爱着。然今日故求为福之首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，阿那律！如汝所说，如来亦知此六法为无厌足。若当众生知罪恶之原身、口、意所行者，终不堕三恶趣；以其众生不知罪恶之原，故坠堕三恶趣中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世间所有力， 游在天人中，
 福力最为胜， 由福成佛道。」

「是故，阿那律！当求方便，得此六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，闻王波斯匿宫门外有众多人民，于中举手呼唤皆称怨：「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极为凶暴，杀害生类不可称计，无慈悲于一切众生，国界人民无不厌患，日取人杀以指为鬘，故名为指鬘。唯愿大王当往共战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乞食已，还诣祇洹精舍。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着肩上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等众多比丘入舍卫城乞食，见众多人民在王宫门外，称怨诉辞：『今王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为人凶暴，无有慈心，杀于一切众生，人亡国虚皆由此人，又取人指以为华鬘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闻彼比丘语已，即从座起，默然而行。

是时，世尊寻到彼所，诸有取薪、负草、犁作之人，及牧牛羊者，见世尊诣彼道，各白佛言：「沙门！沙门！勿从彼道。所以然者，此路侧有贼名鸯掘魔，于中止住。诸有人民，欲就此道者，要集十人、或二十人、或三十、四十、五十人，犹不得过，尽为鸯掘魔所擒获。然沙门瞿昙独无有侣，为鸯掘魔所触烧者，于事不省。」世尊虽闻此语，故进不住。

尔时，鸯掘魔母，持食诣鸯掘魔所。是时，鸯掘魔便作是念：「吾指鬘为充数不乎？」是时，即数指，未充数，复更重数，唯少一人指。是时，鸯掘魔左右顾视，求觅生人，欲取杀之；然四远顾望，亦不见人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师有教：『若能害母者，必当生天。』我今母躬来在此，即可取杀之，得指充数，生于天上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左手捉母头，右手拔剑而语母言：「小住，阿母。」是时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鸯掘魔当为五逆。」即放眉间相光明，普照彼山林。是时，鸯掘魔见光明已，复语母言：「此是何光明照此山林？将非国王集诸兵众，攻伐我身乎？」

是时母告曰：「汝今当知，此非日月火光，亦非释、梵天王光明。」

尔时，其母便说此偈：

「此非火光明， 非日月释梵，
 鸟狩不惊怖， 和鸣殊于常。
 此光极清净， 使人悦无量，
 必是尊最胜， 十力至此间。
 于天世人中， 天眼覩世界，
 故欲度汝身， 世尊来至此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闻佛音响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便作是语：「我师亦有教诫而勅我曰：『设汝能害母，并杀沙门瞿昙者，必生梵天上。』」

是时，鸯掘魔语母曰：「母！今且住，我先取沙门瞿昙杀，然后当食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即放母而往逐世尊。遥见世尊来，亦如金聚，靡所不照，见已，并笑而说是语：「今此沙门定在我手，必杀不疑。其有人民欲行此道者，皆集大众而行此道；然此沙门独无伴侣，我今当取杀之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即拔腰剑，往逆世尊。是时，世尊寻还复道，徐而行步，而鸯掘魔奔驰而逐，亦不能及如来。是时，鸯掘魔白世尊言：「住，住，沙门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自住耳，汝自不住。」

是时，彼鸯掘魔并走，遥说此偈：

「去而复言住， 语我言不住，
 与我说此义， 彼住我不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偈报曰：

「世尊言已住， 不害于一切，
 汝今有杀心， 不离于恶原。
 我住慈心地， 愍护一切人，
 汝种地狱苦， 不离于恶原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闻此偈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审为恶耶？又师语我言：『此是大祠，获大果报。能取千人杀，以指作鬻者，果其所愿；如此之人，命终之后，生善处天上。设取所生母及沙门瞿昙杀者，当生梵天上。』是时，佛作

威神，神识[怡-台+霍]寤，诸梵志书籍亦有此言：『如来出世甚为难遇，时时亿劫乃出。彼出世时，不度者令度，不解脱者令得解脱。彼说灭六见之法。云何为六？言有我见者，即说灭六见之法；无有我者，亦与说灭无有我见之法；言有我见、无有我见，亦与说有我见、无我见之法，复自观察、说观察之法；自说无我之法，亦非我说、亦非我不说之法。若如来出世，说此灭六见之法。』又我奔走之时，能及象、马、车乘，亦及人民。然此沙门行不暴疾，然今日不能及此，必当是如来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便说此偈：

「尊今为我故， 而说微妙偈，
 恶者今识真， 皆由尊威神。
 实时舍利剑， 投于深坑中，
 今礼沙门迹， 即求作沙门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即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愿听作沙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比丘！」实时鸯掘魔便成沙门，着三法衣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汝今以剃头， 除结亦当尔，
 结灭成大果， 无复愁苦恼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闻此语已，实时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世尊将鸯掘魔比丘还诣舍卫城祇洹精舍。

是时，王波斯匿集四部之众，欲往攻伐贼鸯掘魔。是时，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往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若世尊有所说者，当奉行之。」尔时，王波斯匿即集四部之兵，往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王曰：「大王！今日欲何所至？尘污身体，乃至于是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我今国界有贼名鸯掘魔，极为凶暴，无有慈心于一切众生，使国丘荒，人民流迸，皆由此贼。彼今取人杀之，以指为鬘，此是恶鬼，非为人也。我今欲诛伐此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当大王见鸯掘魔信心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王当奈之何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知复如何？但当承事供养，随时礼拜。然复，世尊！彼是恶人，无毫厘之善，恒杀害，能有此心出家学道乎？终无此理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去世尊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世尊伸右手指示王曰：「此是贼鸯掘魔。」

王闻此语，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。世尊告王：「勿怀恐怖，可往至前，自当悟王意耳。」

是时王闻佛语，即至鸯掘魔前，语鸯掘魔曰：「汝今姓谁？」

鸯掘魔曰：「我姓伽伽，母名满足。」

是时王礼足已，在一面坐。尔时王问曰：「善乐此正法之中，勿有懈怠，修清净梵行，得尽苦际，我当尽形寿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默然不对。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还诣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王复白佛言：「不降者使降，不伏者使伏，甚奇！甚特！曾所不有，乃能降伏极恶之人。唯愿大尊受命无穷，长养生民，蒙世尊恩，得免此难。国事猥多，欲还城池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王知是时。」尔时，国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鸯掘魔作阿练若，着五纳衣，到时持钵，家家乞食，周而复始，着补纳弊坏之衣，极为龌丑；亦复露坐，不覆形体。是时，鸯掘魔在闲静之处，自修其行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时，鸯掘魔便成罗汉，六通清彻，无有尘垢，已成阿罗汉。

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。是时，有妇女临产甚难，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众生类极为苦痛，受胎无限。」是时，鸯掘魔食后，收摄衣钵，以尼师檀着肩上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鸯掘魔白世尊言：「我向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见一妇人身体重妊。是时，我便作是念：『众生受苦何至于斯？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往彼妇人所，而作是说：『我从贤圣生已来，未曾杀生。』持此至诚之言，使此母人胎得无他。」

鸯掘魔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鸯掘魔即其日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，往至彼母人所，语彼母人曰：「我从贤圣生已来，更不杀生。持此至诚之言，使胎得解脱。」是时，母人胎即得解脱。

是时，鸯掘魔城中乞食，诸男女大小见之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「此名鸯掘魔，杀害众生不可称计，今复在城中乞食。」

是时，城中人民，各各以瓦石打者，或有以刀斫者，伤坏头目，衣裳裂尽，流血污体，即出舍卫城至如来所。是时，世尊遥见鸯掘魔头目伤破，流血污衣而来，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「汝今忍之。所以然者，此罪乃应永劫受之。」

是时，鸯掘魔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鸯掘魔在如来前，便说此偈：

「坚固听法句， 坚固行佛法，
坚固亲善友， 便成灭尽处。
我本为大贼， 名曰鸯掘魔，
为流之所漂， 蒙尊拔济之。
今观自归业， 亦当观法本，
今以逮三明， 成就佛行业。
我本名无害， 杀害不可计，
今名真谛实， 不害于一切。
设复身口意， 都无害心识，
此名无杀害， 何况起思想。
弓师能调角， 水人能调水，
巧匠调其木， 智者自调身。
或以鞭杖伏， 或以言语屈，
竟不加刀杖， 今我自降伏。
人前为过恶， 后止不复犯，
是照于世间， 如云消月现。」

人前为过恶， 后止不复犯，
是照于世间， 如云消日现。
比丘老少壮， 修行佛法行，
是照于世间， 如彼月云消。
比丘老少壮， 修行佛法者，
是照此世间， 如彼日云消。
我今受痛少， 饮食自知足，
尽脱一切苦， 本缘今已尽。
更不受死迹， 亦复不乐生，
今正待时节， 欢喜而不乱。」

是时，如来可鸯掘魔所说。是时，鸯掘魔以见如来然可之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鸯掘魔本作何功德，今日聪明智慧，面目端政，世之希有？复作何不善行，于今身上，杀害生类不可称计？复作何功德，于今值如来，得阿罗汉道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昔者，过去久远于此贤劫之中，有佛名迦叶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迦叶如来去世之后，有王名大果，统领国界，典阎浮提。尔时，彼王有八万四千宫人嫖女，各无儿息。尔时，大果王向诸树神、山神、日月、星宿，靡所不周，欲求男女。尔时，王第一夫人身即怀妊，经八、九月便生男儿，颜貌端政，世之希有。是时，彼王便生是念：『我本无有儿息，经尔许时，今方生儿，宜当立字，于五欲之中，而自娱乐。』

「是时，王召诸群臣能瞻相者，而告之曰：『我今以生此儿，各与立字。』是时，群臣闻王教已，即白王言：『今此太子极为奇妙，端政无比，面如桃花色，必当有大力势，今当立字名曰大力。』是时，相师与太子立字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「是时，国王爱愍此太子，未曾去目前。是时，太子年向八岁，将诸臣佐往父所，朝贺问讯。父王复作是念：『今此太子极自奇特。』即告之曰：『吾今与汝取妇如何如乎？』太子白王：『子今年幼何须娉娶？』是时，父王权停不与取妇。复经二十岁，王复告曰：『吾欲与汝取妇。』太子白王：『不须

取妇。』是时，父王告群臣人民曰：『我本无儿息，经历久远，方生一子，今不肯取妇，清净无瑕。』尔时，王太子转字名曰清净。

「是时，清净太子年向三十，王复勅群臣曰：『吾今年已衰微，更无儿息；今唯有清净太子，今王高位应授与太子。然太子不乐五欲之中，当云何理国事？』群臣报曰：『当为方便，使乐五欲。』是时，父王即椎钟鸣鼓，勅国中人：『其能使清净太子乐五欲者，吾当赐与千金及诸宝物。』

「尔时，有女人名曰淫种，尽明六十四变。彼女人闻王有教令：『其能使王太子习五欲者，当赐与金千斤及诸宝物。』即往至父王所，而告之曰：『见与千金及诸宝物，能使王太子习于五欲。』父王报曰：『审能尔者，当重相赐，不负言信。』时淫女白王：『太子为寝宿何处？』王报曰：『在东堂上，无有女人，唯有一男儿，在彼侍卫。』女人白曰：『惟愿大王勅内宫中，勿见限遮，随意出入！』

「是时，淫女即其夜鼓二时，在太子门侧，佯举声哭。是时，太子闻女人哭声，便勅侍人曰：『此是何人于斯而哭？』侍人报曰：『此是女人在门侧哭。』太子告曰：『汝速往问所由哭耶？』时，彼侍臣往而问之所由哭耶？淫女报曰：『夫主见弃，是故哭耳。』侍臣还白太子：『此女人为夫主所弃，又畏盗贼，是故哭耳。』太子告曰：『将此女人着象廐中。』到彼复哭；复将至马廐中，复哭。太子复语侍臣：『将来在此。』即将入堂，复于中哭。太子躬自问曰：『何为复哭？』淫女报曰：『太子！女人单弱极怀恐怖，是故哭耳。』太子告曰：『上吾床上，可得无畏。』时，女人默然不语，亦复不哭。是时，女人即脱衣裳，前捉太子手，举着己胸上，实时惊觉，渐渐起欲想，以起欲心，便身就之。

「是时，清净太子明日清旦，往父王所。是时，父王遥见太子颜色，殊于常日，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『汝今所欲者，事果乎？』太子报曰：『如大王所言。』是时，父王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说：『欲求何愿，吾当与之。』太子报曰：『所赐愿者，勿复中悔，当求其愿。』时王报曰：『如汝所言，终不中悔，欲求何愿？』太子白王：『大王！今日统领阎浮提内，皆悉自由；阎浮提里内诸未嫁女者，先适我家，然后使嫁。』是时王曰：『随汝所言。』王即勅国内人民之类曰：『诸有女未出门者，先使诣清净太子，然后嫁之。』

「尔时，彼城中有女名须蛮，次应至王所。是时，须蛮长者女露形裸跣在众人中行，亦无羞耻。众人见已，各相对谈：『此是长者女，名称远闻。云何露形在人行？如驴何异？』女报众人曰：『我非为驴，汝等众人斯是驴耳。汝等颇见女人还见女人有相耻乎？城中生类尽是女人，唯有清净太子是男子矣！若我至清净太子门者，当着衣裳。』是时，城中人民自相谓言：『此女所说诚入我意，我等实是女，非男也。唯有清净太子乃是男也。我等今日当行男子之法。』」

「是时，城中人民各办战具，着铠持杖，往至父王所，白父王曰：『欲求二愿，唯见听许。』王报之曰：『何等二愿？』人民白王：『王欲存者当杀清净太子；子欲存者今当杀王。我等不堪任承事清净太子辱国常法。』」

「是时，父王便说此偈：

「为家忘一人， 为村忘一家，
为国忘一村， 为身忘世间。」

「是时，父王说此偈已，告人民曰：『今正是时，随汝等意。』是时，诸人将清净太子取两手缚之，将诣城外，各相谓言：『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杀，何须一人杀乎？』」

「是时，清净太子临欲死时，而作是说：『又作誓愿，诸人民取吾枉杀，然父王自与我愿，我今受死亦不敢辞。使我将来之世，当报此怨。又使值真人罗汉，速得解脱。』是时，人民取太子杀已，各自散去。」

「诸比丘！莫作是观，尔时大果王者，岂异人乎？今鸯掘魔师是也。尔时淫女者，今师妇是也。尔时人民者，今八万人民死者是也。尔时清净太子，今鸯掘魔比丘是也。临欲死时作是誓愿，今还报怨无免手者。缘此因缘，杀害无限，后作誓愿，愿欲值佛，今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弟子中，第一聪明捷疾智者，所谓鸯掘魔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力品第三十八之二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见此灵鹫山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「卿等当知，过去久远世时，此山更有异名。汝等复见此广普山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「汝等当知，过去久远，此山更有异名，不与今同。汝等见白善山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「过去久远，此山更有异名，不与今同。汝等颇见此负重山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「汝等颇见此仙人掘山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「此山过去久远，亦同此名，更无异名。所以然者，此仙人山，恒有神通菩萨、得道罗汉、诸仙人所居之处；又辟支佛亦在中游戏。我今当说辟支佛名号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！有辟支佛，名阿利咤、婆利咤，审谛重辟支佛、

善观辟支佛、究竟辟支佛、聪明辟支佛、无垢辟支佛、帝奢念观辟支佛，无灭、无形、胜、最胜、极大、极雷电光明辟支佛。此，比丘！诸辟支佛若如来不出世时，尔时此山中有此五百辟支佛，居此仙人山中。如来在兜术天上欲来生时，净居天子自来在此，相告：『普勅世间，当净佛土，却后二岁，如来当出现于世。』

「是诸辟支佛闻天人语已，皆腾在虚空，而说此偈：

「『诸佛未出时， 此处贤圣居，
自悟辟支佛， 恒居此山中。
此名仙人山， 辟支佛所居，
仙人及罗汉， 终无空缺时。』

「是时，诸辟支佛即于空中烧身取般涅槃。所以然者，世无二佛之号，故取灭度耳。一商客中终无二导师，一国之中亦无二王，一佛境界无二尊号。所以然者，过去久远，此罗阅城中有王名喜益，彼恒念地狱苦痛，亦念饿鬼、畜生之痛。尔时，彼王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恒忆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之苦痛，我今不宜更入此三恶道中。今宜尽舍国王正位、妻子、仆从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』

「尔时，大王喜益，厌此酸苦，即舍王位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在空闲之处，而自克己，观五盛阴，观了无常。所谓此色，此色习，此色尽，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亦复如是，皆悉无常。当观此五盛阴时，诸可习法，尽是灭法；观此法已，然后成辟支佛道。

「是时，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，便说此偈：

「『我忆地狱苦， 畜生五道中，
舍之今学道， 独逝而无忧。』

「是时，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。比丘当知，以此方便，知此山中恒有神通菩萨、得道真人、学仙道者而居其中，是故名曰仙人之山，更无异名。若如来不出现于世时，此仙人山中诸天恒来恭敬。所以然者，斯山中纯是真人，无有杂错者。若弥勒佛降神世时，此诸山名各各别异，此仙人山更无异名。此贤劫之中，此山名亦不异。汝等，比丘！当亲近此山，承事恭敬，便当增益诸功德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专念而自修己。云何当专念？于是，比丘！可行知行，举动、进止、屈申、俯仰、着衣法则、睡眠、觉寤、或语、或默，皆悉知时。若复比丘心意专正，彼比丘欲漏未生便不生，已生便灭之；未生有漏使不生，已生令灭之；未生无明漏使不生，已生令灭之。若专念分别六入，终不堕恶道。

「云何六入为恶道？眼观此色，若好、若丑，见好则喜，见恶不喜；若耳闻声，若好、若丑，闻好则喜，闻不好则不喜；鼻、口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。犹如六种之虫，性行各异，所行不同。若有人取绳缠缚之，取狗、野狐、猕猴、鱧鱼、蚯蚓、飞鸟，皆悉缚之，共系一处而放之。尔时，六种之虫各有性行。尔时，狗意中欲赴趣村中；野狐意中欲趣赴塚间；鱧鱼意中欲趣水中；猕猴意中欲向山林之间；毒蛇意中欲入穴中；飞鸟意中欲飞在空。尔时，六种之虫各各有性行而不共同。

「设复有人取此六种之虫，系着一处，而不得东、西、南、北。是时，六种之虫虽复动转，亦不离故处。此内六情亦复如是，各各有所主，其事不同，所观别异，若好、若丑。

「尔时，比丘系此六情而着一处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专精，意不错乱，是时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，诸善功德皆悉成就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念具足眼根，便得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果，若得阿罗汉果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波罗[木*奈]鹿野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以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尽断憍慢、无明。何以故？昔者过去久远世时，有辟支佛名善目，颜貌端政，面如桃华色，视瞻审谛，口作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。

「是时，善目辟支佛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波罗[木*奈]城乞食。渐渐至大长者家，在门外默然而立。是时，长者女遥见有道士在门外立，端政无双，颜貌殊特，世之希有，口作优钵华香，体作栴檀香，便起欲心，向彼比丘所，便作是说：『汝今端政，面如桃华色，世之希有！我今虽处女人，亦复端政，可共合会。然我家中饶多珍宝，资财无量；然作沙门，甚为不易。』

「是时，辟支佛问曰：『大妹！今为染着何处？』

「长者女报曰：『我今正着眼色，又复口中作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。』

「是时，辟支佛舒左手，以右手挑眼着掌中，而告之曰：『所爱眼者，此之谓也。大妹！今日为着何处？犹如痈疮，无一可贪，然此眼中，亦漏不净。大妹当知，眼如浮泡，亦不牢固，幻伪非真，诳惑世人；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皆不牢固，欺诈不真。口是唾器，出不净之物；纯含白骨，身为苦器，为磨灭之法，恒盛臭处，诸虫所扰；亦如画瓶，内盛不净。大妹！今日为着何处？是故，大妹！当专其心，思惟此法幻伪不真。如妹思惟眼、色无常，所有着欲之想自消灭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皆悉无常。思惟此已，所有欲意自当消除；思惟六入，便无欲想。』

「是时，长者女便怀恐惧，即前礼辟支佛足，白辟支佛言：『自今已去，改过修善，更不兴欲想。唯愿受悔过，如是再三修行。』

「辟支佛报曰：『止！止！大妹！此非汝咎，是我宿罪，受此形故，使人见起欲情意。当熟观眼，此眼非我，我亦非彼有；亦非我造，亦非彼为，乃从无有中而生，已有便自坏败；亦非往世、今世、后世，皆由合会因缘。所谓合会因缘者，缘是有是，此起则起，此无则无，此灭则灭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复如是，皆悉空寂。是故，大妹！莫着眼色，以不着色，便至安隐之处，无复情欲。如是，大妹！当作是学。』

「尔时，辟支佛与彼女人，说四非常之法已，升在虚空，现十八变，还归所止。

「尔时，彼女人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了无所有，便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法。彼女人复更思惟六情无主，得四等心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

「比丘当知，若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、色、无色爱，憍慢、无明皆悉除尽。是故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告御车人曰：「汝今办羽宝之车，吾欲出外游观。」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勅，即办羽宝之车，前白王曰：「已严驾羽宝之车，王宜知是时。」

波斯匿王将此人便出舍卫城，至彼园观，观诸树木，皆无声响，亦无人民，寂然空虚。见已，便忆如来说诸法之本。是时，彼人在王后，执扇而扇王。「此园果树木皆无声响，亦无人民，寂然空虚，我今欲请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在此游化，然不知如来今为所在？我欲往覲。」

侍人报曰：「释种有村名曰鹿堂，如来在彼游化。」

波斯匿王告曰：「此鹿堂去此近远？」

侍人白王：「如来住处去此不远，计其道里有三由旬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告曰：「速办羽宝之车，我今欲见如来。」

是时，彼人受王教已，即办驾车，前白王曰：「车今已驾，王知是时。」王即乘车往诣彼村。

尔时，众比丘辈于露地而经行，是时王下车至众多比丘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住。是时，王白比丘曰：「如来为所在？吾欲见之。」

众多比丘报曰：「世尊在此讲堂中住，可往见之，勿以为难。王欲去时，徐举其足，无令有声。」是时，波斯匿王还顾视彼侍人，是时侍人便作是念：「王今独与世尊相见，我应住此。」

是时，王独往至世尊所。尔时，世尊以天眼观见波斯匿王在门外立。是时，世尊即从座起与王开门。王见世尊，头面礼足，自称姓名：「我是波斯匿王。」三自称号。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是王，我今释种出家学道。」

时王白佛：「唯愿世尊延寿无穷，使天、人得安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使大王当延寿无穷，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诸有以法化者，皆生天上善处，正使命终之后，名称不朽。世人所传云：『昔有国王以法治化，未曾有枉。』设有人民住此王境界，叹王功德，思忆不忘者，王身在天上，增六事功德。云何为六？一者天寿，二者天色，三者天乐，四者天神足，五者天豪，六者天光。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法治，莫以非法。我今日身中有此功德，应受人恭敬礼拜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如来功德应受人拜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云何言如来应受人礼拜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如来有六功德，应得受人礼拜。云何为六？如来正法甚为和雅，智者所修行，是谓如来初功德，可事、可敬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圣众极为和顺，法法成就；戒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圣众者四双八辈，此是如来圣众，可敬、可贵，世间之大福田，是谓如来第二功德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有四部之众，所施行法皆习行之，更不重受触扰如来，是谓如来第三功德。」

「复次，世尊！我见刹利之姓、婆罗门、居士、沙门，高才盖世，皆来集论议：『我等当以此论往问如来，设彼沙门瞿昙不报此论者，则有缺也；设当能报者，我等当称其善。』是时，四姓来至世尊所，而问此论，或有默然者。尔时，世尊与彼说法，彼闻法已，更不复问事，况复欲论，皆师事如来，是第四功德。

「复次，诸六十二见，欺诳世人，不解正法，由此致愚。然如来能除此诸邪见业，修其正见，是谓第五如来功德。

「复次，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彼若命终，忆如来功德，离三恶趣，得生天上；正使极恶之人，得生天上，是谓第六如来功德。其有众生见如来者，皆起恭敬之心，而供养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王！乃能如来前作师子吼，演如来功德。是故，大王！常当兴心向于如来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王波斯匿说微妙之法，使令欢喜。是时，大王闻佛说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未久，佛告比丘：「汝等当持此法供养，善讽诵念。所以然者，此波斯匿王之所说也。汝等亦当与四部众广演其义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加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告群臣曰：「汝等速驾羽宝之车，吾欲往见世尊！」

是时，群臣受王教勅，即驾羽宝之车，前白王言：「严驾已办，王宜知时。」

时，王乘宝羽之车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阇世王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受我请，在罗阅城九十日夏坐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王请。是时，王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闍世王随时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

尔时，毘舍离城鬼神兴盛，人民死亡不可称计。一日之中死者百数，鬼神罗刹充满其中，面目黄色，或经三、四日而死者。是时，毘舍离人民恐惧，皆集一处，而共论议：「此大城中极为炽盛，土人丰熟，富乐无限，如彼天宫释所住处。然今日为此鬼神所害，尽当死亡，丘荒犹如山野。谁能有此神德，却此灾患？」

是时，人民各自相谓曰：「我等闻：『有沙门瞿昙，所至到处，众邪恶鬼不得烧近。』若当如来来至此者，此诸鬼神各自驰散。但今日世尊在此罗阅城住，为阿闍世所供养，将恐不来此间游化。」

或复有作是说：「如来有大慈悲，愍念众生，遍观一切，未度者使令得度，不舍一切众生，如母爱子。设当有人请者，如来便来，阿闍世王终不留住。谁能堪往至阿闍世王界，而白世尊云：『我等城中今遭此困厄，唯愿世尊慈愍屈顾！』」

尔时，有大长者，名曰最大，集在彼众。是时，诸人语长者曰：「我等闻：『沙门瞿昙所至到处，诸邪恶鬼无能害者。』若当如来至此间者，便能除此灾患。汝可往世尊所，具白此意，使此城廓永得存在。」

是时，长者默然从众人语，即从座起，往至家中。到已，办道路行具，将诸人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毘舍离城中人民遇此灾患，人民之类死亡者多，计彼城中一日之内，连车载尸，动有百数。唯愿世尊垂愍接度，使余人拔择安处，令得无为。又闻：『世尊所至到处，天、龙、鬼神不敢烧近。』愿垂屈顾，至彼城中，度彼人民，安处无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已受罗阅城阿闍世王请。诸佛世尊言无有二，若当阿闍世王见听者，如来当往。」

最大长者白佛言：「此事甚难，阿阇世王终不放如来使至彼国。所以然者，阿阇世王于我国土，无有毫厘之善，长夜求方便，欲害彼民。设当阿阇世王见我者，即取我杀，况复得陈此事！若当闻彼国人民为鬼神所害者，欢喜无量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勿怀恐惧，汝今往至王所，而白此事言：『如来记前王身，终无虚妄，所言无二。父王无咎而取害之，当生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。然今日以离此罪，改其过罪，于如来法中，信根成就，缘此德本，得灭此罪，永无有余，于今身命终，当生拍球地狱中；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上，于彼命终生艳天上；于艳天上命终生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；复还以次来至四天王中。大王当知，二十劫中不堕恶趣，恒在人中生。最后受身，以信坚固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名曰除恶辟支佛。』彼王闻此语，便当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亦当告汝作是语：『随汝所求要愿，吾不违之。』」

是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当持世尊威神至彼王所。」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往彼王所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与诸群臣在高殿上，有所讲论。是时，大长者往至王前，王遥见来，语群臣曰：「若当此人今至此所，汝等欲取何为？」或有作是说：「我等当取五兀之。」

或言：「当梟其首。」

阿阇世王言：「汝等催取杀之，不须见吾。」

是时，长者闻此语已，极怀恐惧，寻时高声而作是语：「我是佛之所使。」

王闻佛音已，即下坐，右膝着地，向如来所，问彼长者曰：「如来何所教勅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世尊记前圣王而无虚妄，所吐言教，终无有二。如来言：『王取父王害之，缘此罪本当入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；然复寻时改过于如来所，今当生拍球地狱中；于彼命终当生四天王中；展转生他化自在天中；还复次来生四王天中，二十劫中不堕三恶趣，流转天、人之中。最后受身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名曰除恶辟支佛，出现于世。』」

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告大长者曰：「汝今欲求何愿，吾当与之。」

长者白王：「所求愿者，王勿见违。」

阿闍世王告曰：「汝今但说欲求何愿，吾不违之。」

长者白王：「毘舍离城人民遇灾，为鬼神所害，不可称计。如今罗刹鬼神极为暴虐。唯愿大王听放世尊至彼世界，令彼鬼神各各驰散！所以然者，我等曾闻：『若如来所至到处，天、龙、鬼神不得其便。』唯愿大王听许世尊至彼国界。」

王闻此语已，便长叹息，告长者曰：「此愿极大，非常人之所及；汝若当随吾求城廓、村落、国财、妻子，吾不悞之。我不虑汝，当屈愿世尊；然我先以许所求之愿，今随汝意。」

是时，长者极怀欢喜，即从座起，辞退而去，往至世尊所言：「阿闍世王以许放世尊诣彼国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并在前，如来自当知时。」

是时，长者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世尊清旦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出迦兰陀竹园所，往诣毘舍离城。尔时，阿闍世王在高楼上，及将持盖一人。尔时，王遥见世尊向彼国界，便自叹息告左右曰：「我等为此长者所欺，我今复用活为？乃使如来出此国界。」

是时，阿闍世王持五百盖，往送世尊，恐有尘坩身。罗阅城中复有五百宝盖从如来后。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复以五百宝盖在虚空中，恐有尘土坩如来身；及诸河神复持五百宝盖在虚空中。是时，毘舍离城人民之类闻世尊今当入城，复持五百宝盖，前迎世尊。尔时，有二千五百宝盖悬在空中。

尔时，世尊见此盖已，实时便笑。此是诸佛世尊常法，设如来笑时，口中便有五色光出，青、黄、白、黑、赤。

侍者阿难见此光明，作此思惟：「此是何缘？设世尊笑，必有因缘，事不唐尔。」是时，阿难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如来终不妄笑，笑必当有缘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见此二千五百宝盖供养如来乎？」

阿难白佛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如来不出家学道者，当二千五百世作转轮圣王，治化人民；以如来出家学道，更不受此宝盖。」

「阿难当知，过去久远，有王名善化治，在蜜絺罗国，以法治化，接纳有方，统此阎浮里地，靡不从令者。尔时，彼王有八万四千夫人嫫女，皆是刹利种姓，第一夫人名曰日光，亦无儿息继嗣者。」

「是时，彼王便作是念：『我今统此阎浮里地，然今无有儿息。』便向诸山神、树神、天地神明求有儿息。又未经数日之中，夫人怀妊。是时，日光夫人白王言：『大王当知，我今觉知有娠，宜自将护。』复经八、九月，生一男儿，颜貌端政，面如桃华色。夫人见已，极怀欢喜，往视大王，王见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及八万四千夫人，见生太子，亦各欢喜。」

「是时，国王召诸群臣国师、道士，使瞻相之，又与立字使世称传。尔时，相师前白王言：『今生太子极为端政，与世有异，其有见者，莫不爱念，今当立名爱念。』自己立字竟，各还所在。是时，国王爱念太子，未曾离目，即与太子起三时讲堂；复以嫫女充满其中，与王太子共相娱乐。」

「尔时，太子便作是念：『此中嫫女，颇有常存不离世间，亦不变易。然观彼众中，尽皆无常，无有常存于世者，悉是幻伪，无有真实，使人民之类染着爱乐，皆不知远离之。我今复用此为？可舍而学道。』是时，爱念太子即以其日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；寻即其夜，断诸结缚，思惟有习之法，皆是磨灭，成辟支佛。成佛已，便说此偈：

「『欲者无常法， 变易无实定，
 知此为大患， 独游不与俱。』」

「是时，辟支佛说此偈已，即飞在虚空，遶彼蜜絺罗城三匝。」

「是时，国王在高殿上，及诸宫人共相娱乐，见辟支佛遶城三匝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：『我今太子，腾在虚空，如彼飞鸟。』又不知成辟支佛，而告之曰：『儿！今来下至此殿上，与吾共相娱乐。』是时，阿难！彼辟支佛寻下殿上，欲度父母故。时王语曰：『太子！今日何为着此娒女衣，又剃须发，与人有异？』辟支佛报曰：『子今所著甚为奇雅，非常人之所习。』时王报曰：『何缘更不至宫中？』辟支佛言：『自今已后，不复习欲，亦不乐此五欲之中。』时王语言：『设不乐此五欲中者，在吾后园中住。』

「尔时，国王即自至园中，造立屋舍。是时，辟支佛欲度父母故，便住彼园馆中受王供养，经历数时，便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王取舍利而耶维之，于彼处立大神祠。是王复以余日往至园中观看，见彼神寺，雕落坏败。见已便作是念：『此是我儿神寺，今以雕坏。』是时，国王即以己盖，覆彼神寺上，皆由爱心未尽。

「是故，阿难！莫作异观，尔时善化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时，以儿故，以一盖覆寺上，缘此德本，流转天、人之间，数百千变为转轮圣王，或为帝释、梵天。我尔时不知是辟支佛，设我知是辟支佛者，其德不可称量。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，更二千五百变作转轮圣王，治化天下；以成道故，今有此二千五百盖，自然应现。是谓，阿难！缘此因缘，如来笑耳。承事诸佛，功德乃尔不可称计。是故，阿难！当求方便，供养诸佛世尊！如是。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是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往诣毘舍离城，住城门中，便说此偈：

「今以成如来， 世间最第一，
持此至诚语， 毘舍离无他。
复以至诚法， 得至涅槃界，
持此至诚语， 毘舍离无他。
复以至诚僧， 贤圣众第一，
持此至诚语， 毘舍离无他。
二足获安隐， 四足亦复然，
行道亦吉祥， 来者亦复然。
昼夜获安隐， 无有触烧者，
持此至诚语， 使毘舍无他。」

如来说此语已，是时罗刹、鬼神各自驰走，不安其所，更不复入毘舍离城；诸有疾病之人各得除愈。

尔时，世尊游在猕猴池侧，国土人民承事供养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随其贵贱，各来饭佛及比丘僧，亦受八关斋，不失时节。

是时，毘舍离城内，有六师在彼游化。所谓六师者：不兰迦叶、阿夷端、瞿耶楼、波休迦梅、先比卢持、尼捷子等。是时，六师集在一处，而作是说：「此沙门瞿昙住此毘舍离城，为人民所供养，然我等不为人民所供养。我等可往与彼论议，何者得胜？何者不如？」

不兰迦叶曰：「诸有沙门、婆罗门不受他语，方便致诘，此非沙门、婆罗门之法；然此瞿昙沙门不受他语，方便致难，我等那得与彼论议？」

阿夷端言：「无施、无受，亦无与者，亦无今世、后世众生之类，亦无善恶之报。」

瞿耶楼说曰：「在恒水侧杀害人民不可称计，积肉成山；在恒水左，作诸功德，缘此都无善恶之报。」

彼休迦梅言：「正使在恒水左，布施、持戒，随时供给不令有乏，亦复无此福报。」

先比卢持言：「无有言语，亦无言语之报，唯默然快乐。」

尼捷子曰：「有言语，亦有言语之报。沙门瞿昙亦是人，我亦是人；瞿昙有所知，我等亦有所知；沙门瞿昙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。若彼沙门现一神足，我等当现二神足；彼现二神足，我现四神足；彼现四，我现八；彼现八，我现十六；彼现十六，我现三十二，恒使增多，终不为彼屈，足得与角力。设彼不受我等论者，即是彼之咎，人民闻已，不复供养，我等便得供养。」

是时，有比丘尼闻此语云：「六师集在一处，生此论本：『沙门瞿昙不受人论，我等足得胜。』」是时，输卢尼比丘尼飞在虚空，向彼六师，而说此偈：

「我师无等伦， 最尊无过者，
是彼尊弟子， 名曰输卢尼。」

汝设有境界， 便与我论议，
我当事事报， 如师子掩鹿。
且舍我尊师， 本无如来者，
我今比丘尼， 足能降外道。」

是比丘尼说此语已，六师尚不能仰视颜色，况与论议。

是时，毘舍离城人民之类，遥见比丘尼在虚空中，共六师而论议，然六师不能报之；各各称庆，欢喜无量：「六师今日屈折于彼。」

是时，六师极怀愁忧，出毘舍离城而去，更不入城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输卢比丘尼与六师共论而得胜，闻已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输卢比丘尼有大神足，有大威神，智慧多闻。我长夜恒生此念：『更无有能与六师共论，唯有如来及此比丘尼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余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此比丘尼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诸比丘！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，所谓输卢比丘尼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六细滑更乐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，是谓六入。凡夫之人，若眼见色，便起染着之心，不能舍离；彼以见色，极起爱着，流转生死，无有解时。六情亦复如是，起染着想，意不能舍离，由是流转，无有解时。」

「若世尊贤圣弟子，眼见色已，不起染着，无有污心，即能分别此眼是无常之法，苦、空、非身之法。六情亦复如是，不起染污心，分别此六情无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法。当思惟此时，便获二果，于现法中得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犹如有人极饥，欲修治谷麦，扬治令净而取食之，除去饥渴。贤圣弟子亦复如是，于此六情，思惟污露不净，即成道迹，入无余涅盘界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灭此六情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等法品第三十九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于现法中受乐无穷，欲得尽漏，便能获之。云何为七法？于是，比丘知法、知义、知时，又能自知，复能知足，亦复知入众中，观察众人，是谓七法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法？于是，比丘知法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偈、因缘、譬喻、本末、广演、方等、未曾有、广普、授决、生经。若有比丘不知法者，不知十二部经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解了法故，名为知法。如是，比丘解了于法。」

「云何比丘解了于义？于是，比丘知如来机趣，解了深义，无所疑难。若有比丘不解了义者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知深义故，名为解义也。如是，比丘能分别义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其时宜？于是，比丘知其时节，可修观时便修观，可修止时便修止，可默知默，可行知行，可诵知诵，可授前人便授前人，可语知语。若有比丘不知此者，不知止观进止之宜，此非比丘。若复比丘知其时节，不失时宜，此名为随其方宜。如是，比丘知其时宜。

「云何比丘自能修己？于是，比丘能自知己：『我今有此见闻念知，有如是智慧，行步进止，恒随正法。』若有比丘不能自知智慧之宜，出入行来，此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自修己进止之宜，此名为自修己行，是谓比丘能自知己。

「云何比丘自知止足？于是，比丘能自筹量睡眠、觉寤、坐卧、经行、进止之宜，皆能知止足。若有比丘不能知是者，则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能解了此故，名为知足。如是，比丘名为知足。

「云何比丘知入大众？于是，比丘分别大众，此是刹利种，此是婆罗门众，此是长者众，此是沙门众，我当以此法宜则适彼众中，可语可默，皆悉知之。若有比丘不知入众，此非比丘。以其比丘知入大众故，名为知入众也。是谓比丘知入大众也。

「云何比丘知众人根元？比丘当知，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或有一人，欲往至园中亲覲比丘；彼第二人不喜至彼观见比丘。彼人欲至园中亲覲比丘者，此人最为上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虽至比丘所，然不问其宜；彼第二人亦不往至寺中见比丘。彼至寺人最为第一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至比丘所问讯时宜；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问讯时宜。彼人至寺者，最尊第一，出彼人上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至比丘所，至心听法；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，不至心听法。彼至心听法者，于彼人最为第一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能观察法，受持讽诵；彼第二人，不能受持讽诵。彼人受持讽诵者，于此人上最为第一。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，闻法解其义；彼第二人，闻法不解其义。彼人闻法解义者，于此人最尊第一。」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有一人闻法，法成就；彼第二人不闻法，法不成就。彼人法法成就者，于此人第一。」

「比丘！复有二人。云何为二？彼一人闻法能堪忍修行，分别护持正法；第二人不能堪忍修行其法。彼能修行法者，于此诸人最尊第一。犹如牛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最为第一，无能及者。此亦如是，若有人能修行者，此人最为第一，无能及者，是谓比丘观察人根。若有人不了此者，则非比丘也。以其比丘闻法分别其义者，此为最上。如是比丘观察人根。若有比丘成就七法者，于现法中快乐无为，意欲断漏亦无有疑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此七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三十三天昼度树，本纵广五十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东、西、南、北荫覆五十由旬，三十三天在彼四月自相娱乐。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彼昼度树华叶凋落，萎黄在地。尔时，诸天见此瑞应，普怀欢喜，欣情内发：『此树不久当更生华实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彼树华实皆悉凋落，捐弃在地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倍复欢喜，自相谓言：『此树不久当作灰色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复经历数时，彼树便作灰色。是时，三十三天已见此树而作灰色，甚怀喜悦，自相谓言：『而今此树已作灰色，不久当生罗网。』是时，三十三天见此昼度树已生罗网，不久当生霜节。尔时，三十三天见已，复怀欢喜：『此树今日已生霜节，不久当复开敷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三十三天已见此树渐渐开敷，各怀欢喜：『此树不久渐渐开敷，不久当尽着华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彼树普悉开敷，皆怀欢喜：『此树今日皆悉着华。』尔时，此香逆风，百由旬内无不闻香者。尔时，诸天四月之中于彼自相娱乐，乐不可计。」

「此亦如是，若贤圣弟子意欲出家学道时，如似彼树始欲凋落。」

「复次，贤圣弟子捐弃妻财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剃除须发，如似彼树叶落在地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若贤圣弟子无贪欲想，除不善法，念持欢喜，游志一禅，似彼昼度树而作灰色。」

「复次，贤圣弟子有觉、有观息，内有欢喜，专其一心，无觉、无观、游心二禅，如似彼树而生罗网。」

「复次，贤圣弟子念而有护，自觉身有乐，诸贤圣所救，护念具足，游在三禅，如似彼树而生雹节。」

「复次，贤圣弟子苦乐已尽，先无愁忧，无苦无乐，护念清净，游志四禅，如似彼树渐渐开敷。」

「复次，贤圣弟子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现法中而自娱乐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如似彼树皆悉敷花。」

「是时，贤圣弟子戒德之香，遍闻四远，无不称誉者，四月之中而自娱乐，游心四禅，具足行本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戒德之香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」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七事水喻，人亦如是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七事水喻而似人？犹如有人没在水底，如复有人暂出水还没，如复有人出水观看，如复有人出头而住，如复有人于水中行，如复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，如复有人已到彼岸。是谓，比丘！七事水喻出现于世。

「彼云何人没在水底而不得出？于是，或有一人，不善之法遍满其体，当经历劫数，不可疗治，是谓此人没在水底。

「彼何等人出水还没？或有一人信根渐薄，虽有善法而不牢固，彼身、口、意行善，后复身、口、意行不善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，是谓此人出水还没。

「彼何等人出水观看？于是，或有人有信善根，身、口、意行，更不增益其法，自守而住，彼身坏命终，生阿须伦中，是谓此人出水而观。

「彼何等人出水住者？于是，或有人有信精进，断三结使，更不退转，必至究竟成无上道，是谓此人出水而住。

「彼何等人欲渡水者？于是，或有人信根精进，恒怀惭愧，断三结使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来至此世而断苦际，是谓此人欲渡水者。

「彼何等人欲至彼岸？或有人信根精进，断下五结，成阿那含，即彼般涅槃，更不来此世，是谓此人欲至彼岸者也。

「何等人已至彼岸者？于是，或有一人，信根精进而怀惭愧，尽有漏成无漏，于现法中而自娱乐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于此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，是谓此人已渡彼岸者也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七人水喻向汝等说，诸佛世尊所应修行接度人民，今已施行。当在闲居静处，若在树下，当念坐禅，勿起懈怠。此是我之教诲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圣王在远国治化，七法成就，不为怨家盗贼所擒获。云何为七？然彼城郭极为高峻，修治齐整，是谓彼王先成就第一之法。复次，彼城门户牢固，是谓彼城成就第二法。复次，彼城外堑极深且广，是谓此城成就第三之法。复次，彼城内多诸谷米，仓库盈满，是谓彼城成就第四之法。复次，彼城饶诸薪草，是谓彼城成就第五之法。复次，彼城多诸器械，备诸战具，是谓彼城成就六法。复次，彼城主极聪明高才，豫知人情，可鞭则鞭，可治则治，是谓彼城成就七法，外境不能来侵。是谓，比丘！彼城国主成就此七法，外人不得烧近。

「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成就七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。云何为七？于是，比丘！戒律成就，威仪具足，犯小律尚畏，何况大者！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，弊魔不得其便，犹如彼城，高广极峻，不可沮坏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若眼见色，不起想着，亦不兴念，具足眼根，无所缺漏，而护眼根；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、意法，亦复如是，亦不起想，具足意根而无乱想，具足拥护意根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，如彼城郭，门户牢固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多闻不忘，恒念思惟正法道教，昔所经历皆悉备知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三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，如彼城郭，外堑极深且广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多诸方便，所有诸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具足清净，得修梵行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四法，如彼城郭，多诸谷米，外寇不敢来侵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思惟四增上心之法，亦不脱漏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五之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，如彼城郭，多诸薪草，外人不能来触烧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得四神足，所为无难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六之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，如彼城内，器械备具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具能分别阴、入、界，亦复分别十二因缘所起之法，是谓比丘成就此七法，弊魔波旬不得其便，如彼城郭之主，聪明高才，可收则收，可舍则舍。

「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具知分别阴、持、入诸病。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者，弊魔波旬终不得其便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宜，分别阴、持、入及十二因缘，不失次第，便度魔界，不处其中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七神止处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彼云何名为七神识住处？所谓众生若干种身想，所谓人及天也。又复众生若干种身而有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也，初出现世；又复众生一身若干想，所谓光音天也；又复众生一身一想，所谓遍净天也；又复众生无量空，空处天也；又复众生无量识，识处天也；又复众生无有处，无有处天也。是谓，比丘！七识住处，我今已说七识处，诸佛世尊所可施行接度人民，今日已办。当在闲居树下，善修其行，勿有懈怠。此是我之教诲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当于尔时，尊者均头身抱重患，卧在床褥，不能自起居。是时，均头便念：「如来世尊今日不见垂愍，又遭重患，命在不久，医药不接。又闻世尊言：『一人不度，吾终不舍。』然今独见遗弃，将何苦哉！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均头比丘作是称怨。是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皆集至均头比丘所，问其所疾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世尊将众多比丘渐渐至均头比丘房。是时，均头遥见如来来，即自投地。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「汝今抱患极为笃重，不须下床，吾自有坐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「汝所患为增为损，不增损乎？有能堪任受吾教也？」

是时，均头比丘白佛言：「弟子今日所患极笃，但有增无损也。所服药草，靡不周遍。」

世尊问曰：「视瞻病者竟为是谁？」

均头白言：「诸梵行来见瞻视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均头曰：「汝今堪与吾说七觉意乎？」

均头是时，三自称说七觉意名：「我今堪任于如来前说七觉意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能堪任向如来说，今便说之。」

是时，均头白佛言：「七觉意者，何等为七？所谓念觉意，如来之所说，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。是谓，世尊！有此七觉意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尔时，尊者均头说此语已，所有疾患，皆悉除愈，无有众恼。是时，均头白世尊言：「药中之盛，所谓此七觉意之法是也。欲言药中之盛者，不过此七觉意，今思惟此七觉意，所有众病皆悉除愈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受持此七觉意法，善念讽诵，勿有狐疑于佛、法、众者，彼众生类所有疾患皆悉除愈。所以然者，此七觉意甚难晓了，一切诸法皆悉了知，照明一切诸法，亦如良药疗治一切众病，犹如甘露食无厌足。若不得此七觉意者，众生之类流转生死。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七觉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时，便有七宝出现世间。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，是为七宝。是谓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七宝流布世间。」

「若如来出现世间时，便有七觉意宝出现世间。云何为七？所谓念觉意、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，出现于世。若如来出现世间时，便有此七觉意宝出现世间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修此七觉意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转轮圣王出现世间，尔时便选择好地而起城郭，东、西十二由旬，南、北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快乐不可言。尔时，彼城外郭，七重围绕，七宝厕其间。所谓七宝者，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琥珀、玛瑙、[王*车]璆，是谓七宝。复有七宝塹遶彼七重，极为深广，人所难踰，其间皆有金沙。复有七宝树兼生其间；然彼树复有七种色，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、[王*车]璆、玛瑙、琥珀。然彼城中周匝有七重门，皆悉牢固，亦七宝所

造。银门以金间施其间，金门以银间错其间，水精门以琉璃间错其间，琉璃门以水精间错其间，玛瑙门以琥珀间错其间，甚为快乐，实不可言。然彼城中四面有四浴池，一一浴池纵广一由旬，自然有水，金、银、水精所造。银水池冻，便成银宝，金池水冻，便成金宝，然转轮圣王以此为用。

「尔时，彼地城中有七种音声。云何为七？所谓贝声、鼓声、小鼓声、钟声、细腰鼓声、舞声、歌声，是谓七种声。尔时，人民以此恒相娱乐。然彼众生无有寒温，亦无饥渴，亦无疾病。然转轮圣王在世游化，成就此七宝及四神足，无有缺减，终无亡失。转轮圣王云何成就七宝？所谓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居士宝、典兵宝。复有千子，极为勇猛，能降伏外寇，此阎浮里地不以刀杖化彼国。」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轮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是时，转轮圣王十五日清旦沐浴洗头，在大殿上玉女围遶。是时，轮宝千辐具足，从东方来而在殿前，光曜煌煌，非人所造，去地七刃，渐渐至王前住。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『吾从旧人边闻：「转轮王十五日沐浴头、手，在殿上坐，是时轮宝自然从东方来在王前住。」吾今当试此轮宝。』是时，转轮王以右手执轮宝，而作是说：『汝今以法回转，莫以非法。』是时，轮宝自然回转，又在空中住。转轮圣王复将四部兵，亦在虚空中。是时，轮宝回向东方，转轮圣王亦从宝轮而去。若轮宝住时，是时转轮圣王所将之众，亦在中住。是时，东方粟散王及人民之类，遥见王来皆悉起迎，又以金钵盛碎银，银钵盛碎金，奉上转轮圣王，而白王言：『善来，圣王！今此方域人民炽盛，快乐不可称计，唯愿大王当于中治化！』是时，转轮圣王告彼民曰：『汝等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亦莫杀生、窃盗、淫泆，慎莫非法治化。』是时，轮宝复移至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普绥化人民；还来至王治处，去地七刃而住。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轮宝也。」

是时，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象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当知，转轮圣王于十五日中，沐浴澡洗在大殿上。是时，象宝从南方来，而有六牙，衣毛极白，七处齐整，皆以金、银、珍宝而校饰之，能飞行虚空。尔时，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『今此象宝极为殊妙，世之希有，体性柔和，不行卒暴，我今当试此象宝。』是时，转轮圣王清旦日欲初出，乘此象宝，游四海外，治化人民。如是，转轮圣王成就象宝。」

是时，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马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是时马宝从西方来，毛衣极青，尾毛朱光，行不移动，能飞在虚空，无所罣碍。见已，极怀喜悦：『此马宝实为殊妙，今当役之，又体性良善，无有暴疾，吾今当试此马宝。』是时，转轮圣王即乘此马，经四天下，治化人民，还来至王治处。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马宝。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复以何缘成就珠宝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是时珠宝从东方来，而有八角，四面有火光，长一尺六寸，转轮圣王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此珠宝极为殊妙，吾今当试之。』是时，转轮圣王夜半悉集四部之兵，以此摩尼宝举着高幢头，是时光明照彼国界十二由旬。尔时，城中人民之类，见此光已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『日今已出，可理家事。』是时，转轮圣王在殿上普见人民已，还入宫中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持此摩尼举着宫内，内外悉明，靡不周遍。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珠宝也。」

尔时，比丘白佛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玉女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当知，若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自然有此玉女宝现，颜貌端政，面如桃花色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体性柔和，不行卒暴，口气作优钵华香，身作栴檀香。恒侍从圣王左右，不失时节，常以和颜悦色，视王颜貌。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玉女之宝。」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「转轮王云何成就居士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居士宝出现世间，不长不短，身体红色，高才智达，无事不开，又得天眼通。是时，居士来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唯愿圣王延寿无穷！若王欲须金、银、珍宝者，尽当供给。』是时，居士以天眼观有宝藏者、无宝藏者，皆悉见之，王有所须宝，随时给施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欲试彼居士时，便将此居士度水，未至彼岸，便语居士言：『我今欲须金、银、珍宝，正尔便办。』长者报曰：『前至岸上当供给。』转轮圣王言：『我今此间须宝，不须至岸上。』是时，居士即前长跪叉手向水，寻时水中七宝踊出。是时，转轮圣王语彼长者：『止！止！居士，更不须宝。』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居士宝也。」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典兵之宝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宝，自然来应，聪明盖世，豫知人情，身体好色，来至转轮圣王所，白圣王言：『唯愿圣王快自娱乐！若圣王欲须兵众，正尔给办，进止之宜，不失时节。』是时，典兵宝随王所念，运集兵众，在王左右。是时，转轮圣王欲试典兵宝。是时，便作是念：『使我兵众正尔运集。』寻时，兵众在王门外。若转轮圣王意欲使兵众住便住，进便进。如是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典兵之宝。比丘当知，转轮圣王成就此七宝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「转轮圣王云何成就四神足快得善利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于是，转轮圣王颜貌端政，世之希有，出过世人，犹彼天子无能及者，是谓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一神足。

「复次，转轮圣王聪明盖世，无事不练，人中之雄猛，尔时智慧之丰，无过此转轮圣王。是谓成就此第二神足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无复疾病，身体康强，所可饮食，自然消化，无便利之患。是谓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第三之神足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转轮圣王受命极长，寿不可计，尔时人之命，无过转轮圣王之寿。是谓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成就此第四神足。是谓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有此四神足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若转轮圣王命终之后，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转轮圣王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受命千岁。所以然者，转轮圣王自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杀生；自不窃盗，复教他人使不偷盗；自不淫泆，复教他人使不行淫；自不妄语，复教他人使不妄语；自行十善之法，复教他人使行十善。比丘当知，转轮圣王缘此功德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「转轮圣王甚可贪慕，欲言是人，复非是人，然其实非天，又施行天事，受诸妙乐，不堕三恶趣。若我今日持戒勇猛，所有之福，使将来之世得作转轮圣王者，不亦快哉！」

尔时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中所念，告彼比丘曰：「今在如来前勿作是念。所以然者，转轮圣王虽成就七宝，有四神足，无能及者，犹不免三恶之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之道。所以然者，转轮圣王不得四禅、四神足，不得四谛，由此因缘，复堕三恶趣。人身甚为难得，遭值八难，求出甚难；生正国中，亦复不易；求善良友，亦复不易；欲与善知识相遇，亦复不易；欲从如来法中学道者，亦复难遇；如来出现，甚不可遭；所演法教，亦复如是，解脱、四谛及四非常，实不可得闻。转轮圣王于此四法，亦不得究竟。若，比丘！如来出现世时，便有此七宝出现世间，如来七觉意宝，至边究竟，天、人所誉。比丘今日善修梵行，于此现身得尽苦际，用此转轮圣王七宝乎？」

尔时，彼比丘闻如来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道教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欲修无上正业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彼比丘便成罗汉。

尔时，彼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童真迦叶在舍卫国昼闇园中。

是时，迦叶夜半而经行。尔时，有天来至迦叶所，在虚空中语迦叶言：「比丘当知，此舍夜便有烟，昼日火然。婆罗门语智者曰：『汝今持刀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当见有负物，当拔济之。汝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当见山，汝今当舍山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必见虾蟆，今当舍虾蟆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当见肉聚，已见肉聚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当凿山时，当见枷，已见枷，便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当见二道，已见二道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当见树枝，已见树枝，当舍离之。汝今当凿山，已凿山，见龙，已见龙，勿共语，当自归命，慕令得所。』比丘！当善思念此义；设不解者，便往至舍卫城，到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若如来有所说者，善念行之。所以然者，我今亦不见有人、沙门、婆罗门、魔、若魔天能解此义者，除如来及如来弟子。若从我闻。」

是时，迦叶报天曰：「此事甚佳。」

尔时，迦叶清旦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迦叶问世尊曰：「今当问如来义，天之所说，何所趣向？何以故舍夜有烟，昼便火然？何以故名为婆罗门？何以故名为智者？又言凿山者，其义何所趣向？言刀者，亦所不解？何以故名为负物？又言山者，其义云何？何以故复言虾蟃？何以故复言肉聚？何以故复言枷？何以故复言二道？树枝义其义云何？何以故名龙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舍者，即是形体也。四大色所造，受父母血脉渐渐长大，恒当养食，不令有乏，是分散法。夜有烟者，众生之类心之所念是。昼日火然者，身、口、意所造行是也。婆罗门者，是阿罗汉也。智者，是学人也。凿山者，精进之心是也。刀者，智慧是也。负物者，是五结也。山者，是憍慢也。虾蟃者，瞋恚心是也。肉聚者，贪欲是也。枷者，五欲是也。二道者，疑是也。树枝者，是无明也。龙者，是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是。彼天所说，其义如是。汝今当熟思惟，不久当尽有漏。」

尔时，迦叶受如来如是之教，在闲静之处，而自修行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迦叶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迦叶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满愿子亦将五百比丘游本生处。尔时，世尊于罗阅城九十日夏坐已，渐渐在人间游化，来至舍卫城中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各散在人间，亦来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世尊问诸比丘：「汝等为在何处夏坐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在本所生处而受夏坐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所生之处比丘之中，能自行阿练若，复能称誉阿练若，自行乞食，复教他人使行乞食，不失时宜，自着补纳衣，复教他人使着补纳衣，自修知足，亦复叹誉知足之行，自行少欲，亦复叹说少欲之行，自乐闲静之处，复教他人使在闲静之处，自守其行，复教他人使守其行，己身戒具清净，复教他人使修其戒，己身三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三昧，己身智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智慧，己身解脱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解脱，己身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此法，身能教化不有厌足，说法无懈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比丘满愿子于此诸比丘中，堪任教化，己身修阿练若行，亦复叹誉阿练若行，己身着补纳衣，少欲知足，精进勇猛，乞食，乐闲静之处，戒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复教他人使行此法，自能教化，说法无厌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法。是时，诸比丘闻佛说法已，小停左右，便从坐起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舍利弗去世尊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舍利弗便作是念：「今满愿子快得善利。所以然者，诸梵行比丘叹誉其德，然复世尊称可其语，亦不逆之。我当何日与彼人得共相见，与其谈论？」

是时，满愿子于本生处，教化周讫，渐渐人间教化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。是时，满愿子闻说法已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以尼师檀着右肩上，往诣昼闇园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，遥见满愿子以尼师檀着右肩上，至彼园中，见已，即往至舍利弗所，白舍利弗言：「世尊常所叹满愿子方至如来所，从佛闻法，今诣园中，尊者宜知是时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闻比丘语，即从坐起，以尼师檀着右肩上，往至彼园中。

是时，满愿子在一树下结跏趺坐，舍利弗亦复在一树下端坐思惟。是时，舍利弗便从坐起，往至满愿子所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舍利弗问满愿子曰：「云何，满愿子。为由世尊得修梵行为弟子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

时，舍利弗复问曰：「复因世尊得修清净戒乎？」

满愿子言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为由心清净于如来所，而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为见清净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为无犹豫，得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曰：「为由行迹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于道之中，智修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知见清净，得修梵行乎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非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我今所问，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乎？汝复报吾言：『如是。』吾复问，智慧、心清净，道知见清净，得修梵行耶？汝复言：『非也。』汝今云何于如来所，得修梵行耶？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戒清净义者，能使心清净，心清净义者，能使见清净，见清净义者，能使无犹豫清净，无犹豫清净义者，能使行迹清净，行迹清净义者，能使道清净，道清净义者，能使知见清净，知见清净义者，能使入涅槃义，是谓于如来所得修梵行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汝今所说义，何所趣向？」

满愿子言：「我今当引譬喻解此义，智者以譬喻解此义，智者自寤。犹如今日波斯匿王，从舍卫城至婆祇国，两国中间布七乘车。是时，波斯匿王出城先乘一车，至第二车，即乘第二车，复舍第一车，小复前行，乘第三车而舍第二车，小复前行，乘第四车而舍第三车，小复前行，乘第五车而舍第四车，又复前行，乘第六车而舍第五车，又复前行，乘第七车而舍第六车，入婆祇国。是时，波斯匿王以至宫中。设有人问：『大王今日为乘何等车来至此宫？』彼王欲何报。」

舍利弗报言：「设当有人问者，当如是报曰：『吾出舍卫城，先乘第一车至第二车，复舍第二车乘第三车，复舍第三车乘第四车，复舍第四车乘第五车，复舍第五车乘第六车，复舍第六车乘第七车，至婆祇国。』所以然者，皆由前车至第二车，展转相因，得至彼国。设有人问者，应当作是报之。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戒清净义，亦复如是。由心清净，得见清净，由见清净，得至除犹豫清净，由无犹豫义，得至行迹清净，由行迹清净义，得至道清净，由道清净义，得至知见清净，由知见清净义，得至涅槃义，于如来所得修梵行。所以然者，戒清净义者，是受人之貌，然如来说使除受人，心清净义亦是受人之貌，然如来说除受人，乃至知见之义亦是受人，如来说除受人，乃至涅槃。如来所得修梵行。若当戒清净，于如来所得修梵行者，凡夫之人亦当取灭度。所以然者，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，世尊所说者，以次成道，得至涅槃界，非独戒清净，得至灭度。犹如欲上七重楼上，要当以次而至。戒清净义，亦复如是。渐渐至心，由心至见，由见至无犹豫，由无犹豫净至于行迹，由净行迹得至于道，由于净道得至知见，由净知见得至涅槃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即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快说此义，汝今为名何等？诸比丘梵行之人，称汝何等号？」

满愿子言：「我今名为满愿子，母姓弥多那尼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满愿子！贤圣法中实无等伦，怀抱甘露，演布无穷，我今所问甚深之义，汝尽演说。设当诸梵行人以首戴行世间，犹不能得报其恩。其有来亲近问讯者，彼人快得善利，我今亦得其善利，承受其教。」

满愿子报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言。汝今为名何等？诸比丘为何等号？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我名忧波提舍，母名舍利，诸比丘号吾为舍利弗。」满愿子言：「我今与大人共论，先亦不知法之大主来至此间，设当知尊者舍利弗来至此者，亦无此辩共相酬答，然尊问此甚深之义，寻时发遣。善哉！舍利弗！佛弟子中最为上首，恒以甘露法味而自娱乐，设当诸梵行人，以首戴尊者舍利弗行世间，从岁至岁，犹不能报斯须之恩。其有众生来问讯尊者、亲近者，彼人快得善利，我等亦快得善利。」

尔时，二贤在彼园共如是论议。

是时，二人各闻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等法及昼度 水及城郭喻
识·均头·二轮 波蜜及七车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七日品第四十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，作如是论议：「此须弥山极为广大，非众山之所及，甚奇！甚特！高广极峻。如是，不久当复坏败，无有遗余，依须弥山更有大山，亦复坏败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众多比丘而作是论，即从座起，往至彼讲堂所，即就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在此为何等论？欲何所施行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诸人集此，论其法事，向所论说，皆自如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比丘！汝等出家正应法论，亦复不舍贤圣默然。所以然者。若比丘集聚一处，当施行二事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当共法论，二者当贤圣默然。汝等论此二事，终获安隐，不失时宜。汝等向者，作何等如法之义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今众多比丘来集此堂，作如是论议：『甚奇！甚特！此须弥山极高广大，然此须弥山如是不久当复败坏，及诸四面铁围山亦当如是坏败。』向者，集此作如法论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欲闻此世间境界坏败之变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以时演说，使众生之类心得解脱。」

世尊告诸比丘曰：「汝等善思念之，藏在心怀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须弥山者极为广大，非众山所及。若比丘欲知须弥山，出水上高八万四千由旬，入水亦深八万四千由旬。然须弥山四种宝所造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；又有四角，亦四种所造：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；金城银郭，银城金郭，水精城琉璃郭，琉璃城水精郭。然须弥山上有五种天在彼居止，皆由宿缘而住彼间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彼银城中，有细脚天在彼居止；彼金城中，有尸利沙天在彼居止；水精城中，有欢悦天在彼居止；琉璃城中，有力盛天在彼居止；金、银城中间，毘沙门天王在彼居住，将诸阅叉不可称计。金城、水精城中间，有毘留博叉天王，将诸龙神在彼居止；水精城、琉璃城中间，有毘留勒叉天王在彼居止；琉璃城、银城中间，有提头赖咤天王在彼居止。

「比丘当知，须弥山下有阿须伦居止。若阿须伦欲与三十三天共鬪时，先与细脚天共鬪；设得胜，复至金城与尸利沙天共鬪；已胜尸利沙天，复至水精城与欢悦天共鬪；已胜彼，复至琉璃城；已胜彼天，便共三十三天共鬪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须弥山顶三十三天在彼居止，昼夜照明，光自相照，故致此耳。依须弥山，日月流行，日天子城郭纵广五十一由旬，月天子城郭纵广三十九由旬，最大星纵广一由旬，最小星纵广二百步。须弥山顶东、西、南、北，纵广八万四千由旬，近须弥山南有大铁围山，长八万四千里，高八万里。又此山表，有尼弥陀山围彼山；去尼弥陀山，复有山名佉罗山；去此山，复更有山名俾沙山；去此山，复更有山名马头山；复更有山名毘那耶山；次毘那耶有山名铁围大铁围山。

「铁围中间有八大地狱，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。然彼铁围山于阎浮里地多所饶益，阎浮里地设无铁围山者，此间恒当臭处。铁围山表有香积山，香积山侧有八万四千白象王，止住彼间，各有六牙，金银校饰。彼香山中有八万四千窟，诸象在彼居止，皆金、银、水精、琉璃所造。最上象者，释提桓因躬自乘之，最下者，转轮圣王乘之。香积山侧有摩陀池水，皆生优钵莲华、拘牟头华，然彼诸象掘根而食。摩陀池水侧复有山名优阁伽罗，然彼山皆生若干种草木，鸟狩虫蠹悉在彼间。依彼山，皆有神通得道之人而往彼间。次复有山名般荼婆，次复有山名耆闍崛山，此是阎浮里地所依之处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若此世间欲坏败时，然天不降雨，所种生苗不复长大，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。一切诸行皆归无常，不得久住。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此四大驶河，所谓恒伽、私头、死陀、婆叉，亦复枯竭而无遗余。如是，比丘！无常百变，正谓此耳。

「比丘！或有是时，若此世间有二日出时，是时百草树木皆悉凋落。如是，比丘！无常变易，不得久停，是时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。比丘当知，若二日出时，尔时四大海水百由旬内皆悉枯竭，渐渐至七百由旬，水自然竭。

「比丘当知，若世间三日出生时，四大海水千由旬内，水自然竭，渐渐乃至七千由旬，水自然竭。

「比丘当知，若四日出生时，四大海水深千由旬在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不得久住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。若世间有五日出时，是时四大海水，余有七百由旬水，渐渐至百由旬。比丘当知，若五日出时，是时海水一由旬在，渐渐水竭

而无遗余。若五日出时，余正有七尺水在，五日出时，海水尽竭无有遗余。比丘当知，一切行无常，不得久住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六日出时，此地厚六万八千由旬皆悉烟出，须弥山亦渐渐融坏。若六日出时，此三千大千国土皆悉融坏，犹如陶家烧瓦器也。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，亦复如是，洞然火出，靡不周遍。比丘当知，若六日出时，八大地狱亦复消灭，人民命终。依须弥山五种之天，亦复命终，三十三天、艳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亦复命终，宫殿皆空。若六日出时，是时须弥山及三千大千刹土，皆悉洞然而无遗余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行无常，不得久住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若七日出，是时此地虽厚六万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刹土，皆悉火起。若复七日出时，此须弥山渐渐融坏，百千由旬自然崩落，永无有余，亦复不见尘烟之分，况见灰乎！是时，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宫殿，皆悉火然，此间火炎乃至梵天上。新生天子在彼天宫者，由来不见劫烧，见此炎光，普怀恐惧，畏为火所烧。然彼旧生天子等曾见劫烧，便来慰劳后生天子：『汝等勿怀恐惧，此火终不来至此间。』比丘当知，七日出时，从此间至六天，乃至三千大千刹土，悉为灰土，亦无形质之兆。如是，比丘！一切行无常，不可久保，皆归于尽。尔时，人民命终，尽生他方刹土，若生天上。设复地狱中众生宿罪已毕，生天上、若他方刹土；设彼地狱众生罪未毕者，复移至他方刹土。比丘当知。若七日出时，无复日月光明、星宿之兆，是时日月已灭，无复昼夜。是谓，比丘！由缘报故，致此坏败。

「比丘复当知，劫还成就时，或有是时，火还自灭，虚空之中有大云起，渐渐降雨。是时，此三千大千刹土，水遍满其中，水乃至梵天上。比丘当知，是时此水渐渐停住而自消灭。复有风起，名曰随岚，吹此水聚着一处。是时，彼风起千须弥山、千祇弥陀山、千尼弥陀山、千佉罗山、千伊沙山、千毘那山、千铁围山、千大铁围山；复生八千地狱，复生千马头山、千香积山、千般荼婆山、千优闍伽山、千阎浮提、千瞿耶尼、千弗于逮、千鬱单曰；复生千海水；复生千四天王宫、千三十三天、千艳天、千兜术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水灭地复还生。是时，地上自然有地肥，极为香美，胜于甘露。欲知彼地肥气味，犹如甜蒲桃酒。比丘当知，或有此时，光音天自相谓言：『我等欲至阎浮提，观看彼地形还复之时。』光音天子来下

世间，见地上有此地肥，便以指尝着口中而取食之。是时，天子食地肥多者，转无威神，又无光明，身体遂重而生骨肉，即失神足，不复能飞；又彼天子食地肥少，身体不重，亦复不失神足，亦能在虚空中飞行。

「是时，天子失神足者，皆共呼哭自相谓言：『我等今日极为穷厄，复失神足。』即住世间，不能复还天上，遂食此地肥。各各相视颜色。彼时天子欲意多者，便成女人，遂行情欲，共相娱乐。是谓，比丘！初世成时，有此淫法，流布世间，是旧常之法，女人必出于世；亦复旧法，非适今也。是时，余光音天见此天子以堕落，皆来呵骂而告之曰：『汝等何为行此不净之行？』是时，众生复作是念：『我等当作方便，宜共止宿，使人不见。』转转作屋舍，自覆形体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因缘，今有屋舍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地肥自然入地，后转生粳米，极为鲜净；亦无皮表，极为香好，令人肥白；朝收暮生，暮收朝生。是谓，比丘！尔时始有此粳米之名生。比丘！或有是时，人民懈怠不勤生活。彼人便作是念：『我今何为日日收此粳米？应当二日一收。』是时，彼人二日一收粳米。尔时，人民展转怀妊，由此转有生分。

「复有众生语彼众生言：『我等共取粳米。』是时，彼人报曰：『吾以取二日食粮。』此人闻已，复生此念：『我当储四日食粮。』实时办四日食粮。复有众生语彼众生：『可共相将外收粳米。』此人报曰：『吾以收四日食粮。』彼人闻已，便生此念：『吾当办八日食粮。』即办八日食储。尔时，彼粳米更不复生。

「是时，众生各生此念：『世间有大灾患，今此粳米遂不如本，今当分此粳米。』实时分粳米。尔时众生复生此念：『我今可自藏粳米，当盗他粳米。』是时，彼众生自藏粳米，便盗他粳米。彼主见盗粳米，语彼人曰：『汝何故取吾粳米？今舍汝罪，后莫更犯。』尔时，世间初有此盗心。是时，复有众生闻此语，复自生念：『我今可藏此已粳米，当盗他粳米。』是时，彼众生便舍己物，而取他物。彼主见已，语彼人曰：『汝今何为取我粳米乎？』然彼人默然不对。是时，物主实时手拳相加，自今已后，更莫相侵。

「是时，众多人民闻众生相盗，各共运集，自相谓言：『世间有此非法，各共相盗。今当立守田人，使守护田。其有众生聪明高才者，当立为守田

主。』是时，即选择田主而语之曰：『汝等当知，世间有此非法窃盗，汝今守田当雇其直，诸人民来取他粳米者，即惩其罪。』尔时，即安田主。比丘当知，尔时，其守田者，号为刹利种，皆是旧法，非为非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始有刹利种， 姓中之上者，
 聪明高才人， 天人所敬待。」

「尔时，其有人民侵他物者，是时刹利取惩罚之。然复彼人不改其愆，故复犯之。是时刹利之主勅作刀杖，取彼人而梟其首。尔时，世间初有此杀生。是时，众多人民闻此教令：『其有窃盗粳米者，刹利主即取杀之。』皆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各作草庐于中坐禅，修其梵行，而一其心，舍离家业、妻子、儿妇独静其志，修于梵行。因此已来，而有婆罗门之名姓。是时，便有此二种姓出现世间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彼时由盗故便有杀生，由杀故便有刀杖。是时，刹利主告人民曰：『其有端政高才者，当使统此人民。』又告之曰：『其有人民窃盗者，使惩其罪。』尔时，便有此毘舍种姓，出现于世。」

「尔时，多有众生便生此念：『今日众生之类各共杀生，皆由业之所致也，今可来往周旋以自生活。』尔时，便有首陀罗种姓，出现世间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初有刹利种， 次有婆罗门，
 第三名毘舍， 次复首陀姓。
 有此四种姓， 渐渐而相生，
 皆是天身来， 而同为一色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尔时，有此杀、盗心，无复有此自然粳米。」

「尔时，便有五种谷子：一者根子，二者茎子，三者枝子，四者华子，五者果子，及余所生之种子，是谓五种之子。皆是他方刹土风吹使来，取用作种以此自济。如是，比丘！世间有此瑞应，便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致使今日有五盛阴身，不得尽于苦际，此名为劫成败时之变易也。吾与汝说，诸佛世尊

常所应行，今尽与汝说之。当乐闲居静处，当念坐禅，勿起懈怠，今不精诚，后悔无益。此是我之教诲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摩竭国王阿闍世，在群臣中而作是说：「此拔祇国极为炽盛，人民众多，吾当攻伐，摄彼邦土。」

是时，阿闍世王告婆利迦婆罗门曰：「汝今往至世尊所，持吾姓名，往问讯世尊，礼敬承事云：『王阿闍世白世尊言：「意欲攻伐拔祇国，为可尔不？」』设如来有所说者，汝善思惟，来向吾说。所以然者，如来语终不有二。」

是时，婆罗门受王教勅，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婆罗门白佛言：「王阿闍世礼敬世尊，承事问讯，又复重白：『意欲往攻伐拔祇大国。』先来问佛为可尔不？」

尔时，彼婆罗门以衣覆头脚，着象牙屣，腰带利剑，不应说法。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若拔祇人民修七法者，终不为外寇所坏。云何为七？若当拔祇国人民，尽集一处而不散者，便不为他国所坏，是谓初法不为外寇所败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拔祇国人上下和顺，拔祇人民不为外人所擒。是谓，阿难，第二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拔祇国人亦不淫他，着他女人色，是谓第三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拔祇国不从此间而传至彼，亦复不从彼间传来至此，是谓第四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拔祇国人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承事礼敬梵行人者，是谓第五之法，是时便不为外寇所获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拔祇国人民不贪着他财宝者，是谓第六法不为外寇所坏。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拔祇国人民皆同一心，不向神寺，专精其意，便不为外寇所坏也，是谓第七之法不为外寇所坏。是谓，阿难！彼拔祇人修此七法者，终不为外人所坏。」

是时，梵志白佛言：「设当彼人成就一法，犹不可坏，何况七法而可坏乎？止！止！世尊！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」尔时，梵志即从座起而去。

彼梵志不远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七不退转法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「云何为七不退转之法？比丘当知，若比丘共集一处，皆共和顺，上下相奉，转进于上，修诸善法而不退转，亦不为魔所得便，是谓初法不退转。

「复次，众僧和合顺从其教，转进于上而不退转，不为魔王所坏，是谓第二之法不退转也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不着事务，不修世荣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天所得其便，是谓第三不退转之法也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不讽诵杂书，终日策役其情意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王得其便，是谓第四不退转之法也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勤修其法，除去睡眠，恒自警寤，转进于上，不为弊魔而得其便，是谓第五不退转之法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不学算术，亦不使人习之，乐闲静之处，修习其法，转进于上，不为弊魔得其便也。是谓第六不退转之法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起一切世间不可乐想，习于禅行，忍诸法教，转进于上，不为魔所得其便，是谓七不退转法也。若有比丘成就此七法，共和顺者，便不为魔得其便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言：

「除去于事业， 又非思惟乱，
 设不行此者， 亦不得三昧。
 能乐于法者， 分别其法义，
 比丘乐此行， 便致三昧定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此七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七使，汝等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云何为七？一者贪欲使，二者瞋恚使，三者憍慢使，四者痴使，五者疑使，六者见使，七者欲世间使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七使，使众生之类，永处幽闇，缠结其身，流转世间，无有休息，亦不能知生死根原。犹如彼二牛，一黑一白，共同一轭，共相牵引，不得相远。此众生类，亦复如是，为此贪欲使、无明使所缠结，不得相离，其余五使，亦复追从，五使适从，七使亦然。若凡夫之人，为此七使所缚，流转生死，不得解脱，不能知苦之元本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由此七使，便有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；由此七使，不能得度弊魔境界。然此七使之法复有七药。云何为七？贪欲使者，念觉意治之；瞋恚使者，法觉意治之；邪见使者，精进觉意治之；欲世间使者，喜觉

意治之；憍慢使者，猗觉意治之；疑使者，定觉意治之；无明使者，护觉意治之。是谓，比丘！此七使用七觉意治之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我本未成佛道为菩萨行，坐道树下，便生斯念：『欲界众生为何等所系？』复作是念：『此众生类为七使流转生死，永不得解；我今亦为此七使所系，不得解脱。』尔时，复作是念：『此七使为用何治之？』复重思惟：『此七使者当用七觉意治之，我当思惟七觉意。』思惟七觉意时，有漏心尽，便得解脱，后成无上正真之道，七日之中结跏趺坐，重思惟此七觉意。是故，诸比丘！若欲舍七使者，当念修行七觉意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七种之人可事、可敬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云何为七种人？所谓七人者：一者行慈，二者行悲，三者行喜，四者行护，五者行空，六者行无想，七者行无愿。是谓七种之人可事、可敬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所以然者，其有众生行此七法者，于现法中获其果报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何以故不说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乃说此七事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行慈七人其行，与须陀洹乃至佛其事不同；虽供养须陀洹乃至佛，不现得报；然供养此七人者，于现世得报。是故，阿难！当勤加勇猛成办七法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猕猴池侧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及将阿难入毘舍离乞食。尔时，毘舍离城内有长者名毘罗先，饶财多宝，不可称计；然复慳贪无惠施之心，唯食宿福，更不造新。尔时，彼长者将诸姪女在后宫作倡伎乐，自相娱乐。

尔时，世尊往诣彼巷，知而问阿难曰：「今闻作倡伎乐为是何家？」

阿难白佛：「是毘罗先长者家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长者却后七日命终，当生涕哭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，此是常法。若断善根之人，命终之时，皆生涕哭地狱中。今此长者宿福已尽，更不造新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颇有因缘使此长者七日不命终乎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无此因缘得不命终乎！昔所种行，今日已尽，此不可免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颇有方宜令此长者不生涕哭地狱乎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有此方宜可使长者不入地狱耳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何等因缘使长者不入地狱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设此长者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便得免此罪也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今我能使此长者出家学道。」

尔时，阿难辞世尊已，往至彼长者家，在门外立。是时，长者遥见阿难来，即出奉迎，便请使坐。时，阿难语长者曰：「今我是一切智人边闻，然如来今记：『汝身却后七日当身坏命终，生涕哭地狱中。』」

长者闻已，即怀恐惧，衣毛皆竖，白阿难曰：「颇有此因缘使七日之中不命终乎？」

阿难告曰：「无此因缘令七日中得免命终。」

长者复白言：「颇有因缘我今命终，不生涕哭地狱中乎？」

阿难告曰：「世尊亦有此教：『若当长者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者，便不入地狱中。』汝今可宜出家学道，得到彼岸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阿难并在前去，我正尔当往。」

是时，阿难便舍而去。长者便作是念：「言七日者犹常为远，吾今宜可五欲自娱乐，然后当出家学道。」

是时，阿难明日复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「一日已过，余有六日在，可时出家。」

长者白言：「阿难并在前，正尔当寻从。」然彼长者犹故不去。

是时，阿难二日、三日，乃至六日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「可时出家，后悔无及。设不出家者，今日命终，当生涕哭地狱中。」

长者白阿难曰：「尊者并在前，正尔当随后。」

阿难告曰：「长者！今日以何神足至彼间？方言先遣吾耶？但今欲共一时俱往。」

是时，阿难将此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到已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「今此长者欲得出家学道，唯愿如来当与剃除须发，使得学道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今躬可度此长者。」

是时，阿难受佛教勅，实时与长者剃除须发，教令着三法衣，使学正法。是时，阿难教彼比丘曰：「汝当念修行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，当修行如是之法。是谓，比丘！行此十念者，便获大果报，得甘露法味。」

是时，毘罗先修行如是法已，即其日命终，生四天王中。

是时，阿难即阁维彼身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向者，比丘毘罗先者今已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此比丘命终生四天王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彼命终当生三十三天，展转生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从彼命终复还来生，乃至四天王中。是谓，阿难！毘罗先比丘七变周旋天人之中，最后得人身，出家学道，当尽苦际。所以然者，斯于如来有信心故。」

「阿难当知，此阎浮提地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，设有人供养阎浮里地人，其福为多不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甚多，甚多。世尊！」

佛告阿难：「若有众生如[(亮-一)/牛]牛顷，信心不绝修行十念者；其福不可量，无有能量者。如是，阿难！当求方便，修行十念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六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说极妙之法，初、中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具足得修梵行，此经名为净诸漏法，汝等善思念之。」

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净诸漏法？或有有漏，缘见得断；或有有漏，亲近得断；或有有漏，远离得断；或有有漏，娱乐得断；或有有漏，威仪得断；或有有漏，思惟得断。」

「彼云何有漏由见得断？于是，凡夫之人不覩圣人，不顺从如来之法，不能拥护贤圣之法，不亲近善知识，不与善知识从事。其闻法所应思惟法者亦不

分别，不应思惟者而思惟之。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便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便增多；未生无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便增多。此法不应思惟而思惟之。

「彼云何法应思惟，然不思惟此法？所言思惟法者，未生欲漏使不生，已生欲漏而灭之；未生有漏令不生，已生有漏而灭之；未生无明漏令不生，已生无明漏而灭之。是谓此法应可思惟而不思惟，所不应思惟者便思惟之。应思惟者复不思惟之，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而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而增多；未生无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而增多。彼人作如是思惟：『云何有过去久远？我今当有过去久远？』或复思惟：『无过去久远？云何当有过去久远？为谁有过去久远？云何复有当来久远？我今当有将来久远？』或复言：『无将来久远。云何当有将来久远？为谁有将来久远？云何有此众生久远？此众生久远为从何来？从此命终当生何处？』彼人起此不祥之念，便兴六见展转生耶想，有我见审有此见；无有我见审兴此见；有我见无我见于中起审见；又复自观身复兴此见；于己而不见己；复兴此见，于无我而不见无我，于中起此见。尔时，彼人复生此邪见：我者即是今世，亦是后世，常存于世而不朽败，亦不变易，复不移动。是谓名为邪见之聚。邪见、灾患、忧、悲、苦、恼，皆由此生而不可疗治，亦复不能舍，遂增苦本，由是不为沙门之行、涅槃之道。

「又复，比丘！贤圣弟子修其法，不失次叙，善能拥护，与善知识共从事，彼能分别；不可思惟法亦能知；所可思惟法亦能知之；彼所不应思惟法亦不思惟之；所应思惟法而思惟之。

「彼云何不应思惟法而不思惟之？于是，诸法未生欲漏而生，已生欲漏而增多；未生有漏而生，已生有漏而增多；未生无明漏而生，已生无明漏而增多。是谓此法不应思惟之。

「彼何等法应思惟者而思惟之？于是，诸法未生欲漏而不生，已生欲漏而灭之；未生有漏而不生，已生有漏而灭之；未生无明漏而不生，已生无明漏而灭之。是谓此法应可思惟之。

「彼不应思惟者亦不思惟之，可思惟者便思惟之，彼作如是思惟，便灭三法。云何为三？身耶、戒盗、疑。设不知、见，则增有漏之行；设见、闻、

念、知者，则不增有漏之行；已知、已见，有漏便不生。是谓此漏见所断也。

「彼云何漏恭敬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！堪忍饥寒，勤苦风雨、蚊虻、恶言、骂辱，身生痛恼，极为烦疼，命垂欲断，便能忍之。若不尔者，便起苦恼。设复能堪忍者，如是不生，是谓此漏恭敬所断。

「彼云何漏亲近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！持心受衣，不兴荣饰，但欲支其形体，欲除寒热，欲令风雨不加其身，又覆形体不令外露。又持心随时乞食，不起染着之心，但欲趣支形体，使故痛得差，新者不生；守护众行，无所触犯，长夜安隐而修梵行，久存于世。复持心意亲近床座，亦不着荣华服饰，但欲除饥寒、风雨、蚊虻之类，趣支其形，得行道法。又复持心亲近医药，不生染着之心；于彼医药，但欲使疾病除愈故，身体得安隐。设不亲近者，则生有漏之患。若亲近，则无有漏之患，是谓此漏亲近所断。

「彼云何有漏远离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！除去乱想，犹如恶象、骆驼、牛、马、虎、狼、狗、蛇虻、深坑、危岸、柘棘、峻崖、湿泥，皆当远离之。莫与恶知识从事，亦复不与恶人相近，能熟思惟不去心首，设不将护者，则生有漏；设拥护者，则不生有漏，是谓有漏远离所断。

「彼云何有漏娱乐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！生欲想而不舍离，设起瞋恚想，亦不舍离，设复起疾想，亦不舍离，设不舍离者，则生有漏；能舍离者，便能不起有漏。是谓此漏娱乐所断。

「云何有漏威仪所断？于此，比丘！若眼见色不起色想，亦不起染污之心，具足眼根，亦无缺漏而护眼根。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都不起染污之心，亦不起想着而护意根。若不摄其威仪，则生有漏；若摄其威仪者，则无有漏之患。是谓此漏威仪所断。

「彼何等有漏思惟所断？于是，比丘！修念觉意，依无欲、依无污、依灭尽而求出要，修法觉意、精进觉意、喜觉意、猗觉意、定觉意、护觉意，依无欲、依无污、依灭尽而求出要。若不修此者，则生有漏之患；设能修者，则不生有漏之患。是谓此漏思惟所断。

「若复，比丘！于比丘中诸所有漏，见断者便见断之，恭敬断者便恭敬断之，亲近断者亲近断之，远离断者远离断之，威仪断者威仪断之，思惟断者

思惟断之。是谓，比丘！具足一切威仪，能断结、去爱，度于四流，渐渐越苦。是谓，比丘！除有漏之法。诸佛世尊常所施行慈念一切有形之类，今已施行。汝等常乐闲居树下，勤加精进，勿有懈怠。今不勤加者，后悔无益。此是我之训教。」

尔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七日品之余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阿踰阇江水边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时，大均头在闲静之处，而作是念：「颇有此义，恒益功德？为无此理？」是时，均头即从座起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均头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者在闲静之处，而作是念：『颇有此理，所行众事，得益功德耶？』我今问世尊！唯愿说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可得增益功德。」

均头白佛言：「云何得增益功德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增益有七事，其福不可称量，亦复无人能算计此者。云何为七？于是，族姓子、若族姓女未曾起僧伽蓝处，于中兴立者，此福不可计。

「复次，均头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能持床座施彼僧伽蓝者及与比丘僧，是谓，均头！第二之福不可称计。」

「复次，均头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食施彼比丘僧，是谓，均头！第三之福不可称计。

「复次，均头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以遮雨衣给施比丘僧者，是谓，均头！第四功德其福不可量。

「复次，均头！若族姓子、女若以药施比丘僧者，是谓第五之福不可称计。

「复次，均头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旷野作好井者！是谓，均头！第六之功德也，不可称计。

「复次，均头！善男子、善女人近道作舍，使当来过去得止宿者，是谓，均头！第七功德不可称计。

「是谓，均头！七功德之法，其福不可量。若行，若坐，正使命终，其福随后，如影随形，其德不可称计，言当有尔许之福，亦如大海水不可升斗量之，言当有尔许之水。此七功德亦复如是，其福不可称限。是故，均头！善男子、善女人当求方便，成办七功德。如是，均头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均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当修行死想，思惟死想。」

时，彼座上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常修行、思惟死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云何思惟、修行死想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思惟死想时，意欲存七日，思惟七觉意，于如来法中多所饶益，死后无恨。如是，世尊！我思惟死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此非行死想之行，此名为放逸之法。」

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能堪任修行死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云何修行、思惟死想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我今作是念：『意欲存在六日，思惟如来正法已，便取命终，此则有所增益。』如是思惟死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汝亦是放逸之法，非思惟死想也。」

复有比丘白佛言：「欲存在五日。」或言四日，或言三日、二日、一日者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此亦是放逸之法，非为思惟死想。」

尔时，复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能堪忍修行死想。」比丘白佛言：「我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已，还出舍卫城，归所在，入静室中，思惟七觉意而取命终，此则思惟死想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此亦非思惟、修行死想。汝等诸比丘所说者，皆是放逸之行，非是修行死想之法。」

是时，世尊重告比丘：「其能如婆迦利比丘者，此则名为思惟死想。彼比丘者，善能思惟死想，厌患此身恶露不净。若比丘思惟死想，系意在前，心不移动，念出入息往还之数，于其中间思惟七觉意，则于如来法多所饶益。所以然者，一切诸行皆空、皆寂，起者、灭者皆是幻化，无有真实。是故，比丘！当于出入息中思惟死想，便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如是，比丘！当知作如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即勅群臣：「速严宝羽之车，吾欲往世尊所，礼拜问讯。」

是时，大王即出城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如来与无央数之众，围遶说法。是时，七尼健子，复有七裸形人，复有七黑梵志，复有七裸形婆罗门，去世尊不远而过。

是时，波斯匿王见此诸人去世尊不远而过，即白佛言：「观此诸人经过不住，皆是少欲知足，无有家业。今此世间阿罗汉者，此人最为上首。所以然者，于众人中极为苦行，不贪利养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王！竟未识真人罗汉，不以裸形露体名为阿罗汉。大王当知，此皆非真实之行，当念观察久远来变。又复当观可亲、知亲、可近、知近。所以然者，过去久远世时有七梵志，在一处学，年极衰弊，以草为衣裳，食以菓蔬，起诸邪见，各生此念：『我等持此苦行之法，使后作大国王，或求释、梵、四天王。』」

「尔时，有阿私陀天师，是诸婆罗门祖父，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即从梵天上没，来至七婆罗门所。是时，阿私陀天师去天服饰，作婆罗门形，在露地经行。是时，七梵志遥见阿私陀经行，各怀瞋恚，而作是语：『此是何等着欲之人，在我等梵行人前行，今当呪灰灭之。』是七梵志即手掬水洒彼，梵志呪曰：『汝今速为灰土！』然婆罗门遂怀瞋恚，天师颜色倍更端政。所以然者，慈能灭瞋。是时，七梵志便作是念：『我等将不为禁戒退转乎？我等正起瞋恚，彼人便自端政。』」

「尔时，七人与天师便说此偈：

「『为天干杳和， 罗刹鬼神乎？
是时名何等， 我等欲知之。』」

「是时，阿私陀师即时报偈曰：

「『非天干杳和， 非鬼罗刹神，
天师阿私陀， 今我身是也。』」

「『我今知汝心中所念，故从梵天上来下耳。梵天去此极为玄远，彼帝释身亦复如是，转轮圣王亦不可得，不可以此苦行作释、梵、四天王。』」

「是时，天师阿私陀便说此偈：

「『心内若干念， 外服而麤犷，
但勤修正见， 远离于恶道。
心戒清净行， 口行亦复然，
远离于恶念， 必当生天上。』」

「是时，七梵志白天师曰：『审是天师乎？』报曰：『是也。但今梵志不以裸形得生天上；未必修此苦行，得生梵天之处，又非露暴形体，作若干苦行，得生彼处；能摄心意，使不移动，便生天上。不可以卿等所习得生彼处。』大王！观察此义，不以裸形名为阿罗汉，其凡夫之人欲知真人者，此事不然，然复真人能分别所习凡夫之行。又复凡夫之人不能知凡夫之行，真人便能知凡夫之行。但大王知之，当方便知久远已来，非适今也。当以观之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以方便学之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如来所说甚为快哉！非世人所能晓了。然国事猥多，欲还所止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王宜知时。」

尔时，王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毘罗卫国尼拘屡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食后，从尼拘屡园往至毘罗耶致聚中，在一树下坐。是时，执杖释种出迦毘罗越至世尊所，在前默然而住。尔时，执杖释种问世尊言：「沙门作何勅教？为何等论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当知，我之所论，非天、龙、鬼神所能及也；亦非着世，复非住世。我之所论，正谓斯耳。」

是时，执杖释种俨头叹咤已，便退而去。尔时，如来即从座起，还诣所止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向者，在彼园中坐，有执杖释种来至我所，而问我言：『沙门为作何等论？』吾报之曰：『我之所论，非天、世人所能及也；亦非着世，复非住世，我之所论，正谓斯耳。』是时，执杖释种闻此语已，便退而去。」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云何亦不着世，复非住世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我所论者，都不着世，如今于欲而得解脱，断于释种狐疑，无有众想。我之所论者，正谓此耳。」世尊作此语已，即起入室。

是时，诸比丘各相谓言：「世尊向所论者，略说其义，谁能堪任广说此义乎？」是时，诸比丘自相谓言：「世尊恒叹誉尊者大迦梅延，今唯有迦梅延能说此义耳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语迦梅延曰：「向者，如来略说其义，唯愿尊者当广演说之，事事分别，使诸人得解。」

迦梅延报曰：「犹如聚落有人出于彼村，欲求真实之物。彼若见大树，便取斫杀，取其枝叶而舍之去。然今汝等亦复如是，舍如来已，来从枝求实。然彼如来皆观见之，靡不周遍，照明世间，为天、人导，如来者是法之真主，汝等亦当有此时节，自然当遇如来说此义。」

时，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来虽是法之真主，广演其义；然尊者为世尊记，堪任广说其义。」

迦梅延报曰：「汝等谛听！善思念之。吾当演说分别其义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甚善。」是时，诸比丘即受其教。

迦梅延告曰：「今如来所言：『我之所论，非天、龙、鬼神之所能及，亦非着世，复非住世，然我于彼而得解脱，断诸狐疑，无复犹豫，如今众生之徒，好喜鬪讼，起诸乱想。』又如来言：『我不于中起染着心。』此是贪欲使，瞋恚、邪见、欲世间使，憍慢使，疑使，无明使，或遇刀杖苦痛之报，与人鬪讼，起若干不善之行，起诸乱想，兴不善行。若眼见色而起识想，三事相因便有更乐，以有更乐便有痛，以有痛便有所觉，以有觉便有想，以有想便称量之，起若干种想着之念。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尝味、身更细滑、意

知法，而起识想，三事相因便有更乐，以有更乐便有痛，以有痛便有觉，以有觉便有想，以有想便称量之，于中起若干种想着之念。此是贪欲之使、瞋恚使、邪见使、憍慢使、欲世间使、痴使、疑使，皆起刀杖之变，兴若干种之变，不可称计。

「若有人作是说：『亦无眼，亦无色，而有更乐。』此事不然。设复言：『无更乐，有痛者。』此亦不然。设言：『无痛而有想著者。』此事不然。设复有人言：『无耳、无声，无鼻、无香，无舌、无味，无身、无细滑，无意、无法，而言有识者。』终无此理也。设言：『无识而有更乐者。』此事不然。设：『无更乐而言有痛者。』此事不然。设言：『无痛而有想著者。』此事不然。若复人言：『有眼、有色于中起识。』此是必然。若言：『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细滑、意法于中起识者。』此事必然。诸贤当知，由此因缘，世尊说曰：『我之所论，天及世人、魔、若魔天不能及者，亦不着世，复不住世，然我于欲而得解脱，断于狐疑，无复犹豫。』世尊因此缘略说其义耳。汝等心不解者，更至如来所，重问此义。设如来有所说者，好念奉持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闻迦梅延所说，亦不言善，复不言非，即从座起而去。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当持此义往问如来，设世尊有所说者，当奉行之。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^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缘本，具白世尊。尔时，如来告比丘曰：「迦梅延比丘聪明辩才，广演其义，设汝等至吾所问此义，我亦当以此与汝说之。」

尔时，阿难在如来后。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此经义理极为甚深，犹如有人行路而遇甘露，取而食之，极为香美，食无厌足。此亦如是，其善男子、善女人所至到处，闻此法而无厌足。」重白世尊：「此经名何等，当云何奉行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名曰甘露法味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莫畏品第四十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毘罗卫尼拘屡园中。

是时，摩呵男释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摩呵男释白世尊言：「躬从如来受此言教：『诸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，名不退转，必成道果，更不求诸外道异学，亦复不观察余人所说。』设当尔者，此事不然。我若见暴牛、马、骆驼，实时恐惧，衣毛皆竖，复作是念：『设我今日怀此恐惧，当取命终者，为生何处？』」

世尊告摩呵男：「勿起恐惧之心，设当取命终，不堕三恶趣。所以然者，今有三消灭之义。云何为三？如有着于淫欲而起恼乱，复起害心向他人，已无此欲，则不起杀害之心，于现法中不起苦恼，诸有恶不善法欲自害己；设无此者，则无扰乱，便无愁忧。是谓，摩呵男，此三义，诸恶不善法便堕在下，诸善之法便在于上。亦如酥瓶在水中坏，是时瓦石便沈在下，酥便浮在上。此亦如是，诸恶不善之法便在于下，诸善之法便浮在上。摩呵男！当知我昔日未成佛道，在优留毘六年勤苦，不食美味，身体羸瘦，如似百年之人，皆由不食之所致。若我欲起时，便自堕地。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设我于中命终者，当生何处？』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我今命终者，必不生恶道中。』然复义趣不可从乐至乐，要当由苦然复至乐。

「我尔时复游在仙人窟中。尔时，有多尼捷子在彼学道。是时，尼捷子举手指日，曝体学道，或复有蹲而学道。我尔时往至彼所，语尼捷子：『汝等何故离坐举手翘足乎？』彼尼捷子曰：『瞿昙当知，昔我先师作不善行，今所以苦者，欲灭其罪；今虽露形体，有惭辱分，亦有消灭此事。瞿昙当知，行尽苦亦尽，苦尽行亦尽，苦行已尽，便至涅槃。』

「我尔时复语尼捷子曰：『此事不然，亦无由行尽苦亦尽，亦不由苦尽行亦尽，得至涅槃；但今苦行尽得至涅槃者，此事然矣！但不可从乐至乐。』尼捷子曰：『频毘娑罗王从乐至乐，有何苦哉？』我尔时复语尼捷子曰：『频毘娑罗王乐，何如我乐？』尼捷子报我言：『频毘娑罗王乐，胜汝乐也。』我尔时复语尼捷子曰：『频毘娑罗王能使我七日七夜结跏趺坐，形体不移动乎？正使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乃至一日结跏趺坐乎？』尼捷子报曰：『不也。瞿昙！』世尊告曰：『我能堪任结跏趺坐，形不移动。云何，尼捷子！谁者为乐？频毘娑罗王乐耶？为我乐耶？』尼捷子曰：『瞿昙沙门乐。』

「如是。摩呵男！当作此方便，知不可从乐至乐，要当从苦至乐。犹如，摩呵男！大村左右有大池水，纵广一由旬，水满其中。若复有人，来取彼一滴水。云何，摩呵男！水何者为多？一滴水多？为池水多乎？」

摩呵男曰：「池水多，非一滴水多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亦如是。贤圣弟子诸苦已尽，永无复有，余存在者如一滴水耳。如我众中最下道者，不过七死七生而尽苦际。若复勇猛精进，便为家家，即得道迹。」

尔时，世尊重与摩呵男说微妙之法，彼闻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摩呵男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那伽波罗在鹿野城中。

是时，有一婆罗门年垂朽迈，昔与尊者那伽婆罗少小旧款。是时，婆罗门往至那伽婆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梵志语那伽婆罗曰：「汝今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。」

那伽婆罗曰：「汝观何等义，而作是说：『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。』？」

婆罗门报曰：「我频七日中，七男儿死，皆勇猛高才，智慧难及；近六日之中，十二作使人无常，能堪作使，无有懈怠；近五日已来，四兄弟无常，多诸技术，无事不闲；近四日已来，父母命终，年向百岁，舍我去世；近三日已来，二妇复死，颜貌端政，世之希有；又复家中有八窖珍宝，昨日求之而不知处；如我今日遭此苦恼，不可称计。然，尊者！今日永离彼患，无复愁忧，正以道法而自娱乐，我观此义已，故作是说：『于乐之中，最为快乐！』」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告彼梵志曰：「汝何为不作方便，使彼尔许之人而不命终乎？」

梵志对曰：「我亦多作方便，欲令不死，又不失财，亦复随时布施，作诸功德，祠祀诸天，供养诸长老梵志，拥护诸神，诵诸呪术，亦能瞻视星宿，亦复能和合药草，亦以甘馔饮食施彼穷厄，如此之比不可称也。然复不能济彼命根。」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「药草诸呪术， 衣被饮食具，
虽施而无益， 犹抱身苦行。
正使祭神祠， 香花及沐浴，
计较此原本， 无能疗治者。
假使施诸物， 精进持梵行，
计较此原本， 无能疗治者。」

是时，梵志问曰：「当行何法，使无此苦恼之患？」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「恩爱无明本， 兴诸苦恼患，
彼灭而无余， 便无复有苦。」

是时，彼梵志正闻语已，实时便说此偈：

「虽老不极老， 所行如弟子，
愿听出家学， 使得离此灾。」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即授彼三衣，使出家学，又告之曰：「汝今，比丘！当观此身从头至足，此发、毛、爪、齿为从何来？形体、皮穴、骨髓、肠胃悉从何来？设从此去，当至何所？是故，比丘！勿多忧念世间苦恼，又当观此毛孔之中，求方便成四谛。」

是时，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：

「除想勿多忧， 不久成法眼，
无常行如电， 不遇此大幸。
一一观毛孔， 生者灭者原，
无常行如电， 施心向涅槃。」

是时，彼长老比丘受如是言教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业。所以然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梵行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是时，有天是彼比丘旧知识，见彼比丘成阿罗汉已，便往至那伽婆罗所，在虚空中而说此偈：

「以得具足戒， 在彼闲静处，
 得道心无着， 除诸原恶本。」

是时，彼天复以天华散尊者上，即于空中没不现。

尔时，彼比丘及天闻尊者那伽婆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观七处之善，又察四法，于此现法之中名为上人。云何，比丘！观七处之善？于是，比丘！以慈心遍满一方、二方、三方、四方，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，尽于世间以慈心遍满其中。悲、喜、护心，空，无相、愿，亦复如是。诸根具足，饮食自量，恒自觉悟。如是，比丘！观七处。

「云何，比丘！察四处之法？于是，比丘！内自观身，除去愁忧，身意止，外复观身身意止；内外观身身意止。内自观痛痛意止；外自观痛痛意止；内外观痛痛意止。内观心心意止；外观心心意止；内外观心心意止，除去愁忧，无复苦患。内观法法意止；外观法法意止，内外观法法意止。如是，比丘！观四法之善。

「若复，比丘！如是七处善及察四法，于此现法中为上人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办七处之善及观四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毘罗越城尼拘屡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等欲诣北方游化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世尊复告比丘曰：「汝等为辞舍利弗比丘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往辞舍利弗比丘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比丘恒与诸梵行人教诫其法，说法无厌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，诸比丘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舍利弗在释翅神寺中游。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至舍利弗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我等欲诣北方人间游化，今以辞世尊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卿等当知，北方人民、沙门、婆罗门皆悉聪明，智慧难及，复有人民喜来相试。若当来问卿：『诸贤师，作何等论？』设当作是问者，欲云何报之？」

诸比丘报曰：「设当有人来问者，我当以此义报之：『色者无常，其无常者即是苦也；苦者无我，无我者空，以空无我、彼空，如是智者之所观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识亦复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其实空者彼无我、空，如是智者之所学也。此五盛阴皆空、皆寂，因缘合会皆归于磨灭，不得久住。八种之道，将从有七，我师所说正谓此耳。』若刹利、婆罗门、人民之类，来问我义者，我等当以此义报之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语众多比丘曰：「汝等坚持心意，勿为轻举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具足与诸比丘说微妙之法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去不远，舍利弗告比丘：「当云何行八种之道及七种之法？」

是时，众多比丘白舍利弗言：「我等乃从远来，欲闻其义，唯愿说之。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汝等谛听！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今当说。」是时，比丘而受其教。

舍利弗告曰：「若一心念正见者，念觉意不乱也；等治者，念一心一切诸法，法觉意也；等语者，身意精进，精进觉意也；等业者，一切诸法得生，喜觉意也；等命者，知足于贤圣之财，悉舍家财，安其形体，猗觉意也；等方便者，得贤圣四谛，尽除去诸结，定觉意也；等念者，观四意止，身无牢固，皆空无我，护觉意也；等三昧者，不获者获，不度者度，不得证者使得证也。设当有人来问此义：『云何修八种道及七法？』汝等当如是报之。所以然者，八种道及七法，其有比丘修此者，有漏心便得解脱。」

「我今重告汝，其有比丘修行思惟八种道及七法者，彼比丘便成二果而无狐疑，得阿罗汉。且舍此事。若不能多，一日之中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，其福不可称计，得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是故，诸贤，当求方便，行此八种道及七法者，于取道无有狐疑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舍利弗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语迦叶曰：「汝今年已朽迈，无少壮之意，宜可受诸长者衣裳及其饮食。」

大迦叶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受彼衣食，今此纳衣随时乞食，快乐无比。所以然者，将来当有比丘！形体柔软，心贪好衣食，便于禅退转，不复能行苦业，又当作是语：『过去佛时，诸比丘等亦受人请、受人衣食，我等何为不法古时圣人乎？』坐贪着衣食故，便当舍服为白衣，使诸圣贤无复威神，四

部之众渐渐减少；圣众已减少，如来神寺复当毁坏；如来神寺已毁坏故，经法复当凋落。是时，众生无复精光，以无精光，寿命遂短。是时，彼众生命终已，皆堕三恶趣。犹如今日众生之类，为福多者皆生天上，当来之世为罪多者，尽入地狱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迦叶多所饶益，为世人民作良友福田。迦叶当知，吾般涅槃后千岁余，当有比丘于禅退转，不复行头陀之法；亦无乞食、着补纳衣，贪受长者请其衣食；亦复不在树下闲居之处，好喜庄饰房舍，亦不用大小便为药，但着余药草，极甘美者；或于其中贪着财货，悋惜房舍，恒共鬪诤。尔时，檀越施主笃信佛法，好喜惠施，不惜财物。是时，檀越施主命终之后尽生天上，比丘懈怠者，死入地狱中。如是，迦叶！一切诸行皆悉无常，不得久保。」

「又迦叶当知，将来之世，当有比丘剃须发而习家业，左抱男，右抱女，又执箏箫在街巷乞食。尔时，檀越施主受福无穷，况复今日至诚乞食者。如是，迦叶！一切行无常，不可久停。」

「迦叶当知，将来之世，若有沙门比丘当舍八种道及七种之法，如我今日于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。将来诸比丘以为歌曲，在众人中乞食以自济命，然后檀越施主饭彼比丘众，犹获其福，况复今日而不得其福乎！」

「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。所以然者，吾今年老以向八十，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，今持法宝付嘱二人，善念诵持，使不断绝，流布世间。其有遏绝圣人言教者，便为堕边际。是故，今日嘱累汝经法，无令脱失。」

是时，大迦叶及阿难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以何等故，以此经法付授二人，不嘱累余人乎？又复如来众中，神通第一不可称计，然不嘱累？」

世尊告迦叶曰：「我于天上、人中，终不见此人，能受持此法宝，如迦叶、阿难之比。然声闻中亦复不出二人上者，过去诸佛亦复有此二人受持经法，如今迦叶、阿难比丘之比，极为殊妙。所以然者，过去诸佛头陀行比丘，法存则存，法没则没。然我今日迦叶比丘留住在世，弥勒佛出世然后取灭度。由此因缘，今迦叶比丘胜过去时比丘之众。又阿难比丘云何得胜过去侍者？过去时诸佛侍者，闻他所说，然后乃解。然今日阿难比丘，如来未发语便

解，如来不复语是，皆悉知之。由此因缘，阿难比丘胜过去时诸佛侍者。是故，迦叶！阿难！吾今付授汝、嘱累汝此法宝，无令缺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言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 起者必有灭，
 无生则无死， 此灭最为乐。」

是时，大迦叶及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凡夫之人不闻不知说法时节。比丘当知，有八不闻时节，人不得修行。云何为八？若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、如来之所行，然此众生在地狱中，不闻不覩，是谓初一难也。

「若复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畜生中，不闻不覩，是谓第二之难。

「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说法教，然此众生在饿鬼中，不闻不覩，是谓此第三之难也。

「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长寿天上，不闻不覩，是谓第四之难也。

「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然此众生在边地生，诽谤贤圣，造诸邪业，是谓第五之难。

「复次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众生生于中国，又且六情不完具，亦复不别善恶之法，是谓第六之难也。

「若复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众生在于中国，虽复六情完具，无所缺漏，然彼众生心识邪见：无人、无施、亦无受者，亦无善恶之报，无今世、后世，亦无父母，世无沙门、婆罗门等成就得阿罗汉者，自身作证而自游乐，是谓第七之难也。

「复次，如来不出现世，亦复不说法使至涅槃者，又此众生生在中国，六情完具，堪任受法，聪明高才，闻法则解，修行正见：便有物、有施、有受者，有善恶之报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等修正见，取证得阿罗汉者，是谓第八之难。非梵行所修行，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八难，非梵行所修行。

「于是，比丘！有一时节法，梵行人所修行。云何为一？于是，如来出现世时，广演法教，得至涅槃，然此人生在中国，世智辩聪，触物皆明，修行正见，亦能分别善恶之法，有今世、后世，世有沙门、婆罗门等修正见，取证得阿罗汉者。是谓梵行人修行一法，得至涅槃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八难非一类， 令人不得道，
如今现在前， 世间不可遇。
亦当学正法， 亦莫失是处，
追忆过去等， 便生地狱中。
于是断无欲， 思惟于正法，
久存于世间， 而无断灭时。
于是断无欲， 思惟于正法，
永断生死原， 久存于世间。
以得于人身， 分别正真法，
诸不得果者， 必游八难处。
今说有八难， 佛法之要行，

一难犹尚剧， 如板浮大海。
虽当离一难， 然可有此理，
设离一四谛， 永离于正道。
是故当专心， 思惟于妙理，
至诚听正法， 便得无为处。

「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远离八难之处，莫愿其中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八大地狱。云何为八？一者还活地狱，二者黑绳地狱，三者等害地狱，四者涕哭地狱，五者大涕哭地狱，六者阿鼻地狱，七者炎地狱，八者大炎地狱。如是，比丘！八大地狱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还活及黑绳， 等害二涕哭，
五逆阿鼻狱， 炎大炎地狱。
此名八地狱， 其中不可处，
皆由恶行本， 十六隔子围。
然彼铁狱上， 为火之所烧，
遍一由旬内， 炽火极热盛。
四城四门户， 其间甚平整，
又以铁作城， 铁板覆其上。」

「斯由众生罪报之缘，令彼众生受苦无量，肉血消尽，唯有骨存。以何等故，名为还活地狱？复有彼众生形体挺直，亦不动摇，为苦所逼，不能移转，形体以无肉血。是时，众生自相谓言：『众生还活，还活。』是时，彼众生便自还活。以此因缘，故名为还活地狱。」

「复以何因，名为黑绳地狱？然彼众生形体筋脉皆化为绳，以锯锯身，故名为黑绳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等害地狱？是时，彼众生集在一处，而梟其首，寻复还生。由此因缘，名为等害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为涕哭地狱？然彼众生善本断灭，无毛发遗余在；在彼地狱中，受恼无量，于中称怨唤呼，声不断绝。由此因缘，名为涕哭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为大涕哭地狱？然彼众生在地狱中，受无量苦痛，不可称计；于中唤呼、椎胸、自搯，同声唱[口*罌]。由此因缘，名为大涕哭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为阿鼻地狱？然众生之类杀害父母，坏佛偷婆，鬪乱众僧，习邪倒见，与邪见共相应，一切不可疗治。以是之故，名为阿鼻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为炎地狱？然众生之类在彼狱中，形体烟出，皆融烂，故名为炎地狱。

「复以何因缘，名为大炎地狱？然彼众生在此狱中，都不见罪人之遗余，是谓，比丘！由此因缘，名为八大地狱。

「一一地狱有十六隔子，其名优钵地狱、钵头地狱、拘牟头地狱、分陀利地狱、未曾有地狱、永无地狱、愚惑地狱、缩聚地狱、刀山地狱、汤火地狱、火山地狱、灰河地狱、荆棘地狱、沸屎地狱、剑树地狱、热铁丸地狱。如是比十六隔子不可称量，使彼众生，生地狱中。

「彼或有众生毁正见者，诽谤正法而远离之，命终之后皆生还活地狱中。诸有众生好喜杀生，便生黑绳地狱中。其有众生屠杀牛、羊及种种类，命终之后生等害地狱中。其有众生不与取，窃他物者，便生涕哭地狱中。其有众生常喜淫泆，有复妄语，命终之后生大涕哭地狱中。其有众生杀害父母，破坏神寺，鬪乱圣众，诽谤圣人，习倒邪见，命终之后生阿鼻地狱中。其有众生，此间闻语，复传来至彼，设彼间闻，复传来至此，求人方便，彼人命终之后生炎地狱中。其有众生鬪乱彼此，贪着他物，兴起慳疾，意怀犹豫，命终之后生大炎地狱中。其有众生造诸杂业，命终之后生十六隔子中。

「是时，狱卒役彼众生，苦痛难量；或断手，或断脚，或断手脚；或截鼻，或断耳，或断耳鼻；或取材木押之，或以草着其腹，或取发悬之，或剥其皮，割其肉，或分为二分，或还缝合之，或取五刑之，或取火侧炙之，或融铁洒之，或五磔之，或长其身，或以利斧而梟其首，寻复还生。要当人中罪毕，然后乃生。是时，狱卒取彼众生，大椎碎其形体，或取脊脉剥之，复驱逐使上剑树，复驱使使下；是时，有铁[口*(佳/乃)]乌寻复食之，复取五系之，不得动转，寻复举着大镬汤中，加以铁叉而害其身，风吹其身，复还生如故。是时，狱卒复使众生上刀山、火山不令停住，其中受苦不可称计，要当人中所作罪毕，然后乃出。

「是时，罪人不堪受此苦痛，复求入热灰地狱中受苦无量，复从中出，入逆刺地狱，其中风吹痛不可计，复从中出，入热屎地狱中。是时，热屎地狱中有濡细虫，噉彼骨肉。是时，众生不堪受苦痛，复移至剑树地狱，伤坏形体，痛不可忍。

「是时，狱卒语彼众生曰：『汝等为从何来？』是时罪人报曰：『我曹亦复不知为从何来？』又问：『为从何去？』报曰：『亦复不知当何所至？』又问：『今欲求何等？』报曰：『吾等极患饥渴。』是时，狱卒以热铁丸着彼罪人口中，烧烂身体，痛不可堪，要当毕其罪本，然后乃命终。是时，罪人复还历经尔许地狱，于中受苦数千万岁，然后乃出。

「比丘当知，阎罗王便作是念：『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尽当受如是之罪；诸有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者，如是之比皆当生光音天。』」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愚者常欢喜， 如彼光音天，
智者常怀惧， 犹如处地狱。」

「是时比丘，闻阎罗王作是教令：『我今何日当灭昔所作罪，于此命终得受人形，生中国之中，与善知识共会，父母笃信佛法，于如来众中得出家学道，于现法中得尽有漏成无漏。我今重苦汝，勤加用意，去离八难处，得生中国，与善知识相遇，得修梵行，所愿成果不失本誓。』是故，比丘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离八大地狱及十六隔子者，当求方便，修八正道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[木*奈]祇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渐渐复在人中游化。

是时，世尊还顾观毘舍离城，寻时便说此偈：

「今观毘舍离， 更后不复覩，
亦复更不入， 于是当别去。」

是时，毘舍离城中人民，闻说此偈，普怀愁忧，从世尊后，各各堕泪，自相谓曰：「如来灭度将在不久，世间当失光明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诸人勿怀愁忧，应坏之物欲使不坏者，终无此理。吾先以有四事之教，由此得作证，亦复以四部之众，说此四事之教。云何为四？一切行无常，是谓一法；一切行苦，是谓二法，一切行无我，是谓三法；涅槃为灭尽，是谓第四法之本。如是不久，如来当取灭度。汝等当知，四法之本，普与一切众生而说其义。」

尔时，世尊欲使毘舍离城人民还归，即化作大坑，如来将诸比丘众在彼岸，国土人民而在此岸。是时，世尊即掷己钵在虚空中与彼人民，又告之曰：「汝等，好供养此钵，亦当供养高才法师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」是时，世尊与彼钵已，实时诣拘尸那竭国。

是时，拘尸那竭国人民五百余力士集在一处，各作此论：「我同共造奇特之事，使后命终之时，名称远布，子孙共传：『昔日拘尸那竭力士势叵及。』」斯须，复作是念：「当造立何功德？尔时，去拘尸那竭国不远有大方石，长百二十步，广六十步。我等当共竖之。」尽其筋力，欲得竖立，而不克获，亦不动摇，何况能举乎？是时，世尊便往至彼所，而告之曰：「诸童子，欲何所施为？」

时，诸童子白佛言：「我向者各作此论，欲移此石，使世世称传其名。施功已来，乃经七日，然不能令此石移转。」

佛告诸童子：「卿等欲使如来竖此石乎？」

童子报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当安此石。」

是时，世尊以右手摩按此石，举着左手中，掷着虚空中。是时，彼石乃至梵天上。

是时，拘尸那竭力士不见此石，而白世尊曰：「此石今何所至？我等今日咸共不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石今乃至梵天上。」

童子白佛言：「此石何时当来阎浮利地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当引譬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设复有人往梵天上，取此石投阎浮地者，十二年乃到；然今如来威神所感，正尔当还。」

如来说此语已，是时彼石寻时还来，虚空之中雨诸天华若干百种。

是时，彼童子五百余人遥见石来，各各驰散，不安本处。佛告童子：「勿怀恐惧，如来自当知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舒左手遥接彼石，着右手中而竖之。是时，三千大千刹土六变震动，虚空之中神妙之天，散种种忧钵莲华。是时，五百童子皆叹未曾有：「甚奇！甚特！如来威神实不可及，此石今长百二十步，广六十步，然以一手而安处之。」

是时，五百童子白佛言：「如来以何力移动此石，为神足之力，为用智慧之力安处此石乎？」

佛告童子曰：「吾亦不用神足之力，亦复不用智慧之力，吾今用父母之力安处此石。」

诸童子白佛：「不审如来用父母之力，其事云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吾今当与汝引譬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童子当知，十骆驼之力，不如一凡象力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之力，不如一迦罗勒象力；又复十骆驼及一凡象力并迦罗勒象力，不如一鸠陀延象力也；正使十骆驼、一凡象力，乃至鸠陀延象力，不如一婆摩那象力也；复计此象之力，不如一迦泥留象力也；复计诸象之力，复不如一优钵象力也；复计尔许象之力，复不如一钵头摩象力也；复计按尔许象力，复不如一拘牟陀象力也；复取计按之，复不如一分陀利象力也；复取计按，复不如一香象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复不如一摩呵那极之力；复计按之，复不如一那罗延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复不如一转轮圣王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不如一阿维越致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不如一补处菩萨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复不如一道树下坐菩萨之力；复取计按之，复不如一如来父母遗体之力。吾今以父母之力安处此石。」

尔时，五百童子复白世尊言：「如来神足力者，其事云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吾昔有弟子名目犍连，神足之中最为第一。尔时，共游在毘罗若竹园村中。尔时，国土至俭，人民相食，白骨盈路。然出家学士乞求难得，圣众羸瘦，气力虚竭；又复村中生民之类，皆怀饥色，无复聊赖。是时，大目犍连来至我所，而白我言：『今此毘罗若极为饥俭，乞求无处，生民困悴，无复生路。我亦躬从如来受此言教：「今此地下有自然地肥，极为香美。」唯愿世尊听许弟子，反此地肥令在上，使此人民得食噉之，又使圣众得充气力。』」

「我尔时告目连曰：『诸地中蠕动之虫，欲安处何所？』目连白言：『当化一手似此地形，又以一手反此地肥，使蠕动之虫各安其所。』我尔时复告目连曰：『汝当有何心识欲反此地？』目连白言：『我今反此地形，犹如力人反一树叶而无疑难也。』我尔时复语目连曰：『止！止！目连！不须反此地肥。所以然者，众生覩此当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诸佛神寺亦当毁坏。』是时，目连前白佛言：『唯愿世尊听许圣众诣鬻单曰乞食！』」

「佛告目连：『此大众中无神足者，当云何诣彼乞食？』目连白佛言：『其无神足者，我当接诣彼土。』佛告目连：『止！止！目连！何须圣众诣彼乞食。所以然者，将来之世亦当如是饥俭，乞求难得，人无颜色。尔时，诸长者婆罗门当语比丘言：「汝等何不诣鬻单越乞食？昔日释种弟子有大神足，遇此饥俭，皆共诣鬻单曰乞食，而自存济；今日释迦弟子无有神足，亦无威

神沙门之行。」便轻易比丘，使彼长者居士，普怀僇慢之心，受罪无量。目连当知，以此因缘，诸比丘众不宜尽往诣彼乞食。」

「诸童子当知，目连神足其德如是。计目连神足之力，遍三千大千刹土，无空缺处，不如世尊神足之力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如来神足其德不可量也。」

诸童子白佛言：「如来智慧力者，何者在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，智慧之中最为第一，如大海水纵横八万四千由旬，水满其中；又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，入水亦如是。然阎浮里地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，今取较之，以四大海水为墨，以须弥山为树皮，现阎浮地草木作笔，复使三千大千刹土人民尽能书，欲写舍利弗比丘智慧之业，然童子当知，四大海水墨、笔、人之渐渐命终，不能使舍利弗比丘智慧竭尽。如是，童子！我弟子之中智慧第一，不出舍利弗智慧之上。计此舍利弗比丘遍满三千大千刹土，无空缺处，欲比如来之智慧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如来智慧力者，其事如是。」

是时，童子复白佛言：「颇更有力出此力者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亦有此力出诸力之上。何者是？所谓无常力是。今日如来夜半在双树间，为无常力所牵，当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诸童子咸共堕泪：「如来取灭度何其速哉，世丧眼目。」

尔时，君荼罗系头比丘尼是婆罗陀长者女，此比丘尼便作是念：「吾闻世尊取灭度不久，然日数已尽，今宜可往至世尊所亲覲问讯。」是时，彼比丘尼即出毘舍离城，往至世尊所，遥见如来径将诸比丘众及五百童子，欲诣双树间。

尔时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我闻世尊取灭度将在不久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来取灭度正在今日夜半耳。」

是时，比丘尼白佛言：「我今所以出家学道，又不果所愿。然世尊舍我灭度，唯愿说微妙之法，使果其愿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当思惟苦之原本。」

比丘尼复白佛言：「实苦，世尊！实苦，如来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观何等义而言苦乎？」

比丘尼白佛言：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离苦。取要言之，五盛阴苦。如是，世尊！我观此义已，故言谓苦。」

是时，比丘尼思惟义已，即于座上得三达智。是时，比丘尼白佛言：「我不堪见世尊取灭度，唯愿听许先取灭度。」是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

是时，比丘尼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寻于佛前，身飞虚空，作十八变：或行、或坐、或复经行，身放烟火，踊没自由无所触碍，或出水火，遍满空中。是时，比丘尼作无央数之变已，即于无余涅盘界而取灭度。是时，当取灭度之日，八万天子得法眼清净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尼，智慧捷疾者。所谓君荼罗比丘尼是也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往双树间与如来敷座，使头北首。」

对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即受佛教，往双树间，与如来敷座，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曰：「敷座已讫，使头北首，宜知是时。」

实时，世尊往彼树间，就所敷座。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世尊言：「有何因缘，如来敷座言头北向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吾灭度后，佛法当在北天竺，以此因缘故，使敷座北向。」

是时，世尊分别三衣。尔时阿难白佛：「以何等故，如来今日分别三衣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我以当来之世檀越施主故，分别此衣耳。欲使彼人受其福，故分别衣尔。」

是时，世尊须臾之顷，口出五色光，遍照方域。尔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「复以何因缘，如来今日口出五色光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向作是念：『本未成道时长处地狱，吞热铁丸；或食草木，长此四大；或作骡、驴、骆驼、象、马、猪、羊；或作饿鬼，长四大形，有受胎之厄；或受天福，食自然甘露。我今以成如来，以根力觉道成如来身。』由此因缘故，口出五色光尔。」

是时，须臾之间口出微妙之光，胜于前光。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复以何因缘故，如来重出光胜于前者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向者作是念：『过去诸佛世尊取灭度，遗法不久存于世。』我复重思惟：『以何方便，使我法得久存在世？如来身者金刚之数，意欲碎此身如芥子许，流布世间，使将来之世，信乐檀越不见如来形像者，取供养之因，缘是福佑，当生四姓家、四天王家、三十三天、艳天、兜术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；因此福佑，当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；或复有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，若成佛道。』由此因缘故，出斯光明尔。」

是时，世尊躬自褻僧伽梨四迭，右肋着地，脚相累。是时，尊者阿难悲泣涕零，不能自胜，又自考责：「既未成道，为结所缚，然今世尊舍我灭度，当何恃怙？」

是时，世尊知而告诸比丘曰：「阿难比丘今为所在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阿难比丘今在如来床后，悲号堕泪，不能自胜，又自考责：『既不成道，又不断结使，然今世尊舍我涅槃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无为愁忧。夫物处世，应当坏败，欲使不变易者，此事不然。勤加精进，念修正法，如是不久亦当尽苦际，成无漏行。过去世时，多萨阿竭·阿罗呵·三耶三佛亦有如此侍者。正使将来恒沙诸佛，亦当有此侍者如阿难比。转轮圣王有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于是，转轮圣王欲出国界时，人民见者，莫不喜悦。尔时，转轮圣王有所言教，其有闻者，靡不喜悦。闻其言教，乃无厌足。尔时，转轮圣王默然，正使人民见王默然，亦复欢喜。是谓，比丘！转轮圣王有此四未曾有之法。

「比丘当知，阿难今日亦有四未曾有法。云何为四？正使阿难比丘默然至大众中，其有见者，莫不喜悦。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，其闻语者，皆共欢喜，假使默然亦复如是。正使阿难比丘至四部众中，刹利、婆罗门众中，入

国王、居士众中，皆悉欢悦，兴恭敬心，视无厌足。正使阿难比丘有所说者，其闻法教，受无厌足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四未曾有之法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曰：「当云何与女人从事？然今比丘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家家乞食，福度众生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莫与相见，设相见莫与共语，设共语者，当专心意。」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莫与女交通， 亦莫共言语，
有能远离者， 则离于八难。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七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二

「当云何与车那比丘从事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当以梵法罚之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云何梵法罚之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不应与车那比丘有所说，亦莫言善，复莫言恶，然此比丘亦复不向汝当有所说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设不究事者，此则犯罪不重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但不与语，即是梵法之罚；然由不改者，当将诣众中诸人共弹使出，莫与说戒，亦莫与法会从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欲与彼怨家， 而报其怨者，
恒念莫与语， 此恶无过者。」

是时，拘尸那竭人民闻如来当取灭度，克在夜半。是时，国土人民往至双树间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人民白世尊言：「今闻如来当取灭度，我等当云何兴敬？」

是时，世尊顾视阿难。是时，阿难即作是念：「如来今日身体疲倦，欲使我旨授彼义。」是时，阿难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今有二种之姓，一名婆阿陀，二名须拔陀，今来自归如来圣众：『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自今已后不复杀生！』复有名帝奢，二名优波帝奢，复有名佛舍，二名鸡头，如是之比皆来归如来：『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，自今之后不复杀生，奉持五戒！』」

是时，世尊广为说法，发遣使归。是时，五百摩罗众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吾最后受证弟子，所谓拘尸那竭五百摩罗是也。」

尔时，须拔梵志从彼国来至拘尸那竭国，遥见五百人来，即问之曰：「汝等为从何来？」

五百人报曰：「须拔当知，如来今日当取灭度，在双树间。」

是时，须拔便作是念：「如来出现于世甚为难遇，如来出世时时乃有，如优昙钵华亿劫乃出。我今少多有疑不解诸法，唯彼瞿昙沙门能解我狐疑。我今可往至彼瞿昙所，而问此义。」

是时，须拔梵志至双树间，到阿难所，白阿难曰：「吾闻世尊今日当取灭度，为审尔不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审有其事。」

须拔白言：「然我今日犹有狐疑，唯愿听许白世尊此言：『余人不解六师所说，为得见沙门瞿昙所说乎？』」

阿难白言：「止！止！须拔！勿烧如来。」

如是再三，复白阿难曰：「如来出世甚不可遇，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，如来亦复如是，时时乃出，然我今观如来足能解我狐疑，我今所问义者盖不足言。又今，阿难！不与我往白世尊。又闻如来却观无穷，前覩无极，然今日独不见接纳。」

是时，世尊以天耳遇闻须拔向阿难作如是论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勿遮须拔梵志。所以然者，此来问义多所饶益，若我说法者即得度脱。」

是时，阿难语须拔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来今听在内问法。」是时，须拔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又复须拔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须拔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有所问，唯愿听许！」

是时，世尊告须拔曰：「今正是时，宜可时问。」

是时，须拔白佛言：「诸异沙门，瞿昙！知诸算术，多所过度。所谓不兰迦叶、阿夷端、瞿耶楼、胝休迦旃、先毘卢持、尼捷子等，如此之比，知三世事乎？为不解耶？其六师之中复有胜如来乎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须拔，勿问此义，何烦问此胜如来乎？然我今日在此座上，当与汝说法，善思念之。」

须拔白佛言：「今当为问深义，唯愿世尊以时说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我初学道时年二十九，欲度人民故，三十五年在外国中学，自是已来更不见沙门、婆罗门，其大众中无八贤圣道者，则无沙门四果。是谓，须拔，世间空虚，更无真人得道者也。以其贤圣法中有贤圣法者，则有沙门四果之报。所以然者，因有沙门四果之报，皆由贤圣八品道也。若须拔！若我不得无上正真之道，皆由不得贤圣八品道；以其得贤圣八品道，故成佛道。是故，须拔，当求方便，成贤圣道。」

然须拔复白佛言：「我亦乐闻贤圣八品道，唯愿演说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所谓八道者，等见、等治、等语、等命、等业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三昧。是谓，须拔，贤圣八品道。」

是时，须拔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尔时，须拔语阿难言：「尔我今快得善利，唯愿世尊听为沙门。」

阿难报言：「汝今自往至世尊所，求作沙门。」

是时，须拔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听作沙门。」尔时，须拔即成沙门身，着三法衣。时须拔仰观世尊颜，即于座上有漏心得解脱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我最后弟子之中，所谓须拔是也。」

尔时，须拔白佛言：「我今闻世尊夜半当取般涅槃，唯愿世尊先听我取涅槃，我不堪见如来先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所以然者，过去恒沙诸佛世尊，最后取证弟子先取般涅槃，如来后取灭度。此是诸佛世尊常法，非适今日也！

是时，须拔见世尊已可之，即在如来前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于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。是时，此地六变振动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必有死，
不生则不死， 此灭为最乐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自今已后勅诸比丘！不得卿仆相向，大称尊，小称贤，相视当如兄弟，自今已后不得称父母所作字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如今诸比丘当云何自称名号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若小比丘向大比丘称长老，大比丘向小比丘称姓字，又诸比丘欲立字者，当依三尊。此是我之教诫。」

是时，阿难闻世尊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鹿野苑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波呵罗阿须伦及牟提轮天子，非时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如来问阿须伦曰：「汝等甚乐大海中乎？」

阿须伦白佛言：「实乐，非为不乐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大海之中有何奇特之法，汝等见已，于中娱乐？」

阿须伦白佛言：「大海之中有八未曾有之法，诸阿须伦娱乐其中。云何为八？于是，大海之中极深且广，是谓初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海有此神德，四大江河，一一河者将从五百以投大海，便失本名字，是谓第二之法也。

「复次，大海皆同一味，是谓第三之法也。

「复次，大海以时朝贺，不失时节，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海鬼神所居，有形之类无不在大海中者，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海之中皆容极大之形，百由旬形，乃至七千由旬形，亦不逼迮，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海之中出若干种珍宝，砮矇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、水精、琉璃，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大海之中下有金沙，又有须弥山，四宝所成，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。此名八未曾有之法，使诸阿须伦娱乐其中。」

是时，阿须伦白世尊：「如来法中有何奇特，使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？」

佛告阿须伦曰：「有八未曾有之法，使诸比丘娱乐其中。云何为八？又我法中戒律具足，无放逸行，是谓初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极深且广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有四种姓，于我法中作沙门，不录前名，更作余字，犹如彼海，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，更无余名，是谓第二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施設禁戒，相随亦不越叙，是谓第三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皆同一味，所谓贤圣八品道味，是谓第四未曾有之法也，如彼大海悉同一味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种种法充满其中，所谓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真直行，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诸神居其中，是谓第五未曾有之法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有种种珍宝。所谓念觉意宝、法觉意宝、精进觉意宝、喜觉意宝、猗觉意宝、定觉意宝、护觉意宝，是谓第六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，如彼大海出种种珍宝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诸有众生类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于无余涅盘界而取灭度。然我法中无有增减，如彼大海，诸河投之无有增减，是谓第七未曾有之法，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。

「复次，我法中有金刚三昧，有灭尽三昧，一切光明三昧，得不起三昧，种种三昧不可称计，诸比丘见已娱乐，如彼大海下有金沙，是谓第八未曾有之法。诸比丘见已，娱乐其中。于我法中有此八未曾有之法，诸比丘甚自娱乐。」

是时，阿须伦白世尊曰：「如来法中使有一未曾有法者，胜彼海中八未曾有之法，百倍、千倍不可为比，所谓贤圣八道是也。善哉，世尊！快说斯言。」

尔时，世尊暂与说法，所谓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漏为大患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以见彼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说之。

尔时，阿须伦便作是念：「应有五谛，今世尊但说四谛，与诸天说五谛。」是时，天子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阿须伦白世尊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快说斯言，今欲还所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复道而去。

时，天子语阿须伦曰：「汝今所念极为不善，云：『如来与诸天说五谛，与我说四谛。』所以然者，诸佛世尊终无二言，诸佛终不舍众生，说法亦无懈倦，说法亦复无尽，亦复不选择人与说法，平等心而说法，有四谛，苦、习、尽、道。汝今莫作是念，而咎如来言有五谛。」

是时，阿须伦报曰：「我今所造不善，自当忏悔！要当至如来所便问此义。」

尔时，阿须伦及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天地大动有八因缘。云何为八？比丘当知，此阎浮里地，南北二万一千由旬，东西七千由旬，厚六万八千由旬，水厚八万四千由旬，火厚八万四千由旬，火下有风厚六万八千由旬，风下际有金刚轮，过去诸佛世尊舍利尽在彼间。比丘当知，或有是时，大风正动，火亦动；火已动，水便动；水已动，地便动，是谓第一因缘使地大动。

「复次，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来下，在母胎中，是时地亦大动，是谓第二因缘使地大动。

「复次，菩萨降神出母胎时，天地大动，是谓第三因缘使地大动。

「复次，菩萨出家学道，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四因缘使地大动。

「复次，若如来入无余涅槃界而取灭度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五因缘使地大动。

「复次，有大神足比丘心得自在，随意欲行无数变化，或分身为百千之数，复还为一，飞行虚空，石壁皆过，踊没自由，观地无地想，了悉空无，是时地为大动，是谓第六因缘地为大动。

「复次，诸天大神足，神德无量，从彼命终还生彼间，由宿福行，具足诸德，舍本天形，得作帝释、若梵天王。时地为大动，是谓第七因缘地为大动。

「复次，若众生命终福尽，是时诸国王不乐本邦，各各相攻伐，或饥俭死者，或刀刃死者，是时天地大动，是谓第八因缘使地大动。如是，比丘！有八因缘使天地大动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尊者阿那律游在四佛所居之处。

是时，阿那律在闲静之处，便作是念：「诸释迦文佛弟子之中，戒德、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，于此正法中而得长养；诸声闻之中不具足戒律者，斯等之类皆离正法，不与戒律相应。如今此二法，戒与闻何者为胜？我今可以此因缘之本，往问如来是事如何？」阿那律复作是念：「此法，知足者之所行，非无厌者之所行；少欲者之所行，非为多欲者之所行；此法，应闲居者之所行，非在愤闹之所行；此法，持戒人之所行，非犯戒者之所行；三昧者之所行，非乱者之所行；智慧者之所行，非愚者之所行；多闻者之所行，非少闻者之所行。」是时，阿那律思惟此八大人念：「今我可往至世尊所，而问此义。」

尔时，世尊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是时，王波斯匿请如来及比丘僧，夏坐九十日。是时，阿那律渐渐人间，将五百比丘游化，转至舍卫国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阿那律白世尊言：「我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此义：『戒与闻，此二法何者最胜乎？』」

是时，世尊与阿那律便说此偈：

「戒胜闻胜耶？ 汝今起狐疑。
戒胜于闻者， 于中何狐疑？」

「所以然者，阿那律当知，若比丘戒成就者，便得定意；已得定意，便获智慧；已得智慧，便得多闻；已得多闻，便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于无余涅槃而取灭度。以此明之，戒为最胜。」

是时，阿那律向世尊说此八大人念。佛告阿那律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！汝今所念者，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。少欲知足、在闲居之处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。汝今，阿那律！当建是意，思惟八大人念。云何为八？此法精进者之所行，非懈怠者之所行。所以然者，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，我以精进之力超越成佛。」

「阿那律知之，诸佛世尊皆同一类，同其戒律、解脱、智慧而无有异，亦复同空，无相、愿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而庄严其身，视无厌足，无能见顶者，皆悉不异。唯有精进不同，于过去当来诸佛世尊，精进者，吾最为胜。是故，阿那律！此第八大人之念，此为最为上，为尊为贵，为无有喻。犹如由乳有酪，由酪有酥，由酥有醍醐，然复醍醐于中最上，为无有比。此亦如是，精进之念，于八大人念中最上，实无有比！」

「是故，阿那律！当奉八大人念，亦当与四部众分别其义。设当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，令我弟子皆当成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。所以然者，我法，少欲者之所行，非多欲者所行也；我法，知足者之所行，非无厌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闲居者之所行，非众中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持戒者之所行，非犯戒者之所行也。我法，定者之所行，非乱者所行也；我法，智者之所行，非愚者之所行也；我法，多闻者之所行，非少闻者所行也；我法，精进者之所行，非懈怠者所行也。是故，阿那律！四部之众当求方便，行此八大人念。如是，阿那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那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八部之众，汝等当知。云何为八？所谓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长者众、沙门众、四天王众、三十三天众、魔众、梵天众。比丘当知，我曩昔已来至刹利众中，共相问讯，言谈讲论，亦复无人与我等者，独步无侣，亦无俦匹；少欲知足，念不错乱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，精进成就。」

「复自忆念，至婆罗门众中、长者众中、沙门众中、四天王众中、三十三天众中、魔王众中、梵天王众中，共相问讯，言谈讲论，独步无侣，亦无俦匹，于中最尊，亦无等伦；少欲知足，意不错乱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，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多闻成就、精进成就。我当尔时，在八部众中独步无侣，与尔许众生作大覆盖。是时，八部之众无能见顶，亦不敢瞻颜，何况当共论议乎。所以然者，我亦不见天上、人中、魔、若魔天、沙门、婆罗门众中，有能成就此八法者，除如来存不论之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此八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邸长者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世尊告长者曰：「长者家中广施不乎？」

长者白佛：「贫家惠施，昼夜不断，四城门中，及大市中，家中行路，及佛、比丘僧，是为八处惠施。如是，世尊！其有所须，须衣惠衣，须食与食，国中珍宝终不违逆，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悉给施之。亦有诸天来至我所，在虚空中而告我曰：『分别尊卑，此者持戒，此者犯戒，与此获福，与彼无报。』然我心正无有彼此，不起增减之心，普等慈心于一切众生。有其众生依命根存形，有食则存，非食命不济。施惠一切众生，其报无量，受其果报，无有增减。」

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长者！平等施者福第一尊。然众生之心复有胜，如施持戒人胜犯戒者。」

是时，虚空神、天，称庆无量，实时而说此偈：

「佛说择施尊， 愚众有增减，
 求其良福田， 何过如来众。」

「然今世尊所说极为快哉，施持戒人，胜犯戒者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那邠邸长者：「今当与汝说贤圣之众，善思念之，抱在心怀。或施少获福多，或施多获福多。」

阿那邠邸长者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敷演其义！云何施少获福多？云何施多获福多？」

佛告长者：「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。是谓，长者！贤圣之众，施少获福多，施多获福多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四向成就人， 四者成果实，
 此名贤圣众， 惠施获福广。」

「过去久远诸佛世尊，亦复有此贤圣之众，如我今日无异；正使当来诸佛世尊出现于世者，亦得如此贤圣之众。是故，长者！欢喜悦心，供养圣众。」

是时，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法，立不退转之地。长者闻法已，喜庆无量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时，阿那邠邸长者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财物惠施，获八功德。云何为八？一者随时惠施，非为非时；二者鲜洁惠施，非为秽浊；三者手自斟

酌，不使他人；四者誓愿惠施，无憍恣心；五者解脱惠施，不望其报；六者惠施求灭，不求生天；七者施求良田，不施荒地；八者然持此功德，惠施众生，不自为己。如是，比丘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财物惠施，获八功德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智者随时施， 无有慳贪心，
所作功德已， 尽用惠施人。
此施为最胜， 诸佛所加叹，
现身受其果， 逝则受天福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欲求其果报者，当行此八事。其报无量，不可胜计，获甘露之宝，渐至灭度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，善思念之，无令漏失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佛告比丘：「彼云何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？邪见趣泥犁路，正见向涅槃之道；邪治趣泥犁之路，正治向涅槃之道；邪语趣泥犁之路，正语向涅槃之道；邪业趣泥犁之路，正业向涅槃之道；邪命趣泥犁之路，正命向涅槃之道；邪方便趣泥犁之路；正方便向涅槃之道；邪念趣泥犁之路，正念向涅槃之道；邪定趣泥犁之路，正定向涅槃之道。是谓，比丘！趣泥犁之路，向涅槃之道。诸佛世尊常所应说法，今已果矣！汝等乐在闲居处，树下露坐，念行善法，无起懈怠。今不勤行，后悔无及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非时·泥犁·道 须伦天·地动
大人八念·众 善男子施·道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七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马血天子问八政品第四十三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马血天子非人之时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天子白世尊言：「向者生此念：『在地步度，可尽此世界不乎？』我今问世尊！可以步尽世界不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以何义理而作此问？」

天子白佛言：「我昔日一时至婆伽梵天所。是时，梵天遥见我来，而语我言：『善来，马血天子！此处无为之境，无生、无老、无病、无死、无终、无始，亦无愁、忧、苦、恼。』当我尔时，复作是念：『此是涅槃道耶？何以故？涅槃之中无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此是世界之极边耶？设当是世界边际者，是为世间可步度耶？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神足为何等类？」

天子白佛言：「犹如力士善于射术，箭去无碍；我今神足其德如是，无所罣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我今问汝，随所乐报之。犹如有四男子善于射术，然彼四人各向四方射，设有人来，意欲尽摄四面之箭，使不堕地。云何，天子！此人极为捷疾不耶？乃能使箭不堕于地。

「天子当知，上日月前有捷步天子，行来进止复踰斯人之捷疾，然日月宫殿行甚于斯。计彼人天子及日月宫殿之疾，故不如三十三天之速疾也；计三十三天之疾，不如艷天之疾。如是，诸天所有神足，各各不相及。假使汝今有此神德，如彼诸天，从劫至劫，乃至百劫，犹不能尽世境界。所以然者，地界方域不可称计。

「天子当知，我过去久远世时，曾作仙人，名为马血，与汝同字，欲爱已尽，飞行虚空，无所触碍。我尔时，神足与人有异，弹指之顷，以能摄此四方箭，使不堕落。时，我以有此神足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今能以此神足，可尽境地边际乎？』即涉世界，而不能尽其方域。命终之后，进德修业而成佛道，坐树王下，端坐思惟往昔经历所施为事：『本为仙人，以此神德犹不能尽其方面，当以何神力而得究其边际乎？』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要当乘圣贤八品之径路，然后乃得尽生死边际。』

「彼云何名为乘贤圣八品之径路？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。天子！又知斯名贤圣八品道，得尽世界之边际。诸过去恒沙诸佛得尽世界者，尽用此贤圣八品道而究世界；正使将来诸佛世尊出现世者，当以此贤圣之道得尽边际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步涉无究竟，得尽世界者，
地种不可称，非神足所及。
凡夫施設意，于中起迷惑，
不别真正法，流转五道中。
贤圣八品道，以此为舟船，
诸佛之所行，而究世界边。
正使当来佛，弥勒之等类，
亦用八种道，得尽于世界。
是故有智士，修此圣贤道，
昼夜习行之，便至无为处。」

是时，马血天子从如来闻说贤圣八品道，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天子即以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是时，彼天子即其日，以天种种好华散如来上，实时便说斯偈：

「流转生死久， 欲涉度世界，
贤圣八品道， 不知又不见。
今我以见谛， 又闻八品道，
便得尽边际， 诸佛所到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可彼天子所说。时，彼天子以见佛可之，即礼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彼天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贤圣八关斋法，汝等善思念之，随喜奉行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八关斋法？一者不杀生，二者不与不取，三者不淫，四者不妄语，五者不饮酒，六者不过时食，七者不处高广之床，八者远离作倡伎乐、香华涂身。是谓，比丘！名为贤圣八关斋法。」

是时，彼优波离白佛言：「云何修行八关斋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优波离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往诣沙门若长老比丘所，自称名字，从朝至暮如罗汉，持心不移不动，刀杖不加群生，普慈于一切：『我今受斋法，一无所犯，不起杀心，习彼真人之教；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过时食，不在高广之座，不习作倡伎乐、香华涂身。』设有智慧者，当作是说；假令无智者，当教彼如此之教。又彼比丘当一一指授，无令失次，亦莫超越，复当教使发誓愿。」

优波离白佛言：「云何当发愿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发愿时：『我今以此八关斋法，莫堕地狱，饿鬼、畜生，亦莫堕八难之处，莫处边境，莫堕凶弊之处，莫与恶知识从事，父母专正，无习邪见，生中国中，闻其善法，分别思惟，法法成就，持此斋法功德，摄取一切众生之善，以此功德，惠施彼人，使成无上正真之道，持此誓愿之福，施成三乘，使不中退。复持此八关斋法，用学佛道、辟支佛道、阿罗汉道，诸世界学正法者亦习此业，正使将来弥勒佛出现世时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值遇彼会，使得时度。弥勒出现世时，声闻三会，初会之时九十六亿比丘之众，第二之会九十四亿比丘之众，第三会九十二亿比丘之众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亦值彼王及国土教授师。』作如是之教，无令缺漏。」

是时，优波离白世尊言：「设彼善男子、善女人虽持八关斋，于中不发誓愿者，岂不得大功德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虽获其福，福不足言。所以然者，我今当说。」

「过去世时，有王名宝岳，以法治化，无有阿曲，领此阎浮提境界。尔时，有佛名曰宝藏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。彼王有女名曰牟尼，颜貌殊特，面如桃华色，皆由前世供养诸佛之所致也。尔时，彼佛亦复三会，声闻初会之时一亿六万八千之众，第二之会一亿六万之众，第三之会一亿三万之众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。」

「是时，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之法：『诸比丘！当念坐禅，勿有懈怠；复求方便，诵习经戒。』彼佛侍者名曰满愿，多闻第一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多闻最胜。时，彼满愿比丘白宝藏佛言：『诸有比丘诸根闇钝，亦不精进于禅定法，又不诵习，今日世尊欲安此人着何聚中？』宝藏佛告曰：『设有比丘诸根闇钝，不堪任行禅法者，当修三上人法业。云何为三？所谓坐禅、诵经、佐劝众事。』如是彼佛与诸弟子说如此微妙之法。」

「尔时，有长老比丘，亦不堪任修行禅法。时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『我今年衰长大，亦不能修其禅法，今当求愿行劝助之法。』是时，彼长老比丘入野马城中，求烛火、麻油，日来供养宝藏如来，使明不断。」

「是时，王女牟尼见此长老比丘里巷乞求，即问彼比丘曰：『比丘！今日为何所求？』比丘报曰：『圣女当知，我年衰迈，不堪行禅法，故求乞脂油，

用供养佛，续尊光明。」是时，彼女闻佛名号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白彼长老比丘曰：『汝今，比丘！勿在余处乞求，我自相供给，麻油灯炷尽相惠施。』

「是时，长老比丘受彼女施，日来取油供养宝藏如来，持此功德福业，施与无上正真之道，口自演说：『年既衰大，又复钝根，无有智慧得行禅法，持此功德之业，所生之处莫堕恶趣，使将来之世值遇圣尊，如今宝藏如来无异；亦遇圣众如今圣众而无有异；说法亦当如今无异。』是时，宝藏如来知彼比丘心中所念，实时便笑，口出五色光，而告之曰：『汝今，比丘！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作佛，号曰灯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』是时，长老比丘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身心坚固，意不退转，颜色特胜，不与常同。

「时，彼牟尼女人见彼比丘颜色殊常，即前问曰：『比丘！今日颜色极为殊妙，不与常同，得何意故？』比丘报曰：『王女当知，向者，如来以甘露见灌。』牟尼女问曰：『云何如来以甘露见灌？』比丘报曰：『我为宝藏如来所授决，言将来无数阿僧祇劫当得作佛，号曰灯光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身心牢固，意不退转。如是，王女！为彼如来之所授决也。』王女问曰：『彼佛颇授我决乎？』长老比丘报曰：『我亦不知为授汝不？』

「是时，王女闻比丘说已，即乘羽宝之车，往至宝藏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王女白佛言：『我今见檀越施主，所须脂油恒相供给，然今世尊授彼比丘决，独不见授我。』宝藏如来告曰：『发心求愿，其福难量，何况以财惠施乎？』牟尼女报曰：『设当如来不授我者，当自断其命根。』宝藏如来报曰：『夫处女人之身，求作转轮圣王者，终不获也；求作帝释者，亦不可获也；求作梵天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魔王者，亦不可得也；求作如来者，亦不可得也。』女曰：『我定不能得成无上道乎？』宝藏佛报曰：『能也。牟尼女，成无上正真道也。然王女当知，将来无数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是汝善知识，彼佛当授汝决。』

「是时，王女白彼佛言：『受者清净，施主秽浊乎？』宝藏佛告曰：『吾今所说者，心意清净，发愿牢固。』是时，王女语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「优波离当知，无数阿僧祇劫，灯光佛乃出现于世，治在钵头摩大国，与大比丘众十六万八千众俱，国主、人民悉来承事。是时，彼国有王名提波延

那，以法治化，领此阎浮境界。是时，彼王请佛及比丘僧而饭食之。是时，灯光如来清旦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入城。

「尔时，有梵志子名曰弥勒，颜貌端政，众中独出，像如梵天，通诸经藏，靡不贯练，诸书呪术，皆悉明了，天文地理，靡不了知。是时，彼梵志遥见灯光佛来，颜貌殊特，世之奇异，诸根寂定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见已，便发喜豫之意，善心生焉：『书籍所载，如来出现，甚为难遇。时时乃出，犹如优钵华时乃出耳。我今当往试之。』是时，梵志手执五华往至世尊所，复作是念：『其有三十二相者，名曰成佛。』即以五根华散如来上，又求三十二相，唯见三十相，而不见二相，即兴狐疑：『今观世尊不见广长舌及阴马藏。』实时说此偈：

「『闻有三十二， 大人之相貌，
今不见二相， 相好为具不？
颇有阴马藏， 贞洁不淫乎？
岂有广长舌， 舐耳覆面乎？
为我现其相， 断诸狐疑结，
阴马及舌相， 唯愿欲见之。』」

「是时，灯光佛即入三昧定，使彼梵志见其二相。是时，灯光佛复出广长舌，左右舐耳放大光明，还从顶上入。是时，梵志见如来有三十二相具足，见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普作是说：『唯愿世尊当见观察，我今持五华奉上如来，又持此身供养圣尊。』发此誓愿时，彼五华在空中化成宝台，极为殊妙，四柱四门。彼时，见交露台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发此誓愿：『使我将来之世作佛，当如灯光佛，弟子翼从，悉皆如是。』」

「是时，灯光知彼梵志心中所念，实时便笑。佛世尊常法：若授决时世尊笑者，口出五色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是时，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日月无复光明，还从顶上入。设如来授决之时，光从顶上入；设授辟支佛决时，光从口出还入耳中；若授声闻苾刍者，光从肩上入；若授生天之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臂中入；若苾刍生人中者，是时光明从两肋入；若授生饿鬼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腋入；若授生畜生决者，光明从膝入；若授生地狱决者，是时光明从脚底入。」

「是时，梵志见光从顶上入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布发在地，并作是说：『设如来不授我决者，即于此处自断坏，不成诸根。』是时，灯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，即告之曰：『汝速还起，将来之世，当成作佛，号释迦文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』是时，摩纳闻佛授决已，心怀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于彼处，得遍现三昧，踊在虚空，去地七刃，叉手向灯光如来。」

「汝优波离莫作异观，尔时宝藏如来时长老比丘，岂是异人乎？尔时灯光如来是也。尔时王女牟尼，**今我是也**。时宝藏如来立我名号字释迦文，我今以此因缘故，说此八关斋法，当发誓愿，无愿不果。所以然者。若彼女人作是誓愿，即于彼劫成其所愿也。若长老比丘不发誓愿者，终不成佛道。誓愿之福不可称记，得至甘露灭尽之处。如是，优波离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优波离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界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渐至江水侧。

尔时，世尊见江水中，有大材木为水所漂，即坐水侧一树下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木为水所漂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设当此木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又不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所捉，复非为非人所捉者，复非为水所回转，复非腐败者，便当渐渐至海。所以然者，海，诸江之原本。汝等比丘亦如是，设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又不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、非人所捉，亦不为水所回转，亦不腐败，便当渐渐至涅槃处。所以然者，涅槃者，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是涅槃之原本。」

尔时，有牧牛人名曰难陀，凭杖而立。是时，彼牧牛人遥闻如是所说，渐来至世尊所而立。尔时，牧牛人白世尊言：「我今亦不着此岸，不在彼岸，又非中没，复非在岸上，不为人捉，复非为非人所捉，不为水所回转，亦非腐败，渐当至涅槃之处。唯愿世尊听在道次，得作沙门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今还主牛已，然后乃得作沙门耳。」

牧牛人难陀报曰：「斯牛哀念犊故，自当还家。唯愿世尊听在道次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牛虽当还家，故须汝往付授之。」

是时，牧牛人即受其教，往付牛已，还至佛所，白世尊言：「今已付牛，唯愿世尊听作沙门。」是时，如来即听作沙门，受具足戒。

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云何为此岸？云何为彼岸？云何为中没。云何在岸上？云何不为人所捉？云何不为非人所捉？云何不为水所回转？云何不腐败？」

佛告比丘曰：「此岸者身也。彼岸者身灭耶。中没者欲爱耶。在岸上者五欲也。为人所捉者，如有族姓子发此誓愿：『持此功德福佑，作大国王，若作大臣。』非人所捉者，如有比丘有此誓愿：『生四天王中而行梵行，今持功德生诸天之中。』是谓名为非人所捉。为水所回转者，此是邪疑也。腐败者，邪见、邪治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此是腐败也。」

是时，难陀比丘在闲静之处而自修克，所以族姓之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修无上梵行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。即于座上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难陀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以失神足，阿阇世太子日遣五百釜食而供养之。是时，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以失神足，又为阿阇世所供养，共相将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众多比丘白佛言：「提婆达兜者极大威力，今为阿阇世王所供养，日遣五百釜食。」

尔时，世尊闻此语已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兴此意，贪提婆达兜比丘利养；彼愚人由此利养自当灭亡。所以然者，于是，比丘！提婆达兜所以出家学者，不果其愿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犹如有人出其村落，手执利斧，往诣大树，先意所望，欲望大树，及其到树，持枝叶而还。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贪着利养，由此利养，向他自誉，毁訾他人，比丘所行宜，则不果其愿。彼由此利养故，不求方便、起勇猛心，如彼人求宝不得，为智者所弃。」

「设有比丘得利养已，亦不自誉，复不毁他人；或时复向他人自称说：『我是持戒之人，彼是犯戒之士。』比丘所愿者而不果获，如人舍根，持枝还家，智者见已：『此人虽持枝还家，然不识根。』此中比丘亦复如是，以得利养，奉持戒律，并修梵行，好修三昧。彼以此三昧心向他自誉：『我今得定，余人无定。』比丘所应行法亦不果获。犹如有人其求实木，往至大树，望其实，舍其枝叶，取其根持还。智者见已，便作是说：『此人别其根。』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兴起利养，奉持戒律，亦不自誉，复非毁他人，修行三昧，亦复如是，渐行智慧。夫智慧者，于此法中最为第一。提婆达兜比丘于此法中竟不获智慧、三昧，亦复不具戒律之法。」

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彼提婆达兜者，云何不解戒律之法？彼有神德成就诸行，有此智慧。云何不解戒律之法？有智慧则有三昧，有三昧则有戒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戒律之法者，世俗常数；三昧成就者，亦是世俗常数；神足飞行者，亦是世俗常数；智慧成就者，此是第一之义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由禅得神足， 至上不究竟，
不获无为际， 还堕五欲中。
智慧最为上， 无忧无所虑，
久毕获等见， 断于生死有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以此方便，知提婆达兜不解戒律之法，亦复不解智慧、三昧之行。汝等比丘，莫如提婆达兜贪着利养。夫利养者，堕人恶处，不至善趣。若着利养，便习邪见，离于正见；习于邪治，离于正治；习于邪语，离于正语；习于邪业，离于正业；习于邪命，离于正命；习邪方便，离正方便；习

于邪念，离于正念；习于邪定，离于正定。是故，比丘！勿起利养之心，制令不起；已起利养之心，求方便而灭之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当说此微妙之法，六十余比丘舍除法服，习白衣行；复有六十余比丘，漏尽意解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船筏譬喻，汝等善思念之，戢在心怀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船筏譬喻？若汝等行路为贼所擒，当执心意，无起恶情；当起护心，遍满诸方所，无量无限不可称计，持心当如地，犹如此地亦受于净，亦受于不净，屎尿秽恶皆悉受之，然地不起增减之心，不言此好、此丑。汝今所行亦当如是，设为贼所擒获，莫生恶念，起增减心。亦如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亦受于恶，亦受于好，都无增减之心；起慈、悲、喜、护之心，向一切众生。所以然者，行善之法犹可舍之，何况恶法而可翫习。如有人遭恐难之处，欲度难处至安隐之处，随意驰走，求其安处。彼见大河极为深广，亦无船、桥而可得渡至彼岸者；然所立之处极为恐难，彼岸无为。

「尔时，彼人思惟方计：『此河水极深且广，今可收拾材木草叶，缚筏求渡，依此筏已，从此岸得至彼岸。』尔时，彼人即收拾材木草叶，缚筏而渡，从此岸至彼岸。彼人已渡岸，复作是念：『此筏于我，多所饶益，由此筏得济厄难，从有恐之地，得至无为之处。我今不舍此筏，持用自随。』云何，比丘！彼人所至到处，能用此筏自随乎？为不能耶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彼人所愿，今已果获，复用筏自随乎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法犹可舍，何况非法。」

尔时，有一比丘白世尊言：「云何当舍于法，而况非法？我等岂非由法学道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依憍慢灭憍慢、慢慢、增上慢、自慢、邪见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，以无慢灭慢慢，灭无慢、正慢，灭邪慢、增上之慢，尽灭四慢。我昔未成佛道，坐树王下时，便生此念：『欲界之中谁最豪贵，我当降伏？』此欲界之中，天及人民，皆悉靡伏。时，我复重作是念：『闻有弊魔波旬，今当与彼战。』以降波旬，一切憍慢豪贵之天，一切靡伏。时我，比丘！于座上笑，使魔波旬境界皆悉震动。」

虚空之中闻说偈声：

「『舍真净王法， 出家学甘露，
设克广愿者， 空此三恶趣。
我今集兵众， 瞻彼沙门颜，
设不用我计， 执脚掷海表。』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

「是时，弊魔波旬瞋恚炽盛，即告师子大将曰：『速集四部之众，欲往攻伐沙门！又当观察为有何力势，堪任与我共战鬪耶？』我尔时复更思惟：『与凡人交战犹不默然，何况欲界豪贵者乎？要当与彼少多争竞。』时我，比丘！着仁慈之铠，手执三昧之弓、智慧之箭，俟彼大众。是时，弊魔、大将兵众十八亿数，颜貌各异，猿猴、师子来至我所。」

「尔时，罗刹之众，或一身若干头，或有数十身而共一头，或两肩有三颈，当心有口，或有一手；或有两手者；或复四手；或两手擎头，口衔死蛇，或头上火然，口出火光；或两手擎口，欲前噉之；或披腹相向，手执刀剑，担

持戈矛；或执舂杵；或担山、负石、担持大树者；或两脚在上，头在下；或乘象、师子、虎、狼、毒虫；或步来者；或空中飞。是时，弊魔将尔许之众，围遶道树。

「时，魔波旬在我左侧而语我曰：『沙门速起。』时我，比丘！默然不对。如是再三。魔语我曰：『沙门畏我不乎？』我告之曰：『我今执心无所畏惧。』时波旬曰：『沙门！颇见我四部之众耶？然汝一己，无有器械兵刃，秃头露形，着此三衣，复言：「吾无所畏。」』

「尔时，我向波旬，便说此偈：

「『仁铠三昧弓， 手执智慧箭，
 福业为兵众， 今当坏汝军。』

「时，魔波旬复语我曰：『我于沙门多所饶益。设不从我语者，正尔取汝，灰灭其形。又复沙门！颜貌端政，年壮可美，出处剎利转轮王种，速起此处，习于五乐，我当将和使汝得作转轮圣王。』时，我复报波旬曰：『汝所说者，无常变易，不得久住。亦当舍离，非吾所贪。』时，弊魔波旬复语我曰：『沙门！今日为何所求？志愿何物？』时我报曰：『吾所愿者，无忧畏处，安隐恬泊，涅槃城中；使此众生流浪生死，沈翳苦恼者，导引正路。』

「魔报我曰：『设今沙门不速起乎坐者，当执汝脚，掷着海表。』时我报波旬曰：『我自观察天上、人中，魔、若魔天、人、若非人，及汝四部之众，不能使吾一毛动。』魔报我曰：『沙门！今日欲与吾战乎？』我报之曰：『思得交战。』魔报我曰：『汝怨是谁？』我复报曰：『憍慢者是。增上慢、自慢、邪慢、慢中慢、增上慢。』魔语我曰：『汝以何义灭此诸慢？』时我报曰：『波旬当知，有慈三昧、悲三昧、喜三昧、护三昧、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相三昧，由慈三昧，办悲三昧；缘悲三昧，得喜三昧；缘喜三昧，得护三昧。由空三昧，得无愿三昧；因无愿三昧，得无相三昧。以此三三昧之力，与汝共战。行尽则苦尽，苦尽则结尽，结尽则至涅槃。』

「魔语我曰：『沙门！颇以法灭法乎？』时我报曰：『可以法灭法。』魔问我言：『云何以法灭法？』时我告曰：『以正见灭邪见，以邪见灭正见；正治灭邪治，邪治灭正治；正语灭邪语，邪语灭正语；正业灭邪业，邪业灭正业；正命灭邪命，邪命灭正命；正方便灭邪方便，邪方便灭正方便；正念灭

邪念，邪念灭正念；正定灭邪定，邪定灭正定。』魔语我曰：『沙门！今日虽有斯语，此处难克也。汝今速起，无令吾掷着海表。』

「时，我复语波旬曰：『汝作福，唯一施，今得作欲界魔王；我昔所造功德，无能称计。汝今所说，方言甚难耶！』波旬报曰：『今所作福，汝今证知；汝自称说造无数福，谁为证知？』时我，比丘！即伸右手以指案地，语波旬：『我所造功德，地证知之。』我当说此语，是时地神从地涌出，叉手白言：『世尊！我当证知。』地神语适讫，时魔波旬愁忧苦恼，即退不现。

「比丘！当以此方便知之，法犹尚灭，何况非法。我长夜与汝说一觉喻经，不录其文，况解其义。所以然者，此法玄邃，声闻、辟支佛所修此法者，获大功德，得甘露无为之处。彼云何名为乘筏之喻？所谓依慢灭慢，慢已灭尽，无复诸恼乱想之念。犹如野狸之皮极修治之，以手拳加之，亦无声响，无坚[革*印]处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慢尽，都无增减。是故，我今告汝等曰：『设为贼所擒获者，勿兴恶念，当以慈心遍满诸方，犹如彼极柔之皮，长夜便获无为之处。』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念。」

当说此法时，于彼坐上，三千天子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；六十余比丘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；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摩竭国神祇恒水侧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犹如摩竭牧牛人愚惑，少智慧，意欲从恒水此岸，渡牛至彼岸，亦复不观彼此之岸深浅之处，便馱牛入水，先渡瘦者，又犊尚小，在水中央，极为羸劣，不能得至彼岸。复次，渡中流之牛不肥不瘦，亦不得渡，于中受其苦恼。次复，渡极有力者，亦在水中，受其困厄。

「今我众中比丘亦复如是，心意闇钝，无有慧明，不别生死位，不别魔之桥船，意欲渡生死之流，不习于禁戒之法，便为波旬得其便也。从邪道求于涅槃，望得灭度，终不果获。自造罪业，复堕他人着罪中。犹摩竭牧牛人黠慧

多智，意欲渡牛至彼此之岸，先观察深浅之处，前渡极盛力牛到彼岸；次渡中流之牛，不肥不瘦，亦得渡至彼岸；次渡极羸者，亦渡无他，小犊寻从其后而济渡无为。

「比丘！如来亦复如是，善察今世、后世，观生死之海，魔之径路，自以八正道度生死之难。复以此道度不度者，犹如道牛之正；一正，余者悉从。我弟子亦复如是，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以身作证而自游化，度魔境界至无为处。亦如彼有力之牛渡彼恒水得至彼岸。我声闻亦复如是，断五下结，成阿那含，于彼般涅槃不还来此间，度魔境界至无为处。如彼中流之牛，不肥不瘦，得渡恒水而无疑难。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断三结使，淫、怒、痴薄，成斯陀含，来至此世，尽于苦际，断魔境界至无为之处。如彼瘦牛将诸小犊得渡彼恒水，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断结使，成须陀洹，必至得度，度魔境界，度生死之难。如彼小犊从母得渡。我弟子亦复如是，持信奉法，断魔诸缚，至无为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魔王所应获， 不究生死边，
如来今究竟， 世间现慧明。
诸佛所觉了， 梵志不明晓，
犹涉生死岸， 兼度未度者。
今此五种人， 及余不可计，
欲度生死难， 尽佛威神力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当专其心，无放逸行，亦求方便，成贤圣八品之道；依贤圣道已，便能自度生死之海。所以然者，犹如彼愚牧牛之人，外道梵志是也，自溺生死之流，复堕他人着罪中。彼恒水者，即是生死之海也。彼黠慧牧牛者，如来是也；度生死之难，由圣八品道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八圣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婆伽梨园中，与千二百五十弟子俱，尽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六通清彻，唯除一人，阿难比丘也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七月十五日受岁时，夜半明星出现，告月光夫人曰：「今十五日月盛满，极为清明，当应施行何事？」

夫人报曰：「今十五日说戒之日，应当作倡伎乐，五欲自娱乐。」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不入其怀。王复告优陀耶太子曰：「今夜极清明，应作何事？」

优陀耶太子白王言：「如今夜半极清明，应集四种之兵，诸外敌异国不靡伏者，当往攻伐。」

是时，王阿阇世闻此语已，亦复不入其意。复语无畏太子曰：「如今极清明之夜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无畏王子报曰：「今不兰迦叶，明诸算数，兼知天文地理，众人所宗仰。可往至彼问此疑难，彼人当与尊说极妙之理，永无留滞。」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亦不入其意。复语须尼摩大臣曰：「如今之夜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须尼摩白王言：「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然阿夷端近在不远，多所晓了，唯愿大王往问其宜。」

王闻此语已，亦复不入其意。复告婆沙婆罗门曰：「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婆罗门报曰：「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，然有瞿耶楼近在不远，唯愿大王往问其义。」

时，王闻此语已，复不合其意。复语摩特梵志曰：「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作何事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大王当知，彼休迦旃近在不远，唯愿大王往问其情。」

王闻此语已，复不合其意。复告索摩典兵师曰：「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索摩报曰：「先毕卢持近在不远，明诸算术，可往问其义。」

王闻此言已，亦不合其意。复告最胜大臣曰：「如今十五日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最胜白王言：「今有尼捷子，博览诸经，师中最上，唯愿大王往问其义。」

王闻此语已，不合其意。复作是思惟：「此诸人等，斯是愚惑，不别真伪，无有巧便。」

尔时，耆婆伽王子在王左侧，王顾语耆婆伽曰：「如今夜半极为清明，应何所施行？」

是时，耆婆伽即前长跪，而白王言：「今如来近在不远，游贫聚园中，将千二百五十弟子，唯愿大王往问其义。然彼如来为明为光，亦无疑滞，知三世事，靡不贯博，自当与王演说其事，王所有狐疑，[火*霍]然自悟。」

是时，王阿阇世闻耆婆伽语已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即叹耆婆伽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王子！快说斯言。所以然者，我今身心极为炽然，又复无故取父王杀，我恒长夜作是念：『谁堪任悟我心意者？』今耆婆伽向所说者，正入我意。甚奇！甚特！闻如来音响，[火*霍]然大悟。」

时，王向耆婆伽便说此偈：

「今日极清明， 心意不得悟，
汝等人人说， 应往问谁义。
不兰阿夷端， 尼捷梵弟子，
斯等不可依， 不能有所济。
今日极清明， 月满无瑕秽，
今问耆婆伽， 应往问谁义。」

是时，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：

「闻其柔软音， 得脱摩竭鱼，
唯愿时诣佛， 永处无畏境。」

时，王复以偈报曰：

「我昔所施行， 于佛无益事，
害彼真佛子， 名曰频婆娑。
今极怀羞耻， 无颜见世尊，
汝今云何说， 使吾往见之？」

是时，耆婆伽复以偈报王曰：

「诸佛无彼此， 诸结永已除，
平等无二心， 此是佛法义。
设以栴檀香， 以涂右手者，
执刀断左手， 心不起增减。
如憍罗云子， 一息更无二，
持心向提婆， 怨亲无有异。
唯愿大王屈， 往覲如来颜，
当断其狐疑， 勿足有留滞。」

是时，王阿闍世告耆婆伽王子曰：「汝今速严驾五百牙象，五百特象，然五百灯。」

耆婆伽对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」是时，耆婆伽王子实时严驾千象，及然五百灯，前白王言：「严驾已办，王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王阿闍世将诸营从，往诣梨园中，中路便怀恐怖，衣毛皆竖，还顾谓耆婆伽王子曰：「吾今将非为汝所误乎？将非持吾与怨家耶？」

耆婆伽白王：「实无此理，唯愿大王小复前进，今如来去此不远。」

时，王阿闍世意犹怀恐，重告耆婆伽曰：「将非为汝所惑，又闻如来将千二百五十弟子，今不闻其声？」

耆婆伽报曰：「如来弟子恒入三昧，无有乱想，唯愿大王小复前进。」

阿阇世王即下车，步入门至讲堂前，默然而立，观察诸圣众，还顾谓耆婆伽曰：「如来今在何处？」尔时，一切圣众尽入炎光三昧，照彼讲堂，靡不周遍。

是时，耆婆伽实时长跪，伸右手指示如来言：「此是如来，最在中央，如日披云。」

是时，王阿阇世语耆婆伽曰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今此圣众心定乃尔。复以何缘有此光明？」

耆婆伽白王：「三昧之力故放光明耳。」

王复告曰：「如我今日观察圣众，极为寂然，使我优陀耶太子亦当如是寂然无为。」时，王阿阇世叉手，自称说曰：「唯愿世尊当见观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来，大王！」王闻如来音响，极怀欢喜，如来乃见称说王号。

时，王阿阇世即至佛所，五体投地，以两手着如来足上，而自称说：「唯愿世尊当见垂愍，受其悔过。父王无罪而取害之，唯愿受悔，后更不犯，自改往修来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今正是时，宜时悔过，无令有失。夫人处世，有过能自改者，斯名上人。于我法中，极为广大，宜时忏悔。」是时，王礼如来足已，住一面坐。

时王白佛言：「唯愿欲有所问，如来听者，乃敢问耳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有疑难者，宜时问之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于现世造福，得受现报不乎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古昔已来颇以此义，曾问人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昔曾以此义而问他人不兰迦叶：『云何，不兰迦叶！现世作福得受现报乎？』不兰迦叶报我言：『无福、无施，无今世、后世善恶之报，世无阿罗汉等成就者。』当我尔时，问此受果之报，彼报曰：『无

也。』如有人问以瓜义，报以[木*奈]理，今此迦叶亦复如是。时，我作是念：『此梵志已不解义，豪族王种所问之义，此人方便引余事报我。』世尊！我即欲断其头，即不受其语，寻发遣之。

「时，我复至阿夷端所，而问此义，阿夷端报我言：『若于江左杀害众生，作罪无量，亦无有罪，亦无恶果之报。』时我，世尊！复作是念：『我今问现世受报之义，此人乃持杀害报吾，犹如有人问梨之义，以[木*奈]报之。』即舍之去。

「复至瞿耶楼所，而问此义。彼人报我曰：『于江右边造诸功德，不可称计，于中亦无善之报。』我尔时复作是念：『吾今所问义者，竟不报其理。』复舍之去。

「复往至彼休迦梅所，而问斯义。彼人报曰：『唯有一人出世，一人死，一人往返受其苦乐。』时我复作是念：『我今所问现世之报，乃将生死来相答。』复舍之去。

「往问先毘卢持如此之义。彼人报我言：『过去者以灭，更不复生；当来未至，亦复不有；现在不住，住者即变易。』时我复作是念：『我今所问现世之报，乃持三世相酬，此非正理。』即复舍去。

「至尼捷子所，而问此义：『云何，尼捷子！颇有现世作福得受现世报也？』彼报我言：『无因无缘，众生结缚；亦无有因，亦无有缘，众生着结缚；无因无缘，众生清净。』时我复作是念：『此梵志等斯是愚惑，不别真为，犹盲无目，所问之义，竟不相报，如似弄转轮圣王种。』寻复舍之去。今我，世尊！故问其义，现世作福现受报也？唯愿世尊演说其义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大王！我今问汝义，随所乐报之。大王！颇有典酒、厨宰，赏护物左右使人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唯然，有之。」

「设彼使人执劳经久，复当赏遗不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随功叙用，不令有怨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云何，大王！既处高位，恤民以礼，当复赏遗不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食共同甘，并命不恨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当以此方便，知昔日出处极卑，渐渐积功，与王同欢，以是之故，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彼有劳之人，经历年岁，来白王言：『我等功劳已立，王所朋知，欲从王求意所愿。』王当以与不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随彼所愿而不违之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彼有劳之人，欲得辞王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修清净行。王听不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听之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设王见彼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，在我左右；王欲何所施为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承事供养，随时礼拜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以此方便，知现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彼有劳之人，持戒完具，无有所犯；王欲何所施行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尽其形寿供给衣被、饮食、床敷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使减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以此方便，知现身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复彼人已作沙门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己身作证而自游化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王欲何为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当尽形寿，承事供养衣被、饮食，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令有乏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当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设复彼人尽其形寿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者，王欲何所施設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当于四道头起大神寺，兼以香华供养，悬缯、幡、盖，承事礼敬。所以然者，彼是天身，非为人身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当以此方便，知现世作福得受现报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今以此譬喻于中受解，今日世尊重演其义。自今已后信受其义，唯愿世尊受为弟子！自归于佛、法、比丘僧。今复忏悔，如愚、如惑，父王无过而取害之，今以身命自归，唯愿世尊除其罪愆，演其妙法，长夜无为，如我自知所作罪报，无有善本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世有二种人无罪而命终，如屈伸臂顷，得生天上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，二者为罪，改其所造。是谓二人而取命终生于天上，亦无流滞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人作极恶行， 悔过转微薄，
日悔无解息， 罪根永已拔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夫以法治化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彼以命终，名誉远布，周闻四方，后人共传：『昔日有王，正法治化，无有阿曲。』人以称传，彼人所生之处，增寿益算，无有中夭。是故，大王！当发欢喜之心，向三尊，佛、法、圣众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佛足，便退而去。王去不远，佛告诸比丘：「今此阿阇世王不取父王害者，今日应得初沙门果证，在四双八辈之中，亦复得贤圣八品道，除去八爱，超越八难，虽尔，今犹获大幸，得无根之信。是故，比丘！为罪之人，当求方便，成无根之信。我优婆塞中得无根信者，所谓阿阇世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世八法随世回转。云何为八？一者利，二者衰，三者毁，四者誉，五者称，六者讥，七者苦，八者乐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八法随世回转。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除此八法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出现世间，又于世界成佛道，然不着世间八法，犹与周旋，犹如淤泥出生莲华，极为鲜洁，不着尘水，诸天所爱敬，见者心欢。如来亦复如是，由胞胎生，于中长养，得成佛身，亦如琉璃之宝、净水之珍，不为尘垢所染。如来亦复如是，亦生于世间，不为世间八法所染着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勤精进，修行八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八种之人，流转生死，不住生死。云何为八，趣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趣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趣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趣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。是谓，比丘！有此八人流转生死，不住生死。是故，比丘！求其方便，度生死之难，勿住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马血·斋·难陀 提婆达·船筏
牧牛·无根信 世法·善·八人

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九众生居品第四十四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九众生居处，是众生所居之处。云何为九？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若干种想，所谓天及人也；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，最初出现也；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光音天也；或有众生，一身一想，所谓遍净天也；或有众生无量空，所谓空处天也；或有众生无量识，识处天也；或有众生不用处，所谓不用处天也；或有众生有想无想，有想无想处天也；诸所生之处名为九也。是谓，比丘！九众生居处，群萌之类，曾居、已居、当居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离此九处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说嚬愿有九种之德，汝等善思念之！吾今当敷演其义。」是时，诸比丘受佛教诫。

佛告比丘：「彼云何名为嚬愿九种之德？比丘当知，檀越施主成就三法；所施之物亦成就三法；受物之人亦成就三法。彼檀越施主云何成就三法？于是，檀越施主信成就，誓愿成就，亦不杀生，是谓檀越施主成就此三法。所

施之物云何成就此三法？于是，施物色成就、香成就、味成就，是谓施物三事成就。云何受物之人成就三事？于是，受物之人戒成就、智慧成就、三昧成就，是谓受施之人成就三法。如是，达嚩成就此九法，获大果报，至甘露灭尽之处。夫为施主欲求其福者，当求方便，成就此九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为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强颜、耐辱、贪心、慳着、心念不舍离、健忘、少睡、隐匿淫泆、亦无返复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！为成就此九法。恶比丘亦复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恶比丘强颜、耐辱、贪心、慳着、健忘、少睡、淫泆静匿、亦无返复、念不舍离为九。

「云何恶比丘强颜？于是，恶比丘不应求者而求之，违沙门之行。如是比丘名为强颜。

「云何恶比丘耐辱？于是，恶比丘在诸贤善比丘所，自称叹说，毁訾他人。如是比丘名为耐辱。

「云何比丘生贪心？于是，比丘见他财物皆生贪心，此名为贪也。

「云何比丘慳着？于是，比丘所得衣钵不与人共，恒自藏举。如是名为慳着。

「云何比丘健忘？于是，恶比丘恒多漏失妙善之言，亦不思惟方便，论说国事兵战之法。如是恶比丘成就此健忘。

「云何恶比丘少于睡眠？于是，恶比丘所应思惟法而不思惟，如是恶比丘少于睡眠。

「云何恶比丘匿处淫泆？于是，恶比丘所为隐匿，不向人说。『我今行淫勿令人知。』如是比丘所隐匿淫泆。

「云何恶比丘无返复？于是，恶比丘无恭敬之心，不奉事师长、尊贵重之人。如是恶比丘无有返复。

「若恶比丘成就此九法，念不舍离者，终不成道果。是故，比丘！诸恶之法念当舍之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孔雀鸟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孔雀鸟颜貌端政，音响清彻，行步庠序，知时而行，饮食知节，常念知足，念不分散，少于睡眠，亦复少欲知于返复。是谓，比丘！孔雀之鸟成就此九法。贤哲比丘亦复成就九法。云何为九？于是，贤善比丘颜貌端政，音响清彻，行步庠序，知时而行，饮食知节，常念知足，念不分散，少于睡眠，亦复少欲知于返复。

「云何贤善比丘颜貌端政？所谓彼比丘出人行来进止之宜，终不失叙。如是贤善比丘颜貌端政。

「云何比丘音响清彻？于是，比丘善别义理，终不错乱。如是比丘音响清彻。

「云何比丘行步庠序？于是，比丘知时而行，不失次叙，又知可诵知诵，可习知习，可默知默，可起知起。如是比丘知于时节。

「云何比丘知时而行？于是，比丘应往即往，应住即住，随节听法。如是比丘知时而行。

「云何比丘饮食知节？于是，比丘所得遗余，与人共分，不惜所有。如是比丘饮食知节。」

「云何比丘少睡眠？于是，比丘初夜时，习于警寤，习三十七品无有漏脱，恒以经行、卧觉而净其意；复于中夜思惟深奥，至后夜时，右胁着地，脚脚相累，思惟计明之想，复起经行而净其意。如是，比丘少于睡眠。」

「云何比丘少欲知于反复？于是，比丘承事三尊，奉敬师长。如是比丘少欲知于反复。如是，贤善比丘成就九法。今此九法当念奉行！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女人成就九法系缚男子。云何为九？所谓歌、舞、伎、乐、笑、啼、常求方宜、自以幻术、颜色形体。计尔许事中，唯有更乐，缚人最急，百倍、千倍，终不相比。如我今日观察诸义，更乐缚人最急，无出是者，随彼男子系之牢固也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念舍此九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优迦罗竹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与汝当说妙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，清净修行梵行，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。汝等善思念之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是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佛告之曰：「彼云何名为一切诸法之本？于是，比丘！凡夫之人不覩贤圣之教，亦不掌护如来言教，不亲近善知识，不受善知识言教。彼观此地如实知之，此是地如审是地；如实是地，亦复是水，亦复是火，亦复是风，四事合以为人，愚者之所娱乐。天自知为天，乐于天中天；梵天自知为梵天，大梵自知为大梵，无能出者；光音天还自相知由光音天来；遍净天自知为遍净天；果实天自知为果实天而不错乱；阿毘耶陀天自知为阿毘耶陀天；空处天自知为空处天；识处天自知为识处天；不用处天自知为不用处天；有想无想处天自知为有想无想处天；见者自知为见；闻者自知为闻；欲者自知为欲；智者自知为智；一类自知为一类；若干类自知为若干类；悉具足自知为悉具足；涅槃自知为涅槃，于中而自娱乐。所以然者，非智者之所说也。

「若圣弟子往覩圣人，承受其法，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亲近善知识，观此地种皆悉分明，知所来处，亦不着于地，无有污染之心。水、火、风亦复如是。人、天、梵王、光音、遍净、果实、阿毘耶陀天、空处、识处、不用处、有想无想处，见、闻、念、知，一种、若干种，乃至于涅槃，亦不着于涅槃，不起涅槃之想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善分别、善观察。若彼比丘漏尽阿罗汉，所作已办，舍于重担，尽生死原本，平等解脱，彼能分别地种，都不起想着。地种、人、天、梵王，乃至有想无想处，亦复如是。至于涅槃，不着涅槃，不起涅槃之想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坏淫、怒、痴之所致也。比丘当知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善能分别于地，亦不着于地种，不起地种之想。所以然者，皆由破爱网之所致，因有有生，因生有老死，皆悉除尽，是故如来成最正觉。」佛说此语时，是时诸比丘不受其教。所以然者，由魔波旬闭塞心意故。

「此经名曰一切诸法之本，我今具足说之。诸佛世尊所应修行，我今已具足施行。汝等当念闲居树下，端意坐禅，思惟妙义。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。此是我之教诫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一比丘，身遇疾病，至为困悴，卧大小便，不能自起止，亦无比丘往瞻视者，昼夜称佛名号：「云何世尊独不见愍？」

是时，如来以天耳闻彼比丘称怨，唤呼投归如来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吾与汝等，悉案行诸房，观诸住处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时，世尊与比丘僧前后围绕，诸房间案行。尔时，病比丘遥见世尊来，即欲从座起而不能自转摇。是时，如来到彼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勿自动转，吾自有坐具，足得坐耳。」

是时，毘沙门天王知如来所念，从野马世界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是时，释提桓因知如来心中所念，即来至佛所。梵天王亦复知如来心中所念，从梵天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时，四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是时，佛告病比丘曰：「汝今患苦有损不至增乎？」

比丘对曰：「弟子患苦遂增不损，极为少赖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瞻病人今为所在？何人来相瞻视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今遇此病，无人相瞻视也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昔日未病之时，颇往问讯病人乎？」

比丘白佛言：「不往问讯诸病人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今无有善利于正法中。所以然者，皆由不往瞻视病故也。汝今，比丘！勿怀恐惧，当躬供养，令不有乏。如我今日天上、人中独步无侣，亦能瞻视一切病人，无救护者与作救护，盲者与作眼目，救诸疾人。」是时，世尊自除不净，更与敷坐具。

是时，毘沙门天王及释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我等自当瞻此病比丘，如来勿复执劳。」

佛告诸天曰：「汝等且止！如来自当知时。如我自忆昔日未成佛道，修菩萨行，由一鸽故，自投命根，何况今日以成佛道，当舍此比丘乎？终无此处。又释提桓因先不瞻此病比丘，毘沙门天王、护世之主亦不相瞻视。」是时，释提桓因及毘沙门天王皆默然不对。

尔时，如来自手执扫箒除去污泥，更施設坐具，复与浣衣裳，三法视之，扶病比丘令坐，净水沐浴。有诸天在上，以香水灌之。是时，世尊以沐浴比丘已，还坐床上，手自授食。

尔时，世尊见比丘食讫，除去钵器，告彼比丘曰：「汝今当舍三世之病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生有处胎之厄，因生有老。夫为老者，形羸气竭。因老有病。夫为病者，坐卧呻吟，四百四病一时俱臻。因病有死。夫为死者，形神分离，往趣善恶。设罪多者，当入地狱，刀山、剑树，火车、炉炭、吞饮融铜；或为畜生，为人所使，食以刍草，受苦无量；复于不可称计无数劫中，作饿鬼形，身长数十由旬，咽细如针，复以融铜而灌其口，经历无数劫中得作人身，榜笞拷掠，不可称计。复于无数劫中得生天上，亦经恩爱合会，又遇恩爱别离，欲无厌足；得贤圣道，尔乃离苦。

「今有九种之人，离于苦患。云何为九？所谓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种性人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！如来出现世间，甚为难值，人身难得，生正国中，亦复难遭，与善知识相遇，亦复如是，闻说法言，亦不可遇，法法相生，时时乃有。比丘当知，如来今日现在世间，得闻正法，诸根不缺，堪任闻其正法，今不殷勤，后悔无及。此是我之教诫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闻如来教已，熟视尊颜，即于座上得三明，漏尽意解。

佛告比丘：「汝以解病之原本乎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我以解病之原本，去离此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皆是如来神力所加，以四等之心，覆护一切，无量无限不可称计，身、口、意净。」

是时，世尊具足说法已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汝今速打搥椎，诸有比丘在罗阅城者，尽集普会讲堂。」

是时，阿难从佛受教，即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，前白佛言：「比丘已集，唯愿世尊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往至讲堂所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学道为畏国王、盗贼而出家乎？比丘！信坚固修无上梵行，欲得舍生、老、病、死、忧、悲、苦、恼，亦欲离十二牵连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所以出家者，共一师、同一水乳，然各不相瞻视。自今已往，当展转相瞻视。设病比丘无弟子者，当于众中差次使看病人。所以然者，离此已，更不见所为之处，福胜视病之人者；其瞻病者瞻我无异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设有供养我， 及过去诸佛，
施我之福德， 瞻病而无异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教已，告阿难曰：「自今已后诸比丘各各相瞻视：若复比丘知而不为者，当案法律。此是我之教诫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九种之人可敬可贵，供之得福。云何为九？所谓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向种性人为九。是谓，比丘！九种之人，供之得福，终无耗减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满呼王子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满呼王子白世尊言：「我曾闻：『朱利盘特比丘与卢迦延梵志共论，然此比丘不能答对。』我又曾闻：『如来弟子众中，诸根闇钝无有慧明，无出此比丘上者。如来优婆塞中在居家者，迦毘罗卫城中瞿昙释种，诸根闇钝，情意闭塞。』」

佛告王子曰：「朱利盘特比丘有神足之力，得上人之法，不习世间谈论之宜。又王子当知，此比丘者极有妙义。」

是时，满呼王子白世尊言：「佛所说虽尔，然我意中犹生此念：『云何有大神力，而不能与彼外道异学而共论议？』我今请佛及比丘僧，唯除朱利盘特一人。」

是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时，王子已见世尊受请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世尊足，右遶三匝，便退而去。即其夜办种种甘馔、饮食，敷好坐具，而白：「时到，今正是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钵使朱利盘特比丘捉在后住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遶，入罗阅城，至彼王子所，各次第坐。尔时，王子白世尊言：「唯愿如来手授我钵，我今躬欲自饭如来。」

佛告王子曰：「今钵在朱利盘特比丘所，竟不持来。」

王子白佛言：「愿世尊遣一比丘往取钵来。」

佛告王子：「汝今自往取如来钵来。」

尔时，朱利盘特比丘化作五百华树，其树下皆有朱利盘特比丘坐。

尔时，王子闻佛教已，往取钵。遥见五百树下，皆有朱利盘特比丘于树下坐禅，系念在前，无有分散。见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何者是朱利盘特比丘？」是满呼王子即还来世尊所，而白佛言：「往彼园中，均是朱利盘特比丘。不知何者是朱利盘特比丘？」

佛告王子曰：「还至园中，最在中央住，而弹指作是说：『其实是朱利盘特比丘者，唯愿从座起！』」

是时，满呼王子受教已，复至园中，在中央立，而作是说：「其实是朱利盘特比丘者，便从座起。」

王子作是语已。其余五百化比丘自然消灭，唯有一朱利盘特比丘在。是时，满呼王子共朱利盘特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满呼王子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！今自悔责，不信如来言教：『此比丘有神足大威力。』」

佛告王子曰：「听汝忏悔！如来所说终无有二。又此世间有九种人周旋往来。云何为九？一者豫知人情，二者闻已便知，三者观相然后乃知，四者观察义理然后乃知，五者知味然后乃知，六者知义、知味然后乃知，七者不知义、不知味，八者学于思惟神足之力，九者所受义妙。是谓，王子！九种之人出现世间。如是，王子！彼观相之人，于八人中最为第一，无过是者。今此朱利盘特比丘习于神足，不学余法，此比丘恒以神足与人说法。我今阿难比丘观相便知，豫知人情，知如来须是、不用是，亦知如来应当说是、离是，皆令分明，如今无有出阿难比丘上者，博览诸经义，靡不周遍。又此朱利盘特比丘能化一形作若干形，复还合为一。此比丘后日当于虚空中取灭度。吾更不见余人取灭度，如阿难比丘、朱利盘特比丘之比也。」

是时，佛复告诸比丘曰：「我声闻中第一比丘，变化身形，能大能小，无有如朱利盘特比丘之比。」

是时，满呼王子手自斟酌，供养众僧，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，叉手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听朱利盘特比丘恒至我家，随其所须衣被、杂物、沙门之法，尽在我家取之，当尽形寿供给所须。」

佛告王子：「汝今，王子！还向朱利盘特比丘忏悔，躬自请之！所以然者，非智之人欲别智者，此事难遇；欲言智者能别有智之人，可有此理耳。」

是时，满呼王子实时向朱利盘特比丘礼，自称姓名，求其忏悔：「大神足比丘，生意轻慢，自今之后更不敢犯。唯愿受忏悔，更不敢犯。」

朱利盘特比丘报曰：「听汝悔过，后莫复犯，亦莫复诽谤贤圣。王子当知，其有众生诽谤圣人者，必当堕三恶趣生地狱中。如是，王子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佛与满呼王子说极妙之法，劝发令喜，即于座上，得演此祝愿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经书颂为最，
人中王为尊， 众流海为首，
星中月为先， 光明日第一。
上下及四方， 诸所有形物，
天及世间人， 佛者最为尊，
欲求其福者， 供养三佛业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。

是时，满呼王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所谓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梵行之人也，将引善道以至无为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勿作是言：『言善知识者，即是半梵行之人。』所以然者，夫善知识之人，即是全梵行之人，与共从事，将视好道。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真·等正觉；以成道果，度脱众生不可称计，皆悉免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以此方便，知夫善知识之人，全梵行之人也。」

「复次，阿难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与善知识共从事者，信根增益，闻、施、慧德皆悉具备。犹如月欲盛满，光明渐增，倍于常时。此亦如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亲近善知识，信、闻、念、施、慧皆悉增益。以此方便，知其善知识者即是全梵行之人也。」

「若我昔日不与善知识从事，终不为灯光佛所见授决也。以与善知识从事故，得为与提和竭罗佛所见授决。以此方便，知其善知识者，即是全梵行之人也。」

「若当，阿难！世间无善知识者，则无有尊卑之叙，父母、师长、兄弟、宗亲，则与彼猪犬之属与共一类，造诸恶缘，种地狱罪缘；有善知识故，便别有父母、师长、兄弟、宗亲。」

是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善知识非恶， 亲法非为食，
 将导于善路， 此亲最尊说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勿复更说言：『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之人也。』」

尔时，阿难从佛受教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一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之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释提桓因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世尊言：「天及人民有何想念？意何所求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世间流浪，其性不同，所趣各异，想念非一。天帝当知，昔我无数阿僧祇劫亦生此念：『天及众生之类，意何所趣向？为求何愿？』从彼劫至今日，不见一人心共同者。释提桓因当知，世间众生起颠倒之想，无常计常之想，无乐计乐之想，无我有我之想，不净有净之想，正路有邪路之想，恶有福想，福有恶想，以此方便，知众生之类，其根难量，性行各异。」

「若当众生尽同一想，无若干想者，九众生居处，则不可知，亦难分别九众生居，神识所止亦复难明，亦复不知有八大地狱，畜生所趣亦复难知。不别有地狱之苦，不知有四姓之豪贵，不知有阿须伦所趣之道，亦复不知三十三天。设当尽共同一心者，当如光音天。以众生若干种，想念亦若干种。是

故，知有九众生居处、九神所止处，知有八大地狱、三恶道，至三十三天，亦复如是。以此方便，知众生类，其性不同，所行各异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白世尊言：「如来所说甚为奇雅：『众生之性，其行不同，想念各异，以其众生所行不同故，致有青、黄、白、黑、长、短不均。』又且，世尊！诸天事猥，欲还天上。」

佛告释提桓因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九止·嚩·孔雀 系缚·法之本
病·供养·盘特 梵行·若干想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马王品第四十五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彼城中有婆罗门，名曰摩酰提利，善明外道经术，天文、地术靡不贯练，世间所可周旋之法，悉皆明了。彼婆罗门女，名曰意爱，极为聪朗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

是时，婆罗门经籍有是语：「有二人出世甚为难遇，实不可值。云何为二人？所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转轮圣王。」「若转轮圣王出世之时，便有

七宝自然向应。我今有此女宝，颜貌殊妙，玉女中最第一。如今无有转轮圣王，又我闻：『真净王子名曰悉达，出家学道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、八十种好，彼若当在家者，便当为转轮圣王；若出家学道者，便成佛道。』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。」

是时，婆罗门即将此女，至世尊所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沙门受此玉女。」

佛告婆罗门曰：「止！止！梵志！吾不须此着欲之人。」

时，婆罗门复再三白佛言：「沙门！受此玉女，方比世界，此女无比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已受汝意，但吾已离家，不复习欲。」

尔时，有长老比丘在如来后，执扇扇佛。是时，长老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唯愿如来受此女人，若如来不须者，给我等使令。」

是时，世尊告长老比丘：「汝为愚惑，乃能在如来前吐此恶意。汝云何转系意在此女人所？夫为女人有九恶法。云何为九？一者女人臭秽不净，二者女人恶口，三者女人无反复，四者女人嫉妬，五者女人慳嫉，六者女人多喜游行，七者女人多瞋恚，八者女人多妄语，九者女人所言轻举。是诸，比丘！女人有此九法弊恶之行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常喜笑啼哭， 现亲实不亲，
当求他方便， 汝勿兴乱念。」

是时，长老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女人虽有此九弊恶之法，然我今日观察此女无有瑕疵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今愚人，不信如来神口所说乎？吾今当说。过去久远婆罗[木*奈]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，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。然彼大海侧有罗刹所居之处，恒食噉人民。是时，海中风起吹此船筏，堕彼罗刹部中。是时，罗刹遥见商客来，欢喜无量，即隐罗刹之形，化作女人，端正无比，语诸商人曰：『善来，诸贤！此宝渚之上，与彼天宫不异，多诸珍宝，数千百种饶诸饭食。又有好女皆无夫主，可与我等共相娱乐。』」

「比丘当知，彼商客众中，其愚惑者，见女人已，便起想着之念。是时，普富商主便作是念：『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处，那得有此女人止住？此必是罗刹，勿足狐疑。』是时，商主语女人言：『止！止！诸妹！我等不贪女色。』」

「是时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马王在虚空周旋，作此告勅：『谁欲渡大海之难，我能负度。』比丘当知，当尔之时，彼商主上高树上，遥见马王，闻音响之声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往趣马王所。到已，语马王曰：『我等五百商人为风所吹，今来堕此极难之处，欲得渡海，唯愿渡之。』是时，马王语彼商人曰：『汝等悉来，吾当渡至海际。』」

「是时，普富长者语众商人曰：『今马王近在，悉来就彼共渡海难。』」

「是时，人众报曰：『止！止！大主！我等且在此间自相娱乐，所以在阎浮提勤苦者，欲求于快乐之处；珍奇、宝物及于玉女，此间悉备，便可此间五欲自娱乐。后日渐渐合集财货，当共度难。』」

「时，彼大商主告诸人曰：『止！止！愚人！此间无有女人；大海之中云何有人居处？』诸商人报曰：『且止！大主！我等不能舍此而去。』」

「是时，普富商主便说偈言：

「『我等堕此难， 无男无女想，
 斯是罗刹种， 渐当食我等。』」

「『设当汝等不与我共去者，各自将护。设我身、口、意所犯者，悉皆原舍，莫经心意。』」

「是时，诸商人与说共别之偈：

「『与我问讯彼， 阎浮亲里辈，
 在此而娱乐， 不得时还家。』」

「是时，商主复以偈报曰：

「『汝等实遭厄， 惑此不肯归，
 如此不复久， 尽为鬼所食。』」

「说此偈已，便舍而去。往至马王所，头面礼足，即乘而去。是时，诸人遥见其主已乘马王，其中或有唤呼，或复有不称怨者。」

「是时，最大罗刹之主，复向诸罗刹而说此偈：

「『已堕师子口， 出外甚为难，
 何况入我渚， 欲出实为难。』」

「是时，罗刹之主，即化作女人之形，极为端正，又以两手指胸说曰：『设不食汝等，终不为罗刹也。』」

「是时，马王即负商主，度至海岸。泰尔，余五百商人尽受其困。」

「尔时，波罗[木*奈]城中有王名梵摩达，治化人民。是时，罗刹寻从大商主后：『咄！失我夫主！』是时，贾主即还诣家。是时，罗刹化抱男儿，至梵摩达王所，前白王言：『世间极有灾怪，尽当灭坏。』王告之曰：『世间有何灾怪，尽当灭坏耶？』罗刹白王：『为夫所弃，有我无过于夫主。』是时，梵摩达王见此女人极为殊妙，兴起想着，语女人曰：『汝夫主者，乃无人义而舍汝去。』是时，梵摩达王遣人呼其夫曰：『汝实弃此好妇乎？』商主报曰：『此是罗刹，非女人也。』罗刹女复白王言：『此人无夫主之义，今日见弃，复骂我言云是罗刹。』王问之曰：『汝实不用者，吾当摄之。』商主白王：『此是罗刹，随王圣意。』」

「是时，梵摩达王即将此女内着深宫，随时接纳，不令有怨。是时，罗刹非人时取王食噉，唯有骨存，便舍而去。」

「比丘！勿作斯观。尔时商主者，舍利弗比丘是也。尔时罗刹者，今此女人是也。尔时梵摩达王者，今长老比丘是也。是时马王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五百商人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以此方便，知欲为不净想，今故兴意起于想着乎？」

尔时，彼比丘即礼佛足，白佛世尊言：「唯愿受悔，恕其重过，自今已后更不复犯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受如来教已，即在闲静之处，克己自修，所以族姓子，勤修梵行者，欲得修无上梵行。是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闍婆梨果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干连于彼夏坐已，将五百比丘在人间游化，渐渐来至释翅村中。尔时，行来比丘及住比丘各各自相谓言，共相问讯，又且声音高大。尔时，世尊闻诸比丘音响高大，即告阿难曰：「今此园中是谁音响，声大乃尔，如似破木石之声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今舍利弗及目连将五百比丘来在此，行来比丘、久住比丘共相问讯，故有此声耳。」

佛告阿难曰：「汝速遣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，不须住此。」

是时，阿难受教已，即往至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所，即语之曰：「世尊有教，速离此去，不须住此。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唯然受教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、目干连即出彼园中，将五百比丘涉道而去。

尔时，诸释闻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为世尊所遣，即往至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所，头面礼足，白舍利弗曰：「诸贤！欲何所趣向？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我等为如来所遣，各求安处。」

是时，诸释白舍利弗言：「诸贤！小留意，我等当向如来忏悔。」

是时，诸释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过咎，唯愿世尊以时教诲。其中远来比丘初学道者，新来入法中，未覩尊颜，备有变悔之心，犹如茂苗不遇润泽，便不成就。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不覩如来而去者，恐能有变悔之心。」

是时，梵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梵天王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所作愆过，以时教诲！其中或有比丘未究竟者，便怀变悔之心。彼人不覩如来颜像，便有变意，还就本业。亦如新生犊子，生失其母，忧愁不食。此亦如是，若新学比丘不得覩如来者，便当远离此正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受释种之谏，及梵天王犊子之喻。是时，世尊顾盼，阿难便生斯念：「如来以受诸人民及天人之谏。」是时，阿难即往至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所，而语之曰：「如来欲得与众僧相见，天及人民皆陈启此理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曰：「汝等各收摄衣钵，共往世尊所，然如来已受我等忏悔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、目干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佛问舍利弗曰：「吾向者遣诸比丘僧，于汝意云何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向者如来遣诸众僧，我便作是念：『如来好游闲静，独处无为，不乐在闹，是故遣诸圣众耳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曰：「汝后复生何念？圣众是时谁之累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时我，世尊！复生此念：『我亦当在闲静独游，不处市闹中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曰：「勿作是语，亦莫生此念，云我当在闲静之处也。如今圣众之累，岂非依舍利弗、目干连比丘乎？」

尔时，世尊告大目干连曰：「我遣诸众僧，汝有何念？」

目干连白佛言：「如来遣众僧，我便生斯念：『如来欲得独处无为，故遣圣众耳。』」

佛告目干连：「汝后复生何念？」

目干连白佛言：「然今如来遣诸圣众，我等宜还收集之，令不散。」

佛告目干连：「善哉！目连！如汝所说，众中之标首，唯吾与汝二人耳。自今已往，目干连当教诲诸后学比丘，使长夜之中永处安隐之处，无令中退，堕落生死。若有比丘成就九法者，于现法中不得长大。云何为九？与恶知识从事亲近，非事恒喜游行，恒抱长患，好畜财货，贪着衣钵，多虚干妄乱意非定，无有慧明，不解义趣，不随时受诲。是谓，目连！若比丘成就此九者，于现法中不得长大有所润及。

「设有比丘能成就九者便有所成办。云何为九？与善知识从事，修行正法不着邪业，恒游独处不乐人间，少病无患，亦复不多畜诸财宝，不贪着衣钵，勤行精进无有乱心，闻义便解更不中受，随时听法无有厌足。是谓，目连！若有比丘成就此九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是故，目连，当念勤加往诲诸比丘，使长夜之中致无为之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常念自觉悟， 勿着于非法，
所修应正行， 得度生死难。
作是而获是， 作此获此福，
众生流浪久， 断于老病死。
以办更不习， 复更造非行，
如此放逸人， 成于有漏行。
设有勤加心， 恒在心首者，
展转相教诫， 便成无漏人。」

「是故，目干连！当与诸比丘而作是诲，当念作是学。」

是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极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。是时，诸比丘闻法已，于彼众中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善法消灭，恶法遂增。彼比丘当作是学：『我今在村落居止，恶法遂增，善法渐减，念不专一，不得尽有漏，不至无为安隐之处。我所得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劳苦乃获。』彼比丘当作是学：『吾今住此村落之中，恶法遂增，善法消灭，我亦不以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医药，故来作沙门！吾所求愿者，今不获果。』又彼比丘当远离村落去。

「若复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善法增益，恶法消灭，所得衣裳、饮食、床卧具，勤劳乃获，彼比丘当作是学：『我今依此村落住，善法增益，恶法消灭，所得供养之具，勤劳乃得。有我不以衣被故出家学道，修于梵行。我所学道求愿者必成其法，应当尽形寿承事供养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「衣被及饮食， 床卧及所安，
 不应贪着想， 亦莫来此世。
 不以衣被故， 出家而学道，
 所以学道者， 必果其所愿。
 比丘寻应时， 尽形住彼村，
 于彼般涅槃， 尽其命根本。」

「是时，彼比丘若在人间静处所游之村，善法增益，恶法自灭，彼比丘尽形寿住彼村中，不应远游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如来常不说四大依食得存，亦依于心所念法？诸善之法依心而生？又彼比丘依村落住，劳苦精神乃求衣食。彼云何生善法，住彼村落而不远游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有三种。若复比丘专念四事供养，所欲不果，此依是苦。若复兴知足之心，不起想着，诸天、人民代其欢喜。又比丘！当作是学。我由此故而说此义。是故，阿难！比丘当念少欲知足。」

如是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婆罗园中。

尔时，世尊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入婆罗村乞食。是时，弊魔波旬便作是念：「今此沙门欲入村乞食，我今当以方宜教诸男女不令与食。」是时，弊魔波旬寻告国界人民之类：「无令施彼沙门瞿昙之食。」

尔时，世尊入村乞食，人民之类皆不与如来共言谈者，亦无有来承事供养者，如来乞食竟不得，便还出村。

是时，弊魔波旬至如来所问佛言：「沙门！乞食竟不得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由魔所为，使吾不得食，汝亦不久当受其报。魔！今听吾说，贤劫之中有佛名拘楼孙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。是时，彼亦依此村居止，将四十万众。尔时，弊魔波旬便作是念：『吾今求此沙门方便，终不果获。』时，魔复作是念：『吾今当约勅婆罗村中人民之类，使不施沙门之食。』是时，诸圣众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尔时诸比丘竟不得食，即还出村。

「尔时，彼佛告诸比丘，说如此妙法：『夫观食有九事：四种人间食，五种出人间食。云何四种是人间食？一者揣食，二者更乐食，三者念食，四者识食，是谓世间有四种之食。彼云何名为五种之食，出世间之表？一者禅食，二者愿食，三者念食，四者八解脱食，五者喜食，是谓名为五种之食。如是，比丘！九种之食，出世间之表，当共专念，舍除四种之食，求于方便办五种之食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』尔时，诸比丘受彼佛教已，即自克己，成办五种之食。是时，彼魔波旬不能得其便。

「是时，波旬便作是念：『吾今不能得此沙门方便，今当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之便。吾今当住村中，教诸人民，使沙门众等求得利养，使令得之，以办利养倍增多也；使彼比丘贪着利养，不能暂舍，复欲从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得方便乎。』

「是时，彼佛、声闻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是时，婆罗门村人民供给比丘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令有乏，皆前捉僧伽梨，以物强

施。是时，彼佛与众声闻说如此之法：『夫利养者，堕人恶趣，不令至无为之处。汝等，比丘！莫趣想着之心，向于利养，当念舍离；其有比丘着利养者，不成五分法身，不具戒德。』

「是故，比丘！未生利养之心，当使不生；已生利养之心，时速灭之。如是。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时，魔波旬即隐形去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行慈心，广布慈心；以行慈心，所有瞋恚之心，自当消除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；昔日有鬼极为弊暴，来在释提桓因座上而坐。是时，三十三天极为瞋恚：『云何此鬼在我主床上坐乎？』是时，诸天适兴恚心，彼鬼遂转端正，颜貌殊常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在普集讲堂上坐，与玉女共相娱乐。是时，有天子往至释提桓因所，白帝释言：『瞿翼当知，今有恶鬼在尊座上坐，今三十三天极怀恚怒，诸天适兴恚怒，彼鬼遂转端正，颜貌胜常。』是时，释提桓因便作是念：『此鬼必是神妙之鬼。』

「是时，释提桓因往至彼鬼所，相去不远，自称姓名：『吾是释提桓因，诸天之主。』时，释提桓因自称姓名时，彼恶鬼转成丑形，颜貌可恶，是彼恶鬼实时消灭。比丘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其行慈心而不舍离，其德如是。

「又且，比丘！吾昔日时，七岁之中恒修慈心，经历七成劫、败劫，不往来生死，劫欲坏时，便生光音天，劫欲成时，便生无想天上，或作梵天，统领诸天，领十千世界，又复三十七变为释提桓因，又无数变为转轮圣王。比丘！以此方便，知其行慈心，其德如是。

「复次，行慈心者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，离三恶道，去离八难。复次，其行慈者，生中正之国。复次，行慈者，颜貌端正，诸根不缺，形体完具。复次，其行慈心者，躬自见如来，承事诸佛，不乐在家，欲得出家学道者，着三法衣，剃除须发，修沙门之法，修无上梵行。

「比丘当知，犹如金刚，人取食之，终不消化，要当下过。其行慈心之人，亦复如是，若如来出世，要当作道，修无上梵行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」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设如来不出世时，彼善男子不乐在家，当何所趣向？」

佛告阿难曰：「若如来不出时，然善男子不乐在家，自剃须发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自修，即于彼处，尽诸有漏，成无漏行。」

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云何，世尊！彼人自修梵行、三乘之行，彼人何所趣向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如汝所言，吾恒说三乘之行。过去、将来三世诸佛，尽当说三乘之法。阿难当知，或有是时，众生之类颜貌寿命，转转减少，形器瘦弱，无复威神，多诸瞋怒、嫉妬、恚痴、奸伪、幻惑，所行不真。或复有利根捷疾，展转诤竞，共相鬪讼；或以手拳、瓦石、刀杖，共相伤害。是时，众生之类执草便成刀剑，断斯命根。其中众生，行慈心者无有瞋怒，见此变怪，皆怀恐惧，悉共驰走，离此恶处，在山野之中，自然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，克己自修，尽有漏心而得解脱，便入无漏境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『我等已胜怨家。』阿难当知，彼名为最胜。」

是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「彼人为在何部？声闻部，辟支部，为佛部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彼人当名正在辟支部。所以然者，此人皆由造诸功德，行众善本，修清净四谛，分别诸法。夫行善法者，即慈心是也。所以然者，履仁行慈，此德广大。吾昔着此慈仁之铠，降伏魔官属，坐树王下，成无上道，以此方便，知慈最第一，慈者最胜之法也。阿难当知，故名为最胜。行慈心者，其德如是，不可称计。当求方便，修行慈心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清旦从静室起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佛告舍利弗曰：「汝今诸根清净，颜貌与人有异，汝今游何三昧？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恒游空三昧。」

佛告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乃能游于空三昧。所以然者，诸虚空三昧者最为第一，其有比丘游虚空三昧，计无吾我、人、寿命，亦不见有众生；亦复不见诸行本末，已不见，亦不造行本；已无行，更不受有；已无受有，不复受苦乐之报。

「舍利弗当知，我昔未成佛道，坐树王下，便作是念：『此众生类为不克获何法，流转生死不得解脱？』时，我复作是念：『无有空三昧者，便流浪生死，不得至竟解脱。有此空三昧，但众生未克，使众生起想着之念，以起世间之想，便受生死之分。若得是空三昧，亦无所愿，便得无愿三昧；以得无愿三昧，不求死此生彼，都无想念时，彼行者复有无想三昧可得娱乐。此众生类皆由不得三昧故，流浪生死。』观察诸法已，便得空三昧，已得空三昧，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我尔时，以得空三昧，七日七夜观视道树，目未曾眴。舍利弗，以此方便，知空三昧者，于诸三昧最为第一三昧，王三昧者，空三昧是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当求方便，办空三昧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曰尸利掘，饶财多宝，金银、珍宝、车璩、马脑，不可称计；又且踈薄佛法，但事外道尼干子。国王、大臣皆悉识知。是时，外道梵志及尼干子，在家、出家者自诽谤，言有我，言有我身，并六师辈皆悉运集，共作此论：「今沙门瞿昙靡事不知，有一切智，然我等不得利养，

今此沙门多得利养，要当作方宜，使不得利养。我等当往至尸利掘舍，教彼长者而作权宜。」

是时，外道梵志尼干子及彼六师往至尸利掘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「大姓当知，汝是梵天所生，是梵天子，多所饶益。汝今可往至沙门瞿昙所，愍我等故，请沙门及比丘众来在家祠之。又勅屋中作大火坑，极燃炽火，食皆着毒，请使来食。若沙门瞿昙有一切智，知三世事者，则不受请；设无一切智，便当受请，将诸弟子，尽为火所烧，天、人得安，无有火害。」

是时，尸利掘默然，随六师语，即出城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持杂毒之心，白如来言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。」

尔时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，默然受请。是时，尸利掘以见如来默然受请，便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中道便作是念：「今我六师所说审谛，然沙门不知我心中所念，必当为大火所烧。」是时，尸利掘即还家勅作大坑，燃大烧火，复约勅办种种饭食，皆悉着毒，复于门外作大火坑，燃大火，又于火上施設敷床，皆以恶毒着食中，而白：「时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知时至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往至彼家，又勅诸比丘僧：「诸人皆不得先吾前行；亦不得先吾前坐；亦复不得先吾前食。」

是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，闻尸利掘作大火坑，又作毒食，请佛及比丘僧。四部之众悉皆涕泣：「将非害如来及比丘僧乎？」或复有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「愿世尊莫至彼长者家，又彼人作大火坑，兼作毒食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诸人勿怀恐怖，如来终不为他所害。正使阎浮里内火至梵天，犹不能烧吾，何况此小火欲害如来，终无此理。优婆塞知，吾无复害心。」

尔时世尊，比丘僧前后围遶，入罗阅城，至长者家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勿先入长者家，亦莫先食；要须如来食，然后乃食。」

尔时，世尊适举足门闕上，尔时火坑自然化作浴池，极为清凉；众华满其中，亦生莲花，大如车轮，七宝为茎，亦生余莲华，蜜蜂王游戏其中。尔时，释提桓因、梵天王及四天王，及干沓和、阿须轮，及诸阅叉、鬼神等，

见火坑中生此莲华，各各称庆！异音同声，各各说曰：「便为如来胜中第一。」

尔时，彼长者家有种种外道异学，集在其家。尔时，优婆塞、优婆夷见如来变化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外道异学见如来变化已，甚怀愁忧。上虚空中诸尊神天，散种种名华于如来身上。

尔时，世尊履虚去地四寸，至长者家。如来举足之处，便生莲华，大如车轮。尔时，世尊右回告诸比丘：「汝等，悉皆蹈此莲花上。」时，诸声闻皆从莲华上至长者家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古昔之喻说：「我过去来，供养恒沙诸佛，承事、礼敬，未失圣意，持是至诚之誓，使此诸坐，皆悉牢固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听诸比丘，先以手冯座，然后乃坐，此是我之教也。」尔时，世尊及诸比丘僧皆悉就座，是座下皆生莲华，极为芬香。

是时，尸利掘见如来如斯变化，便生斯念：「吾为外道异学所误，失我人中之行，永失天路；心意愤然，如饮杂毒，必当趣此三恶道中。实是如来出世难遇。」觉知此已，实时涕零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「唯愿如来听我悔过，改往修来。自知有罪，触烧如来。唯愿世尊受我悔过，更不犯之。」

佛告言：「长者！改过捐舍本意，乃能自知触犯如来。贤圣法中甚为旷大，听汝改过，随法而舍；我今受汝改悔，后更莫犯。」如是再三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闻尸利掘长者施大火坑，及杂毒食，欲害如来。闻已，瞋恚炽盛，告群臣曰：「要当消灭阎浮里地与此人同尸利掘名字者。」又复阿阇世忆如来功德已，悲泣涕零，脱天冠已，告群臣曰：「吾今复用活为？乃使如来为火所烧，及比丘僧皆当被烧。汝等速来至长者家，观视如来。」

尔时，耆婆伽王子白阿阇世王：「大王！勿怀愁忧，亦莫兴恶想。所以然者，如来终不为他所害。今日尸利掘长者当为如来弟子。唯愿大王当往观变化。」

时，阿阇世为耆婆伽所诲喻，乘雪山大象，寻时至尸利掘长者家，下象即至尸利掘舍内。尔时，众人普集门外，有八万四千人。尔时，阿阇世王见莲华

大如车轮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说：「使如来恒胜众魔。」告耆婆伽王子曰：「善哉！耆婆伽！乃信如来如斯之要。」时，阿阇世王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阇世王见如来口出光明，亦复遍见如来颜色殊特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。

尔时，尸利掘长者白世尊言：「我所设食皆悉有毒，唯愿世尊小停，今当更施食。所以然者，无令如来体有增损。」

佛告长者：「如来及弟子终不为他所害，但长者食已办者，随时供设。」

尔时，长者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饭食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至诚佛法众， 害毒无遗余，
诸佛无有毒， 至诚佛害毒。
至诚佛法众， 害毒无遗余，
诸佛无有毒， 至诚法害毒。
至诚佛法众， 害毒无遗余，
诸佛无有毒， 至诚僧害毒。
贪欲瞋恚毒， 世间有三毒，
如来永无毒， 至诚佛害毒。
欲怒瞋恚毒， 此三世间毒，
如来法无毒， 至诚法害毒。
欲怒瞋恚毒， 世间有三毒，
如来僧无毒， 至诚僧害毒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语已，便食杂毒之食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，皆莫先食，要须如来食已，然后乃食。」

尔时，长者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供养佛及比丘僧。尔时，尸利掘长者见如来食讫，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坐。尔时，世尊与长者及八万四千众说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泆大患，出要为乐。如来观彼长者心意及八万四千众心开意解，无复尘垢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，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尽与八万四千众说，广分别其行。

尔时，众人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犹如新衣易染为色。尔时，庶人亦复如是，各于坐上，以见道迹，以见法得法，分别诸法，度诸狐疑，得无所畏，更不事余师，自归佛、法、僧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尸利掘长者自知得道迹，前白佛言：「宁施如来毒，获大果报，不与余外道异学甘露，更受其罪。所以然者，我今以毒食请佛及比丘僧，于现法中得此证验。长夜为此外道所惑，乃兴斯心于如来所，其有事外道异学者，皆堕边际。」

佛告长者：「如汝所言而无有异，皆为他所诳。」

尔时，尸利掘白佛言：「自今已后，不复信此外道异学，不听诸四部之众在家供养。」

佛告长者：「勿作是说。所以然者，汝今恒供养斯诸外士，施诸畜生，其福难量，况复人乎？若有外道异学问曰：『尸利掘是谁弟子？』汝等云何报之？」

尔时，尸利掘即从坐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勇猛而解脱，今受此人身，是第七仙人，是释迦文弟子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长者！乃能说此微妙之叹。」

尔时，世尊重与长者说甚深之法，实时便说斯偈：

「祠祀火为上， 诗书颂为最，
人中王为尊， 众流海为原，
星中月为明， 光明日为上。
上下及四方， 一切有形类，
诸天及世间， 佛为最第一，
欲求其福者， 当供养三佛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坐起。

尔时，尸利掘及诸来会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二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结禁品第四十六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十事功德，如来与诸比丘说禁戒。云何为十？所谓承事圣众，和合将顺；安隐圣众；降伏恶人；使诸惭愧比丘不令有恼；不信之人使立信根；已有信者倍令增益；于现法中得尽有漏；亦令后世诸漏之病皆悉除尽；复令正法得久住世；常念思惟当何方便正法久存。是谓，比丘！十法功德，如来与诸比丘而说禁戒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就禁戒，勿令有失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圣所居之处有十事，三世诸圣常处其中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比丘！五事已除，成就六事，恒护一事，将护四部众，观诸劣弱，平等亲近，正向无漏，依倚身行，心善解脱，智慧解脱。

「云何比丘五事已除？于是，比丘五结已断。如是五事已除。

「云何比丘成就六事？于是，比丘承六重之法。如是比丘成就六事。」

「云何比丘恒护一事？于是，比丘恒护于心，有漏、无漏、有为、无为，至涅槃门。如是比丘恒护一事。

「云何比丘将护四部之众？于是，比丘成就四神足。如是便为将护四部之众。

「云何比丘观于劣弱？于是，比丘生死众行已尽。如是比丘，平等亲近，于是，比丘三结已尽，是谓比丘平等亲近。

「云何比丘正向无漏？于是，比丘除去憍慢。如是比丘正向无漏。

「云何比丘依倚身行？于是，比丘无明已除。如是比丘依倚身行。

「云何比丘心善得解脱？于是，比丘爱已除尽。如是比丘心善得解脱。

「云何比丘智慧解脱？于是，比丘观苦谛，习、尽、道谛，如实知之。如是比丘智慧解脱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圣贤十事所居之处。昔日贤圣亦居此处，以居方居。是故，比丘！念除五事，成就六法，守护一法，将护四部之众，观察劣弱，平等亲近，正向无漏，依倚身行，心得解脱，智慧解脱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成就十力，自知为无着，在大众中能师子吼，转于无上梵轮而度众生。所谓此色，此色习，此色尽，此色出要，观此痛、想、行、识，识习，识尽，识出要，因是有是，此生则生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因此五阴之身，有此习法，此灭则灭，此无则无，无明尽行尽，行尽识尽，识尽名色尽，名色尽六入尽，六入尽更乐尽，更乐尽痛尽，痛尽爱尽，爱尽受尽，受尽有尽，有尽死尽，死尽愁、忧、苦、恼皆悉除尽。

「比丘当知，我法甚为广大，无崖之底，断诸狐疑，安隐处正法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勤用心不令有缺，正使身体枯坏，终不舍精进之行，系意不忘。修行苦法，甚为不易，乐闲居之处，静寂思惟，莫舍头陀之行，如今如来现在善修梵行。是故，比丘！若自观察时，思惟微妙之法，又当察二义，无放逸行，使成果实，至甘露灭尽之处。若当受他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唐其劳，亦使父母得其果报，承事诸佛，礼敬供养。如是，比丘！当如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如来成十种力，得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中能师子吼。云何为十力？于是，如来是处如实知之，非处如实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处所，知他众生因缘处所受其果报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知若干种界、若干种持、若干种入，如实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若干种解脱、无量解脱，如实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知他众生智慧多少，如实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知他众生心中所念，如实知之：有欲心知有欲心，无欲心知无欲心；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，无瞋恚心知无瞋恚心；有愚痴心知有愚痴心，无愚痴心知无愚痴心；有爱心知有爱心，无爱心知无爱心；有受心知有受心，无受心知无受心；乱心知有乱心，无乱心知无乱心；散心知有散心，无散心知无散心；少心知有少心，无少心知无少心；广心知有广心，无广心知无广心；无量心知无量心，有量心知有量心，如实知之。定心知有定心，无定心知无定心；解脱心知解脱心，无解脱心知无解脱心。」

「复次，如来尽知一切所趣心之道，或一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亿百千生、无量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数成败劫中，我

昔生彼处，名是，字是，食如此之食，受其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死此生彼，彼死生此。自忆如是无数宿命之事。

「复次，如来知众生生死之趣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，善色、恶色、善趣、恶趣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或复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造邪见业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或复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恒行正见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谓名为天眼清净，观众生类所趣之行。

「复次，如来有漏尽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如来有此十力，名为无着，得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中作师子吼，转于梵轮。

「云何如来得四无所畏？欲言如来成正觉，若有众生，欲言知者，则无此处；若复有沙门、婆罗门欲来诽谤佛，不成成正觉者，则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「然我今日欲言已尽有漏，设复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若魔天来，欲言未尽者，则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「复次，我所说法，贤圣得出要者，如实尽于苦际。设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若魔天来，欲言未尽苦际者，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「复次，我所说内法者、堕恶趣者，设复有沙门、婆罗门来，欲言非者，则无此处。是谓，比丘！如来有四无所畏。

「设有外道异学言：『彼沙门瞿昙！有何等之力，有何无畏，自称无着最尊？』汝等当持此十力往报之。设复外道异学重作是说：『我等亦成就十力。』汝等比丘复当问曰：『汝有何十力？』是时，外道异学则不能报也，遂增其惑。所以然者，我终不见沙门、婆罗门自称言得四无所畏，除如来者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十力、四无所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亲近国家有十非法。云何为十？于是国家起谋害心欲杀国王，缘此阴谋，王致命终。彼人民类便作是念：『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往返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』是谓初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大臣叛逆为王所收，皆取害之。是时，人民便作是念：『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往返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二非法入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家亡失财宝。时，收藏人复生此念：『今此宝物我恒守护，更无余人来入此者，必沙门取之。』是谓沙门第三非法入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王女年在盛时，犹未出适，身便怀妊。是时，人民作是念：『此中更无余人往返，必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四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王身抱重患，中他人药。是时，人民复作是念：『其中更无余人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五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王、大臣各共竞诤，共相伤害。是时，人民便作是念：『此诸大臣本共和合，今共竞诤，此非余人所为，必是沙门、道士。』是谓第六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二国共鬪，各争胜余，人民便作是念：『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在内，必是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七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王本好惠施，与民分财，后便悋悔，不肯惠施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念：『我等国主本喜惠施，今复慳贪无惠施心，此必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八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王恒以正法，取民财物，后复非法取民财宝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意：『我等国主本以法取民财宝，今复以非法取民财宝，此必沙门所为。』是谓第九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复次，国土人民普得疫病，皆由宿缘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念：『我等昔日无复疾病，今各得患，死者盈路，必是沙门呪术所致。』是谓第十非法亲国之难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十非法入国之难。是故，比丘！莫复生心亲近国家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国王成就十法者，不得久存，多诸盗贼。云何为十？于时国王慳贪，以小轻事，便兴瞋恚，不观义理。若王成就初法，则不得久存，国饶盗贼。

「复次，彼王贪着财物，不肯庶几，是谓国王成就此二法，则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彼王不受人谏，为人暴虐，无有慈心，是谓第三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彼王枉诸人民，横取系闭，在牢狱中，无有出期，是谓第四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非法相，佐不案正行，是谓五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彼王贪着他色，远离己妻，是谓彼王成就六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好喜嗜酒，不理官事，是谓成就七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好喜歌舞戏乐，不理官事，是谓第八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恒抱长患，无有强健之日，是谓第九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国王不信忠孝之臣，翹羽尠少，无有强佐，是谓国王成就此十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今比丘众亦复如是，若成就十法，不增善本功德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。何谓十法？于是，比丘不持禁戒，亦无恭恪之心，是谓比丘成就初法，不得究竟有所至到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承事佛，不信真言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二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承事法，漏诸戒律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「复次，比丘承事圣众，恒自卑意，不信彼受，是谓比丘成就第四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「复次，比丘贪着利养，心不舍舍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五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多学问，不勤加诵读翫习，是谓比丘成就六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与恶知识从事，是谓比丘第七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比丘恒喜事役，不念坐禅，是谓第八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比丘复着算数，返道就俗，不习正法，是谓比丘第九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乐修梵行，贪着不净，是谓比丘第十之法，不得久存。是谓，比丘！成就此十法者，必堕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

「若国王成就十法，便得久住于世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国王不着财物，不兴瞋恚，亦复不以小事起怒害心，是谓第一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受群臣谏，不逆其辞，是谓成就第二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常好惠施，与民同欢，是谓第三。

「以法取物，不以非法，是谓第四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彼王不着他色，恒自守护其妻，是谓成就第五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亦不饮酒，心不荒乱，是谓成就第六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亦不戏笑，降伏外敌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案法治化，终无阿曲，是谓成就第八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与群臣和睦，无有竞争，是谓成就第九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「复次，国王无有病患，气力强盛，是谓第十之法，便得久存。若国王成就此十法者，便得久存，无奈之何。

「比丘众亦复如是，若成就十法者，如屈伸臂顷，便生天上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比丘奉持禁戒，戒德具足，不犯正法，是谓比丘成就此初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

「复次，比丘于如来所，有恭敬之心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，得生善处。

「复次，比丘顺从法教，一无所犯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，得生善处。

「复次，比丘恭奉圣众，无有懈惰之心，是谓成就第四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「复次，比丘少欲知足，不着利养，是谓比丘第五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自用意，恒随戒法，是谓成就第六之法，生于善处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着事务，常喜坐禅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「复次，比丘乐闲静之处，不在人间，是谓成就第八之法，生于善处。

「复次，比丘不与恶知识从事，常与善知识从事，是谓成就第九之法，得生善处。

「复次，比丘常修梵行，离于恶法，多闻学义，不失次叙。如是比丘成就十法者，如屈伸臂顷，生善处天上。

「是谓，比丘！非法之行入地狱者，当念舍离；十正法之行，当共奉修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时到，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便作是念：「我等入城乞食，日犹故早，我等可至外道异学，与共论议。」是时，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。时，诸外道遥见诸沙门来，各各自谓言：「各各寂寞，勿有高声语言，沙门瞿昙弟子今来此间；然沙门之法，称誉寂寞之人，令知我等正法，不乱有乱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外道问诸比丘：「汝等，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说此妙法，是诸比丘尽解一切诸法而自游戏不干？我等亦复与诸弟子说此妙法而自游戏。我之所说，与汝有何等异？有何差别？说法戒教一类无异。」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外道异学所说，亦不称善，复非言恶，即从坐起，各退而去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当持此义，往白世尊。若如来有所说者，我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已，还至房中，收摄衣钵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住在一面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缘本，尽向如来说之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彼外道异学问此义已，汝等应持此语报之：『一论、一义、一演，乃至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说此语时有何等义？』设汝持此语往问者，彼人则不能报之，彼外道异学遂增愚惑。所以然者，非彼所有境界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我不见天及人民、魔、若魔天、释、梵天王能报此语者，除如来及如来弟子从吾闻者，此则不论。一论、一义、一演，我虽说此义，由何故而说乎？一切众生由食而存，无食则死，彼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苦际，同一义而不二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「一义、一论、一演，乃至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我虽说此义，由何说乎？名与色，彼何等谓名？所谓痛、想、念、更、思惟，是谓名也。彼云何名为色

耶？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。以此缘本，故名为色也。二论、二义、二演者，由此因缘故，我今说之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

「三论、三义、三演，由何等故而说此义乎？所谓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。彼云何名为乐痛？所谓心中乐想，亦不分散，是谓名为乐痛。彼云何名为苦痛？所谓心中愤乱而不定一，思惟若干想，是谓名为苦痛。彼云何名为不苦不乐痛？所谓心中无苦无乐想，复非一定，复非乱想，亦不思惟法与非法，恒自寂默，心无有记，是故名为不苦不乐痛。是谓三痛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我所说三论、三义、三演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四义、四论、四演，由何等故复说此义乎？所谓四谛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苦、习、尽、道圣谛。彼云何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欲不得苦。彼云何名为习谛？所谓爱本与欲相应者，是谓名为习谛。彼云何名为苦尽谛？所谓彼爱永尽无余，更不复生，是谓名为苦尽谛。彼云何名为苦要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：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命、正业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名为八品之道也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尽其苦际，是谓四论、四义、四演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五论、五义、五演，我今所说，由何等故说？所谓五根。云何为五？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云何名为信根？所谓贤圣弟子，信如来道法，彼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，是谓名为信根。彼云何名为精进根？所谓身心意并勤劳不倦，灭不善法，使善增益，顺心执持，是谓名为精进根。彼云何名为念根？所谓念根者，所诵不忘，恒在心怀，总持不失，有为、无漏之法，终不忘失，是谓名为念根。彼云何名为定根。所谓定根者，心中无错乱，无若干想，恒专精一意，是谓名为三昧根。彼云何名智慧根？所谓知苦、知习、知尽、知道，是谓名为智慧之根。此名五根也。比丘于中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五论、五义、五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六论、六义、六演，我所说者，由何等故乎？所谓六重之法也。云何为六？于是，比丘恒身行慈心，若在闲净室中，常若一心，可尊可贵，恒与和

合，是谓比丘第一重法。复次，口行慈心，终无虚妄，可敬可贵，是谓第二重法。复次，意行慈，不起憎嫉，可敬可贵，是谓第三重法。复次。若得法利之养，钵中遗余，与诸梵行之人等心施与，是谓第四重法可敬可贵。复次，奉持禁戒，无所脱失，贤人之所贵，是谓第五重法可敬可贵。复次，正见贤圣得出要，得尽苦际，意不错乱，与诸梵行之人等修其行，是谓第六之法可敬可贵。尔时，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于苦际。六论、六义、六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七论、七义、七演，由何等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七神识止处。云何为七？或有众生，若干想，若干种身，所谓天及人也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。或有众生，一想一身，所谓光音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遍净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空处无量，所谓空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识处无量，所谓识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无所有处无量，所谓不用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有想无想处无量，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。是谓，比丘！七神止处。于是，比丘平等解脱，乃至平等尽于苦际。七论、七义、七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八论、八义、八演，我所说者，由何等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世间八法是随世回转。云何为八？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，是谓世间八法随世回转。若比丘于中平等解脱，乃至尽于苦际。八论、八义、八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九论、九义、九演，我所说者，由何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九众生居处。云何为九？若有众生。若干种身，所谓天及人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想一身，所谓光音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遍净天也。或有众生，空处无量，所谓空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识处无量，所谓识天也。或有众生，无有处无量，所谓不用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有想无想处无量，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。无想众生及诸所生之类，为九神止处。于是，比丘平等解脱，乃至尽于苦际。九论、九义、九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由何等说乎？所谓十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，是谓十念。若比丘平等解脱，乃至尽于苦际。十论、十义、十演。如是，比丘！从一至十。

「比丘当知，若外道异学闻此语者，犹不能熟视颜色，况欲报之！其有比丘解此义者，于现法中最尊第一之人。若复比丘、比丘尼思惟此义，乃至十岁，必成二果、若阿罗汉、若阿那含。比丘！且舍十岁。若一年之中思惟此义者，必成二果，终无中退。比丘！且舍一年，其四部之众十月，若至一月，思惟此义者，必成二果，亦不中退。且舍一月。若四部之众七日之中思惟此义，必成二果，终不有疑。」

尔时，阿难在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法极为甚深。若所在方面有此法者，当知便遇如来。唯然，世尊！此法名何等，当云何奉行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名为十法之义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其有修行十想者，便尽有漏，获通作证，渐至涅槃。云何为十？所谓白骨想、青瘀想、[月*逢]胀想、食不消想、血想、噉想、有常无常想、贪食想、死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是谓，比丘！修此十想者，得尽有漏，得至涅槃界。又是，比丘！十想之中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最为第一。所以然者，其有修行不可乐想，持信奉法，此二人必越次取证。是故，比丘！若在树下静处露坐，当思惟此十想。是故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一〇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如来今日与诸比丘说：『十想之法，其能修者，断诸有漏，成无漏行。』如我，世尊！不堪任行此想。所以然者，欲心多故，身意炽盛，不得宁息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「汝今当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；舍有常想，思惟无常想；舍有我想，思惟无我想；舍可乐想，思惟不可乐想。所以然者，若比丘思惟净想，欲心便炽盛；若思惟不净想，便无欲心。比丘当知，欲为不净，如彼屎聚；欲如鸚鹄，饶诸音响；欲无返复，如彼毒蛇；欲如幻化，如日消雪；当念舍欲，如弃塚间。欲还自害，如蛇怀毒；欲无厌患，如饮咸水；欲难可满，如海吞流；欲多可畏，如罗刹村；欲犹怨家，恒当远离。欲犹少味，如蜜涂刀；欲不可爱，如路白骨；欲现外形，如厕生华；欲为不真，如彼画瓶，内盛丑物，外见殊特；欲无牢固，亦如聚沫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念远离贪欲之想，思惟不净之想。汝今，比丘！当忆昔迦叶佛所奉行十想，今当重思惟十想，有漏心便解脱。」

尔时，彼比丘悲泣堕泪不能自止，实时头面礼佛，白世尊言：「唯，世尊！愚惑积久，如来躬自说十想，方欲远离。今自忏悔，后更不犯！唯愿如来受其重过，原恕不及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听汝改过，勿复更犯，又如来与汝说十想而不肯奉持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闻世尊教诫已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思惟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者，欲升其所愿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尔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结禁·圣贤居 二力及十念
亲国·无罣碍 十论·想·观想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二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。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。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十念广分别修行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憍慢、无明。云何为十？所谓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止观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。是谓，比丘！有众生修行此十念者，尽断欲爱，色爱，无色爱，一切无明、憍慢、皆悉除尽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善恶品第四十七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众生奉行十法，便生天上；又行十法，便生恶趣；又行十法，入涅槃界。

「云何修行十法，生恶趣中？于是，有人杀生、盗劫、淫泆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鬪乱彼此、嫉妬、瞋恚、兴起邪见，是谓十法。其有众生，行此十法，入恶趣中。

「云何修行十法，得生天上？于是，有人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言、绮语、恶口，不两舌鬪乱彼此，嫉妬、恚害、兴起邪见。若有人行此十法者，便生天上。

「云何修行十法，得至涅槃？所谓十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天、念戒、念施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。是谓修行十法，得至涅槃。比丘

当知，其生天及恶趣者，当念舍离；其十法得至涅槃者，善修奉行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由十恶之本，外物衰耗，何况内法！云何为十？所谓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鬪乱彼此、嫉妬、恚害、心怀邪见。由杀生报故，众生寿命极短；由不与取故，众生便贫贱；由淫泆报故，众生门不贞良；由妄语故，众生口气丑弊，致不鲜洁；由绮语故，致土地不平整；由两舌报故，土地生荆棘；由恶口报故，语有若干种；由嫉妬故，以致谷不丰熟；由恚害报故，多诸秽恶之物；由邪见报故，自然生八大地狱。因此十恶报故，使诸外物衰耗，何况内物。是谓，比丘！当念舍离十恶之法，修行十善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波斯匿王往白世尊言：「如来审有是语：『施我获福多，余者获福少；施我弟子，勿施余人。』设有人作是语者，岂非毁如来法乎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我无此语：『独应施我，勿施余人。』大王！当知，我恒有此语：『若比丘钵中遗余掷着水中，软虫食之犹得其福，何况施人而不获福乎？』但，大王！我有是语：『施持戒人，其福益多，胜于犯戒之人。』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施持戒人，其福倍多于犯戒之人者上。」

王复白佛言：「尼捷子来语我言：『沙门瞿昙知于幻术，能回转世人。』世尊！此语为审乎？为非耶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如是，大王！如向来言：『我有幻法，能回转世人。』」

王白佛言：「何者名为回转幻法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其杀生者其罪难量，其不杀者受福无量；其不与取者获罪无量，其不盗者获福无量；夫淫泆者受罪无量，其不淫者受福无量；其邪见者受罪无量，其正见者获福无量。我所解幻法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是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若当世间人民、魔、若魔天、有形之类，深解此幻术者则获大幸。自今已后，不复听外道异学入我国界，听四部之众恒在我宫，常当供养，随其所须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勿作是语。所以然者，施畜生之类，犹获其福；及施犯戒之人，亦获其福；施持戒之人，福亦难量；施外仙道之人，获一亿之福；施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及佛，其福不可量。是故，大王！当兴发意，供给当来过去诸佛、声闻弟子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，咸共论说此义，所谓论者，衣裳、服饰、饮食之论，邻国、贼寇、战鬪之论，饮酒、淫泆、五乐之论，歌舞、戏笑、妓乐之论。如此非要，不可称计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作是论，即往至普会讲堂所，问诸比丘：「汝等集此欲何所论说？」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等集此共论此不要事。」

是时，佛告诸比丘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勿作此论。所以然者，此论非义，亦无善法之趣，不由此论得修梵行，不得灭尽涅槃之处，不得沙门平等之道。此皆俗论，非正趣之论。汝等已离俗修道，不应思惟败行之论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十事功德之论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，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，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无为之处，涅槃之要也。汝今族姓子已出家学道，应当思惟此十事。此论者，正法之论，去离恶趣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皆集普会讲堂，各生此论：「今舍卫城谷米勇贵，乞求难果。世尊又说：『依于饮食，人身得存，四大依倚心所念法，法依善趣之本。』我等今日便当差次立人乞求。使乞求之人得见好妙色，得极妙更乐，得衣裳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亦善耶？」

尔时，世尊清净无瑕秽以天耳遥闻诸比丘各生此论。尔时，世尊即往至普会讲堂所，在众中坐，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集此为何论义？」

比丘对曰：「我等所论：『今舍卫城乞求难得，欲共差次一人次第乞食，随时得见好色妙服，及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』我等所论正论此耳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乞求比丘四事供养：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用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法乎？我恒教勅，乞食求有二事：可亲、不可亲。设得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增益恶法，无有善法，此不可亲。若得乞求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增益善法，不增恶法，此便可亲。」

汝等比丘，于此法中，欲作何等之论？汝等所论者，非正法论，当舍此法，更莫思惟，不由此得至休息灭尽涅槃之处。

「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法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，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，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之处、无为涅槃界。此论者沙门之义，当念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各集普会讲堂，作是异论：「今舍卫城乞食难得，非比丘所安之处，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食。此乞比丘，能办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乏短。」

尔时，众中有一比丘，白诸人曰：「我等不堪任在此乞求，各共诣摩竭国于彼乞求，又且谷米丰贱，饮食极饶。」

更复有比丘说曰：「我等不宜在彼国乞食。所以然者，阿阇世王在彼治化，主行非法，又杀父王，与提婆达兜为友。以此因缘故，不宜在彼乞求。」

复有比丘说曰：「今此拘留沙国土，人民炽盛，饶财多宝，宜在彼土乞求。」

复有比丘作是说：「我等不宜在彼土乞食。所以然者，恶生王于彼土治化，极为凶弊，无有慈仁，人民麁暴，好喜鬪讼。以此因缘，故不应在彼乞食。」

复有比丘说曰：「我等宜在拘深婆罗[木*奈]城，优填王所治之处，笃信佛法，意不移动，我等宜在彼土乞食，所愿无违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诸比丘各生此论，即严整衣服，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，问诸比丘曰：「汝等集此欲何等论，为说何事？」

是时，比丘白佛言：「我等集此各兴此论：『今舍卫城谷米勇贵，乞求叵得，各当共诣摩竭国界，于彼乞求，又彼国土饶财多宝，所索易得。』其中或有比丘说曰：『我等不宜彼国乞食。所以然者，阿闍世王在彼治化，主行非法，又杀父王，与提婆达兜为友。以此因缘，故不宜在彼乞求。』其中复有比丘说曰：『今拘留沙国，人民炽盛，饶财多宝，宜在彼国乞食。』复有比丘作是说：『我等不宜在彼乞食。所以然者，恶生王于彼治化，为人凶恶，无有慈仁，好喜鬪讼。以此因缘，故不宜在彼乞食。』复有比丘说曰：『我等宜在拘深婆罗[木*奈]城，优填王所治之处，笃信佛法，意不移动，宜在彼乞食，所愿无违。』在此所论，正谓此耳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莫称讥王治国家界，亦莫论王有胜劣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夫人作善恶， 行本有所因，
 彼彼获其报， 终不有毁败。
夫人作善恶， 行本有所因，
 为善受善报， 恶受恶果报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勿兴斯意论国事缘，不由此论得至灭尽涅槃之处，亦不得沙门正行之法。设欲作是论，非是正业。汝等应当学十事论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，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汝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，普润一切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涅槃之处。汝等已出家学道，离于世俗，当勤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七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各兴此论：「今波斯匿王主行非法，犯圣律教，讖比丘尼得阿罗汉道，十二年中闭在宫内，与共交通。又不事佛、法、比丘僧，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，则无信心于佛、法、圣众，我等宜应远离，勿止此土。所以然者，王行非法时，王大臣亦行非法，大臣以行非法，左右吏佐亦行非法；吏佐已行非法，诸庶人类亦行非法。我今宜在远国乞求，不止此邦。又可观彼风俗之化，已见风俗之化，则见殊异之处。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兴此论，即往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集此为何论说？」

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我等在此论波斯匿王，主行非法，犯圣律教，十二年中闭讖比丘尼，在深宫内，接待以色。又得道之人行过三界，然王亦不事佛、法及众僧，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；已无此心，则无此心于三尊。我等宜远游，不须住此。所以然者，王行非法时，臣佐、人民亦复行恶，又观世间风化之法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汝等勿论国界之事，当自克己，思惟内省，按计分别。言此论者不合至理，亦复不令人得修梵行，灭尽无为涅槃之处，当自修己，炽然法行，自归最尊。若比丘能自修己，兴隆法乐者，此人之类便为我躬自所生。云何，比丘！能自炽然，兴隆法乐，无有虚妄，自归最尊？于是，比丘！内自观身，身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忧愁；外自观身，身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愁忧；有复内外观身，身意止；内观痛，外观痛，内外观痛；内观心，外观心，内外观心；内观法，外观法，内外观法，法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愁忧。如是，比丘！能自炽然其行，兴隆法乐，自归最尊。诸有将来、现在比丘，能自炽然不失行本，便为我之所生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若欲有所论，当论于十事。云何为十？所谓精勤比丘，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，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至灭尽之处、无为涅槃界。此论者沙门之义，当念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国城中有一长者，与罗云作坐禅屋。尔时，罗云随其日数，止彼屋中，后便人间游化。时，彼长者窃生此心：「我当往觐尊者罗云。」尔时，长者见罗云房中，寂寞不见人住，见已，语诸比丘曰：「尊者罗云今为所在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罗云在人间游化。」

长者报曰：「唯愿诸贤差次人在吾房中住。世尊亦说：『造立园果，及作桥舡，近道作圜厕，持用惠施，长夜获其福，戒法成就，死必生天上。』以是之故，我与罗云作屋耳。今罗云不乐我房，唯愿诸贤差次人住我房中。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如长者教。」尔时，诸比丘即差次一比丘住房中。

是时，尊者罗云便作是念：「我离世尊积久，今可往问讯。」是时，尊者罗云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之间，即从座起，还诣房中，见有异比丘在屋中住。见已，语彼比丘曰：「谁持我房与卿使住？」

比丘报曰：「众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。」

是时，罗云还至世尊所，因此缘本，具白世尊：「不审如来，众僧差次我房，使道人在此止住耶？」

佛告罗云：「汝往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『我所行法无有身、口、意行有过乎？又非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过乎？长者先持房施我，后复持与圣众。』」

是时，罗云受佛教已，即往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「我非有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过乎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我亦不见罗云身、口、意过也。」

罗云语长者曰：「何故夺我房舍持与圣众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我见房空，是故持施圣众。时我复作是念：『尊者罗云必不乐我房中。』故持惠施耳。」

是时，罗云闻长者语已，即还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是时，世尊即告阿难：「速打撻椎，诸有比丘在祇洹精舍者，尽集普会讲堂。」时，阿难即受佛教，召诸比丘在普会讲堂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当说惠施清净，汝等善思念之。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惠施清净？于是，比丘！若有人以物惠施，后复还夺更与余人，此名为施不均整，非平等施。若复有人夺彼人物，持施圣众；若复有人还夺圣众，持用与人，此非为平等之施，亦非清净之施。转轮圣王自于境界犹得自在，比丘于己衣钵亦得自在。若复彼人口不见许，而取他人物与人者，此非平等之施。我今告诸比丘，施主见与，受主不见与者，此非平等之施。若复彼比丘会遇命终，当持此一房在众中结羯磨，传告唱令：

『某甲比丘命终，今持此房在众分处，欲安处何人？随圣众教。诸贤！任使某甲比丘住者，各共忍之。』若不听者，今便说再三，亦当作是说之。若众僧一人不听而与者，则非平等之施，则为杂浊之物。今还与罗云房，清净受之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时，尊者大均头在静寂之处，兴此念想：「诸前后中央之见，云何得知？」尔时，大均头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均头白世尊言：「今此诸见，前后相应。云何得灭此见，又使余者不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于是，均头！此见所出与所灭之处，皆是无常、苦、空。均头知之，当建此意。夫见之法六十二种，要当住十善之地，除去此见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均头！他好杀生，我等应当不杀；他好盗，我不盗；他犯梵行，

我行梵行；他妄语，我不行妄语；他行两舌鬪乱彼此、绮语、恶口、嫉妬、恚、邪见，我行正见。

「均头当知，如从恶道得值正道，如从邪见得至正见，回邪就正，犹如有人自己没溺，复欲渡人者，终无此理。己未灭度，欲使他人灭度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有人自不没溺，便能渡人，可有此理。今亦如是，自般涅槃，复使他人取灭度者，可有此理。是故，均头当念，离杀，不杀灭度；离盗，不盗灭度；离淫，不淫灭度；离妄语，不妄语灭度；离绮语，不绮语灭度；离麁言，不麁言灭度；离鬪乱彼此，不鬪乱彼此灭度；离嫉妬，不嫉妬灭度；离恚，不恚灭度；离邪见，得正见灭度。」

「均头当知，若凡夫之人便生此念：『为有我耶？为无我耶？有我无我耶？世有常耶？世无常耶？世有边耶？世无边耶？命是身耶？为命异身异耶？如来死耶？如来不死耶？为有死耶？为无死耶？为谁造此世？』生诸邪见：『为是梵天造此世？为是地主施設此世？又梵天此众生，地主造此世间；众生本无今有，已有便灭。』凡夫之人无闻、不见，便生此念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自然有梵天， 此是梵志语，
此见不真正， 如彼之所见。
我主生莲华， 梵天于中出，
地主生梵天， 自生不相应。
地主剎利种， 梵志之父母，
云何剎利子， 梵志还相生？
寻其所生处， 诸天之所说，
此是叹誉言， 还自着羈难。
梵天生人民， 地主造世间，
或言余者造， 此语谁者审？
恚欲之所惑， 三事共合集，
心不得自在， 自称我世胜。
天神造世间， 亦非梵天生，
设复梵天造， 此非虚妄耶？
寻迹遂复多， 审谛方言虚，
其行各各异， 此行不审实。」

「均头当知，众生之类所见不同，其念各异。此诸见者皆是无常，其有怀抱此见，则是无常变易之法。若他人杀生，我等当离杀生；设他盗者，当远离之，不习其行，专其心意，不使错乱，思惟计较，邪见所兴，乃至十恶之法皆当去离，不习其行。若他瞋恚，我等学于忍辱，他人怀嫉妬，我当舍离；他兴憍慢，我念舍离；若他自称、毁余人，我等不自称、不毁他人；他不少欲，我等当学少欲；他人犯戒，我修其戒；他人有懈怠，我当精进；他人不行三昧，我行三昧。当作是学。他人愚惑，我行智慧。其能观察分别其法者，邪见消灭，余者不生。」

是时，均头受如来教已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计较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，着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造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均头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均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地狱众生受其罪报，极至一劫，或有其中间夭者；受畜生罪报，极至一劫，其间有中夭者；受饿鬼报，极至一劫，其间有中夭者。比丘当知，鬻单曰人寿千岁，无有中夭者。所以然者，彼土人民无所系属，设于彼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无有堕落者。弗于逮人民寿五百岁，亦有中夭者；瞿耶尼人民寿二百五十岁，亦有中夭者；阎浮提人民极寿百岁，亦有中夭者多。」

「正使人寿命极至十十，人民之兆以寿十十，其行不同，性分各异。初十幼小，无所识知；第二十多知，犹不贯了；第三十欲意炽盛，贪着于色；第四十多诸伎术，所行无端；第五十解义明了，所习不忘；第六十慳着财物，意不决了；第七十懈怠熹眠，体性迟缓；第八十无有少壮之心，亦无荣饰；第九十多诸病痛，皮缓面皱；第十十诸根衰耗，骨节相连，多忘意错。比丘知之，设人寿百岁，当经历尔许之难。设人寿百岁，当经三百冬、夏、春、秋，计其寿命，盖不足言。若人寿百岁，当食三万六千食，其间或有不

食时：瞋不食，不与不食，病不食。计彼食与不食，及饮母乳，取要言之，三万六千食。比丘！若人寿百岁其限岁数，饮食之法其状如是。

「比丘当知，阎浮地人民，或寿极长与无量寿等。过去久远不可计世，有王名疗众病，寿命极长，颜色端正，受乐无量。尔时，无疾病、老、死之患。时，有夫妇二人生一子，子便命终。是时，父母抱举令坐，又持食与，然彼子不饮、不食，亦不起坐。何以故尔？以命终故。是时，彼父母便生此念：『我子今日何为瞋恚，不肯食饮，亦不言语？』所以然者，由彼人民不闻死亡音响之所致也。

「尔时，彼父母便复念曰：『我子今已经七日不饮、不食，亦复不知何由默然？我今可以此因缘，往白疗病大王使知。』是时，父母往至王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大王。是时，大王便作是念：『今日已闻死亡音响。』王告之曰：『汝等可持此小儿到吾所。』尔时，父母即抱小儿至国王所。王见已，告父母曰：『此儿已命终。』时，父母白王言：『云何名为命终？』王告曰：『此儿更不行起、言对、谈说、饮食、戏乐，身体正直，无所复为，故名为命终。』是时，夫妇复白王言：『如此之变，当经几时？』王告之曰：『此儿不久身体烂坏，臃胀臭处，无所复任。』尔时，父母不信王语，复抱死儿，还至家中，未经几时，身体尽坏，极为臭秽。是时，父母方信王语云：『此儿不久身体臃胀，尽当坏败。』

「是时，夫妇复抱此臃胀小儿至国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唯然，大王！今持此儿奉献大王。』时，父母亦不啼哭。所以然者，由不闻死亡之音故。是时，大王剥取其皮，而作大鼓，复勅作七重楼阁，持此鼓安处其上，即勅一人：『汝当知之，令守护此鼓，百岁一击，无令失时。』受王教诫，百岁一击。时，诸人民闻此鼓音，怪未曾有，语诸人曰：『何者音响，为是谁声，乃彻于斯？』王告之曰：『此是死人皮之响。』众生闻已，各兴念曰：『奇哉！乃闻此声。』

「汝等比丘，尔时王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王者，即我身是也。以此知之，昔日阎浮地寿命极长，如今阎浮地人民极为短命，灭者难限。所以然者，由杀害多故，致命极短，华色失乎！由此因缘，故致变怪。

「比丘当知，阎浮地五十岁，四天王中一日一夜。计彼日夜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四天王寿命五百岁，或复有中夭者。计人中之寿十八亿岁，还活地狱一日一夜。计彼一日一夜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还活地狱极寿千岁，复有中夭者。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，计人中百岁，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计彼日月年岁之数，三十三天寿千岁，其间或有中夭者。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，阿鼻地狱中一日一夜，复计彼日月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计彼日夜之数寿二万岁，计人中之寿，寿一拘利。如是，比丘！计此之寿转转增倍，除无想天。无想天寿八万四千劫，除净居天不来此世。是故，比丘！勿怀放逸，于现身上得尽有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

经言「百岁当经三百冬夏秋」，谓冬夏秋各一百，故言三百；而不言春者，此顺西域三时也。言三时者，寒热雨三也。言冬即彼寒时，夏即彼热时，秋即彼雨时。然彼三时各四月，计一年有十二月。今以冬夏秋拟彼三时，而月数少，盖译者不善方言也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十不善品第四十八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其有众生，修行杀生，广布杀生，种地狱罪，饿鬼、畜生行；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所以然者，由害他命。」

「若有众生盗他物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若生人中，恒遭贫匮，食不充口，衣不盖形。皆由盗故，劫夺物者，即断他命根。

「若有众生，好喜贪佚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门不贞良，窃盗淫佚。

「若有众生妄语者，种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为人所轻，言不信受，为人所贱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妄语所致。

「若有众生两舌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设生人中，心恒不定，常怀愁忧。所以然者，由彼人两头传虚言故。

「若有众生麁言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若生人中，为人丑弊，常喜骂呼。所以然者，由彼人言不专正之所致也。

「若有众生鬪乱彼此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设生人中，多诸怨憎，亲亲离散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鬪乱之所致也。

「若有众生嫉妬者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乏诸衣裳。所以然者，由彼人起贪嫉故。

「若有众生起害意，种三恶道；设生人中，恒多虚妄，不解至理，心乱不定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恚怒所致也，无有慈仁。

「若有众生，行邪见者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乃在边地，不生中国，不覩三尊道法之义，或复聋盲瘖哑，身形不正，不解善法、恶法之趣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无信根故，亦不信沙门、婆罗门、父母、兄弟。

「比丘知之，由此十恶之报，致此殃鬻。是故，比丘！当离十恶，修行正见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十五日说戒时，将诸比丘，前后围遶，往诣普会讲堂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观察，诸圣众寂寞不语。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今日圣众尽集讲堂，唯然，世尊！当与诸比丘说禁戒。」尔时，世尊亦复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阿难须臾复白佛言：「今正是时，宜说禁戒，初夜欲尽。」尔时，世尊复默不语。

尔时，阿难须臾复白佛言：「中夜欲竟，众僧劳顿，唯愿世尊以时说戒。」尔时，世尊复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阿难须臾复白佛言：「后夜欲尽，唯愿世尊以时说戒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众中不净者，故不说戒。今听上座，使说禁戒。若僧上座不堪任说戒者，听持律说禁戒。若无持律者，其能诵戒通利者，当唱之使说戒。自今已后，如来更不说戒。众中不净，如来于中说戒，彼人头破为七分，如彼酬罗果无异。」

是时，阿难悲泣交集，并作是说：「圣众今日便为孤穷。如来正法去何速疾？不净之人出何速疾？」

是时，大目干连便作是念：「此众中何等毁法之人，在此众中，乃令如来不说禁戒？」是时，大目干连入三昧定，遍观圣众心中瑕秽。尔时，目连见马师、满宿二比丘在众会中，是时目连即从座起，至彼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「汝等速起，离此座中。如来见讥，由卿等故，如来不说禁戒。」

尔时，二比丘默然不语。是时，目连复再三告曰：「汝等速起，不须住此。」是时，彼比丘默然不对。是时，目连即前捉手将至门外，还取门闭，前白佛言：「不净比丘已将在外，唯然世尊时说禁戒。」

佛告目连：「止！止！目连！如来更不与比丘说戒。如来所说言不有二，还诣座所。」

是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「今此众中已生瑕秽，我不堪任行维那法，唯愿世尊更差余人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是时，目连头面礼世尊足，还就本座。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毘婆尸如来出现世时，圣众多少？为经几时，乃生瑕秽？乃至迦叶弟子多少？云何说戒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毘婆尸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三会圣众，初一会时比丘有百千六万八千圣众；第二会时十六万圣众；第三会时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。彼佛寿八万四千岁，百岁之中圣众清净，彼佛恒以一偈为禁戒：

「『忍辱为第一， 佛说无为最，
 不以剃须发， 害他为沙门。』」

「是时，彼佛以此一偈，百岁之中而为禁戒，已生瑕秽，便立禁戒。

「复于三十一劫中，有佛名试诘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亦复三会圣众，初一会时有十六万圣众；第二会时十四万圣众；第三会时十万圣众。彼佛尔时，八十年中清净无瑕秽，亦说一偈：

「『若眼见非邪， 慧者护不着，
 弃捐于众恶， 在世为黠慧。』」

「尔时，彼佛八十年中说此一偈，后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尔时，试诘佛寿七万岁。

「于彼劫中，复有佛出现世间，名曰毘舍罗婆，亦三会圣众，初会之时十万圣众，尽是罗汉；第二会时八万罗汉；第三会时七万罗汉，诸漏已尽。毘舍罗婆如来七十年中无瑕秽。尔时，复以一偈半为禁戒：

「『不害亦不非， 奉行于大戒，
 于食知止足， 床座亦复然，
 执志为专一， 是则诸佛教。』」

「七十年中以此一偈为禁戒，后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毘舍罗婆如来寿七万岁。

「于此贤劫中，有佛出世，名曰拘楼孙如来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二会圣众，初会之时七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；第二会时六万阿罗汉。彼佛尔时，六十年中无有瑕秽。彼佛尔时，以二偈以为禁戒。

「『譬如蜂采华， 其色甚香洁，
 以味惠施他， 道士游聚落。』」

不诽谤于人， 亦不观是非，
但自观身行， 谛观正不正。』

「六十年中说此二偈，以为禁戒，自此已来，以有瑕秽，便立禁戒。彼佛寿六万岁。

「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曰拘那含牟尼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尔时，二会圣众，初会之时六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；第二会时四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。尔时，彼佛四十年中无有瑕秽，以一偈为禁戒：

「『执志莫轻戏， 当学尊寂道，
贤者无愁忧， 常灭志所念。』

「四十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自此已来，便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彼佛寿四万岁。

「于此贤劫有佛，名为迦叶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彼佛亦二会圣众，初会之时四十万众；第二会时三十万众，皆是阿罗汉。二十年中无有瑕秽，恒以一偈，以为禁戒：

「『一切恶莫作， 当奉行其善，
自净其志意， 是则诸佛教。』

「二十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犯禁之后，更立制限。尔时，迦叶佛寿二万岁。

「我今如来出现于世，一会圣众千二百五十人，十二年中无有瑕秽，亦以一偈为禁戒：

「『护口意清净， 身行亦清净，
净此三行迹， 修行仙人道。』

「十二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以生犯律之人，转有二百五十戒，自今已后众僧集会，后白如律：『诸贤！咸听！今十五日说戒，今僧忍者，众僧和合。』说禁戒以后此已。设有比丘有所说者，不应说戒，各共默然。若无语者，应为说戒。乃至说戒序后，复当问：『诸贤，谁不清净？』如是再三，

『谁不清净？』清净者，默然持之。然今人寿命极短，尽寿不过百年。是故，阿难！善受持之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过去久远诸佛世尊，寿命极长，犯律者少，无有瑕秽，然今人民寿命为短少，不过十十，过去诸佛灭度之后，有遗法住世，为经几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过去诸佛灭度之后，法不久存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设如来灭度之后，正法存世当经几时？」

佛告阿难曰：「我灭度之后，法当久存。迦叶佛灭度后，遗法住七日中。汝今，阿难！如来弟子为少。莫作是观。东方弟子无数亿千，南方弟子无数亿千。是故，阿难！当建此意，我释迦文佛寿命极长。所以然者，肉身虽取灭度，法身存在，此是其义。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难偏露右肩，右膝着地，白世尊言：「如来玄鉴，无事不察，当来、过去、现在三世皆悉明了，诸过去诸佛姓字、名号，弟子菩萨翼从多少，皆悉知之，一劫、百劫、若无数劫，悉观察知。亦复知国王、大臣、人民姓字，斯能分别，如今现在国界若干，亦复明了。将来久远，弥勒出现，至真·等正觉，欲闻其变；弟子翼从、佛境丰乐，为经几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还就座，听我所说，弥勒出现，国土丰乐，弟子多少，善思念之，执在心怀。」是时，阿难从佛受教，即还就座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将来久远于此国界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，东西十二由旬，南北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人民炽盛，街巷成行。尔时，城中有龙王名曰水光，夜雨泽香，昼则清和。是时，鸡头城中有罗刹鬼名曰叶华，所行顺

法，不违正教，伺人民寢寐之后，除去秽恶诸不净者，又以香汁而洒其地，极为香净。

「阿难当知，尔时，阎浮地东、西、南、北十万由旬，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，四大海水各据一方。时，阎浮地极为平整，如镜清明，举阎浮地内，谷食丰贱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诸村落相近，鸡鸣相接。是时，弊花果树枯竭，秽恶亦自消灭，其余甘美果树，香气殊好者，皆生乎地。尔时。时气和适，四时顺节，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。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不大殷勤，人心平均皆同一意，相见欢悦，善言相向，言辞一类，无有差别，如彼鬻单曰人，而无有异。是时，阎浮地内人民大小皆同一向，无若干之差别也。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，地自然开，事讫之后，地复还合。尔时，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，亦无皮裹，极为香美，食无患苦。所谓金银、珍宝、车璩、玛瑙、真珠、虎珀，各散在地，无人省录。是时，人民手执此宝，自相谓言：『昔者之人由此宝故，各相伤害，系闭牢狱，更无数苦恼，如今此宝与瓦石同流，无人守护。』」

「尔时，法王出现，名曰蟻佉，正法治化，七宝成就。所谓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典兵宝、守藏之宝，是谓七宝，领此阎浮地内，不以刀杖，自然靡伏。如今，阿难！四珍之藏，干陀越国伊罗钵宝藏，多诸珍琦异物，不可称计；第二弥梯罗国般绸大藏，亦多珍宝；第三须赖咤大国有宝藏，亦多珍宝；第四婆罗[木*奈]蟻佉有大藏，多诸珍宝，不可称计，此四大藏自然应现，诸守藏人各来白王：『唯愿大王以此宝藏之物，惠施贫穷！』尔时，蟻佉大王得此宝已，亦复不省录之，意无财物之想。时，阎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，极细柔软，人取着之，如今鬻单曰人自然树上生衣，而无有异。」

「尔时，彼王有大臣，名曰修梵摩，是王少小同好，王甚爱敬，又且颜貌端正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不白、不黑，不老、不少。是时，修梵摩有妻，名曰梵摩越，玉女中最极为殊妙，如天帝妃，口作优钵莲花香，身作栴檀香，诸妇人八十四态，永无复有，亦无疾病乱想之念。尔时，弥勒菩萨于兜率天，观察父母不老、不少，便降神下应，从右肋生，如我今日右肋生无异，弥勒菩萨亦复如是。兜率诸天各各唱令：『弥勒菩萨已降神下。』是时，修梵摩即与子立字，名曰弥勒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庄严其身，身

黄金色。尔时，人寿极长，无有诸患，皆寿八万四千岁，女人年五百岁然后出适。尔时，弥勒在家未经几时，便当出家学道。

「尔时，去鸡头城不远，有道树名曰龙华，高一由旬，广五百步。时，弥勒菩萨坐彼树下，成无上道果；当其夜半，弥勒出家，即其夜成无上道。时，三千大千刹土，六变震动，地神各各相告曰：『今弥勒已成佛！』转至闻四天王宫，『弥勒已成佛道！』转转闻彻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声展转乃至梵天：『弥勒已成佛道！』尔时，魔名大将以法治化，闻如来名教音响之声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七日七夜不眠不寐。是时，魔王将欲界无数天人，至弥勒佛所，恭敬礼拜。

「弥勒圣尊与诸天渐渐说法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弥勒见诸人民已发心欢喜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悉与诸天人广分别其义。尔时，座上八万四千天子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大将魔王告彼界人民之类曰：『汝等速出家。所以然者，弥勒今日已度彼岸，亦当度汝等使至彼岸。』

「尔时，鸡头城中长者，名曰善财，闻魔王教令，又闻佛音响，将八万四千众，至弥勒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弥勒渐与说法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弥勒见诸人民心开意解，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与诸人民广分别义。尔时，座上八万四千人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善财与八万四千人等，即前白佛：『求索出家，善修梵行，尽成阿罗汉道。』尔时，弥勒初会八万四千阿罗汉。

「是时，蟻佉王闻弥勒已成佛道，便往至佛所，欲得闻法。时，弥勒与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。尔时，大王复于异时立太子，赐剃头师珍宝，复以杂宝与诸梵志，将八万四千众生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；尽成道果，得阿罗汉。

「是时，修梵摩大长者闻弥勒已成佛道，将八万四千梵志之众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；得阿罗汉。唯修梵摩一人，断三结使，必尽苦际。

「是时，佛母梵摩越复将八万四千婁女之众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。是时，诸女人尽得罗汉；唯有梵摩越一人，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。

「尔时，诸刹利妇闻弥勒如来出现世间，咸等正觉，数千万众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各各生心，求作沙门，出家学道；或有越次取证，或不取证者。尔时，阿难！其不越次取证者，尽是奉法之人，患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尔时，弥勒当说三乘之教，如我今日弟子之中，大迦叶者行十二头陀，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，此人常佐弥勒，劝化人民。」

尔时，迦叶去如来不远，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世尊告迦叶曰：「吾今年已衰耗，年向八十余。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，堪任游化，智慧无尽，众德具足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大迦叶比丘、君屠钵汉比丘、宾头卢比丘、罗云比丘。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，须吾法没尽，然后乃当般涅槃。大迦叶亦不应般涅槃，要须弥勒出现世间。所以然者，弥勒所化弟子，尽是释迦文佛弟子，由我遗化得尽有漏。摩竭国界毘提村中，大迦叶于彼山中住。又弥勒如来将无数千人众，前后围遶，往至此山中，遂蒙佛恩，诸鬼神当与开门，使得见迦叶禅窟。」

「是时，弥勒伸右手指示迦叶，告诸人民：『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，名曰迦叶！今日现在，头陀苦行最为第一。』是时，诸人民见已，叹未曾有，无数百千众生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或复有众生，见迦叶身已，此名为最初之会，九十六亿人，皆得阿罗汉。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。所以然者，悉由受我教训之所致也。亦由四事因缘：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。尔时，阿难！弥勒如来当取迦叶僧伽梨着之。是时，迦叶身体奄然星散。是时，弥勒复取种种香华，供养迦叶。所以然者，诸佛世尊有恭敬心于正法故。弥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，得成无上正真之道。」

「阿难当知，弥勒佛第二会时，有九十四亿人，皆是阿罗汉，亦复是我遗教弟子，行四事供养之所致也。又弥勒第三之会九十二亿人，皆是阿罗汉，亦复是我遗教弟子。」

「尔时，比丘姓号，皆名慈氏弟子，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。尔时，弥勒与诸弟子说法：『汝等比丘，当思惟无常之想、乐有苦想、计我无我想、实有空想、色变之想、青瘀之想、腹胀之想、食不消想、血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当知，此十想者，皆是过去释迦文佛与汝等说，令得尽有漏，心得解脱。』」

「『若复此众中释迦文佛弟子，过去时修于梵行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奉持其法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于释迦文佛所，供养三宝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弹指之顷，修于善本，来至此间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行四等心，来至此者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受持五戒、三自归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起神寺庙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补治故寺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受八关斋法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香花供养，来至此者；或复于彼闻佛法，悲泣堕泪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于释迦文佛，专意听法，来至我所；复尽形寿善修梵行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书读讽诵，来至我所者；承事供养，来至我所者。』

「是时，弥勒便说此偈：

「『增益戒闻德，禅及思惟业，
善修于梵行，而来至我所。
劝施发欢心，修行心原本，
意无若干想，皆来至我所。
或发平等心，承事于诸佛，
饭食于圣众，皆来至我所。
或诵戒契经，善习与人说，
炽然于法本，今来至我所。
释种善能化，供养诸舍利，
承事法供养，今来至我所。
若有书写经，颁宣于素上，
其有供养经，皆来至我所。
繒彩及众物，供养于神寺，
自称南无佛，皆来至我所。
供养于现在，诸佛过去者，
禅定正平等，亦无有增减。
是故于佛法，承事于圣众，
专心事三宝，必至无为处。』

「阿难当知，弥勒如来在彼众中当说此偈。尔时，众中诸天、人民思惟此十想，十一姦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「弥勒如来千岁之中，众僧无有瑕秽，尔时恒以一偈，以为禁戒：

「『口意不行恶，身亦无所犯，
当除此三行，速脱生死渊。』」

「过千岁之后，当有犯戒之人，遂复立戒。」

「弥勒如来当寿八万四千岁，般涅槃后，遗法当存八万四千岁。所以然者，尔时众生皆是利根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见弥勒佛，及三会声闻众，及鸡头城，及见蟻佉王，并四大藏珍宝者，欲食自然粳米，并着自然衣裳，身坏命终生天上者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勤加精进，无生懈怠，亦当供养诸法师承事，名华、[打-丁+鸟]香种种供养无令有失。如是，阿难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及诸大会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不善品第四十八入前品中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，各生此念：「今如来甚奇！甚特！过去取般涅槃者，亦复知彼姓名、种族、持戒、翼从，皆悉分明，三昧，智慧、解脱、解脱见慧，身寿有长短，皆悉知之。云何，诸贤！为是如来分别法处，极为清净，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？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？」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彻闻众多比丘各兴此论，便往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集此为何等论？欲说何法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我等集此，论正法之要。诸人各兴此论议：『如来甚奇！甚特！乃能知过去诸佛世尊名字姓号，智慧多少，靡不贯博，甚可奇雅。云何，诸贤！为是如来分别法界，极为清净，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？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？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欲得闻过去诸佛神智之力乎？姓字名号、寿命长短耶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今正是时，唯愿世尊敷演其义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汝等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广演其义。」尔时，众多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当知，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号毘婆尸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复次，三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式诘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复于彼三十一劫内有佛，名毘舍罗婆如来出世。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屡孙如来。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那含牟尼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曰迦叶。复于贤劫中，我出现世，释迦文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九十一劫中， 有佛毘婆尸，
三十一劫中， 式诘如来出。
复于彼劫中， 毘舍如来现，
今日贤劫中， 四佛复出世。
拘孙那迦叶， 如日照世间，
欲知名字者， 其号悉如是。」

「毘婆尸如来者出刹利种，式诘如来亦出刹利种，毘舍罗婆如来亦出刹利种，拘屡孙如来出婆罗门种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出婆罗门种，迦叶如来出婆罗门种，如我今出刹利种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前佛有现者， 皆出刹利种，
拘孙至迦叶， 出于婆罗门。」

最尊无能及， 我今天人师，
诸根而淡泊， 出于刹利姓。

「毘婆尸如来姓瞿昙，式诘如来亦出瞿昙，比舍罗婆亦出瞿昙，迦叶如来出迦叶姓，拘楼孙、拘那含牟尼亦出迦叶姓，同上而无异，我今如来姓瞿昙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如初诸三佛， 出于瞿昙种，
后三至迦叶， 出于迦叶姓。
如我今现在， 天人所奉敬，
诸根而淡泊， 出于瞿昙姓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毘婆尸如来姓拘邻若，式诘如来亦出拘邻若，毘舍罗婆如来亦出拘邻若，拘楼孙如来出婆罗堕，拘那含牟尼如来亦出婆罗堕，迦叶如来亦出婆罗堕，如我今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出于拘邻若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如初诸三佛， 出于拘邻若，
后三至迦叶， 出于婆罗堕。
如我今现在， 天人所奉敬，
诸根而淡泊， 出于拘邻若。」

「毘婆尸如来坐波罗利华树下而成佛道，式诘如来坐分陀利树下而成佛道，毘舍罗婆如来坐波罗树下而成佛道，拘楼孙如来坐尸利沙树下而成佛道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坐优头跋罗树下而成佛道，迦叶如来坐尼拘留树而成道果，如我今日如来坐吉祥树下而成佛道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初一成佛道， 波罗利树下，
式坐分陀利， 毘舍坐波罗。
拘孙坐尸利， 拘那跋罗下，
迦叶拘留树， 吉祥我成道。」

七佛天中天， 照明于世间，
因缘坐诸树， 各成其道果。

「毘婆尸如来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之众，式诘如来弟子之众有十六万，毘舍罗婆如来弟子之众十万，拘屡孙如来弟子之众有八万人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弟子之众有七万人，迦叶如来弟子之众有六万众，如我今日弟子之众有千二百五十人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永尽，无复诸缚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百千六万八， 毘婆尸弟子，
百千及六万， 式诘弟子众。
百千比丘众， 毘舍罗婆弟子，
拘孙八万众， 拘那含七万。
迦叶六万众， 皆是阿罗汉，
我今释迦文， 千二百五十。
皆是真人行， 布现于法教，
遗法余弟子， 其数不可计。」

「毘婆尸如来侍者，名曰大导师；式诘如来侍者，名曰善觉；毘舍罗婆如来侍者，名曰胜众；拘屡孙如来侍者，名曰吉祥；拘那含牟尼如来侍者，名曰毘罗先；迦叶如来侍者，名曰导师；我今侍者，名曰阿难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大道及善觉， 胜众与吉祥，
毘罗先导师， 阿难第七侍。
此人供养圣， 无有不得时，
讽诵又受持， 不失其义理。」

「毘婆尸如来寿八万四万岁，式诘如来寿七万岁，毘舍罗婆如来寿六万岁，拘屡孙如来寿五万岁，拘那含如来寿四万岁，迦叶如来寿二万岁，如我今日寿极减少，极寿不过百岁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初佛八万四， 次佛七万岁，
 毘舍婆六万， 拘留寿五万。
 一万二万年， 是拘那含寿，
 迦叶寿二万， 唯我寿百年。」

「如是，诸比丘！如来观知诸佛姓名号字，皆悉分明，种类出处靡不贯练，持戒、智慧、禅定、解脱皆悉了知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如来亦说，过去恒沙诸佛取灭度者，如来亦知；当来恒沙诸佛方当来者，如来亦知。如来何故不记尔许佛所造？今但说七佛本末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皆有因缘本末故，如来说七佛之本末；过去恒沙诸佛，亦说七佛本末；将来弥勒出现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末；若师子应如来出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末；若承柔顺佛出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末；若光焰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名号；若无垢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迦叶之本末；若宝光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释迦文之本末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师子柔顺光， 无垢及宝光，
 弥勒之次第， 皆当成佛道。
 弥勒记式佛， 师子记毘舍，
 柔顺记拘孙， 光焰记牟尼，
 无垢记迦叶， 皆说曩所缘，
 宝光成三佛， 亦当记我号。
 过去诸三佛， 及以将来者，
 皆当记七佛， 曩所之本末。」

「由此因缘故，如来记七佛名号耳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此经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名曰记佛名号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五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

是时，师子长者往至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师子长者白舍利弗言：「唯愿尊者当受我请？」

是时，舍利弗默然受请。是时，长者见尊者默然受请，便从坐起，礼足而退，复至大目干连、离越、大迦叶、阿那律、迦旃延、满愿子、优婆离、须菩提、罗云、均头沙弥，如此上首者请五百人。是时，师子长者即还，办具种种极妙饮食，敷好座具，又白：「时到，诸真人罗汉靡所不监，今餐具已办，唯愿屈顾，临覆下舍。」

尔时，诸大声闻各着三衣，持钵入城至长者家。时，长者见诸最尊坐已定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。见诸圣众食已讫，行清净水。人施一白[迭*毛]，前受祝愿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与长者说极妙之法，便从坐起而去。还诣静室。

尔时，罗云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曰：「汝今为从何来？」

罗云报云：「师子长者今日来见请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云何，罗云！饮食为妙？为不妙？为细耶？为麁耶？」

罗云报曰：「饮食极妙，又且丰多。今此白[迭*毛]，从彼得之。」

佛告罗云：「众僧斯有几人？上坐是谁？」

罗云白佛言：「和上舍利弗最为上首，及诸神德弟子有五百人。」

佛告罗云。「云何，罗云！彼长者获福为多乎？」

罗云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彼长者得福之报不可称计。施一罗汉其福难限，何况大神妙天人所敬奉？今五百人均是真人，其福有何可量？」

佛告罗云，「今施五百罗汉之功德，若从众中僧次，请一沙门，请已，供养；计此众中差人之福，及与五百罗汉之福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、不可以譬喻为比。所以然者，众中所差，其福难限，获甘露灭尽之处。罗云当知，犹如有人自誓说曰：『吾要当饮此江河诸水。』彼人为堪任不乎？」

罗云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所以然者，此阎浮地极为广大。此阎浮地有四大河：一者恒伽，二者新头，三者私陀，四者博叉。一一河者，从有五百。然此人终不能饮水使尽，但劳其功，事终不成也。」

「彼人复作是说：『我自有方便因缘，可得饮诸水使尽。』云何有因缘得饮诸水？尔时，彼人便作是念：『我当饮海水。所以然者，一切诸流，皆归投乎海。』云何，罗云！彼人能得饮诸水乎？」

罗云白佛言：「如此方便，可得饮水使尽。所以然者，一切诸流皆归乎海，由此因缘故，彼人得饮水尽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如是。罗云！一切私施犹如彼流，或获福，或不获福，众僧者如彼大海。所以然者，流河决水以入于海，便灭本名，但有大海之名耳。罗云！此亦如是，今此十人皆从众中出，非众不成。云何为十？所谓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是谓十人皆由众中，非独自立。罗云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其众中差者，其福不可限量。是故，罗云！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称计，当供养圣众。罗云当知，犹如有人以酥投水，凝，不得广普，若以油投水，则遍满其上。是故，罗云，当念供养圣众比丘僧。如是，罗云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师子长者闻如来叹说施众之福，不叹说余福。尔时，长者以余时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师子长者白世尊言：「适闻如来而叹说施众之福，不叹别请人之福，自今已后常当供养圣众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不作尔说：『当供养圣众，不供养余人。』今施畜生犹获其福，何况余人？但我所说者福有多少。所以然者，如来圣众可敬、可贵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今此众中有四向、四得及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，当从众中求之。所以然者，三乘之道皆出乎

众。长者！我观此因缘义，故而说此语耳。亦不教人应施圣众，不应施余人。」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如是，如尊教勅，自今已后。若作福业，尽当供养圣众，不选择人施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悦之心。长者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师子长者意欲施立福业。

尔时，诸天来告之曰：「此是向须陀洹之人，此是得须陀洹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。」

尔时，天人即叹颂曰：

「如来叹择施， 与此诸德士，
施此获福多， 如良田生苗。」

尔时，师子长者默然不对。尔时，天人复语长者：「此是持戒人，此是犯戒人；此向须陀洹人，此是得须陀洹人；此向斯陀含人，此是得斯陀含人；此向阿那含，此得阿那含；此向阿罗汉，此得阿罗汉；此是声闻乘，此是辟支佛乘，此是佛乘；施此得福少，施此得福多。」

尔时，师子长者默然不对。何以故尔？但忆如来教诫，不选择而施。

尔时，师子长者复以余时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：「我自忆念请圣众饭之，有天来告我言：『此是持戒，此是犯戒；此人向须陀洹，此人得须陀洹，乃至三乘皆悉分别。』又说此偈：

「『如来叹择施， 与此诸德士，
施此获福多， 如良田生苗。』」

「时我复作是念：『如来教诫不可违戾，岂当生心选择施乎？终无是非之心、高下之意也。』时我复作是念：『我当尽施一切众生之类，汝自持戒受福无穷，若使犯戒自受其殃。但愍众生，非食不济命。』」

佛告长者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！行过弘誓，菩萨所施心恒平等。长者当知，若菩萨惠施之日，诸天来告之：『族姓子当知，此是持戒人，此是犯戒人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。』尔时，菩萨终无此心：『此应施，此不应施。』然菩萨执意而无是非，亦不言此持戒，亦不言此犯戒。是故，长者！当念平等惠施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」

是时，师子长者忆如来教诫，熟视世尊，意不移动，即于座上，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师子长者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长者去未久，佛告诸比丘曰：「此师子长者忆平等施故，又视如来从头至足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」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优婆塞中第一弟子平等施者，所谓师子长者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屏猥之处，补纳故衣。尔时，有十千梵迦夷天从梵天没，来至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各围遶侍焉，又以此偈而叹颂曰：

「归命人中上， 归命人中尊，
我等今不得， 为依何等禅？」

是时，十千梵迦夷天说此语已，舍利弗默然可之。尔时，诸天以见舍利弗默然可已，即礼足退去。诸天去未远，舍利弗即入金刚三昧。

是时有二鬼，一名伽罗，二名优婆伽罗。毘沙门天王使遣至毘留勒天王所，欲论人、天之事。是时，二鬼从彼虚空而过，遥见舍利弗结加趺坐，系念在前，意寂然定，伽罗鬼谓彼鬼言：「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门头。」

优波伽罗鬼语第二鬼曰：「汝勿兴此意打沙门头。所以然者，此沙门极有神德，有大威力，此尊名舍利弗，世尊弟子中聪明高才无复过是，智慧弟子中最为第一。备于长夜，受苦无量。」

是时，彼鬼再三曰：「我能堪任打此沙门头。」

优波伽罗鬼报曰：「汝今不随我语者，汝便住此，吾欲舍汝去此。」

恶鬼曰：「汝畏此沙门乎？」

优波伽罗鬼曰：「我实畏之，设汝以手打此沙门者，此地当分为二分，正尔，当暴风疾雨，地亦振动，诸天惊动，地已振动，四天王亦当惊怖，四天王已知于我等，不安其所。」

是时恶鬼曰：「我今堪任辱此沙门。」善鬼闻已，便舍而去。

时，彼恶鬼即以手打舍利弗头。是时，天地大动，四面有暴风疾雨，寻时来至，地即分为二分，此恶鬼即以全身堕地狱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从三昧起，整衣服，下耆闍崛山，往诣竹园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佛告舍利弗曰：「汝今身体无有疾病乎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体素无患，唯苦头痛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伽罗鬼以手打汝头。若当彼鬼以手打须弥山者，实时须弥山便为二分。所以然者，彼鬼有大力故。今此鬼受其罪报故，全身入阿鼻地狱中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甚奇！甚特！金刚三昧力乃至于斯。由此三昧力故无所伤害，正使须弥山打其头者，终不能动其毫毛。所以然者，比丘听之。于此贤劫中有佛，名拘屡孙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。彼佛有二大声闻，一名等寿，二名大智。比丘等寿，神足第一；比丘大智，智慧第一，如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目干连神足第一。尔时，等寿、大智二比丘，俱得金刚三昧。当于一时，等寿比丘在闲静之处，入金刚三昧。时，诸牧牛人、牧羊人、取薪草人，见此比丘坐禅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『此沙门今日以取无常。』是时，牧牛人及取薪人集诸草木，[廿/积]比丘身上，以火烧已，而舍之去。

「是时，等寿比丘即从三昧起，正衣服，便退而去。是时，比丘即以其日，着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时，诸取薪草人见此比丘村中乞食，各各自相谓言：『此比丘昨日以取命终，我等以火焚烧，今日复还活，今当立字，字曰还活。』若有比丘得金刚三昧者，火所不烧，刀斫不入，水所不漂，不为他所

中伤。如是，比丘！金刚三昧威德如是。今舍利弗得此三昧，舍利弗比丘多游二处：空三昧、金刚三昧。是故，诸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金刚三昧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当教汝，如舍利弗比丘，比丘智慧、大智、分别广智、无边智、捷疾之智、普游智、利智、甚深智、断智，少欲知足、闲静勇猛、念不分散、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、解脱见慧成就、柔和无争、去恶辩了、忍诸言语、叹说离恶、常念去离、愍念生萌、然炽正法、与人说法无有厌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十千诸天入， 尽是梵迦夷，
 自归舍利弗， 于灵鹫山顶：
『归命人中上， 归命人中尊，
 我今不能知， 为依何等禅？』
 如是弟子花， 庄严佛道树，
 如天昼度园， 快乐无有比。」

「弟子华者，即是舍利弗比丘是。所以然者，此人则能庄严佛树。道树者，即如来是也；如来能覆盖一切众生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念勤加勇猛精进，如舍利弗比丘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放牛品第四十九第四分别诵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放牛儿成就十一法，牛群终不长益，亦复不能将护其牛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放牛人亦不别其色，不解其相，应摩刷而不摩刷，不覆护疮痍，不随时放烟，不知良田茂草处，不知安隐之处，亦复不知渡牛处所，不知时宜，若[声-耳+牛]牛时不留遗余尽取[声-耳+牛]之，是时诸大牛可任用者不随时将护。是谓，比丘！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，终不能长养其牛，将护其身。

「今此众中比丘亦复如是，终不能有所长益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比丘不别其色，不晓其相，应摩刷而不摩刷，不覆护疮痍，不随时放烟，不知良田茂草处，不知渡处，亦复不知安隐之处，不知时宜，食不知留遗余，诸长老比丘亦不敬待。

「云何比丘不知色？于是，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皆悉不知。如是比丘不别其色。

「云何比丘不别其相？于是，比丘不知行愚，亦不知行智，如实而不知。如是比丘不别其相。

「云何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便起色想，有诸乱念，又且不守护眼根，以不善摄念，造众殃鬻，不守护眼根；如是，比丘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起诸乱想，亦不守护意根，不改其行。如是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。

「云何比丘不覆护疮？于是，比丘起欲想而不舍离，亦不除去其念；若起瞋想、杀害想，起诸恶不善想，终不舍之。如是比丘不覆护疮。

「云何比丘不随时起烟？于是，比丘所讽诵法，不随时向人说。如是比丘不随时放烟。

「云何比丘不知良田茂草？于是，比丘不知四意止，如实而不知。如是比丘不知良田茂草处。

「云何比丘不知渡处？于是，比丘不别贤圣八品道，如是比丘不知渡处。

「云何比丘不知所爱？于是，比丘于十二部，契经、祇夜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本末、方等、譬喻、生经、说、广普、未曾有法。如是比丘不知所爱。

「云何比丘不知时宜？于是，比丘便往轻贱家、博戏家。如是比丘不知时宜。

「云何比丘不留遗余？于是，比丘有信梵志、优婆塞往而请之，然诸比丘贪着饮食不知止足。如是比丘不留遗余。

「云何比丘不敬长老诸高德比丘？于是，比丘不起恭敬之心向诸有德人，如是比丘多有所犯。是谓比丘不敬长老。若有比丘成就十一法，终不能于此法中多所饶益。

「若复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，能拥护其牛，终不失时，有所饶益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牧牛人知其色，别其相，应摩刷而摩刷，覆护疮痍，随时而起烟，知良田茂草处，知渡要处，爱其牛，分别时宜，亦知性行，若[声-耳+牛]牛时知留遗余，亦复知随时将护可任用者。如是牧牛人将护牛。如是，比丘！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，不失时节者，终不可沮坏。

「如是，比丘若成就十一法者，于此现法中多所饶益。云何十一法？于是，比丘知色，知相，知摩刷，知覆护疮，知起烟，知良田茂草处，知所爱，知择道行，知渡处，知食止足，知敬奉长老比丘，随时礼拜。

「云何比丘而知色？于是，比丘知四大色，亦知四大所造色。是谓比丘知色。

「云何比丘知相？于是，比丘知愚相，知智相，如实而知之。如是比丘知相。

「云何比丘知摩刷？于是，比丘若欲想起，念知舍离，亦不殷勤，永无欲想；若恚想、害想，及诸恶不善想起，念知舍离，亦不殷勤，永无恚想。如是比丘为知摩刷。

「云何比丘知覆护疮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不起色想，亦不染着而净眼根，除去愁忧恶不善法，心不贪乐，于中而护眼根；如是，比丘若耳闻声，鼻嗅

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不起识想，亦不染着而净意根。如是比丘知覆护疮。

「云何比丘知起烟？于是，比丘所从闻法广与人说。如是比丘为知起烟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处？于是，比丘贤圣八品道如实知之。是谓比丘知良田茂草处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所爱？于是，比丘若闻如来所说法宝，心便爱乐。如是比丘为知所爱。」

「云何比丘择道行？于是，比丘于十二部经择而行之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本末、方等、譬喻、生经、说、广普、未曾有法。如是比丘知择道行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渡处？于是，比丘知四意止。是谓比丘知渡处。」

「云何比丘知食止足？于是，比丘有信梵志、优婆塞来请者，不贪饮食，能自止足。如是比丘为知止足。」

「云何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？于是，比丘恒以身、口、意善行，向诸长老比丘。如是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。如是。若成就十一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牧牛不放逸， 其主获其福，
六牛六年中， 展转六十牛。
比丘戒成就， 于禅得自在，
六根而寂然， 六年成六通。」

「如是。比丘！若有人能离此恶法，成后十一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必能有所成长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比丘！戒成就，三昧成就，智慧成就，解脱成就，解脱见慧成就，诸根寂静，饮食知止足，恒修行共法，亦知其方便，分别其义，不着利养。如是，比丘！若成就此十一法者，堪任长养。所以然者，一切诸行正有十一法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何以故，正有十一法无有出者。云何为十一？」

「所谓阿练若：乞食，一处坐，一时食，正中食，不择家食，守三衣，坐树下，露坐闲静之处，着补纳衣，若在冢间。是谓，比丘！有人成就此十一法，便能有所至。我今复重告汝，若有人十一年中学此法，即于现身成阿那含，转身便成阿罗汉。诸比丘！且舍十一年，若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年学此法者，便成二果：若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且舍十二月，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，彼比丘必成二果：若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所以然者，十二因缘皆出十一法中。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」

「我今教诸比丘，当如迦叶比丘之比，设有人行谦苦之法，此行难及。所以然者，迦叶比丘成就此十一法。当知过去多萨阿竭成等正觉，亦成就此十一苦法。今迦叶比丘，皆愍念一切众生，若供养过去诸声闻，后身方当乃得受报，设供养迦叶者，现身便受其报；设我不成无上等正觉，后当由迦叶成等正觉。由此因缘故，迦叶比丘胜过去诸声闻，其能如迦叶比丘者，此则上行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三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佛与无数众生，前后围遶而为说法。尔时，舍利弗将众多比丘而经行。大目干连及大迦叶、阿那律、离越、迦旃延、满愿子，优波离、须菩提、罗云、阿难比丘，各各将众多比丘自相娱乐。提婆达兜亦复将众多比丘而自经行。

尔时，世尊见诸神足弟子，各将其众而自经行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人根情性各各相似，善者与善共并，恶者与恶共并，犹如乳与乳相应，酥与酥相应，粪除屎溺各自相应。此亦如是，众生根源所行法则各自相应，善者与善相应，恶者与恶相应。汝等颇见舍利弗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此诸人皆智慧之士。」

又告比丘：「汝等颇见目连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见迦叶将诸比丘而经行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上士皆是十一头陀行法之人也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见阿那律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贤士皆天眼第一。」

又问：「颇见离越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诸人皆是入定之士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迦旃延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上士皆是分别义理之人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满愿子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诸贤士皆是说法之人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优波离将诸比丘而经行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人皆是持禁律之人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须菩提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罗云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贤士皆是戒具足士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阿难比丘不乎？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此诸贤士皆是多闻第一，所受不忘。」

又问：「汝等颇见提婆达兜比丘将诸人而经行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见之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诸人为恶之首，无有善本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颂：

「莫与恶知识， 与愚共从事，
当与善知识， 智者而交通。
若人本无恶， 亲近于恶人，
后必成恶因， 恶名遍天下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弟子三十余人，闻世尊说此偈已，便舍提婆达兜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求改重罪，又白世尊：「我等愚惑不识真伪，舍善知识，近恶知识，唯愿世尊当见原恕，后更不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听汝悔过，改往修来，勿复更犯。」尔时，提婆达兜弟子承世尊教诫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妙义，克己行法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梵行。尔时，诸比丘皆得阿罗汉。

「比丘当知，众生根源皆自相类，恶者与恶相从，善者与善相从，过去将来众生根源，亦复如是，以类相从，犹如以净与净相应，不净者与不净相应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学与净相应；净，去离不净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四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象舍利弗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尔时，阿难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渐渐至象舍利弗家。尔时，象舍利弗冯两女人肩上，阿难遥见已，便怀愁忧不欢之想。象舍利弗见阿难已，极怀惭愧，独处而坐。

尔时，阿难乞食周讫，还出城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向入城乞食，渐渐至象舍利弗家，见扶两妇人肩上，当见之时，甚怀愁忧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见已，为生何意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我念象舍利弗精进多闻，性行柔和，长与诸梵行之人说法无厌足。云何如今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？时我见已，甚怀愁忧，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，威德无量。自念我昔曾见与释提桓因共论。云何今日习欲为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是。阿难！如汝所言，但非阿罗汉。夫阿罗汉者，终不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但今，阿难！勿怀愁悒，象舍利弗却后七日，当来至此间，尽有漏成无漏行。然此象舍利弗，宿行所牵，故致此耳。今行具满，当尽有漏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却后七日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，退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听在末行，修沙门行。」尔时，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门，寻于坐上得阿罗汉。

尔时，象舍利弗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有梵志便生斯念：「此诸释种子，无处不有，无处不遍，又遏绝我等所行呪术。吾今当向城中人民说此沙门瑕愆。」尔时，此梵志语城中人民曰：「汝等诸人颇见象舍利弗乎？昔日自称言是阿罗汉，中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，与五欲相娱乐；今复更作沙门，家家乞食，佯现贞廉，观诸妇人，兴欲情想，还至园中，思惟女色不去心首，亦如乏驴，不任负馱，寂然卧住。此释种子亦复如是，佯现乞食，观诸女色，思惟狡计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闻此梵志有恶声响，便生此念：「此人极为愚痴，兴嫉妬心；见他得利养，起慳嫉心；若已得利养，便怀欢喜，至白衣家主行诽谤。吾今当制令不为恶，无令此人受罪无量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飞在空中，告梵志曰：

「无眼无巧便， 兴意谤梵行，
自造无益事， 久受地狱苦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说此偈已，便自退还，还归所在。

是时，城中人民闻梵志诽谤，又闻象舍利弗说偈，各生斯念：「若当如梵志语者，然后现神足难及；又我等见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」是时，众多人民

各各相将至象舍利弗所，头礼足下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人民问象舍利弗曰：「颇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？」

象舍利弗报曰：「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」

是时，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「阿罗汉颇由本缘而犯戒乎？」

象舍利弗报言：「以得阿罗汉，终不犯戒。」

诸人民复白言：「在学地之人，由本缘故而犯戒乎？」

象舍利弗报言：「有。若住学地之人，由本缘故而犯禁戒。」

时，诸人民复言：「尊者先以是阿罗汉，复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，于五欲自相娱乐；今复出家学道，本先有神足，今何故乃尔？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便说此偈：

「游于世俗禅， 至竟不解脱，
不得灭尽迹， 复习于五欲。
无薪火不燃， 无根枝不生，
石女无有胎， 罗汉不受漏。」

尔时，诸人民复问象舍利弗曰：「尊先非罗汉乎？」

象舍利弗报曰：「我先非罗汉也。诸居士当知，五通与六通，各各差别，今当说十一通。夫五通仙人欲爱已尽，若生上界，复来堕欲界。六通阿罗汉如来弟子者，得漏尽通，即于无余涅盘界而般涅盘。」

时，诸人民复白言：「我等观察舍利弗所说，世间无有阿罗汉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」

时，象舍利弗报曰：「如是。如汝所言，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者。有十一法，阿罗汉所不习者。云何为十一？漏尽阿罗汉终不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；漏尽阿罗汉终不习不净行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杀生；漏尽阿罗汉终不盗；漏尽阿罗汉食终不留遗余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妄语；漏尽阿罗汉终不群类相佐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吐恶言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有狐疑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恐

惧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受余师，又不更受胞胎。是谓，诸贤士！漏尽阿罗汉终不处十一之地。」

尔时，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「我等闻尊者所说，观外道异学，如观空瓶而无所有，今察内法如似蜜瓶，靡不甘美，今如来正法亦复如是。今彼梵志受罪无量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飞在虚空，结加趺坐，便说此偈：

「不解彼此要， 习于外道术，
彼此而鬪乱， 智者所不行。」

尔时，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「所说过多，实为难及，犹盲者得眼，耳聋者得听。今尊者所说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而说法教。我等今日自归如来、法及比丘僧，唯愿尊者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复杀生。」

尔时，象舍利弗与诸人民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，各从坐起，礼足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闻梵志谤象舍利弗，然无所至，尚不能熟视象舍利弗，况与共论！即往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夫论平等阿罗汉，当说象舍利弗是也。所以然者，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罗汉，昔所传罗汉名者今日已获，世俗五通非真实行，后必还失；六通者是真实行。所以然者，此象舍利弗先有五通，今获六通。汝亦当学及象舍利弗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今当说因缘之法，善思念之，修习其行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名为因缘之法？所谓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忧、悲、苦、恼、不可称计。如是成此五阴之身。

「彼云何名为无明？所谓不知苦，不知习，不知尽，不知道，此名为无明。

「彼云何名为行？所谓行者有三种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是谓为行。

「彼云何名为识？所谓六识身是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是谓为识。

「云何名为名？所谓名者，痛、想、念、更乐、思惟，是为名。彼云何为色？所谓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。色异、名异、故曰名色。

「彼云何六入？内六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，是谓六入。

「彼云何名为更乐？所谓六更乐身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更乐，是谓名为更乐。

「彼云何为痛？所谓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乐痛、苦痛、不苦不乐痛，是谓名为痛。

「彼云何名为爱？所谓三爱身是也。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。云何为受？所谓四受是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受、见受、戒受、我受，是谓四受。

「彼云何为有？所谓三有。云何为三？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名为有。

「彼云何为生？所谓生者，等具出家，受诸有，得五阴，受诸入，是谓为生。

「彼云何为老？所谓彼彼众生，于此身分，齿落发白，气力劣竭，诸根纯熟，寿命日衰，无复本识，是谓为老。

「云何为死？所谓彼彼众生，展转受形，身体无熅，无常变易，五亲分张，舍五阴身，命根断坏，是谓为死。比丘当知，故名为老、病、死。此名为因

缘之法，广分别其义。诸佛如来所应施行起大慈哀，吾今已办。当念在树下露坐，若在冢间，当念坐禅，勿怀恐难。今不精勤，后悔无益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如来与诸比丘说甚深缘本，然我观察无甚深之义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止！止！阿难！勿兴此意。所以然者，十二因缘者极为甚深，非是常人所能明晓。我昔未觉此因缘法时，流浪生死，无有出期。又复，阿难！不但今日汝言因缘不甚深，昔日已来言不甚深也。所以然者，乃昔过去世时，有须焰阿须伦王窃生此念，欲捉日月，出大海水，化身极大，海水齐腰。」

「尔时，彼阿须伦王有几名拘那罗，自白其父：『我今欲于海水沐浴。』须焰阿须伦报曰：『莫乐海水中浴。所以然者，海水极深且广，终不堪任海水中浴。』时，拘那罗白言：『我今观水齐大王腰，何以故复言甚深？』是时，阿须伦王即取儿着大海水中。尔时，阿须伦儿足不至水底，极怀恐怖。尔时，须焰告其子曰：『我先勅汝，海水甚深，汝言无苦。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，非汝所能欲洗。』」

「尔时须焰阿须伦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须焰者即我身是也。尔时阿须伦儿，即汝身是也。尔时海水甚深，汝言无苦；今复言十二因缘甚深之法，汝复言无是甚深。其有众生不解十二缘法，流转生死，无有出期，皆悉迷惑，不识行本，于今世至后世，从后世至今世，永在五恼之中，求出甚难。我初成佛道，思惟十二因缘，降伏魔官属，以除无明而得慧明，诸闇永除，无尘垢，又我，阿难！三转十二说此缘本时，即成觉道。以此方便，知十二缘法极为甚深，非常人所能宣畅。如是，阿难！当念甚深，奉持此十二因缘之法，当念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梵志，名曰施罗，备知诸术，外道异学经籍所记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练，又复教授五百梵志童子。又彼城中有异学之士，名曰翅宁，多有所知，为频毘娑罗王所见爱敬，随时供养给与梵志所须之施。

尔时，如来名称远布，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度人无量，出现世间。是时，翅宁梵志兴此念：「如来名号甚为难闻，今我欲往问讯，亲近礼敬。」是时，翅宁梵志便往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「沙门瞿昙！为姓何等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吾姓刹利。」

梵志问曰：「诸婆罗门各有此论：『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』或言：『姓白。』或言：『姓黑。』婆罗门自称言：『梵天所生。』今，沙门瞿昙！欲何等论说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梵志当知，其有婚姻嫁娶，便当求豪贵之姓。然我正法之中，无有高下、是非之名姓也。」

梵志复白言：「云何，瞿昙！生处清净，然后法得清净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用法清净，生处清净为乎？」

梵志又曰：「诸婆罗门各兴此论：『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』或言：『姓白。』或言：『姓黑。』婆罗门自称言：『梵天所生。』」

佛告梵志：「若当刹利女适婆罗门家，设生男儿者，当从何姓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彼当言婆罗门种。所以然者，由父形故，得有此儿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若复婆罗门女出适刹利家，生男儿者，彼当从何姓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彼人当是刹利种。所以然者，由父遗形故，得有此儿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熟自思惟，然后报吾。汝今所说前与后皆不相应。云何，梵志！设驴从马后生驹者，当言是马？为是驴也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如此之类当言驴马。所以然者，由驴遗形故，得此驹也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熟思惟，然后报吾。汝今所说前后不相应。汝前所说刹利女出适婆罗门家，若生儿者，便言婆罗门种；今驴逐马生驹者，便言驴马。将不违前语乎？设复，梵志！若马逐驴生驹者，名之云何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当名为马驴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云何，梵志！马驴、驴马岂复有异乎？若复有人言宝一斛，复有人言一斛宝，此二义岂有异乎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此是一义。所以然者，宝一、一宝此义不异也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云何马驴、驴马此非一义乎？」

梵志报言：「今，沙门瞿昙！虽有斯言，然婆罗门自称言：『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』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先称誉其母，后复叹说其父。若复父亦是婆罗门种，母亦是婆罗门种，后生二儿，彼时其中一儿，多诸技术，无事不览，第二子者了无所知。是时，父母为敬待何者？为当敬待有智者？为当敬待无所知者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其父母应当敬待高德聪明者，不应敬待无有智者。所以然者，今此一子无事不了，无事不闲，正应敬待此子，不应敬待无智之子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若彼二子，一聪明者，便复兴意作杀、盗、淫泆十恶之法；彼一子不聪明者，守护身、口、意行，十善之法一无所犯。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彼父母应当敬待行十善之子，彼行不善之人复敬待为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先叹其多闻，后叹其戒。云何，梵志！若复有二子，一子父专正，母不专正；一子父不专正，母专正。彼子若母正、父不正者，无事不闲，博知经术。第二子父正、母不正者，既不博学，但持十善。然其父母应当敬待何者？为当敬待母净父不净者？为当敬待父净母不净者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应当敬待母净之子。所以然者，由知经书，博诸伎术故。所谓第二子父净母不净，虽复持戒而无智慧，竟何所至？有闻则有戒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前叹说父净，不叹说母净；今复叹说母净，不叹说父净。先叹闻德，后叹禁戒；复叹说戒，后方说闻。云何，梵志！若彼二梵志子，其中一子多闻博学，兼持十善；其第二子既有智慧，兼行十恶。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应当敬父净、母不净之子。所以然者，由其博览诸经，晓诸技术，由父净生得此子，兼行十善，无所触犯，一切具足诸德本故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汝本说其姓，后说其闻，不说其姓；后复说戒，不说闻，后复说其闻，不说其戒。汝今叹说父母闻、戒，岂不违前言乎？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沙门瞿昙！虽有斯言，然婆罗门自称言：『我姓最豪贵，无有出者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诸有嫁娶之处则论姓，然我法中无有此义。汝颇闻边国远邦及余边地人乎？」

梵志报曰：「唯然，闻之，有此诸人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彼土人民有二种之姓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人，二者奴，此二姓亦复不定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不定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或作人，后作奴；或作奴，后作人。然众生之类，尽同一类而无若干。若复，梵志！天地败毁，世间皆空。是时，山河石壁草木之徒，皆悉烧尽，人亦命终。若天地还欲成时，未有日月年岁之限。尔时，光音天来至此间。是时，光音天福德稍尽，无复精光，展转相视，兴起欲想。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，欲意少者成男子。展转交接，便成胞胎。由此因缘，故最初有人，转生四姓，流布天下。当以此方便知，人民尽出于刹利种。」

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「止，瞿昙！如偻者得申，盲者得眼目，冥者得见明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与我说法。我今自归沙门瞿昙，唯愿与我说法，听为优婆塞。」

尔时，梵志复白世尊：「唯愿如来当受我请，将诸比丘众当至我家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时，梵志见佛默然受请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还至家中，办具饮食，敷诸坐具，香汁洒地，普自吐言：「如来当于此坐。」

尔时，施罗梵志将五百弟子，至翅宁梵志家，遥见彼家敷好坐具，见已，问翅宁梵志：「汝今欲与男女嫁娶？为欲请摩竭国频毘娑罗王乎？」

翅宁梵志报曰：「我亦不请频毘娑罗王，亦无嫁娶之事。我今欲施設大福业。」

施罗梵志问曰：「愿闻其意，欲施何福业？」

尔时，梵志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自陈姓名。「施罗当知，有释种子出家学道，成无上至真·等正觉。我今请佛及比丘僧，是故办具种种坐具耳。」

是时，施罗梵志语翅宁梵志：「汝今言佛乎？」

报曰：「吾今言佛。」

又问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今乃闻佛音响，如来竟为所在？吾欲见之。」

翅宁报曰：「今在罗阅城外竹园中住，将五百弟子自相娱乐，欲往见者，宜知是时。」

此梵志即将五百弟子，往至佛所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施罗梵志便生此念：「沙门瞿昙为端正，身作黄金色。我等经籍亦有斯言：『如来出世之时，实不可遇，犹如优昙钵花时时乃现。若成就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当趣二处：若在家者当作转轮圣王，七宝具足；若出家学道者，必成无上道，为三界世佑。』我今欲观佛三十二相。」尔时，梵志唯见三十相，而不覩二相，起狐疑犹豫，不见广长舌、阴马藏。

尔时，施罗梵志即以偈问曰：

「吾闻三十二， 大人之相好，
今不见二相， 竟为在何所？
贞洁阴马藏， 其相甚难喻，

颇有广长舌， 舐耳覆面不？
愿出广长舌， 使我无狐疑，
又使我见之， 永无疑结网。」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放牛品第四十九今分品

尔时，世尊即吐舌，左右舐耳，还复缩之。尔时，世尊即入三昧，使彼梵志见阴马藏。

时，梵志见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尔时，施罗梵志白佛言：「我今婆罗门，沙门刹利种；然沙门、婆罗门皆同一道，求一解脱。唯沙门听，我等有得同一道乎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有此见。」

梵志报曰：「我有斯见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汝当兴意向一解脱，所谓正见是也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正见即是一解脱，复更有解脱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！更有解脱得涅槃界，其事有八，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是谓，梵志！八种之道，得至涅槃。」

尔时，梵志白佛言：「颇有此众生知此八种道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非一百千。梵志当知，无数百千众生知此八种之道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颇复有此众生不解此八种之道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有此众生其不解者，非一人也。」

梵志白佛言：「颇复有众生不得此法乎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有此众生不得道，如此之人十一种。云何为十一？所谓奸伪、恶语、难谏、无反复、好憎性、害父母、杀阿罗汉、断善根善事、反为恶、计有我、起恶念向如来，是谓，梵志！十一之人不能得此八种之道。」

当说此八种道时，时彼梵志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施罗梵志告五百弟子曰：「汝等各所好者，各自诵习，吾欲于如来所，善修梵行。」

诸弟子白曰：「我等亦复欲出家学道。」

尔时，梵志及五百弟子各各长跪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听出家学道。」

佛告诸梵志：「善来，比丘！于如来所善修梵行，渐尽苦原。」

如来说此语时，五百梵志即成沙门。尔时，世尊渐与五百说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，如诸佛世尊常说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，世尊广与诸人说之。时五百人诸漏永尽，得上人法。

尔时，翅宁梵志又白：「时到，唯愿屈神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施罗等五百比丘：「汝等各着衣持钵。」

千比丘围绕，至城中梵志所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翅宁梵志见五百婆罗门皆作沙门，即语之曰：「善哉！诸人，趣道之要，莫复是过。」

尔时，施罗比丘为翅宁说此偈曰：

「此外更无法， 能胜此要者，
如此之比像， 善者无过是。」

尔时，翅宁梵志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小留神待时！正尔，更办饮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所办饮食，但时贡之，勿惧不足。」

是时，翅宁梵志欢喜无量，躬自行食，供养佛及比丘僧。尔时，世尊饭食已讫，除去食器，以若干种华，散佛、比丘僧上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，男女大小尽求作优婆塞。」

尔时，梵志妇怀妊，妇人白佛言：「我有娠，亦不知是男，是女耶？亦复自归如来，听为优婆夷。」

尔时，如来与诸大众说微妙之法，即于座上而说此偈：

「快哉斯福报， 所愿必得果，
 渐至安隐处， 永无忧厄患。
 死得生天上， 设使诸魔天，
 亦复不能使， 为福者堕罪。
 彼亦求方便， 贤圣之智慧，
 当尽于苦本， 长离去八难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翅宁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！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恒一坐而食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强盛；汝等比丘，亦当一食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强盛，得修梵行。」

尔时，跋提婆罗白世尊言：「我不堪任而一食。所以然者，气力弱劣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若汝至檀越家，一分食之，一分持还家。」

跋提婆罗白佛言：「我亦不堪行此法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听汝坏斋，通日而食。」

跋提婆罗白佛言：「我亦不堪任施行此法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不报。

尔时，迦留陀夷向暮日入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尔时极为闇冥。时优陀夷渐渐至长者家，又彼长者妇怀妊，闻沙门在外乞食，即自持饭出惠施之。然优陀夷颜色极黑，又彼时天欲降雨，处处掣电。尔时，长者妇出门见沙门颜色极黑，实时惊怖乃呼：「是鬼。」自便称唤：「咄哉！见鬼。」实时伤胎，儿寻命终。是时，迦留陀夷寻还精舍，愁忧不欢，坐自思惟，悔无所及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如此之恶声：「沙门释种子呪堕他子。」其中男女各相谓言：「今诸沙门！行无节度，食不知时，如在家白衣，有何等异？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诸人民各论此理：「沙门释种子不知节度，行来无忌。」其中，持戒比丘戒完具者，亦自怨责：「实非我等之宜，食无禁限，行无时节，实是我等之非也。」各共相将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佛告一比丘：「汝往唤迦留陀夷使来。」

是时，彼比丘受佛教已，即往唤优陀夷。时优陀夷闻佛见呼，即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优陀夷曰：「汝审昨日暮入城乞食，至长者家，使长者妇胎堕乎？」

优陀夷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佛告优陀夷：「汝何故不别时节，又复欲雨而入城乞食；此非汝宜，然是族姓子出家学道而贪着于食。」

尔时，优陀夷即从坐起，白世尊言：「自今之后，不敢复犯，唯愿世尊听受忏悔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速打撻椎，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。」

阿难受佛教已。即集诸比丘集在讲堂，前白佛言：「诸比丘已集，世尊！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世尊即往讲堂，在中央坐，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久远诸佛世尊皆一坐而食，诸声闻等亦一坐而食，正使将来诸佛及弟子众，亦当一坐而食。所以然者，此是行道之要法，应当一坐而食。若能一坐而食，身体轻便，心得开解；心已得解，得诸善根；已得善根，便得三昧；已得三昧，如实而知之。云何如实而知之？所谓苦谛如实而知之；苦习谛如实而知之；苦尽谛如实而知之；苦出要谛如实而知之。汝等族姓子已出家学道，舍世八业，而不知时节，如彼贪欲之人有何差别？梵志别有梵志之法，外道别有外道之法。」

是时，优波离白世尊言：「过去如来、将来诸佛，皆一坐而食，唯愿世尊当与诸比丘限时而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如来亦有此智，但未犯者，要眼前有罪，乃当制限耳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专一坐而食，汝等亦当一坐而食。今汝日中而食，不得过时。汝等亦当学乞食之法。云何比丘学乞食之法？于是，比丘！趣以支命，得亦不喜，不得亦不忧；设得食时，思惟而食，无有贪着之心，但欲使此身趣得存形，除去旧痛，更不造新，使气力充足。如是，比丘！名为乞食。汝等比丘，应当一坐而食。」

「云何比丘一坐而食？起则犯食，更不应食。如是，比丘！名为一坐而食。汝等比丘亦当应得食而食之。云何比丘得而食之？于是，比丘！以得食已，更复有为齐此于？以食更得者不应复食。如是，比丘！得食而食之。汝等比丘，亦当应着三衣，应坐树下，坐闲静处，应露坐苦行，应着补纳衣，应在冢间，应着弊恶之衣。所以然者，叹说少欲之人。我今教汝等，当如迦叶比丘。所以然者，迦叶比丘自行头陀十一法，亦复教人行此要法。我今教诫汝等，当如面王比丘。所以然者，面王比丘着弊坏之衣，不着校饰。是谓，比丘！我之教诫，当念修习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跋提波罗及经三月不至世尊所。尔时，阿难临三月初，至跋提婆罗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「今诸众僧皆补纳衣裳。如是如来当人间游行，今不往者，后悔无益。」

是时，阿难将跋提婆罗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并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听我忏悔，自今已后，更不犯之。如来制禁戒，然我不受之，唯愿垂恕。」如是再三。

是时，佛告曰：「听汝悔过，后莫复犯。所以然者，我自念生死无数，或作驴、骡、骆驼、象、马、猪、羊，以草养此四大形；或在地狱中，以热铁丸噉之；或作饿鬼，恒食脓血；或作人形，食此五谷；或作天形，食自然甘露。无数劫中，形命共竞，初无厌足。优波离当知，如火获薪，初无厌足，如大海水，吞流无足。今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贪食无厌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生死不断绝， 皆由贪欲故，
怨憎长其恶， 愚者之所习。」

「是故，跋提婆罗，当念少欲知足，无起贪想，兴诸乱念。如是，优波离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跋提婆罗闻如来教诫已，在闲静之处，而自克责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者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而知。尔时，跋提婆罗即成阿罗汉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弟子中第一声闻多饮食者，所谓吉护比丘是也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鸯艺村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诸人民皆称汝等为沙门。设复问：『汝等是沙门乎？』汝等亦言：『是沙门。』吾今告汝，沙门之行、婆罗门之行，汝等当念修习，后必成果，如实不异。所以然者，有二种沙门：有习行沙门，有誓愿沙门。」

「彼云何名为习行沙门？于是，比丘行来、进止、视瞻、容貌、着衣、持钵，皆悉如法，不着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但持戒精进，不犯非法，等学诸戒，是谓名为习行沙门。」

「彼云何名誓愿沙门？于是，或有比丘威仪、戒律、出入、进止、行步、容貌、视瞻、举动，皆悉如法，尽有漏成无漏，于现法中身得证而自游化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名誓愿沙门。是谓，比丘！二种沙门。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彼云何名为沙门法行，婆罗门法行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于是，比丘饮食知足，昼夜经行，不失时节，行诸道品。

「云何比丘诸根寂静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，不起想着，兴诸乱念，于中眼根而得清净，除诸恶念，不念不善之法。若耳闻声、鼻臭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不起想着，兴诸乱念，于意根而得清净。如是，比丘根得清净。」

「云何比丘饮食知足？于是，比丘量腹而食，不求肥白，但欲使此身趣存而已，除去故痛，新者不生，得修梵行。犹如男女身生疮痍，随时以膏涂疮，常欲使疮愈故。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量腹而食，所以以膏膏车者，欲致远故，比丘量腹而食者，欲趣存命故也。如是，比丘饮食知足。」

「云何比丘恒知景寤？于是，比丘初夜、后夜恒知景寤，思惟三十七道之法。若昼日经行，除去恶念诸结之想，复于初夜、后夜经行，除去恶结不善之想，复于中夜右肋着地，以脚相累，唯向明之想，复于后夜，出入经行，除去不善之念。如是，比丘知时景寤。如是，阿难！此是沙门要行。」

「彼云何名婆罗门要行？于是，比丘苦谛如实知之，苦习、苦尽、苦出要如实而知之，后以解此欲漏心、有漏心、无明漏心而得解脱，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，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此名为婆罗门要行之法。阿难当知，此名为要行之义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「沙门名息心， 诸恶永已尽，
 梵志名清净， 除去诸乱想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沙门法行、婆罗门法行，当念修行。其有众生行此诸法，然后乃称为沙门。复以何故名为沙门？诸结永息故名为沙门。复以何故名为婆

罗门？尽除愚惑之法故名为梵志；亦名为剃利。复以何故名剃利？以其断淫、怒、痴故名为剃利；亦名为沐浴。以何故名为沐浴？以其洗二十一结故名为沐浴。亦名为觉。以何故名为觉？以其觉了愚法、慧法故名为觉。亦名为彼岸。以何等故名为彼岸？以其从此岸至彼岸故名为彼岸。阿难！能行此法者，然后乃名为沙门、婆罗门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。」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毘罗越尼拘留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王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提婆达兜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听我道次得作沙门。」

佛告提婆达兜：「汝宜在家分檀惠施。夫为沙门，实为不易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复再三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听在末行。」

佛复告曰：「汝宜在家，不宜出家修沙门行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便生此念：「此沙门怀嫉妬心，我今宜自剃头，善修梵行。何用是沙门为？」是时，提婆达兜即自退归，自剃须发，着袈裟，自称言：「我是释种子。」

尔时，有一比丘名修罗陀，头陀行乞食，着补纳衣，五通清彻。是时，提婆达兜往至彼比丘所，头面礼足，前言：「唯愿尊者当与我说教，使长夜而获安隐。」

是时，修罗陀比丘即与说威仪礼节，思惟此法，舍此就彼。是时，提婆达兜如彼比丘教而不漏失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比丘言：「唯愿尊者当与我说神足道，我能堪任修行此道。」

尔时，比丘复与说神足之道：「汝今当学心意轻重；已知心意轻重，复当分别四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之轻重；已得知四大轻重，便当修行自在三昧；已行自在三昧，复当修勇猛三昧；已行勇猛三昧，复当修行心意三昧；已行心意三昧，复当行自戒三昧；已修行自戒三昧，如是不久便当成神足道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受师教已。自知心意轻重，复知四大轻重，尽修诸三昧，无所漏失，尔时不久便成神足之道。如是无数方便作变无量。尔时，提婆达兜名声流布四远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神足力，乃至三十三天，采取种种优钵莲花、拘牟头华，奉上阿闍世太子，又告之曰：「此花是三十三天所出，释提桓因遣来奉上太子。」

尔时，王太子见提婆达兜神足如是，便随时供养，给其所须。太子复作是念：「提婆达兜神足极为难及。」时，提婆达兜复自隐形，作小儿身，在王太子膝上。时，诸嫖女各作斯念：「此是何人，为是鬼耶？为是天耶？」语言未竟，便复化身，还复如故。是时，王太子及诸宫人皆称言：「此是提婆达兜。」即给与所须，又传此言：「提婆达兜名德不可具记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已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「提婆达兜者极大神足，能得衣裳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等勿兴此意，着提婆达兜利养，又莫钦羨彼神足之力，彼人即当以此神足，堕坠三恶道，提婆达兜所获利养，及其神足当复耗尽。所以然者，提婆达兜自当造身、口、意行。」

尔时，复兴此念：「沙门瞿昙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门瞿昙有所知，我亦有所知，沙门瞿昙姓贵，我亦姓贵；若沙门瞿昙现一神足，我当现二；沙门现二，我当现四；彼八我十六；彼十六我三十二；随其沙门所现变化，我当转倍。」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有此语，五百余比丘至提婆达兜所，及五百比丘受太子供养。

时，舍利弗、目干连自相谓言：「我等共到提婆达兜所，听彼说法为何论说？」即共相将至提婆达兜所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遥见舍利弗、目干连来，即告诸比丘：「此二人是悉达弟子。」甚怀欢悦。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诸比丘各兴此念：「释迦文佛弟子，今尽来向提婆达兜。」尔时，提婆达兜语舍利弗言：「汝今堪任与诸比丘说法乎？吾欲小息，又患脊痛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脚相累右肋卧，以其欢喜心故便睡眠。尔时，舍利弗、目干连见提婆达兜眠，即以神足接诸比丘，飞在空中而去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觉寤，不见诸比丘，极怀瞋恚，并吐斯言：「吾若不报怨者，终不名为提婆达兜也。」此是提婆达兜最初犯五逆恶。提婆达兜适生此念，实时失神足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「提婆达兜比丘极有神足，乃能坏圣众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提婆达兜不但今坏圣众，乃过去世时恒坏圣众。所以然者，乃往过去时亦坏圣众，复兴恶念：『我要取沙门瞿昙杀之，于三界作佛，独尊无侣。』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语阿闍世王：「古昔诸人寿命极长，如今遂短，备王太子一旦命终者，则唐生于世间。何不取父王害之，绍圣王位？我当取如来害之，当得作佛。新王、新佛，不亦快哉。」

尔时，阿闍世王即便差守门人，取父王闭在牢狱，自立为王，治化人民。时，诸群庶各相谓言：「此子未生则是怨家之子，因以为名阿闍世王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见阿闍世王捡父王已，复兴此念：「吾要当取沙门瞿昙害之。」尔时，世尊在耆闍崛山一小山侧。尔时，提婆达兜到耆闍崛山，手擎大石长三十肘，广十五肘而掷世尊。是时，山神金毘罗鬼恒住彼山，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，实时伸手接着余处。

尔时，石碎一小片石，着如来足，实时出血。尔时，世尊见已，语提婆达兜曰：「汝今复兴意欲害如来，此是第二五逆之罪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复自思惟：「我今竟不得害此沙门瞿昙，当更求方便。」舍而去，至阿闍世所，启白王曰：「可饮黑象使醉，使害沙门。所以然者，此

象凶暴必能害此沙门瞿昙。若当沙门有一切智者，明日必不来入城乞食；若无一切智者，明日入城乞食，必当为此恶象所害也。」

尔时，阿闍世王即以醇酒饮象使醉，告令国中人民曰：「其欲自安惜己命者，明日勿复城中行来。」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国中男女大小四部之众，闻阿闍世王以酒饮象，欲害如来，皆共相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莫入罗阅城乞食！何以故？王阿闍世饮象使醉，欲害如来。」

佛告诸优婆塞：「夫等正觉终不为他人所害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虽闻斯言，犹故入城。尔时，恶象遥见世尊来，瞋恚炽盛，奔趣如来，欲得害之。然佛见象来，即说斯偈：

「象莫害于龙， 龙象出现难，
不以害龙故， 得生于善处。」

尔时，彼象闻如来说此偈已，即前长跪舐如来足。尔时，彼象即以悔过，心不自宁，即便命终，生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王阿闍世及提婆达兜见象已死，惨然不悦。提婆达兜语王曰：「沙门瞿昙已取象杀。」

王报之曰：「此沙门瞿昙有大神力，多诸伎术，乃能咒此龙象杀之。」

时，王阿闍世复作是说：「此沙门必威德具足，竟不为恶象所害。」

提婆达兜报言：「沙门瞿昙有幻惑之咒，能使外道异学皆悉靡伏，何况畜生之类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复作是念：「我今观察阿闍世王意欲变悔。」尔时，提婆达兜愁忧不乐，出罗阅城。

尔时，法施比丘尼遥见提婆达兜来，语提婆达兜曰：「汝今所造极为过差，今悔犹易，恐后将难。」

时，提婆达兜闻此语已倍复瞋恚，寻报之曰：「秃婢，有何过差，今易后难耶？」

法施比丘尼报曰：「汝今与恶共，并造众不善之本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炽火洞然，即以手打比丘尼杀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以害真人，往至己房，告诸弟子：「汝等当知，我今以兴意向沙门瞿昙。然其义理，不应以罗汉复兴恶意还向罗汉，吾今宜可向彼忏悔。」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此愁忧不乐，寻得重病。提婆达兜告诸弟子：「我无此力，得往见沙门瞿昙！汝等当扶我至沙门所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以毒涂十指爪甲，语诸弟子：「汝等舆我到彼沙门所。」尔时，诸弟子即舆将至世尊所。

尔时，阿难遥见提婆达兜远来，即白世尊言：「提婆达兜今来必有悔心，欲向如来求改悔过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提婆达兜终不得至世尊所。」

尔时，阿难再三复白佛言：「今此提婆达兜已欲来至求其悔过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恶人终不得至如来所，此人今日命根已熟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来至世尊所，语诸弟子：「我今不宜卧见如来，宜当下床乃见耳。」提婆达兜适下足在地，尔时地中有大火风起生，遶提婆达兜身。尔时，提婆达兜为火所烧，便发悔心于如来所，正欲称南无佛，然不究竟，这得称南无，便入地狱。

尔时，阿难以见提婆达兜入地狱中，白世尊言：「提婆达兜今日以取命终，入地狱中耶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提婆达兜不为灭尽至究竟处。今此提婆达兜兴起恶心向如来身，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」

尔时，阿难悲泣涕泪，不能自胜。佛告阿难：「汝何为悲泣乃尔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我今欲爱心未尽，未能断欲，故悲泣耳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如人自造行， 还自观察本，
善者受善报， 恶者受其殃。
世人为恶行， 死受地狱苦，
设复为善行， 转身受天禄。
彼自招恶行， 自致入地狱，
此非佛怨苦， 汝今何为悲？」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「提婆达兜身坏命终，为生何处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今此提婆达兜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，由其造五逆恶，故致斯报。」

尔时，阿难复重白佛：「如是，世尊！如圣尊教也。己身为恶，现身入地狱，所以我今悲泣涕泪者，由其提婆达兜不惜名号、姓族故，亦复不为父母、尊长，辱诸释种，毁我等门户。然提婆达兜现身入地狱，诚非其宜。所以然者，我等门族出转轮圣王位，然提婆达兜身出于王种，不应现身入地狱中。提婆达兜应当现身尽有漏，成无漏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此现身得受证果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；习真人迹，得阿罗汉，于无余涅槃果而般涅槃。何图持此现身入地狱中？提婆达兜在时有大威神，极有神德，乃能往至三十三天，变化自由，岂得斯人复入地狱乎？不审，世尊，提婆达兜在地狱中，为经历几许年岁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人在地狱中经历一劫。」

是时，阿难复重白佛言：「然劫有两种，有大劫、小劫，此人为应何劫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斯人当经历大劫。所谓大劫者，即贤劫，是尽劫数，行尽命终，还复人身。」

阿难白佛：「提婆达兜尽丧人根，遂复成就。所以然者，劫数长远，夫大劫者不过贤劫。」

尔时，阿难倍复悲泣哽噎不乐，复重白佛：「提婆达兜从阿鼻地狱出，当生何处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提婆达兜于彼命终，当生四天王上。」

阿难复问：「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于彼命终展转当生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。」

阿难复问：「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于是，提婆达兜从地狱终，生善处天上，经历六十劫中不堕三恶趣，往来天、人，最后受身，当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成辟支佛，名曰南无。」

尔时，阿难前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提婆达兜由其恶报，致地狱罪。为造何德，六十劫经历生死，不受苦恼，后复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弹指之顷善意，其福难喻，何况提婆达兜博古明今，多所诵习，总持诸法，所闻不忘。计彼提婆达兜昔所怨讎，起杀害心向于如来；复由曩昔缘报故，有喜悦心向于如来，由此因缘报故，六十劫中不坠堕三恶趣。复由提婆达兜最后命终之时，起和悦心，称南无故，后作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」

尔时，阿难即前礼佛，重自陈说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神所教。」

是时，大目干连前白佛言：「我今欲至阿鼻地狱中，与提婆达兜说要行，慰劳庆贺。」

佛告目连：「汝宜知之，勿复卒暴，专心正意，无兴乱想。所以然者，极恶行众生难雕、难成，然后乃堕阿鼻地狱中。又彼罪人不解人间音响，言语往来。」

尔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「我今所解六十四音，言语开通，我当以此音响，往语彼人。」

佛告目连：「汝宜知是时。」是时，阿难闻斯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

时，大目连前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即于佛前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即往至阿鼻地狱所。尔时，大目连当在阿鼻地狱上虚空中，弹指觉曰：「提婆达兜！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默然不应。时，诸狱卒语目连曰：「汝今为唤何者提婆达兜？」

狱卒复白：「此间亦有拘楼孙佛时提婆达兜，拘那含牟尼佛时提婆达兜，迦叶佛时提婆达兜，亦有在家提婆达兜，出家提婆达兜。汝今，比丘！正命何者提婆达兜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吾今所命，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兜，故欲相见。」

是时，狱卒手执铁叉，或执火焰，烧炙彼身，使令觉寤。尔时，提婆达兜身体火焰炽然，高三十肘，诸狱卒告曰：「汝今愚人何为眠寐？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众苦所逼，而报之曰：「汝等今日何所教勅？」

狱卒复语：「汝今仰观空中。」

寻随彼语，仰观虚空，见大目连结加趺坐，坐宝莲华，如日披云。提婆达兜见已，便说斯偈：

「是谁现天光， 如日披云出，
犹如金山聚， 永无尘秽污？」

尔时，目连复以偈报：

「我是释师子， 瞿昙之族末，
是彼次声闻， 名曰大目连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语目连曰：「尊者目连，何由故屈此间？此间众生造恶无量，难可开化。不作善根，命终之后来生此间。」

目连报曰：「我是佛使故来适此，欲相愍念？拔苦无本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闻佛音响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吐此言：「唯愿尊者以时敷演，如来世尊有何言教？更不记说恶趣之无乎？」

目连报曰：「提婆达兜！勿怀恐怖，地狱极苦无过斯处。彼释迦文佛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，愍念一切蜎飞蠢动，如母爱子，心无差别。以时演义，终不失叙，亦不违类所演过量。今神口所记，汝本兴起恶念欲害世尊，复教将余人，使趣无由；由此缘报，入阿鼻地狱中，当经历一劫，终无出期。尽其劫数，行尽命终，当生四天王上，展转当生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六十劫中不趣恶道，周流人、天之间，最后受身，还复人形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当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所以然者，由汝初死临断命时，称南无，故致斯号。今彼如来观此善言南无，故说名号，六十劫中作辟支佛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闻斯语已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复白目连：「如来所说言教，必然不疑，愍念群生，所济无量，大慈、大悲，兼化愚惑。设我今日以右肋卧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，心意专正，终无劳倦。」

尔时，目连复告提婆达兜曰：「汝今云何，苦痛叵有增损乎？」

提婆达兜报曰：「我身苦痛遂增无损，今闻如来见授名号，痛犹小损，盖不足言。」

目连问曰：「汝今所患苦痛之原，为像何类？」

提婆达兜报曰：「以热铁轮辘我身坏，复以铁杵[口*父]咀我形，有黑暴象蹋蹈我身，复有火山来镇我面，昔日袈裟化为铜鑠，极为炽然来着我体，苦痛之原，其状如斯。」

目连报曰：「汝颇自知罪过元本，受斯苦恼不乎？吾今一一分别，卿欲闻耶？」

提婆达兜白言：「唯然。时说。」

尔时，目连便说此偈：

「汝本最胜所， 坏乱比丘僧，
今以热铁杵， [口*父]捣汝形体。
然彼之大众， 第一声闻者，
鬪乱比丘僧， 今以热轮辄。
汝本教王放， 醇酒饮黑象，
今以群黑象， 蹋蹈汝形体。
汝本以大石， 遥掷如来足，
今以火山报， 烧汝无遗余。
汝本以手拳， 杀彼比丘尼，
今被热铜叶， 卷焦不得申。
行报终不败， 亦复不住空，
是故当劝勉， 离此诸恶元。」

「汝本提婆达兜所造元本，正谓斯耳。当自专意向佛如来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」

尔时，提婆达兜复白目连：「今寄目连，头面礼世尊足：『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』亦复礼拜尊者阿难。」

尔时，尊者大目干连放大神足，使阿鼻地狱苦痛休息。尔时，复说斯偈：

「皆称南无佛， 释师最胜者，
彼能施安隐， 除去诸苦恼。」

尔时，地狱众生闻目连说此偈已，六万余人行尽罪毕，即彼命终生四天王上。

尔时，目连即摄神足还至所在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目连白世尊曰：「提婆达兜问讯敬奉无量：『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』亦复问讯阿难！并作是说：『如来见记六十劫中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设我以右肋卧阿鼻地狱中，终不辞劳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目连，多所饶益，多所润及，愍念群盲，天、人得安，使诸如来、声闻渐至灭尽涅盘之处。是故，目连！常当勤加成就三法。所以然者，若当提婆达兜修行善法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者，彼人终身不贪利养，亦复不造五逆罪，入阿鼻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，夫人贪利养者，

亦有恭敬之心向于三宝，亦复不奉持禁戒，不具足身、口、意行，当贪专意身、口、意行。如是，目连，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目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有众生修行慈心解脱，广布其义，与人演说，当获此十一果报。云何为十一？卧安，觉安，不见恶梦，天护，人爱，不毒，不兵，水、火、盗贼终不侵枉。若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是谓，比丘！能行慈心，获此十一之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若有行慈心，亦无放逸行，
诸结渐渐薄，转见于道迹。
以能行此慈，当生梵天上，
速疾得灭度，永至无为处。
不杀无害心，亦无胜负意，
行慈普一切，终无怨恨心。」

「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行于慈心，广布其义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礼三宝品第五十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礼拜如来神寺者，当行十一法礼如来寺。云何为十一？兴勇猛意，有所堪故；意不错乱，恒一心故，当念专意，诸止观故；诸念永息，入三昧故；意及无量，由智慧故；意难观察，由其形故；意淡然静，由威仪故；意无流驰，以名称故；意无想象，由其色故；梵音难及，由柔软响故。诸比丘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拜如来寺，当具此十一法礼如来神寺，长夜之中获德无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行礼法，当念十一事，然后礼法。云何名为十一？有慢当除慢，夫正法者，于欲而除渴爱想；夫正法者，于欲而除欲；夫正法能断生死渊流；夫行正法获平等法；然此正法断诸恶趣；寻此正法得至善处；夫正法者，能断爱网；行正法者，从有至无；行正法者，明靡不照；夫正法者，至涅槃界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行礼法，当思惟此十一法，然后便获福无量，长夜之中受福无限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礼僧者，当专十一法，然后乃当礼僧。云何为十一？如来众者，正法成就，如来圣众上下和合，如来僧者，法法成就；如来圣众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如来圣众能掌护三宝；如来圣众能降伏外道异学；如来圣众是一切众生良友福田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礼僧者，当思惟此十一法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、天、龙、鬼神、干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甄陀罗、摩休勒天及人民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婆伽婆在摩竭国蜜[口*提](土利反)罗城东大天园中止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食后起，与阿难共于树园中经行。佛便笑，阿难心念：「如来·无所著·等正觉不妄笑，今何以笑？必当有意，我当问之。」阿难整衣服，右膝着地，叉手问佛：「如来·无所著·等正觉不妄笑，今何以笑？必当有意，愿闻笑意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我当为汝说。过去贤劫初，于此中间有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名曰大天，长寿无病，端正勇猛，治以正法，不枉人民，有自然七宝。何等为七？一者轮宝，二者象宝，三者马宝，四者珠宝，五者女宝，六者主藏宝，七者典兵宝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此大天王为童子时八万四千万岁，作太子时八万四千万岁，登圣王位八万四千万岁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云何为轮宝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月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王沐浴清净，与嫖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有千辐金轮。轮高七仞为一多罗；多罗者，独挺树，以树为限，高七多

罗，纯以紫磨金为轮。王见轮已，心念：『此轮好轮，愿得提之耶？』念已，轮即就王左手，便举移右手中。王语此轮曰：『诸不伏者，为我伏之；非我地者，为我取之；如法，非不如法。』语竟，轮还住空，辘东向，轂北向。王勅左右具四种兵；具兵已，即将兵众，逐轮立空，随轮东引，巡行尽东界；暮则王与兵众，宿于轮下。

「东界诸小王皆来朝覲，所贡皆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：『善来！大王！此东界土地、珍宝、人民尽是王有，愿当停驾住此，我等当禀承天教！』大天王答诸小王曰：『汝等欲承我教者，各还本国以十善教民，勿行枉横。』」诫勅已讫，轮即于海上，回转乘云而行。海中自然开道，广一由延，王与四种兵随轮如前巡行南界。南界诸小王亦来朝覲，皆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贡上曰：『善来！天王，此南界土地、珍宝、人民尽是王有，愿停驾住此，我等当禀承天命！』大天答诸王曰：『汝等欲承我命者，各还本土，以十善教民，勿行枉横。』」诫勅已讫，轮则西回按行西界。西界诸王贡献劝请，如南方比讫，轮复北回巡行北界。北界诸王亦皆朝覲，贡献劝请，尽如前法。周游四日，遍阎浮提四海，还本蜜[口*提]罗城，于宫门前虚空中住，高七多罗，辘东向，王便入宫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得轮宝如此。」

阿难复问佛：「大天得象宝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以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婬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观见空中，有白象王名满呼，乘虚而来，七肢平跏，口有六牙，头上金冠，金为瓔珞，以真珠交络其体，左右佩金铃。象有神力，变形自在。大天见之，心自念曰：『我得此象可耶？当使有所为。』」念讫，象便立空中于王前，王即教以五事。王复念曰：『当试此象为能以不？』至明日日出，王乘此象，须臾之间，周遍四海，还到本处，于宫门东，东向立。阿难！大天所得象宝如此。」

阿难复问佛：「大天所得马宝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到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婬女上西楼上，西向视，见有紺马王，名婆罗含(秦言发乌朱发尾)，乘空而来，行不动身，头上金冠，宝为瓔珞，披珠交络，左右垂铃。马有神力，变形自在。大天见之，

自念言：『得此乘之可也。』念讫，至王前，王便乘欲试之，至明日日出，王乘东行，须臾之顷，周遍四海，还至本国，住宫门西，西向而立。阿难！大天所获马宝如此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大天所得珠宝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至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嫖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神珠，珠长一尺六寸，有八楞，作绀琉璃色，乘空而来，高七多罗。大天见之，心念曰：『得此珠观之可也？』如念获之。王欲试之，至夜半，合四种兵，以珠悬于幢头，出城而游，珠照辟方十二由延，兵众相见，如昼无异，珠光所及，人民惊起，皆言：『天明。』王即还宫，以幢竖之宫内，内外常明与昼无异。阿难！大天所获珠宝如此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大天所得玉女宝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嫖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刹帝力女宝，名曼那呵利(秦言夺情)，端正无比，姝妙严净，不长、不短、不麤、不细、不白、不黑，冬则温暖，夏则清凉，身毛孔中出栴檀香，口出忧钵莲花香，亦无女人众恶姿态，情性调和，先意承旨，乘虚而来，径至王所。阿难！大天所获玉女宝如是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大天所得主藏宝者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嫖女上北楼上，北向观，见主藏臣，名阿罗咄吱(秦言财幢)，端正姝妙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身黄金色，发绀青色，眼白黑分明，又能视见地伏藏七宝，有主者为护之，无主者取共王用，聪明智慧，善有方谋，乘虚而来，径诣王前，而谓王曰：『自今已往，王快可自乐，勿复忧愁，我当给王宝，不令有乏。』王便试藏臣，与之乘船独共入海。王谓藏臣者言：『吾欲得金银财宝。』藏臣者白王：『还至岸边，当给财宝。』王曰：『吾欲得水中宝，不用岸上者。』主藏臣者便从坐起，整衣服，跪右膝，叉手礼水，水中即自然出金顶，大如车毂，须臾满船。王曰：『可止！勿复上金，船将欲没。』阿难！大天所获典宝臣如此。」

阿难复问佛：「大天所得典兵将军者复云何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嫔女上南楼上，南向视，见南方有大将军比毘那(秦言无畏)，端正姝好，发如真珠色，身犹绿色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眼能彻视，知他人心念，军策变谋，进退知时，乘虚而来，径诣王所，谓王曰：『愿王自恣快乐，莫忧天下，征伐四方，臣自办之！』王欲试之，半夜思惟：『欲合四种兵。』念讫，四兵尽集。王复念：『欲使东引。』军即东引，王在中央，将军在前，四兵围遶。王念欲往即往，王念欲还即还。阿难！大天所获典兵将军宝如此。」佛语阿难：「大天所获七宝如此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王治天下遂久，便语梳头侍者，名劫北：『若有白发者，便拔示我。』劫北视发遂久，见有一白发，便白王曰：『前所勅者，今已白见。』王曰：『拔来示我。』劫北即以金镊拔取白发，置王手中。王捉白发，便说斯偈：

「『我身首上， 生此毁庄， 身使来召，
 人道时到。』」

「王心念曰：『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』召太子长生告曰：『童子！吾头已有白发出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今欲求天所欲，我今欲剃须发，着法服，出家为道。汝当领国政，立长为太子；好养劫北，使伺白发；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，如我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』王告太子：『我今以此圣位，殷勤累汝，当使圣位世世相绍，莫使种断；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若断善行者，便生无法处。』大天王诫勅已，便以国付太子长生，给劫北田业。」佛语阿难：「大天王于此城，于此园，于此地，下须发，着法服入道，于此处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于是寿终得生梵天。大天出家七日后，女宝命终。」

「长生登位已，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将诸嫔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玉女端正如前，乘虚而来。长生还服七宝。王长生已领国政，统四天下。长生复语劫北：『从今而去，为我梳头时，见白发，辄来白我。』登圣王位，遂经八万四千岁，白发复生，劫北白王：『素发已生。』王曰：『拔来着吾掌中。』劫北即以金镊拔置王手中。王执白发，即说偈曰：

「『我身首上， 生此毁庄， 身使来召，
 人道时到。』」

「王心念曰：『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』即召太子冠髻告曰：『童子！吾已头白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当求天欲，我今欲出家为道，剃除须发，被着法服。汝当领国政，立长为太子；好养劫北，使伺白发；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，如我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』王告太子：『我今以此圣王位，殷懃累汝，当使圣王位，世世相绍，莫使种断；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若断善行者，便生无法处。』长生王诫勅已，即以国付太子冠髻，给劫北田业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长生王亦于此城、此园、此地，下须发，着法服入道，于此处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也，于是寿终得生梵天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王长生出家之后七日之中，七宝自然化去。冠髻王忧愁不乐。诸臣见王不悦，便问王曰：『天王何以不悦？』王答诸臣曰：『以七宝化去故也！』诸臣白王：『王勿以为忧。』王曰：『何得不忧也？』臣等启曰：『父王梵行，近在园中，可往咨承，必当诲王致宝之法。』王即勅：『严驾！』诸臣便严驾讫，便白王。王与群臣乘七宝车，以五物为帜：宝冠、羽盖、剑、扇、宝履。左右臣从，进诣园所。到则下车，废却五物，步入园门，前至父王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叉手白言：『王所有七宝，今皆化去。』父先定坐，闻所启白，仰头答曰：『童子，夫圣王法，不恃父之所有也。汝自行法承之。』

「王复问曰：『转轮圣王以何法化？』父便答曰：『敬法、重法、念法、养法、长法、炽法、大法，行此七法者，便应圣王治也，可以致宝也。』王复问曰：『云何敬法，乃至大法也？』父答曰：『当学给赐贫穷，教民孝养二亲，四时八节以时祭祠，诲以忍辱，除淫、嫉、痴行，此七法者，乃应圣王法也。』王即受教，辞退却礼，绕七匝已，便引还归。于是，王辄承父命，奉行七法，宣令远近，祇崇王教，王便开藏，给赐贫穷，侍养孤老，四方之民，莫不奉承。于是，王以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嫔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千辐紫磨金轮，轮高七多罗，去地亦七多罗，乘虚而来，住于空中。

「王心念曰：『愿得此轮可乎？』轮即下至王左手，复移之于右手。王语此轮，『诸不伏者，为我伏之；非我地者，为我取之；如法，非不如法。』王便以手投轮还之虚空，于宫门东，辘东向，毂比向而住空中。轮后次有白象，次有紺马，次有神珠，次有玉女，次有主藏，次有将军，此七宝出，如

大天王，比试亦如是。径八万四千岁竟，王赐劫北，并勅太子及付国事，出家入道，皆如前王法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此冠髻王于此城园地，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八万四千岁，修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于是寿尽亦生梵天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大王子孙相绍，乃至八万四千岁转轮圣王位善种不断。最后圣王名荏(晋言不昫，音如锦反)，治以正法，为人聪明，审谛不忘，相有三十二，色犹红莲花，好喜布施，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侍养孤老，赈给贫穷。于四城门及城中央，置设库藏，金银、杂宝、象、马、车乘、衣服、床褥、病瘦医药、香华、饮食，诸孤独者皆给妻妇，种种惠施随人所欲。王于六斋之日，具勅内外皆持八关；于斯之日，首陀会天当悉来下，受其八戒；帝释、三十三天皆叹其国人民：『快哉，善利！乃值斯法王耶！种种惠施，恣民所欲，又能清洁斋戒无阙。』天帝释告诸天子：『欲得见荏王不？』咸言：『欲见，可使来至此。』释提桓因即勅穷鼻尼(穷鼻尼者晋言极端正也)天女：『汝诣蜜[口*提]罗城，告荏王曰：「卿！大得善利也，此间诸天皆叹卿功德巍巍，为吾致问殷懃。此诸天子甚思相见，暂可屈意来至于此？」』

「穷鼻尼受教便下，如人屈伸臂顷，忽然在王殿前，虚空中立。王侍一姝女，于殿上坐，思念世间，欲使一切皆得安隐，无众苦患。穷鼻尼于空中，弹指觉之，王举头见殿上光明，闻其声曰：『我是释提桓因侍者，故遣我诣王。』王答曰：『不审天帝何所约勅？』天女答曰：『天帝致意殷懃，此诸天子赞卿功德，预思相见，可暂屈意？』王默然许之。天女便还白天帝曰：『已达宣命，许当驰诣。』天帝即勅侍御严驾七宝飞行马车，下到蜜[口*提]罗城，迎于荏王。侍御受教，即驾马车，忽然便下。

「王与群臣会于都坐，车当王前，于空中止。御者告曰：『天帝今遣车相迎，诸天子俨然相待，便可上车，勿复顾恋。』诸臣大小，闻王当去，忿然不悦，皆起而立，叉手白言：『王去之后，臣等何所承命？』王答曰：『卿等勿忧，吾去之后，施惠、斋戒、养民、治国，如吾在时，我比还不久。』王诫勅讫，车即下地，王便上车。侍御问王：『当从何道？』王曰：『此言何谓？』侍御答曰：『夫行有两道，一者恶道，二者善道。行恶者，从恶道到苦处；修善者，游善道至乐处。』王曰：『今日行道，善恶皆欲从之。』御者闻之，久乃寤曰：『甚善，大王！』御者便引在两道之中，善恶悉覩，

径诣三十三天。天帝及诸天子遥见王来，释提桓因曰：『善来，大王！』命令共坐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王便就天帝坐，王与帝释貌相、被服、音声一揆。诸天子心中念言：『何者帝释？何者为王？』又复念曰：『人法当眇，而俱不眇？』各怀愕然，无以别之。天帝见诸天有疑心，复念言：『我当留王使住，然后乃寤耳。』帝释谓诸天子：『卿等欲使我留王住此不？』诸天子曰：『实欲使住。』天帝谓荏：『大王！可住此不，我当供给五欲。』因是诸天乃识。

「人王白天帝曰：『正尔，便为给赐已，愿诸天子寿命无极。』宾主请让。如是至三，帝释谓王：『何以不住？』王答曰：『我当出家修道，今在天上无缘学道。』天帝曰：『胡为作道？』王曰：『被父王遗令，若白发生，法当出家。』释闻遗令人道，默然不对。王于天上，须臾之间，五欲自恣，方之世间已十二年。王将欲别，与诸天子说审谛法。释勅侍御：『汝送荏王还于本国。』侍御受教，即严驾，驾讫，白王曰：『王可上车。』于是，王便与帝释及诸天子诘别，即上车，循本道而归，到蜜[口*提]罗宫，侍御即还天上。王下数日，复勅劫北：『若见白发，便白我。』数日之中，头上白发，劫比以金镊拔白发，置王手中。王见已，便说偈曰：

「『我身头上， 生此毁庄， 身使来召，
 人道时到。』」

「王心念：『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剃须发，被法服。』王即召太子善尽告曰：『吾白发已出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当求天欲，当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出家入道。童子！今以国事付汝，好养劫北。若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，出家入道，童子！今以此圣王位累汝，莫使种断，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』」

佛语阿难：「荏王即付太子国政，给劫北田业已，于此城园地，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出家修道。修道之后于七日中，轮、珠化去，象、马、玉女、长者、将军，皆悉无常。王于园中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命终生梵天。其后善尽王不承父业，正法替废，由是七宝不复来应，善行不继，五减遂至，人民短命、薄色、少力、多病、无智，五减以至，转复贫困，困穷窃盗相糺，诣王启曰：『此人不与取。』王即勅外行刑国人。闻不与取，王辄杀之，皆咸其恶，各兴利刀；刀自此始造，由是杀生从此起，便有两恶

出。次复淫犯他妻；夫主共诤，自言我不，便成四恶；两舌遘鬪，是为五恶；鬪则相骂，是为六恶；言不至诚，是为七恶；嫉他和合，是为八恶；含忿色变，是为九恶；心怀疑乱，是为十恶。十恶已具，五减转增。」

佛语阿难：「欲知尔时大天王在贤劫初兴者不？则我是也。阿难！欲知尔时八万四千年王名荏，治政无枉者，则汝是也。欲知尔时最后名善尽王，暴逆不道，断圣王种者，调达是也。阿难！汝于往时，承继大天转轮圣王之善嗣，使其绍立不绝者，汝之功也。如法，非不如法。阿难！我今是无上法王，今我遗无上善法，殷懃嘱累汝。汝是释种子，莫作边地人，莫为断种行。」

阿难问佛：「何以故当作断种行？」

佛语阿难：「大天王虽行善法，未得漏尽出世间，未得度，未得断欲，未得破二十亿结，六十二见未除，三垢未净，未得神通，未得解脱真道，不得涅槃，大天所行善法，不过生梵天。

「阿难！我明法究竟无为，我法得到真际，天、人之上，我法无漏、无欲、减没度、通解脱、真沙门、至涅槃。阿难！我今以是无上道法，殷懃嘱累汝，莫增灭我法，莫作边地人也！若有现行声闻，阿难！设有断此法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若能兴此法者，便为佛长子，即为眷属成就。阿难！汝当成就眷属，莫作灭族行。阿难！我前后所说法，尽嘱累汝。汝当学是。」

佛说是已，阿难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四大泥黎之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末伽梨罪人，帝舍比丘是大罪人，提婆达兜是大罪人，瞿波离比丘是大罪人。末伽梨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六十肘。帝舍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四十肘。提婆达兜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三十肘。瞿波离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二十肘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末法梨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颠倒之想，计有无之想。帝舍愚人者，断诸圣众应器遗余。提婆达兜愚人者，鬪乱众僧，杀阿罗汉比丘尼，起害意向于如来。瞿波离罪人者，诽谤舍利弗、目干连。

「又复，比丘！末法梨罪人教无数众生，使行邪见，身坏命终，堕焰光泥黎中。帝舍罪人，断圣众应器遗余，身坏命终，堕等害地狱中。提婆达兜罪人者，起谋害心向于如来，身坏命终，堕阿鼻地狱中。瞿波离罪人者，由其诽谤舍利弗、目干连，身坏命终，堕钵投摩地狱中。

「末法离罪人者，是时狱卒生拔其舌背着脊上。所以然者，由其曩昔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。帝舍大罪人者，是时狱卒生擗其身，镕铜灌坏其心，又以热铁丸，使令吞之。所以然者，由其断应器遗余故。提婆达兜罪人者，以热铁轮，辄坏其身，又以铁杵[口*父]咀其体，群暴恶象踰蹈其身，又复大热铁山镇押面上，举身为热铜叶所裹。所以然者，由其曩昔鬪乱圣众，坏和合僧故，致铁轮辄断其头。又此提婆达兜愚人，教彼太子使害父王，由是果报故，使铁杵破坏其身。又彼提婆达兜愚痴之人，饮象使醉往害如来，由是果报，群象踰蹈其体。又彼提婆达兜恶人，上耆闍崛山颠，执石掷佛，由斯果报故，使热铁山镇押其面。然彼提婆达兜愚人，杀阿罗汉比丘尼，由斯果报故，使热铜铁叶缠裹其身。比丘当知，瞿波离罪人者，在彼莲华地狱中，千具犁牛以犁其舌。所以然者，由其**诽谤**舍利弗、目连故，由此因果果报，使千具犁牛而坏其舌。

「又复，比丘！末法离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六十肘。若有众生兴起此念：『当拔济饶益此人。』取四大海水，高四十肘，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焰不增减。由是热铁叶火烧四日，有人来以四滴水浇，然水寻时消尽。此亦如是。若有人来以四大海水浇彼人身，欲令无为，终不可果。所以然者，由彼罪过极深重故。

「然彼帝舍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四十肘，设有众生愍念此人，以三大海水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火焰不减。其犹有人以三滴水着热釜上，水寻消灭，不得久停。此亦如是，若以三大海水浇帝舍身上，水寻时灭，火终不增减。

「提婆达兜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三十肘。若有众生，兴起爱念之心，欲使提婆达兜身永处无为，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，水寻时尽，火终不灭。犹如以二

滴水着热釜上，终无增减。提婆达兜愚人亦如是，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，水寻时尽，火终不灭，提婆达兜身体苦痛如斯。

「瞿波离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二十肘。设有众生愍念斯人，取一大海水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火终不灭。犹如一滴水着热釜上，寻时消尽，不得久停。瞿波离比丘亦复如是。罪报所牵，故受斯罪。是谓，比丘！此四种人受罪极重，当自尽意远离斯患，承诸贤圣等修梵行者。如是，仁者，当作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今明晓地狱，亦知趣地狱之径，亦复知彼地狱众生之本。设复众生造诸恶不善之行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我亦知之。又复，比丘！我亦知明晓畜生，亦知趣畜生之道，亦复知畜生之本，作诸恶元生彼者亦悉晓了。我今亦知饿鬼之道，其有作恶根元者，生饿鬼中，我亦知之。我今亦知人道向人之趣，其有众生得人身者，我亦知之。我亦知趣天之道，其有众生作诸德本，生彼天上，我亦知之。我亦知涅槃之趣，其有众生有漏尽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而取证果，我亦知之。」

「比丘当知，我知地狱之趣，以何因缘而说斯言乎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我今观察众生心意，所谓此人身坏命终，应入地狱中，然后时观此人以入地狱中，受苦酸酷考掠无数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记。犹如一大火坑无有尘烟，设有人来径趣斯处，又且有目之士观此人所趣，必当坠火终不虚也。然复后时观此人以堕火坑，吾所谓人者以堕火坑。今观察众生心意所念，必入地狱不疑，如我后时观察此人，以定入地狱，受苦酸酷不可称记。云何斯人以入地狱？是谓我观趣地狱众生作诸恶行不善之业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我悉知之。吾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「我知畜生之道，亦知趣畜生者，以何缘本而说此乎？于是，比丘！我观察众生心中所念，此人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。有我后时观察此人，以生畜生中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计。云何斯人以堕畜生中乎？犹如村落有大圜厕，屎满其中。设有斯人径趣斯处，有目之士，见斯人来径趣斯处，此人不久径堕于厕。然后时观此人已堕于厕，受厄穷困不可称记。云何斯人已堕于厕？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，斯人命终应生畜生中。又复时观已生畜生中，受苦无量。我今观畜生众生皆悉明了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我亦知饿鬼众生，饿鬼之道，其身坏命终，生饿鬼者，我亦知之。其有众生身坏命终，趣饿鬼之道，我悉知之。我复于后时观见此众生，以入饿鬼受苦痛、乐痛。云何斯人以入饿鬼中乎？犹如大村落侧有一大树，生危峻之处，枝叶凋落。设有人来，往趣斯处，有目之士遥观此人，必趣树不疑。复后时观此人，或坐、或卧，受其苦乐之报。云何斯人以至树下坐卧乎？今我观众生之类亦复如是，身坏命终，必趣饿鬼不疑，受其苦乐之报不可称记。我知饿鬼趣，饿鬼之道，皆悉分明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我知人道，亦知趣人道，其有造行，身坏命终，生人中者，我亦知之。于是，比丘！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必当身坏命终，应生人中。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生人中。云何斯人已生人中？犹如村落侧有一大树，在平正处，多诸阴凉。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见已便知之，斯人所趣向，定至此树不疑。我复于后时观此人，已至此树，受乐无量。云何斯人得至斯处？此亦如是，我观众生心意所念亦如是，身坏命终，必生人中不疑。我复于后时，观此人已生人中受乐无量。我知人趣，亦知趣人之道，今生人中者，我亦知之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我亦知天，亦知趣天之道，其有众生作诸功业生天者，我亦知之。以何因缘而说此乎？我今观众生之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必当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然后时观此人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于彼受自然之福，快乐无比。是谓斯人已生天上，于彼受自然之福，快乐无比。犹如村落侧有好高广讲堂，雕文刻镂，悬缯幡盖，香汁洒地，敷好坐具，毳毼毼[登*毛]，文绣紈縠。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直从一道来，此人所趣向，定至高广讲堂必不疑，复于后时观见此入，已到讲堂上，或坐、或卧，于中受福快乐无比。此亦如是，吾今观众生类身坏命终，应生善处天上，于彼受乐快不可计。云何斯人以生善处天上乎？我知天道，趣天之路乎？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

「我今知涅槃，亦知涅槃之道，亦知众生应般涅槃者。或有众生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现身取证而自游化，我悉知之。由何因缘而说此乎？于是，比丘！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是谓斯人以尽有漏成无漏。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大池，水极清彻。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遥见斯人来，知此人必至池水不疑，又后时观此人已至池水，沐浴澡洗，除诸秽污，去诸垢垢，在侧而坐，亦不与人共相诤竞。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，尽有漏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；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名色知如真。是谓斯人已至此处，我知涅槃之道，亦知众生般涅槃者，皆悉知之。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有此之智、无畏、力具，皆悉成就。如来智无有量，如来能观过去无限无量不可计事，皆悉知之。将来现在无限无量皆悉分别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具足十力、无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依雪山上有大高广之树，五事长大。云何为五？根不移动，皮极厚大，枝节远荫，靡所不覆，叶极茂盛。是谓，比丘！依雪山上有此大树极为俊好。今善男子、善女人亦复如是，依豪族之处，五事长益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长益、戒长益、闻长益、施长益、慧长益。是谓，比丘！信善男子、善女人依豪族家，成就此五事。是故，比丘！当求方便，成就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犹如雪山树， 五事功德成，
根皮枝节广， 阴叶极茂盛。
有信善男子， 五事功德成，
信戒闻惠施， 智慧遂增益。」

「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八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茂罗破群比丘与诸比丘尼共相游处，然诸比丘尼亦复好乐共相游处。其有人民称讥茂罗破群比丘者，是时诸比丘尼极怀瞋恚，愁忧不悦。若复有人毁訾诸比丘尼者，是时破群比丘亦复愁忧不悦。是时，多众比丘告破群比丘曰：「汝今云何亲近诸比丘尼？诸比丘尼亦复与汝交接？」

破群报曰：「我今解如来所说教诫，其有犯淫者，罪不足言。」

众多比丘复告曰：「止！止！比丘！勿作斯言。莫诽谤如来言教，其诽谤如来言教者，罪咎不少。又复世尊无数方便说淫之秽，其有习淫，使无罪者，终无此理。汝今可舍此恶见，备于长夜受苦无量。」然此破群比丘故与交通，而不改其行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世尊言：「舍卫城中有一比丘，名曰破群，与诸比丘尼共相交接，然诸比丘尼亦与破群比丘交接往来。我等往彼劝喻使改其行，然彼二人遂更增益，不舍此颠倒之见，亦不顺正法之业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彼破群比丘所，云：『如来唤。』」

尔时，比丘受如来教，即往到破群比丘所：「汝当知之，如来唤卿。」

破群比丘闻彼比丘语，即往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彼比丘曰：「汝审亲近诸比丘尼耶？」

彼比丘对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为比丘，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？汝今是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？」

破群比丘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是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非汝之法。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？」

破群比丘白佛言：「我闻如来所说，其习淫者，其罪盖不足言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汝愚人！云何说如来习淫无罪？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，汝今云何作是语：『如来说淫无罪』？汝好守护口过，无令长夜恒受其罪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汝今且止！须吾更问诸比丘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曰：「汝等颇闻吾与诸比丘说淫无罪乎？」

诸比丘对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不闻如来说淫无罪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。设言无罪，此义不然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！如汝所言，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。」

尔时，世尊重告诸比丘曰：「汝等当知，若有愚人习于法行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偈、授决、因缘、本末、譬喻、生、方等、未曾有、说、广普；虽诵斯法，不解其义；以不观察其义，亦不顺从其法，所应顺法终不从其行。所以诵斯法者，从欲与人共竞诤，意计胜负，亦不自为已有所济及，彼诵法已，则犯制限。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欲求恶蛇，彼若见极大之蛇，到已，以左手摩扞其尾，然彼蛇回头螫蜇其手，由此缘报，便致命终，此亦如是，若有愚人翫习其法，十二部经靡不斟酌，亦不观察其义。所以然者，由不究竟正法义故。」

「于是，若有善男子将护翫习其法，契经、祇夜、偈、授决、因缘、本末、譬喻、生、方等、未曾有、说、广普；彼人诵此法已，深解其义；以解彼深义之法，顺从其教，无所违失，所以诵法者，不以胜负之心，与彼竞诤；所以诵习法者，欲自纂修有察及；所以诵法者，果有所愿，由此因缘，渐至涅槃。犹如有人出彼村落，求觅恶蛇。彼见蛇已，手执铁钳，先镊其头，后便捉项，不令动摇；设彼恶蛇回尾欲害彼人，终无所至。所以然者，比丘！由其捉项故！此善男子亦复如是，诵习、诵读，靡不周遍，观察其义，顺从其法，终无违失，渐渐由此因缘，得至涅槃。所以然者，由其执正法故。是

故，诸比丘！其有解吾义者，当念奉行；其不解者，重来问我。如来方今现在，后悔无益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「设有比丘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『如来所说禁戒，我悉解了，其习淫者，罪盖不足言。』彼比丘当语斯比丘：『止！止！莫作斯言！莫诽谤如来言说斯语，如来终不说此言。』若此比丘改其所犯者善；若不改其行者，复当再三谏之。设当改者善，设不改者堕。若复比丘隐匿其事，不使露现者，诸人皆堕。是谓，比丘！我之禁戒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曰：「为有几劫过去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过去诸劫不可称计。」

梵志白佛：「为可计数不乎？沙门瞿昙恒说三世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过去、将来、现在。沙门瞿昙亦知过去、当来、现在之世，唯愿沙门演说劫数之义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若当我说因此劫，复次此劫，我既灭度，汝取命终，不知劫数之义。所以然者，如今人寿短促，极寿不过百年。计百年中数劫者，我取灭度，汝既命终，终不知劫数之义。梵志当知，如来亦有此知，具足分别劫数，众生寿命长短，受其苦乐，皆悉分明。今当与汝引譬，智者以譬喻得解。犹如恒沙之数，亦无有限，无有量，不可计算，过去劫者其数如是。不可称计，不可筹量。」

梵志白佛：「当来劫颇有几数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亦恒沙之数，无有齐畔，不可称计，非算所及。」

梵志复问佛：「颇有现在劫、成败劫乎？」

佛告梵志：「有此成劫、败劫，非一劫、百劫，犹如器皿在危地，终不安住；设当住者要当颠倒，诸世界方域亦复如是。或有劫成，或有劫败，此数亦复叵计为几劫成，为几劫败。所以然者，生死长远无有边际。众生以无明结覆盖，漂浪流滞，从今世至后世，从后世至今世，长夜受苦恼，当可厌患去离此恼。是故，梵志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「沙门瞿昙！甚奇！甚特！知过去当来劫数之义，我今重复自归沙门瞿昙！唯愿沙门瞿昙听为优婆塞，尽其形寿不敢复杀，乃至饮酒。」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闍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：「劫颇有边际乎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方便引譬，然劫数无穷尽，过去久远，于此贤劫中，有佛出，号曰俱楼孙至真·等正觉。尔时，此耆闍崛山更有姓号。尔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上此耆闍崛山中，四日四夜，行乃彻顶。又复，比丘！拘那含牟尼佛时，此耆闍崛山更有姓号。尔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三日三夜，行乃至此山顶。迦叶如来出现于世，此耆闍崛山更有姓号。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二日二夜，行乃至此山顶。如我今日释迦文佛出现于世，此山名耆闍崛山，须臾之顷乃到此山顶。若弥勒如来出现于世，此山亦名耆闍崛山。所以然者，诸佛神力咸使出此山在。」

「比丘！当以方便，知劫有衰尽，不可称计。然劫有二种：大劫、小劫。若于劫中无佛出世，尔时复有辟支佛出世，此名为小劫。若如来于劫中出世，尔时彼劫中无有辟支佛出现于世，此名为大劫。比丘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劫数长远，不可称计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忆此劫数之义。」

尔时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非常品第五十一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，比丘！汝等流转生死，经历苦恼，于中悲号涕泣，泪出为多耶？为恒水多乎？」

尔时，比丘前白佛言：「我等观察如来所说义，经历生死，涕泣之泪，多于恒水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！如汝所说无有异，汝等在生死，泪多于恒水。所以然者，于生死中亦更父母终亡，于中堕泪不可称计。长夜之中父兄、姊妹、妻子五亲，及诸恩爱，追慕悲泣不可称计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厌患生死，去离此法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此学。」当说此法时，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二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云何，比丘！汝等在生死中，身体毁坏，流血多耶？为恒水多乎？」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我等观察如来所说者，流血多于恒水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！如汝所言，流血多于恒水。所以然者，在生死中，或作牛、羊、猪、犬、鹿、马、鸟兽，及余无数所经历苦恼，实可厌患，当念舍离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尔时，世尊说是法时，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以思惟、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无明、憍慢皆悉除尽。犹如以火焚烧草木，永尽无余。比丘当知，若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尽断三界爱着。」

「昔有国王名曰清净音响，统领阎浮地，有八万四千城郭，有八万四千大臣，有八万四千宫人嫖女，一一嫖女各有四侍人。尔时，音响圣王无有子息。时，彼大王便作是念：『吾今领此国界，以法治化，无有枉理，然我今日亦无继嗣，设我终后，门族断灭。』时，彼国王以息因缘故，自归诸天、龙、神、日、月、星辰，自归释、梵、四天王、山神、树神，下及药草果神，愿求福，使我生息。」

「尔时，三十三天有一天子，名曰须菩提，命将欲终，有五应瑞自然逼己。云何为五？又此诸天华终不萎，此天子华冠自萎；是时，诸天衣无垢坩，尔时此天子衣生垢坩；且三十三天身体香洁，光明彻照，尔时彼天子身体臭处，不可亲近；又且三十三天恒有玉女，前后围绕作倡伎乐，五欲自恣，尔时彼天子命将欲终，玉女离散；又且三十三天有自然之座，四尺入地，设天子起座，离地四尺，然此天子命将欲终，不乐本座。是谓五瑞应自然逼己。」

「时，须菩提天子以有此瑞应，尔时释提桓因告一天子曰：『汝今往至阎浮地，语音响王曰：「释提桓因致敬无量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，但今三十三天有天子，名曰须菩提，今有五瑞应自然逼己，必当降神与王作息。虽尔，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。」』诸天对曰：『如是，天王，受天王教。』犹如力士屈申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阎浮地。

「尔时，音响大王在高楼上，及持盖一人。是时，彼天在楼上虚空中，告王曰：『释提桓因致敬无量，游步康强，兴居轻利。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，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须菩提，今有五瑞应以逼于己，当降神下应与王作息。但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。』时，音响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报天曰：『今来所告，甚过大幸，但降神与我作息，欲求出家，终不违逆。』是时，彼天还至释提桓因所，即白天王：『音响王者甚爱所白，音响王言：「但使降神，欲出家者终不违逆。」』

「时，释提桓因便往至须菩提天子所，语须菩提天子言：『汝今发誓愿生音响人王宫中。所以然者，音响人王无有子息，恒以正法治化，汝昔有福，造众功德，今应降神生彼宫中。』须菩提天子曰：『止！止！天王！我不乐愿生人王宫中，意欲出家学道，在王宫者学道甚难。』释提桓因告曰：『汝但发愿生彼王宫中。我当将护，令汝出家学道。』比丘当知，尔时，须菩提天子即发誓愿生王宫中。

「是时，音响人王与第一夫人，共相交接，觉身怀妊。是时，夫人白音响王曰：『大王当知，我今觉身怀妊。』时王闻已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更以殊特布好坐具，食以甘美如王无异。是时，夫人经八、九月生一男儿，极为端正，颜貌奇特，世之希有。时，音响王召诸外道梵志群臣使令占相，以此因缘本末，具向诸相师说。诸婆罗门报曰：『唯愿大王当察此理！今生太子世之殊特，昔为天子名须菩提，今寻前号名须菩提。』时诸相师立姓号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「时，王子须菩提为王所敬重，未曾离目前。是时，音响王便作是念：『我昔日已来无有子息，缘子息故，祷谢诸天，使有一子，经历尔许时，今方生子；然天帝所记，当出家学道。我今要设巧便，使不出家学道。』是时，音响王为太子故，设三时宫殿；寒时设温殿，热时设凉殿，不寒不热时设适时宫殿。与设四种宫女居处，第一宫有六万嫫女，第二有六万嫫女，第三有六

万嫫女，第四有六万嫫女，各有侍从四人，作转关坐具，令彼太子于上而卧。若须菩提王子意欲在前游戏，是时诸嫫女辄在前立，是时彼座具随身回转，前有六万嫫女及侍者有四；若彼意欲在后游戏，是时座床辄随身回转；若复欲与诸嫫女共相娱乐，是时座具随身回转，使王子须菩提意在五欲，不乐出家。

「是时，释提桓因夜半非人之时，便往至王子须菩提所，在虚空中告须菩提王子曰：『王子！昔日岂不作是念乎：「若我在家年壮盛时，当出家学道。」今日何故在五欲中而自娱乐？意不复愿出家学道乎？然我亦有斯言：「劝乐王子使出家学道。」今正是时，设不出家学道者，后悔无益！』释提桓因说斯语已，便退而去。

「时，王子须菩提在宫人中便生此念：『音响王者，已与我作爱欲罗网，因缘此爱欲罗网故，不得出家学道。我今可断此罗网，不与秽浊所拘牵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在空静之处，勤学经业，使令日新。』

「是时，王子须菩提重作是念：『音响父王有此六万嫫女前后围绕，我今当观察颇有斯理在世永存乎？』尔时，王子须菩提遍观宫里，无有女人久存世者。

「时须菩提复作是念：『我今何故观于外物？当观身内因缘所起。今此身中颇有发、毛、爪、齿、骨、髓之属，久存于世乎？』从头至足观三十六物污露不净。然自观察无一可贪，亦无真实，幻伪非真，皆归于空，不久存于世。

「是时，王子须菩提复作是念：『我今当断此罗网，出家学道。』是时，须菩提观此五受阴身，所谓此色苦，此色习，此色灭，此色出要；痛、想、行、识苦，识习，识灭，识出要。尔时，观此五阴身已，所谓习法皆是尽法，即于座上得辟支佛。

「时，须菩提辟支佛以觉成佛，便说斯偈：

「『欲我知汝本， 意以思想生，
 我不思想汝， 则汝而不有。』

「是时，辟支佛说此偈已，飞在虚空而去。在一山中，独在树下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「尔时，音响王告傍臣曰：『汝往观须菩提宫内，王子为寤寐安隐乎？』尔时，大臣受王教令，即往至王子宫内，然所寝内室门户牢固。时彼大臣还至王所，前白王言：『王子寤寐安隐，门户牢固。』时王再三问：『汝往看王子为善眠乎？』尔时，彼臣复至宫门，然门户牢固。复往白王：『王子在宫眠寐不觉，门户牢固，至今不开。』时音响王复作是念：『我息王子少时犹不眠寐，何况今日年壮盛时有眠寐乎？宜自往看知子吉凶，我子将不得疾病也？』

「是时，音响王即往至须菩提宫内，至门外立告一人曰：『汝今施梯踰墙入内与吾开门。』彼人受王教勅，即施梯踰墙入内与王开门。时王入内观内宫中，所卧床空，不见王子；不见已，告嫪女曰：『王子须菩提今为所在？』诸嫪女曰：『我等亦不知王子所在。』时音响王闻斯语已，自投乎地，良久乃稣。是时，音响王告群臣曰：『我息小时犹生斯念：「设我长大，当剃除须发，着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」然今王子必当舍我出家学道，汝等各各四面求索王子竟为所在？』实时，群臣乘驾流驰，处处求索。

「尔时，有臣径往至彼山中，中道复作是念：『若王子须菩提出家学道者，必当在此学道。』尔时，大臣遥见王子须菩提在一树下，结加趺坐。时臣便生斯念：『此是王子须菩提。』熟视察之，还诣王所，前白王言：『王子须菩提近在山中树下，结加趺坐。』时音响王闻斯语已，即往至彼山中，遥见须菩提在山树下，结加趺坐，复自投于地：『我息昔日自誓愿曰：「设我向二十，当出家学道。」今将不误。又且天告我言：「汝子必当学道。」』时音响王直前语须菩提曰：『汝今何故舍我出家学道。』时辟支佛默然不对。王复告曰：『汝母极怀愁忧，须见汝乃食。时起诣宫。』时辟支佛不言不语默然而住。

「时音响王即前捉手，亦不动摇。王复告群臣曰：『王子今日已取命终，释提桓因先来告我：「汝应得息，但当出家学道。」然今王子已出家学道，今與此舍利，诣王国界，当蛇旬之时。』

「彼山中诸神祇，现半身白王曰：『此是辟支佛，非是王子；蛇旬舍利法，不如王子法。所以然者，我是过去诸佛弟子，诸佛亦有此教。世有四人应与

起偷婆。云何为四？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应起偷婆；辟支佛应起偷婆；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，当蛇旬转轮圣王身时，蛇旬如来、辟支佛身，亦复如是。』

「尔时，音响王复语天曰：『当云何供养蛇旬转轮王身？』树神报曰：『转轮圣王与作铁椀，盛满香油，沐浴转轮圣王身，以白净劫波育衣，缠裹其身，复以彩画之衣而覆其上，而着椀中，复以铁盖而盖其上，处处施钉，复以百张白迭而裹其椀，以种种杂香积在乎地，以铁椀安着其中，七日七夜之中，华香供养，悬缯、幡盖，作倡伎乐。过七日后，复取王身而蛇旬之，以取舍利，蛇旬复经七日七夜不绝，于四徼道中而起偷婆，复以香华、幡盖种种供养。大王当知，供养转轮圣王舍利，其事如是；诸佛如来、辟支佛、阿罗汉亦复如是。』

「时音响王语彼天曰：『以何因缘供养转轮圣王身？以何因缘供养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身？』天报王曰：『转轮圣王以法王治，自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行杀；自不与不取，复教他人使不窃盗；己不淫婬，复教他人不犯他妻；己不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鬪乱彼此、嫉妬、恚、痴，己意专正，恒行正见，亦使他人习其正见。是谓，大王！由此因缘，转轮圣王应起偷婆。』

「王问天曰：『复以何因缘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？』天报王曰：『漏尽阿罗汉比丘欲爱已尽，瞋恚、愚痴已除，已度有至无为，是世间良佑福田，由此因缘，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。』

「王复问曰：『以何因缘辟支佛应起偷婆？』天报王曰：『辟支佛者无师自觉，出世甚难，得现法报，脱于恶趣，令人生天上，由此因缘，辟支佛应起偷婆。』

「王复问曰：『以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？』天报王曰：『如来十力具足，此十力者非声闻、辟支佛所能及逮，转轮圣王所不能及，世间群萌所不能及也。如来四无所畏在大众中，能师子吼转于梵轮。如来不度者度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，无救护者与作覆荫，盲者作眼目，与诸疾病作大医王，天及世人、魔、若魔天，靡不宗奉，可敬可贵，回于恶趣令至善处。是谓，大王！由此因缘，如来应起偷婆。是谓，大王！由此因缘本末，四种之人应起偷婆。』尔时，音响王语彼天曰：『善哉！善哉！神天！我今受汝教，令供养此舍利，当如供养辟支佛。』

「尔时，音响王告诸人曰：『汝等各舆须菩提辟支佛舍利往王国界。』群臣闻王教已，卧着金床，舆诣国界。是时，音响王即勅使作铁椀，盛满香油，沐浴辟支佛身，以劫波育衣缠裹其身，复以杂彩好衣，而覆其上，安处铁椀中，复以铁盖而盖其上，处处安钉，极令牢固，以百张白迭而覆其上，取种种好香以辟支佛身而着其中，七日七夜香华供养；过七日后，蛇旬辟支佛舍利，复供养七日作倡伎乐，于四衢道头起一偷婆，后以香华、缯彩、幡盖，作倡伎乐而供养之。

「比丘当知，其有众生恭敬供养辟支佛舍利者，命终之后即生三十三天上，其有众生思惟无常之想，回三恶趣，生天人中。诸比丘！汝等莫作斯观。尔时音响王者，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其思惟无常想者，多所饶益。我今观此义已，告诸比丘，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。以思惟无常之想，便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尽断，无明、憍慢永无遗余，犹如以火焚烧草木、高好讲堂窗牖门间。比丘！思惟无常想亦复如是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永无遗余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尽心意，无令违失。」当说斯法时，于彼座上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若比丘、比丘尼心五弊而不断，不除心五结，彼比丘、比丘尼日夜于善法减而无增益。云何心五弊而不断？于是，比丘！有狐疑心于如来所，亦不解脱，亦不入其正法，彼人心不在讽诵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有疑心于正法，亦不解脱，亦不入其正法，彼人亦不讽诵，是谓斯人心弊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有疑心于圣众，亦不解脱，亦不施意向和合众，亦复不在道品法中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犯于禁戒，不自悔过，彼比丘已犯禁戒，不自改悔，亦不施心在道品之中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心意不定而修梵行：『我以此梵行之德，生于天上，若诸神祇。』然彼比丘以此心行修于梵行，心不专在道品之中；心已不在道品之中，是谓心弊不断。如是比丘心五弊不断。

「云何比丘五结不断？于是，比丘！懈怠不求方便，彼比丘已有懈怠，不求方便，是谓斯比丘心结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恒喜多妄，贪在眠寐；彼比丘以喜多妄，贪在眠寐，是谓斯比丘第二心结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意不定，恒喜多乱；彼比丘心已乱不定，是谓比丘第三心结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根门不定；彼比丘已根门不定，是谓比丘第四心结不断。

「复次，比丘！恒喜在市，不在静处，是谓比丘第五心结不断。

「若比丘、比丘尼，有此五心弊、五心结不断，彼比丘、比丘尼昼夜之中善法断绝，无有增益。犹如鸡子若八、若十二，不随时覆荫，不随掩，不随时将护，彼鸡虽生此念：『使我鸡子得全无他。』然此鸡子终不安隐。所以然者，皆由不随时将护之所致，后复断坏不成其子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五心结不断、五心弊不除，昼夜之中于善法减，无有增益。

「若复比丘、比丘尼，五心结断、五心弊除，昼夜之中善法增益，无有损减。犹如鸡子若八、若十二，随时将护，随时育养，随时荫覆，彼鸡虽生斯念：『使我鸡子全不成就。』然彼鸡子自然成就，安隐无为。所以然者，随时长养，令得无为，时诸鸡子寻得出外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，五心弊断、五心结除，彼比丘、比丘尼于长夜之中善法增益，无有损减。

「是故，比丘、若比丘尼、当施設心无有犹豫狐疑于佛、犹豫狐疑于众。具足于戒律，心意专正，无有错乱，亦不兴意希望余法，亦不侥幸修梵行：

『我当以此行法作天、人身，神妙尊豪。』

「若复有比丘、比丘尼无有狐疑犹豫于佛、法、圣众，亦无犯戒，无所漏失。我今告汝，重嘱累汝，彼比丘当趣二处：若生天上、若在人中。犹如人处极热之中，兼复饥渴，遇得阴凉之处，得冷泉水饮。彼人虽生斯念：『我虽遇阴凉冷水饮之，犹不断饥渴。』但彼人暑热已尽，饥渴已除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无狐疑犹豫于如来所者，彼比丘便趣二处：若生天上、若处人中。若比丘、比丘尼，当求方便，断心五弊，除心五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或有是时，王威不普，盗贼竞兴；贼已竞兴，村家、城廓、人民之类皆悉败亡，或遭遇饥馑，取命终者；设彼众生于饥馑取命终者，皆堕三恶趣。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持戒减少，尔时恶比丘兢起；恶比丘已竞起恶，正法渐衰，增益非法；非法已增益，其中众生皆堕三恶趣。」

「若复是时，王威远接，贼便隐藏；王已远接，城廓、村落、人民炽盛。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持戒完具，尔时犯戒比丘渐衰耗，正法兴隆，非法衰耗，其中众生命终之后皆生天上、人中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念具足戒律，威仪礼节，无令缺减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宁常眠寐，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，身坏命终，生于恶趣。宁以火烧铁锥而烙于眼，不以视色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；比丘已为识所败，必当趣三恶道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」

「今我所以说者何？彼人宁当睡眠，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；宁以利锥刺坏其耳；不以听声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，宁恒睡眠，不于觉寤起于乱想。」

「宁热钳坏其鼻根，不以闻香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；已为识所败，便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「宁以利剑截断其舌，不以恶言、麁语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宁常睡眠，不于觉寤兴起乱想。」

「宁以热铜叶缠裹其身，不共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女共相交接；设与交接言语往返者，必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。」

「宁恒睡眠，不以觉寤意有所念，欲坏圣众；已坏圣众，堕五逆罪，亿千诸佛终不疗救。夫鬪乱众者，必当堕不救之罪。是故，我今说宁常睡眠，不于觉寤意有所念，欲坏圣众，受无救之罪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将护六情，无令漏失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有四儿，不事佛、法、圣众，亦复不自归命佛、法、圣众。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告四儿曰：「汝等各各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」

诸儿白父：「我等诸子不堪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」

阿那邠祁长者告曰：「我今各赐卿等纯金千两，随我教勅，自归命佛、法、圣众。」

诸子白言：「我不堪任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」

父复告曰：「加赐汝二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两纯金，宜当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」

尔时，诸子闻斯语已，默然受之。是时，诸子白阿那邠祁长者曰：「我等当云何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？」

阿那邠祁长者报曰：「汝等尽来，随吾至世尊所。若世尊有所说者，汝等当念奉行。」

诸子白父：「如来今为所在？去此远近？」

其父报曰：「今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近在舍卫国，止吾园中。」

时阿那邠祁将四儿往至世尊所。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我今四子不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近昨各赐五千两金，劝令事佛、法、圣众，唯愿世尊各与说法，使长夜之中受福无量。」

尔时，世尊与长者四子渐渐说法，劝令欢喜。长者诸子闻说法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前自长跪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各各自归世尊、正法、圣众，自今已后，不复杀生，乃至不饮酒。」如是再三。

时阿那邠祁长者白世尊言：「若使有人出物雇人使事佛者，其福云何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！乃致斯问，天、人得安，乃能问如来斯义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说。」时长者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有四大藏。云何为四？有伊罗钵龙在干陀卫，此名一藏，无数珍宝积满其宫。复有斑稠大藏在蜜缔罗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。复有宾伽罗大藏在须赖咤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。复有蟻佉大藏在婆罗[木*奈]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。设阎浮地男女大小，各各探抱四年四月四日取伊罗钵藏者，终不减少；斑稠藏，四年四月四日各来取者，不知减少；宾伽罗藏，四年四月四日各各取者，不知减少；蟻佉大藏在婆罗[木*奈]国，四年四月四日取

者，不知减少。是谓，长者！四大宝藏。若阎浮地男女大小，各各探抱经四年四月四日不知减少。

「将来之世有佛名弥勒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国界名鸡头，王所治处，东西十二由延，南北七由延，人民炽盛，谷米丰登。鸡头王治处，绕城七匝有池水，各纵广一由延，金沙在下；优钵莲华、拘勿头花、分陀利华各生其中，外像金色、银色、水精色、琉璃色，设银水凝冻化成为银，若金水冻化成为金，若琉璃水冻化为琉璃，若水精冻化为水精。

「长者当知，尔时，有四大城门，银池水中金作门阙，金池水中银作门阙，琉璃池中水精作门阙，水精池中琉璃作门阙。

「长者当知，尔时，鸡头城中周匝悬铃。是时，铃声闻皆出五乐之音。尔时，城中恒有七种之声。云何为七？贝声、鼓声、琴声、小鼓声、员鼓声、鞞鼓声，歌舞声为七。尔时，鸡头城中生自然粳米，皆长三寸，极为香美，出众味上，寻取寻生，皆不见所取之处。尔时，有王名蠃佉，以法化，七宝具足。

「长者当知，尔时，典藏人名为善宝，高德智慧天眼第一，皆能知宝藏处所。有主之藏自然拥护，无主之藏便奉上王。尔时，伊罗钵龙王、般稠龙王、宾伽罗龙王、蠃佉龙王，是时四龙王主典宝藏，皆往至善宝典藏所，而语之曰：『欲所须者，我等相给。』时四龙王：『唯愿奉上四藏之宝，以自营己。』时，善宝典主即取四藏之宝，奉上蠃佉王金宝羽车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伊罗在干陀， 蜜絺在般稠，
宾伽须赖国， 蠃佉婆罗国。
此是四宝藏， 种种藏充满，
尔时常出现， 功德之所至。
奉上彼圣王， 金银宝羽车，
诸神皆拥护， 长者受其福。」

「尔时，有佛出世名为弥勒，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教化人民。长者当知，尔时，善宝典藏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藏主者，今长者是也。」

「时，蟻佉王以金车广作福德，将八万四千大臣，前后围绕，往至弥勒所，出家学道。尔时，典藏亦复广作福德，亦当出家学道，尽于苦际，皆由长者将道四子，使自归于佛、法、比丘僧。缘是功德，不堕三恶趣，复缘此德得四大藏，亦缘此报与蟻佉作典藏主，即于彼世尽于苦际。所以然者，归佛、法、僧，其德不可量。其有自归佛、法、众者，其福如是。是故，长者！当慈愍有形之类，求其方便，向佛、法、众。如是，长者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即从坐起，绕佛三匝，作礼而去，及其四子亦复如是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及四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。时，舍利弗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，寻告阿难曰：「汝来共至阿那邠祁长者所问讯。」

时，阿难报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阿难到时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以次渐渐至阿那邠祁长者家，即便就座。时舍利弗即于座上，语阿那邠祁长者曰：「汝今所疾有增有损乎？觉知苦痛渐渐除，不至增剧耶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我今所患极为少赖，觉增不觉减。」

舍利弗报曰：「如今，长者当忆佛，是谓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；亦当追忆念法，如来法者，极为甚深，可尊可贵，无与等者，贤圣之所修行；亦当念僧，如来众者，上下和顺无有诤讼，法法成就。圣众者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见慧成就。所谓僧者，四双八辈，此名如来圣众，可尊可贵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长者！若修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者，其德不可称计，获甘露、灭尽之处。」

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念三尊已：佛、法、圣众，堕三恶趣者，终无此事！若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修念三尊，必至善处天上、人中。然后，长者！不起于色，亦不依色而起于识；不起于声，不依声而起于识；不起香，不依香而起于识；不起于味，不依味而起于识；不起细滑，不依细滑而起于识；不起意，不依意而起于识；不起今世、后世，不依今世、后世而起于识；不起于爱，莫依爱而起于识。所以然者，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是谓有此五苦盛阴，无有我、人、寿、命、士夫、萌兆、有形之类。若眼起时，亦不知来处；若眼灭时则灭，亦不知去处。无有而眼生，已有而眼灭，皆由合会诸法因缘。所谓因缘法者，缘是有是，无是则无。所谓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、不可称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无有而生，已有而灭，亦复不知来处，亦不知去处，皆由合会诸法因缘。是谓，长者！名为空行第一之法。」

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悲泣涕零不能自止。

时，舍利弗语阿那邠祁曰：「以何因缘悲感乃尔乎？」

长者报曰：「我不悲感。所以然者，我昔日来数承事佛，亦复尊敬诸长老比丘，亦不闻如斯尊重之法，如舍利弗之所演说。」

是时，阿难语阿那邠祁曰：「长者当知，世间有二种之人，如来之所说。云何为二？一者知乐，二者知苦。彼习乐之人，所谓尊者耶输提族姓子是。彼习苦之人，婆伽梨比丘是。又复，长者！耶输提比丘解空第一；信解脱者，婆伽梨比丘。又复，长者！知苦之人、知乐之人，二人心俱解脱，二俱如来弟子无与等者，由其不没不生，二人勤受佛教，亦无懈废，但心有增减故。人有知者，有不知者，如长者之所说：『我昔已来承事诸佛，恭敬长老比丘，初不闻如斯尊重之法，如舍利弗之所说。』耶输提比丘视于地，而心得解脱；婆伽梨比丘观视于刀，实时心得解脱。是故，长者！当作如婆伽梨比丘之比。」

是时，舍利弗广与说法，劝令欢喜，使发无上之心，即从坐起而去。

舍利弗、阿难去未久，须臾之顷阿那邠祁长者命终，便生三十三天。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有五事功德，胜彼诸天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天寿、天色、天乐、天威神、天光明。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便作是念：「我今获此天身，皆由如来之恩。今我不宜于五欲自娱乐，先应至世尊所，拜跪问讯。」

时，阿那邠祁天子将诸天，前后围绕，持诸天花散如来身上。时如来在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在虚空中，叉手向世尊，便说斯偈：

「此是祇洹界， 仙人众嬉戏，
法王所治处， 当发欢悦心。」

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说斯偈已，如来默然可之。时，彼天子即生此念：「如来已然可我。」即舍神足，在一面立。

时，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言：「我是须达，又名阿那邠祁，人所明了，亦是如来弟子受圣尊教。今取命终，生三十三天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由何恩今获此天身？」

天子白佛：「蒙世尊之力，得受天身。」时，阿那邠祁天子复以天华散如来身上，亦散阿难及舍利弗身上，遍遶祇洹七匝还不现。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「昨夜有天子来至我所，便说斯偈：

「『此是祇洹界， 仙人众嬉戏，
法王所治处， 当发欢悦心。』」

「是时，彼天子绕祇洹七匝便退而去。汝今阿难！汝颇识彼天子乎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必当是阿那邠祁长者也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如汝所言。善哉！乃能以未知智而识彼天子。所以然者，彼是阿那邠祁天子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阿那邠祁！今生天上为名何等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即名阿那邠祁。所以然者，彼天即生之日，诸天各各有此言：『此天子在人中时，是如来弟子，恒等心普施一切，周穷济乏，作此功德已，此是三十三天，今故续名阿那邠祁。』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有大功德智慧成就，阿难比丘今在学地，智慧无与等者。所以然者，阿罗汉所应知者，阿难便知之。过去诸佛世尊所应学者，阿难皆明了知。过去时亦有斯人，闻便了知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瞻望方知之：『如来须是；如来不须是。』过去诸佛弟子入三昧方知未然之事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覩便晓了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博有所知，有勇猛精进，念不错乱，多闻第一，堪任执事，所谓阿难比丘是。」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有儿妇名曰善生，颜貌端正，面如桃花色，王波斯匿大臣之女，凭其姓望，恃其豪族，亦不恭敬姑嫜及其夫聿，亦不事佛、法及比丘僧，亦不敬奉三尊。

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「近与儿取妇，是波斯匿王第一大臣之女，自恃其姓望，不承事三尊、长老尊卑，唯愿世尊当与说法，使发欢喜，心开意解。」

尔时，如来默然许可长者所说。

时，长者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。」

尔时，长者以见如来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礼佛三匝而去。还至家中，办具种种饮食，敷好坐具，寻白：「时至，唯愿世尊当受我请，饮食已具。」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至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长者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善生女人曰：「长者女当知，夫为妇人有四事。云何为四？有妇如似母，有妇似亲，有妇似贼，有妇似婢。汝今当知，妇似母者，随时瞻视夫主，不令有乏，承事供养。尔时，诸天便复将护，若人、非人不得其便，死便生天。是谓，长者！此名妇人似母者也。

「彼云何有妇似亲亲？于是，长者妇见夫已，无有增减之心，同其苦乐，是谓其人似亲亲者也。

「彼云何名为妇如似贼？于是，女人若见夫已，便怀瞋恚，憎疾夫主，亦不承事恭敬礼拜，见辄欲害，心在他所。夫不亲妇，妇不亲夫，不为人所爱敬，诸天不拥护，恶鬼侵害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是谓斯人如似贼也。

「彼云何名妇人如似婢也？于是，贤良之妇见夫主随时瞻视，忍其言语，终不还报；忍其寒苦，恒有慈心，于三尊所，亦生斯念：『此存我在，此衰我耗。』以此之事，诸天拥护，若人、非人皆悉爱念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是谓，长者女！有此四妇，汝今为在何条？」

时，彼女人闻世尊说此语已，前礼佛足，白世尊言：「唯愿世尊，我今改往修来，更不敢为，自今已后，常行礼法，如似婢也。」

是时，善生女人还至夫所，头面礼足：「唯愿瞻视，当如婢也。」

是时，善生女人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想，淫为大秽。是时，世尊已知女人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：苦、习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女人说之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，犹如新衣易染为色。此亦如是，分别诸法，善解深妙之义，自归三尊，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善生女人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一〇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退坐白世尊言：「尊恒称誉豪尊高位，不说卑贱，然我，世尊！不叹豪尊，不说卑贱。处中而说，使得出家学道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等自称言：『不叹豪尊，不说卑贱，处中而说，得出家学道。』然我今日亦不说上、中、下及受生分。所以然者，夫生甚苦，不足愿乐，如彼粪除，少尚极臭，何况积多！今受生分亦复如是，一生、二生犹尚苦难，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？由有有生，由生有老，由老有病，有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何可贪乐，便成五盛阴身。吾今观此义已，而作是说：『一生、二生犹尚苦难，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？』」

「若当舍利弗意欲生者，便当发愿生豪贵家，不生卑贱。所以然者，舍利弗！众生长夜为心所缚，不为豪族所缚。然我，舍利弗！处豪贵家，是刹利种，出转轮圣王。设我不出家学道者，应为转轮圣王，今舍转轮圣王位，出家学道，成无上道。夫生卑贱家者，不得出家学道，反堕恶趣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当求方便，降伏于心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大爱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

(一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普会讲堂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大爱道游于毘舍离城高台寺中，与大比丘尼众五百人俱，皆是罗汉，诸漏已尽。尔时，大爱道闻诸比丘说：「如来不久当取灭度，不过三月，当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。」尔时，大爱道便作是念：「我不堪任见如来取灭度，亦复不堪任见阿难取灭度，我今宜可先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大爱道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大爱道前白佛言：「我闻世尊不久当取灭度，却后不过三月，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；我今不堪见世尊及阿难取灭度也，唯愿世尊听我先取灭度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

尔时，大爱道重白佛言：「自今已后，唯愿世尊与诸比丘尼说戒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我今听比丘尼，还与比丘尼说禁戒，如我本所施行禁戒，无令差错。」

尔时，大爱道前礼佛足，在佛前立。尔时，大爱道复白佛言：「我今更不见如来颜色，亦不见将来诸佛，不受胞胎，永处无为，今日违离圣颜，永更不覩。」

时大爱道绕佛七匝，亦复绕阿难七匝，尽绕诸比丘众，却退而去。还诸比丘尼众中，告诸比丘尼曰：「我今欲入无为涅槃界。所以然者，如来不久当取灭度，汝等各宜随所行。」

尔时，差摩比丘尼、优钵色比丘尼、基利施比丘尼、舍仇梨比丘尼、奢摩比丘尼、钵陀阌柘比丘尼、婆罗柘罗比丘尼、迦旃延比丘尼、闍耶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，往至世尊所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五百比丘尼，差摩比丘尼最为上首，而白佛言：「我等诸人闻如来不久当取灭度，我等不忍见世尊及阿难先取灭度。唯愿世尊听我等先取灭度，我等今取涅槃，正是其宜。」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时差摩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见世尊默然可之，前礼佛足，绕三匝便退而去。还诣本房。

时，大爱道闭讲堂门，击干椎，于露地敷坐具，腾在虚空，于虚空中坐卧经行，或出火焰，身下出烟，身上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烟；举身放焰，举身放烟；左肋出水，右肋出火；右肋出水，左肋出烟；前出火，后出水；前出水，后出火；举身出火，举身出水。

尔时，大爱道作若干变化，还在本座，结加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而入二禅；从第二禅起而入第三禅；从三禅起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入空处；从空处起入识处；从识处起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入想知灭；从想知灭起还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起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还入识处；从识处起还入空处；从空处起还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还入三禅；从三禅起入二禅中；从二禅起还入初禅；从初禅起入二禅；从二禅起还入三禅；从三禅起还入四禅；已入四禅便取灭度。

尔时，天地大动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四边都踊中央没，又四面凉风起，诸天在空作倡伎乐，欲界诸天涕零悲泣，犹如春月天降甘雨，神妙之天杂碎优钵华香，又杂碎栴檀而散其上。

尔时，差摩比丘尼、优钵色比丘尼、基梨施瞿昙弥比丘尼、舍瞿离比丘尼、奢摩比丘尼、波陀兰遮罗比丘尼、迦旃延比丘尼、阇耶比丘尼，如此上首五百比丘尼等，各各于露地敷坐，飞在虚空，于虚空之中坐卧经行，作十八变，乃至入想知灭，各取灭度。

尔时，毘舍离城内有大将名曰耶输提，将五百童子集普会讲堂有所讲说。时，耶输提及五百童子遥见五百比丘尼作十八变，见已，欢喜踊跃无量，各共叉手而向彼所。尔时，世尊而告阿难曰：「汝往至耶输提大将所，而告之曰：『速办五百床具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酥，五百瓶油，五百舆花，五百裹香，五百车薪。』」

尔时，阿难前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欲何施为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大爱道已取灭度，及五百比丘尼涅槃，我等欲供养舍利。」

尔时，阿难悲泣交集，不能自胜：「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。」

尔时，阿难以手挥泪，便往至耶输提大将所。

尔时，耶输提遥见阿难来，皆起前迎，并作是说：「善来，阿难！欲何告勅，又行非常。」

尔时，阿难报曰：「我是佛使，欲有所告勅。」

时，大将咸共问曰：「欲何所告勅？」

阿难报曰：「世尊告大将曰：『当办五百床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酥，五百瓶油，五百舆花，五百裹香，五百车薪，大爱道及五百比丘尼皆取灭度，我等往供养舍利。』」

尔时，大将悲泣交集，而作是说：「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！及五百比丘尼取灭度甚为速哉！谁当教授我等，教化分檀布施？」

尔时，耶输提大将即办五百床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油、酥、薪，及诸耶维之具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耶输提大将白世尊言：「如来所约勅供养之具，今日已办。」

佛告曰：「汝今各取大爱道身及五百比丘尼身，出毘舍离到旷野之处，吾欲于彼供养舍利。」

耶输提大将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
是时，长者即往至大爱道等所，告一人曰：「汝今施梯，登墙入内，徐开门，无令有声。」

是时，彼人如彼教勅，即入开门，复勅五百人各举舍利着于床上。尔时，有二沙弥尼在，一名难陀，二名优般难陀。是时，二沙弥尼语大将曰：「止！止！大将！勿触扰诸师。」

耶输提大将报曰：「汝师不为睡眠，皆取灭度。」

尔时，二沙弥闻诸师皆取灭度，心怀恐怖，即自思惟，观有习之法皆是尽法，即于坐处得三明六通。尔时，二沙弥尼即飞在虚空中，先至旷野之中作十八变，坐卧经行，身出水火，变化无量，即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僧，前后围遶，往至大爱道比丘尼寺中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、难陀、罗云：「汝等举大爱道身，我当躬自供养。」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即从三十三天上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来至毘舍离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其中漏尽比丘皆见释提桓因及三

十三天，其不漏尽有欲比丘，及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未漏尽者，亦不见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梵天王遥知如来心中所念，将诸梵天从梵天上没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毘沙门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将阅叉、鬼神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提地赖咤天王将诸干沓和，从东方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毘娄勒叉天王将诸无数拘盘荼，从南方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毘娄波叉天王将诸龙神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诸天，各各知如来心中所念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、毘沙门天王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勿自劳神，我等自当供养舍利。」

佛告诸天：「止！止！天王！如来自当知时。此是如来所应修行，非是天、龙、鬼神所及也。所以然者，父母生子多有所益，长养恩重，乳哺怀抱，要当报恩，不得不报恩。然诸天当知，过去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世尊皆自供养蛇旬舍利。正使将来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皆自供养。以此方便，知如来应自供养，非天、龙、鬼神所及也。」

尔时，毘沙门天王告五百鬼曰：「汝等往至梅檀林中，取香薪来，当供养蛇旬。」时，五百鬼闻天王语已，即往至梅檀林中，取梅檀薪来至旷野之间。

是时，世尊躬自举床一脚，难陀举一脚，罗云举一脚，阿难举一脚，飞在虚空，往至彼冢间；其中四部之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举五百比丘尼舍利至于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告耶输提大将曰：「汝今更办二床，二坐具，二车薪、香花供养二沙弥尼身。」

耶输提大将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寻时，即办供养之具。

尔时，世尊以梅檀木各传与诸天。是时，世尊复告大将曰：「汝今各取五百舍利，各分别而供养之，二沙弥亦复使然。」

时，大将受佛教已，各各分别而取供养，即取虵旬。尔时，世尊复以栴檀木着大爱道身上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一切行无常， 生者必有尽，
不生则不死， 此灭为最乐。」

尔时，诸天、人民皆悉云集在于冢间；天、人大众十亿犍那术。时大将火灭已，复取舍利而起偷婆。

佛告大将曰：「汝今取五百比丘尼舍利与起偷婆，长夜之中受福无量！所以然者，世间有四人起于偷婆。云何为四？若有人与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起于偷婆，转轮圣王，与声闻、辟支佛起偷婆者，受福无量。」尔时，世尊与诸天、人民说微妙之法，劝令欢喜。尔时，天与人有一亿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天、人民、干沓和、阿须轮、四部之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舍卫城内有比丘尼名曰婆陀，将五百比丘尼于彼游化。时，婆陀比丘尼在闲静之处，而自思惟，结加趺坐，系念在前，自忆无数宿命之事，复自笑。有比丘尼遥见婆陀比丘尼笑，见已，便往至比丘尼所：「今婆陀比丘尼独在树下而笑，将有何缘？」

时，五百比丘尼即相将至婆陀比丘尼所，头面礼足。尔时，五百比丘尼白婆陀曰：「有何因缘独坐树下而笑耶？」

尔时，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：「我向者在此树下，自忆无数宿命之事，复见昔日所经历身，死此生彼，皆悉观见。」

时，五百比丘尼复白言：「唯愿当说曩昔之缘。」

时，娑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：「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曰毘婆尸如来·至真·等正觉·明行成为·善逝·世间解·无上士·道法御·天人师，号佛·众佑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世界名盘头摩，人民炽盛不可称计。尔时，如来游彼国界，将十六万八千比丘众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时佛名号流布四远：『毘婆尸佛者众相具足，是一切人良佑福田。』」

「尔时，彼国界中有童子名曰梵天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，彼童子手执宝盖而行诸街巷中。时有居士妇亦复端正，亦从此道行，众人皆共观看。时童子便作是念：『我今亦复端正，手执宝盖，众人皆不观视我身，此诸人民皆共观此女人。我今要当作方便，使人观视我。』时彼童子即出彼城，往至毘婆尸佛所，手执宝华，供养七日七夜，亦作誓愿：『设当毘婆尸佛有此神足，有此神力，是世间、天上福田，持此功德，使我将来之世作女人身，人民见之莫不喜踊。』」

「尔时，彼童子七日七夜供养彼佛已，随命长短，后便生三十三天，于彼作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玉女中第一，以五事功德胜彼天女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天寿、天色、天乐、天威福、天自在。时三十三天见已，各自说曰：『此天女者，极为殊妙，无与等者。』其中或有天子作是说：『此天女我应得以为天后。』各相竞争。时大天王说曰：『汝等勿共鬪讼，其中能说极妙法者，便以此天女与之作妇。』」

「尔时，有一天子便说斯偈：

「『若起若复坐， 寤寐无有欢，
 设我眠睡时， 然后乃无欲。』」

「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「『汝今故为乐， 于眠无念想，
 我今兴欲念， 如似打战鼓。』」

「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「『设复打战鼓， 犹有休息时，
 我欲驰速疾， 如水流不停。』」

「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「『如水漂大木， 犹有休息时，
 我恒思想欲， 如杀象不眴。』

「尔时，诸天中最尊天子与诸天入而说斯偈：

「『汝等犹闲暇， 各能说斯偈，
 我今不自知， 为存为亡乎？』

「尔时，诸天人白彼天子曰：『善哉！天子！所说偈者极为清妙。今日此天女奉贡天王。』尔时，天女即入天王宫。汝等诸天勿有犹豫。所以然者，尔时童子供养佛上宝盖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尔时童子身者，即我身是也。

「过去三十一劫有式诘如来，出现于世，游化于野马世界，与大比丘众十六万人俱。尔时，彼天女后便命终而生人中，受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式诘如来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入野马城乞食。时彼天女人复为长者妇，以好饮食，奉上式诘如来，普作誓愿：『持此功德之业，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，颜貌端正，与人殊异。』

「尔时，彼女人后便命终生三十三天，于彼复作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有五事功德胜彼诸天。尔时天女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。所以然者，彼女人者，则我身是。

「即于彼劫毘舍罗婆如来出现于世，尔时天女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来生人中，受女人身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复与长者居士作妇。尔时，长者妇复以妙衣好服奉上如来，发此誓愿：『使我将来之世得作女身。』时彼妇女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颜貌端正，胜彼天女。尔时彼女人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。所以然者，尔时女人者，则我身是。

「时彼女人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，来生人中，在波罗[木*奈]大城，与月光长者作奴婢，颜貌龌丑，人所恶见。自毘舍罗婆去世，更无佛。尔时，各佛游化。时月光长者妇告其婢曰：『汝在外游行，求觅沙门！颜貌端正，入吾意者，将来在家，吾欲供养。』尔时，彼婢即出家中，在外求觅沙门！遇见各

佛城内游乞，然颜貌龌恶，姿色丑弊。时彼婢使语各佛曰：『大家欲见，愿屈至家。』即入白主：『沙门已至，可往相见。』

「时长者妇见沙门已，心不欢乐，即语其婢：『此还发遣，吾不布施。所以然者，由其颜貌龌弊故。』尔时，其婢语夫人曰：『设夫人不惠施沙门者，我今日所应食分，尽用惠施。』时彼夫人即出食分，细麩一升。时彼婢便授与沙门，各佛受此食已，飞在虚空作十八变。时长者婢复作誓愿：『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，使我将来之世，得作女人，极为端正。』

「时彼各佛手擎钵饭，遶城三匝，月光长者将五百商人集普会讲堂。时彼城中男女大小，见各佛擎钵饭，飞在虚空，见已，相谓言：『斯是何人功德乃尔乎？遇此各佛饭食惠施？』

「时长者婢语夫人曰：『出观向沙门神德，飞在虚空作十八变，神德无量。』时长者妇告其婢曰：『今所惠施沙门之食，设获福者，尽持与我，我当与汝二日食直。』其婢报曰：『不堪任以福相与。』夫人告曰：『与汝四日食直，乃至十日食直。』其婢报曰：『我不堪任以福相与。』夫人告曰：『我今与汝百枚金钱。』其婢报曰：『我不须。』夫人复告：『与汝二百，乃至千枚金钱。』其婢报曰：『我亦不须。』夫人告曰：『我免汝身，使不作婢。』婢报曰：『我亦不须求为良人。』夫人复告：『汝作夫人，我为婢使。』其婢报曰：『我亦不须求为夫人。』夫人告曰：『我今当取汝捃打，毁兀耳鼻，截汝手足，当断汝头。』其婢报曰：『如斯之痛，尽堪任受，终不以福而相惠施；身属大家，心善各异。』尔时，长者妇即捃其婢。

「时五百商人各作斯论：『此神人者今来乞食，必当是我家施与。』时月光长者发遣诸人，还来人家，见夫人取婢鞭打，即问之曰：『以何因缘而鞭此婢。』时婢便以斯因缘具白。时月光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摄夫人以为婢使，使其婢代夫人处。

「尔时，波罗捺城有王治化，名梵摩达。时彼大王闻月光长者饭辟支佛，甚怀喜悦，乃遇真人，随时惠施。梵摩达王即遣人召月光长者，而告之曰：『汝实饭神仙真人乎？』长者白王：『实遇真人，以食惠施。』时梵摩达王寻时赏赐，更增职位。时长者婢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颜貌殊妙，世之希有，五事功德胜彼诸天。诸妹莫作是观，尔时长者婢，即我身是也。

「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楼孙如来。时彼天女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于人中。尔时，耶若达梵志作女。时此女人复饭如来，发誓愿，求作女人身。后命终生三十三天，颜貌端正，胜诸天女。复从彼命终，生于人中。

「尔时，拘那含牟尼佛出现于世。时彼天女为长者女，复以金华供养拘那含牟尼佛：『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，莫堕三恶趣，使我后身得作女人身。』时此女人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于彼端正，出众天女上，有五事功德而不可及。尔时长者女供养拘那含牟尼佛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，尔时长者女人，则我身是。

「时彼天女随寿长短，来生人中，复与长者作妇，颜貌殊特，世间希有。

「尔时，迦叶如来出现于世。时长者妇七日七夜，供养迦叶佛，发誓愿言：『使我将来世得作女人身。』时长者妇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有五事功德胜彼天女。尔时长者妇供养迦叶佛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，尔时长者妇，则我身是。

「于此贤劫释迦文出现于世，时彼天女命终之后生罗阅城中，与劫毘罗婆罗门作女，颜貌端正，出诸女人表。劫毘婆罗门女正以紫磨金像，至彼女人所，黷如似墨，意不贪五欲。诸妹莫作斯观，此女人身岂异人乎？尔时婆罗门女者，则我身是也。诸妹当知，缘昔日功报，与比钵罗摩纳作妇，所谓摩诃迦叶是。尊大迦叶先自出家，后日我方出家，自忆昔日所经历女人之身，是以今故自笑耳。我以无智自蔽，供养六如来，求作女人身，以此因缘，故笑昔日所经历。」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婆陀比丘尼自忆宿命无数世时事，即往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汝等颇见声闻之中比丘尼，自忆无数世事如斯人乎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不见。世尊！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自忆宿命无数世事，劫毘罗比丘尼是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三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须臾退坐，前白佛言：「劫为长短、为有限乎？」

佛告比丘：「劫极长远，我今与汝引譬，专意听之，吾今当说。」尔时，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当知，犹如铁城纵广一由旬，芥子满其中，无空缺处，设有人来百岁取一芥子，其铁城芥子犹有减尽，然后乃至为一劫，不可称计。所以然者，生死长远无有边际，众生恩爱缚着，流转生死，死此生彼，无有穷已，我于其中厌患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！当求巧便，免此爱着之想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一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

大爱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

(四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劫为长远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劫极远，不可以筹量。我今当与汝引譬喻，善思念之，吾今当为汝说。」尔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「犹如大石山纵广一由旬，高一由旬，设有人来手执天衣，百岁一拂，石犹磨灭，劫数难限。所以然者，劫数长远，无有边际。如此非一劫、百劫。所以然者，生死长远，不可限量，无有边际。众生之类，无明所弊，流浪生死，无有出期，死此生彼，无有穷已，我于其中厌患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！当求巧便，免此爱着之想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五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「随时闻法有五功德，恒不失时。云何为五？未曾闻法便闻之，已闻便持，除去狐疑，亦无邪见，解甚深之法，是谓，比丘！随时闻法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比丘！当念常听甚深之法，此是我之教诫。如是，比丘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六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毘舍离摩诃婆那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如来告大将曰：「施主檀越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」

「于是，施主名闻远布，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，周穷济乏，无有爱惜，是谓，师子大将，第一功德施主所致。」

「复次，师子大将，施主檀越若至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沙门众中，皆无所畏，亦无疑难，是谓，师子！第二功德。」

「复次，施主檀越多为人所爱念，普来宗仰，如子爱母，其心不相离，施主亦复如是，多为人所爱。」

「复次，师子！施主檀越布施之时，发欢喜心，以有欢喜即有悦豫，意性坚固，是时便自觉有乐有苦，亦变悔，如实而自知。云何自知，知有苦谛、苦习、苦尽、出要谛，如实知之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施为众福具， 而逮第一义，
其能忆施者， 便发欢喜心。」

「复次，师子长者！施主檀越布施之时，身坏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又有五事胜彼诸天。云何为五？一者颜貌豪贵，威神光明；二者所欲自在，无事不果；三者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，值富贵家；四者饶财多宝；五者言从语用。是谓，师子！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。」

尔时，师子大将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。」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，师子大将以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坐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还至家中，办具种种饮食，敷好坐具，即白：「时至，今正是时，唯愿大圣垂愍临顾。」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遶，至大将家，各次第坐。尔时，师子将军见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，手自斟酌行种种饮食。尔时，大将行食之时，诸天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「此是阿罗汉，斯人向阿罗汉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，此是阿那含，此人向阿那含，此人是斯陀含，斯人向斯陀含道，此人是须陀洹，斯人向须陀洹道，是人七生往返，此人一生，是持信，此人奉法，此是利根，此是钝根，此人下卑，此人精进持戒，此人犯戒，施此人得福多，施此人得福少。」

尔时，师子大将闻诸天语已，亦不经怀，见如来食已讫，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如来前坐。尔时，师子大将白世尊言：「我向者有诸天来至我所，而告之曰：『从罗汉，至犯戒。』皆具白如来。虽闻斯言，亦不经怀，亦不生此念：『我当舍此施彼，舍彼施此。』然我复生斯念：『应施一切众生，有形之类，由食而存，无食则丧，我躬自从如来闻说斯偈，恒在心怀而不忘失。云何名为偈：

「『「施当普平等， 终不有所逆，
 必当遇圣贤， 缘斯而得度。」

「『是谓，世尊！斯偈所说。』我躬从如来闻之，恒念奉行。」

佛告大将：「善哉！斯名菩萨之心，平等惠施。若菩萨布施之时，亦不生此念：『我当与此，置此。』恒有平等而惠施，亦复有此念：『一切众生有食则存，无食则亡。』菩萨行施之时，亦复思惟此业。」便说斯偈：

「夫人修其行， 行恶及其善，
 彼彼自受报， 行终不衰耗。
 如人寻其行， 即受其果报，
 为善获其善， 作恶受恶报。
 为恶及其善， 随人之所习，
 如似种五谷， 各获其果实。」

「师子大将！当以此方便，知善恶各有其行。所以然者，从初发意至于成道，心无增减，不选择人，亦不观其地。是故，师子！若欲惠施之时，恒念平等，勿兴是非之心。如是，师子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曰：

「施欢人所爱， 众人所称叹，
 所至无疑难， 亦无嫉妬心。
 是故智者施， 除去诸恶想，
 长夜至善处， 诸天所嘉叹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斯语已，便从坐起而去。

尔时，师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七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夫施之家当施何处？」

世尊告王：「随心所欢，便于彼施。」

王复白佛：「为施何处，得大功德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汝所问当施何处，今复问获福功德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今问如来为施何处，获其功德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吾今还问，王随所乐，还报吾。云何？大王！若有刹利子来，婆罗门子来，然愚惑无所知，心意错乱，恒不一定，来至王所，而问王言：『我等当恭奉圣王，随时所须。』云何？大王！须此人在左右乎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不须也。世尊！所以然者，由彼人无有黠慧，心识不定，不堪候外敌之所致也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云何？大王！若刹利、婆罗门种多诸方便，无有恐难，亦不畏惧，能除外敌，来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我等随时瞻奉圣王，唯愿恩垂当见纳受。』云何？大王！当受斯人不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等当纳受斯人，所以然者，由彼人堪任候外敌，无有畏难，亦不恐惧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今比丘亦复如是，诸根完具，舍五成六，护一降四，施此之人，获福最多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云何比丘舍五成六，护一降四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于是，比丘舍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、调、疑，如是，比丘！名为舍五。云何比丘成就六？王当知之，若比丘见色已，不起色想，缘此护眼根，除去恶不善念而护眼根，若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不起意识而护意根，如是，比丘成就六。云何比丘而护一，于是，比丘系念在前，如是，比丘而护一。云何比丘而降四？于是，比丘降身魔、欲魔、死魔、天魔，皆悉降伏，如是，比丘降伏于四。如是，大王！舍五就六，护一降四，施如此之人，获福难量。大王！邪见与边见相应，如斯之人施盖无益。」

时，王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施斯之人其福难量，若比丘成就一法，福尚难量，何况余者。云何为一法？所谓身念是也。所以然者，尼干子恒计身行、意行，不计口行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尼干子者愚惑，意常错乱，心识不定，是彼师法故，致斯言耳。彼受身行之报，盖不足言，意行无形而不可见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此三行中何者最重？身行耶？口行耶？意行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此三行中意行最重，口行、身行盖不足言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复何因缘故，说念意最为第一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夫人所行，先意念，然后口发，口已发，便身行杀、盗、淫，舌根不定，亦无端绪，正使彼人命终，身根、舌根在。大王！彼人何以故身、口不有所设耶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彼人以无意根故，致斯变耳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当以此方便，知意根最为重，余二者轻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「心为法本， | 心尊心使， | 心之念恶， |
| 即行即施， | 于彼受苦， | 轮转于辙。 |
| 心为法本， | 心尊心使， | 中心念善， |
| 即行即为， | 受其善报， | 如影随形。」 |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如是，如来！为恶之人，身行恶，随行堕恶趣。」

佛告王言：「汝为观何等义，而来问我为施何人，获福益多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我昔至尼干子所，问尼捷子曰：『当于何处惠施？』尼干子闻我所问已，更论余事，亦不见报。时尼干子语我言：『沙门瞿昙作是说，施我得福多，余者无福，当施我弟子，不应施余人，其有人民施我弟子者，其福不可量也。』」

佛告王曰：「尔时，为云何报之？」

王白佛言：「时我便作是念：『或有斯理，惠施如来，其福难量。』今故问佛：『为与何处，其福难量？』然今世尊不自称誉，亦不毁人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我口不作是说，施我得福多，余者不得福。但我今日所说，钵中遗余，持与人者，其福难量，以清净之心，着净水中，普生斯念，斯中有形之类，蒙佑无量，何况人形。但，大王！我今所说施持戒人，其福难量，与犯戒人者，盖不足言。」

「大王当知，如田家子善治其地，除去秽恶，以好谷子着良田中，于中获子无有限量；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，亦不除去秽恶而下谷子，所收盖不足言。今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比丘舍五就六，护一降四，如斯之人，其施惠者，其福无量；与邪见之人，盖不足言。犹如，大王！刹利种、婆罗门种，意无疑难，能降外敌，当观亦如罗汉之人，彼婆罗门种意不专定者，观当如邪见之人。」

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「施持戒之人，其福难量。自今已后，其有来求索者，终不违逆。若复四部之众，有所求索者，亦不逆之。随时给与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，亦复施与诸梵行者。」

佛告之曰：「勿作是说。所以然者，施畜生之类，其福难量，况复人身乎。但我今日所说者，施持戒人难计，非犯戒人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我今重复自归，然世尊殷勤，乃至于斯外道异学传讲世尊，又且世尊恒叹誉彼人，外道异学贪着利养，又复如来不贪利养。国事多猥，欲还所止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宜知是时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八)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杀庶母百子，即怀变悔：「我造恶源，极为甚多，复用此为？由王位故，杀此百人，谁能堪任除我愁忧？」波斯匿王复作是念：「唯有世尊能去我忧耳。」时复作斯念：「我今不宜怀此愁忧，默然至世尊所，当驾王威至世尊所。」时波斯匿王告群臣曰：「汝等催驾宝羽之车，如前王法，欲出舍卫城，亲近如来。」

群臣闻王教已，实时严驾羽宝之车，即来白王言：「严驾已讫，王知是时。」

时，波斯匿王即乘羽宝车，椎钟鸣鼓，悬缯幡盖，人从皆着铠器，诸臣围遶出舍卫城，往至祇洹，步入祇洹精舍，如前王法，除五威仪，盖、天冠、拂、剑、履屣，尽舍之。至世尊所，头面布地，复以手摩如来足，普自陈后：「我今悔过，改往修来，愚惑不别真伪，杀庶母百子，王威力故。今来自悔，唯愿纳受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善哉，大王！还就本位，今当说法。」

波斯匿王即从坐起，礼世尊足，还诣本位。

佛告王曰：「命极危脆，极寿不过百年，所出无几。人寿百年，计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三十三天正寿千岁，计人中寿寿十万岁，复计还活地狱中一日一夜。复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还活地狱中五千岁，或寿半劫，或寿一劫，随人所作行，或

有中夭者，计人中之寿百亿之岁。智者恒念普修此行，复用此恶为？乐少苦多，其殃难计。是故，大王！莫由己身、父母、妻子、国土、人民，施行罪业，亦莫为王身故而作罪本。犹如石蜜为初甜后苦，此亦如是。于短寿之中何为作恶？大王当知，有四大畏恒逼人身，终不可制约，亦复不可呪术、战鬪、药草所能抑折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亦如四大山从四方来，各各相就，摧坏树木，皆悉磨灭，此四事者亦复如是。大王当知，若生来时，使父母怀忧、愁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，若老来至无复少壮，坏败形貌，支节渐缓，若病来至丁壮之年，无复气力，转转命促，若死来至断于命根，恩爱别离，五阴各散。是谓，大王！有此四大，皆不得自在。

「若复有人亲近杀生，受诸恶原，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若人习盗，后生贫困，衣不盖形，食不充口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取他财物故，故致斯变，若生人中受苦无量。若人淫他，后生人中，妻不贞良。

「若人妄语，后生人中，言不信用，为人轻慢，皆由前世诈称虚伪故。若人恶言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颜色丑陋，皆由前世恶言，故致斯报。若人[言*奇]语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家中不和，恒被鬪乱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身所造之报。若人两舌，鬪乱彼此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家不和，恒有诤讼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鬪乱彼此之所致也。

「若人熹憎嫉他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为人所憎，皆由前世行本之所致也。若人兴谋害之心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意不专定。所以然者，皆由前世兴斯心故。若复有人习于邪见，受地狱罪，若生人中，聋盲瘖症，人所恶见。所由尔者，皆因前世行本所致也。

「是谓，大王！由此十恶之报，致斯殃_豐，受无量苦，况复外者乎。是故，大王！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，以理治民，亦莫非理。大王！诸以正法治民者，命终之后皆生天上，正使大王，命终之后，人民追忆，终不忘失，名称远布。

「大王当知，诸以非法治化人民，死后皆生地狱中，是时，狱卒以五缚系之，其中受苦不可称量，或鞭，或缚，或捶，或解诸支节，或取火炙，或以镕铜灌其身，或剥其皮，或以草着腹，或拔其舌，或刺其体，或锯解其身，或铁臼中捣，或轮坏其形，使走刀山剑树，不令停息，抱热铜柱，或挑其眼，或坏耳根，截手足、耳鼻，已截复生，复举身形着大镬中，复以铁叉扰

动其身，不令息住，复从镬中出，生拔脊筋，持用治车，复使入热炙地狱中，复入热屎地狱中，复入刺地狱中，复入灰地狱中，复入刀树地狱中，复令仰卧以热铁丸使食之，肠胃五藏皆悉烂尽，从下而过，复以镕铜而灌其口，从下而过，于中受苦恼；要当罪毕，然后乃出。如是，大王！众生入地狱，其事如是，皆由前世治法不整之所致也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百年习放逸， 后故入地狱，
斯竟何足贪， 受罪难称计。」

「大王！以法治，自济其身，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亲族将护国事。是故，大王！常当以法治化，勿以非法。人命极短，在世须臾间耳，生死长远，多诸畏难，若死来至，于中呼哭，骨节离解，身体烦疼。尔时，无有救者。非有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仆从、国土、人民所能救也。有此之难，谁堪代者？唯有布施、持戒，语常和悦，不伤人意，作众功德，行诸善本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智者当惠施， 诸佛所嘉叹，
是故清净心， 勿有懈怠意。
为死之所逼， 受大极苦恼，
至彼恶趣中， 无有休息时。
若复欲来时， 极受于苦恼，
诸根自然坏， 由恶无休息。
若医师来时， 合集诸药草，
不遍其身体， 由恶无休息。
若复亲族来， 问其财货本，
耳亦不闻声， 由恶无休息。
若复移在地， 病人卧其上，
形如枯树根， 由恶无休息。
若复已命终， 身命识已离，
形如墙壁土， 由恶无休息。
若复彼死尸， 亲族举塚间，
彼无可持者， 唯福可怙耳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当求方便，施行福业，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如来由福力， 降伏魔官属，
 今已还佛力， 是故福力尊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当念作福，为恶寻当悔，更莫复犯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虽为极恶原， 悔过渐复薄，
 是时于世间， 根本皆消灭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莫由己身，修行其恶，莫为父母、妻子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施行于恶，习其恶行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「非父母兄弟， 亦非诸亲族，
 能免此恶者， 皆舍归于死。」

「是故，大王！自今已后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如是，大王！当作是学。」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（九）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国王波斯匿夜梦见十事，王即觉悟，大用愁怖，惧畏亡国及身、妻子。明日即召公卿、大臣、明智道士、婆罗门能解梦相者，悉来集会，王即为说夜梦十事，谁能解者。

婆罗门言：「我能解之，恐王闻之，即当不乐。」

王言：「便说之。」

婆罗门言：「当亡国王及王太子、王妻。」

王言：「云何，诸人！宁可襁厌不耶？」

婆罗门言：「斯事可襁厌之，当杀太子及王所重大夫人、边傍侍者、仆从、奴婢，并所贵大臣，以用祠天王；所有卧具、珍琦宝物，皆当火烧，以祠于天。如是，王身及国可尽无他。」

王闻婆罗门言，大用愁忧不乐，却入斋室，思念此事。王有夫人名曰摩利，就到王所，问王：「意故何以愁忧不乐，妾身将有过于王耶？」

王言：「卿无过于我，但莫问是事，卿悦闻之，令汝愁怖？」

夫人答王：「不敢愁怖。」

王言：「不须问也，闻者愁怖。」

夫人言：「我是王身之半，有急缓当杀妾一人，王安隐不以为怖，愿王说之。」

王即为夫人说：「昨夜梦见十事，一者见三釜罗，两边釜满，中釜空，两边釜沸气相交往，不入中央空釜中；二者梦见马口亦食、尻亦食；三者梦见大树生华；四者梦见小树生果；五者梦见一人索绳，然后有羊，羊主食绳；六者梦见狐坐金床上，食以金器；七者梦见大牛还从犊子嗽乳；八者梦见黑牛群，从四面吼鸣来，相趣欲鬪，当合未合，不知牛处；九者梦见大陂池水，中央浊，四边清；十者梦见大溪水波流正赤。梦见已，即寤，大用惶怖，恐亡国及身、妻、子、人民。今召公卿、大臣、道人、婆罗门能解梦者，时有一婆罗门言：『当杀王太子、所重夫人、大臣、奴婢，以祠于天。』以故致愁耳。」

夫人报言：「大王！莫愁梦。如人行买金，又以火烧，兼石上磨，好恶自现。今佛近在祇洹精舍，可往问佛，佛解说者可随佛说。云何信此狂痴婆罗门语，以自愁苦，乃至于是。」

王方喜寤，即召左右傍臣，速严驾车骑，王乘高盖之车，乘骑侍从数千万人，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，下步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昨夜梦见十事，愿佛哀我，事事解说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善哉，大王！王所梦者，乃为将来后世现瑞应耳。后世人民不畏禁法，普当淫泆，贪有妻息，放情淫媿，无有厌足，妬忌愚痴，不知惭，不知愧，贞洁见弃，佞谄乱国。王梦见三釜罗，两边釜满，中央釜空，两边釜沸气相交往，不入中央空釜中者，后世人民皆当不给足养亲贫穷，同生不亲近，反亲他人，富贵相从，共相馈遗。王梦见一事，正为此耳。」

「王梦见马口亦食，尻亦食，后世人民、大臣、百官、长吏、公卿，廩食于官，复食于民，赋敛不息，下吏作奸，民不得宁，不安旧土。王梦见二事，正为此耳。」

「王梦见大树生华，后世人民多逢驱役，心焦意恼，常有愁怖，年满三十，头发皓白。王梦见三事正为此耳。」

「王梦见小树生果，后世女人年未及十五，便行求嫁，抱儿来归，不知惭愧。王梦见四事，正为是耳。」

「王梦见一人索绳后有羊，羊主食绳，末后世人夫智行贾，或入军征，游洋街里，朋党交戏，不肖之妻在家与男子私通栖宿，食饮夫财，快情恣欲，无有愧陋，夫亦知之，效人佯愚。王梦见五事，正为是耳。」

「王梦见狐上金床，食用金器，后世人贱者当贵，在金床上，坐食饮重味，贵族大姓当给走使，良人作奴婢，奴婢为良人。王梦见六事，正谓此耳。」

「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下嗽乳，后世人母，当为女作媒，将他男子与房室，母住守门，从得财物，持用自给活，父亦同情，佯聋不知。王梦见七事，正谓是耳。」

「王梦见黑牛从四面群来，相趣鸣吼欲鬪，当合未合，不知牛处，后世人国王、大臣、长吏、人民，皆当不畏大禁，贪淫嗜欲，畜财贮产，妻子大小皆不廉洁，淫媿饕餮，无有厌极，嫉妬、愚痴，不知惭愧，忠孝不行，佞谄破国，不畏上下，雨不时节，气不和适，风尘暴起，飞沙折木，蝗虫噉稼，使兹不熟，帝王人民施行如此，故天使然。又现四边起云，帝王人民皆喜，各

言：『云以四合，今必当雨。』须臾之间云各自散，故现此怪，欲使万民改行，守善持戒，畏惧天地，不入恶道，贞廉自守，一妻一妇，慈心不怒。王梦见八事，正谓此耳。

「王梦见大陂水，中央浊、四边清，后世人在阎浮地内，臣当不忠，子当不孝，不敬长老，不信佛道，不敬明经道士，臣贪官赐，子贪父财，无有反复，不顾义理；边国当忠孝，尊敬长老，信乐佛道，给施明经道士，念报反复。王梦见九事，正谓此耳。

「王梦见大溪水流波正赤，后世人诸帝王、国王，当不厌其国，兴师共鬪，当作车兵、马兵，当相攻伐，还相杀害，流血正赤。王梦见十事，正谓是耳。尽皆为后世人之事耳，后世人若能心存佛道，奉事明经道人者，死皆生天上，若作愚行，更共相残者，死入三恶道，不可复陈。」

王即长跪，叉手受佛教，心中欢喜，得定慧，无复恐怖，王便稽首作礼，头面着佛足。还宫，重赐夫人，拜为正后，多给财宝，资令施人，国遂丰乐；皆夺诸公卿、大臣、婆罗门俸禄，悉逐出国，不复信用。一切人民皆发无上正真之道，王及夫人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一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2 册 No. 0125 增壹阿含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6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1/03/01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／张文明大德二校，周金言大德输入／妙云兰若校对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